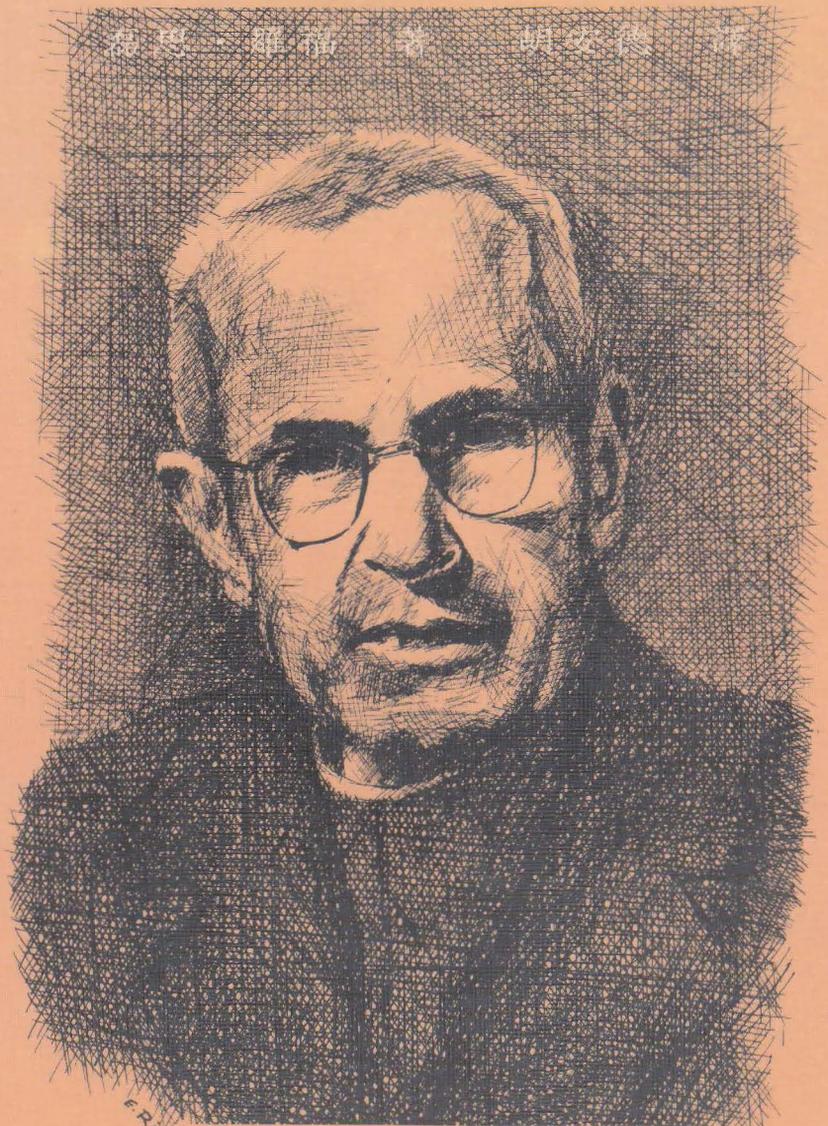


雅培理神父傳

羅德·維福 著 胡文德 譯



ERSH-78

上智出版社

磊思・羅福著
胡安德譯

雅培理神父傳

上智出版社

J A M E S

A L B E R I O N E

APOSTLE FOR OUR TIMES

Luigi Rolfo, SSP

Original Title: **don Alberione**

© copyright 1974 by "Edizioni Paoline" - Italy

W i s d o m P r e s s

目錄

序	I 頁		
前言	V 頁		
第一章 一個普通的家庭	一 頁		
呱呱墜地	軟弱多病的體質	喜慶和喪事		
第二章 啟蒙求學	一三 頁		
「我要做神父」	初領聖體及領堅振	傳教區求學過程		
第三章 在勃辣教區修院裡	二二 頁		
在勃辣上學	傳教的美夢	一場暴風雨	重新開始	一個可貴的援助
第四章 在阿耳巴神職人員之間	三七 頁		
新生的難題	好友鮑雷祿	著名的一夜	預作準備	責任感
第五章 走向祭台	五七 頁		

教區修院的環境	求學生活	課外活動	在故鄉家中	尋求一個「綜 合」	化一切為祈禱	走向祭台	晉升鐸品	七九頁		
第六章 為教區服務	「神學士」的名稱	在那爾作肋	神修導師	美夢和計劃	社會活動	宣講聖道	一粒芥菜子	九九頁		
第七章 一粒芥菜子	週刊的產權	一個沒有成功的合作	新的計劃	一個無謂的糾紛	遷	移	婦女工場	講解要理的工作		
第八章 容貌真相	當時的實況	家庭增長	會祖的思想	柔順服從會祖	第二個歷史性	的日期	一個偉大的女恩人	一二三頁		
第九章 合約	一個偉大的使命	天主要這個事業	大膽的信心	聖德	歷經崎嶇的道路	印刷所	在家中獻彌撒	哀悼	出版善書的贊助員會	行動頻繁的日
第十章 歷經崎嶇的道路	賈卡鐸晉升鐸品	為「週刊」的宣傳工作	不很平安的聖誕節	一七三頁	一五一頁	一五二頁	一五三頁	一五四頁		

冒險事業 尋求空間

第十一章 向外擴展……………一九九頁

擺脫一切世物 第一所會院 賽思道的印刷所 房屋太小 「成立聖

保祿會」 羅馬的答覆 意外的困難 新的司鐸 一個無法接受的提議

第十二章 軟弱中的力量……………二三七頁

患有「石頭症」 特殊的生活規律 睡夢？ 一個艱險的時期 驚人

的活力 內部的發展 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 聖保祿孝女會

第十三章 羅馬會院的初創……………二七一頁

不合手續的困難 一個沒有耐心的要求 走向批准的目標 終於解凍

首位導師 理當的承認

第十四章 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二九五頁

「完整的」使徒工作 作家 兩大善會組織 鄔可·繆宜主教 寫作

的「義務」 定期刊物 一個偉大的計劃 新的定期刊物 印刷工作

宣傳工作 偉大宗旨

第十五章 聖保祿大堂……………三二五頁

「贊助員的聖堂」 第一塊基石 工程進度緩慢 一個雄偉建築 全

體終於團聚

第十六章 進展和成熟.....三四三頁

受到一次誘惑？ 一次退省 嚴肅待人，不分彼此 外面的發展 拜

聖體 保祿會輔理修士 聖保祿的孝女 教區的批准 編輯的工作及

會憲 一次依照教律的視察

第十七章 新的「馬槽」.....三七九頁

在阿根廷與巴西 美國、法國和西班牙 聖保祿孝女會的擴展 在義大

利

第十八章 在羅馬會院.....四〇七頁

青春的氣息 善牧月刊 善牧會修女 一個人數更多的團體 名片

「阿布那·默西亞」 讚美法令及初准會憲 戰爭困難的時期

第十九章 重行故道.....四四一頁

宗徒之后大堂 首次長途旅行 在國外的創業 主徒修女會的批准

義人的逝世 整理鞏固的階段 建堂工程 兩個紀念日 創會四十周年

第二十章 全會代表大會.....四八五頁

我向前邁進 收回成命 第一屆大會 大會的進展 晉鐸金慶 最

後一次代表大會

第二十一章 在天父家中…………… 五二三頁

固定的雙軌 講道 歲月貢獻 孤獨與密契？ 一天的生活 在天

父家中 最後告別辭

第二十二章 結論…………… 五五三頁

排除爭辯 安和的行動 有序的行動 祈禱的人 更多的祈禱

各種敬禮

序

就在雅培理神父去世前不多幾年，我曾三四次見過他，那時他就已日薄西山了。

三十年代，我有個同學前往阿耳巴（Alba），一個晨光熹微的時刻，我第一次聽到別人談起他；我在平日也看見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把福音分贈給各個家庭。

有關雅培理神父的真相，我是在閱讀前任雷主教（Mons. Re）把有關他最初事業的報告交給我閱讀時才發現的。我在羅馬參加過他的喪禮，在阿耳巴教區向他表示最後的敬意時約略知道他在阿耳巴開始的範圍廣大的事業實況。尤其是看過那首批跟隨他的人羅福神父（D. Rolfo）筆下的行傳之後就更認識。

他就如同那些非常複雜的人物般，在對他屏息凝視之餘不知到底是激賞天主以弱者掌擊驕傲自大者，將史事和人物運轉在指掌間呢？還是欽佩他那理想高超又腳踏實地的堅毅不屈精神。

他的身體瘦弱多病，祇見他頭稍前俯，雙手經常捧在胸前，看來更像是靈修神師，而非創會的會祖。

然而，他卻是我們這個時代，教會裡滿渥神恩者之一。他的形象這樣突出，使我自慚形穢：「祂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

他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祇要接近他，站在他面前，就如同給鑽石照耀，閃閃發光，清除了一切塵埃。

雅培理神父具有一種特殊的能力：他越吸引人，就越遠避人。他能把嚴肅的舉止，坦然向一切新潮流開放，同時又融合在一起。同樣的，他兼具了隱修士所屬行的慎重舉止，與創業者的果敢冒險；能以默觀祈禱的精神，與宣傳員東西奔波；不僅像礦工般的辛勤工作，又有建築師的大膽設計，將兩種截然不同的氣質合而為一。他在行動之前，必有靜默長久的思考，然後發為出人意料的堅定不移的決策；我敢說，他彷彿就是從西乃山下來的梅瑟。

我們這個世紀初露曙光的那夜，對年輕的雅培理來說，有如巴斯加（Pascal）那夜的火。「出版善書」的使徒神火不斷燃燒他的心靈，一直到他安葬於墓穴為止。那是吞噬一切的烈焰，正如書籍在人心可燃燒，一面照明，一面化為灰燼。他希望已出版的書常是「世界之光」。

演講和寫作，當然要比奠定、領導、保衛、推動一個從事大眾傳播這種艱鉅使徒工作的修會，較輕而易舉。最初幾年，雅培理神父積極致力於組織的工作，之後寫了許多作品，也作了不少演說。我敢說，雅培理神父繼承了上一世紀那些在義大利北部杜林（Torino）市內各位創會者的遺志。他也有鮑思高神父（S. Giovanni Bosco），以及高道倫臣（S. Cottolengo）的獨特之處，把最初創立的事業，像光四散，以聖保祿孝女會為核心，集合了主徒修女會（Pie Discepole）、耶穌善牧修女會（Pastoralle）、宗徒之后修女會（Apostoline）和一些在俗的團體。顯示出基督徒自給自足的心願，不以一小

撮人為滿足，還要有一團精誠團結又能獨立自主的軍隊。

在那些出乎尋常人的生活中，常會遇見「友誼的珍寶」，或是偶而相遇，或是彼此同化。在雅培理神父的生命史中，方濟司鐸·基愛沙（Can. Francesco Chiesa）曾影響了他。基愛沙神父是阿耳巴教區一位很有學問、熱心敬主、品行端正的司鐸，以他的善表吸引了雅培理這個青年，主以善言聖訓來指導他、扶助他。假如沒有基愛沙這位司鐸，我就無法知道，這個來自勃辣（Bra）的青年，是否會成為創立修會的會祖。這足以說明，雅培理神父對阿耳巴教區及其聖職人員多麼感恩，而阿耳巴教區也以雅培理為榮。

雅培理和基愛沙有如十八世紀的一幅兩人圖像：二者都虛懷若谷，神火熾熱不斷在人性、基督徒身分和司鐸職位三方面力求改進。若要敘述雅培理神父的事，就不能不提及方濟司鐸基愛沙。再者，正是雅培理神父那種堅強不屈的個性，才能推動方濟司鐸基愛沙列真福品。這是弟子對其欽佩的神師所表示的敬意，務使別人也認識並效法那些善表，如同他自己曾追隨過這位神師生前的聖德。

在會祖逝世三年後，要寫他的行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羅福神父以審慎、忠貞和虔誠的心從事這項工作。他曾多年生活在雅培理神父身邊，所以能從他的生活和行動中發現天主聖神確實在教會內工作，而在適當的時候，引領那些懷有高超精神的人，辨識時代的徵兆，而使教會進行必要的革新，並不祇限於大公會議之後，而是與旅途中的教會自然連繫著，因而能給我們描繪出雅培理神父的真面目。



首批跟隨雅培理神父的孩子們



雅培理神父與教宗保祿六世

阿耳巴主教 磊思·龐強宜諾 (Luigi Bongianino)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阿耳巴

前言

是否一個會士，能為另一個曾經四十年之久做他的頂頭上司，而且在不同的情形下，他曾敬愛和畏懼過，稱讚和批評過，也曾熱烈順從和公開反對過的會士，客觀地寫他的行傳呢？那些長久累積在心底的反感和偏見，難道不會隨同回憶的浪潮一起重新出現，不僅影響正確的評估，而且也能左右選擇那些值得記述的行誼和事蹟？

無論怎樣，一個厄娃之子，決不會以絕對客觀的態度，來談論或記敘另一個厄娃之子的事。但我，仍然盡量設法觀察雅培理神父的生活和事業，一如書中的文件和個人回憶所顯露的，以一個好奇在不偏不頗的態度，在路上偶而發現一個引人注目的人，便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留神觀察這個人的一切行動，好能更清楚地認識他。

由於無法忘記雅培理神父會一再說過的話：「我喜歡那個能把事情當面告訴我的人。」所以我相信，如果不是想寫一篇頌辭或誄文，而是把手搜集的資料，作一客觀而平靜的概論，就能獲得他的歡心；因為我們知道，雅培理神父的生活，有如竊賊所偷藏的名畫，畫面陰暗之處，更突顯了光明之處。以我們的目光看來，他的生活中，有不少光明之處，而且很有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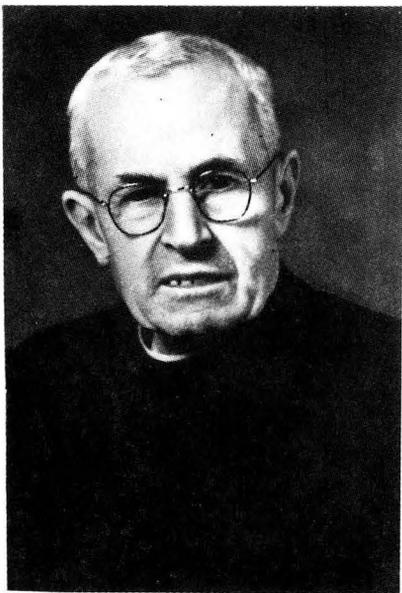
這樣，我寫的這本行傳，便稍與那些傳統的聖人行傳不同，而近似那些聖書；我認為，從這個角度

來看這樣的書，也是寫來「為教訓我們的」。

讀者看到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事蹟時，也會發現其中摻有一些估價鑑賞的評語這些都是出自作者個人的見解，應該加以重新審定的；也很可能不為保祿會大家庭其他有更清楚消息的成員完全接受。

磊思·羅福神父 (D. Luigi Rolfo)

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阿耳巴



*La vita religiosa è una preparazione
al ciclo per la vita comune, nella osservanza della Povertà, Castità, Obbedienza.
Suo. S. Alberto*

雅培理神父遺相

與他親筆寫的文字

第一章 一個普通的家庭

雅格·雅培理神父已是七十歲的老人，回想自己童年的生活，不由得誠懇地感謝上主，使他生長「在一個熱心的教友農家，勤勞工作；關於這一點，已是衆所周知和公認的事實」。所以，他的家庭與當時該地大多數的人家很相似。

那些都是宗教信仰很虔誠的家庭；一方面由於執政統治的沙窩亞（Savoia）王室，保持祖傳的善表，更受人民的愛戴，而不爲民衆畏懼；另一方面那些負責管理教友的聖職人員，大多德學兼優。再者，在上一世紀的後半葉，在聖職人員之間，出了不少有名的聖人。譬如：聖若瑟·本篤·高道倫（S. Giuseppe Benedetto Cottolengo），與雅培理的家族是同鄉；又如聖若瑟·賈發東（S. Giuseppe Cafasso）；這兩位都是不久以前才去世的。此外，雅培理神父出生時，還有一些仍在世的聖者，如聖若望·鮑思高（S. Giovanni Bosco）；當地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出名而爲大家所稱述的；又如聖雷納道·莫略道（S. Leonardo Murialdo），雖不大爲人所知，但他創新的事業，尤其是在教育青年和開創天主教社會學方面，很受人欽佩。

就是到了今天，誰若初次蒞臨古乃奧（Cuneo）這個地區，看見路旁有不少小聖堂，不能不感到驚訝；這些都是一些人家，因童貞聖母和當地最受人恭敬的聖者的轉求獲得了恩佑而興建的。

那些純樸的農民，不會空思夢想，大多家境貧寒，迫於生活，而勤儉耐勞。當地冬季氣候嚴寒，尤其下霜和冰雹時，對農作物造成極大的傷害。加上戰禍頻仍，帶走了農家工作的人手，迫使居民不得不辛勞工作，想盡種種方法，以求生存。誰若無法接受勞動這條硬性的規律，就必然要過乞食的下賤生活，而受眾人的輕視和憐惜。

爲此，在每一個家庭裡，有一條基本的定律，那就是家中所有能做工作的人，都要自己賺得麵包。可是，要賺得麵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有能力工作的人不多，而嗷嗷待哺的人卻很多時，便是不易解決的難題；例如彌格·雅培理這一家，他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長子一出生，由接生婆付洗，但，不久就去世了。

他的妻子德蘭·羅撒·阿陸閣（Teresa Rosa Allocco），小他十三歲，盡其所能幫助他；因她體力有限，且多次懷孕分娩，又要照顧年幼的孩子，因而帶來許多病痛。喬委那雷（Giovonal）八歲，若望·魯道維可（Giovanni Ludovico）六歲，方濟三歲；雖都喜歡工作，卻還祇不過是未來家庭的希望而已。

彌格·雅培理是福沙諾的聖樂倫村（S. Lorenzo Di Fossano），新貝斯給雷（Nuove Peschiere）田莊裡的佃戶。他才到那裡不過幾年，卻已想上別處去：顯然那個環境不能滿足他的需要。他想辦

法經營牲畜和農產品的買賣，卻仍無法維持全家的生活；這樣的環境，距離他那屬於自己的一塊小小土地的美夢，還遠得很呢！

呱呱墜地

在這樣辛勤工作卻貧窮的生活中，一八八四年四月四日上午十點鐘，誕生了雅格第五個兒子雅格·雅培理。沒有人來獻花，也沒有一封祝賀的信。當時家家都有很多孩子；新生一個嬰兒，固然是件重大的事，卻祇限於家庭內。一般而言，祇有那快要出生的嬰兒的父母所預定將在嬰兒領洗時當代父母的親友才事先得知通知。

有時，同鄉們之所以知道這個好消息，祇因鄰居由於當時有及早給新生嬰兒付洗的慣例而常說的一句話：「某某人又去給孩子付洗了。」那聽到這個消息的，便會因當時在民間強制執行已久的服兵役法規而問：「是一個防守阿爾卑斯山的隊員？」彌格·雅培理的這個新生的嬰兒是個男孩子，日後必然是一個阿爾卑斯山的防守隊員。假如是一個女嬰的話，就會回答說：「不，祇是小丫頭。」

「小丫頭」這個名稱，在那些善良的農民口中，並沒有重男輕女的意思，反而是一句預祝新生女嬰未來生活幸福的好話。的確，一個鄉下女孩，到城裡富有人家做婢女，往往就在杜林那個大城市裡，過不了多久，回到鄉下來，頭上戴一頂彩色帽，身上穿件漂亮的衣服，便能引起同年友伴的羨慕；而且這能

在城裡，找到一個有正當職業的白馬王子，使她在社會的階層上，突然上升了好幾級。

雅培理兩夫妻也隨從當地習俗，給長子取了祖父的聖名「喬委那雷」。這在家族中是個通用的名字，以至在當地，他們都被稱為「喬委那雷族」。第二個兒子的聖名為若望·魯道未可，為紀念他的外祖父。至於其他的孩子，則優先選擇代父或代母的名字。至於最後一個孩子，因為已經決定要伯父雅格為代父，所以新生的幼兒便以雅格為聖名。

然而這個小雅格，不僅像其他的新生嬰兒那樣幼小，而且瘦弱，他的父母都擔心他活不了多久。為此，父親彌格，跟同鄉人一樣都會一再聽過本堂神父的叮嚀：如果父母疏忽使自己的孩子沒有領洗而死去，要負很大的責任，於是便決定把孩子抱去領洗，越快越好。所以，他同孩子們和將當代母的亞納·阿陸閣匆匆吃完一頓便飯之後，立即趕往聖樂倫堂，進見本堂神父若望·斐雷樂（D. Giovanni Ferrello），商量有關小兒領洗的事。由於不便通知伯父雅格·雅培理要提早給嬰兒付洗，本堂神父便表示尊重雅培理這一家人，自願為雅格·雅培理的代父。

第二天，正是聖枝主日前的星期六，小雅格出世才二十四小時，由代母抱著，第一次從他誕生的屋子裡出來，在春天和煦的陽光下和自然美景的歡迎中，加入了教會的懷抱，成為天主的義子。整個領洗祇有寧靜和悅的氣氛，並沒有什麼熱鬧場面，這原是窮人歡度慶日的一般景象。

回到家裡，新領洗的嬰兒安睡在慈母的懷抱中。她很擔憂（以後她終身常為自己幼兒雅格身體的健康，或多或少地擔憂著）。父親和代母，還有幾個鄰居，一起過了閒逸舒暢的一小時，吃了一頓比平日

較爲豐盛的午膳，也喝了一瓶陳年的美酒，同席的人談話談得更起勁，彼此友誼也因此更深了。

午餐中，彌格必然也把自己未來的生活計劃告訴了那些朋友。他當時耕種的那塊土地，爲一個男人固然很適宜，但對他的家庭來說，實在太小；因爲他的那些年齡較大的孩子，已能幫助他做些田間工作。爲此，第二年十一月中旬聖瑪定節（義大利有這習俗，往往於這一天搬家：譯者註），他準備搬到該拉思可（Cherasco）附近，一個名叫「小鹿山」（Montecapriolo）的地方去，在那裡他已租了一個約有十八公頃的田莊。當然，最初的工作的確太多，必須雇用農工；不過，他已有四個孩子，且個個都是男孩，以後逐漸長大，那麼情形一定會一年比一年好轉。

他之所以作了這樣的決定，也是因爲目前居住的環境實在太差。土地和房屋的主人，是住在杜林的拉瑪足（Ramazotti），祇給雅培理這一家人留下一間平房，就在畜舍隔壁；這間大房就是彌格·雅培理兩夫妻的臥室，又是廚房，又是那些還睡在搖籃裡的，或睡在一張臨時佈置的小床上的孩子們的寢室。那些大孩子，冬天睡在畜舍裡，夏天則睡在乾草棚裡。一張舊毯子，有時也用來遮蓋工作後出了汗或被雨淋濕的牛馬，這就是他們夜裡所用的被子！

再者，搬到該拉思可去住，雅培理夫妻倆可以更接近自己的老家和大部分的親戚。的確，無論是男方，或是女方，都是在勃辣出生的；而勃辣原是雅培理家族主要的根據地。早從十三世紀起，雅培理族中已經有人在社會上擔任了重要的職位；然後登上了貴族的地位，成爲沙貝可（Sabeco）的紳士和羅辣（Rora）的伯爵。他們積聚了大量的財富，但很快就喪失了；首先是由於政治野心，後來投身軍

界，以維持生計。雅培理族最後一個代表人物，便是力康·雅培理（Polcarpo Albrione），曾在沙窩亞的政府裡當過騎兵少校和國防部長，於上一世紀中業去世，沒有後嗣。當地的方志，提到雅培理家族時，說他們性情粗畧而傲慢。

但這個家族中，有一支來自十六世紀若翰·雅培理的幼子，定居在勃辣附近的里華（Riva）和喬撒（Chiossa）等地，大多從事農耕，沒有多大的成就，以致不久都成爲租種他人田地的佃戶。

彌格·雅培理就是這個家族的後裔，生於一八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父名雅格，第一個簽名時寫作「Alberione」，而非「Albrione」，也許是想按照通常說話時的口音，正確地簽署自己的姓名。

軟弱多病的體質

小雅格的父母見他身體瘦弱，深怕他幼年夭折，但在母親悉心照顧之下，他日漸長大。而其與長兄不同的是他比較軟弱，也不很活潑。他的母親一留神觀察他，就難免會害怕。假如那座名爲「鮮花聖母堂」不那麼遠的話，她就會把孩子抱到那裡去，放在天上慈母手中，使他能更安然無恙地長大。雅格的母親從小就熱心恭敬聖母。去教堂的路很遠，來回要花不少時間，該怎麼辦呢？她是家中唯一的婦女，其餘五個全是男人；五個男人就是一起動手，也弄不出一頓早餐。

自從全家遷往該拉思可之後，就可以如願以償。至少在慶節日，她可以前往聖堂，安步來回，不必

著急，也不至於耽誤家事。

她的愛子雅格就在那座聖堂裡，學會了第一句話，在他幼嫩的心靈上，留下了最初有意識的印象，也說出了他對四周人事最初的評語。他辨別出父母兩人不同之處；父親身材高大，態度嚴肅，留有鬚髯，很關心工作和每月的收入，教訓自己的兒子要勤勞，也要多動腦筋；母親卻是一個矮小的婦人，很早就頭髮花白，一天多次祈禱，而且爲時很長；她教孩子們要有禮貌；因見家中的男人們把東西弄得很亂，她就急忙把一切安放得井然有序。對幼兒她特別關懷；因爲他年紀最小，身體最弱。她是一個性情和善的女人；可是，如有必要，她也會使用強硬的手段；這也是雅格親身體驗過的。

母親首先給他講論天主是看不見，聽不到的；但祂知道一切，看見一切，聽到一切，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賞罰所有的人。母親又對他說，有些事是「壞的」，是「有罪的」，決不可做，也不可說；又給他看十字苦像，給他說明耶穌是天主聖子，卻爲了我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母親有時領他到聖堂，指著祭台上的聖體櫃，告訴他耶穌常在那裡；爲了尊敬耶穌，不可在聖堂裡隨便說話，也不可到處亂走。母親也教他在一切困難中要有信心地呼求童貞聖母，給他詳細講解有關野荊棘的故事；在勃辣，每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雖然雪花紛飛，那野荊棘也會開花，以永遠紀念「鮮花聖母」所顯的奇蹟；在好多年前前的一個冬天，在僻靜的田野裡，一個少女被兩個不懷好意的法國兵追逐，在聖母保佑下未受絲毫傷害。

由於一次特殊事件，母親勢必減少領幼兒進聖堂的次數。沒想到將來雅格在聖堂裡的聖體櫃前，比

所有其他的人，停留更長的時間，而且還要興建好幾十座大小不同的聖堂。小雅格身體這樣虛弱，在那個空氣不大流通的地方，很容易昏迷。爲此，母親帶他去參與禮儀時，常坐在聖堂大門附近；如果發現孩子有一點不舒服，就暫時走出堂外，給他吃一塊塗了奶油的麵包，使他恢復原狀。她隨身攜帶麵包，以備不測。

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爲孩子立了好榜樣，當孩子說了不該說的話，或做了不該做的事，她就嚴厲地責備，這使小雅格深信母親的話都是真實的，正確的。

另一方面，母親德蘭很早就發現，小雅格比他的哥哥們更會思考，也更多夢想。母親跟孩子們講話時，小雅格聽得最留神，有時他還會提出母親所講過的話，要她解釋得更清楚。直到老年，他仍保持這種習慣。凡是有新奇的，或是以新穎、獨特而給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來表達的，他都很留神地細聽。時隔十年或二十年的事，有些保祿會的司鐸，還聽到會祖重述他們某一天在一次講道中所說過，而他們早已忘記的話。

母子之間最長的談話，是在嚴寒的風雪迫使全家人都躲在家裡的時候。到了夏天，或是天色晴朗的日子，工作已經佔去了所有的時間，而人也耗盡了所有的體力，日子差不多常是一樣的過去。

清晨，父親首先起身，高聲呼喚那些要去田間工作或牧羊的孩子們，讓他們稍稍賴在床上或硬褥上，然後才起身。他卻到畜舍裡去，給要下田工作的牲口吃草。當牠們吃草時，他去汲水給牠們喝，然後獨自退在一旁，低聲「虔誠地」念早課。

同時在廚房裡，母親也叫孩子們念同樣的經文，使他們養成好習慣，以思念天主來開始一天的生活，並囑咐那些上學的孩子確實讀好自己的書；如果前一天晚上沒有做完老師所指定的作業，一定要他們做完。有的孩子卻已從麵包箱裡拿出麵包來吃，雖然沒有佐食的菜，也吃的津津有味，也能讓他們多睡一個鐘頭。

到了進早點和吃午飯的時候，母親就出去，走到那些在工作的人能聽到她呼聲的地方，通知他們早餐都已經預備好了。如果他們離家太遠，她就將早點或午飯放在一隻大籃子裡，給他們送去，免得他們來回奔走。至於晚飯，無論是在什麼季節，都要到天黑停工後，才一起回家共餐。

每逢主日或節日，母親常進堂去望清晨的平日彌撒。至於男人，先刮鬍子，好好清洗之後，盡量裝扮自己，穿上前一天晚上由父母指定的孩子所擦最好皮鞋，然後一起進堂去望上午十一點鐘舉行的唱經主日彌撒大祭。

主日也是購買煙草和食鹽的日子；有時也買至少幾百公克的鮭魚。

爲那些最年幼的孩子而言，那天也是遊戲的日子；在村中的廣場，或是私人比較寬大的場地，或在任何一段路上，祇要有一群孩子願意，就一起遊戲。到了本堂主保節日，正值炎熱的夏天，村中非常熱鬧，擺有許多賣糖果的攤位，還有氣球比賽，附近各村也都派隊前來參加；奪得冠軍的，就可領得一面衆所渴望的錦旗。

喜慶和喪事

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彌格·雅培理全家人都很高興，因新生了第一個女兒，給她取名爲麗達；不料她一歲半就去世了，使全家人都很悲傷，尤其是媽媽德蘭；因爲家裡祇有一個女人，要照顧這麼多男人。當她很不捨地把愛女小麗達安放在棺木時，她知道，再過幾個月，就要第七次做母親了。也許再生一個小麗達？她這樣希望著。

但，她的希望再度落空；新生的嬰兒是雅培理最後一個兒子，取名道茂。這些篇幅寫成時，他是那個家庭唯一僅存的生者。使母親稍感安慰的是新生嬰兒，並不令人擔憂。他是一個健康的嬰兒，如同世上所有的母親所期望的。

關於彌格·雅培理的家庭，當時和以後幾年的生活情形，由於雅格很少提及他幼年的事，我們祇能記敘兩件小事，可見他所重視的家庭美德：虔誠和勤勞。

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曬農作物的場地，那裡有兩隻拉車的牛，由於太熱，或因太多吸血的牛蠅，忽然，拉著牛車狂奔起來，衝倒一個正在路上的小孩。雅培理神父的母親目睹這個危急情況，立刻呼求鮮花聖母保佑，同時用手掩住自己的眼睛，不敢目睹正在發生的事。當牛車聲音遠去時，她張眼一望，不禁驚奇萬分，當她跑去扶起那個受驚而哀號的小孩，發現他並沒有受到絲毫傷害。雅培理神

父追述這件事，旨在使人重視純樸農民的信德。

關於第二點，我們不妨想像一個非常乾旱或雨水過多的秋天，迫使農民不得不用鋤頭將一部分的麥粒埋進土裡，本來祇須用耙來掩蓋的，這樣就倍增他們的辛勞。

雅培理一家人爲了及時撒種，必須利用秋天的傍晚，做這種辛勞的工作。爲此，家裡所有能用鋤頭的人，一個緊挨一個，在黑暗中工作；小雅格則在他們前面，提著一盞煤油燈，祇能照明小小幾個平方公尺的土地，逐步後退，而工作的人則逐步前進。他已疲倦得東倒西歪，使工作的人無法在黑暗中工作。媽媽爲了預防爸爸嚴厲的叱責，屢次提醒小雅格：「雅格！照這邊！」

附註：雅培理神父著保祿會史，爲會祖最可貴的作品。本書常用AD二字引用它。

第二章 啓蒙求學

雅培理一家人居住的地區，是當時義大利全國文盲人數最低的地區之一，由於居民與學校分佈的情形良好。每一鄉鎮和稍爲重要的村里都有自己的學校；而且鄉鎮面積不大，彼此距離又很近；爲此，孩子們無論住在什麼地方，都很方便上學，也毫無危險。再者，他們來回時，在田裡工作的農人，常能看見他們。孩子在路上往往要暫時停留，以回答在田裡或葡萄園裡工作的人所問的有關父母和家裡的情形。所以，當時在各鄉鎮裡，那些真正的文盲屈指可數；不過，大部分居民仍祇有小學三年級的程度。

這樣，雅格也像他的哥哥們一樣，六、七歲開始上學，看到第一本書，打開第一本練習簿，寫上無數的小線條。開學的那天，母親陪他上學，帶他去見老師，說明他所有的美好稟賦，以及對他將來的希望，把他託給老師，同時把藏在籃裡的一些水果贈送給她。這是那些善良的農婦常做的事，以便在學校與家庭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

雅格的母親是全家最有知識的人，已經認識雅格未來的老師——小玫瑰·賈道娜，她不僅教過雅格的哥哥，而且也爲附近各村人，尤其是那些母親們所樂於稱道的老師。六十多年後，雅培理神父還如此

記述她：「賈道娜老師這樣善良，真是天主的玫瑰，非常謹慎善盡本份……她很虔誠，常求主使她的學生中有人能升神父。」①

賈道娜老師之能使人對她表示這樣好感的回憶，必是因為她有平常的耐心。她要教八十個一刻不能安定的孩子學認字母。他們祇要受到別人臂肘一撞，就會爭吵不休，在課室裡聽老師講書常不留神，更不會專心思考。許多其他的老師常用教鞭打學生，屢次太過，使學生很害怕；但賈道娜老師不用這種方法，她把教學視作一生的使命，終身不嫁；當她六十多歲，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去世時，還是小學的一位教員。

雖然我們沒有小雅格操行的確實資料或確知小雅格給那位老師留下什麼印象，但是我們可以假定，賈道娜老師的經驗必能使她就從最初幾個月起，已能看出那個小孩與大部分同學不一樣；他並不因有特殊聰明或卓越的記憶力而出眾，而是由於他有一種特殊的成熟程度。他做事的認真態度不是他那樣年齡的孩子常有的，他確實喜歡學習，比別人更能耐久地寫同樣的線條，更努力學字母和讀最簡單的字。當然他也會分心，但不那麼明顯，也不那麼多次。老師之要糾正他，一定不是因見他不肯安定，大聲吵鬧，而是由於受人阻擾，不能安心讀書，或因有同學行動蠻橫，舉止粗魯，而他反應過於激烈，顯出太不容忍的態度。

對於參加各種遊戲，他並不愛好，也沒有什麼特長，與其說他是自由選擇，毋寧說他是遷就順從。照他自己的意思，他寧可站在一旁觀看，獨自想他自己的事，或與一個他所喜歡的同學一起溫習那天或

前幾天在課室裡所學的東西。

隨著時光的流逝，那位老師對他最初所留下的印象是他對各種科目更努力學習，尤其喜歡歷史，對於那些在歷史中的領導人物，表現出自然而真誠的欽佩。

雅格上學，必須走約三公里平坦而安全的路；這對那個時代的一個小孩來說，不算是太辛苦的事。上午上了三小時的課之後，學生大約有兩小時自由時間，可以回家吃午飯，或留在教室，享用鎮公所免費供應的午膳；其餘的時間，或在運動場上遊戲，下雨時，則在教室玩。小雅格也是留在學校裡的學生之一。

下午再上兩小時的課，就結束了一天的學校生活；爲此，放學的時間很早，讓所有的孩子，就是在冬日短的季节，也能在太陽落山之前，回到家裡。

小雅格也像所有的孩子，一回到家裡，夜幕開始低垂，媽媽正忙著爲全家人預備晚飯，就向媽媽敘述自己最有興趣的科目，從同學方面聽來的消息，在路上所遇見的一些不尋常的事，或是在同學之間所發生的爭吵。有好幾年之久，從學校回來的孩子們的報告，已經成爲媽媽德蘭晚飯前的開胃藥。

「我要做神父」

雅培理神父追述他第一年上學時的往事，當時他第一次表示了想做神父的志願：

「老師……問八十個學生中的幾個將來想做什麼？我是第二個被問的。我想了一下，覺得自己受到光照，便堅決地答道：『我要做神父。』同學都很驚奇。老師鼓勵我，也曾在心靈深處多方面幫助我。這是第一條清楚的光線：就是已有一些傾向，卻模糊不清，所以沒有實際的效果。從那天起，同學和哥哥們開始叫我：『神父』；有時是出於嘲笑，有時則爲了叫我盡本份。」②

我們知道，所有的自傳，除了聖思定的「懺悔錄」之外，無意中即把童年最普通的事理想化。所以，雖然雅培理神父說他覺得自己「受了光照」，我們不必因此而想像那是天主的光照，有如一般神師對這個名詞所作的解釋。做神父的思想和願望，可能是在他內滋生的很單純和自然的觀念。他上學以後最常見的司鐸，就是他的本堂神父若翰·孟德西諾（Don Giovanni Battista Montersino 1842—1912）是位典型的聖職人員，雅培理神父說他是一位「很有精神、智力和直覺的司鐸」③。當一個小孩聽他講話，好奇地觀察他時，爲這孩子來說，他可能是個美好的理想，即將來能像他那樣講道理，獻彌撒，在自己堂區的教友之間享有優越的地位；這就足以使他產生有一天做神父的思想。這樣，老師對他所提出的問題，祇不過是個機會，把他存在心中已久的思想，清楚地向別人也向自己表達出來罷了。

他的同學之所以覺得驚奇，不僅是因爲祇有他一人表示這樣的志願，而且也因爲對絕大多數同學來

說，這樣的志願與他們貧窮農民的身分太不相稱；他們注定和他們的父親、祖父一樣要做農民。他們雖然並不輕視那個有志做神父的同學，但是他們也許認為雅格是在做白日夢，或是受了迷惑。

他把那天在學校裡發生的事講給家人聽時，也會引起他們的訝異，這也可以用同樣理由來解釋。祇有媽媽似乎覺得孩子的這種決定，表示她的許多祈禱終於獲得了上主的俯聽；其餘的人卻都很懷疑這事會實現。他們就其記憶所及，不記得在雅培理家族中曾出過一個有這樣崇高地位的人。難道這是可能的事嗎？再者，要做神父，必須讀許多年書，要花很多錢；爸爸彌格必然會想自己負得起這樣的重擔，而不使全家人深感不便？

就是連媽媽，雖然她不知會多少次祈求上主，召喚她的兒子跟隨祂，一旦聽到了他的那些話，也不免一面高興，一面擔心；當她獨自一人面對小雅格時，一定像許多其他的母親那樣，問他說：「你不是真能做神父？」

關於這件事，想必未曾引發許多爭議，因為父親和哥哥們都深信小雅格想做神父祇不過五分鐘熱火罷了，畢竟這是小孩子的夢想，以他的年齡來說還不知實行這樣的計劃要面對多少困難呢！一個不到八歲小孩的志願又有多少可行性呢？

唯一不這樣想的就是與這事最有關的瘦弱小雅格。雖然他還不會作冗長的推理，卻已深深感到自己不是做尋常事的人，他也已知道，自己無法忍受他的父親以及他的那些兄長那樣，一生翻動泥土。他選擇了神父。他說不出使他作這抉擇的推動力是來自天主呢，還是由於他想拋下普通的生活環境；不過，

他的確作了認真的決定，就從最初幾個月起，他整個的生活，無論是內在、或外表，都顯然有了新的方向：讀書、祈禱、思想、態度，甚至於遊戲、娛樂都與以前不同；這是在他自傳中所概述的。④

初領聖體及領堅振

小雅格生活的新方向，必然因他早熟的現象而更爲明顯，這是他的性格使然。關於這一點，他的各科老師和本堂神父很快就看出來了，於是大家一致同意，在他八、九歲時⑤，就准他初領聖體，比聖碧岳十世所作的決定更早。關於這件事在每一個人生命史中重要的事，尤其是對雅培理神父，因爲他從聖體裡汲取了「光、食糧和慰藉」⑥，我們卻不但不記得確實日期，就是年份也忘記了。我們祇知道在該拉思可的聖瑪定堂裡，他的本堂神父若翰·蒙德西諾准許他比他的同學提早初領聖體。

關於領堅振，我們有一些更詳細的資料：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同哥哥方濟一起在聖瑪定堂裡，由正在牧靈視察的阿耳巴主教若瑟·方濟·雷的手中領了堅振。當時雅格年九歲，讀小學三年級。所有領堅振的人都是同一位代父方濟·基可，該拉思可的絲織廠長。

傳教區

既然雅格把自己的生命導向鐸職，於是對傳教區的思想極其敏感；如有傳教士偶而經過堂區，他就好奇地留神觀察他們，並專心靜聽有關傳教區的事。一八九二年主顯節，當時他八歲左右，「知道且受到鼓勵以幫助聖嬰會的事業；每年主顯節在兒童中間收集捐款，並勸勉他們代禱」⑦。

那些最初得到的傳教區訊息，激發了他童稚的熱情，使他夢想去傳教士。傳教士的使徒工作，是他當時所知道的最冒險和最大膽的工作方式；要是不能吸引他的話，那就奇怪了。再十年之後，他就成為年輕的修士，繼而成為騎士般的司鐸，急著想以一系列大膽甚至冒險的行動來事奉天主，這全是憑著從聖體櫃取得的光明和膽識。

但是當時他祇能就其所知來談聖嬰會的工作，盡力捐獻，並向人勸募和收集少許為傳教區的捐款，也許他還夢想有個膚色黝黑的小孩因那筆捐款而領洗，並取與他相同的聖名：雅格。他還念許多經，如同他母親所吩咐的，並以自己的方式在同學中做傳教士，他的舉止行動與其嚮往成為有聖德司鐸的決意相稱。

至於他這使徒工作是否做得成功，我們可以從佳琳·李娜蒂老師的証辭可知，她甚至在許多年後還記得雅格讀小學二年級時，稅務員的太太格蘭德來見賈道娜老師，請求她選出一個模範生，讓她兒子阿迪理奧效法他，善用上午與下午之間的課餘時光。賈道娜老師毫不遲疑為她介紹了雅格。

求學過程

雅格在該拉思可所完成的學業，大概可分爲下列幾個階段：

- 一八九〇—一九一一年：小學一年級低班。
- 一八九一—一九二二年：小學一年級高班。
- 一八九二—一九三年：小學二年級。
- 一八九三—一九四年：小學三年級。
- 一八九四—一九五年：小學四年級。
- 一八九五—一九六年：初中一年級。

最初三年的老師是賈道娜；第四年的老師是道茂·拉比阿；第五年的老師是若瑟·李歐道；初中一年級，文科老師爲阿弗雷道·戴思達，數學老師爲祿茂·李納迪，音樂老師爲若望·費路阿，體育老師爲鮑思基士。

從雅格逐年升級的情形看來，可見他每次參加年終考試都能及格，而且在三年級結束時，成績爲全級第一。他一得到這個小小的成就，立刻奔回家高興地向母親報告：「我及格可以升級了！」但他不立刻告訴母親，他曾許了願，如果考試及格，要在母親很敬愛的鮮花聖母像前點一支蠟燭。

稍後，當他決定要向母親揭露這個小秘密時，善良的德蘭就訓責他沒有立刻告訴她這件事，同時吩咐他：「許願必須慎重進行；既然許了願，就應該慷慨地完成。所以，不能祇點一支小蠟燭。」

說罷，立即給他相當多的錢，足夠買一支慣常點的大蠟燭^⑧。

在當時的學生中，尤其是那些農家子弟，很多讀完三年級就輟學了，差不多所有其餘的學生也都祇讀完四年級。無疑的，雅格是雅培理家族中第一個要求並獲准讀初中一年級的。假如他父親早知道雅格有志繼續求學，一直讀到升神父為止的話，一定不會准許他繼續讀書的。

附註：① AD, n. 九—十。

② AD, n. 九。

③ AD, n. 十。

④ AD, n. 九。

⑤ AD, n. 十一。

⑥ AD, n. 十六。

⑦ AD, n. 一一八。

⑧ 雅格·雅培理「Mihi Vivere Christus Est」, Edizioni Paoline, Alba, 1972, n. 1—14。

第三章 在勃辣教區修院裡

那些認識雅培理神父的人中，有許多人認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斷定他完全離開自己的家庭和親戚。從一九二三年他母親去世之後，差不多五十年之久，他不曾回去見任何親戚過，即使屢次經過故居的附近，也不會順便去訪問他們。還有另外一些人卻認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判斷他絕情得太過分。這種不同的看法，在那些經由他的傳記而認識他的人之間，必然會持續下去。

但我認為大家都應有這共識，這種離家的現象，並非從他晉鐸那天開始，當他初獻聖祭的紀念聖像上即印著聖詠的一句話：「由於我的父親離棄了我，而上主收留了我。」即已表明他在決意爲了成爲司鐸而繼續求學時就已經開始了。

雅格是一單純、自然、甚至天真的少年，終其一生常是如此，直到成年後，他給人的印象竟是一個老練的政治家。他深信自己負有責任，必須順從天主的召喚；他以爲別人亦當覺得應該讓他自由作決定；如果他們企圖阻止他，就絕對不是一件公道的事。

他的父親曾阻止過他，主要是爲了經濟問題。他想若讓兒子做神父，必須付出相當大的費用；而他

的經濟能力並不很充足；他遲遲未能繳付教區修院第一年所規定的很少的學雜費，就足以證明。他的哥們有時嘲笑他，叫他「神父」，這件事①，也證明他們並不很贊成他要進教區修院的決定。

在他第一次與家人對立的情形中，雅格內心受了創傷，以致疏遠與親人的連繫，雖然當時尚未全斷，可是後來他作了徹底決定，完全獻身於上主所給他的大家庭，而幾乎完全忘記出身的家族。

我們推測這主要是由於本堂神父孟德西諾出面干預，父親和長兄們才不再反對雅格；因為本堂神父是個很有智慧的人；堂區的教友往往將那些與司鐸神職並無密切關係的事也拿去請教他。他很高興，也很驚奇地發現雅格在學校裡用功讀書，衣衫整潔，舉止莊重，對同學很有禮貌，尤其是看見他多次好好念經祈禱，參加所有的禮儀，留神而不同尋常地聽講道理。在他幾年的觀察下，雅格想做司鐸的願望是很自然的結果。

所以，他認為反對那個孩子的願望，是不智的行動。雅培理一家人也許過分貪財而工作以致犯了過錯，但卻是很好的教友，自然會接受本堂神父正直無私的忠告，而同意了雅格的意願。

在勃辣上學

該拉思可屬於阿耳巴教區。依照傳統的習慣，該拉思可的居民，如願送自己的孩子進修院，就把他送往阿耳巴的教區修院。但是在勃辣有一個屬於杜林總主教區的小修院，距離雅培理家祇不過幾公里。

孟德西諾神父與勃辣聖安德堂的本堂神父，與小修院院長的交情很好，可以很容易使他錄取來自該拉思可的孩子。由於修院離家很近，雅培理家裡的人可以多次看望自己的孩子，也很方便給他送一些有益健康的食品，以補足修院不夠充分的膳食，必要時，也可以在家裡洗滌和補綴衣服，這樣就能減少他讀書的費用。

再者，勃辣的教區修院，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各家長都極放心把自己的孩子送往那裡讀書，那年院內收有一百六十九名修生。所以，彌格經過周密的考慮，為他的兒子向教區修院提出必要的申請，獲得了院方的同意，遂於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陪著雅格前往勃辣，進見院長，並實地觀察讀書、祈禱、進膳和遊戲的地方，也繳付十二里拉的入學費；這是全體學生應繳的費用。以後，總務主任按時寄來每月的繳費單；應繳的費用確實很少，祇不過二十里拉而已；不過，連同其他各種小數的費用，對彌格來說，也是不輕的負擔。

雅培理神父自傳的摘要，並沒有提到他生命史中這段時期。為此，我們必須尋求當時與他同窗而現在都已去世的同學証詞；它們有些相同之處；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證詞概要地總括起來。

一般而論，雅格讀書的成績相當好，但也並不突出到引起同學或教師的注意。不過，在認真讀書，力求每科及格，以及恪守時間和院規，對師長表示尊敬等方面，都是同學的模範。

由於他性情溫和，常帶笑容，舉止莊重，所以受到眾人的喜愛。他也遊戲，卻不參加那些劇烈喧鬧的運動，寧願在旁觀看。早在那個年齡，他祇重視屬於精神方面那些以智力、推理、膽識和進取心為依

據的競爭。這樣的比賽，確實能激起他的熱情，而悉力以赴，爭取第一。至於那些以身手敏捷，行動迅速為依據，或把半空中的球打往應去的方向等本領，並不是他所擅長的。

尤其是他的熱誠虔敬，格外令人注意。他差不多天天領聖體；這在他那個時代，就是在修生之間，也是很少見的。他比別人更多次在聖堂裡祈禱，時常端正嚴肅，給人深刻印象。教區修院裡的同學觀察到這一點，使我們想起大概那時他已顯出天生的堅忍性，令人稱奇的忍受痛苦和身體不適的耐力，因此，就是當身體因患病和嚴齋而已軟弱時，仍能一連幾個小時端跪而絲毫不動，也不稍露疲態，好像他的雙膝是用水泥製成的。這樣的情形也在他老年時可以看到，其時長期的關節炎和脊椎的變形本應迫使他屢次改換體態，他卻依然端跪不動。

傳教的美夢

雅格對於教會內部的知識越廣，也越關心傳教的問題，很容易激發青年對那些偉大傳教士事業的熱情。他很喜歡看他們的行傳，如同他自己所寫的：

「自十二歲至十六歲，差不多每天都看傳信會和聖嬰會的年鑑；後來也看慈幼會士、白衣神父、憂苦之慰聖母會和米蘭遠方傳教會等有關傳教的刊物。初中二年級時，他參加了「傳信會」和「聖嬰會」，繳付了會費。他看了許多有關那些偉大傳教士的行傳，有了深刻的印象。」②

爲明瞭他怎麼能看這麼多有關傳教的刊物（當然不祇看這類刊物），雖然他並沒有非常人的智力，使他不必要盡力用功而在學業方面獲得優良的成績，我們應該記住，早從他那個年齡，已習慣了「從一種工作改做另一種工作」，作爲他唯一的憩息，如同他許多年後指導他的神子採用同樣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假定，他把同學用來遊戲或散步的時間，都用在看書上。此外，每年三個月在家中度過的長期暑假，他必然也用來閱讀各種書刊。

當然，在那幾個月的暑假，他的父母絕不會比修院裡的長上更縱容他。父親要他也參加各種田間的工作；不過，這是可以設想得到的，由於雅格健康不佳，祇吩咐他做些比較輕省的工作，例如牧放牛羊，同時也給他看書的時間。至於母親知道雅格不喜歡吃蘿蔔；當他在家裡度假時，便用各種不同的煎炒法，給他多次預備蘿蔔。顯然那個管教嚴格的婦人，不願意自己的兒子縱然做了神父，也不可挑食。

他的同窗好友伯鐸·華勒迪（一八三一—一九七〇）是個體健好戰的青少年，晉鐸後，曾極力反對獨裁行動，使法西斯黨徒很傷腦筋，因而一再威脅恫嚇他，這很能證明他有怎樣的性格。雅格多次與他談論有關傳教的問題，這更提高雅格對傳教的熱誠。初中四年級時（譯者註：義大利的學制與我國的不同，初中共有五年），兩人彼此勉勵，終於決定不在教區的神職界服務，而去進一個傳教修會，特別是白衣神父會，因爲從那個修會的刊物上，他們已經熟悉白衣神父的生活情形，以及他們在非洲傳教的犧牲實況。

於是兩人共同擬了一封信，並附申請入會書，一併寄往迦太基白衣神父會修院的院長。由於他們沒

有把握能寫一封通順無誤的法文信，便用拉丁文；也許這是他們第一次用拉丁文來寫信。暑假時，他們收到了回信，是寄給雅格的。迦太基白衣神父的院長給兩個有志做傳教士的請願人提示，應寫信給修會在羅馬的辦事處，也給了他們辦事處的地址。但這件事沒有下文，很可能因為收到回信時，雅格對傳教的熱情已經冷卻了，至少暫時是如此，這是本書後來要敘述的。

一場暴風雨

雅格讀了初中二、三、四年級所有的科目，成績相當不錯，給同學們樹立了好榜樣，使各位神長對他未來晉鐸都抱著美好的希望。他的父母多次曾與院長見面，也曾一再說過，為使那個兒子能夠讀書，他們過去和未來所做的一切犧牲，已經獲得很好的回饋。

雅格已經依規開始讀初中五年級，卻沒有讀完：一九〇〇年四月七日，最後離開了勃辣的教區修院回家。他之所以突然輟學的原因，我們沒有確實的資料；少數幾個能提供資料的人，都已不在人世。不過，從各方面所得的少許資料，可以讓我們做個比較可靠的假設。

從一份類似日記的記載，雖很簡略，卻因其誠實性而十分可貴；這是雅培理一九〇二年六月後在阿耳巴教區修院時寫的：

「我還年幼，一個為父母所寵愛，為長兄所喜愛，為長上所重視，為同學所欽佩的孩子。最美的希望似乎在向我微笑，我夢想著幸福和偉大，盡情享受著愛；可是，我卻屢次想到墳墓，覺得它甜蜜可愛；我愛它，用一個孩子所能有的愛……希望很快就能進入永生。這些思想並不使我難受，反而能安慰我。」

經過了這段本性動盪不安的歲月，對我渴望讚譽和偉大的本能而言是莫大災禍的時期。

現在我已十八歲……失望隨著幻想而來，深淵接踵而至……，但是天主的恩寵和聖母的助佑救了我。至於現在，現在我願意生活……我認為自己還強健，可以長久生活下去。人心真是一個怎樣的奧秘！」③

為能查出他離開勃辣教區修院的原因，我們必須考慮那些事實或態度，與他對讚譽和偉大的渴望完全相反，以致於在他內造成了為時短暫的幻想。

此外，從其他確實可靠的消息來源可知，他曾含糊地講過「壞同學」，以及許多次為了人情臉面而沒去領聖體；又說他胡亂速讀了許多並非傳教性質的書，如同前幾年那樣；最後幾個月他在教區修院的操行，令人很不滿意，他的不良分數足以證明；又說他轉往阿耳巴教區修院時，有人懷疑他在那裡並不如其他修生一般準備日後晉升鐸品，而是想就近探悉神職界的罪行，並記錄下來，以滿足他的求知欲。

除了這些情節之外，再加上一些假設，我們可以想像這場暴風雨來臨之初，他的一個同學偷偷先看

了一本小書然後在書桌下傳給他，把他當作一個最「無知的迷信者」，也是最需要開竅的人。當時被人所假想的神職界的罪行，就是共濟會員、社會黨徒和自由思想在所採用的主要論題，以攻擊教會；而正式的刊物每天都登載一些這類言論。

雅格其時正在那個年齡，「似乎在他的心靈中，進入一種似乎神秘的力量，激發並增強所有的傾向和一切的思想，有時也改變它們，把它們導向一條未曾預料的途徑」④。他所說的那些壞同學，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時機，把污泥投在他所培養的理想上，或許也使他參與那些新的經驗；由於這樣的經驗，他們已經揚棄了曾經與他共有過的理想。

這樣，雅格失去了對讀書和祈禱的喜愛，覺得需要擺脫專心求學和心神不寧的狀態，而在看課外讀物上找到了一條逃避的方法；於是他就把他所有的毅力和熱情，完全用在看書上。

一九二四年夏天他向人訴說，兩個月裡他看了六十本書，還說他母親很怕他這樣不停地看書，會傷害他的身體健康，一定是指那個時期。在他當時所看的書中，小說必然佔著優先的地位，或絕大部分。

三十年後，他對那些讀神學的修士們講話，說出以下這句令人訝異的話：「一個看小說的青年，決不可能把神學讀好。」他對小說這樣強烈的反感，必然是本人有過痛苦的經驗；這種經驗應在雅格進阿耳巴教區修院之前，這是毋庸置疑的事；自從他受教於方濟司鐸·基愛沙之後，再也不看一本小說了，甚至連曼卓尼所寫的也不看。

教區修院的神長和教師們都發現這個青年學生有了重大的改變，當然會和善而有力地警告了他；可

是，當他們深信那個改變是長期的，而且也許是決定性的，便決意命他離開教區修院。這是合理的想法，認為院長會利用雅格的父親或母親來探訪兒子的機會，和善地告訴他們關於他們的兒子令人驚奇的操行，也說明教區修院裡所有那些負有較重要職責的神長們都一致同意作了決定，請他們把那個青年帶回家去；因為院長認為他沒有神父的聖召。

重新開始

這樣，雅格突然發現自己必須重新考慮關於自己未來的生活所應作的決定。在他當時的情形下，要作這樣的決定並不容易。像他的哥哥們那樣下田工作，這是他都不必去想的；他沒有足夠的體力，而且他也無法適應農民極其狹窄的生活領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祇有狹窄而單調的理想，他覺得自己好像拿破崙被放逐在聖赫勒拿的孤島上一樣。再者，他怎能長期留在那個家庭裡，內心常懷著失敗的羞辱，忍受家人那種沒有什麼顧忌，以率直的眼光和微笑對他說：「你做不成神父啦！」

申請進一個屬於杜林總主教區的修院也沒有用；因為錄取一名被同屬杜林總主教區的修院所開除的修生，依據法規，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外，不可能希望得到的。去進一所當時很少的教育青年進修的高級學校，不是雅培理夫婦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的。而且雅格並沒有放棄，也不打算放棄做神父的志願，所以去進所普通中學，完全不合他的計劃。為此，那年他在家裡度過的差不多六個月，為他而言，

真是很難受的日子。

他的哥哥若望·魯道維可喜歡講給自己孩子們聽的一件事，大概就是雅格在這個無所適從，期待解決的時期發生的。一天，雅格久久坐在門檻上，憂鬱地沈思，好像一個很想出去走走，卻不知道上什麼地方去的人那樣。他母親認為他那種態度，完全是由於懶散之故，於是突然走到他背後，生氣地尖聲喝令他同別人一起到田裡去工作，或者是去用功讀書，同時威脅他說，要是他不肯聽從她的話，就用掃帚來打他。

哥哥若望·魯道維可當時也許目睹這個場面，或是有人立刻向他報告這事，於是出來干涉；通常一個粗壯的農民，面對這類困難的情況，總是會挺身慷慨伸出援手。他就把雅格拉到一邊，真心懇切地對他說：「雅格，你聽我說：如果你實在認為自己有讀書的才能，也有成功的希望，那麼儘管去讀書，不要關心田裡的工作。我會更出力耕種，使人不覺得少了你而工作份量加重。」

在雅格憂傷之時，哥哥若望慷慨的行動，為他真是一大慰藉。不過，能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一九〇〇年夏季那幾個月裡，他的本堂神父若翰·孟德西諾的幫助，如同他自己所記述的，「他給我很多幫助，一直陪我到走上祭台」^⑤。他早從雅格小學一年級時就已注意這個孩子，把他看作是自己堂區裡最好的教友。他發現到雅格在暑假期間，不僅常來參與彌撒，而且每天都領聖體，並在聖堂裡長時祈禱，他所說的話語像成人，而不像青少年；他喜歡講論傳教區、教會內一般的問題、牧靈生活和青年教育。像他那樣年齡的青年都很喜歡遊戲和娛樂，而他對這些都不感興趣，這都表示他那不同尋常的成熟。也

許他從來沒有這樣清楚看過一個青年有更好的氣質，合理地懷著想做神父的志願。所有這些優良的稟賦之所以毀於一旦，或許是由於頭腦簡單，缺乏經驗，絕非出於居心不良，這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杜林的教區修院關了大門，還可以進阿耳巴的教區修院；它並不下於勃辣的修院，而且也更有權利錄取該拉思可的青年。院長費道雷·達努索是一位偉大的神修者，也是一個很能諒解的人。至少他認為這是件合宜的事，嘗試收留一個由勃辣的同道所淘汰的青年。

孟德西諾神父也是阿耳巴地方的人。他去探訪故鄉的親友，就有機會到教區修院進見院長，跟他商談有關自己堂區的那個青年，當然這先要徵求他父母的同意。至於他何時見院長，我們無法指明，想必經過相當長的面談和清楚的商量，正如那些有意誠心合作，以行善事，而非互相欺騙的人所應做的。終於有了這樣的結論：達努索神父准予青年雅培理進阿耳巴的教區修院，但須遵守兩個條件：他要經過一次考試，根據他的成績，就讀初中五年級，或高中一年級；如果就讀高中一年級，他不能與同班同學一起穿修士道袍，而要等到他充分證明有好的成績後，再定穿道袍的日期。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這樣，到了所指定的日子，彌格雅培理同兒子，很可能就是若望，送雅格前往阿耳巴，駕著一輛母牛拉的小車，載著行李和一些能經久不壞的食品。經過大約三個小時的行程，他們才抵達教區修院的大門；有一些修生前來迎接，都是一些讀書最用功的修生，他們正在遊戲，高聲說話。其中有一個修生看了一眼新來的雅格，對同學笑著說：「看！他帶著一頭母牛來讀書！」

雅格立刻回答說：「祇要那頭母牛不吃掉我的書。」

依照比哀蒙方言，對於一個文盲或半文盲，經常會說他年幼時，母牛吃掉了他的書。

一個可貴的援助

我們不能不把一項有關雅格本人的資料收在這裡。本來這個故事看來似乎是一系列感人事件的第一樁，其實還有第二樁，卻沒有寫完。這事件發生在「一九〇三年五月」：

「某某青年祇有四個銅元購買學校必須用品，是他很窮的父母給他的。在一所小堂裡經常點著許多由虔誠教友點的蠟燭，管堂員很關心這件事，常鼓勵教友多點這樣的蠟燭，爲此他常勸他們甚或在路上留住他們爲講這件事。」

一天他告訴那個青年，還沒有人爲次日買蠟燭來點，就鼓勵他也點一支蠟燭。那個青年對聖母瑪利亞很有信心，每天都到那所小堂裡恭敬聖母，當時他覺得血在沸騰，彷彿聽到聖母給他一個啓示，又想起自己需要衣袋裡的那四個銅元，以及自己經濟的困窘，但他說：『聖母瑪利亞問我要錢，將來會照顧我的。』

他把四個銅元都給了管堂員，內心感到很大的安慰，同時也深信必會找到更多的援助，連物質的援助也不會缺少。果然，他的希望沒有落空，因爲天上的慈母看見他孝敬的信心，就俯聽了他的祈求。

後來，他去拜訪一位善心的伯父；這位伯父很歡迎他，又在談話中問他家庭現狀，聽到他父親因長

期患病，用了很多錢，使全家人生活都很困難，就給了他一百里拉。那個青年感謝了他……，接著跑到聖母堂裡，看見他所買的那支蠟燭正在那裡亮著。

那位伯父，以前因家庭糾紛，從此斷絕了與那個好姪子家庭的來往；可是自從那次之後，他改變了態度，直到現在每年（從那次相見以來已有三年）都大量援助那個家庭；那個青年現在已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常說這是至聖童貞聖母極顯著的恩賜，常為這事感謝她。」⑥

這件事很明顯是自傳性的，所以應是一九〇〇年五月中的事，也就是說，當時雅格離開勃辣教區修院之後，更擔憂自己的前途。教友習慣點蠟燭來恭敬聖母，尤其是在五月裡的那座聖堂，就是所謂「小聖母」的那座小堂裡。雅培理神父寫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該拉思可恩寵之母堂記」，於一九一二年由阿耳巴的杜蘭道印書館刊出。作者晚年曾說過，想把它重修再版，但沒有付諸實行。那個慷慨的恩人是伯父雅格·雅培理，曾是雅培理神父領洗時的代父，把自己的聖名也傳給了他，後來常住在勃辣。他之所以長期與彌格家庭不和睦，主要是由於默不作勢的嫉妒，往往使一個為生活而艱苦奮鬥的兄弟，與另一個幸運致富而為衆人所羨慕的兄弟分裂不和。

彌格的病症和家境的窮困，使那個長兄忘了往日的宿怨，而慷慨予以援助，直到他生命終結。他必然特別幫助那個有志晉鐸的代子；因為衆人都說他好。這使我們明瞭，雅格在阿耳巴教區修院裡，之所以能按時繳付高額的學雜費，又能購買許多書，以滿足他求知的渴望了，雖然他自己家庭的經濟情形並沒有改善。

附註：① AD, n. 九。

② AD, n. 一一八。年邁的雅培理神父曾對人說過，他幫助父親繳付他在教區修院裡的各種費用，親自管理許多蜂箱，這是他家往常備有的。也許他三個月的暑假，以及短期的回家訪問，已足夠他做這項工作。這是一種爲了營利而進行的工作，並非爲了農作的興趣。在他的生活裡，沒有留下絲毫愛養蜜蜂的跡象。

③ 雅格·雅培理著「青年日記」，手抄本，五六—五七頁。

④ 亞歷山大·曼卓尼著「訂婚者」，九章。

⑤ AD, n. 十一。

⑥ 雅格·雅培理寫「手抄本」，修會總院檔案室。

第四章 在阿耳巴神職人員之間

阿耳巴有美酒，也有優良的神職人員。正如有些年份的酒，不僅美好，而且濃郁醇香；同樣的，阿耳巴的神職人員不僅優良，而且聖善，受人尊重。

阿耳巴教區修院，因業樂·費達主教之功，遵照脫利騰大公會議的規定，是義大利最初成立的教區修院之一，雅格·雅培理就讀時，正是它最巔峰的時期。它一直不斷地培育優秀的司鐸，能使委託他們負責的堂區面目一新，特別是因為他們所有的長上和導師各有所長，卻都很謙虛、純樸。

其中有高居首位的若瑟·方濟·雷主教，他博學多智，有牧人的精神和慈父的愛心。他那莊嚴的容貌給人深刻的印象，有著曼卓尼所描述斐特烈高樞機那樣令人欽佩的「長者的美」；他的思路明確，說話有分寸，能以和善純樸的態度領導教民，使人順服。他在舉行禮儀時，雖然按照禮規應用拉丁文，他也經常講比哀蒙方言，而贏得人心。至於治理教務方面，雷主教從不畏縮妥協；他喜歡以愛德領導屬下，使人心悅誠服；且在必要時，他也知道和悅地保持堅定不屈的態度，去面對那些意圖踐踏教會權利，或妨礙他司鐸牧靈工作的人，毫不讓步。雖然教區的神職人員，對其直接從屬的長上，素來並不柔

順，卻很難聽到教區的本堂神父對主教出言不遜；他們對他所表示的孝愛，有時顯得很感人①。

當時教區修院的院長是費道雷·達努索神父（一八四七—一九三六），有時被稱為「師主篇」的人；因為他一向從這本名著裡汲取他的生活準則，並把其中的訓誨傳授給修生。他並沒有淵博的學識，他也從不偽裝成博學之士。他深深地愛護修院裡的青年，培植他們過嚴肅而自然的生活，如有需要，他也知道諒解，像慈父般地寬恕②。除了達努索院長之外，雅培理神父還把莫理諾、達可莫、普烈羅等神父當作自己的恩人③。

不過，雅培理能升神父及其後發展的事業所最該感謝的人，無疑的是方濟·基愛沙神父（一八七四—一九四六）；他曾在教區修院裡擔任多年哲學、神學和倫理學教授，自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六年，為城內聖高邁和聖達勉聖堂的本堂神父。他對雅培理這個青年修生是一位老師、神修導師、參謀和極可貴的協助者，直至生命末日；但最主要的是一個模範。

我們並不確實知道，雅格來到阿耳巴時，懷有怎樣的心態，有多大的可能性能達到晉鐸的目標；不過，這是毋庸置疑的，他受驕傲所控制，又很想出人頭地，為人所知④。那位祇有二十六歲的年輕神父，那樣謙虛純樸，同時又那樣溫文有禮，受到眾人的愛戴；不僅博學，而且講課清楚、自然而有方法，凡是想見他的人，他都樂於接待，這一切必然成為雅格心目中效法的最好模範。甚至在那些不能長久效法他的事上，也想到他為典型。

師生二人，在責任心和伏案工作出乎尋常的能力，以及珍惜時光和需要祈禱上，彼此相似。至於在

其他方面，則恰好相反。青年雅培理非常講求實際，行事出於衝動，不先作計劃，沒有耐心。基愛沙神父有精緻的藝術感，喜作學術性研究，事先沒有預算和計劃，決不採取任何行動，而且時常留神深入地觀察。那些在他還年輕時會認識他的人，現在尚存活者不多，他們說他不多玩球，卻球技很精。他打球都是經過仔細計算考量的；他是在看人比賽時，留神觀察參賽者的動作，學得了玩球的一切秘訣。

師生二人都很熱愛天主，但各有不同的方式。在雅培理神父方面，愛天主首先是在於行動、創舉、勇敢、冒險和克己，甚至於流血犧牲，作為最高的理想。他對愛天主的想法，很像個勇士，常夢想一些最驚人和危險的事，以獻給他心愛的對象。至於基愛沙神父在愛天主時，卻像一位雕刻家，一位繪製精巧形象的畫家，在他內心和外表生活的一切細節方面，力求完善無缺。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正在做的無論大小的工作上，工作完畢後，他還要詳細查考，以發現可能的缺點，從而取得經驗，以便下次改進⑤。假如兩位神父常在一起，並肩工作，彼此必然都覺得很不好受；可是，如果各在不同的地位，就能彼此呼應，相輔相成。

新生的難題

雅格聽基愛沙神父上哲學課的那天，在他內心的那場暴風雨還沒有完全平息，仍然遺留著苦味和怨恨，因所受的恥辱和兄長們不帶善意的言辭，他都默默地吞入肚裡。他覺得自己在那裡是一個不受歡迎

的人，一個不太可靠的人，這像一塊大石重壓在他心頭。他身上穿著一般俗人的服裝，而置身在那些身穿長袍的同學之間，更是不停地証實他是一個百分之五十的修生身分。再者，他那喜歡看書的慾望，回憶那些易於染上而難於改正的習慣，有時還會來干擾他的睡眠，而使他暴躁不寧。

早從最初幾個月起，同學們已經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他「火柴」；這可能是由於他身材細瘦，也更可能是他易於發怒，猝然爆發，轉瞬即止，正如火柴雖然威力強大，卻為時短暫，瞬息即逝。

有一次更強烈，也更持久的暴怒，就是他曾提起過，他的母親打了他兩巴掌，這是因那個善良的婦人聽院長說，修生們籌劃了一個出乎尋常的惡作劇，也依計實行了；她沒有先弄清楚，自己的兒子是否也參與其事。

雅格也很不容易接受那些新同學所有的習慣，他們與他在勃辣所認識的那些青少年很不一樣。在這裡，他多次接觸的是年輕的司鐸，或快要領受聖秩的修士，已經服完兵役、身強力壯、膚色古銅、活力充沛的青年，每天以玩皮球或木球，作劇烈的比賽，分成各團體和小組，以「常勝者」的美名來自我誇耀，如有更強勁而默契更好的另一組能把那個小組擊敗，「常勝者」就淪為「敗亡者」了。同那些年富力強的青年相處必須體格壯健、精神飽滿，才能很快與之保持良好關係；否則，就會成爲他們熱諷冷嘲的對象。

雅格讀哲學第一年的時候，除了適應環境的困難外，還有其他來自家庭方面的問題，可能是由於父親患病而逐漸不能工作之故，迫使他，也許不止一次，暫時離開教區修院。從這樣的事可以推想而知：

在教區修院的績分簿上，祇記著一部分考試的分數，而在賬冊上，完全沒有雅培理家繳費的記錄。

好友鮑雷祿

從上述的那些情形，使我們更易明瞭，其時雅格與同學思定·鮑雷祿之間的深切友誼。這個同學在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於可窩內的卡窩內，比雅格稍長六個月左右。

他們兩人之所以彼此接近，是因為在大修院裡，祇有他們穿著俗人的服裝；不過，友誼之能開花，顯然是由於他們能彼此了解，互相幫助。雅格因與長兄們不和，在家裡覺得孤獨，又因我們已經知道的那些理由，在修院裡也有孤獨之感；而在他那樣的年齡，這是一個人所能遭遇最痛苦的事。對他來說，思定有如一個安全的避難所，一個能聽他的傾訴，且能以言以行增加他信心的人。

關於思定·鮑雷祿，除了他的姓名之外，我們所知甚少。不過，從那張保存下來的照片看來，使我們想像他是一個莊重，會思量、待人和善的青年；他這些天賦的優點，因他很快就受到病苦的侵襲，使他不得不改變修生平靜生活的計劃，可能他已顯出那種甘心放棄世物和對造物者全心的追求，這是上主有時給一個祂想早日召喚到祂那裡去的青年所賜與的特恩。

在第二學期中，思定必須再度離開修院，以處理那些不能遲延的家庭問題。當他回到修院時，不見雅格。原來雅格也回到該拉思可家裡；他又聽人傳說，雅格這次離開修院，可能永遠不再回來。思定既

是他的好友，就立即寫信給他，以澄清那些謠言；果然，他很高興知道，即使沒有他的勸告，雅格也會很快回來繼續研讀哲學。

這樣，兩個朋友再度相會，一起培養他們的友誼，共同設計現在和未來的生活，卻沒有想到這個未來為他們二者之一是很短暫的。

哲學第二年很順利地開始了。十二月聖母無原罪節日，思定對家事已可放下心，便獲准穿道袍；但神長們爲了我們所不知道的理由，要雅格再等一年。但在思定穿道袍後不久，病得很重，必須離開醫院，回到自己家裡。他的病情，也因當時醫藥祇能提供很有限的幫助，而日益惡化。終於在六月二日，結束了現世的生命，祇活了十八歲又多一些而已。

當他患病時，雅格曾去探訪過他，可能其時他的病況已很沈重。雅格沒有特別說明那次探訪，祇在我們已經好幾次引用過的那本「日記」裡留下了一段記載：

「病人受著病苦的折磨，又爲了他所敬愛的父母和殷勤照顧的姊妹而難受，面色蒼白，身體消瘦，筋疲力竭，舉目仰視十字架苦像和上天，在聖愛崇高的神遊中高聲說：『祢是我的，祢是我渴望的對象！』」

良心向他保證，理智使他安心，信德使他想到天堂，並燃起他極大的愛火。父母敬他，神長們喜歡他，同學們競相愛他，讚美他和尊重他。他對那無窮的、不變的、確實的，幾乎是透明的善感到滿足，流露著明亮的眼神，顯出和悅的面容，在雪白的枕頭和床單之間，像位連衆天使也欣羨的天使。在他的

痛苦中顯示出寧靜、平安、和似乎非人所能有的愛情；而且他爲愛他們，還努力使大家喜樂。啊！崇高的愛情！偉大的精神！他有心靈的能力和衝動，他是多麼幸福！

然而，他是經過多麼努力的工作，才能達到這個地步。猛烈的攻擊，極敏感的心很容易誤入歧途，他以理性遠避了這許多危機和傷害，但他用自己所有的努力和一再的打擊相搏鬥，才約束了自己！」⑥

大家都知道雅格與思定的友情，可窩內的卡窩內堂區本堂神父遂請雅格在第三十日那天講一篇悼念亡者的道理。他也答應了，就在一九〇二年六月三十日，在基愛沙神父於堂區墳場內舉行追思彌撒後，宣讀了一篇講辭；這是按照當時的習慣來預備的，因而稍帶誇張的意味，但含有深切的情感，忠實而動人；他用以下的幾句話來作結：「再見！親愛的思定！安息吧！天堂見！我們要回去，可是我們的心常在這裡；我們要回去，是爲了要跟隨你，在人生的奮鬥中效法你；我們要回去實行『追隨這位領袖』這句話。再見！」

這篇講辭必然使在場的聽衆，以驚奇的眼光來看這個身材瘦小的青年；也因爲他那種像教授那樣莊重的態度，與他的年齡和瘦弱的外貌，形成特別強烈的對照。由於彼此的友誼，雅格也享有爲墓碑擬寫碑文的榮譽，藉以表達他對培育人格的看法；可是，這篇碑文或許沒有鏤刻，或者遺失而不留絲毫蹤跡。

思定是雅培理神父自傳摘記裡唯一被稱爲「朋友」的人；且在一九〇二年六月七日寫給卡窩內本堂神父的信中，還稱他爲「最親密的」朋友。如果我們把這個形容詞照古典的意義來解釋，那就必須承

認，他是雅培理神父一生當中唯一真正的朋友。這也因為思定去世後，雅格已經選定了一個偉大的理想，這個理想逐漸吸收他的精力，到他生命最後的時期，已經把他所有的精力、思想和情感都完全吸收淨盡，連那些他本來可以留給朋友的情感，也都被吸收了。

著名的一夜

教宗良十三世願意在一九〇〇這個「聖年」裡，全世界天主教會，向救主基督，世代永生之王，奉獻一次愛的隆重敬禮。為此，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禮儀聖部奉教宗之命，公佈了「全城全球」的法令，准予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之間的夜裡，同樣也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之間的夜裡，在所有的聖堂裡，凡往常供有聖體在，可以隆重地明供聖體，同時也可以舉行一台彌撒。所有參與彌撒的信友，也可以領聖體。教宗認為這樣來開始和結束聖年是最適當的方法，以獲得聖年的精神成果。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聖部公佈了另一個法令，仍以「全城全球」為名，重提上一年所准予的在午夜隆重明供聖體，同時舉行彌撒，所有參與彌撒的信友可以領聖體，並賜給所有凡在新世紀最初的十二小時內，用一小時來朝拜至聖聖體的信友一個全大赦。這樣，教宗是想使信友再次回憶他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一日的「[Tametsi Futura] 通諭裡曾廣泛解釋過的思想：人類的救恩祇能來自救主基督。

教宗良十三世，年高九十，不能到聖伯鐸大殿裡。那夜風雨大作，但聖伯鐸大殿裡卻擠滿了信友。代替教宗舉行聖祭的是國務卿藍博拉樞機，不過，教宗並未放棄與信友共同祈禱，便在他私人小堂裡奉獻聖祭，祈求天主廣賜恩寵於普世。

一九〇一年主顯節晚上，教宗駕臨聖伯鐸大殿，以滿足四萬名信友切願見他的渴望，接受一個由「世界恭敬救主基督聯合會」所捐獻的金聖爵，並與信友同唱「謝主頌」以謝主恩。教宗後來接見聯合會的會員時，談到他在新世紀初所奉獻的彌撒時說：

「在我心中包容著整個天主教會，我謙虛地把它獻給救主。教會的標記之一就是聖德；教會裡常有一些有聖德的靈魂；那天夜裡，他們跪在祭台跟前祈禱……我們確信天主俯聽有聖德靈魂的祈禱；因此，我們有信心，藉著謙虛的奉獻，這許多的祈禱必獲上主悅納。」⑦

我們無從知道雅培理神父是否曾提過聖年開始的那一夜，很可能在他的思想裡沒有留下什麼回憶。至於結束的那一夜，即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之間那一夜，卻講了許多詳細的情形，使我們認為有理由稱它為「著名的」；這關係到他整個一生，以及他所從事的事業。在他一九五三年的自傳摘記裡，曾就這方面作了以下的敘述：

「把上一個世紀與本世紀分開的那一夜，對於所要產生和繼續生活的保祿會大家庭的特殊使命和精神，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阿耳巴）主教大堂裡午夜大禮彌撒後，朝拜明供的耶穌聖體。哲學和神學的修生，可以自由隨意留在聖堂裡。

前不久，曾開過一次大會（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的大會）；他已經清楚明白了陶尼奧洛平淡而深湛，且能感動人心的講話。他也已經看過教宗良十三世的請求，應為行將開始的世紀祈禱。兩人都講到了教會的需要，邪惡所用的工具，必須以刊物去抵抗刊物，以組織去對付組織，亟需使福音傳入群衆中，以應付社會的各種問題……。

一種特殊的神光來自聖體，更使他明瞭耶穌的邀請：『你們都到我這裡來……』（瑪十一28）。他覺得自己明瞭偉大教宗的心願、教會的號召、司鐸真正的使命。他也認為陶尼奧洛所講的話很清楚，關於必須成為今天的使徒，採用敵人所用的方法。他也覺得自己負有深重的責任，準備去為上主和這新世紀與他一起生活的人做一些事。

他相當清楚知道自己的虛無，同時也聽到：『我同你們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終結』（瑪二八20）。他知道耶穌是在聖體內，而在耶穌聖體內可以得到光明、食糧、慰藉以及克服邪惡的勝利。

他的思想遨遊於未來，覺得在這新的世紀裡，那些慷慨的靈魂也會與他有同感；如果把他們集合而組織起來，就可以實現陶尼奧洛一再說過的：『你們團結起來吧！如果敵人發現我們孤獨無助，他就要

一個一個地擊敗我們。」

他與那些同學修士已有交情，他同他們，他們同他，大家都從聖體櫃裡汲取所需。

大禮彌撒後，祈禱歷時四個鐘頭：求使新世紀在基督聖體裡誕生；新的使徒改進法律、教育、文學、刊物和風化；教會有傳教的新衝力，善於運用使徒工作的新方法；人類社會接受教宗良十三世通諭裡的重大訓示，曾由基愛沙神父向修士解釋過的，尤其是關於社會問題和教會的自由。

聖體、福音、教宗、新世紀、新方法、伯爵巴嘉努濟有關教會的理論，以及急需一群新的使徒等思想縈繞在他心中，後來常影響他的心思、祈禱、內在的工作和對未來的願望。他覺得自己有義務，應為教會和新世紀的人類服務，並與他人一起合作。

上午十點鐘，顯露了一些他內心的事；因為有個修士（即未來的喬達諾神父）遇見了他，對他很驚奇。

從那時起，這些思想引導著他的學業、祈禱，以及全部的培育工作；起初他的思想很模糊，後來逐漸清晰，經過歲月的流逝，也成為具體的事實。」⑧

如果知道上述的那夜與雅培理寫下以上所引那段摘記的當天，已經過了五十三年，我們就不致引以為奇，他把夜裡朝拜聖體的那四個小時在思想上擴大了，而把其後五年或十年當中內心所經歷的觀念和思考，都轉移在那四個小時裡。但是，正因此故，他的摘記使我們更能以迅疾的目光探察他繁複的人

格。

雖然沒有說明，卻仍可以直接知道，青年雅培理聽了自己的主教在新世紀初所獻的彌撒之後，繼續留在主教大堂裡，直到四小時朝拜聖體結束，如同計劃所定的。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個實例，是一長系列朝拜聖體和與主密談的開端，這是他一生的特徵，有時甚至於延長至整個星期。在他的思想中，以不同的字句，七次提到聖體，好像預告他後來所要說明的事：「無論是開始，或是繼續，聖保祿大家庭的發展常來自在耶穌聖體前的靈感。」⑨

在那第一次不同尋常的祈禱中，他清楚看見和覺得：「聖保祿會大家庭要誕生並生活在特殊的使命和精神中」。其他非常的祈禱，無論是他自己的，或是他的會士的，都是在一切創業之前，以便作具體的決定，並實行那個使命和精神。每天四小時祈禱，這是雅培理神父對保祿會全體司鐸所提示的準則；可是，爲了樹立榜樣和作爲嚮導，他覺得必須遠超過這個給別人提示的準則。

他說，在朝拜聖體的那幾個小時裡，「他覺得自己負有重大責任，應該準備爲上主和那些在新世紀裡，他將與之一起生活的人做些事」。但是，後來他的思想遨遊在未來的時代中，看見成群的人靈「集爲組織」，且看見他們是由他——雅格·雅培理來組織的。「做一些事」，對他來說，主要是指「使人去做一些事」，而他自己則像個推動者、啓發者和領導者。他覺得自己生來居於統帥的地位，即使他還祇有小小的年齡，卻已思想、感覺和推理，有如一位將領。他自願負起的任務確實很偉大：他覺得自己應該「爲教會和新世紀的人服務，並與他人一起工作」。

他所歷述的工作計劃，並夢想自己參與其中，有如主要角色，都是像世界一樣廣大的工作；改進法律、教育、文學、刊物和風俗；使教會能有一種新的傳教熱火；以更好和更廣的方式運用使徒工作的新方法；以基督的道理解決重大的社會問題；使教會享有必要的自由；陶成新的使徒等。

他有這些思想，是在新世紀初，或是在幾個月或幾年之後，這並沒有關係。最主要的是這是事實，早從他讀哲學和神學那些年起，這些思想已經在雅格·雅培理內心構形。在他晚年所寫的那些摘記裡，可以看到沒有次序，也不清楚，在他的心裡只是一個徵兆，許多思想和計劃前後連接，互相衝突，彼此重疊。

預作準備

實際上，他立刻能做些什麼？預作準備。他開始這樣認真預作準備，以致在讀哲學第二年時，已經可以看出他改變了自己的習慣；他日益變得「孤獨」，如同在他一生中多次所說的。在那個時候，他「完全收斂在自己的思想中」。

由於一種本能的衝動，或是由於一個有意的志願，開始更留神地觀察自己的模範，亦即他的哲學教授，也是他的神修導師。他對這位司鐸所懷有的欽佩仰慕之情，使他也效法這個典型人物的外在態度，甚至於成爲一個差不多完全肖似他的人，祇是不同的身材和性格畫清了一定的限度^⑩。

他自信能達到晉鐸的目的而無重大的阻礙，這個信心日益增強，因而更安心地重新評估那個著名的夜裡，曾在他的心智中閃耀過的那些思想，就像福音裡所說的那粒種子，正在自然的過程中，不停地發展。

他覺得自己負有一個使命，便爲它而預作準備，盡力遵循已定的學習計劃，但同時也設法更清楚認識這個社會，日後自己要走進其中，擔任主要的角色，因而增加自己對歷史的知識。這是很有意思的事，在他求學時期，以及晉鐸後最初幾年裡，所看過的書中，他首先提及甘度所著的國家史和教會史，以及羅巴海耳和海根累德由年輕的恩理各·羅撒神父翻譯的義文本第一版。這些作品爲他更是研究的課本，而不是閱讀的刊物，他確實「每天兩次」，一連五年，看了羅巴海耳的著作^①，且必然依照基愛沙神父給他提示的方法，然而卻沒有耐心爲自己作出一個清楚而謹嚴的大綱，如同基愛沙神父對他所看的書經常如此做的一樣。

後來對於一般歷史的研究，推廣到研究「文學史、藝術史、戰爭史、航海史、尤其是音樂史、法律史、宗教史和哲學史」^②。看書的慾望，早從他讀小學時已經開始培養了，因而成爲有規律的，導向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責任感

當他日益明顯地把自己的理想導往那個目標時，他也同時效法基愛沙神父的榜樣，並順從他的指導，在內心發展和增強一種謹嚴的責任感；對於這一點，他的本性已有很強的傾向，而成爲他重大的特徵之一，直到他生命末日。在已經引証過的「日記」裡，當他大約十八歲的時候，也曾把他所實行的，設法加以理論化，於是寫下了一段鄭重而相當特別的文字：

「你盡了自己的責任嗎？

誰不懂這事就是不幸的。

每一個沒有盡好的責任，

在靈魂內便形成了空虛，

而讓魔鬼隨時乘虛而入。

如此削弱了自己的能力，

進而減少了自己的光明。

更是混亂和仇恨的開端，

同時也會是不幸的肇始。

責任是天主最喜愛的，

它必須要在某一個時辰，

以某一種方式去盡好的。

盡責時務必完善無缺。

忘下一切，全心投入其中

並忍受必要的辛勞、痛苦；

以善意盡責就會有功勞，

不僅受人重視，且覺甜蜜可愛，因為由愛調和；

否則有罪，受人輕視、厭惡，因為由恨調和。

當前的責任是天主旨意。

不盡好，便不承行天主旨意。

每晚省察，我想這就是愛。」^⑬

循規蹈矩，恆心持久，善盡每天的責任，是當時阿耳巴教區修院的修士們所接受優良培育的基礎。

他們中有不少人，終身修行這些美德的程度，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得到的。他們至今仍為人追憶，可稱為倫理道德的巨人，享有非常崇高的權威，信友甚至在那些與宗教無關的問題上，也願意聽從他們的指示。

舉例來說，若望·阿臬祿神父這位令人敬愛的司鐸，是瓜雷內的本堂神父，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仍常保持活躍和愉快的態度，好像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擔任本堂神父的職責，前後達六十年之久，一年四季從來沒有一天不是清晨五時在告解亭裡。從來沒有一天不舉行彌撒聖祭，也從未離開自己的堂區超過一天的，除非參加每年的退省。他常把堂區的福利事務，託給副本堂神父負責管理，以便專心從事本堂司鐸的職責。對於主日彌撒道理，他常事先搜集事例、比喻和聖人言行，用文字寫好，使他的講道更生動，而聽眾差不多是農民，也都能完全了解。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玩鳥；一般說來，都是堂區裡的孩子們送給他的，有烏鶻、黃鶯、喜鵲、椋鳥、礦弱鳥等；他像聖方濟那樣，同牠們天真地談話。無論是身體，或是精神，都很健康。在祈禱時，他經常對上主說：「我從來沒有受過苦，我也不會受苦。所以，如果祢願意給我受一些苦，祢就要像個鐵匠，想用一隻手打鐵，就用另一隻手把鐵緊緊地拿住。」上主果然使他安然去世，毫無痛苦，有如一支蠟燭，完全化為光和熱之後，才熄滅。

修院也相當注意加強青年雅培理的責任感，雅培理讀神學期間，有天忽然發現書桌裡有張沒有記名的字條，字條上寫著：「在修德成聖方面，不是享受勝利的平安有用，而是不斷地奮鬥才有用。」這張字條大概是若瑟·普烈勞神父寫的，他在那座教區修院裡曾經擔任多年聖經學教授。

雅培理神父提到這件事時，表示這給了他很大的啓示；這不由得使人想到，那短短幾句無名氏寫的話，對他的生命曾有過很深的影響。

附註：①

雷主教不滿意自己的司鐸去打獵。有一個本堂神父卻很喜歡打獵，曾要人把他所獵獲的野兔鞣皮，然後命人把鞣過的野兔皮製成一件小衫，把它送給主教以暖胃，消除胃痛。雷主教祇隨便說了幾句感謝的話，接著就像他在激動或覺得很不耐煩時的特徵輕咳了幾下。還有一個本堂神父，因他所行的許多善事，也稍因他的情性而出名的，每年在雷主教逝世周年紀念日，雖然有時天還未亮，在雪地上走整整一小時的路，去等候公共汽車——唯一開往阿耳巴的交通工具，以便前往主教大堂舉行追思彌撒。

- ② 環繞義大利腳踏車比賽的車隊，就在距離教區修院約一百公尺的公路上經過。有兩個無法抑制想一睹他們的偶像祢拉登可的渴望，竟翻越院牆，在滂沱大雨下，沒有傘來遮蔽，在路旁等了兩個鐘頭。院長知道了這事，但也想到兩個腳踏車比賽迷飽受大雨浸透骨髓之苦，就假裝若無其事。祇在其中一個向他告別回家度假時，才很和善地對他說：「你看到了祢拉登可沒有？」好像勸告他要善度暑假的時日。

③ AD, n. 170。

- ④ 本書已經引用過的「日記」[Homo Multis Repletur Misericis]，足為資証，其中屢次出現這樣的字句：「偉大的人物」、「偉大的心胸」、「偉大的靈魂」、「榮顯自己」、「受人光榮」等等。作者寫道：「人須恆心」（這是各小標題之一）；因為「那些懷有偉大心胸，那些能有偉大建樹而受人光榮的人，其秘訣就是在於『恆心』一詞……」「有恆心的人受人尊敬，前途安全，而得幸福。」

- ⑤ 舉例來說，請讀這段在他「堂區日記」裡的文字，真是這類作品的一個傑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兒童領聖體——是在十六日（星期四）舉行的——前一天下午，男女兒童先後分別辦了告解；男童是在四點鐘，女童則在五點鐘。事先的三日敬禮（男童在下午一點半，女童則在五點鐘，由於戰爭而必須調

- 整上課的時間而祇上一課），發見第一天下午有很多兒童來參加，其後兩天人數逐漸減少；也許是因爲不給分數之故。現在必須糾正這個錯誤，常要給分數。不過，外面的秩序完善無缺；因在事先的三天裡曾訓練過，按照一六九頁所記載的。從講道台上領導領聖體的準備和感謝。瑪切利諾·阿多西奧神父在七點鐘獻彌撒（八點半兒童應在學校裡）。禮儀長約一小時——他們唱聖歌，最後唱『萬福母后』——但唱到某一段時，他們唱錯了，很勉強才改正。領聖體後，講解要理的女教師去喝咖啡（在餐廳裡——有咖啡和牛奶，杏仁餅，用的是茶杯）。祇有約六位教師來了；其餘的不能來，因爲其時她們應在醫院裡照顧傷者……或盡其他職務。未領聖體的男童五十六名，女童七十七名。」
- ⑥ 雅格·雅培理著：「青年日記」，手抄本，四一—四二頁。
- ⑦ 朱理奧·莫內諦神父傳述，「教宗良十三世」，一二六頁，第二段。
- ⑧ AD, n. 十三—一一一。
- ⑨ AD, n. 一九。
- ⑩ 我們本人認爲一定是青年雅培理給我們描述基愛沙神父，差不多在他的「日記」開始的地方（十七—十八頁），想描述這個純潔無罪的靈魂：「純潔無罪，榮獲勝利，是多美的事。意志和理智！與他交往，能提升自己的身分；他覺得，在這世界上已經感到一種平安、一種喜樂、一種興奮，預報天上的永福。一個這樣的人，散發一種我說不出的純潔、聖善和崇高的意味，使人願意同他談話。他的前額常安定平靜，他的口唇隨時露出一種微笑，好像一個天使的微笑；他的話語簡單而高尚，他的行動潔淨而晶瑩，他的靈魂湧流出天上純潔的愛，他的肉體常美觀溫雅，他的幸福包圍他的存在；他難道不會使你留戀、不會取得你的心，甚至引不起你聖善的仰慕之情嗎？他的意志堅強而專權。心智常清

新、活躍、充滿光明。他的一雙眼睛，祇要仰視天空，就會熱淚滿眶。有著多大的平安和幸福啊！」

⑪ AD, n. 六六。

⑫ 同上。

⑬ 雅格·雅培理著：「青年日記」，手抄本，四九頁。



雅培理神父

第五章 走向祭台

在開始研讀信理神學和聖經學時，年方十八的雅培理事實上不再是一個青年，也就是說，無論是他外表的舉止行動，或是他的思想言語，都已像個成人，定下了生活規則，選擇了自己應走的道路，而且堅定地向前邁進，毫不踟躕、猶豫。

他的那些神長們，曾很留神地注意過他，發現他的行動是由於自己的信念和自我管制所致。所以，他們對他已放下任何疑慮，並決定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八日，准他穿有紅色扣子的修士長袍。至於勃辣教區修院的院長，對於雅培理在那個修院裡所過的時期，並沒有寄證明書，而且以後也決不會寄。

雅培理修士的同學，也開始景仰他；因為他們發現他有出乎常人的成熟，同時又非常謙虛。

同學之中，有人偶而友善地取笑他，叫他放下那種與他瘦小如孩子臉般太不相稱的嚴肅面色，他很和悅地接受同學的取笑，不動聲色，也不理別人的批評。他想實行日記簿裡所寫的話：「你盡了自己的責任嗎？誰不盡責任就是不幸的。」他深信自己在天主面前盡了自己的責任；至於別人怎樣評論他，他則置之不理。

教區修院的環境

在他自傳的摘記裡，他提到他本來可以轉往杜林總主教區的一座修院，享有「豐厚的獎學金」，這座修院是由他的代父雅格·雅培理創立的，專為「親族中有志晉鐸者」；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則頒給一個由杜林總主教暫定的青年^①。但他寧願留在阿耳巴教區修院裡，如同他的同學那樣繳付一切學雜費用，以免離開那個優良的環境，這是他在那個修院裡所找到的。

他在那個教區修院，經過差不多半個世紀，仍然保有滿意的回憶：那裡的神修簡單而精深，注重實際的行動；各位神長、聽告司鐸和神修導師，都是很有聖德、熱忱和經驗的人；那裡有家庭的氣氛，教學認真，雖然成績並不是最高的；同學們也都能立好榜樣^②。

神修生活是由多聽講道、默想和讀聖書來培養的，特別依照「師主篇」的指示；這是大家都看，且一再閱讀的聖書，也多次引用得很恰當，並遵循聖方濟、沙雷和聖雅風·利高烈的學說^③。

自然多次談到聖若望·鮑思高和聖高道倫可，雖然兩位還沒有被冊封為聖人，但已普遍認識他們的行傳和事業。事實上他們是熱愛青年和窮人的模範；也因時地距離較近，顯然更喜歡提到他們。尤其是高道倫可曾在一個很近阿耳巴的堂區裡從事過牧靈工作，後來才決意遷往杜林，以建立他的「小家庭

」。

在教區修院裡，正在引進每日領聖體的優良習慣；雅培理必然是在率先實行者之中，一如他在勃辣教區修院時，比他的同學更多次領聖體。

在那個環境裡，一切都有助於培養神長們所要求的那些深入的信念。他們並不會爲了尋找新生而擔憂；因爲常有許多青年前來叩門求入；也因此神長們並不太顧慮是否該淘汰那些性格不堅定，無法成爲智慧的神牧者。

雷主教是比哀蒙地區最早呼籲提防現代主義的危險的主教，多年來每逢主日，便對修士們講論「純潔的道理」，以及服從教會神長的義務；他講論這些問題時，說話清楚而有威望，這是衆所公認的④。

對於政治的求知慾，在神職界中相當普遍，可能誘使某些司鐸不重視教宗和教會牧函。關於這一點，雷主教不能容忍反對的意見；這對一個像他那樣正直的人來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些由他祝聖的，或曾在旁參與祝聖禮儀的，都歷久不忘他怎樣按例向受祝聖者有力地提出禮規所定的問話：「你是否許下要尊敬和服從我，以及我的繼位者？」凡聽到他這問句的人，都很容易明瞭，那些話爲他決不祇是一個形式。

縱然雷主教用盡神牧所有的關切，可是仍然有一些修士貪食禁果，私下取得那些值得懷疑的作者作品，半夜裡，在偏僻的角落，點著一支蠟燭，偷看這樣的書。不過，這祇是青年好奇冒險的行動，毫不損及風紀或純正的道理。這種違規事件，當基愛沙神父擔任信理神學教授之後，就完全絕跡；因爲他自己淵博的學識完全用來爲學生服務，不僅和悅地使他們知道那些新奇的理論，以消除他們那種危險的

好奇心，而且引導他們閱讀的正確方向，為獲得更多生活的成果。

求學生活

阿耳巴教區修院的神學課程，包括四年信理神學和聖經學，以及兩年的倫理學。修士們在讀第一年倫理學時領受鐸品聖秩，其後立即在市內或步行可到的附近鄉鎮各堂區內執行神職。如果給他們指定的鄉鎮距離較遠，他們就在星期六下午啓程前往，而在星期一清早回來。平日則在市內各座聖堂獻祭。

每一位新司鐸都有一間私人的讀書小室。那些比較年輕的，選定可用的地方，往往與一兩個同學共用一室。

當時採用的信理神學課本是由奧辣喬·馬則辣（一八六〇—一九三九）所著的「信理神學課本」；他是著名的賈彌祿·馬則辣樞機的姪子。神學教授是雅格·貝而諾可蒙席，已相當年老，也不是一位很精明的教授，在雅培理尙未畢業時，早已退休了。

每天常在上午，上課兩小時；其餘的時間，都由各人自修。這樣，有助於各人自動設計，而學生也更能發揮個人的天賦才能，而努力學習。

青年們很喜歡遊憩的時間，在修院的操場上或屋內的走廊裡，往往打皮球或木球。如果比賽的球隊球技或興趣已經相當有名，一定也會有那些球迷，在旁大喊加油，或吹口哨，喝倒采，當然不可違反比

哀蒙地區公認的莊重規範。

每逢星期四，下午兩點鐘，定有遠足，前往較近的鄉鎮，有時也到修士的家裡去，被請去品嚐他家酒窖的美酒，或吃些當時成熟的水果。其他的遠足可能是在主日下午，或其他的日子；學期當中，祇有兩三次舉行非常的遠足，來回可能要用六個小時。對那些要在蘭該那些小堂區裡執行神職者來說，這樣長途的遠足是一項很好的訓練；因為他們要走許多不便的路程，去探訪堂區的教友，或與四周各堂區的同道弟兄們共度一些和樂的時刻。

我們應該假定，青年雅培理身體瘦弱，大概不會參加這樣的遠足，除非遇有特殊的情形。如同他已有多年的習慣，他利用所有空餘的時間來讀書；這是他重大的工作。一九〇三年暑假，他在一張紙條上，寫了以下短短幾句很有意思的話：「如果我看我所讀的書，我覺得似乎不可能再做別的事。如果我做我所做的其他許多的事，我又覺得似乎不可能再讀書。」⑤

在他晉鐸後最初幾年裡，他用大部分時間看歷史書，現在則與那些屬於禮儀性質的書交替著來看。他在自傳摘記裡寫道，從十三世紀以來直到今天，那些寫過有關禮儀的作者，「對他極有裨益」；他也時常看「禮儀期刊」。自從他開始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也看「禮儀雜誌」⑥。

他之所以日益喜愛研究禮儀，無疑的是在他攻讀信理神學第一年時，受了新任教宗碧岳十世的鼓勵。教宗在聖大國瑞百周年紀念時，想復興舉行禮儀時唱聖歌的傳統，熱烈提倡聖國瑞樂譜，以及與這種樂譜極近似的多聲合唱曲⑦，並委託索勒斯姆的本篤會士，從速預備梵蒂岡版含有國瑞樂譜的禮儀經

本⑧。

教宗碧岳十世關心加深基督信徒的虔敬熱忱，就大量利用自己長期的牧靈經驗，重新組織全部講解教理的規章⑨，並敦囑全體勤領聖體，甚或日領聖體，明確規定應有的條件⑩。

阿耳巴的主教，也已有一段時間，開始在講道時，多次引用禮儀經文中有關信理和倫理的教訓⑪；以他的榜樣，協助引導青年雅培理更堅決地在禮儀的道路上前進；他常留神向各人學習，為能更善自準備去實行領導大眾的使命，不僅以使徒的工作，而且走上基督徒修德成聖的道路。

課外活動

在阿耳巴的教區修院裡有這樣的傳統：神學修士們將理論與實際互相配合，在慶節日，前往市內各堂區給孩子們講解要理，一方面為獲取寶貴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協助本堂神父。青年雅培理也遵循這個傳統，在主教大堂和聖高邁及聖達勉堂的堂區裡，給孩子們講解要理，先後六年。不過，由於他天性更傾向於教人，而非自己動手，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那些偉大計劃，難免很快就顯露出來，成為具體可行的。

當他目睹很少人閱讀福音，而且痛心很多人還深信不能把福音經，更不能把聖經放在信友手中，於是他決意採用印刷的方法來推廣福音。天主教徒有教會的訓導作為解釋天主之言確實可靠的導師，與那

些非天主教的新教徒祇憑個人解釋，而以聖經為最常用的書，兩者相較，天主教徒顯然不及那些新教徒，這難道不是一件可恥的事嗎？

當時雅培理修士對聖經所懷有的觀念，從一份沒有寫明日期的文件推知，很可能是在一九〇三年就讀神學的暑假時寫的。這份文件，是他閱讀許多書籍的回響，旨在證明聖經，「按照所有人共同的意思，是一本屬於人類的書，所以是一本神聖的書」。他開始時這樣寫道：

「眞能管制人心情感的能力，推動思想無形的王國，結合理智與倫理，個人與社會，流經所有的世代，延伸至世界各國的，就是言語的能力。人說話，天主也說話：人用少數方法表達他內心的言語；天主卻用無數的方法，因為祂自己是無限的。他說了話，把祂的聖言印在自然界上；從此人在研究自然時，就是研究天主的聖言，正如有人說得對，蘇格拉底認識基督，因為他研究了自然。但是人無法在自然界完全並直接地明瞭天主的眞理，所以依照戴多良的思想，也是聖多瑪斯的主張，天主遷就人的能力把自己所說的話收集在簡單而崇高的聖經裡。」⑫

他研究聖經之後，決意要為促使所有的家庭都閱讀聖經而工作。這個意願在他與同學談話時表明出來，產生了傳佈的效用，有助於日後他創會的成功。將言語化為事實，修士當中有不少人決定，不僅更勤奮地研讀聖經，而且也要利用空餘的時間，盡量推廣讀經運動。

為這目的所選擇的版本，是佛羅倫斯總主教馬迪宜的譯本「一八九七年，蒙道維出版的按照拉丁文通行本聖經」，以及「耶穌基督聖福音及宗徒大事錄」，由聖業樂會主編而由梵蒂岡多種語言印刷出

版。這項推廣讀經運動，主要是在市內展開，也推廣到教區的一部分堂區，在那裡首次舉行了「福音日」。

關於阿耳巴教區修士的這項活動，祇見於雅培理神父自傳的摘記裡^⑬，其中沒有詳細說明這項活動維持多久，傳佈多廣；有關這些問題，毫無記錄。不過，這是很有意義的事，爲了推廣閱讀福音，雅培理修士早在那個時候已經想出新的方法，且獲得良好的成果。

在讀神學第二年時，爲了紀念教宗良十三世頒佈「永生之父」通諭二十五周年，教宗曾熱切地吩咐全體天主教學生，尤其是那些有志晉鐸者，研讀聖多瑪斯的哲學思想，雅培理修士負責籌備一次慶祝會，以主教及哲學教授基愛沙所定的題目：「在思潮紛亂之中應以聖多瑪斯的思想爲基礎」。

他以首要籌備員的身分，爲自己保留了慶祝會的中心部分，講了一篇紀念性的演說：「『永生之父』通諭二十五周年之與哲學的關係」；不過，他也使同學分擔各項工作，糾正、指導和互相協調。根據基愛沙神父在慶祝會中的講辭，至今仍然保存著的，而且雅培理修士一定以它們爲範本。我們可以推想得到，紀念教宗通諭的那篇演講，並不很長，卻有些誇張和慌亂，正如在題目中也加上了「紛亂」一詞。同時我們也可設想，這位二十歲的演說者利用這個機會，提出把一切學術都在耶穌基督內合而爲一，作爲對「紛亂」的補救良方，正如他的神師三年前已經實行的。

雅培理修士是教區修院神學修士中「最後一個進院的；現在受命負責這項任務，證明他已贏得神長和主教方面的重視。他對於自己的一切工作，無論大小，經常盡力去做，因此他進行了許多研究，閱讀

了許多書刊，以準備自己那篇演說，使他獲得了對生活極有助益的許多豐富的知識。

在故鄉家中

雅格也像所有的修生，在兩個學年之中，在故鄉家裡度過三個月的暑假。當他回到家裡，身上穿著修士長袍，顯出神職人員的莊重；家人對待他，都像對待所有的司鐸一般恭敬。看見他同他們一起做田間的工作，都很高興；的確，在夏天那幾個月裡，正是農忙期，農民很少有憩息的時間；但是，他們也很樂意看見他符合他的身分要求的，善用時間來祈禱和讀書。

爲此，家人盡量縮小家庭必要用的空間，在樓上特地爲他預備了一個房間，裡面有床和書桌，使他可以隨意上那裡去，無論什麼時候或多長時間，不受別人干擾。每天早上，他走三公里路到該拉思可去參與彌撒和恭領聖體；他那種虔誠的態度，使同鄉人就是過了數十年之後，還記得，認爲非常出衆。他爲能延長祈禱的時間，設法在舉行禮儀所定的時間之前抵達聖堂；有時堂門還沒有開，一如差不多半個世紀後，奧靈道·馬基西奧神父所說的，他是該拉思可聖瑪爾定堂的副本堂神父。下午，在一定的時間，雅格重回到鄉鎮裡去拜聖體，或者更多次，從他房間的窗口，遙望遠處的聖堂，進行他拜聖體的敬禮。

假期對他來說，更是象徵性的，而非實在的休息。除了他對田間的工作稍有協助之外，敬主神工、

研讀功課和閱讀許多書刊，足以充實他一天的生活。日後他自己也會說，在假期中，比在學年中，看了更多的書。我們也可以設想，他利用這個時間，尤其是在讀神學的最後幾年裡，準備講道的工作，一如他的許多同學所行的，也如同他自己在創會後最初幾年裡指導自己的修士那樣。

他與自己家人的交往，按照他對衆人所實行的愛德；對母親表示高度的熱情，對長兄們則保持很有限的開朗態度，尤其是對他的父親，由於我們所不知道的原因，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冷漠。可憐的彌格，未老先衰，不能工作，需要醫療，給家庭加上了很重的負擔，而且他因衰弱多病，被迫不能工作，而脾氣稍微暴躁。醫藥對他毫無幫助；他的健康情形每況愈下，終於在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走進了墳墓；同樣的日子，許多年後，雅培理神父也將去世。

父親逝世後，雅培理修士與他家庭的連繫原已不甚密切，此後益形鬆弛。事實也証明這一點：有一年，他回到家裡，發現家中有一個他從未聽說過的表姊。雖然他的家庭距離教區修院祇不過二十來公里，可是他的一個哥哥訂婚和結婚，他都一點也不知道。

尋求「綜合」

關於青年雅培理在讀神學的那幾年裡的內在生活，在他自傳的摘記裡，我們有兩個特別重要的訊息，與他同基愛沙神父的友誼有關。不幸我們沒有雅培理神父書面的文獻，因為他銷毀了所有的文件，

好像他已定有計劃，要把過去的事一概置諸腦後。我們祇憑基愛沙神父所寫的東西；他恰好與雅培理相反，習慣保存一切，甚至於連火車票和公共汽車票也不丟棄。第一個消息，完全屬於學術性的，用以下的文字記錄下來：

「在神學課程中，除了課本之外，研讀聖多瑪斯的神哲學大全，又屢次與基愛沙神父談論這位聖人所完成的偉業，能收集古代的學術，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而把它們綜合起來，最後常作這樣的結論：『讓我們一起祈禱，求天主上智興起一位新阿奎那，使他收集四散的肢體，即各種學術，成爲一個有方法而清楚的新綜合，即使簡短也沒有關係，而形成唯一的個體。』」⁽¹⁴⁾

可以說，這種綜合各種學術的作風，當時在教會神職人員之間相當普遍，至少在阿耳巴的教區修院裡是如此。這是一定的，在基愛沙神父的心靈中，這個思想早從他晉鐸後最初幾年裡已經產生了，後來跟隨著他直到他生命末日，有如一枚牢牢釘著的鐵釘。的確，在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慶祝會上，在教區修院裡所宣讀的一篇演說中他說：「由於大家共有的情感和願望，經過應有的批准」，希望能「給救主基督一份隆重的獻禮」，他先提到了各種學術有如「一群分巢的黃蜂，由一陣烈火所引起的……一天天分散成許多部分」，接著他又說：

「現在你們是否願意知道，在未來這個觀念裡，救世主是誰？不多不少，正是在天主的觀念和以往歷史的觀念裡的那個實體，就是那個恢復秩序、進步的實體。『耶穌基督昔在、今在、祂也永世常在。』世界一定相似祂，因為『一切經由祂而受造』。世界墮落了，而且還因它的原素分崩離析，有跌入更深谷底的危險，祇有一個無限結合的能力，才有救生的可能；這樣的能力，把分離的部分收集而結合，緊密相連，而與那真正合一的根源凝結在一起。

然而，這個統合為一的能力，除非來自救世主，不能來自其他的人。在祂內，人性與天主性結合為一體，含有人和天主、天和地、天主的事物和人的事物。祂本質上是一個個體，要把祂統合的影響，遍及天涯地角：『萬物來自聖言，一切都說明那個一體。』既然祂造了萬物，所以祇有祂能使它們恢復原狀……，祇有祂的上智能充滿人類愚妄的深谷。從祂那裡人類希望獲得知識、真理之光、美德和重生、生命和幸福、安息、和平與復原。」^⑮

一九三二年，基愛沙神父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培育修士的統合觀」^⑯，在第六章第十節裡，他陳述了自己的思想，關於盼望已久的學術「綜合」。那章標題為「萬有的合一」。在那一章裡我們讀到以下的文字：

「宇宙萬物統合為一的綜合原理，由箴言篇裡那句名言表達出來：『上主爲了自己創造了萬物

『(箴十六4)。這個原理可從三方面來加以解釋：

(一) 天主造了兩個世界，有同一個中心：一個自然的，而祂在自然界內是唯一的；一個是超自然的，而祂是三位一體的。

(二) 這兩個世界，由祂的全能、全知和全善所造，在祂四周放射光芒，向各方發展，達到我們無法確定的限度。

(三) 一切的受造物都應該回歸天主；因為祂既是萬物最初的根源，當然也是最後的歸宿：『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最初的和最末的，元始和終末。』(默二二13) 學術和藝術有如牧放的羊群，人是牧者，應該使牠們進入天主的羊棧。

這種回歸根源的行動，所有在天上無靈的受造物，環繞著一個中心旋轉，因而常回到同樣的地點；至於所有在地上的受造物，則都遵行天主的命令，絕不違背：『實行祂的話』；那些有理智的受造物，知道萬物來自天主，今生和永世，偕同它們，藉著它們，並在它們內，光榮祂，如那首簡短的光榮頌，也是教會的聖歌所說的：『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萬世無疆。阿們。』並以他們的行動來協助，務使世界按照天主的理想完美無缺。①⑦

這個統一學術的思想(按照基愛沙神父是在天主內統一，按照雅培理修士則是在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導師基督內統一)，常陪著兩人，終身不離。

基愛沙神父，經過無數的探索和思考，在一九四二—四三年，把他的研究結果，用三十五張大厚紙，繪製了一份草圖，名爲「泛本體綜合圖」，以快速的畫筆作簡要的說明。在第三張草圖裡，從「萬物來自一元而歸於一元」這個原理，概述他所要申論的思想：

「萬物祇有一個起源和一個終結。(一)萬物來自天主。(甲)它們都以聖言的思想爲模範。(乙)它們都由聖父從無中取得。(丙)爲了愛(聖神)。(二)萬物都已命定要回歸天主。」「上主爲了祂自己而創造萬物。一切的本體是爲了終結——爲了最後的終結(梵天用自己的氣創造和毀滅宇宙萬物)。(三)天主好像一個母親，使兒子離開自己，爲能重新擁抱他。或把他送進學校寄宿，爲能重有他時，已經適合於自立生存。」

後來我們再看雅培理神父怎樣從事他所熱衷的「綜合」。

「化一切爲祈禱」

基愛沙神父另一個教訓，對雅培理神父曾有深刻影響的，是關於祈禱的方式，而在雅培理神父自傳的摘記裡這樣記錄著：

「從基愛沙神父那裡，我學會了把一切都化爲在主師跟前默想和祈禱的資料：爲敬拜、感謝、贖罪

基愛沙神父的這個教訓，目的是在於把外在的與內在的兩種生活合而為一，以消除人內任何分裂和散漫，在雅培理神父無數的文書裡，有很多關於這個問題的記載。在他的紙張中，我們找到了四組，每組有兩三張，已經發黃，由一枚已生鏽的小別針釘在一起，各有一個標題：敬拜、感謝、贖罪、求恩。在這些紙張上，記著六十四個理由或意願為敬拜耶穌聖體，七十一個為感謝祂，七十五個為贖罪，一百三十七個為求恩。青年雅培理可能把它們拿在手裡，作為基愛沙神父給他提示的榜樣⁽¹⁹⁾

但是，還有一個更好的文獻，是一束紙，載有各種思想，有如他經常向上主、童貞聖母，或他的保護者聖方濟·沙雷的祈禱。其中可以看出，怎樣一個小小的擔憂、一個對未來的預料、一個願望、一次一個同會神昆的對談、一件逆意的事、一次不諒解或一個沒有完全控制的內在行動，都可能成為與天主或童貞聖母密談的話題。關於這個，我們還要再討論的問題，即使寫得太長，我們仍認為必須引証一個實例，早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六日發生的，使我們也能窺見這位天主忠僕精細的心神。請看他怎樣對童貞聖母說：

「……我希望能被杜林宗座大學法律系錄取，准予我自己在教區修院裡研讀一切必要的科目，獲得博士學位。我申請了，卻得到否定的答覆。現在我的各位長上對我說，這並不表示天主不願意我獲得

這項恩惠，可能是一個考驗，因為我太渴望它，是要使我願望得更美好、更純潔、更正直。在我看來，我確信發生這樣的事，為我是更大的益處，也是為了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目的。我知道，關於這一點，在我內，與好的目的同時也摻有許多虛幻和貪戀的目的。整體來看，我不知道這為我是好是壞，妳卻知道。同時妳也能消除其中的一切危險，把那在我手中可能是一大惡，化為對我是一大善。妳知道一切，妳也能做到一切。現在我跪在妳面前，我最慈祥可親的媽媽，以我心中所有的信任，向妳傾訴和敞開我心：媽媽，如果這對我有益，也是天主的旨意，求妳把它賜給我吧！妳能把它賜給我的！的確，這是妳能做到的。妳並不缺少方法：所有的心都在妳手中，就是連教宗和各位樞機主教的心，妳也能隨意轉變。

然而，如果這不是天主的旨意，因而這為我無益，那麼請妳盡量使我得不到它；不過，在另一方面，求妳千萬不可不給我謙遜和真誠的忍耐和順從天主的旨意。在妳再次幫助我之後，我將更敬愛妳。我是妳的一個很軟弱的孩子：求妳同情、憐憫我，待我像一個弱者。現在求妳從我心中排除對這件事任何過於熱切、焦急、熾烈和不安的渴望，並使我能恢復原有的安定和寧靜、對天主上智的安排，表示不分愛惡的平靜，完全翕合天主的聖意。」⁽²⁰⁾

走向祭台

凡曾認識過求學時代的雅培理，都一致作証他並不是非常聰明或有出衆的記憶力。當時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出乎尋常的成熟。祇有這個優點才可以解釋修生生活中發生在他研讀神學最後幾個月裡的一次特殊事件。由於神學教授雅格·貝諾可蒙席患了重病，阿耳巴教區的主教委託年輕的雅培理代課，直到學年結束。主教的委託受到修士們普遍的贊成，正如若望·莫羅內神父，當時是神學第二年的學生作証說：「雅培理依照聖多瑪斯的原著神學集成……雅培理修士給我們講書，七七那位故世的貝諾可教授講得更清楚，也更深入。」

自從雷主教表示這樣的信任之後，就容易明瞭他對自己的教區懷有多麼美好的希望，學年結束時，即在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准他領受剃髮禮和看門、讀經、驅魔、輔祭等小品。五天後，又准他領受五品；從此這個青年正式承諾，要以神職的身分事奉天主，一生常保持獨身，並盡好念日課經的本分。

第二天，六月三十日，聖保祿紀念日，他接受了「特殊的神光」^②，就是天主託付他創立聖保祿大家庭的「使命」，這個偉大的思想，是他終身所喜愛的。照他在自傳摘記中相當廣泛但不大有次序的解釋，關於「照明和引導知識份子，使他們加深自己的知識，最後找到耶穌基督和天主」；「提升知識份子，由理性至啓示，由人性的知識到天主的知識；尋找知識份子，無論他們是在何處，如同天主聖子降生成人爲能找到世人這些迷途亡羊，把他們帶回到天主聖父那裡。」

爲了實踐這個使命，保祿會士必須：(一)對於人類的自然學術，至少應有充分的研究；(二)把學術都綜合在哲學學術裡；(三)證明哲學爲導向啓示的導師²²。這是一項極廣大的工作，一切尚須實行；因爲「現在還沒有在哲學內綜合，引導知識份子走向神學的大門，並在他們內激起對另一種的願望，即基督的光明；經由它才能抵達天上圓滿的光明」²³。

當然，對那些只是很膚淺認識雅培理神父的人來說，要他們深信這類思想是在他二十二歲的心智中接二連三地出現，是很難的事。一個已有長期教學，或研究，或在知識份子的環境裡進行牧靈工作的人，若有這類思想，就遠更合理。但是邏輯屢次與事實不符。

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學年，對雅培理神父來說，無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他先在教區修院的小堂裡，由雷主教授予執事聖秩；爲此，那年縮短了一個星期的暑假。

那年他在若望·莫理諾蒙席的指導下，必須主修倫理神學。這位教授是教區的副主教，是一個真誠、懇懇和慎重的人，頗受許多司鐸的尊敬；早自一八八二年，他們先後出自他的門下。雅培理修士也用許多時間來研讀禮節和一般的禮儀，一方面加深對不久他就要開始奉獻彌撒的認識，另一方面從這種研讀可以汲取日增的益處，作爲晉鐸前直接的準備。

在他的回憶錄裡所提到的許多有關禮儀的作者，在這一年裡必然經過了他的手。這是一件確實的事，由於他對這方面有高深的知識，同時在一切宗教儀式中表現不尋常的虔誠，使雷主教選派他爲司儀，至於選派的日期我們無法確定。

晉升鐸品

按例學年結束時舉行晉鐸大禮。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雅培理修士與他的十個同學，在主教大堂裡，由雷主教祝聖爲司鐸。如果他的親戚在場觀禮——雖然我們沒有証據，但可藉此假定——最感動而高興的必然是他的母親，因爲她終於看見自己的祈禱獲得了上主垂允。天主真的如同她常求的，已把她的兒子收爲己有。

晉鐸後不多幾個小時，新司鐸就啓程，由於情形非常特殊，而乘坐一輛二輪馬車前往小鹿山故鄉，靜心準備第二天星期日在該拉思可，他的家庭移居的鄉鎮聖瑪爾定堂，奉獻第一台大禮彌撒。雖然那天是主日，許多農民正忙著割麥，如同一句比哀蒙的老俗語所說的，到了聖伯鐸節（六月二十九日），麥子未熟也要收割。但是那天他們也許很樂意停止自己的工作；好能參加光榮新司鐸的慶典，和他的家人一起歡樂。在舉行彌撒的時候，家裡祇留下必要的人，以預備午餐；宗教禮儀後，親友們重新團聚，共進午膳。

年輕的司鐸和修士、雅培理神父的朋友，與當地的歌手，臨時組成一個歌詠團，人數雖不多，卻很協調而有力，正如鄉間的居民所喜歡的，由風琴伴奏。對雅培理神父的求學生活，曾有過重大協助的聖瑪爾定堂的孟德西諾本堂神父講了一篇合時的道理，開始時引用福音裡的一句話：「你認爲這個孩子將

成爲一個怎樣的人？」這樣的開場白恰好適合雅培理神父的處境；我們都知道他所經歷的困難和危機；可是，用這句話來開始初獻聖祭的道理，似乎是阿耳巴教區裡很流行的習俗或慣例，因爲這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如果其他堂區的教友中有人首次登上祭台，他們的本堂神父也會照例引用這樣的話²⁴。

雅培理神父在他初獻聖祭時，按例給朋友和同鄉們分發紀念小聖像，上面有一句拉丁話，稍顯得不尋常；這也是因爲沒有完全依照聖經原文（詠二六10），而作了相當大的修改，以適合當前的環境；因爲我的父親離棄了我，上主卻收留了我。」²⁵

雅培理神父引用這樣的話，是否祇想重新肯定完全獻身，爲主服務，走上他所選定的道路？或者引用聖經時，沒有提到母親，祇是對參加他的慶典的母親表示孝敬，好像出自對她深切的愛而有所顧慮？或者這位新司鐸想在得自母親和父親兩方面的恩惠之間，定出一明確的區別？或者暗示這位新司鐸與他去世已有三年的父親之間有些宿怨？我們無法知道。不過，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雅培理家族各份子之間彼此的感情錯綜複雜，善良的德蘭常保持最明朗的態度，以化解任何不利的解釋；因爲她是一個有信德的婦女，心地溫良，同時也通情達理；她有一個兒子升了神父，相見的機會這樣少，固然覺得難過，可是，當這個兒子回到家裡時，她對他說：「每次你回來，我很想留你同我在一起兩個月；可是，如果你做神父的本分祇讓你停留一刻鐘，我就也願意你祇停留一刻鐘，不要更多。」

附註：① 參閱AD, n. 175。

- ② 同上。
- ③ AD, n. 一七五。
- ④ 在比哀蒙主教團開會時，受到大家更尊重的，常是雷主教的說話，尤其是關於道理的問題。
- ⑤ 雅格·雅培理著「Homo Multis Repletur Miseris」，n. 一三一。
- ⑥ 參閱AD, n. 一七一。「禮儀雜誌」創刊於一九一四年，係由Praglia及Finalpia二地的本篤會士的合作，以及Emanuele Caroniti特別的努力工作而產生的。
- ⑦ 參閱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教宗手令「Tra Le Sollecitudini」。
- ⑧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⑨ 參閱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五日頒佈的「Acerbo Nimis」通諭。
- ⑩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公佈的法令。
- ⑪ 參閱AD, n. 七三。
- ⑫ 雅格·雅培理著「手抄本」，保存在總院的檔卷室。
- ⑬ 參閱AD, n. 一四五。
- ⑭ AD, n. 一九一。
- ⑮ 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教區修院「慶祝會講辭」（阿耳巴聖保祿會檔卷室）。
- ⑯ 方濟·基愛沙神父著：「Per l'Unita' Della Formazione Del Clero」，聖保祿會，阿耳巴—羅馬，一九三二，二二二頁。
- ⑰ 同前書，第六章，第十節，一七二—一七三頁。

- ⑱ AD, n. 六八。
- ⑲ 阿耳巴聖保祿會檔卷室。
- ⑳ 關於祈禱的目的——法學博士學位，如同本書所引述的，基愛沙神父曾預備了民法和教會法兩種法律圖表，真是一項傑作，證明他有卓越的恆心和謹嚴的方法。全書約共五百張練習簿，所有的圖表都有標題和小標題，用草楷、正楷、大寫、小寫等字體寫成，分門別類，字體工整絕無絲毫塗改之處。各部分的標題都繪有全頁圖案，顯有精美的藝術感。但這令人最稱奇的精細可愛的作品，是它完美的印刷佈置。誰若願意把它刊印出版的話，必須完全依照原本，連一條線也不得移動分毫。
- ㉑ 阿耳巴聖保祿會檔卷室。
- ㉒ AD, n. 1100。
- ㉓ AD, n. 1881-189。
- ㉔ 例如費可隆可蒙席經常這樣講的；他曾多年擔任阿耳巴、委渣的本堂神父；在他堂區的教友之中，出過許多位新司鐸。
- ㉕ 聖詠第二十六篇第十節原文作：「我的父母雖捨棄了我，然而上主卻收留了我。」

第六章 為教區服務

如果一個神父，晉鐸之後，就回到自己家裡，決定留在那裡三四個月，以雅培理神父正處在心智能力最旺盛的時期，會覺得自己負有罪責。然而，他正這樣做了決定，就在六月二十九日領受鐸品聖秩那天，從阿耳巴動身回家，到十月底才回教區修院，開始研讀第二年的倫理神學。

可幸的是他不會大擺筵席，歡笑暢飲，以慶祝晉鐸盛典，或往各地旅遊，或空閒無所事事。他必須勤學以考取神學博士學位。無疑的，他一定利用那幾個月，作長足邁進的準備，好能日後在學年中更自由地學習各種科目。此外，他一定不會缺少其他善用時間的方法。他的本堂神父若翰·孟德西諾，經常很愛護關心他，一定要他參加所有的禮儀，並在一切可能的事上請他代勞；而且在神父寓所裡，還有那位比他年齡稍長的奧靈道·馬基西奧神父，可以依照他的興趣彼此談話。

再者，在夏天幾個月裡，所有的本堂區和小堂口慶祝主保節日，對本堂神父和小堂主任來說，手頭有一位新升的且享有盛名的講道司鐸。如果他們邀請他的話，他一定不會推辭。而且他自己似乎也在設法尋找講道理的機會。在他的回憶錄裡，他說：「一九〇七年八月中，三個主日上，講了聖經，以講解

要理的方式，應用在實際的生活上」①。那些一定是他自己推動的，在他與本堂神父或附近各堂區的神父談話時，進行謹慎而適度的遊說，而舉行的「講道日」。

假期中，他知道了教宗碧岳十世很嚴厲地宣判現代主義而頒佈的「牧放主的羊群」通諭②。看了教宗的文告，他更尊敬雷主教；因為雷主教最先提出這個危機；於是他堅定自己的主意，要效法這位主教熱愛信仰的純潔。

「神學士」的名稱

按照阿耳巴教區修院習用的課程，晉鐸後第一年應讀倫理神學，尤其是討論那些處理最困難問題的部分，以應付牧靈工作方面的需要。但是，這些課程規範何時受人尊重過呢？堂區裡真實的或假設的需要，那些晉鐸者很少喜愛長期依法讀書，他們沒有耐心，滿懷青年熱情，因而往往夢想一旦從事某種神職工作，就很容易成功，以致更早派遣新司鐸去做使徒工作，甚至提早很多時間。這樣的事以前經常發生，同樣也在雅格·雅培理身上發生。

他依規開始了學年，同時準備考取神學博士學位；這是他受了基愛沙神父的指導和吩咐。他對雅培理說：「博士學位本身並不是一件大事，可是，事實上，它可能給你打開許多門路；沒有了它，這些門路就都對你關閉了。如所周知，有博士學位者像那酒瓶上貼有一張名牌的招貼，可能本身沒有什麼價

值，卻容易銷售。」

雅培理聽從了基愛沙神父的指導，已於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在熱那亞聖多瑪斯神學院經過一次口試，取得了學士的證書。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再到上述那所學院參加了一次考試，考取了神學碩士學位。其後他更努力準備最後一次考試，而於一九〇八年四月九日，又在同樣的學院裡通過考試，順利取得了博士學位。自從知道了他這次考試的結果之後，在他爲人所熟識的地方，都開始稱他爲「神學士」。

不過，他去參加最後一次考試時，不是直接從教區修院啓程，而是從那爾作肋。這是一個位在達那羅河右岸，約有二千五百居民的市鎮，在比哀蒙很有名，不是由於它有美麗的自然景色，或著名的歷史古蹟，而是由於當地居民的特色。他們大多數是精明的小商人，周遊該地區所有的街道，滿載著酒和頗受人重視的乾草；因爲他們在割草的時期，特別留神處理，爲他人所不能及。由於那爾作肋居民很少種葡萄樹，卻出售很多酒，所以大家說他們在酒裡摻了達那羅或其他流經他們村中的河水。那些惡意批評的人，甚至還說他們的主保聖納德也染上了當地的惡習。他們說這樣的話，是根據這樣的事：在慶祝主保聖人舉行遊行時，聖人的像被抬過葡萄棚，出棚時在舉起作祝福狀的手上，掛著一大串葡萄。

在那爾作肋

有些故事，是因各市鎮間互相競爭而產生；這種情形，以前比現在更為盛行。雅培理神父不理這些荒謬的故事，知道在那爾作肋有很好的居民；至於神職人員的情形卻不大理想。本堂神父磊思·賈勞束年老，不能再做許多工作，而由兩位副本堂，即若望·瓦卡內奧神父和喬岡道·阿蒙道神父協助。聖邦查理奧是屬於那爾作肋的分區，那裡的本堂神父去世了，而由瓦卡內奧神父按照當時的法律以精神的財務長身分，遞補遺缺。

主教的意思是要雅培理神父取代這位司鐸的副本堂職務，以協助喬岡道·阿蒙道神父；可是，這位本堂神父，過了差不多兩個月之後，辭去本堂職責，把管理堂區的全部重擔推在體弱的雅培理神父肩上；此外病重的本堂神父必然也給他不少擔憂。

雅培理神父前往那爾作肋時，抱著一番大志，想做許多義行善舉；但他體質素弱，自然受到限制。第一次看見他的居民，都對他瘦弱的身體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使人想起古經上約伯的話：「我皮包骨。」（十九20）他到了那裡，發起一件不尋常的創舉，使大家都樂意接受他。他在聖堂裡放了一個小木箱，貼著一張紙，上面寫著：「聖安道的麵包。」教友聽了他的說明，把捐獻的錢投進那個小木箱裡；副本堂神父每個星期把錢取出，用來買麵包，分給堂區裡最貧困的人③。

然而，比這創舉更能使那爾作肋的居民對他表示好感的，是他獻祭和講道的方式，就是在聖堂外他也常保持端莊感人的態度，並且對那些年齡幼小的孩子表現很大的愛心。他在那裡從事神職工作不到七

個月，已爲三十三個嬰兒付了聖洗；由此可推想而知他的聖德不凡了。

在這些小孩當中，有兩個與他特別結下了一生密切的連繫。第一個是若瑟·賈卡鐸（Giuseppe Giaccardo），十二歲，大概是在一九〇八年聖母月結束時見面的，他的聰明和虔誠給雅培理神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家境很窮，父親是個忠厚老實的人，不善於經營小生意，只能勉強維持一家的生計。雅培理神父看見那個天賦優異的孩子很可以晉升鐸品，也知道這是孩子最大的願望，便負責使教區修院在那年的秋天收容他，並親自繳付一切必要的費用。那個孩子決意努力勤學，以各科最好的分數，來感謝天主和自己的恩人。爲了達到這個目的，除了用功讀書，他還不斷舉行九日或三日敬禮，祈求聖母、他的主保聖若瑟以及天上諸聖。教區修院裡，有個小他四歲的同學，還記得第一次聽到院長神父宣讀修生的分數時，唸到賈卡鐸的名字，說：「若瑟·賈卡鐸……全都是滿分。」當時他對若瑟·賈卡鐸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個孩子方濟·葛樂肅的家庭也是在同樣經濟困難的情形下，也希望做神父，但他還太小，不能立刻進教區修院。這位新副本堂神父觀察他，也聽了他講的話，認爲自己也必須爲他繳付學雜等費；不過要從下一年起。到了那個時候，他果然付諸實行。在方濟·葛樂肅穿道袍的那天，也許因沒錢做新衣，這位新副本堂神父便把自己的一件送給他；那件道袍正好適用，因爲葛樂肅也像雅培理那樣身材瘦小。方濟·葛樂肅升了神父之後，先在教區裡做了幾年堂區工作，後來進了憂苦之慰聖母會，前往遠方傳教。

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磊思·賈羅束神父去世；過了幾天，若望·貝古以神父被任命為那爾作肋的精神財務長，後來成為羅迪的本堂神父，直到去世。他對於在那爾作肋同雅培理神父一起過的短短幾個月，留下美好的回憶。無疑的，他是鄉鎮裡唯一一位使人喜歡聽他輕鬆而引人歡談的年輕神父。在講道台上，貝古以神父真是個能言善道的奇人，他能吸引聽眾的注意力。使他們感動而深信無疑；當他同自己的朋友一起時，他那不同常人的活力能用理論、名句、生動的比喻表現出來，令人好像在看放煙火，美不勝收。雅培理神父一定也不會不參加那樣的談話；這段最初所經歷緊張的牧靈工作時期，對他來說，倒是一大助益。

八月二十日，正是那爾作肋的主保節日，若望·瓦卡內奧回到那裡任本堂神父。九月十二日，雷主教前來進行牧靈視察，給不少青少年付堅振，其中也有若瑟·賈卡鐸。這是雷主教首次接近雅培理神父，及聽到許多讚美雅培理的話④。主教一回到寓所，便根據他所見所聞，解除了雅培理神父管理堂區的職務，託他負起教區修院內修士和青年神師這項困難的要職。

神修導師

那次任命使大家都覺得驚奇，首先是雅培理神父本人，他去進見主教，以確定是否弄錯了對象；他也去向基愛沙神父和自己的老本堂若翰·孟德西諾神父請教。這兩位指導司鐸，雖然所說的話和理論不

同，卻都告訴他主教的話就是天主的旨意，凡順從的才是智者。

這項任命的消息，在阿耳巴的神職人員之間，引起了某種程度的騷動和不少疑慮怎麼可以任命那個年僅二十四歲，缺乏經驗，祇有幾根鬍鬚，聲音像個小女生，身體又那樣瘦弱的人為神修導師？而且不僅管教區修院的青少年，甚至也要管那些年齡比他大，相貌有如他叔父的修士？算了吧！這不是認真做事，世界真是反啦！

雷主教從未胡亂做事，也決不輕易收回成命。他自有充足的理由，把教區修院的神修指導託給那個年輕的司鐸，安心負起這項決定的一切責任。那些反對的意見並沒有使他不滿，卻也不能說服他。事實很快就證明他做得對。無論是青少年，或是修士，從學年開始時，就已經發現那個年輕的司鐸，並非不學無術，他將一切責任盡得完善無缺，說話清晰，具有使人深信的力量；誰來向他請教，他總是耐心靜聽，一般而論，他的答覆言簡意賅，觸及問題的核心；他指導每一個人適當的讀物，不僅以言語，更以實際行動，令人信服。沒過多久，差不多人人都自願選他為聽告司鐸，以致那些平日的聽告司鐸都不必依時來聽告解了。

對於那項任命，教區修院裡那些曾悲觀、疑懼會發生不幸的年長修士比那些青少年更高興。雅培理神父對他們更敞開胸懷，與他們分享他常思索的教會內許多重大問題，關於這些問題他覺得必須做「一些事」。在指導這些修士時，他不敢過於信任自己少許的經驗，常請教一些偉大人物，如：真福盧華神父（繼慈幼會會祖聖鮑思高之後，而為慈幼會總會長）、雷福神父（最先為聖雷奧納道·莫理雅道寫傳

者）、阿拉瑪諾神父（憂苦之慰聖母傳教會創會人）以及博學熱心的杜林總主教李該勉樞機等。得到了他們的指示和意見之後，才用機會，向這些修士說明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所得到的答覆。

經過這麼多年後，我們無法知道有關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司鐸與上述那些富有經驗者之間的談話細節；這也因為雅培理神父中年以後，從未明確地講過這方面的事。不過真福盧華神父似乎曾這樣指示過他，不要注意人數，而要注意他所錄取的或收留在教區修院裡那些青年的資質；阿拉瑪諾神父似乎也說過類似的意見，提示他說，教區修院的門，對那些要進來的人，應該很狹窄；對那些要出去的人，則應很寬大。

從一九〇八年以後，雷主教也託雅培理神父在教區修院裡教世界史和教會史。修士們不久就發現這位年輕的教授，雖然討論以往的事蹟，同時也顧到當前的情形，使歷史真正成爲人生的導師。我們可以從他對那些「主徒修女會」所講的情節推想而知：

「那年（一九〇八年）的某一天，我在給修士們講教會史的時候，我已考查了今日世界的宗教情形。救主耶穌爲我們帶來了聖寵和救恩；沒有聖寵就不能升天堂。可是，自從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九百年，現在的世界是怎樣的情形？現大約有二十億人；其中十億兩千萬人還不認識耶穌基督。四萬萬人是異教徒或新教徒；也就是說，都在天主教會以外，亦即都在耶穌基督所建立的救靈機構之外，或者因爲他們否認信德的真理，或者因爲他們不承認教宗的權力，因而缺乏信德，或不肯服從。」

其餘的幾千萬人都是天主教徒；可是，所有那些自名為天主教徒的人，真是天主教徒嗎？義大利是一個信天主教的國家，但在最後一次政府進行的選舉中，獲得勝利的卻是教會的敵人。

於是那些修士大感驚奇，站起來問我：『為教這許多靈魂，我們應該做什麼呢？』⑤

他擔任神修導師這項職務直到一九二〇年；這項職務也包括每天應給修生和修士講默想道理，差不多常把他們分為兩班來講。此外，雅培理神父還有其他的工作，有的是定時的，有的卻不定時，因而累積成一驚人的數字，尤其是對他時常多病而情形並不好轉的體質來說，更是沉重不堪的負擔。由於實在無法把他自傳裡的摘記稍加整理，依序編次，我們祇能略述一下他偶而提及的那些固定職務；無疑的，這都是主教託給他的。他是教區修院的圖書館長，也是禮儀的教師；這兩項職務，可能是他晉鐸前已經負責的，晉鐸後依然繼續擔任。他既是圖書館長，當他向長上提議購置現代出版的新書時，就盡量請示基愛沙神父；因為他在這方面是專家；而且那些重要的出版社，也屢次向他請教和法文、德文各種譯本。他也是教禮儀和藝術的教師，教區要理講解委員會的委員，市內男生活動中心的教理講師，教區道明第三會會員指導神師；此外，他也是善書出版會的會員，善書出版會是由那些最有影響力的司鐸和本堂神父組成的。

美夢和計畫

無論他的任務是如何衆多，無論他善盡這些任務，是多麼值得令人讚美，然而雅培理神父的思想遠遠超越修院和教區的範圍。他固然喜歡神修導師的職務，並深深感覺這是他全部的責任，但在同時，他卻覺得身負這項職責，好像穿著太緊的衣服，妨礙他的行動。他曾經表明過自己喜愛牧靈工作，也認為自己能把這工作做得很好，但他始終未能深信，這是天主給他指定的道路。他曾把這事向一個朋友，當時還是修士，就是日後的若望·賈祿蒙席傾訴；這位蒙席給我們傳遞了兩人之間簡短的談話，大概是在一九〇八年的三月至十月中發生的，當時雅培理神父在那爾作助當副本堂。

雅培理神父說：「副本堂神父的職務不能使我滿足。」

「那麼你喜歡當本堂神父啦？」

「我更不喜歡。」

「你究竟想做什麼？」

「不知道。我想有許多青年在我四周，有些像鮑思高神父那樣，準備去做使徒工作。」⑥

所以，他夢想著能像鮑思高神父那樣有成群的青年，但不是為培植和教育他們，準備他們每人走上自己已經選定的或要選定的道路，而是使他們與他保持連繫，彼此團結，完成一項偉大的事業，而以編

寫和傳佈書籍報刊爲核心，使社會在各方面都能基督教化，以此爲宗旨；特別是在學校方面，因爲學校是敵人所使用的主要武器，使民衆非基督教化。

他的計劃最初雛型是「一個由作家、技師、書商、販賣者組合的天主教組織」，就在組織自己的範圍內，他們一定可以找到「方針、工作和使徒工作的精神」⑦。

不過，當他想把這些計劃付諸實行時，常記得他的神修導師所提供的忠告：「在實行某些事業之前，先要有個人數相稱的祈禱者，必要時，爲事業而自我奉獻；你若願意的話，這些人應該是基本的。」⑧所以他看見在他所夢想的那個組織的中心，有一個修會過著隱退的生活，雖然不是嚴格的隱修院生活，但要獻身於祈禱，並以非常特殊的方式朝拜至聖聖體。使徒工作的全部效能，無論是採用什麼方式進行，應以聖體爲其無可取代的根源；這個思想也許是在發展雅培理的各種計劃中一個最常有的因素。

他寫道，就在一九〇八年，也許當他是在那爾作助做副本堂神父的時候，開始爲善牧會的修女們祈禱。⑨不過，我們應該假定，關於這個修會，他祇有一個很空泛的意念，也許是由於他在教區的各本堂區裡；直到那時，他所看見的那些修女，並不是常有他認爲最適宜的那些稟賦。誰若不拘限創新的渴望，那麼從發現某些缺點，直到切願做一些新穎而沒有缺點的事，其間的距離很短。

這是很自然的事，他心中既有這些計劃，便尋求光明、建議和支持，好能及早把它們化爲實在的事業，因而屢次與他每日相見的基愛沙神父討論這些問題，而且也與其他無論少壯或老邁的司鐸提及，這

些司鐸或是他的神修導師，或是他的知己好友。我們知道，正是根據這些新的光明，聽到各種不同的建議，他的計劃才得以很快地修正。

他自己說，大約是在一九一〇年，放棄了本世紀初那個夜裡想成立俗人組織的思想。他明白為達成他所預定的目標，那些組織起來的人應該是「會士和修女」等「獻身事主」的人靈，在祂面前承諾要努力達到基督最崇高的全德，這樣才能確保他的事業統一、持續，尤其是使徒工作的效能穩固。所以，這是一個「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天主的人靈團體，獻身於教會工作，以天主的報酬為己足」^⑩。

在等待由計劃轉為實行的時刻來到期間，雅培理神父在書籍裡留神查考修會神修的各種形式或學派，但他主要是研究他們的實際生活，接近那些古老的和新興的修會會士，好更明瞭實情，或者要求在他們的會院裡進行退省神工，以便就近觀察他們，也更有機會詢問他們。根據所得的結果，我們應該假定，他覺得自己格外受到耶穌會士神修的吸引；他尤其欽佩他們的紀律、團結、合一和默想。至少直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聖依納爵的神操是首要的依據，無論是為自己默想，或是為給青年訓話。

他也不放棄所有的機會；如果遇見一些青少年，顯有某些才賦，可能有一天成為與他合作的助手，就用一些方法保持彼此之間的連繫。除了為若瑟·賈卡鐸負責繳付教區修院裡的學雜費用，又以神修導師和聽告司鐸的身分，特別照顧他，此外他似乎也在貝內委祿那個小鄉鎮裡找到了一個名叫陶括道·阿曼宜的孩子。雅培理神父當他還是讀神學的修士時，曾為了養病多次到那裡去，住在一位老本堂神父那裡。他第一次看見那個孩子，是在一個很有趣的情形之下。一天下午，天快要黑的時候，那個孩子顯得

侷促不安，一直在本堂神父身旁打轉，不敢走近，正因為本堂神父在與雅培理神父談話。

本堂神父猜想孩子有事要告訴他，便問道：「陶括道，你要什麼？」

孩子來到本堂神父身邊，把幾個洋莓交給他說，是他放學後在本堂神父的菜園裡偷摘的，可是後來不敢吃，怕犯罪。

雅培理神父看見了這段小插曲，想更清楚認識他，以探悉他的實況，並獲得他父母的同意，先送他到勃辣的教區修院裡，後來領他進杜林的慈幼會學校，使他學得慈幼會的會祖聖若望·鮑思高教育青年的方法^⑪，以便將來建立自己事業的基礎時，叫他回來同自己一起工作。

還有一個孩子，名叫德西德理奧·郭思達，是在卡思德利那道遇見他的；雅培理神父接受了當地本堂神父磊思·薛波那的邀請，到那裡去給一些小姐們講退省道理。雅培理神父把郭思達送往教區修院，由於很容易與他相見，就協助他克服一個幾乎被院方淘汰的嚴重困難；修院的神長們因見他有說話方面的缺點，怕他不能矯正，因而不能獲准晉升鐸品。但是，經過一段時期，那個缺點竟然完全消失了。

社會活動

雅培理神父是個生來好動的人，決不可能置身於社會活動之外，當他出來面對人生時，很能激發大部分的神職人員。他的回憶錄裡，有關當時的社會問題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例如他一再提及研讀護教

學，足以證明他多麼熱烈地致力於這項活動；另一方面，他心中正在蘊釀的那些計劃，也促使他從事這項活動。

在本世紀初，共濟會方面反對神職人員和宗教信仰的行動，一般而論，不再採取那些粗俗和狂妄的方式，如同義大利統一後最初的十年那樣。那種急進可笑的反神職主義，曾在羅馬興建了猶大教會堂，並在強尼可陸上豎起了喬達諾·勃魯諾和加里波的銅像，向教會和梵蒂岡挑戰，並在一九〇三年也曾有過一次，在維多利亞·厄瑪奴埃拉大道上豎立尼閣拉·施貝達烈里小型銅像；但，這只是表示時代已經改變，祇能貽笑整個歐洲。

克利斯比本人，曾經禁止沙窩亞的克勞迪而德公主在教宗良十三世晉鐸金慶節日上，贈送他一份禮物，並迫使陶爾勞尼丘王子辭去羅馬市長的職位，因為他曾給教宗呈上全市祝賀之意。但在上一個世紀末，克利斯比重獲政權之後，改變了對教宗和天主教徒的作風，因為他怕那無政府主義正以匕首和炸藥威脅恐嚇的手段向前逼近。在那波里，他提到了翁培篤國王在霍亂肆虐時曾與聖斐理切總主教晤面時說過：「現在人類社會正經歷痛苦的時刻。今天我們覺得比以前任何一個時期更需要政府和教會攜手合作，並肩前進，使誤入歧途的平民重歸正義和仁愛的正途。」

共濟會因見這樣的作風；試圖與天主教徒言和合作，甚至翁培篤國王也以身作則，立下榜樣，由於深感不滿，便遺棄了克利斯比，設法適應實際的情勢，大幅減少邪惡的刊物，而以非基督化的工作，把學校作為其首要攻擊對象。所以，他們竭力設法把所有的學校全部收為國有，並禁止——至少部分地區禁

止了——給學生講解教理，取消私立學校，優待公立學校的學生，甚至於可以升級，不必經過考試。然而，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他們悉力以赴的，就是企圖獲得教學的專利，排斥那些過於明顯地表示天主教信仰的教師，

職是之故，無神主義往往被視作知識份子的制服，就連那些毫無知識的愚民，也樂於偽裝成知識份子，祇因為他們很願意擺出屬於上層社會人士和自由思想份子的架勢。

與共濟會沆瀣一氣的，還有社會主義，已經走向社會鬥爭的那些方法，久而久之，行將給法西斯主義鋪路。在像阿耳巴那樣小小的地方，最常見的反神職界代表人物便是社會主義者，他們驕矜自大，而好攻擊，但他們並不是時常成功。甚至於在農村中心裡，社會主義者往往也有他們常駐者的或偶而經過的代表，以反對宗教的言行，給那些善良純樸的農民立下很壞的榜樣，得到了同情憐憫，他們卻以為受到民衆的愛戴，並引以為傲，而感到安慰^⑫。

至於神職人員方面，既然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和工作，自然容易採取爭辯的語氣，無論是在寫作時，或是在講道時；這種態度早在他們求學時代就已經養成了。許多司鐸顯出那種難以言喻的好戰氣概；誰若知道必須自衛，並毫不畏懼地實行，難免會有這種態度。那些最活躍的天主教徒屢次仿效神職人員，尤其是神職人員十分受他們尊重，在鄉村裡經常有這樣的情形。

這種或多或少激烈的戰爭狀態有個良好的效果，就是團結一致，大家都努力以事實攻破反神職的刊物和酒吧以及誣告神職人員所散佈的謠言。當時的報刊還分得清那些是英雄人物，那些是愚妄和精神反

常的莽夫。

關於雅培理神父的社會活動，我們所知甚少，大部分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間，他前往許多堂區作專題演講，在義大利天主教徒中，招募願意參加「人民聯盟」的會員。教宗碧岳十世曾於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一日，頒佈「堅定主意」通諭，推介這個「聯盟」；教宗在通諭中，除了其他訓辭，也說了以下這段說：

「爲能確實獲得天主教徒之間同心合一的目標，在各種不同而同樣值得稱述的工作之中，曾經證明特別有效的是一個屬於一般性的組織，名爲『人民聯盟』，爲集合社會各階層的天主教徒，尤其是平民大眾，以同一個道理和組織爲中心。的確，由於它幾乎適應每個國家，而每個國家也都同樣感到需要，而且因爲它出自事物本質的簡單結構，到處都可以產生，所以不能說它只屬於某個國家，或不屬於另個國家，而在所有國家裡都有同樣的需要，也都發生同樣的危險。它的大衆化，很容易爲人喜愛而接受，並不干擾，也不妨礙任何其他團體，反而能使所有的組織更有力量而緊密團結；因爲團體與個人關係密切而鼓勵個人參加個別的機構，藉以得到從事實際工作的訓練，並團結所有的人心，使他們都有熱忱的感受和意願。」

爲了遵行教宗的這些指示，雷主教曾委任了方濟·基愛沙神父和雅培理神學士，尤其是對整個教區的農民，作專題演講。他們在實行這項任務時，十分努力，值得大家稱讚，也獲得很好的成果，從以下這件事就可推想而知：在一九一一年的教區會議中，他們報告有二千四百零六人參加，分在教區九十九

個堂區中的九十一個堂區裡。一個小小的堂區獲得了許多獎狀，也受到了教宗特別的嘉許；因為在那個堂區裡，每一個家庭至少有一人參加這個「聯盟」。

上述的演講照例是在主日下午舉行，按照基愛沙神父在一九〇九年所寫的而刊印，並參考了一九一二年重印「向農民講解人民聯盟」小冊子。根據基愛沙神父日記簿上所記載的，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兩位負責演講者經常依照「人民聯盟」是反抗社會主義一種必要工具的概念。保衛宗教信仰、大眾利益和經濟秩序，這一切都是遵照教宗的旨意，人人都可以參加。它的重要性從其他國家，如法、德、比利時和奧地利所獲得的優良成效即足以證明。這些演講幾乎全由基愛沙神父以靈活敏銳的筆調寫成，登載於阿身巴教區週刊上。

雅培理神父則親自或請人向教區修院的修士作專題演講，上歷史課時，常提及社會新聞並加以評論；他在教區裡組織社會日，以自己的名義，或代表教區的神職人員，參加地區性和全國性會議，並常鼓勵研究護教學；這都證明他在社會方面所作的努力。

宣講聖道

他最初祇在教區修院講道，不久就推廣到市內各堂區和一些婦女團體；之後更遠的堂區也請他去講道；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各堂區的人都認識他。按照當時的習慣，他事先已經準備相當多的福音道理，

讚揚聖人，以及其他應時的道理，因此他能接受來自各方面的邀請，即使他祇有很少的時間來準備。每篇道理都用很清楚整潔的字體繕寫，極少塗改之處。每段之初都用大號數目字依次標明，以便查閱。

每篇道理之後，依照所需，留有一頁或半頁空白，每次使用後，附記宣講時地，以及當時情形和所得的效果。例如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所講的那篇道理後，記載了以下的細節：

聽衆 祇有修士 祇有青年

日期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同上

氣候 惡劣 惡劣

準備 尋常 尋常

講法 雜亂 含糊

時長 二十三分 十四分

效果 相當留神靜聽 同上。

他認為這樣的附記很重要；如有一篇道理曾多次使用，所留空白不敷應用時，便在簿子裡另加一頁白紙，以免闕漏附記。在這件事上，雅培理神父也是基愛沙神父的好門徒；基愛沙神父這樣謹小慎微，連他所假想的缺點，例如：「準備不夠充分；沒有祈禱」等也都記了下來。

附註：① AD, n. 136。

- ② 判決現代主義的那封「牧放主的羊群」通諭，頒佈於一九〇七年九月七日。
- ③ 雅格·雅培理著「Prediche Alle Pastorelle」卷一，三六頁。
- ④ 我們曾不祇一次聽說，雅培理神父當他短期在那爾作肋從事牧靈神職時，顯過奇蹟。特別是他治愈過一位婦女，後來還活了多年，結婚生育，過著幸福的生活。這幾乎是無稽之談；由於當地居民對這位年輕的副本堂神父實在欽佩，因而幻想誇大毫無根據的事。若望·瓦卡內奧本堂神父，與雅培理差不多同年，從未提到當時在他的堂區裡會發生了奇蹟。
- ⑤ 雅格·雅培理著：「Ipsum Audite」，卷二，二八一—二九頁。
- ⑥ 若望·賈祿修士晉鐸後，被派往阿耳巴的聖女維多利亞堂區當副本堂神父，其時雅培理神父正在開創他的事業，賈祿神父便把自己所得的神職酬資二百里拉，以友誼和贊助的名義，寄給了他。
- ⑦ 參閱AD, n. 一三三。
- ⑧ 雅格·雅培理著：「Ipsum Audite」卷二，十五頁。
- ⑨ 參閱AD, n. 四六。
- ⑩ 參閱AD, n. 一四。
- ⑪ 參閱AD, n. 一〇五。
- ⑫ 雅培理神父還是學生的時候，在屬於藍該的小鎮裡，一名「自由思想者」所遭遇的小小不幸事故，一時傳聞各地。他竟想侵犯當地居民的宗教信仰，並不知道那座聖堂的副本堂神父是怎樣的一個人。耶穌聖體節那天恭迎聖體；當遊行隊伍快到市中心的時候，那個狂徒站在路中央，兩腿八字分開，斜戴著草帽，若無其事地抬頭望天。輔祭的小修士拿著苦像，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快到那個狂徒面前時，

突然他高聲喝道：「不得經過這裡！」教友自然都停步，回顧副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原是個好人，卻遠不及約伯那樣忍耐，大家都已經預料到將會發生什麼事。只見他走在恭捧著聖體的本堂神父前，抬頭一望，知道前面出了事，立刻作了決定，從左右兩行遊行隊伍中間，快步穿出，走到那個狂徒面前，用力推他一把，頓時狂徒跌倒在路旁，幾乎動彈不得。於是他鎮定而鄭重地命令那個拿著苦像的小修士繼續前進。當時站在窗口，目睹其景的憲兵隊長，暗中向那個行動果決的副本堂神父表示贊成之意。



梅而格修女(協助雅培理神父
創立聖祿孝女會者)

第七章 一粒芥菜子

關於參與社會和政治各種不同主張的問題，使阿耳巴教區的神職形成「保守派」和「急進派」兩種不同的派系。「急進派」的人數雖然少，卻更有野心，因而也更活躍而急躁不安。這種分裂也影響到負責阿耳巴教區週刊的那些高級職員。這份週刊，由樂倫·彭比遼主教創立於一八八二年，具有堂區通訊的性質，登載許多地方消息，和許多爲人所知或不知的人名以及不少祝賀、哀悼的文字。這份週刊也因此廣受許多人的喜愛和支持。

那些「急進派」人士想要改變它的作風，由於沒有成功，便另創一份週刊，取名「新阿耳巴」，但維持困難，不久即告停刊。

一九一三年「阿耳巴週刊」的主編是雅敬·施卡倫該神父，來自杜林總主教區，而爲樹林聖母小聖殿（屬於阿耳巴的委渣）的主任司鐸。他天資聰明，文筆生動，對於政治很有興趣，甚至於也做了那些遠比他狡猾者的跑腿侍役①。他屬於急進派，不過受到「善書出版會」的管制，在經濟方面也聽其指使，因此他不能太隨便表明自己或朋友的觀念。

是故出版社的大部分會員對他不再滿意，決意改聘別人取代他。出版社的社長卡斯德利南道的本堂神父磊思·薛波那認為最好託雅培理神父擔任週刊的主編；因為他已是出版社的社員，雖然他比現任的主編年輕得多，但他卻很活躍，也很有影響力；於是，磊思·薛波那神父遂與他商量，獲得了他的同意，便立即進見雷主教，也很容易取得主教的贊成。

主教明知雅培理神父已有太多工作，不應該再加重他的負擔，一定不會主動把這項任務託給雅培理神父負責。就主教立場來說，雅培理神父首要的任務是教區修院的神修導師，不可能迫使他把這項任務放在次要地位，而要他主編週刊。但是，主編一事向主教提出時，似乎已經成了定案，他該怎麼辦？不贊成因而造成誤會嗎？不！這不是主教例行的作風，破壞別人已經決定的事②。

有了主教堅強有力的支持，於是薛波那神父就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日，寫了一封信給雅培理神父，向他報告善書出版社正式的提議。第二天收到了他一封準時而明確的答覆：

「可敬的善書出版社社長磊思，薛波那總司鐸：

善書出版社取得主教大人同意，委任末鐸為阿耳巴週刊主編之職，並由貴鐸於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日賜函示知。末鐸接受此項職務，並依尊囑，立即就職，負責出版該刊第四十三期，同時接受所提出之條件：年俸二百里拉，以及依法此職附帶之責任。希能竭盡棉力，以不負責鐸及出版社對末鐸所寄之期望。

這樣，善書出版社解決了一個小問題，而雅培理神父卻解決了他自己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對他來說，主編一份週刊是開始走那漫長路程的第一步；這是一個鑰匙，能打開那扇好幾年來他都敲不開的門。他的計劃祇有他一人知道，而他卻都保藏起來，但很快就顯露出來了。

週刊的產權

立定那份合約還不到四個月，就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善書出版社由思定·費可隆可、磊思·薛波那、達尼爾·德潑辣道、方濟·陶那道和若瑟·格羅素等司鐸為代表，在一份由雅培理神父所擬的「合約書」上簽字，把「阿耳巴週刊」的產權出售給雅培理神父，同時讓給他「自由經營和管理報紙」的權利。至於雅培理神父方面，負責「清償週刊所有債務和追討欠款」。此外，他必須：①接受「善書出版社認為理應提出的指示和批評，關於報紙的經營和管理」；②除非徵求善書出版社的意見，不得把這份報業出售；如果出版社認為應照他人所提出的條件把它購回，則應讓出版社優先購得；③應該如此處理，如果業主去世，這份報業轉為由他與阿耳巴主教共同指定的人所有；④在二年內清償這份週刊的債務。如果尚未完全清償債務之前，而指定的人不肯負責清償其餘債款時，這份報業就應「按照當時經

濟狀況」④歸善書出版社所有。

對善書出版社來說，出售這份報業，不是天天要處理的那種業務：在收支方面，取消了三千利耳的債務；這項債務，由於一位負責宣傳的達彌阿索先生的業務失敗，很快就增至四千里拉；可以省去與負責主編者所定的年俸二百利耳，還能為自己和教區，為了創辦和維持這份報紙所作相當大的犧牲，保持所有的利益，絲毫無損。

至於雅培理神父方面，他應受的並非小數的經濟損失，可得這樣的補償，由於取得這份報業的產權，使他在自己策劃道路上，實現他的計劃，而向前邁出新的一大步。憑著一份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所簽訂的有效期限為兩年的合約，而在簽字者中也有善書出版社的社員雅培理神父本人，印刷商那達肋·杜藍道負責排印和寄發「阿耳巴週刊」，供應每週要印一千五百份所需的紙張，就在印刷廠旁給主編預備一間辦公室，並讓他使用電話。出版社則為這一切工作，為每期週刊「每滿三個月付給他」七十個利耳，如再增購時，每增購一百份，另加兩個利耳。所以，至少兩年內已經確保可以出版這份報紙。

現在雅培理神父既然擁有這份報紙的主權，誰也不會詫異由他自己來印刷，因而必須開設一家印刷廠的決定。第一個得知雅培理神父這個意願的是雷主教。七月十三日，他去進見主教，向他表明這個培植優良而熱忱的宣傳者來從事印刷、宣講及天主教事業工作的主意⑤。為能達成這個目標，必須要有一家印刷廠，他將設法購置，當然先要獲得主教的許可⑥。

雷主教對他這項創舉沒有表示熱烈支持，卻也並不加以阻止。雅培理神父似乎已經不能再遲延完成這第一個行動，以實現他的計劃。兩個星期後，就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日，向維多麗娜·德賈可彌小姐租賃一間住在該拉思卡廣場附近的屋子；並購買一切必需品，以開設一所小型印刷廠。爲了擴大廣場，這幢原來用作印刷廠的房屋今天已經拆除了。

爲了完成他的計劃，雅培理神父已經用了一萬六千里拉，其中一萬五千里拉是「出賣不動產和那些信任我的人的捐款」所得的錢來支付的。從其他方面的資源，我們知道，第一架印刷機是他的叔父，也是他的代父雅格·雅培理出錢買的。

在該拉思卡廣場同一個地方成立了聖保祿會，取名爲「小工人印刷學校」；這個名稱太長，不久就簡稱爲「印刷學校」。

依據傳統的說法，印刷學校的成立是在八月二十日聖納德慶日，也是聖教宗碧岳十世結束現世生命的日子。其實八月二十日那天，雅培理神父還是單獨一人；他是在二十二日下午收了第一個學生德西德遼·高思達，第二天，又收了陶瓜道·阿曼宜和若翰·馬羅可。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一，祝福了房屋和機器後，仰賴天主的仁慈，並信任三個年輕合作者微薄的才能，雅培理神父才正式開始他的「小工人印刷學校」⑦。在那間屋子裡，雅培理神父爲他們預備了床鋪，卻找不了一個屬自己的地方；他仍然在教區修院過夜，或者無法回教區修院時，就在門口的一張沙發上休息。

「印刷學校」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本教理書，因主教的吩咐，由雅培理神父自己與他的知心好友若

瑟·李埃祿神學士合編而成。由於印刷工人缺乏經驗，印刷學校最初出版的書籍，必然沒有多大藝術的價值；這也由於所用的印刷機，是一架很老舊的機器，而且採用早已過時的排版方法，所以始終未能有很漂亮的產品。至於那些較小的作品，一架腳踏的印刷機，就已使工人很滿意了。

一次不成功的合作

雅培理神父仍然在教區修院裡擔任神修導師和教授的職務，每天約在那裡停留四個小時；爲此，他自然很高興接受任何合作的機會，以管理那份報紙和印刷廠，同時培育一些逐漸增多的青年。

第一個合作者是青年若翰·馬羅可；這是雅培理神父收容的第一個非以學生身分，而爲印刷術的教師，月薪爲一百二十里拉，扣除膳宿費後，尙餘六十里拉。他與其他青年一起膳宿，雖已熟識排字，雅培理神父還要他實習印刷，沒幾個月之後，又叫他寫鄉鎮會議的報告，以便刊登在阿耳巴週刊上，又託他完全負責主編那份報紙，他自己則祇校對初稿，提供適當的意見。

他以爲自己又找到了另一位可貴的合作者，即若瑟·羅沙神父，本來是亞斯底的聖若瑟會會士，爲青年馬羅可所熟識，因爲曾是他的學生；卡斯德利南道的本堂神父喬思·薛波那也熱切地推薦羅沙神父，同時希望安置他的姪子，讓羅沙神父帶他前往阿耳巴印刷學校，從事管理排字的工作。負責管理阿耳巴摩雷達聖母聖殿的羅沙神父以前同會的弟兄，也極力推薦羅沙神父。於是，雅培理神父認爲自己必

須親自認識他，同他談話，並接受他爲合作者。

一九一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印刷學校開幕後，幾個星期，兩位司鐸便一起合作起來。

「爲承行天主的旨意，以宣傳天主教原則爲宗旨的事業，而成立一個著重精神而非物質的團體，希望能達到以下的目的：(一)『印刷學校』，(二)各種職業學校，(三)培育從事宣傳工作的青年，(四)宿舍，(五)天主教智經由長上傳話，直接指示我們；或間接利用各種環境，使我們知道所有的方法。彼此同意選定一諮詢團，遇有重要的決定，或發生意見衝突時，可向其諮詢；惟最後是由教會當局作決定。

他們有志開始合作，有一共同基金，各人付出相同的一份。此外，若瑟·羅沙神父以其精力及工作提供服務，並將繳付之錢，作爲他本人及其母親的膳費；雅格·雅培理神父則每年應繳六百里拉，並盡其所能從事工作。」⑧

在這個精神團體裡，雜有過多非精神的因素，勢將重演那個古老的故事：兩隻公雞同在一個雞棚裡。羅沙神父很活躍，卻不很審慎，是一位優良的講道者，從他講過道理的地方，及阿身巴週刊的通訊對他的讚譽，可以推斷而知。他要求能有更寬廣的工作範圍，以及更多的創新自由。雅培理神父早在那時已經想過，如同他多年後所說的：「我也像本會的一位司鐸某天所說的……我不需要別人的指示，我需要的是手臂和工作。」⑨當時的情形已綽綽有餘，足使兩人十有九次意見相左。

然而，爲使羅沙神父能有他所需要更寬廣的空間，兩人共同決定在市區近郊，那條通往巴羅祿名酒的那個著名地區的道路左旁，建造一座聖堂；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九及三十一日，先後向不同的地主，購買約七公頃，包括一座名叫蒙卡雷篤小別墅的土地，爲建造聖堂。那座房子起初是爲收容印刷學校的青年，使他們有一住宿的地方，遠比團體生活最初幾個月的居處要舒適得多。等到建堂的工程完畢，那座房子可以再出售，或改爲在聖堂服務的神職人員的寓所。

雅培理神父在我們現在所使用的一份「報告」裡，清楚地向主教說明，這個計劃也包括在該地區建了聖堂之後，由於位在城門附近，四周的地價將會上漲，以後陸續出售土地，祇保留聖堂四周的空地；這樣就可以清償貸款，即八萬里拉以及建築所需的一切費用。

兩位司鐸的計劃並非憑空想像，而是經過「諮詢團」的同意，團員有方濟·基愛沙，若瑟·潑烈埃羅和磊思·薛波那等司鐸，都是智慧而審慎的人。而事實也加強了他們的希望；在購地後約六個月，有位先生，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將那塊土地和蒙卡雷篤的房子，捐贈給雅培理神父，比他所付出的款項還多了一萬六千里拉，足夠建造聖堂。

新的計畫

但是戰爭連同數以千計更重要的工作，也破壞了這兩位司鐸的計劃。既然建造聖堂已是不可能的

事，怎樣才能突破這個局勢，而不致損失太大？他們曾想到過要成立一個農場，專為收容戰爭所造成的孤兒，而且可以利用大部分土地來種菜。

需要救濟的孤兒總不會缺少，有些家庭為教養一名孤兒，還準備繳付一切所需的費用。有位男士自願免費負責管理農場。所以，這件事是可以實行的，而且很快就實行了。

當時也曾提出建造一所殘障收容院的意見；依照我們的猜測，這個建議很受羅沙神父歡迎，卻絲毫不為雅培理神父所喜；因為他從來沒有夢想過，要為那些身體不完整、不健康和不能工作的人提供服務。

不過，關於這一點，雅培理神父給主教呈上的那份「報告」並沒有提及。為能知道一些他所想而沒有說的事，我們應該採用他在那份「報告」後面所加的一個極秘密且請求主教還給他的「附註」；主教親筆抄寫了一份存放在檔案裡，然後還給雅培理神父。從這個附註，我們推想當時雅培理神父不知道羅沙神父怎樣使用了手中一筆數字相當大的錢，也不知道他是否已放棄了收容殘障者的念頭；也不知道他是否還出版「軍人讀物」，因為他始終沒有看見一份這樣的刊物，更無法知道它有盈餘或是虧損。

總而言之，兩人意見完全不合，互不信任。收容院的問題，祇是最後一滴使盆子滿溢的水，迫使兩位司鐸決定彼此分手，各管各的事。雅培理神父在他那份「報告」後面，向主教請求許可，在分手時，羅沙神父可以得到「農場的產權，由一份私人而合法的文件予以保證，以及所有的不動產（田地、草場、蒙卡雷篤那座房子等），連同所有的利益和危險，一概由他自己負責，而且負起建堂的全部工作

」。雅培理神父則得到印刷學校、阿耳巴週刊、婦女工場，尤其是全部青年都跟隨他。

但是，分手並不是對立；阿耳巴週刊雖完全屬於雅培理神父，卻經常介紹完全由羅沙神父管理的農場，並呼籲讀者予以支持，羅沙神父住在蒙卡雷篤那座房子裡，一九二一至二二年間，曾收容過六十名孤兒。阿耳巴週刊公佈所收到的捐款，並請求讀者把捐款寄給負責的羅沙神父。一九二三年，農場由於不很清楚的理由，被政府封閉；不過，必然是因難以評估的司鐸錯誤和那些決意反對神職者的嫉妒。

在羅沙神父指導之下，蒙卡雷篤的小堂，是全國祈禱會的會址，在兩人分手時，約有六十萬會員和少數的捐獻，當時雖有戰爭的困難，但如沒有那些「小小的競爭和一些閒言閒語」，妨礙祈禱會的宣傳工作，相信會有更多捐獻；那些雅培理神父在「報告」中所說的閒言閒語，就是今天也會發生，這是因爲一般人太容易把祈禱會曲解爲一種謀財圖利之道而助長的。

因與祈禱會有同樣弱點而被扯上關係的，就是由戰爭引起的爲奉獻耶穌聖心而興建一座全國性爲參戰者許願的聖堂計劃，按照所收集的捐款來興建。當兩位司鐸分手之時，捐款已足夠聖堂奠基，還可建造一座小堂；計劃日後這座小堂可改爲祭衣室，暫時可用作給當地兒童講解要理的教室。這座簡陋質樸的小堂終於造成了，但並不很適合最初設計之用；日後，在當初所計劃的一座許願聖殿，興建了現在聖保祿孝女會奉獻於耶穌導師的聖堂。

一件無謂的糾紛

關於羅沙神父與雅培理神父之間的關係，當二人分手，各自為政，互不從屬之時，仍然保持相當友好的關係。此後我們不再聽到什麼消息，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基愛沙神父、雅培理神父、磊思·薛波那神父和神學士若瑟·潑烈羅等同產權人，要求杜林總主教若瑟·甘巴「為仲裁者，以調解他們與若瑟·羅沙神父之間的糾紛，關於他們與他共有的那些不動產的產權，以及阿耳巴的蒙卡雷篤全部產業」，同時聲明願意接受裁決，正如事實他們所接受的^⑩。

但是，那些同產權人又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寫了一封信——有如一封答覆杜林總主教致磊思·薛波那神父書，明確說明把他從卡斯德利南道堂區調往卡那肋堂區的經過。表示他們並沒有請求他仲裁調解蒙卡雷篤產業的全部不動產，而祇是關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前他們與羅沙神父所共有的那部分，當時他們委任了羅沙神父管理那些產業，但明確指定他不得另借貸款，「在任何其他債務之前，首先要清償由我們簽署的匯票債款。他沒有償還上述的債款，卻利用那些由我們簽署的匯票，另借貸款，而上述那些匯票至今還未清付，而羅沙神父卻以他自己和馬羅可先生的名義用那些新貸款購買土地。」

在雅培理神父所寫的那部分草稿裡，我們讀到更翔實的細節：

「關於我們這方面，問題很簡單，可以概述如下：

(一) 同產權人羅沙神父、基愛沙神父、潑烈羅神學士、薛波那神父和雅培理神學士購得了最初兩塊

土地，建造一座聖堂；但有個預測，就是由於不動產的增值，出售土地時所得的利潤，可以付清相當大一部分的造堂費用。

(二) 由於爆發戰爭，就決定暫時（戰爭孤兒是暫時性的）將蒙卡雷篤這座房子，作為戰時孤兒收容院，同時等待地價上漲。關於這件事委由羅沙神父負責。

(三) 現在這座收容院已由政府和教會停辦……。

我們祇要求（以友好的途徑——如依聖教法典，我們提出更多要求）經由主教委派的人，出售一切產物，用最先兩塊地擔保，以清付十萬里拉的債款，所餘的錢則留在主教手中，以便交給他所指定的受委託者來建造聖堂。當初的委任就是要我們共同管理所有的財產；至於其他兩塊後來所購的土地，我們根本沒有受到諮詢，至於蒙卡雷篤所有不動產，我們不能也不願過問。」

按照這個意思，各同有產權者也以雅培理神父以一總有關者的名義，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寫給宗座會議部一封信，報告了整個糾紛的實情。

四月七日，那些共有產權者，爲了「嚴重的理由」，收回委託給杜林總主教仲裁調解這個棘手的糾紛，以爲由教區主教仲裁更爲適宜。於是五月六日，他們寫了一封信，向主教表明爲「蒙卡雷篤產業①」的債主們擔憂；他們要求付清自己產業的欠款，因預料同羅沙神父之間的糾紛將曠日持久，所以請求主教援助：(一)經由第三者把那必須出售者立即出售，因爲並非爲造堂所必需；(二)以所得的款項，清還最

緊急的債務，而把餘款存放在可斯得利那道的農會財庫，或留在主教那裡；(二)等糾紛解決後，按照判決所定，把餘款歸於指定的人。」

但是，當時羅沙神父已經不再準備聽從雷主教或別人的主意。總司鐸若望·莫理諾勸他接受與雅培理神父進行一次友好的談話，他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回答說：「以前本來可以容易找到一條友善解決的途徑，現在卻幾乎已是不可能的事」。他還說，由於法律的行動已在進行中，誰若有意過問這個糾紛，就必須與他在杜林的法律代理人若望·甘杜律師聯絡，又寫明他的地址。

羅沙神父也通知宗座會議部的法律行動已在進行中。雅培理神父為防禦這次攻擊，派遣他的一個會士前往羅馬探聽消息，得知宗座會議部已向阿耳巴主教要求更多關於整個問題的消息，並吩咐他設法勸阻羅沙神父不可向政府法庭投訴。關於這方面，雷主教一定不需要來自上級的吩咐；他對於聖教法典的知識，以及對他自己屬下司鐸的愛心已經很夠了。但是這兩個敵對的人都有很難對付的性格。尤其是羅沙神父，固執已見，直到宗座會議部正式命他停止利用俗人法院，以達成一項協議的意圖。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雅培理神父也接獲由主教轉來的命令。

正如屢次所發生的事那樣，經過差不多一年的鬥爭，雙方互相控訴，終於兩個爭執者作出了早在第一天就應該作出的決定，雙方遂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簽署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大部分應歸功於那位時常溫良、無私而智慧的基愛沙神父。蒙卡雷篤的那些不動產歸雅培理神父所有；他一有機會，就把它們出售了，祇留下一公頃稍多一些的土地；後來就在這塊土地上興建了耶穌導師基督堂，以及聖保

祿孝女會的母院^⑫。

遷移

羅沙神父一方面固執頑強，暴躁易怒，另一方面他的母親卻在我們所要談論的那些小事上似乎禮讓寬大。當她的兒子從卡內利搬到阿耳巴，爲能同雅培理神父一起工作，她就跟著他，而且開始像一個母親那樣，照顧印刷學校最初的那些青年，先在該拉思卡廣場附近那個居處住了幾個月，後來在蒙卡雷篤那座房子裡，直到兩位司鐸終止合作而分手爲止。

在購得蒙卡雷篤那塊土地之後，青年們仍然留在他們原來的居處，一方面由於新購的那座房子裡必須進行一些適當的裝修等工作，另一方面也爲避免在冬天的那幾個月裡遷居；當地的冬季氣候寒冷，天常下雨，路途泥濘難行，而且他們必然使用簡陋不便的搬運工具，每天來回四次，實在是非常困難辛勞的事。

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他們終於住在舒適的新居裡，那裡也有一間精緻的小聖堂；這樣就可以不必每天早上出去參與彌撒聖祭。不過，他們每天卻必須四次走約二公里的路到印刷廠；因爲當時印刷廠已搬往巴路阿地路，一個屬於律師斐特利可·巴留濟所有的屋子裡；雅培理神父爲了經濟問題同這個律師，曾發生過不少爭論。在這次遷移時，雅培理神父爲他的印刷廠，購置了一架艾克思保牌的新印刷

機，比那架舊的要精良得多。這架新印刷機是在義大利參戰前不久買的，許多年後，他對同會的司鐸這樣說：「我們是在戰爭中誕生的。買了第一架印刷機後，大家可從報紙看到第一次宣戰的新聞。沒想到後來它竟引起一場大火。」^⑬

冬天的那幾個月裡，爲了走那段路不致弄濕雙足，青年們都穿了當時流行重而適用的木屐。當他們一起大踏步，走在市內舖有石塊的馬路，或路旁的人行道上時，發出一種特殊的聲音，傳入附近的居民家裡。由此而被某個異想天開的好事者取名爲「木屐會」，這也因爲當時他們還沒有正式的名稱。不過，除了這些引人發笑的小趣事之外，那些青年頗受當地民衆的尊敬，當地居民因見他們人數越來越多，詫異之餘，又更加驚奇。也許從那時起，雅培理神父因爲自己選定了阿耳巴爲其活動的中心而覺得高興，如同幾年後他對自己的哥哥道茂所說的，他確實知道，沒有第二個地方的居民對他這樣關心，樂於幫助他。

尤其是對創會者本人特別注意而好奇，這是當然的事。他已成爲居民們談話的對象；他們表示各種迥然不同的意見和感想：欽佩或懷疑，輕視或憤怒。當地的共濟會頭目，雖然爲了自己的利益，也很欽佩他；但他們受遠方主子之命，前來見他，並向他保證祇要他投入他們，不久之後，將爲他謀取（衆所周知，他們有很多方法）主教職位。雅培理神父的答覆，我們很容易推想而知。

至於社會主義者就最厭惡他了。他們無法容忍一個瘦小像患有肺病的神父竟然有這樣大的影響。與他們所夢想的很不同，完全照他的方式，引導一群青年，而且人數不斷地增加。那些社會主義者信守他

們的主張，並不就此放過他，卻用或明或暗的威脅去對付他。這樣的事當時屢次發生，不足為奇。

青年在新居安置得比以前更為妥善，可是雅培理神父卻比以前更擔憂他們。羅沙神父與雅培理神父二人的思想相去甚遠，關於培育青年的方法也很不相同，至於其他方面更是如此。羅沙神父既然與青年們住在同一座房子裡，有更多機會看見他們，並在精神方面幫助他們，訓練他們成為優良的職業技工，一如他以前在亞斯底時主管彌該肋遠慈善事業那樣。至於雅培理神父卻想引導他們度修會生活，他也深信青年們順從他的這個願望；可是，他卻住在教區修院，每天又要給修生和修士們講默想道理，還要給他們上課；所以，祇能在印刷廠裡看見那些青年，有時在晚上向他們講話，移後上床休息的時間。他在自傳的摘記裡，約略提及這種給他帶來不便的情形。

「在做其他事務時，我不得不把青年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時間放在其他教育者的手中；他們雖是善良的人士，但並不依照保祿會的精神；他們教育那些青年，好像是對待收容院裡的青年，祇是為學習印刷的手藝而已。很多次不能明說應該說的話，而必須緘默無語。可是，這四個最初的青年⁽¹⁴⁾很忠信、明智，也很熱心奉行所接受的指導。後來，在羅沙神父的青年工人與這四個保祿會的青年分開之後，這些屬於保祿會的青年很快又增加了其他的人，這個大家庭開始發展得很好。這樣，我對他們可以完全放心，即使我不在他們那裡，也沒有關係；他們這樣熱愛這個才誕生的大家庭。」⁽¹⁵⁾

印刷學校的那些青年在蒙卡雷篤一直住到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才把他們所有的雜物一概搬回市內，安置在馬濟宜路二號，向若瑟·貝勞迪先生租賃了一樓房屋。給他們使用的空間，足夠他們居

住，還可以收留幾個新生。但是，爲存放紙張、書籍、宗教用品，必須另找一個同一條街屬於若望·費可先生所有的住所；他也是阿耳巴的市長，是雅培理神父最初也最熱誠的欽佩者之一。

婦女工廠

在該拉思卡廣場附近，那曾被青年和印刷廠所佔用過的地方，雅培理神父於一九一五年五月，開設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婦女工廠，目的在「教婦女工作，培植優秀而有學識的要理講師等等」，同時照管「一間出售宗教書籍和用品的小店舖，因爲所謂的工廠目的之一就是做好福傳工作，而且也因爲不能在印刷學校裡出售書籍」①⑥。

成立工廠後約一年，在工廠裡寄宿的女青年祇有三人。主任是安琪拉·瑪麗·包菲小姐，一個有學問，有意志、容貌秀麗的少女；這從當時的照片可以看出。不久與她一起工作，擔任管理女孩學習的是德蘭·梅而珞小姐，也是未來聖保祿孝女會的第一任總會長。她們把這個工廠看作她們修會的第一粒種子。的確，那些少數幾個女青年有如幼芽，做著常是雅培理神父所想的事：聖保祿的孝女們，藉宣傳和書店，傳佈保祿會士著作和出版的書籍。

開始的時候很困難。工廠最初幾個月，專做軍用服裝，收益很少：似乎由於不知道軍方的規則，女青年沒有注意到該在交貨時立即索取工資，或是縫製衣服時，沒有按照規定的格式，因而不時徒勞無

功。

此外，那位年輕的主任包菲小姐，對那些要求進工廠習藝的女青年，在考核他們倫理和智力的天賦上，似乎過於嚴厲，因而在人數上予以很多限制。其他的困難則來自物價不穩定；這是戰爭時期常有的情形^①。

到了主日慶節，那些女青年成爲聖達勉堂區的要理講師。在這種工作上，包菲小姐在學識方面有最好的準備，因爲她大學畢業。從聖達勉的本堂神父基愛沙所寫的「本堂日記」附註，知道他曾使包菲小姐負責給其他的要理講師作專題演講。那些講師約有二十位。自從工廠搬到學院路五號，即包菲小姐與她母親住了數年的那座房子後，包菲小姐堅強的個性對這些同事有某種影響力，現在更增長了她的威信。

在這新住所，工廠的那些女青年，日益明顯地趨向聖保祿孝女會將有的那種特殊使命。雖然她們繼續學習縫紉，阿耳巴週刊也屢次刊載短文，設法使教區各教友都知道她們這個工廠，她們也以愛心繼續要理講師的工作，她們同時開始用更多的時間從事出版的工作。

從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她們成立了「流動圖書室」，雖然有些麻煩，但是僅以數百本書，即有許多讀者。後來她們關掉原來出售書籍和宗教用品的那間小舖，而在市內一條有更多人來往的馬路旁，由基愛沙神父提供的房屋裡，開設一家新書店，首要的目的是傳佈印刷學校出版的要理書籍和報紙。她們與印刷工廠的會士都服從那位神學士（大家都已習慣用這名銜來稱呼雅培理神父）；而與印刷

學校有特殊的連繫。由於她們與雅培理神父的那些神子們有這種關係，到了她們的人數足夠時，便協助印刷學校在出版書籍時，從事折疊和裝釘等工作。

她們的人數加多，她們的意識也增長了，知道自己是未來修女的幼苗。更有甚者，由於年齡不足，也沒有真正的名稱，還不是正式修女，可是她們已經度著如同修女一般的生活。她們趨向修會生活的方向，使她們穩定持久的特徵這樣明顯，以致蘇沙的主教由於不知道怎樣維持蘇沙谷週刊，就向雅培理神父求助。雅培理神父給他派遣了一組女青年，由德蘭·梅而珞小姐領導，不僅負責傳佈週刊，而且也設法編輯和印刷，所得的成果與她們所使用的工具成正比，而且超出衆人的期望之上。基愛沙神父看見了她們所寫和印製的第二期週刊，不得不向她們道賀。

蘇沙的居民，因見那些推行出版善書的女青年們特別恭敬聖保祿，就開始稱她們爲「聖保祿孝女」；當時她們還沒有這個正式名稱。

講解要理的工作

我們曾多次提及過的「要理女講師」，是基愛沙當本堂神父時的一大貢獻。在他一七三號日記簿裡，記有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即他上任爲本堂神父那天所講的計劃；這本他常隨身攜帶的日記簿，記下了「那些嘗試性的工作」，爲實行所定的計劃，在第十七條我們看到：「要理講師。訓練所—

他們彷如一個家庭——必須立定一個班長——每人同他自己的男女學生成立一個家庭……就是在上完要理課後，一週內，也要常注意他們。——那些熱心念玫瑰經的婦女，關於她們的職務祇寫下一部分。——各人在對一班學生上課的時候，負起教育者的職責。——必須集合開會，好能互相溝通，決定分數……派人管理。」

他以耐心和智慧，培植了一組要理女講師（約二十五人），他指導和支持她們，並常用集會、訓話、很準時的每月退省，如同最好的會士們所實行的，每年舉行四天的退省，然後大家集體前往作一天的朝聖，以此鼓勵她們。關於要理女講師的神修指導，基愛沙神父屢次請雅培理神學士作專題演講、朝拜聖體、講每月的退省道理，尤其是每年的退省。事實上，他講了一九一六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退省道理。與他一起講道者，經常就是基愛沙神父自己。祇在一九二一年，與他一起講道的是若望·鮑爾那神學士，而在一九二二年，則是鄔可·彌奧尼蒙席。至少在最初幾年裡，參加退省者約有五十來人。

在基愛沙神父的「本堂日記」裡，關於退省他寫道：「它們實在受到天主的祝福」，並在一小段附註裡證實說：「成果顯然有持久性。」這段附註是在一年後加上的。一般而論，雅培理神父講的道理，似乎為那些要理女講師所歡迎；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從一首相當粗淺的短詩推想而知；這是一位要理女講師所作，時在一九二六年；雅培理神父已經完全投入他的事業中。這首詩說明基愛沙神父關心自己那些要理女講師們的神修生活，請求自己的朋友幫助，並對他說：

「麻煩你，是否來助我一臂之力？」

那位神學士什麼都聽見了，

他這樣回答說：

我不僅要助你一臂之力，

而且要全心並很樂意來幫助你。

假使如你所說，她們的靈魂發霉，

那麼我要幫助你為她們洗滌一下。」

為指導要理男講師，雅培理神父曾經受過很好的訓練。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為了服從自己的主教，曾前往各堂區，舉辦講解要理的活動，他為教育和訓練要理男講師曾做了很多工作，參加過講解要理的各種會議，並與若瑟·潑烈羅神學士合編最初四級的要理課本，這也是印刷學校印行的第一種書籍。

附註：① 雅敬·施卡倫該神父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報人，但也表現出他是個堅強的奮鬥者，尤其是對阿耳巴委渣鎮公所所屬的議員。他其實在值得稱讚的勇氣，摘下當地一個「大頭子」的假面具，因為這人常為了私利而擺出慈善家的架子，卻由於許多人膽怯而聽任他剝削窮苦的老百姓。施卡倫該神父改良風氣的作為，頗受許多人的讚譽，卻也引起很深的仇恨。當對方知道神父常在天尚未明，騎著他那匹瘦小的

馬，屢次下山前往樹林聖母聖殿，便在那條小路上橫牽一條鐵線，希望勒住他的脖子，絆倒他肥碩的身體。可是，由於他預料到有危險，而事先警惕提防，常能逃過不幸。

② 雅培理神父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六日給他的主教呈上一份的關於各種事業起源的報告書，他以這樣的字句起筆：「接奉阿耳巴天主教的吩咐（一九一三年九月八日），是年十月二十日起，我負責主編阿耳巴週刊。」雷主教連細節也要求明確，在把這份報告放在主教公署的檔案室之前，在「吩咐」這個名詞上面，寫了同意，並作了括弧。所以，顯然把主編週刊委託雅培理神父負責，這個主意並非出自主教，而是由於善書出版社的社長磊思·薛波那神父的提議。我們也不排除這個假設，也許是雅培理神父機巧地促使自己的朋友和欽佩者薛波那神父作出這樣的決定。而且事實的發展也使我们知道確實是如此。

③ 阿耳巴聖保祿會檔案室。

④ 同上。

⑤ 上述那份報告（阿耳巴天主教公署檔案室）。

⑥ 雷主教不很樂意給予那個許可，從以下這件事可以推想而知：在上述那份報告裡，雅培理神父寫道，在獲得主教許可之後，才購買了那架印刷機；主教在「許可」這句話旁，打了一個大問號，這就說明了很多意思。

⑦ 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六日的那份報告裡明白地寫著：「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當天，學校開學時有三個青年。」三個青年中的第一個，就是德西德遼·高思達神父，問及關於日期時，並不表示有什麼問題，祇是說，他記得很清楚，小工人印刷學校是在星期一而不是星期四，即二十日那天

開學的。

⑧ 阿耳巴天主教公署檔案室。

⑨ 雅格·雅培理著：「*Ipsam Audite*」卷四，125—126頁。

⑩ 底稿保存在阿耳巴聖保祿會的檔案室內。

⑪ 關於這場糾紛所有的通訊裡，可以看出雅培理神父喜歡用產業這個名詞，以指明這場糾紛中全部的不動產。這是他的表達方式，說明那些不動產已經不合乎當初購買時原有的宗教目的。

⑫ 這場糾紛的不幸後果，我們也應該把雅培理神父與若瑟·潑烈羅神學士之間很冷漠的交情算在其中。本來他們兩人與基愛沙神父成立三人小組。這種冷漠的交情，雖很謹慎，卻也很明顯使兩位司鐸在與其他共同好友談話時，也不相理睬，一直要到一九六一年，才看見他們兩人如同老朋友那樣再在一起。不過，時間已經隔了這麼久，各自又忙著做不同的工作，使增進友誼的機會不可能很多了。

⑬ 雅格·雅培理著：「*Mihi Vivere Christus Est*」卷一，一〇五頁。

⑭ 當時雅培理神父的青年至少有九人。他說的四人是指那些留在修會裡，晉升鐸品的：德西德遼·高思達、陶瓜道·阿曼宜、彌格·盎博和祿茂·馬切理諾。

⑮ 照他常用的詞彙，本來應該說才成立的修會。一般而論，他用家庭這個名詞，是總稱保祿會和其他的機構。—AD, n. 1106。

⑯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報告。

⑰ 雅培理神父的那份報告這樣寫道：「……祇有三位寄宿女青年，這是由於工作常不平衡之故，也因為在甄選時相當嚴格；那些應徵者並非沒有缺點，卻也受到不公正的批評。」

第八章 容貌真相

在保祿會士之間，雅培理神父最親密的若瑟·賈卡鐸神父經常說，雅培理神父想創立修會這一明確的思想是在他去朝拜莫雷達聖母聖殿之後，回教區修院的路上，在心中蘊釀的。我們知道，雅培理神父一向從耶穌聖體裡汲取神光，祇要我們記得會祖對童貞聖母的轉求懷著無限的信心，賈卡鐸神父的這個說明就不會使我們訝異了。他曾這樣寫道：「不念玫瑰經，連講幾句勸勉的話也不會。」①

再者，他非常恭敬童貞聖母，這常是一件很明顯的事。他從母親那裡學會了特別恭敬鮮花聖母；這是他家中的一種敬禮。他的母親第一次把他抱往聖母聖殿裡時，就把他如同哥哥們那樣獻給了聖母；而且也很可能，就在那個時候，善良的德蘭曾祈求天主在她的孩子當中，選擇一個將來升神父。

在該拉思可時，他懷著特殊的熱情，到那座寧靜的聖母小堂裡，把自己最初辛勞寫作並出版的一本關於那座小聖堂的「歷史」，獻給聖母。在阿耳巴，他最恭敬的那座莫雷達的聖母新堂，當時在城市的近郊，現在卻已在市內居民最多的地區。當他獨自一人，或由他最初收容的青年陪同，喜歡選擇那座聖母堂作為他很少出外散步的目的地。

他也喜歡到諸天使之后的聖母小堂，這座小堂位於一座名叫崇高別墅的山岡上，距離城市約兩公里，就在通往阿奎的路旁。一九一六年，主教大堂的本堂神父請他講九日敬禮，準備過八月二日的慶節；他就決定每天清早率領那些青年，前往該堂獻彌撒；參與彌撒的有附近農民，以及一些從城裡來的虔誠教友。一天早上，他開始舉行聖祭，到了成聖體前不久，在堂的人看見他往後退，坐在第一張椅子上，顯得很疲乏的樣子。那些當地的婦女更是驚奇慌張，圍繞在他身旁，想把他送往她們家裡，讓他適當地休息，以增加他的體力；他婉言拒絕，說他祇覺得疲乏，很快就會好的；可是，卻必須停止獻祭，由青年陪同，緩步回到市內。

這樁事件清楚告訴我們，他的身體健康情形常不穩定，使我們不禁要問，他怎能定下這樣一個生活計劃：每天用三個半小時來祈禱，包括念日課經，四個小時在教區修院裡作神修指導和授課，一個半小時研讀各種書籍，半小時管理婦女工廠^②。這一切工作足使一位司鐸善於利用一天的生活時間；此外還要加上編輯一份週刊，負責刊印出版等工作；他沒有秘書，必須親自處理一切信件；還要接見外來的人，給青年們上課，聽告解，講道理；常有不少本堂神父請他宣講天主的聖道。每逢星期六下午，他步行至少三個小時，前往貝內委祿鎮，從事牧靈工作，直到星期一上午再徒步回來。

健康和工作的雅培理神父的生活中，是兩個絕對不成比例的因素。我們可以說，這是他堅強的意志，才能集中精神，甚至固執頑強；可是，假如我們祇停留在自然律的層面上，就一定找不出合理的答覆，來解釋這種不成比例的情形。但人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固執頑強的人也必須低頭屈服。

然而，這些思想與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一六年四月所懷有的，相去甚遠；那時他把那些青年安置在馬濟尼路的屋子裡，終於可以滿懷欣慰，獨自領導完全屬於他的家庭，不受任何外人的干擾，連少數幾個請求在印刷廠裡工作的人也被辭退了；爲此，青年負起了全部工作，一切都由他們自己來做。再過幾個月，他們開始排印阿耳巴週刊，從編輯到寄發，所有的工作全由他們在家裡負責完成。

由於熱愛青年，雅培理神父在自己原有的許多事務上，再加上了廚師的工作。老實說，對這項工作，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本領；他屢次燙傷，割傷；他的菜單也很簡單，不僅由於戰爭時期的困難，或經濟能力的有限，也因為缺乏創新的能力，他所預備的，就是大麵湯，用馬鈴薯、蘿蔔、麵條和米飯混合而成；豆子、甜菜根製成的生菜、乳酪和煮熟的栗子，這些便是最初保祿會士平日的食物。這一切並非按照衛生的規則，而是看可用的時間和需要而定。麵包和玉蜀黍粥常由各人隨意取食；不過，那是戰時的麵包，祇爲不講口味而食量很大的那些青年，才吃得津津有味。

當然，他並沒有負起廚房裡全部的工作。有個婦女工廠的女青年克萊麗雅·介麗安諾代他預備午餐和晚餐；過了一段時期，才由一個雇用的女傭來操作。由於那些女青年距離雅培理神父的這個小家庭很近，她們可以很快做完自己的工作，祇要幾分鐘就回到她們的宿舍。如果她們想早些回去，會祖自己或他的一個青年很樂意幫助整理鍋鏟和擦乾杯碟等用具。

上午，雅培理神父先在教區修院裡奉獻聖祭，給修生們講了默想道理，然後回到家裡，又給自己的青年再講一篇更親密的默想道理。接著他們到很近的聖達勉堂去參與彌撒聖祭，他就留在家裡生火，預

備平日吃的大麵湯；這樣，當他們回來時，早餐差不多已經準備好了，由一位青年把麵湯盛在每人碗裡。

他真是一個家庭的慈父，同自己的孩子們同桌進食，但他往往祇是坐著旁觀。他的胃痛並沒有消失，也沒有減輕；過去幾年，每週都要躺在床上兩三天。有好幾樣食品，他知道不能吃，吃了就會引起其他的病痛。另一方面，他又不許爲他預備一些與自己學生不同的食物。誰若因爲胃弱或其他緣故，需要特別食物，他就准許並命令爲他預備適宜的食物，但爲他自己卻絕不容許什麼例外的待遇。

賈卡鐸修士在他的日記裡這樣寫著：「親愛的慈父」常是「最後一個盛麵湯，也是最後一個拿水果：先爲別人，如有剩餘，才爲他自己。」

預備麵條是全體都在家時大家一起做的工作，往往由廚師給那些助手傳授各種學科，這樣在準備團體的食糧時，也設法培養精神。當會祖不太會使用鍋鏟等廚房用具時，便給在旁的助手講解歷史或哲學，這很可以成爲報紙上一條重大新聞。但，幸虧新聞記者還沒有注意雅培理神父及其青年，所以，他可以安靜地上課，即使他講的內容很像他預備的大麵湯，加了許多不必要的東西。

午餐和晚餐後，由於屋子裡沒有庭院，青年便外出散步，經常是在那條有老榆樹濃蔭的環城馬路上繞行一周；可惜這些老榆樹在最後一次戰爭中都被砍掉了。雅培理神父照例與他們同行，好能與他們談話，有時也因時間不足而未能講完學課。晚上，同他們一起念經，接著向他們訓話，叫做「晚訓」；由於在那裡他沒有休息的地方，便離開已經熟睡的青年，回到教區修院。

這種家庭的新氣氛，必然使雅培理神父回憶起遠方的母親和勃辣的鮮花聖母，這些得自善良的德蘭早年給雅培理神父可貴的母教有關。這個回憶，連同本能的需要把自己託給童貞聖母，使他想起勃辣聖母聖殿朝聖時的主意。這是一次真正的朝聖，來回步行，對身體像他那樣衰弱的人來說，其疲乏的程度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到了那裡，在聖殿正門前，拍了第一張「保祿會」的照片，雅培理神父在九個青年中間，留作紀念，也是一個象徵。

當時的實況

雅培理神學士現在內外一致，可以給他整個家庭顯露他的容貌真相，向那些明瞭他的人，傳述他所有的計劃；這些計劃越來越清楚，線條和輪廓也越來越明顯；在他看來彷彿已經實現。爲能更了解他和他的計劃，把他的身形以粗略的線條勾勒出來，也許稍有助益；因爲他的身形，直到年邁，並無多少改變。

雅培理神父三十二歲時，從他的面貌來看，以爲他很年輕；可是，誰若想到他會有過許多困難，以及他會著手進行種種創新的事業，就會想他要年老得多。他中等身材略小，瘦弱乾癟，鬍鬚很少，頭髮又短又黑，下頷稍不對稱。他整個人，除了那對靈活而能洞察隱微的眼睛之外，仿若一座難以言喻的雕像。他不是僵硬如木頭人，彷彿動一隻手臂就會牽動全身似的機器人或木偶；他柔軟而和諧，常保持應

有的姿勢和態度，好像由一個內部祇有少數幾個機件控制，卻能嚴密管制的機器。

他的面部表情蒼白而緊繃，有如正在全力活動的運動員一樣，不因內心喜樂、憂慮或憤怒而稍有改變。他的內在心境與外在形像，祇有聲音為唯一的通道；如果他責備或判定某件事或某個行動不對時，他並不提高聲音，但變得嚴厲。不過，他的怒火，有如他的傲氣，極為強烈，他突然出手打人巴掌，就足以證明；不過，他並非多次這樣打人，但如此行動也不是極少③。他的心境，好比一棵樹幹高大的樹，暴風雨來臨時，彎下搖擺，又隨即直立，重新整理樹枝。

他的步伐，一致而有分寸，使人想到他這個人既不著急，又怕浪費時間④。他走路時，兩臂並不下垂，而是恭放胸前，一手輕握另一手腕。他向人問候，或伸手與人握手的姿態，都仔細審度，合乎標準。在講道和談話時，手勢很少，但都含有意義。德國人說義大利人用手來講話，這是真的話，那麼更好說，雅培理神父不是義大利人，而是個普魯士人。

如果說他有什麼大志，那麼都是屬於知識方面的。他的外表包括頭髮一切都很自然，他的衣服始終一樣，不新不舊，卻很整潔。稍後他束的腰帶，常緊貼其身，因而不必把它拉高或放低。如果穿外衣，常小心把鈕扣都扣上。

關於一般人性的企圖，不管有什麼目的，他總是懷著悲觀的看法；他對修士講道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有野心的人會成爲虔誠、勤讀的會士，從來沒有！從來沒有！」⑤

他在聖堂、餐桌旁或辦公室時，祇佔用一半桌面或椅子，好像怕靠在椅背上，或想保持身軀挺直的

姿態，像是爲訓練更能控制自己。好多年當中，他經常保持這樣的姿態，就是坐汽車也是如此；祇在老年時，才勉強靠住椅背，以減輕那折磨他的關節痛，長途旅行中，屢次要求司機停車，讓他下車步行一段路再上車繼續前行。站立時，從來不讓全身體重，祇靠一足來承受（基愛沙神父說，這是柔弱懶散的徵象），而用兩足來站立。

直到一九三〇年，他曾一再公開地批評一般人的習慣行爲，如撫摸下巴、雙頰或鼻子，把面部靠在一隻手上，用手指梳頭髮，用手背反擦毛根，以及其他種種在青年和老人之間很流行的習慣。至於他自己，則小心避免這些行爲，有時祇用張開的手掠一下頭髮，似乎想把它們整理好，用食指輕輕抹過眼角，也許是想趕走睡意。總而言之，他在說話、行動、姿態、手勢等方面，從未發現有什麼新奇、過度等任何引人注意的事。

一個經過長期工作，獲得很大成功的人，自己必有很大的控制力，無論對方是誰，自然也可以照其良知對人說話，不必顧到人情面子。雅培理神父就是如此對人對己，這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賣卡鐸修士日記簿上所記載的，以下這段文字足資證明：

「他曾經吩咐警察局長，帶他十五歲的女兒去初領聖體，又清楚地對他說，以善盡檢查的這個職責而言，他不是一個能幹的人。」

他對巴留濟律師說，要控制自己突發的忿怒，否則將失去所有的顧客，又告訴他早上起身不可太

遲。

屋主貝蘭道律師向他請教；他發現這個律師所知道極少，就對他說：『先生關於法典祇知道一點兒嗎？』

在一次講道中，貝蘭道的太太責怪他說兒童對領聖體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以致於不常領聖體，似乎是針對他的兒子說的，他回答說：『我不知道太太和自己的兒子是怎樣；如果那篇道理講了什麼，也是爲太太和太太的兒子而講的。我爲自己講的道理感到自傲；因爲這不是我的，是天主的；所以我也不應該因此而自愧，太太實在不必由於聽到自己的房客講了這樣的道理而感羞愧，因爲這不是我的；但要留神不可故意違背，因爲這是天主的道理。』⑥

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句，貝蘭道太太並沒有被雅培理神父所講的理由說服，卻對他懷有一些怨恨。的確，賈卡鐸修士在他下一頁的日記裡記載著，那位太太把三天前曾答應了要讓給雅培理神父使用的地方，忽然租給了一個遠親，因而給雅培理神父造成了一些不便。但這祇是證明那個女人真是厄娃的子孫。

這樣一個奇特的人物，他說的話具有這樣說服力的特色，自然對那幾個青年發生強烈吸引，使他們覺得自己身受他的愛；聽了他的話，日益深信自己現在同他一起犧牲，將來也要同他一起成功；他把這些未來的成功說得有如無可置疑的事實⑦。

是以他們覺得自己也負有責任，務使這個家能夠順利進行。他們興奮地自願負起一切額外的工作，好讓阿耳巴週刊及時出刊，把教區公報「好天使」送到熱心婦女手中，再由她們分發給各家庭，或把印刷學校早從初創時就已負責印製的堂區公報送到各本堂神父那裡。

平常那些青年每天做五小時印刷工作，也用五小時來上課和自修；可是，自修可以等到後來實行，印刷工作則有一定的時日，不能遲延。所以，那些青年往往被迫好像負債者，把本來應該付給比較寬大的債主的錢，也付給了那些更凶惡的債主。

他們興奮地做這些事，祇要那位神學士——雅培理神父向他們提出要求，他們對他的決定和意願從不爭議。「神學士這樣說過了」這句話，對他們來說，就是充分的理由，以實行他所說的，並接受任何犧牲。「神學士不願意」這句話，也是一個決定性的理由，以放棄一個長期喜愛的計劃或最能使他們滿意的事。如果神學士是在自由活動的時候同他們在一起，他們就都圍繞著他，聽他講話，尤其喜歡聽他談論立即就要實行的計劃，準備自己的心靈，以享受計劃實踐後的快樂。他們的心活在未來。他們好比攀登高山的人，不顧登山的辛勞，祇想不久就能看到偉大的景色。

那些青年有如善書的使徒，願意把那些本來可以為自己使用的時間，也用來從事使徒工作，以證明他們的熱愛。為此，在慶節日子，他們在一些聖堂門口擺了一張桌子，上面陳列著書籍和報紙，任由進出的教友們翻閱購買。這個創新的行動，引起了基愛沙神父的迴響；他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堂區日記」上寫道：「幾個星期以來，聖堂的前院裡放著一張小桌子，上面陳列著善書和報紙。由雅

培理神學士的那些青年負責銷售。看來這件事進行得很好。我們不知道有什麼更好的方法用印刷品去接觸教友。願天主降福我們和啓示我們。」

家庭的成長

由於戰爭引起不少困難，加上有關雅培理神父的誹謗到處流傳，可是他的那個家庭卻在不斷成長中。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瑪竇，鮑可裊加入這個家庭，他不但年輕，而且很聰明，平日常觀察和靜聽而不多言。十月十五日，又加入了瑪喬理諾，維可隆可，雅培理神父在貝內委羅早已認識他，見他有堅強的意志就收留了他，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但他祇留了很短暫的時日，因他從故鄉小鎮那種清新的空氣，轉往盆地般城市的沈悶空氣，而無法適應，但也許是由於這個青年過分盡好生活方式的種種本分，以致精神和肌肉緊張，不久就使他習於農村安和生活的健康衰弱下去。他起初患的是胸膜炎，採用當時的治療方法，回到故鄉醫病，稍有起色，但沒有完全康復。之後，他參加了三月的考試，考得很好，成績。六月底他回到阿耳巴，向各位老師和同學們問好，希望不久能與他們在一起，但不幸，這希望落空了。終於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腦膜炎把他帶進了墳墓。

馬喬理諾是怎樣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呢？他的同學講了以下這件事實作為證明：一天，他母親知道他身體不好，便來看他，想帶他去見醫生，以知道他究竟有什麼病。母親來到時，馬喬理諾正在自修室

裡。別人叫他，他仍留在那裡不動。有人第三次叫他，跟他說：「你母親來了，要見你。」他才回答說：「不行，現在是自修時間。」必須由一個年齡最大的同學來對他說，使他明瞭在這樣的情形下，應該離開自修室，跟母親去見醫生。

雅培理神父爲這第一個去世升天的學生寫了本小傳，一方面爲紀念這個品德優異的青年，另一方面也爲鼓勵其他學生效法他的榜樣。

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六日，祿茂·馬切理諾加入了雅培理神父的家庭。他原籍是阿耳巴的委渣，卻生在杜林，深知自己城市居民的身分，高於那些來自鄉下農家子弟。他身材短小，活潑好動，很容易興奮，好幻想，饒舌多言，他一個人比所有其他人所講的話還多。

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雅培理神父收錄了若瑟·賈卡鐸修士。他已經讀完了第二年神學，剛參加這個團體，就被稱爲「導師」；他帶著這個名稱，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會祖早在十年前就已認識他，不僅是他的神修導師和聽告司鐸，而且也是他第一個最大的恩人。

對雅培理神父來說，賈卡鐸修士是個很有價值的寶物；可以立刻代他爲那些青年們上課（爲此，他被稱爲老師），幫助他管理青年，編輯報紙。過了一段時期，他也主管全家的財務，第一給保祿會另創一個新的團體，成爲保祿會第一個副總會長。從第一天起，他就是「最忠信的」會士，是聖保祿會思想和方針最忠實可靠的保管者。天資聰明、能深入探索，也是位優秀的倫理學者，但很膽怯，不敢妄想自欺；他知道自己是件脆弱的瓦器，要與很硬的鐵器生活在一起。雅培理神父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作自己的座右銘，賈卡鐸神父則「寧爲瓦全，不爲玉碎」，他知道必要時，盡量謙恭自下，適應變通，時常保持柔順聽教的門生態度。

會祖的思想

聖保祿會應十分感謝賈卡鐸修士；這有許多理由，因爲他以那種不容置疑的忠實和正確的態度，把雅培理神學士在一九一七年至一八年之間，把自己的心事「告訴那些最能明瞭他的學生，使他們能知道原因而決定自己的未來」。因著他能速記摘要，一等有空，整理成文，恭敬地將之保存起來，所以我們現在不僅知道會祖創會時期的希望，而且了解他爲因應法律要求，而必須忍受的種種犧牲。

我們所引証的賈卡鐸摘要原文，在半個多世紀以後，經過社會很多變遷，看來似乎不合時宜。但我們應該記住，會祖講到家庭時，常是指初創會的修會。大約十五年當中，雅培理神父的弟子們，在念「我主我朝拜祢」這篇經文時，按例常是這樣念的：「我感謝祢造生了我，使我成爲教友，並且領我入了這個家庭。」

會祖帶給我們第一個秘密的消息，是他的一個普遍性的思想，不僅有關聖保祿會，也關係聖保祿孝女會和聖保祿的贊助員⑧。

「方向。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家庭將是一個機構，有第一、第二和第三組織；前面兩個將發聖願。

第一個組織是為男性的，有讀書的和工作的。讀書的要考社會學科的博士學位；有些則有志晉鐸，而接受聖秩；普通博士和司鐸博士的任務是主管、編輯、報刊寫作，主持和作專題演講。

那些習藝的，成為印刷能手，熟悉管理印刷廠、編排和印製報紙的技術。第一種男修會已經開始；有些會士已發聖願，與家庭連結，有的讀書，有的習藝。

第二個組織是為女性而且已經開始；它的任務是：印刷、寫作、講解要理，完全協助基督徒的社會活動。

第三組織希望能很快依照教律正式成立，將有男女贊助員；這些贊助員將提供物質和精神的援助，發表意見，從事宣傳，有良好的家庭精神。

這第三個組織事實上已經存在。⑨

從這段文字，很容易看出雅培理神父在其內中所表達有關保祿會的思想，與他不多幾年後所實行的思想，二者之間有很大的差別。這裡假定保祿會士的學業，極大部分趨向社會問題，全體或差不多全體會士應該取得這些學科的博士學位或畢業文憑，此外，還假定他們的寫作主要是靠報紙來發表；他們大部分時間應該用作社會性專題演講。

六、七年後，聖保祿會快速地發展，雅培理神父很少提及社會問題、報紙和社會性的專題演講。他差不多祇講傳福音和閱讀福音的必要性，如此則應出版牧靈性的書籍，以供應當時需要極多的書籍和堂區公報。

如果我們還記得雅培理神父最基本的自然性和行動中的誠實性，以及他對青年們發表前述思想的時候，那麼這樣的差別就不會使我們詫異了。他講話的那些日子正發生那些事；他自傳性回憶中曾提到：

「最初阿耳巴的那些社會主義者曾多次威脅要縱火焚燒我們的印刷廠、家庭和報紙；好幾夜我留神提防沒有安睡，如有事故發生，至少孩子們不致於遇到危險或受太大的驚嚇……到了威脅開始變為強迫和實際行動時，那些曾貸款建築的贊助員便失去信心，產生嚴重的憂慮；可是，沒有一個人喪失信心……按照雅培理神父的意向，常念玫瑰經，呼求聖保祿，朝拜聖體。」^⑩

在那些日子，這個年輕司鐸，若無自己的青年伴隨，便不走那段從教區修院到自己家庭，或前往附近聖達勉堂的路。政府當局並不使用暴力，如同社會主義者的行徑，卻以許多藉口，阻止在戰爭的困難歲月裡，再興起一個新的修會。一般平民，不理會修會的數目和性質，預言雅培理神父的事業，如同報紙天天報導有關失敗的事業一般，也將失敗。主教也聽到一些神職人員對雅培理神父工作不利的批評。甚至於教區修院裡那些由雅培理神父從事神修指導的青年也知道，如果他們表示贊成他的工作，或者與

印刷學校的人有交往，就會引起修院神長們的疑慮和不信任。

在這種冷戰和熱戰的氣氛中，就是一個最愛好和平的人也會採取作戰的姿態，利用自己所有的武器來自衛。雅培理神父寡不敵眾，不得不受當時局勢的限制，而採用辯證的戰術。稍後，在法西斯黨最初幾年所造成的「共和」氣氛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導向與自己真正的使命更爲協調的方向。

在雅培理神父事業的組織和宗旨中，報紙和報業仍居中心地位：

「規範：一個家庭要有一個總管，定出指導的準則，人人都應該遵循作戰的要點。每份報紙要有自己的主編，並在那些大型報館旁，爲修生興建一座初學院。這個家庭將從義大利擴展到歐洲和全世界。

宗旨：出版善書、辦報事業，我們在全世界的報紙，在物質和精神方面，要用一切方法，互相幫助。我們的奮鬥是使教會、教宗、基督文化獲得光榮的勝利，反抗魔鬼的一切惡勢力，尤其是反抗共濟會。」^①

講這樣話的人是一份教區週刊的主事人，每份四大張，每週共印二千六百份；有一個時期，由於缺乏紙張，四大張減爲兩大張。它的收支情形不大好，兩年半以來，主編尚未清償創辦時所借的四千里拉的債。

但是，他很有把握地討論「全世界的」報紙，在物質和精神方面齊頭並進，而這些報紙都是屬於尚

在孕育期的修會的。那些聽者，不但相信他，樂意犧牲，甘心忍受一連串的匱乏，以表示對他完全信任。他們把自己唯一的那份週刊排印得相當差（現存幾年的這份週刊足以說明這個事實），同時他們卻想著數以百計的大報，很快就會託給他們，正如阿耳巴週刊那樣，藉由他們的技能和使徒的熱忱負責排印。他們對此極有信心，因為雅培理神父對他們說過，這是天主的旨意，而天主的旨意所向無敵：

「在穩固的基礎上，既然這是天主啟示的計畫，它的實現和成功端視：

(一) 天主的旨意；在這方面，沒有絲毫疑竇，否則聖經就不可信了；因為天主已經這樣清楚地給神學士顯示了自己的旨意：有各位主教和那些極為慎重的人說的話；有許多人靈的呼聲；也有教會的聲明。這個事業是必要的；因為今天辦報紙是教會的右臂和武器。所以，我們深信因有天主的旨意和事業的必要性。

(二) 我們應有精神；這使我們振作，這也是這家庭裡所最須追求的。許多人曾來嘗試這樣的生活，因為缺少精神，便不易成功；現在天主召喚我們，如果我們有精神，就會成功。

所以這個家庭只收少數幾個青年，就是那些有希望成功的，許多遭淘汰的青年，就是那些要靠別人拖拉的被動者。」⁽¹²⁾

雅培理神父真幸運，羅馬聖禮部從未聽到他告訴那些孩子的心事；否則，像他那樣不小心地把他自

己的使命與聖經相比，至少會要他跑幾趟羅馬，並接受聖禮部幾天的查問。不過，除了賈卡鐸修士的摘要所告訴我們的其他類似這些坦率的言語之外，我們也發現他有很清楚的思想，這才是會祖雅培理神父這個人全部精神的樞紐：一切事必然是天主所願，也應祇爲了這個而實行，人（會祖爲衆人之首）可能因罪行和不信而加以阻止。爲此，他常習慣，也常自我勸勉，時常投奔天主台前，不僅是爲知道祂的旨意，而且也爲增強和不斷重振對祂的信德。

那本手抄日記說明了印刷是「今天最有力的武器」，如果一支由那些經過適當訓練，並完全致力於行善的男女所組成的軍隊，手中拿著這個武器，不論社會或個人都會得到無數的利益。接著那本日記又列述各種方法，使社會和個人的利益都能成爲事實。

服從會祖

如果每個人善盡自己的本分，就能獲得很多利益。如果受過培育，就會這樣去做。家庭是培育我們理智的地方。對工人來說，教導對他們極有用，無論他們出去，或留在「家裡」。首先，要培育的是人心；外在環境有如暴風雨，會很強烈地襲來；多少青年沒有堅強性格，如果精神教育受得太少，就會成爲暴風雨下的犧牲品。

我們是不穿會衣的司鐸，或祇是博士；修女也沒有會衣。將來我們不是祇在聖堂裡，既沒有會衣的

約束，也要參加各種會議、集會，甚至遭遇不知多少可能傷害靈魂的壞事，為把它們化為善事。誰若沒有受過良好的培育，誰若不祈禱，誰若不好好信賴我們的媽媽至聖瑪利亞，就會有多少人悲慘地沉溺！有良好的精神教育，成為信德堅強，而有聖德的人，那麼我們的書本將帶給人聖德的靈感，幫助人成聖；否則，即使我們不跌倒，也祇會講些空洞的言語，使人更軟弱無力。

為養成這樣的性格，我們必須全心全意祈禱，同心同德，互相勉勵。

其次，大家同心合意，團結起來，如此才能產生力量，蒙受天主的祝福，因為一切都在祂內。

第三個極重要的是把自己完全放在神學士的手中，除了他的旨意外，沒有別的旨意，讓他隨意處置，有如他的手帕，完全誠實，全心信任，接受他傳給我們的全部精神，把靈魂、心神、肉身，一概放在他的手中。即使人數少到祇有一個，也要在他手中，接受他的培育。」^⑬

自從神學士給那一小群服從的聽眾發表這些思想的那天直到現在，差不多已有六十年如水般流過。其中有兩件事特別有價值。

第一件事，最新奇的就是培育成群的會士、司鐸和修女，不穿會衣，服裝一如俗人，從事使徒工作。這與另一個我們會講過的計劃有密切的連繫，就是培育會士和修女，主要或幾乎完全獻身於報業和一切社會性的問題和爭議。

以會祖這些引述過的思想為出發點，有時太匆促作結論，說他為了法律的要求沒有實現這個計劃，

但卻從未放棄自己的方案；是故保祿會士和修女今天理應回歸那個最初的計劃，以符合他們真正的聖召。這個問題，由我看來，不僅值得討論，而且大部分異想天開。

以下便是理由所在。但我們並不能確實知道，會祖本人在開始讀神學的時候曾經有過脫去長袍的念頭。再者，他服從法律的要求之後，在他面前還有半個世紀；在這期間，他從未說過一句話，表示惋惜或留戀很久以前他的那些計劃，他早已忘卻，今天我們也祇是從賈卡鐸的摘記才知道的。到了教會法規改變已能復古之後，會祖也並未顯出什麼跡象，想要利用；更有甚者，當他知道了聖保祿的修女沒有脫去他所授給沒有多大藝術意味的會衣，祇不過稍加修改時，他沒有掩飾自己的不滿。我們所引述的那些話是很好的歷史文獻，由此可了解本會會祖思想的演變，而不是保祿會生活活躍的有力因素。⑭。

再者，有關法律要求的解釋，並非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雅培理神父生性是個實用主義者，一旦追求自己所定的目標，絕不退縮，但在選用那些達成目標的方法，卻極為柔韌多變。在面對現實時，難道他沒有發覺弟子們並沒有他坐在書桌旁所夢想的那種英雄的氣質？難道他沒有想到，對於那些沒有受過良好的培育、不念經祈禱、不很熱心恭敬童貞聖母的人，他所憂慮的「沉溺」，是個可怕的事實？同樣的，難道他也沒有發覺，一個夢想由「博士」組成的修會，實際上是件不可能的空洞幻想？這些都是假設，但也並非毫無根據。

第二件事，就是引起許多人反感的一再強調必須與會祖結合，把自己完全託付在他手中，「有如他的手帕」，並把「靈魂、精神、肉身一概」交給他。把自己完全託付在一個人手中，固然是件很安全的

事，卻也是件很危險脆弱的事。不錯，團結就是力量，服從能獲得包含一切的天主的祝福。但是，集權的傾向，尤其是那些在過去生活中曾經成功的人，不僅在歲月的流逝中沒有逐漸減弱，反而更爲增強，當創新的潛能和身體的精力越衰退，這種集權傾向也越加劇。

到了事業已經大量擴展，就是最有活力的人，連細微末節也無法加以觀察和控制，如想知道一些詳情，必須經由第二手資料，這樣的認知很少能符合具體實況；這時他本人及其屬下所犯的錯誤，就可想而知了。這也是因爲在修會生活裡，諂媚的魔鬼常埋伏著間隙而動；那些始終不理牠的人，是非常罕見的。

另一次關於服從的熱烈訓話，是賈卡鐸修士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所記錄的：

「今早神學士又講了預言。我從未像昨夜和這幾天裡對天主的旨意看得這樣清楚。祂祇要有少數的人，但這少數人應有良好的、有力的、堅強的意志。啊！假如你們知道我們的使命多麼崇高！在逐漸成長時，就更能感覺得到，可是總不會完全明白的；因爲就是聖母瑪利亞在天堂上也不能完全明白。不過，你們之中有良好的意志的，已有八個或十個，但有必須改正的缺點；他們有良好的意志，我羨慕他們，實在羨慕他們；上主對他們說話，如同對聖保祿說：『你們到阿納尼亞那裡去，到長上那裡去。』他們應該把自己放在我的手中，就是去耕地，也要跟隨我。即使我犯了錯誤，可是，在本質上卻仍是對的。我所需要的就是好意志和精力。在這幾天裡，耶穌聖嬰帶來了和平；這包括了祂一切的恩賜。」⑮

第二個歷史性的日期

這個小標題不是我們想出來的：是雅培理神父在五個弟子首次公發修會聖願所做的註釋。其中四人就在他家庭中臨時佈置的小堂裡聽他講道，第五個正在諾瓦辣服兵役，在同樣的時刻自己發聖願，精神上與會祖和弟兄們結合在一起。

儀式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下午舉行，賈卡鐸修士以慎重的筆調記述這歷史性的日期。那些發願的候選人早已在計算還要等多少時日，才能完成那件大事。那個日子終於來到了，晚禱後，一尊無原罪聖母像放在「聖保祿小堂裡，用天藍色的彩布和常春藤裝飾著」。在聖母台前，這個小小的團體，「以喜悅、感動和孝愛之情」，進行他們虔誠的節目。「最可愛的慈父」，為使這件事顯得更隆重，穿了短白衣和領帶，好像一位市長或君王，在「完成重要的正式行動時，佩上肩帶」，向在場的人，尤其是向四個會申請過發聖願的青年，宣講那篇道理。我們認為應該把它完全引述出來，雖然我們知道賈卡鐸修士所記錄的不是原文，祇是個概要，如同他經常使用許多冒號所顯示的：

「我們屢次談到推廣善書的需要：現在有許多人從事印刷工作：他們獻出部分時間和精力：有的是為了榮譽，有的是為了贏利，有的是為了興趣。我們不願意為了興趣，或榮譽，或贏利而工作，也不願

意爲了印刷本身，而是利用印刷，來尋求天主。在你們中間有些青年，不是爲了愚妄的情感，而是明知原委，決意把自己完全奉獻於天主和印製善書，而且用出他們所有的時間、智慧、力量和健康；而於今天下午，在衆人面前，從我的手中發聖願，我也已經准予他們了；至於其他向我申請的人，則准予他們私自發願。那些把自己完全奉獻於天主的，有四人，另有第五人，此刻則在諾瓦辣（陶瓜道）奉獻自己於天主。

祇有四人，當年在聖依納爵手中發聖願的耶穌會士也祇有四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日期，也是這個家庭第二個歷史性的日期。必須把它記下來，同那第一個日期，即在一九一四年聖納德日開創這個家庭的日期一起記下。

應該把它記下，爲使幾個世紀以後的人知道這個家庭初創時的卑微情況。這不是爲了我們的光榮：我們祇是一些貧窮的助手，應該謙卑自下；我們之所以記下這個日期，是爲令人看到天主怎樣利用那些最卑微的人，來完成祂最偉大的事業。開創這個家庭不是我的功勞，而是聖保祿的：他求了無原罪聖母，而無原罪聖母轉求了天主。有一次，天主曾使一頭母驢說預言，現在祂可以使用一頭公驢。我們的這個家庭，在成立的那天，經歷了許多風浪，卻一切都處理妥當；這是很確實的徵象，表示天主願意我們發展這個事業；所有那些控告我爲盜賊的人，如今知道我不是盜賊，因爲我把所有的都爲你們付出了；曾有人向主教控訴我們，我們也經過了必須關閉這個家庭的危險，但天主拯救了我們；也有人向羅馬控訴我們，假如我們沒有一位明智堅強的主教，誰知道我們將怎樣度過這個難關？也有人曾多次向市

長、縣長、省長控訴我們。許多善良的人雖有正直的動機，也不了解我們，因為他們是聖善的人，卻嘗議批評這個家庭。我知道，你們每一個人，在進這家庭之前，曾經聽人說這家庭不好；許多人必須努力奮鬥，以克服嚴重的困難，並解決其他妨礙他們生活的重大問題。暴風雨是必要的，可使我們謙卑自下，並記得祇有天主是主人。我還曾祈求上主給我們更灰暗陰沈的日子。雖然如此，仍有青年覺得自己蒙受了天主召喚，來承行這個使命；他們的聖召堅定確立，欣欣向榮；這是天主旨意最有力的徵象。對於這一點，我毫不懷疑，你們也不懷疑。

今天下午這個歷史性的儀式，有助於那些向天主許下自我奉獻的青年們，使他們與我們的使命更密切地連結在一起，並使他們有更堅強的志願；對於其他的人，則有助於他們思考自己是否受召，是否能把自已奉獻於天主來從事這種工作，並準備將來也奉獻自己於天主。這是一個重大的責任，但也有許多安慰，而且天主在天上給那些出版善書的工人，預備了特殊的賞報。

應該寫報告，由發願者簽名。」⁽¹⁷⁾

賈卡鐸修士描寫發願儀式的細節，也有某種程度的歷史意義。雅培理神父坐著，發願的青年一個接一個，跪在他面前，誦讀發願誓辭。每人讀完誓辭後，眾人接著按禮規回答。當時情況，賈卡鐸修士寫道：「同學們的欣羨真是難以言喻，我們的印象和喜悅更是無言可喻；大家的面部肅然下垂，心在顫動，四肢發抖，步履莊重，慈父的訓話在這重要的時刻，都深入我們心靈。我們不再是我們自己，我們

覺得自己是屬於天主的，與祂連結在一起，自願爲祂所有，準備爲祂，也爲出版善書而犧牲一切。我們的生活是個整體。我們彼此之間，我們與慈父，合而爲一，不是一所學校的學生，而是如同唯一有機體的肢體，一座雄偉建築物最初建立的活石。」

唱了一首聖歌，念了一遍聖保祿的經和一遍童貞聖母的經之後，雅培理神父「祝福自己所有的弟子；又祝福他們的主意、願望、意志；他承認大家都有這樣的意志；他像慈愛的父親般懇摯地祝福我們；他的言語和面色一一顯示他這個屬於天主的人的喜樂和深切的感動。」

晚上，當神學士向他們講晚訓時，還說那天是他一生中最美的一天。

偉大的女恩人

神學士曾對自己的那些青年們說過，家庭的第三會，即聖保祿贊助員會，「事實上已經存在」；雖然聖保祿贊助員會這個名稱還沒有被正式承認，但他並沒有說錯。就在那幾天，他認識了一位可貴的女贊助員；他認爲應該對她表示知恩感激，曾兩次在他自傳摘記裡提到她⁽¹⁸⁾。關於彼此認識的情形，我們經由最初那些保祿會士的作證才知道。

政府因見天主教的教區修院裡有許多修士被召入伍，便把那座修院的一部分收爲軍用。住在教區修院裡的士兵當中，有個年輕軍官，面色蒼白，容貌高貴，與衆不同。一天，他對年輕的雅培理神父說明自

已睡在那些髒亂無禮的士兵之間的難處。當時雅培理神父在教區修院裡還保留一個臥室，因為他在自己的家庭裡還沒有臥室，但他聽了那個軍官的話後，認為自己身為基督信徒和司鐸應慷慨助人，就把自己的臥室和床舖讓給那位年輕軍官使用，他自己就隨便睡在餐廳或是走廊的一張沙發上。

那個軍官的母親，阿瑪麗雅·賈瓦渣——維大理太太，巴爾巴雷恩可堡壘的所有人，知道了這件事，就想認識那個對她的兒子那樣慷慨的司鐸；知道他沒有褥子，就去買來一張床比他讓給軍官用的更好的褥子送給他。雅培理神父向她道謝，就把那褥子給了一個沒有褥子的青年。那位太太又給他買第二床褥子，他又轉給了另一個青年。於是她像所有的母親那樣聰明，又買了第三個褥子，送給雅培理神父，然後明確地對他說：「請記住，我不是把它送給你，祇是借給你用，我隨時要把它收回的。所以，神父祇能自己使用它。好不好？」

無論雅培理神父是不是喜歡，他不得不接受這些條件，把褥子收下自己用。

那些褥子祇不過是阿瑪麗雅·賈瓦渣太太所送的最小禮物之一而已；後來她成為雅培理神父的事業熱心的贊助員，幫助他很大，直到一九二二年天主召她升天為止。她知道他要自己的家庭裡設置一所小聖堂，便送了一個很華貴的聖爵；雅培理神父第一次使用那個聖爵，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每週兩次，有輛車從巴爾巴雷恩可開往阿耳巴，載著正是「巴爾巴雷恩可」名酒、咖啡、肉、自製麵包、水果、藥品等，一切都是為雅培理神父自己用的；他卻常把它們分給青年們。

那位太太還做了更多的事，不僅把自己的東西送給他，而且還願意貢獻才力；協助編輯阿耳巴週

刊，捐贈兩本她自己的著作：「少女的義務」和「賢妻良母的責任」。每有空暇，她也幫助校對印刷學校所印製的稿樣。

附註：① 參閱AD. r. 卅一。

- ② 這份時間表，附在那個已經多次引證的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報告書後。
- ③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雅培理神父心中，始終沒有完全制伏忿怒和驕傲的情態。在他青年時代，受了刺激，就會引發那些短暫的反應，如同本書已經講過的；在阿耳巴教區修院裡，人家給他一個綽號——火柴頭。到了老年時，有時臉色青白，如果是坐著，就會起立，到隔壁的房裡去，神經緊張地默默散步幾分鐘，好能重新完全控制自己。然後才回來繼續談話，答覆問題，或吩咐他認為應做的事。
- ④ 基愛沙神父曾是雅培理神父的教師和模範。我們知道他會兩次快跑，以扶起在馬路上跌倒的人。至於雅培理神父，據我們所知，卻從未有人看過他快跑。
- ⑤ 雅格·雅培理著：「Si Vis Perfectus Esse」一三九頁。
- ⑥ 若瑟·賈卡鐸修士的日記，從未出版，二十二頁（聖保祿會總院檔案室）。
- ⑦ 一位老司鐸，回憶教區修院修生們的神學導師對他們的吸引力，說道：「他並不貌美；可是，假如他是女性，我就不知道我們會對他瘋狂到什麼程度。」
- ⑧ 賈卡鐸修士的摘記，即那種雜有他個人的日記和會祖對自己青年們所講的訓話概要，至今尚未出版。這是關於本會最初時期我們所保有的最生動而詳細的文獻；可惜它只涵蓋很短的時期。
- ⑨ 賈卡鐸，二頁。

⑩ AD, n. 171-1711。

⑪ 賈卡鐸，三頁。

⑫ 同上。

⑬ 參閱賈卡鐸，四—五頁。

⑭ 在他最後幾年的一次講道中，我們聽到了以下的話：「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曾有大約七十位主教的講辭是關於書籍、電影、廣播和電視，以及研究善用這些視聽和科技的工具。但，可悲的是令人有種迷惑，因有許多令人誤入歧途的危機。有人說過這樣的話：『那些使用科技工具，以傳佈基督道理的人，往往是在變壞的機會裡，喪失良好的精神……』於是我省察自己的良心：我們這些人有充分的虔誠，當不至於被書店、電影廠和其他各種工作中的危機變壞吧！？」我們想他的這種省察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已經做過許多次：他並不缺少這樣的機會。

⑮ 賈卡鐸，五—六頁。

⑯ 原文作「Furic」。這是一句比哀蒙的方言，指的是那些幫助泥水匠的小工。平常是用來指那些在工作
中居次要地位的人。

⑰ AD, n. 六一、六九。

⑱ 賈卡鐸，六—十頁。

第九章 合約

有時假如能行奇蹟和有神視，那該多美妙！試想，一個以不同現代的方式寫雅培理神父行傳的作者，如果追述他的祖先，沙貝可的貴族和羅辣的伯爵，曾在他們的族徽上寫著：「上主，我仰望祢」的字樣，那麼就會歌頌上智的天主！他第一件事，也許會給我們說明，天主無限的智慧並非不知道那些驕矜自大的雅培理族人更寄望於自己而非天主，可是天主卻給他們啓示了那些有關他們的後裔雅培理神父的預言，在五百年後，要修基督信徒的望德，以達到非筆墨言語所能形容的程度。這樣，就要耗費許多精力和筆墨，以致令人懷疑雅培理神父一生效事的可信性；然而我們卻經由確實可靠的文獻，尤其是關於他的信德，在多次引用賈卡鐸修士的日記時，知道得很清楚。

這樣的事實，把我們帶到一種我們已經不習慣的氣氛中。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氣氛，不能長留在這初生的修會裡，祇能留在人數有限的晚餐廳裡。耶路撒冷第一個基督信徒的那種團體生活方式，並沒有維持很久，也沒有完全照樣傳給其他團體。同樣的，最初的方濟精神，在草蓆會議之後，也沒有持續很久。

偉大的「使命」

如想知道雅培理神父的那個小小團體裡所發生的事，首先應該注意他對自己的使命所懷有的意識，以及關於一般聖召的約束性所持有的信念。

他對於上主給予他的使命，抱著一種純粹宗教性的觀念。這是確定的事，上主向他顯示了自己的旨意，正如天主經由聖經對人講話，同樣是確定的事。天主的旨意是要他成爲完全獻身於培育和領導印刷工作的使徒。所有其他使徒工作的方式，包括那些講道和教學的傳統方式，爲別人固然是好，但對他和那些與他在一起的人來說，卻是屬於次要的地位。時至今日，他的思想已很清楚：

(一) 教會需有負起印刷使命這個聖召的修會；世界大量銷售報紙，而不良刊物是當前社會一切罪惡的禍根。

(二) 這種聖召是前所未有的，必須完全由天主創造，如同祂給聖保祿創造了傳佈他曾迫害過的教會聖召一樣。

(三) 天主在這個時期創造這種聖召，這是可能的，爲人所願，也是確實的；在我們中間有人覺得自己蒙召，便是創造的開始。

(四) 唯有天主能創造它，因為祂掌握著人心；使人在領聖體後感到它。

(五) 創造一個這樣的聖召，是一項比創造整個世界還要大的工作。天主願我們幫助祂，而我們的幫助就是祈禱。」①

這實在是一種偉大的聖召；那些聽到的人，並不能完全明瞭它。過了幾年之後，他們發現了它的效果，就會更加明瞭，但他們祇能明瞭一部分；因為『就是聖母瑪利亞在天堂上也不能完全明瞭它』。②

爲此，他確實而可靠地對他們說：

「承諾出版善書，是承諾獻身於這最美、最聖、且爲今日世界最有價值的工作。我確信，假如天主准許一位天使派他到世界上來立功勞，他就會來這裡。

假如聖保祿還在世，他也會滿懷行善的熱情，來到這個家庭裡。對於這一點我深信無疑。這裡是今日行善的中心。」③

由他負責導師和領導的工作，以實行這種新的聖召。上主對他所招募從事印刷的新使徒說：「你們去見長上吧！」正如從前祂對回頭改過的掃祿說：「你去見阿納尼雅吧！」如果他們願意確得天主的祝

福，並安全地前進，「應該把自己放在我手中，即使我去耕種，也要跟隨我。雖然我會做錯事，可是在本質上我卻猜中了。」④

一次地震可能破壞這個家庭，卻不能阻止印刷這一新的使徒工作。這個會重建起來，並擴展到世界各國，歷經「各個世紀」⑤。這是天主的旨意；因為這是教會和人類迫切的需要。沒有一個人為的力量能阻止天主計劃的實現。

不過，在人當中，首先是他，雅培理神父，可能妨礙天主上智的安排，遲延或嚴重限制天主想用出版善書來完成的善行。為此，在講一次默想道理時，他對青年們說他祇有兩個麻煩：「我還不夠充分善良，而你們還沒有充分的聖德。」⑥至於其他的困難，比如有人對這新的團體表示敵對的態度，並不很重要，也沒有什麼影響，所缺少的，一切都會自然而來，祇要不受缺乏聖德的阻撓。所以，他繼續這樣說：

「如果你們對我好，那麼你們也要接受這些麻煩，要感覺它們，為它們而憂傷，切願使這個家庭擺脫它們。應有謙遜、服從和努力振作的精神：這一切都要看你們的熱情，必須心靈與我完全合一。」⑦

天主要這項事業

無論是神學士雅培理神父，或是那些聽到天主召喚的青年，都不得拋棄這個聖召，否則對自己的靈魂會有重大的危險。關於一般聖召的約束性，他一生持守嚴正，在觀念上沒有絲毫改變。早在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已經寫道，「人應該隨從自己的天命」：

「祇有在這條路上，才會滿足願望。

祇有在這條路上，才會找到幸福。

祇有在這條路上，才會達到目的。

因為天主祇在這條路上，賜給人所需要的恩寵。

誰若不走上這條路，他就不能愛真理；不愛真理的人，也不會愛天主，無法蒙受祂的恩寵。」⑧

那些聽他訓話的青年，絲毫沒有想到背棄自己的聖召。他們堅信神學士得自天主的偉大使命，將圓滿完成，雖然他有無法清償的債務，雖然債主罵他是個騙人的神父，雖然他的健康不良，迫使他每週臥床一兩天，雖然世界大戰給他增加了許多困難，而那些政治人物、那些公正的律師，甚至於有些神職人員對他進行私人的敵對行動，結果他仍將完成自己的使命。

那些青年認為他有很奇特的神恩，卻從來沒有使用這個名詞，也許他們不認識它，卻更視它們為天

主交給他的使命，而這使命是天主賜給他許多恩寵的一部分。他們之中最年長的若瑟·賈卡鐸修士，於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用極自然的筆調記述說：「他知道我們所犯的一切罪行，就是連管理員和老師沒有向他報告的，他也知道。」^⑨如果他們發現神學士有病，他們不會想他需要藥物，卻認為是他成立的這個小團體裡，有人犯了罪。的確，我們在賈卡鐸的摘記裡，看到以下這段文字：

「按例他（神學士）身體健康；可是，一個不服從的行為，在家庭裡所犯的一個罪，就能阻塞他的腸胃，使他不能消化；為此，我們從他健康情形的好壞，就能斷定在家庭裡是否犯了罪。」^⑩

在他們看來，不服從的罪在那些必須盡量避免的罪中佔有首要地位；因為「天主把祂給世界的祝福與服從連繫起來。我們應該樂於服從，以獲得天主的祝福，使我們成功，並得到天堂的酬報」^⑪。照他們的想法，神學士在他一切行動和創舉中，都是一個「屬於天主的人，一個擺脫世物，完全在天主內的人；他從這個角度思考和判斷一切，並採取一切行動」^⑫。

那些青年堅信天主上智的安排，因為神學士有信德。當「他講論信賴天主上智的安排時，就找不到道理的結論，他自己也這樣說，言語像火熱般出自口中，句子的構造，完全聽由他內心的指示，各段之間沒有真正的連繫，卻具有說服力」^⑬。

由於神學士這樣說，而且一再這樣說，所以他們也深信：「天主的事業不靠金錢開始，而是用祈禱

和對天主的信賴；要信賴天主，儘管向前走；靠金錢來開始是愚昧的行動」^⑭。

如果一個早上，他們看見他沒有起床，或起身後站不穩，不能結束一台彌撒，就會想起他曾對他們說過的話：「每次上主照明我，要我做一件事，就會在早上使我很不舒服。」^⑮於是，他們就有心裡準備去聽一項新創舉的報告，或是關於家庭最近或將來一些新的特殊事件。

大膽的信心

雅培理神父的那些講辭和理論，從我們已經可悲地俗化的信仰看來，似乎是輕率的妄斷，但印刷使徒的備修生卻視之為很自然的事。也許有人敢對自己講這類話，或者至多講給與自己有同樣志趣的知心好友聽；可是，誰敢向一個團體，即使是一個小小的團體，講這樣的話？

我們祇引證幾篇神學士在各種不同情形下向青年發表的簡短講辭，這些講辭我們認為最能顯示那個小團體是以怎樣的信德來行動的。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晚上的簡短訓話中，雅培理神父談到學業對那些準備肩負使命的青年是多麼重要，他這樣闡釋：

「求學不是祇有讀書一條道路，還有直接得自天主賦與的學識。人人都有這條道路；可是，我們遠比其他的學生，也遠比教區修院的修生和修士更有機會。為什麼？因為我們對於自己的使命必須知道許

多事，但我們讀書的時間少，因為我們也要工作；所以，上主必須賦與我們學識；我們用四個鐘頭來讀書，比其他用八個鐘頭的學生得益更多。

所以，因上主必須立下明確而簡單的合約：上主，我必須知道很多事，但我祇有很少的時間讀書；我還要排字，還要印刷，所以我要完全按照您的旨意來排字和印刷；求您賜給我學識。

使徒們沒有什麼知識，在領受了聖神之後，藉著明確的合約和堅定的信心，竟使世人驚奇，並使博學之士慚愧，且照明了所有的人。

聖神不會以火舌之形降在你們頭上，卻要使用這個方式：祂將使我們更快學得我們所讀的，更牢記自己所學的，並更用功地讀書；這樣，別人要用三個鐘頭來學會的，或者很容易忘記，或者沒有付諸實行，我們卻用一個鐘頭就學會了，而且牢記不忘，且實行出來。

有了這樣的信德，就會親眼看到事實。神父曾經在兩個青年身上實驗過；他們抱著這樣的信德，在一個月裡求得了六個月的知識。不要說：我沒有讀書，我沒有求得什麼知識。你沒有讀書，卻學得了更多東西；等你到了三十歲時，你就會發現自己是否比別人知道得更多。

在這家庭的精神裡，這種信德是主要的；正如精神是新的，同樣也有新的方法；其中有一個首要的方法，也是精神的主要部分，就是不必讀很多書，而能求得知識的信德。誰沒有這種信德，就如一個令人發笑的，不合音調者。我們必須牢記在心！這種信德是主要的。聖保祿為天主工作，並對天主說，他有權利要求天主給他食糧：『供職於祭壇的，就分享祭壇上的物品。』我們也是如此：我們為天主工

作，應該需要知道許多事。我們工作，上主自會設法供應我們食糧，不僅是口糧，也包括心智方面的食糧。我們應該為祂工作，為祂生活，我們有權利為祂生活。

所以，我們不應該按照別人對我們說的話，來處理我們的生活，卻要按照這個家庭生活的需要。誰若批評我們讀書太少，我們就應該這樣回答他：『有我們，也有天主的恩寵。我們祇佔一部分，天主的恩寵卻佔兩部分……』

除了讀書之外，還有一個求學的方法，更崇高，也更有效益的，就是祈禱。藉著信德和祈禱天主使我們不必讀書而求得學識，意思是說，我們應該做一切我們的那部分工作，其餘的將由天主補足。」①⑥

我們所引述的在「簡短訓話」中所表達的思想，好幾個月必然屢次出現在雅培理神父的思想裡。他把它們重新思考、組織和修飾，好能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以更簡明的形式重新提出，就在向他的青年宣讀了三個月操行、學業和技術的分數之後，如同賈卡鐸修士所記錄的：

「……他曾重述和解釋了在家庭裡讀書的性質：用一半時間讀書，而求得兩倍的學識；就是說，讀一個鐘頭的書，而求得四個鐘頭的學識。他與上主立了合約出版善書的青年們祇靠讀書就得不到完整的教育。他們也應該工作，不過，要做出版善書的使徒，應該知道遠比一般的司鐸和律師為多。所以，神學士要我們工作和祈禱，上主自會負責，使我們求得四倍的學識。這不僅是在讀書方面，而且包括全部

的生活。一個出版善書的工人，應該做八個人的工作。起初，要有很多信德，才能相信這樣的事。但是現在神學士已經親眼目睹，對這家庭裡所有的人來說，的確是這樣：誰若沒有達到這個地步，無論過去或是現在，都是因為沒有信德。

一個抵四個。誰不準備這樣做，誰就沒有這種信德，他就儘管到別處去讀書，在那裡，他可以讀四個鐘頭書，以求得四個鐘頭的學識。

怎樣才能成功呢？

- (一) 相信神學士的話。
- (二) 完全信賴天主。
- (三) 善用時間。⑰

雅培理神父必然很關心，要把這些觀念銘刻在青年的心中；因為第二天是主顯節，他們能多休息一下，也有更多自由的時間，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們講了另一篇訓話；第二天，即一九一九年一月七日，賈卡鐸修士寫了以下這篇摘要：

「昨天下午，可愛的慈父請我們全體都與上主立一個合約。他所立的約是：讀一分書而求得四分學識。今早在默想中，他重新提到這件事的重要、基礎、條件和邀請。他的言語好像烈燄，充滿信念和說

服力。基礎是：信賴天主；因為祂曾許下要把智慧賜給向祂求得智慧的人……天主喜歡信賴祂的人。天主這家庭存在且發展。我們無法按例求得學習智識所需要的一切。世上所缺少的就是信賴。可愛的慈父還沒有在一個教區修院的修生身上找到它。至於我們，信賴一切和衆人，就是不信賴天主；我們是愚人和瘋子，身後將有一個很長久的煉獄等著我們。求得知識的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祇用四分之一的時間讀書，以此向所有的學生和教區修院的修生挑戰。

合約的重要性：必須認真地實行；反之，若不尊重合約，正如同用黃金來做鞋釘。有了合約將有進步，並會行奇蹟，重新提高落得很低的學習力。天主也不會減少祂的恩寵。我們相信事實可以證明是這樣的。

條件：

(一) 信賴天主和善用時間。誰若這樣相信，用一個鐘頭做四個鐘頭的事，就應該立這合約，否則不要立它，也不要在這家庭裡學習。

(二) 善用所有讀書的時間，但要許下並實行這一點，否則合約無效。

(三) 許下要利用所學得的一切，祇為出版善書和光榮天主。這個認真的許諾，即使要犧牲，賺少許錢，也要踐行無違。假如不認真定下這些條件，就不要立合約，因為它無效。

他自己已經立了這個合約，並請大家也同天主立這合約，但他讓我們完全自由。天主是忠信的，我們無論在什麼情形下，也不可背約。

在彌撒聖祭中，特地爲此念了聖母德敘禱文和伏求聖神降臨、三遍天主經、聖母經和光榮頌，每遍爲每一個條件。唸聖母經前，可愛的慈父宣讀了合約辭，誰願意的話，可在自己心中默念。」^{①⑧}

令人詫異的是賈卡鐸修士在結束這篇講辭的摘要時，引用福音的一句定式：「誰能明白的就明白吧！」我們不知道他是指他所寫的摘要，或是指他個人的看法。也許這句話祇是表示，無論是雅培理神父，或是這個虔誠的記錄者，都深信如果把這些理論向外人宣講，就不會被人了解。

雅培理神父自己也承認，關於自己的生活 and 事業，「並沒有記錄的習慣」^{①⑨}。他的弟子們，至少在這方面，很肖似他。是故今天，我們看到賈卡鐸修士在他的摘記裡寫道：「可愛的慈父宣讀了合約的定式」，不知道是指哪一個定式。

不可能是一九二三年那個被收在聖保祿會祈禱手冊裡的定式；這本祈禱手冊今天仍在使用，祇是刪除了許多天真幼稚的部分。的確，在這個定式裡，顯然含有對基督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以及對諸天使之后的敬禮，而在一九一八年，這敬禮還沒有實行；而且，神學士尚未「解釋過」虔敬的效果，所以他不可能使用這樣一個定式，把虔敬視作與天主定合約的主要因素。

我們知道，在那些年間，會祖還熱切地吩咐青年與天主訂立另一個合約，以福音的話爲基礎：「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②⑩}換句話說，他勸勉青年們要先實行上主的話，以便在天主台前負起一項慎重的任務，按照：「我要設法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亦即聖德」

這個意思，常信守上主的諾言，那麼上主自會對我說：「我會把其他的一切都加給你」，也就是說，不僅是聖德，連麵包、住屋、健康、工作，以及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我都會給你的。

誰若願意使這「合約」更隆重，他提示可以把自己的那部分寫在紙上，簽上自己的姓名；至於上主方面，則簽耶穌基督這個名字，不過也要加上聖父和聖神的名字，作為背書。顯然他並沒有為他自己或他的那些青年尋求背書；因為他知道這是找不到的。

關於這方面，我們在賈卡鐸神父的記錄本裡，找到了一張已經發黃、紙邊有許多缺口的紙張，上面寫著「合約」，按照他和雅培理神父所提示的規則訂立的，卻由雅培理神父用拉丁文寫成，如同司鐸所應實行的。我們應該把這張很特殊的紙印在這裡，為了技術的理由稍微縮小一點，紙上標明「票據」的字樣；這是很久以前的習俗所僅存的樣本。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簽了這張「票據」。一定不會早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其時賈卡鐸還沒有晉升鐸品，也不會晚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當時不再提到這類的合約，也許雅培理神父已經收到關於這件事的訓責，所以我們假定是在一九二〇年中簽署的，也許是在雅培理神父已經購置了廣大的土地，現在在此地興建了阿耳巴「聖保祿會」的各座房屋，需要更有條理和留神看管的經營時，任命年輕的賈卡鐸為他的財務主任，明知這樣是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直到一個未定的時候。這也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在那隆重的時刻，極為激動的賈卡鐸神父和無法探索其內心的雅培理神父二人之間有明顯的對比；其時他們覺得確實需要天主教上智大量的援助，以實現那些不是依據銀行裡的存款數字，而祇依據那個推動他們的

信德所定的計劃。

由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與上主訂立合約時所用的定式，就是這張「票據」嗎？可能是的！但，我們不能確信。我們更相信他用了一個臨時編成的定式，結果如同所有他書桌上用過的紙張，都被丟在字紙簍裡；祇在幾年後，再加以修正和增補，成爲祈禱手冊中的「合約」或「成功秘訣」。茲錄如下：

「主基督，求祢接受我們經由聖保祿及諸宗徒之后聖母瑪利亞之手給祢呈上的合約。我們應該修得很高的德行，比那些過默觀生活的會士所修到的程度還要高；但是我們的熱心神工卻比較少；我們應有的學識比任何其他修會更廣，但我們讀書的時間卻更少；我們的印刷工作比任何其他印刷工人的多，但我們工作的時間卻比別人少，而且祇有不很老練的師傅；我們本來在衣食等物質方面，應有完善的供應；但我們幾乎一無所有。爲此，深信祢願意我們有這一切，我們與祢立這合約，是基於我們賴祢所說的：『無論你們因我的名求什麼，你們必會得到它。』」

在我們這方面，我們許下並負責：

- (一) 盡己所能來讀書、祈禱、工作和修神貧。
- (二) 爲光榮您而做一切。
- (三) 將來從事印刷的使徒工作。

求祢賜給我們所需要的學識，祢所要我們修的聖德，我們所須有的工作技能，凡是對我們物質需要有益的事，依照這樣的方式：使我們學得四比一的知識，賜給我們十比一的聖德，五比一的工作技能，六比一的物質財富。

我們深信祢接受這個合約，也因有過去幾年的經驗。我們求祢寬恕我們微小的信德和背信的不義，並求祢祝福我們，使我們忠信恆心，至死不渝。」

聖德

雅培理神父一再強調讀書和求得許多知識的需要，不應使我們以為這是他思想的重點。對他來說，學識祇是一不可或缺的工具，以便有效地進行印刷的使徒工作，有了它，才能達到他光榮天主和拯救人靈的生活目的。拯救人靈並不是學識或人類技能的成果，而是天主恩寵的績效。為此，如同本書已經提及過的，雅培理神父最大的「麻煩」、最大的憂慮、生命的問題，就是成聖和培植有聖德的印刷使徒。

他常多次熱切地以最特殊新穎的方式，討論聖德的問題；以致常摘記「可愛慈父」講辭的賈卡鐸修士說，如果要使雅培理神父關於聖德所講的話很正確地記錄在日記裡，就必須把它們「拍成照片」。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他那可貴的日記結束之前不久，賈卡鐸將前一天會祖所講的四次談話，作了一概要的記錄。聖保祿會的小團體爲了避免損失一天的工作，把聖保祿歸化節移到二十六日星期日來舉

行；節慶禮儀中，這位偉大的宗徒使雅培理神父作了四次演講，為提醒人注意修聖德。我們祇引述一部分賈卡鐸的記錄。

在「聖德的道路」上可以前進一步，五步，甚或十步，如同騎腳踏車，踏一圈可以跑一公尺，甚或跑十公尺。我已經教過你們，怎樣增多讀書的時間；現在你們應該學會怎樣在聖德的道路上加快前進的速度。你們應該努力加速，做一次省察，應得十倍的效果；考察成果，在聖德方面的進步，好像做了十次省察。不過，你們要注意，張開耳朵，不要心裡睡覺，要醒寤。任何努力必須使你們得到十倍的進步。為什麼這樣呢？因為上主叫你們修成很高的聖德；祇靠自己的能力和尋常的恩寵，你們無法達到這樣的聖德……，你們應該超越那些生活在隱修院裡的司鐸和修士。

但是，神學士是一個瘋子！我不是瘋子；雅培理講話時，可能是個瘋子；可是，如果像我現在在你們慈父的身分講話時，我要告訴你們，我不是一個瘋子。你們應該比神父和會士更有聖德。這些就是你們的模範，你們應該像聖嘉思、聖若望·貝滿思、聖達尼老·高思佳、聖方濟·薩威、法勃勞神父、聖方濟·卜嘉、聖依納爵那樣。可是，像教區修院的修生那樣還不夠嗎？還不夠！因為天主在你們內放了一個無價之寶，一個連天使也羨慕的珍寶，就是出版善書的聖召。

你們是在一座高山的山麓下，向上攀登吧！遙望天際吧！那是整個世界；如有一個很光滑的圓球，放在一塊很平滑的大理石上，祇有一個接觸點，整個圓球各部分的重量都壓在那一點上。在你們的良心

上，壓著一百萬、三百萬、一千萬人靈的重量……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你們應該有很大的聖德，要比那些尋常的司鐸更有聖德。

問題在於拯救許多人靈，拯救一千萬，或祇拯救一百萬。可是，神學士今天下午瘋了，對我們講拯救一千萬人靈。我對你們說，一個好的從事報紙工作者，能拯救更多的人靈。你們舉目仰視，看一棵看不到樹頂的大樹：這就是我們這個家庭，它真是一棵大樹^①；你們祇不過是在它的樹根那裡。現在這個家庭，祇是這棵大樹的根而已。啊！假如你們知道在你們內的那個寶藏，上主就在那裡召喚你們，你們就會完全充滿活力，不再離開我，就是說，不再離開上主，常站在祂四周對祂說：『我還需要這個，我還需要那個，賜給我這個恩寵……』

你們說，神學士今天下午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我要把你們帶到全德的山上去。你們應該知道自己要有多大的聖德……你們應有聖保祿的精神。我對你們說，你們必須要如同天主那樣聖。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你們應該每次努力爭取十倍的利益，每天要像十天那樣進步，做十年成聖的工作要像做了一百年。這可怎麼辦？怎樣才能增加倍數？我們卑賤不堪，滿身都是缺點。首先我們應該自謙自下，承認自己貧窮可憐。一旦我們看到自己靈魂的實況，我們就會昏倒。聖女瑪加利大·亞拉高已像色辣芬天使，好幾次看見耶穌聖心顯現；有一次天主讓她看到自己靈魂的情形，就昏倒了。我們應該自我謙卑，因爲我們祇靠自己不能進步。此外須有堅強有力而慷慨的意志，要成聖，成爲大聖。要成爲如同天主所要求的那樣的聖人，正如我對你們說過的：要有經得起一切考驗的意志，盡一切努力，作任何犧牲。這是

第一個方法。

(二) 我們不可信賴自己和我們的力量，卻要全心信賴天主而祈禱。必須相信天主能使我們擺脫自己的缺點，相信天主願意我們很有聖德，如同我對你們說過那樣的聖德；相信我的話，天主願意賜給你們這個恩寵，你們每次努力就會產生十倍的效果，每做一個虔敬的神工，天主會賜給你們這麼多的恩寵，好像做了十個虔敬的神工。

這是真的，這是天主所願意的，你們相信吧！凡是相信的，就將在聖德的道路上，全德的山上，快速前進；誰若祇靠自己的努力，就會走得很慢，又費勁，走一步，躓一下；戰勝一次，隨即跌倒，勉力站起，又跌倒了，向前走得很辛苦。

必須更仰仗天主，這是為救自己的靈魂；仰仗天主為能學得快又好；學習祇為光榮天主；仰仗天主為讀書，學得快而獲得四倍的成效，尤其是為了虔敬而要仰仗祂。有人的信德祇限於相信天主不會讓我們缺少麵包；可是，這是愚昧的事：上主不喜歡，祂會責斥我們：難道天主之國祇是飲食嗎？

我們必須有更大的信德，來聖化自己。我們距離這樣的信德還很遠。你們中間還沒一人有這種真信德；祇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自己是個好青年，如同聖達勉堂的那些孩子；至於其他的人，至多相信自己像教區修院那些修生那樣。有幾個人稍有更多的信德；可是沒有一個人有真正的信德：這種真正的信德能移山。天主把一件無限的事放在我們內，叫你們修成至高的聖德；不過，願意由祂來進行，用祂的手臂來工作；因為我們這個家庭是靠天主上智的安排來生活的。

天主受到我們這個家庭最嚴重的侮辱，就是對祂不信任；祂卻證明，一切都是祂做的。我們不信任祂，真是愚昧、糊塗……耶穌是復活，祂能使我們從所有缺點的墳墓中復活起來；祂也是生命，使我們生活在神修前進的道路上。祂曾說過：『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因我的名無論求天父什麼，祂會賜給你們的。』耶穌曾發了兩次誓（天主發誓決不像野孩子那樣說：「我發誓。」），不管我們因祂的功勞所求的是什麼，祂的天父將會賜給我們。天主現在願意賜給我們聖德，並願我們向祂求這聖德。我們必須到聖體櫃前，在耶穌面前，向祂提起祂自己說的話，祂自己發的誓，執住耶穌的話，告訴祂不得不履行自己發的誓，要祂賜給我們，必須一再地求。啊！這樣，聖德為我們就容易了，不久天主將使我們達到很高的全德，如同祂對許多聖人所行的。所以，你們應該勇敢振作；天主叫你們修的是偉大的聖德；有了祂的幫助，你們就能在短短的時間內達到那個地步。

你們說：『我有許多缺點，我還有這個或那個惡習。』那有什麼關係？我要好好地求耶穌，耶穌就會使我擺脫它們。我還缺少這個或那個德行。這有什麼關係？我要好好地祈禱；耶穌就會把它們賜給我。誰若懷有這樣的信德，一年之後，將發現自己完全改變了。

你們會驚奇：怎麼我能克服那個缺點，修成那個德行？是的，這並非祇靠我自己，而是有天主的恩寵同我在一起。所以，勇敢吧！一直朝著天主叫你們去的地方。毫不信賴我們自己，完全相信天主，多多祈禱。誰若這樣做，一年之後，就會發現自己改變了。耶穌頃刻之間改變了聖保祿；在這節日上，我們該歸化。如果我們妥善並忠信地做私省察，我們就會得益。」⁽²²⁾

不難發現，雅培理神父給青年們所提示的聖德模範，都是耶穌會士。這不是一件偶發的事，也不是唯一僅見的事。這是事實，尤其是在他創會生活最初的時期，在他一般的神修，他的修會，以及給這修會所取的名稱上，對聖依納爵的神操有很大的景仰之情。嚴格的服從、鐵般的紀律、信德、默想和省察，是耶穌會習行的神工，他本來很樂意效法的，在他創業時也實在效法了，尤其是他個人。雖然他不習慣讀到這方面的事，可是很明顯的，就是在行政方面，祇要這是必要的辦法，他也喜歡強硬而全權的統治制度。

附註：① 賈卡鐸廿三—廿四頁。

- ② 賈卡鐸十頁。
- ③ 賈卡鐸卅九頁。
- ④ 賈卡鐸十頁。
- ⑤ 賈卡鐸十四頁。
- ⑥ 賈卡鐸十四頁。
- ⑦ 賈卡鐸十七頁。
- ⑧ 雅格·雅培理著：「Homo Multis Repletur Miseriis」n. 十六。
- ⑨ 賈卡鐸十七頁。

- ⑩ 同上。
- ⑪ 同上。
- ⑫ 賈卡鐸四四頁。
- ⑬ 賈卡鐸四七頁。
- ⑭ 賈卡鐸五二頁。
- ⑮ 賈卡鐸三六頁。
- ⑯ 賈卡鐸十八—廿頁。
- ⑰ 賈卡鐸四四—四五頁。
- ⑱ 賈卡鐸四五—四六頁。
- ⑲ AD, n. 八。
- ⑳ 瑪六 33。
- ㉑ 顯然是把Alberione這個姓字，解作Alberone大樹的同義字。

第十章 歷經崎嶇的道路

雅培理神父服役時，接受身體檢查，醫生聲明他應接受覆查；到了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正在激烈進行中，各方前線都急需增補兵員，迫使政府不得不在那些本來在平靜時期免服兵役者之中尋找，因而雅培理神父就在那年春季，接受了覆查。

在指定覆查體格的那天，他脫下了長袍，如同當時所有的修士和司鐸一樣，由於他沒有俗人服裝，便向一個身材與他相同的青年借用衣服：一件灰色襯衫和一件衣領緊扣的外衣，一條褲腳祇到小腿一半的褲子，以及一頂有帽遮的黑色小帽。他去見軍醫，接受了檢查，聽到免役的報告很高興，便回來了；在他跨進大門之前，想給修女的院長德蘭·梅而珞報告這個好消息；院長修女比那些青年更憂急，深怕看到神學士動身開往前線。他先到修女們最近新開的書店門前，對第一個遇見的修女說：「去告訴德蘭院長，他們沒有收我。」說完就走了。

他這樣的裝束，在一個常見他穿著長袍的人看來，實在認不出是他。果然那個負責向院長傳報消息的修女①，並沒有認出他，覺得很奇怪，她在雅培理神父的那些弟子之中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穿著這樣服

裝的青年。

修女們曾許下如果神學士不適於服兵役，就要給聖達勉堂正祭台捐贈一塊地毯，這樣一來她們必須設法還願了，由於她們的錢袋空空如也，只有向保祿會最先的那些贊助員求助了。

印刷所

雖然戰爭造成許多困難，可是印刷學校的工作反而很多。爲此，雅培理神父認爲應在阿耳巴另開一家小印刷所，給修女幾箱鉛字，使她們對於印刷術也有信心，爲阿耳巴週刊或各堂區雜誌文字排版，然後由青年們把它們連同他們自己排的字版一起付印。後來，因修女要前往蘇沙，主持刊印教區的週刊時，就安排她們當中有人也學使用印刷機。

在那個時期，以及戰後幾年裡，印刷所的最大困難就是普遍缺乏紙張。即使所需的數量很有限，也不容易買到。經過政府的規定，報紙祇出兩張，甚或停刊幾期。在現存的報紙裡，我們發現有幾期是用不同的格式刊印，有時報紙是用僅有的廣告紙來取代。以我們今天消費的情形來看，不容易想像約在半個世紀前的人是怎樣應付缺乏工具的困難。

舉例來說，雅培理神父需要一架排字機，以便排得更好、更正確、也更方便：這是一種豪華的設備，阿耳巴沒有一家印刷所可以擁有這樣的一架機器。他卻很快找到了保存得很好的二手貨——他之所以

容易找到它，正因為當時印刷所遭遇了重大的困難——不過，祇要三萬里拉，就能買下來；他很清楚知道，要費很大的力，才能積聚五千里拉。為此，他向週刊大約三千個訂戶伸手，請求他們協助購買這架機器；它將使他們所訂的那份報紙有更美觀版面；同時他也勸青年們多祈禱，不僅是為購買那架排字機，而且也為了不需要家庭以外的老師來幫助，就學會使用。他最初用過的那些青年所有不幸的經驗，使他現在更謹慎提防，以免重蹈舊轍。

在家中獻彌撒

爲了使這個家庭有一更完整的修會團體的面貌，乃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雅培理神父在馬濟宜路住處以前一直用作自修室的，如今改爲小堂，並在其內奉獻第一次彌撒，小堂的新木祭台，是雅培理神父一年多來所渴望的②

那一年裡，有人曾想送給雅培理神父兩座祭台，由於陳舊不美觀，他認爲以不良之物來事奉上主是不適當的。於是沒有接受一直等待，甚至花費一筆節省下來的錢，獻給上主一座全新的祭台，連聖爵和聖體爵也都是新的。在聖體爵的屋上，刻有團體每個人的名字，一共有十五人，而在聖爵座上則祇有阿瑪麗雅·賈瓦渣——維達理太太的名字；她與修女們一起參與保祿會小堂裡的第一次奉獻彌撒時，捐贈了那個聖爵。唯有樂觀的人，才能預料那個瘦小的主祭者在他一生中，能在保祿會的會院裡，啓用許多的

大小聖堂。

雅培理神父並不想立即開始在家裡供奉至聖聖體；不過，至少可以供放到第二天。因爲在那一天，將有七個最初的保祿會士復發修會聖願，毫不保留地獻身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③。同在那一天，也有聖保祿會的修女安琪麗娜·鮑菲、德蘭·梅而珞和克萊麗雅·賈麗雅諾，以私下的方式，發了貞潔、神貧和服從的聖願。那些女同學因年齡不足而未能同她們一起發聖願的，還記得那三位修女是怎樣喜悅而擔心地準備過那個大日子的，他們很嚴緊地守密，別人即使再好奇，也無法知道她們爲什麼那樣不尋常地喜悅。

哀悼

在雅培理神父這個小小的家庭裡，也像一般大家庭那樣，喜樂悲痛互相更替。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如同本書前面所述，天主召叫馬喬理諾·費可隆可上衲那裡去，他是印刷學校裡第一個去世的青年。

八月二十五日，芳齡二十一的愛彌麗雅·莫理雅結束了她潔白可貴的生命，她是聖達勉堂要理教師，也是善書的熱誠宣傳員。基愛沙神父爲她寫了一本小傳，大部分根據她講解要理的女友所作的證辭④。這些女友當中，也有最初幾位保祿會的修女，尤其是鮑菲小姐，由於年齡最大，也最有學識，能夠

認識得更清楚，也很容易把她所觀察的表達出來，她保存了莫理雅生前摘記基愛沙神父和雅培理神父爲那一小組要理老師所講的每月和每年退省道理的簿子。

那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又有一件喪事：就是雅培理神父所收第一個修女克萊麗雅·賈麗雅諾過世。按照當時她的一個同學說，她是「所有同學中最健康也最強壯的；別人也常記得她謙遜、和善而慷慨，當時她患了正在各地流行的西班牙感冒，這位年僅二十六歲的少女，在短短幾天中，就夭折了。

她臨終時在床上，對在旁照顧她的神學士說：「如果上主讓我活下去，我願意爲善書奉獻我所有的力量，即使祇在廚房工作，或在別人工作的地方掃地，我也認爲這已經做很多了。如果我死了，我也爲出版善書奉獻我的生命；如果我升天堂去，我要常爲出版善書祈禱。」⑤

她在瞑日之前，爲完全屬於天主，重發了修會聖願。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氣絕，當時她的同伴跪在她床邊，恭念榮福五端玫瑰經。馬喬理諾·費可隆可去世時，如同賈卡鐸修士在日記所記載的，也發生了同樣的事⑥。雅培理神父記得克萊麗雅·賈麗雅諾是那些在他初創事業之時，奉獻自己生命於天主，好使他的事業圓滿成功的人之一⑦。

出版善書的贊助員會

克萊麗雅·賈麗雅諾感人的去世情況，以及她與雅培理神父最後的談話，三天之後，雅培理神父舉

行一項儀式中，在祈求天主祝福出版善書的贊助員會第一期會刊時，重新提及。他希望會刊在前一天出版，安放在家中小堂的祭台前，以接受聖體的祝福。在祝福會刊時，他敘述三天前給病重垂危的修女祝福禮時，以這位修女願為善書奉獻自己生命的熱忱，勸勉在場的人也投身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雅培理對青年們所講的訓話，值得與上述儀式一併提起。以下就是賈卡鐸修士在他的日記裡所記錄的這次訓話：

「雅培理為我們說明了我們的家庭分為三大支，即：男修會、女修會和贊助員會，接著他說：

『組成這最後一個會的困難要比其他兩個更多的困難；並不是說其他兩個已經確立，而是說這個會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現在這最後一個也已經開始了，就是出版善書的贊助員會。在退省的時候，我編寫了它的會規，然後把它託付於天主；現在我已呈交主教審閱；主教不但完全批准了，而且也願意加入，為第一個會員。我們應該感謝天主；因為開始得這樣好。』

他也解釋了會規的內容：凡是要為出版善書祈禱，或工作，或寫稿的，都可參加這個贊助員會。『不過，開始並不是完全了一切，以後還會有各種困難、反對、阻障和挫折，這將好比在樹林中行舟。為此，必須祈禱又祈禱，讓我們祈禱吧！聖保祿會關心這個新的贊助員會，使它產生果實。你們將盡力向所有的人熱心介紹這個贊助員會。』

三十年後，你們會明瞭今天下午我所說的話：這要在三十年後。』⑧

如果我們記得，在雅培理神父的計劃中這一在俗贊助員的思想，以某種意義來說，超出會士的思想，在當時的情形下，雅培理神父對贊助員會賦以這樣的重要性，我們不會以為是太過分；這可從他自傳的摘要裡推想而知：

「他每日早晨向上主舉起聖爵時，第一個念頭是：今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贊助會員還是太少；第二個念頭是想著聖保祿會大家庭。這些便是上主每日所賜的意向。」⑨

活動頻繁的日子

一九一八年，對聖保祿會這個小小的家庭來說，是一個有許多新事的年份；將近年底的最後幾天，活動尤其頻繁。十二月十六日，安琪麗娜·鮑菲小姐和青年祿茂·馬切理諾動身前往蘇沙。按照蘇沙的卡思得理主教與雅培理神父二人之間的協議，他們必須準備負責當地主教公署無法維持的教區週刊，利用主教公署所提供的一間小型印刷工場主持印製和傳佈。這個工場小得不敷應用，必須另找適用的地方，附有小小收藏紙和書的庫房。

兩天後，德蘭·梅而珞和三位女青年，即艾彌麗雅·邊臯、瑟琳·貝德安、瑪柳洽·李璠蒂，啓程

與鮑菲會合。於是，這個初創的聖保祿孝女會，暫時遷往蘇沙，鮑菲再度擔任那個小團體最初幾個月已經擔任過的院長職務。

在阿耳巴，印刷學校這個團體的家務，由安琪拉·辣巴祿小姐負責，並由她母親羅撒協助。由於這個工作遠超出她們的能力之上，雅培理神父便向教區更熟悉他的各堂區神父求助，請他們給這個初創的修女會，派遣幾個有志奉事上主，過修會生活的女青年。

有關奉獻生活的談話，是由辣巴祿小姐開始的；她在一九一八年初，從事雅培理神父那個團體裡的家務工作，不過這祇是暫時性的職務，直到她有進修會的機會為止。雅培理神父知道了她的理想，曾經給她解釋，她做自己的那份工作，私自發聖願，就有過修會生活的一切功勞；可是，這並沒有完全使她信服，雅培理神父就把自己的計劃告訴她——這是在那個時期完全成熟起來的——要創立一個新的女修會，等到那些暫時遷往蘇沙的修女重回阿耳巴時，她就可以參加了。

同時在蘇沙，鮑菲小姐已經開始紙和書庫的工作，在這方面她可以用出更多的活力和學識。德蘭·梅而珞負起印刷工作，但她的健康不容許她長期繼續這種沉重的工作。兩架印刷機是當時尚在使用的最老式機種；一切結構都很粗略，常常要用人力來搖轉兩架機器的巨大輪軸。雖然修女們互相輪替，做這粗重的工作，不久，她們就明瞭必須給德蘭一份不太辛勞的工作了。為此，雅培理神父從蘇沙召回祿茂·馬切理諾，並派遣他的機器長彌格·盎博西奧，暫時替代年輕的德蘭，同時指導另一位修女做印刷工作。

至於排字，他深感那個被「西班牙感冒」奪去生命的克萊麗雅·賈麗雅諾所留下的空缺必須及時補上。於是，由自稱對這工作已有相當經驗的艾彌麗雅·邊臯遞補。

蘇沙這件事業，一直維持到一九二三年七月；凡參與過這份工作的，都覺得很興奮，尤其是鮑菲小姐；爲了不失去那個機會，遭到兄弟們的責備；因爲她把年老的母親孤獨地留在阿耳巴，在她離去後不到一個月，她母親就逝世了。她十分喜愛蘇沙那間房屋、那份使徒工作以及那裡的居民，以致她的心無法擺脫他們。在她未來不多幾年的生命中，蘇沙是使她最感動的重見之地。這個淒楚動人的少女，是否預感自己的生命將會很快結束？她那出乎尋常的活力，是否就是這種預感的效果？我們無法知道。不過，這是確實的事，就從那時起，她已帶著病因，直到一九二六年，她發覺那病症時已經太晚，無論藥物或手術都已無能爲力。

修女們在蘇沙所過的生活，不僅要做許多犧牲，而且也有不少危險。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冬天，修女們的住處忽告火警，雖從睡夢中驚醒，可幸無人受傷，由於時值嚴冬，卻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和長期的不便。其後不久，印刷所的屋頂倒塌；這次也無人受傷，真是個奇蹟。當時，有個修女，即思婷·比雅札一分鐘前離開了切紙機，塌下的水泥完全把它覆蓋了。最後，在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距離蘇沙不遠的邦巴路堡發生強烈爆炸，震碎了玻璃，門窗也被震壞，衆人都驚慌失措，其緊張之情形，不難想像。這次不幸事故，修女們雖然也像居民那樣受到驚懼和物質的損失，卻沒有受傷。居民們因見她們特別恭敬聖保祿，便稱她們**聖保祿修女**。

那年的年底，就在耶穌聖誕節那天，給人留下了悲慘的回憶，本來也可能是一場悲劇。聖誕前夕，青年們在印刷工廠和庫房裡，整理並裝飾一下，工作到晚上十點半，才回家，他們辦了告解，也穿上整齊的衣服，參與神學士在自己家的小堂裡午夜奉獻的三台彌撒，然後享受一頓可口的玉米糕和香腸；在聖保祿會早期過聖誕節，這幾乎是一種儀式。飽食一頓後，休息，想在第二天早上八點半起身。

不料凌晨三點鐘，雅培理神父被看門人的女兒大聲的驚呼吵醒，說是他的印刷所失火了。他急忙把正在睡夢中的青年們喚醒，率先奔往火場，設法滅火，在嗆鼻的濃煙中兩次昏倒。幸有看門人的兒子，一個粗壯的中尉，立刻把他抱起，送到外面，阻止他這樣輕率地冒險。不久，消防隊員來了，他們並沒有什麼有效的滅火器具，但是他們能把火場圍住，不讓大火延燒到存放紙張的倉庫，最後，終於把火熄滅了。這次損失相當大，青年們也飽受驚嚇，印刷所是他們唯一的謀生之道；可是，唯一的受傷者就是神學士，因為他在火燄中奔走，猛撞到膝頭，因此整天躺在床上，發著高燒。

基愛沙神父在他的本堂日記裡，也提到了一九一八年的這場火災；他這樣寫道：「在主教大堂裡沒有主教大禮彌撒，因為沒有修士，教區修院由於發生傳染病而尚未開放。本來雅培理神父的那些青年們可以代替他們（總共二十人），以前也曾這樣做過，卻因在聖誕夜裡（三點鐘）印刷所失火，為此他們必須整天工作。」

很多年後，格林查內堂區的若翰·莫羅內神父，還很欽佩地提起火災的第二天，看見雅培理神父站在被煙薰黑的印刷所前，又看到所有的窗玻璃都已破碎，便向雅培理神父表示同情。雅培理神父卻很安

靜地答道：「這比一個小罪要輕。」

賈卡鐸晉升鐸品

一九一九年初，雅培理神父的青年共有二十名，如同基愛沙神父在他的日記裡記載的，兩年多以來他們所住的那座房子已不敷使用，必須在委爾那札路另找一座更寬大的，祇是距離印刷所太遠，加上青年的人數月月增加，就是委爾那札路的那座房子也嫌太小。

青年增多，問題也隨著發生：必須設法教導、培育他們，給他們工作，同時也要管理他們。在這樣的情形下，會祖自然稍顯不耐，希望能快些有老練的助手，從旁協助教導和培育那些比較年輕的青少年；雖然他已向主教申請免去他這些責任，他仍然擔任教區修院修指導和教授的職務。

第一個雅培理神父可以閉著眼睛完全信任的助手是賈卡鐸修士。他已經結束了神學，希望考取熱那亞聖多瑪斯學院的神學博士，以便給那初創的修會及其特殊的性質，予以最大的協助。所以，他在熱那亞，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通過第一次考試，考得碩士學位。同時他準備晉鐸，終於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九日，由雷主教祝聖他爲司鐸。

一想到他，聖保祿會的司鐸常說，賈卡鐸神父是個心靈純真的司鐸，不僅所有的思想和期望都導向鐸職，而且也常做正式的和私人的祈禱，忠信地執行託給他的一切職務，他的言行也一一彰顯出他是屬

於天主的人，並光榮了司鐸的職位。他還說過自己不記得曾有過絲毫留戀爲了鐸職而放棄的財物；他說的這些全是誠實的話。

晉鐸後約一年，就是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賈卡鐸神父在熱那亞聖多瑪斯神學院裡通過了最後一次考試，考取了神學博士學位。於是回到自己工作的場所，誰若向他探聽這次考試的成績，他便很純樣地回答說，「全部都是滿分。」

同時，有兩個印刷學校的青年，即德西德理奧·高思嘉和祿茂·馬切理諾，認真勤奮地準備在帕迦莫的宗座社會科學院裡考取社會科學的博士學位。前者在一九二一年以「義大利法律及國會的離婚問題」這篇論文考得了博士學位；後者則稍後也考得了博士學位。

這些學位是會祖於一九一八年曾向青年們說明過的有關學業計劃的一部分，本來是一條很長鎖鍊的第一環。此後，許多年中，聖保祿會士完全置身於高等學府之外。爲什麼？不易確實說出原因；不過，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似乎是這個事實，由於會祖被太多有關整個修會快速發展的活動這一思想所吸引，不能直接關心每個會士的個人問題，也沒有想到安排或准許某人代他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爲「週刊」的宣傳工作

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間，雅培理神父最關心的事是大量增加阿耳巴週刊的份數。自從他在一九

一三年負責主編這份週刊以來，它的數量由每週一千五百份增至每週三千份；雖然還在繼續增加，可是速度很慢。現在，教會的各位神牧勤勉推廣出版善書，同時也有特殊的需要，必須有效地抵抗左派份子企圖使教友失去信仰而出版的兩份報紙。雅培理神父受到這些情形的刺激，決意把每週三千份提高到每週一萬份，並利用週刊喊出了這個口號：「每個家庭應有一份天主教的報紙」。

爲了達成這個目標，他請求教區全體堂區神父通力合作，果然得到了許多神父的協助。在神職人員對於這項運動並沒有表示很關心的地區，每逢在慶節，他就派遣幾個青年，在舉行禮儀時，將報紙分發給那些進出聖堂的教友，從而招收訂戶；必要時，青年們也前往藍該地區那些最偏僻的鄉鎮和村莊推銷。有個弗利烏利的孩子，曾與阿爾卑斯山的一隊防守隊員生活在一起，戰後由一位司鐸帶來見雅培理神父；由於他早年冒險的生活養成了他敏捷靈活的行動，每逢星期六，居民很多到阿耳巴來買東西的時候，他就顯出特殊的本領，在民衆之間推銷這份報紙。

然而，推銷報紙的時間，來得其時，正逢沒有理由的罷工，不多幾年，罷工正給法西斯黨鋪好了道路，罷工的行動逐漸蔓延，也傳到了造紙廠的工人。市面上紙張原已非常缺乏，因著罷工，開始缺貨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從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的週刊上，我們找到這段含有深義的通告：「由於紙張不依時來到，本報祇出一張，直到新的通告之前，本報不增篇幅，也不收新的訂戶。」一個月後，又有一段通告：「紙張日缺……各週刊已停止出版。」

週刊的宣傳工作繼續在困難中進行，而於一九二二年三月，週刊向讀者報告，已經達到每週九千

份；這個數字，沒有一份比哀蒙省的教區週刊曾經達到過。每週一萬份的目標，終於在那一年裡達成了，祇是我們不知道是在哪一個月份。

現在翻閱那時期的每年合訂本，我們發現週刊常重複討論的是有關離婚的問題；這是共濟會員和社會主義者企圖引進義大利法律中，而在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之間，在行政和政治這兩次前後相隔很短時間的選舉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不很平安的聖誕節

一九一八年的聖誕節，聖保祿會士過得很驚慌，因為印刷所發生了一場大火；一九一九年的聖誕節則過得很不安心，因為神學士認為必須通知所有的人，要他們祈禱和警惕，那天他認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有人決意要用一切方法把他除掉。顯而易見的，是針對他所進行的反對離婚、支持民主聯盟，宣傳聯盟目的是在最近要舉行的政治選舉時，號召天主教徒形成一強大的陣容。他的宣傳工作使當地的社會主義者忿怒怨恨；他們的首領是個身材矮小滿懷野心的人，沒有多大知識和聲望。不過，無論是這個矮子，或是他的惡黨，似乎並沒有真正策劃謀殺雅培理神父，祇是多次恐嚇他，高聲咒罵他的那些友人和一般天主教徒，常譏嘲他們為愚民、迷信的落伍者，受那些貪圖私利的神職人員所愚弄。

由於他們在言行文字方面所犯的錯誤實在荒謬可笑，因而天主教徒，隨著當時的風氣，也以譏諷來

反擊他們，甚至連溫良和善的基愛沙神父，在學識方面是阿耳巴週刊最有力的合作者，也樂於使用。

除了社會主義者仇視雅培理神父本人及其事業之外，還有一大部分阿耳巴教區的神職人員也對他側目。這起因於一九二〇年六、七月間發生的一件事，教區各地，尤其是城裡很多人都議論紛紛。原來有八位即將領受聖秩的修士，服完兵役回來後，決定不進教區修院去完成學業，卻願意加入雅培理神父那個小小的家庭^⑪。

雖然他們一再聲明，他們自願選擇那條道路，雖然會祖也會明白表示從未請他們度這冒險的生活，而是祇在他們自願請求時，才收留了他們。他被人指控仗恃主教對他的信任，濫用神修指導的職權，誘使修士出離教區修院，而要他們幫助他自己那個搖晃不定，幾乎風一吹就會倒塌的事業。於是激起一陣反對他的憤怒、猜疑、甚或仇恨的浪潮，多年之後，仍未平息，竟使那位智慧可敬的雷主教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⑫。

在那種情勢之下，主教明白若不想不引起自己屬下大部分的司鐸對他的不滿^⑬，就不能再讓雅培理神父繼續擔任教區修院的神修指導職務了。於是，他召見雅培理神父，提及一年多以來，雅培理神父會要求免去他在教區修院裡一切的職務的事，然後對他說：「我讓你完全自由，你儘管全心去管理你所開始的事業。」^⑭

雅培理神父當時痛哭，如同他在自傳摘記所寫的^⑮。一般而論，老人遠比三十五歲的人更易激動流淚，但我們知道他年老時，即使在一些還更可悲的情形之下，也不會流一滴淚。不過，要他離開教區修

院，實在是很難受；因為他早從讀神學之初，就已深愛那個修院。他也很捨不得修院裡的那些青年；因為對於他們，他曾付出了最真摯的熱情。也許他更難過的是主教不再像以前那樣對待他了；他實在很感激那位主教，而且時常懷有很深的敬意，這原是合乎情理的事。雅培理神父對雷主教的這些真情，由下述之事可見一斑，當他在阿耳巴興建第一座恭敬外邦人的使徒大堂時，在「光榮聖保祿」的那群大理石人像中，也有雷主教慈祥可親的容貌。

至於那些離開教區修院的修士，雷主教告訴他們，祇要他們脫下開始讀神學時所穿上的長袍，直到這個初創修會的情形更明朗之前，他不能准許他們領受聖秩。

冒險事業

那幾個修士之所以離開教區修院而轉入印刷學校，多少與時報這件冒險事業有關；也就是說，有人指控雅培理神父引他們出離教區修院，是想直接利用他們從事那件冒險的事^{①⑥}。他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上書主教時，曾答辯了這個指控：「錄取那些修士，並不是爲了做『時報』的工作，而是因爲他們正好在那幾天裡到我這裡來，他們之所以接下時報的工作，是爲使他們有事可做，何況他們要來，已在預料之中。」^{①⑦}

關於時報，是一件最無理盲目的事，同時也是聖保祿會初期生活中最大膽的事。說它盲目無理，是

因在當時似乎無法想像，一個卑微的司鐸帶著十幾個青少年，其中有些祇有十四歲，而且沒有一個曾經看過捲筒印刷機，還有一半從來沒有進過印刷所。說它最大膽，是因為那個司鐸的話使那些青少年明知自己被那些佩有武器，什麼事都敢做的人所包圍、窺探和追蹤，仍深信自己的工作能夠成功。他們由於受到很大的阻力，而必須放棄自己的主意時，並不因為擺脫了威脅而覺得高興，反而因為沒有成功而感到恥辱悲泣。這件冒險的事是這樣開始的。由於有組織的罷工，目的是想盡量造成最大的困難，使時報無法出版，時報的經理請求雅培理神父給他派遣小組的一個學生，在他的印刷廠裡同幾個工人一起工作，以消除工人罷工的念頭。雅培理神父接受了這個要求，完全知道將會遭遇什麼困難，但他仍抱著冷靜的決心；這是奮鬥的決心在他內心激發出的膽量。

爲此，他把那些比較年幼的青少年留在阿耳巴，由賈卡鐸神父負責管理，他自己親自率領那些青年前往杜林，寄宿在收容貧苦老人的安老院裡。那些罷工的工人在印刷廠附近遊蕩，看見他們來到，就譏笑他們爲流鼻涕的孩子，能做些什麼？工人中不但沒有一個人來幫忙，而且機器已被工人損壞，爲了阻止別人使用。所以必須夜裡加工，修理機器，同時也在使用它們之前，先認識它們。

報紙果然如期出版了，顯然可見的是新手經驗不足。但怎樣維持下去呢？那剩餘不多的紙張一旦用完之後，就無法購買新的紙張了。那些青年，雖然被人侮辱、追打而逃到第一個開著大門的公共場所裡，卻並不灰心沮喪；可是當他們知道無法購得報紙的必需品時，就不得不屈服了。許多危險可怕的事，因有思天·特羅索修士陪同而避免了；這個修士有張寬大的面龐，加上一雙又黑又濃的眉毛，穿著

漂亮的軍官制服，頗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威風。有兩個陌生人走近來，其中一個拿出一把手鎗，對他說：「你看見這傢伙嗎？這是用來對付他的。」邊說邊指著走在前面不過幾公尺的雅培理神父，「要是他獨自一人……」

那些青年，雖然捨不得放棄那份工作，卻不得不認輸，而回到阿耳巴。雅培理神父給他們幾天休假，不是為彌補他們夜裡不得安息和所受的種種恐嚇，而是為重新振作他們的勇氣，不要因工作失敗而震驚畏縮。

與杜林那個事業同時，雅培理神父還計劃在托斯卡諾另創一份冒險事業，以回應比薩總主教伯鐸·馬非樞機的邀請；這位樞機非常重視會祖雅培理神父，對他出版善書的工作，予以極高的評價。關於這個計劃，現在我們僅有的資料，是雅培理神父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寫給賈蘭特辣蒙席的一封信；這大約是經過為期六個月商討後的結論^⑱。

從這封信，我們推想得知，就在那一天，有「兩個修女」啓程前往比薩，她們「抱著很好的意志」，卻需要「天主賜與許多恩寵」，好能學會製造印刷用的油墨，從而確保這種供應托斯卡諾新聞報印刷不可或缺的材料，以此維持她們的生計。至於他所派遺的那些青年，他認為應在九月五日以前動身，但一切都須等比薩方面作決定。

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工作，以印製托斯卡諾新聞報或其他的報紙和「週刊」；關於這方面，沒有說明一定的數量。樞機也曾提過在比薩成立第三會；雅培理神父則告訴他，這個第三會已在「出版善書的

贊助員會」內成立了；它應如在阿耳巴那樣在比薩推廣發展。

關於這方面雖然缺乏資料或明確的聲明，可是我們比較相信雅培理神父有一段時期喜愛這個計劃，想把他全部的事業都轉移到比薩；對於他這個一時想實行的計劃，有個決定性的要點，就是當他在阿耳巴被敵視包圍時，馬非樞機卻對他的事業表示極大的熱情。不管怎樣，在他的計劃中，比薩這件冒險事業不像杜林那件事那樣是暫時性的；同時，只有把阿耳巴那個家庭完全撤空，才能完全實行他所承諾的事。的確，他呈上合約書，供樞機批准。我們不知道這份合約書的日期，但它必然很近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有效期十年」在這份合約書裡，我們看到以下的文字：

「(一) 印刷廠的產權仍屬於現在的所有人。

(二) 雅培理神父負起現有的工作，即負責在托斯卡諾新聞報印刷廠內正出版的報紙排印工作。

(三) 發行者供應房屋和家俱（床舖、桌、椅、小堂、廚房、衣服）。此外每週薪資一千里拉。

(四) 雅培理神父負責派用適當的工作人員，目前共計六名排字機技工、四名印刷工人、一名主管、四名排字工人、一個或兩個廚婦。旅費由雅培理神父負責。

(五) 恭請馬非樞機為負責主管，若瑟·賈卡鐸神父請求暫時出離教區的許可。

(六) 至於從事其他工作，改變印刷工場等，容後再看是否適宜。」

我們不知道這份合約的概要是否獲得馬非樞機的同意，也不知道負責製造油印墨的「兩位修女」居留在比薩多少時間，有什麼成果。至於青年，誰也沒有動身，或準備啓程¹⁹。

尋求空間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雅培理神父的青年，爲他舉行慶祝主保聖人節。他們一共二十五人，數字相當小，卻需要許多空間；因爲想到這些青年，就會聯想到印刷工場、課室、紙和書庫、小聖堂、寬廣的遊戲場。不到五年，這個小小的團體竟遷移了三次。現在又到了必須遷移的時候；因爲這個家庭已經這樣飽滿，有些青年必須跨過幾張別人的床位，才能爬到他們自己的床上。再者，申請參加者跟著對這新生家庭的敵視同步增長。

到了最後，必須尋找一固定的居處，有個寬大的空間，可以容納印刷工場、課室、倉庫、聖堂、遊戲場地等，而且還可在將來按照需要加以擴展。往哪裡去找這樣的空間？在杜林，如同鮑思高和高道倫可兩位神父所做的？或者就在阿耳巴，在這裡事業已經開創了？要是這樣的話，是在市內，或在郊外？

雅培理神父思考了很久，也對許多人討論過這個問題。若瑟·基愛沙，即卜爾可瑪來的本堂神父，三十年後，追敘他還是修士時，會祖會很謹慎地使他明白，自己很樂意收留他，有一次也曾針對怎樣安置那些被迫另找居處的青年而徵求他的意見。他很留神聽著，當他知道了雅培理神父美夢的偉大，就回

答說：「要是這樣，就應該設在草場裡。」

當然我們始終無法知道，一個朋友的這種意見，對於雅培理神父後來所作的決定，究竟有多少分量；不過，這是事實，約在一九一九年底，他看中了一塊被稱為「馬耳可迪地區」的廣大草場，位在城牆、阿耳巴—亞歷山特利亞的鐵路和該拉思小河之間，一塊面積約有七、八萬平方公尺的土地，將來可在此推展重大的計劃。

在購買這塊土地，而且很可能開始進行談判之前，他先利用一休假日，前往觀察，同時率領那些已經聽他講過自己計劃的青年一同前往。這是很容易想像的事，賈卡鐸神父預備了不少聖若瑟聖牌，撒在小樹叢中，將神學士的計劃託給聖若瑟轉求；同樣我們也很容易想像，那些青年從未有過這樣一個可隨意使用的寬廣空間，於是立刻玩起他們最喜愛的遊戲來。

雅培理神父站在那裡觀察和思考；在他的思想和觀察之間，滲入了一特殊的神秘之事。一九三八年八月，他給司鐸講退省道理時，說明了那件神秘的事；賈卡鐸神父記錄而流傳下來；他所記錄的這段文字，會祖也曾過目並認可。以下就是賈卡鐸神父所記錄的：

「到了該購買這塊土地時，青年到這裡來遊戲；我上下觀看這個菜園和這塊土地，想著這是否是天主的旨意，要我善用這筆費用。我覺得自己好像一時睡著了；太陽照耀著，直到房屋建成為止；後來太陽昏暗了，我看到最大的痛苦是由那些蒙受天主召喚的人，後來卻背棄了自己的聖召，尤其是由一個得

到了某種權力之後，卻盡量加以利用，來反對聖保祿這個家庭；後來太陽再度照耀……開始了建築工事。」⑳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對這件事應該予以什麼評價，其中暗示了保祿會過去或未來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我們可以說，雅培理神父確知：購買那塊土地是合乎天主的旨意；是故他就在這類事件所常有的那種著急不耐的心情中購買了它。按照他另一次的傾訴，在那神秘的睡夢中，他已經看見所有保祿會的建築物，如同今天來此參觀者所看見的那樣。

既然那塊土地合乎天主的計劃，天主上智的安排必然會來幫助他購買那塊土地，並克服一切可能有之困難。不過，他必須在三方面與天主合作，就是祈禱、神貧，以及人性聰明所有的謹慎和留神。

附註：① 她原名為艾彌麗雅·邊安可，進了聖保祿孝女會後，改名為克萊麗雅修女。也許今天她是唯一還記得那件古怪事的人。

② 賈卡鐸修士記載那件事：「今天是我們這個家庭又一個歷史性的日子。耶穌降來，住在自己的友人之間，居留在我們的家中，與我們同居共處。因有那些蒙受天主默感的人的捐獻，今天在那間原為自修室的屋子裡，第一次使用那座木祭台，是可敬愛的慈父叫人製造，油漆和鍍金的。」

③ 在聖保祿會這個小小的家庭裡，立刻傳開這個消息，不知道有什麼依據，說是神學士在六月二十九日

及三十日之間的那夜，沒有上床休息，卻整夜朝拜聖體，為他的事業，尤其是為那一小組慷慨的人將在第二天完全奉獻自己於天主。我們沒有證實這事的文獻；不過，必須承認這事至少很可能是真的。

④ 方濟·基愛沙神父著：「Un modello di catechista, Emiglia Moglia」Libreria Editrice Internazionale, Torino, 1919, p.216.

⑤ 賈卡鐸，三四頁。

⑥ 同上。

⑦ AD, n. 一六二。

⑧ 賈卡鐸，三二頁。

⑨ AD, n. 一五。

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雅培理神父給雷主教呈上一份申請書，希望能獲得批准聖保祿會的會規，承認它是屬於教區權下的一個修會；在那份申請書裡提及這個學位，寫了以下的話：「今年有個青年首先考取了社會學的學位，就是（若望）德西德理奧·高思達。他是一九一四年進入印刷學校的第一個學生，讀完初中一年級後，每天繼續讀書四小時，工作五小時。六年期間，修畢初中和高中的學科，以及最初兩年的神學，並用更多時間研究社會學；當時他祇有十四歲，現有二十一歲。這個學生以他寫的論文：「在義大利法律及國會中的離婚問題」，獲得了博士榮譽學位；不過，必須聲明，還有其他學生也能以同等甚或更好的成績取得這種學位。但是，整理新的居處，有許多緊急的印刷工作，裝配新的機器，要求他們犧牲學業，將他們考取學位的時間移後。」（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⑪ 會祖談論「最好的修士」，他們「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戰爭回來，在德行方面，也受到折

磨和痛苦的鍛鍊，且對使徒工作也有更廣大的理想」，他一一記錄：特羅索神父、卜蘭諾神父、費諾遼神父、羅柏道神父、祁奧內神父、賈瓦理諾神父和馬內辣神父。此外還加上一九二二年晉鐸的若望·巴索神父，後與會祖爲了把募會者這份小報出讓給公教進行會而發生爭執，而在一九二七年離開本會，加入教區，從這份小報第一年初創時，就是熱心的主編，並使這份報辦得相當成功。

- ⑫ 雷主教的審慎和平衡，也在這件事上顯露出來；他至少也氣憤一時。的確，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寫給羅馬梵蒂岡一份關於聖保祿會開創和發展的報告，他除了敘述了其他方面的事，也寫道：「有幾個教區修院的修士堅持要到神學士雅培理神父那裡去。」這樣的話出自一個任性的人口中，本不足以重視，但由雷主教來說，就顯得很強硬，尤其應記住，他寫這些話時是在事情發生後六年，當時本會發展的情形已經消除了對於本會工作的一切疑問。

- ⑬ 關於阿耳巴教區的神職人員對待雅培理神父的態度，可從一本堂神父如何對待服完兵役來到教區修院的高思登卓·梅而珞修士，就很清楚了。當梅而珞修士還沒走近門口，那位神父既不問候他，也沒給他開口說話的機會，即高聲問道：「你到這裡來幹什麼？這裡沒有你的地方。快去其他的人那裡！」那位修士根本不知道「其他的人」是誰，於是不得不問那位大發脾氣的神父。由於他是聖保祿孝女會未來總會長的兄弟，曾在蘇沙幫助過她，替她寫了許多正確的法文地名，以致於那位神父和許多人，就以爲他是那些受雅培理神父吸引而首批跟隨他的人之一。

⑭ AD, n. 三十。

⑮ AD, n. 三十。

⑯ 安傑祿·斐諾遼神父，就是那些使阿耳巴教區神父大爲不滿的修士之一，這樣記述前往杜林的事：「

神學士在學年將近結束時，已在教區修院裡給我們說過，也許我們要到杜林，為當地每天出刊的時報工作。放假前告別時，他對我們這些決意進聖保祿會的人說，要準備隨時應召。的確，暑假快要結束，正是時候，他的召集書來了。我們就前往阿耳巴，然後從那裡一起動身到杜林。我們不應該穿著修士的長袍。所以，他帶我們進入一個好像現在機房的大倉庫。我們進去時是穿著長袍的修士，出來卻成了改穿俗裝的瀟灑青年。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這是一件新奇的事，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的。」（參閱「Il Cooperatore Paolino」——二期，一月—二月份，一九七三年，七頁。）

①7 阿耳巴教區公署的檔案室。

①8 阿耳巴聖保祿會檔案室。

①9 同上。

②0 雅格·雅培理著：「*Mihi vivere Christus est*」，一三八頁。

第十一章 向外擴展

當會祖觀察那塊他想購買的土地時，有一夜忽作了一個神秘的夢；他在那睡夢中，很可能看見了兩幢大樓，中間有座聖堂，如同今天凡到阿耳巴聖保祿廣場的人所看見的那樣；以後他所設計或建議的一切建築，從那時起，都是這樣的固定形式。目睹這些建築物，必然使他回憶基愛沙神父曾教給他的基本訓誨：「在著手任何重要工作之前，先要祈禱。」

如今他正要進行的工作，對於他這個家庭的前途，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爲了它，他已經叫人多多祈禱；好幾年來，無論是他的那些青年，或是那些修女，都一天多次這樣祈禱說：「上主啊！祢曾說過：『你們比麻雀更有價值。』求祢也賜給我們一個窩巢。」但是，現在祇有這個或那個人偶而祈禱，仍然不夠；他深信任何精神的利益和使徒工作的效能，都以耶穌聖體爲不可取代的根源；爲此，他認爲必須要有一慷慨人靈的團體，特別獻身於朝拜至聖耶穌聖體。

早從一九〇八年，他已經想要有個朝拜耶穌聖體的團體，如同他一再提及的；可是，他從來沒有一個具體的模式。現在他覺得有這緊急的需要，卻沒有時間爲這樣一個團體奠基，他以爲可在阿耳巴那個

「沙窩亞的福女麗達」女隱修院找到；他自己是那裡一位非比尋常的聽告司鐸。於是他向院長修女提出這個要求，她又把這事通知全體修女。修女都知道，雅培理神父很受基愛沙神父的尊重；而基愛沙神父是她們神師中最受敬愛的；無論是聽告解，或講道理，她們給他很高的評價，這必然使她們樂於答應雅培理神父的要求。但是怎麼可以放棄她們從創院以來時常遵守的聖道明會規呢？經過周詳的考慮，她們認為無法接受雅培理神父的提議，正如當時隱修院院長修女於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寫給聖保祿會總會長的一封信所說明的：

「雅培理在創立聖保祿孝女會之前，曾經要求，從我們這個團體開始：想把我們遷往阿耳巴聖保祿那裡，好能有個朝拜聖體的祈禱團體，也用鐵格子將她們與其他的人隔離。我們的修女都並不贊成；因為這樣，她們就必須放棄道明會規，而以他為直接的長上①。」

成立祈禱團體的計劃，還須經過大約四年的籌謀，終於因創立主徒修女會而實現了；她們立刻就在基本的會規中立下這一條規定：「主徒修女會的一天生活是奠立於基督這塊基石上，同耶穌聖體，在耶穌聖體內，為耶穌聖體而過。」

擺脫一切世物

祈禱是任何使徒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以確保天主的恩寵。此外，還得有完全擺脫世物的心，人才能有最大的自由，去尋求天主和光榮天主。關於這點，雅培理神父也有具體的行動；一九三八年他給司鐸們講退省道理時提及；賈卡鐸神父記錄下來：

「當我還是個教區的司鐸時，我有錢夾和錢袋；後來我進了修會，在這個家庭裡，由於必須花費很多錢，我就丟下了錢夾和錢袋，對上主說：『求祢賜與一切所需。』」②

在那時，他任命賈卡鐸神父為團體的財務主任，好使財政更有秩序而無私念，這也是為了能擺脫金錢的羈絆。的確，從那時起，他在口袋或辦公室，祇有一些零錢，以便外出時，偶而施捨給窮人；每次旅行，即使祇到杜林，他也去見財務主任，問他要所需的錢，回來時，把剩餘的錢還給財務主任，並向他報告用錢的詳細賬目。

談到這個有關修會神貧時，不能不提到雅培理神父令人詫異的態度。他曾多次被他自己的會士和外人指控對錢財太過貪婪；爲了熱愛真理，我們必須承認，好幾次表面上看來那些指控他的人是對的。每當金錢滾滾而來，或至少數量與其需要相等時，他就真的很高興。他實在很傾向那些可望獲得更多物質利益的事。他也確實在向人討債時比向人還債時，更關心正義公道。誰若花費不必要的錢，他就氣憤不

悅，到超過適當的程度。在他身旁有不少更有野心而不守公道的會士，知道利用他這方面的弱點，爭取他的歡心。如此，怎會不發生這類事呢？

但是，我們仍然堅持這個信念，就是連冊封為聖人的諸聖之中，也不容易找到一個像雅培理神父那樣奇特地擺脫錢財，為自己花費極少的人。以下就是我們信念所依據的幾件特殊之事。

他曾多次到過各洲各地，卻從未順從購買紀念品、小畫像、小玩意兒、拍紀念照、或給朋友寄明信片等的誘惑。我們所知道的祇有他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從亞西西（譯者案：聖五傷方濟的故鄉）給基愛沙神父一張明信片，上面祇寫著日期和簽署「神學士」這個名銜。

他從未用過一個里拉，去品嚐當地的特產。在他無數次的旅程中，也從未要求汽車駕駛員繞個小彎，去遊覽當地的名勝古蹟。第一次在羅馬過冬，他叫人把他留在阿耳巴的外套寄來；那些主徒會的修女想給他買件新的；他卻堅決地告訴她們，他不會穿它。財務主任替他買了一雙新皮鞋，而他所穿的那雙還可以穿，他就吩咐財務主任把那雙新皮鞋送回皮鞋店。當他還在教區修院時，從來不許阿耳巴「天主教主智」的仁愛會修女以及創會初期的安琪拉·拉帕祿小姐燙他個人用的衣衫。

當他第一次出國旅行時，發現缺少一隻小提箱；有個主徒會的修女把自己的借給他；他一回來，就把那隻小提箱歸還原主。他在臥室或辦公室裡，祇要最差的家具；他的印刷工場出版許多書，他也不保留一本。關於食物，有很多天他什麼都不吃，或祇喝杯咖啡，吃個番茄；同別人一起進食時，也從來不表示他更喜歡或不喜歡吃某樣食物。過了六十歲，他不再吃團體的食物，祇依照醫生的吩咐和修女們的

關懷；修女爲了對會祖表示敬愛之情，她們甚至於使用專制的手段③。

關於那種就是會士有時也會有的寬待自己親戚的作風，雅培理神父不但沒有，反而走向另一極端；這可從他自己的話推想而知：「一般說來，親戚應該距離我們一百公里。我會有個兄弟，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帶來聖保祿會；我留了他一段時期；後來，我叫他回去，因爲我不願樹立惡表，他還有一些東西留在阿耳巴家庭裡。最好是從親戚那裡有所獲得，而非給與；不要輕易收留他們。」④

「很多次我們提出這些理由：『這是我的姊姊，這是我的表妹，這是我的姪女。』可是，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姊妹？我常設法除掉這方面的藉口。即使他們申請進聖保祿會，我也常予以謝絕（除非有人不經我的許可而被收留）。天主子女是有福的，也是自由的！她是我的母親嗎？那麼就應該像所有其他人那樣聽道理，並付諸實行。」⑤

關於許多人在他身上所發現的那種尖銳矛盾，很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有注意到，我們認爲首先應該注意以他極其真誠，幾乎有些天真幼稚的性格和想法，他以爲唯一必要的是追求的目標必須正直善良。既然他的良知向他保證關於這一點絕無問題，何必還要有其他的顧慮？也是爲了這個緣故，常在修會神貧這方面，許多人認爲他所說的話不大適當。譬如說，他曾一再說過，也用文字表達過，對於恩人不必表示十分感謝；那些恩人反而應該感謝善用那些他們財物的人，才比較合理公道。這樣的說法並非由於他缺乏思考，而是出於高度的信念。

至於財務主任賈卡鐸神父，他效法會祖神貧的精神，對那位供應所需的聖人，即他天上的主保聖若

瑟的虔誠恭敬，甚至超越了雅培理神父。不知道他是怎麼得來那尊高約五公分半的鉛質聖若瑟像；他把這尊聖若瑟像放在辦公台上，經常把各種賬單放在聖像下，同時他的行動和目光好像是對那尊聖像說：「要是你不想辦法的話，我們就不行啦！」因為寄來的賬單很多，而可以吸取的資源很少，而且很有限。

我們相信，敬禮聖若瑟的行動確實應滿懷感恩；因為賈卡鐸神父於一九二六年一月辭去職務，前往羅馬時，把那尊小聖像留給繼任者，並諄諄地囑咐他要恭敬、信賴聖若瑟。後來，這尊小聖像歷經好幾人的手，好像在阿耳巴這個聖保祿會的團體裡，與財務主任這份職務相連不分，直到一九六九年，財務主任本來常顯示工人的形象，至此一變而有商界的面貌；那尊聖若瑟小聖像，經過半個世紀可貴的服務，被收藏起來了。雖然祇是一尊小聖像，沒有什麼藝術價值，但是我們認為在本會初創的歷史中，理應予以一受敬仰的地位。

第一所會院

雅培理神父想在其上建造第一所會院的那塊土地，雖然肥沃，卻無法多加利用，因屬於七個不同的地主。那個最靠近城市的部分，已被附近的蒙達那羅磚窯廠掘低了至少兩公尺；那家磚窯廠好幾年來在那裡掘土製磚，而且還會繼續掘幾年。約在草地中央，有一間老舊的農舍，住著一對看來比農舍稍顯年

輕的夫婦。他們種了大約十公畝的蔬菜，從一口井用頭小驢拖動水車，汲水灌溉菜園。其餘都是空地和草場。

買地的手續進行得相當順利；直到最後一個地主，由於他想這可能是個賺錢的好機會，便說他願意出售，但開的價錢真令人吃驚。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幸有一位杜林的恩人精於這種交易，假裝也要購地，迫使那一位地主降低了售價。

就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底，雅培理神父依法購得全部土地，便立即著手建造印刷學校校舍，正如在阿耳巴週刊上幾次刊登有關捐款的文章所說的。這幢建築很緊急，從週刊上登載的一篇文章，我們知道在一九二〇年，印刷學校曾經「因空間不敷應用而拒絕了八十名申請入學者」。這篇文章無疑是出於賈卡鐸神父的手筆，而刊登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的週刊上。

當時向古乃奧的縣政府申請准予建造一座「三一點八公尺長，十二點二公尺寬，共計三層的樓房，位於前馬可迪磚窯故址，靠近環城路」；並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又給同省的縣政府呈上一封要求免稅的申請書，爲能更易達成目標：

「古乃奧縣長閣下：

本人願在阿耳巴以前屬於若望·賈理沙諾和寡婦羅蘭道磚窯的遺址上，興建一座三層樓房，附有作倉庫用的地下室，專爲開設印刷學校之用。屋中樓下將設工場；二樓和三樓則爲收容四十五名青年的宿

舍和教室；他們在此宿、食和接受職業訓練。上述青年起初完全免費；後來並不接受實在的薪水，但分享所得贏餘。乃兼具經營和慈善性質的機構。所以請求

縣長閣下依照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公佈的法令第二三一八條，以及一九二〇年一月八日公佈的法令第十六條，宣佈這座即將建築的房屋免繳建築稅。

申請人阿耳巴印刷學校校長雅培理神學士⑥

古乃奧縣政府相當迅速處理了這事：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通知阿耳巴市政府，依照「雅格·雅培理神學士，阿耳巴印刷出版學校校長」已經提呈的申請書，⑦國王特派員准予進行工程。由此可見，遷移校址後，印刷學校增多了一個名號：成爲「印刷出版學校」，但祇維持一短暫的時期。事實上，約在一年多後，這個印刷出版學校的名稱，必須讓給本會正式的會名——聖保祿會；這個名號已見於一些文件上，但還沒有明確定型。

有一份草稿保存在阿耳巴母院的檔案室裡，我們由此知道，雅培理神父初次嘗試建築，當他致力於必要的許可時，並不由袖手旁觀，而竭力工作，務使兩種難以相合的需要，卒能互相協調，同時並存，即應有一座堅固、寬廣而適用的房屋，卻祇花很有限的建築經費。關於這個房屋的特色所作的最後決定，是長期辛勤工作的成果，如同上述那份我們不知道是誰在何時寫的草稿所敘述的：

(一) 爲能開設一所印刷學校，我前往杜林，並把慈幼會那個辦得很好的印刷工廠（高道倫可路三十二號）的圖樣繪製了一幅草圖，以便建築一類似的工廠。

(二) 但我必須去見繪製建築圖樣的特辣瓦遼先生，不是要有一幅建築圖樣（因爲我已給他看那幅草圖，有門窗的空間，有間隔，有尺寸，有通道等等），而是要知道屋牆的厚度（因爲我不知道承受力），以及最低限度的一張圖樣，如同建築科所要求的，以發給建築的許可證；若不請求一位繪製建築圖樣者，就無法取得建築許可證。

(三) 由於繪製圖樣的特辣瓦遼先生的堅請，我祇好去見他的兒子建築工程師，問他用水泥來造牆好呢，還是用磚來砌造好；不過，我並不想問他要一幅圖樣，祇是想聽聽他的意見；我又告訴我所設計的將來發展的計劃，以便他能給我提示意見。

(四) 不料他卻給了一張圖樣，而且繪得很好；可是，不是照我所設計的。我所給的書面說明，一定不具備應有的條件，即合乎我的那幅草圖；爲此，建築工頭評估之後，照那幅圖像來建築，要比照我的草圖貴五萬里拉；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個華麗的天窗，這是絕不需要的。

(五) 有了第一幅草圖，我說要讓建築工頭研究考量；這時建築師停止進行，建築工事也必須中止；因爲我沒有同意。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由於物價漲跌不定，建築包商不能給我一個決定性的答覆，卻繼續觀察和研究，我回答特辣瓦遼先生說：那幅圖樣不合乎我的目的。

(六) 不過，建築師特辣瓦遼給我的，並不是一幅草圖；有個懂得這些事務的人評估那幅草圖值一百

里拉。

(七) 同時我又把我的草圖給工程師卜理諾看；他就依據這幅草圖，設計了他的圖樣，比建築師特辣瓦遼的圖樣更完備，但也犯了同樣太貴的毛病。我沒有接受它，他也並不認爲自己有權利向我要求什麼補償。

(八) 繪製建築圖樣的普魯諾篤也同樣對我說，要依照我的那幅草圖，繪製一幅建築圖樣。於是彼此講定：如果那幅建築圖樣合乎我的意願，我就會接受它，否則不接受，也不付錢；如果合意，我也不一定把工程交給他來完成。

(九) 至於在我這一方面，也曾聽到過這樣的意見，給建築師特辣瓦遼別的工程，更合乎他的專長；我希望託他繪製聖堂的建築圖樣。以前每逢有機會時，阿耳巴週刊常稱讚他；這原是他應得的；將來也要這樣做。

關於博索拉思可的聖堂，我引證它作個例子，如同不久前繪製建築圖樣的特辣瓦遼對我談到的事，並不是常能猜中顧客的需求。」

建築工程託給繪圖師普魯諾篤，並給他硬性規定，在六月十五日，樓下那部分應完全預備妥當，八月一日則應全部竣工。當天氣良好時，他立即開工建築，工事進行得很快，不久就用罄了市內兩家磚窯廠的磚，必須向卡斯達烏肋蘭再的磚窯廠購磚。其時建築用磚還是一種豪華建築；一般多用石塊，也因

距離達那羅河很近，那裡有幾乎取用不盡的石塊。

塞思道的印刷所

有關雅培理神父與建造房屋的一切思想中，最主要的就是印刷所，正如出版善書是他一生最主要的事務。現在他所能利用的空間遠比以前寬廣，印刷工廠理應擴大。當他正想向杜林內標祿製造廠定購兩架新的印刷機時，他所仰賴的上智天主就來協助他，使他在適當的時候，找到好像特地為正在興建中的房屋所製造的東西。

事實是這樣的：一天，他接見一個投機商人，想以便宜的價錢把一家大型印刷廠賣給他。這家印刷廠是在聖若望塞思道，本來專以出版那些反對聖教，褻瀆天主的書刊為主，結果倒閉了。他就去考察，發現價格相當低廉，便把它全部買下來：十二架「內標祿牌」各型的印刷機，三架排字機，一架單字粒排字機，以及一家印刷廠所有一切附件，甚至於還有一輛運貨車。那些印刷機可以完全裝置在樓下，至於排字部分則可全部放在二樓上。

從一封由某一位梁德祿·祁理先生於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寫給杜林的信，我們知道那家印刷廠是以五十五萬里拉買進的；付款的條件並不很寬大，必須立即付兩萬里拉作為保證金；買主必須立刻再付六萬里拉，到了月底，即四天後，再付九萬里拉，兩個星期後，「在五月中旬」再付十萬里拉。原來

賣主，或至少應該把那些錢付給他的那個人，是個猶太人。這筆款項加上購地和建屋所預算的三十八萬四千里拉，總共約近乎一百萬里拉，這個數字在當時有人因報紙每份由一角五分漲至兩角而不買它的情形之下，真會令人頭暈目眩。

雅培理神父卻讓賈卡鐸神父和他的主保聖若瑟設法清付這些款項，他自己則注意工程承包商按照他的意思，迅速進行建築，以便及早把塞思道的印刷廠搬進新建的房屋裡，好使自己的新修會，按照一定的模式，成立得越快越好，並安排一些形成其精神面貌的敬禮。許多申請進會的青年，以及那些出離阿耳巴教區修院的修士們，已經完成他們的學業，必須設法使他們領受聖秩。這些都是他必須親自處理的事；因為他那些比較年長的助手，既要管理印刷工作，又得給那些較年幼的上課，都十分繁忙。

關於搬運那家印刷廠，他曾與一個名叫磊思·蔣宜的人商量；可是商討中止了，因為必須花費太多的運費，也許是因為缺乏充分的保證。他認為自己動手更好，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那些青年，雖然還沒有確定的能力，但他們興奮的熱情卻是絕對可靠的。所以，他陪同他們到了米蘭，一直留在他們中間，以便在預料的困難中指導、鼓勵他們。

大家公認為同夥之中最高明的機械技工，主管一切工作，盡量保證工作成功；用一把尖錐，在拆卸機器的各部分上刻一個記號，這樣才能把零件重新裝配在適當的位置。所有的機器都是這樣拆卸，運往火車站，裝在車廂裡，不用外人幫助。在那些不怕犧牲辛勞，盡力工作的青年中間，雅培理神父必然感到一生中很少有的欣慰和喜樂。有件事實足資印證：一天，他請機械工頭暫停工作，安靜地抽半支雪茄

煙；他這一生鼻聞菸氣，有如眼中撒了胡椒粉。

如果說所有那些機器，重新裝配在印刷出版學校的新校舍裡，從第一天就運轉得非常好，那就是扯謊了。但是興奮的熱情，就是在失敗的時候，也容易找到自我慰勉的方法：當事情進行得不好，青年們就說，那些機器那麼多年曾經印過魔鬼的書刊，有一個魔鬼留下了牠的尾巴在機器的齒輪裡；可是，牠在那裡找不到夥伴，不會長久留在那裡的。

房屋太小

阿耳巴市長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所寫的信，聲明「住在聖保祿路屬於雅格·雅培理神學士的新造房屋可以居住。」^⑧但這是一份「過時的」聲明；因為早已從四個月以來，全屋到處都有人居住的確，聖保祿會這個團體已經遷居其內，並早在八月十日，也把印刷所搬進，同時在阿耳巴正積極籌備聖體大會，大家都熱烈地參加。

樓下專為安裝印刷機。二樓則被排字機和許多排字工人所佔用。三樓一部分為臥室，另一部分為廚房和餐廳。四樓一部分為臥室，還有自修室和小聖堂；至於五樓完全隔成小房間，專為司鐸和那些較年輕修士的臥室。但是由於他們人數不多，所以那些空房間暫時用作教室。

很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會祖在安排新居時，為他自己所選擇的臥室，是在五樓的樓梯口，唯一面對全

層公用場所的地方，是很多人必經之地。至於他的辦公室則在二樓轉角的一間小室，室門直接開向樓梯；而在樓梯隨時都有成群的青年經常按照當時的習俗，穿著鞋底滿佈鐵釘的釘鞋經過，從操場或印刷工廠前往餐廳或小聖堂或自修室，或反向而行。如此，當成群的青年走過時，其噪音可能令人討厭，即使只有一個孩子，眼見長長不絕的梯級，很容易順從這樣的引誘，三四級一跳，同時緊握著樓梯欄杆，以免發生意外，這樣所造成的噪音，並不下於一群孩子走過時的噪音。我們也不要忘了，一天之中有好幾個鐘頭從印刷工廠裡發出的各種聲音，尤其是在門開著的時候聲音更大。還有那架排字機是在會祖辦公室同一層樓上，彼此相去祇不過八公尺，它所發出連續而似乎有旋律的噪音充滿了整座房屋，甚至於晚上也是如此。

選擇那兩個地方，並非偶然的事，也許是出於本能。這是事實，雅培理神父喜愛工作，尤其近乎一種癖好地喜愛具有創意的工作。機器的噪音和工廠的響聲，是他最愛聽的音樂。在這忽斷忽續的嘈雜聲音之中，他能安然寫作，吩咐各種事務，或聆聽別人報告，絲毫不露討厭或煩惱的情緒。許多年後，在一次聚會中，他的一名助手請他制止那些來自操場上的喧嘩；他卻不動聲色地答道：「沒有關係，這表示他們正在工作。」

一切都安排就緒安當，立即發現這座新屋太小。缺少一個存放紙張的倉庫，所有的紙張必須放在舊屋廊簷下，飽受氣候轉變的一切後果，使用時常易發生困難。也缺少一個專為存放那些大量產品的倉庫。就是連那些定為自修和上課用的地方，也都太狹窄。必須在或者拒絕人數日增的申請入學者，或者

立即設法擴建校舍二者之間，作一抉擇。當雅培理神父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給阿耳巴市政府呈遞這封信時，就可知雅培理神父所作的抉擇：

「阿耳巴市政府台啟：

鄙人申請准予在馬可迪碑黨故址（屬於阿耳巴地區）由鄙人興建之房屋延長三十公尺。新建之屋將有同樣的尺寸、門窗的空間及數量。掘地工作將立即開始，延長部分是在東邊，即於今年二月，由鄙人向馬可迪購得的土地上。

申請人雅格·雅培理神學士」⑨

「成立聖保祿會」

雅培理神父有不少要解決的問題，他一向迅速的行動和堅決態度一一面對他所期待的必要許可。首先他關心的是復得主教完全的信任；由於上一年，當一小組快要領受聖秩的修士離開教區修院，轉入印刷學校，主教的信任會受到動搖。雅培理神父之所以關心這件事，不僅是因為他尊重主教，也因為有主教的支持，他才能達到久盼的目的，就是使他的修會獲得合法的承認。

他認為使雷主教再信任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提供機會，使主教親眼看到他以會祖身分所得到的成

果。最好的機會就是恭請主教祝福新屋。雷主教想親自觀察實況，也許比雅培理神父想請他來祝福新屋更加急切，於是主教很樂意地接受了他的邀請。

會祖希望全體舉行一次靜修神工，以準備祝福新屋的儀式。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這天，雷主教不但親自祝福了新屋各地，還主持了誓發聖願的儀式：十三名保祿會士偕同會祖發了修會永願，其餘十五名則發了修會暫願^⑩。這次發的聖願，屬於私人性的；因為聖保祿會尚未得到教區的批准。但這並沒有阻止雅培理神父在紀念聖像上，除了發願者的姓名之外，還加印了一句很有意義的話：「成立聖保祿會及發修會聖願。」這是他的意願，使修會能及早獲得批准。

的確，他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把一大卷文件，包括一封信、一份聖保祿會的歷史概要，以及會規要點。在那封很短的信裡，他請求主教將「設在阿耳巴的聖保祿會成爲隸屬教區的修會」。歷史所敘述的事實，我們都已知曉，有許多日期和數字是關於聖保祿孝女會的，其主要的目的是用事實來證明，「聖保祿會有上主明顯的保護，是祂所要的，由祂引導的，並由祂帶到了目前的情形」。「會規的要點」並不是從會規所取得的綱要，因爲這樣的會規根本還不存在，更好說是一大概的草案，是未來的會規所應遵循的。由於它對本會歷史有其重要性，我們認爲應該把它全部抄錄如下：

〔一〕 聖保祿會成立於阿耳巴（古乃奧）。

（二） 宗旨 光榮天主，聖化會士，傳揚吾主耶穌基督的神國，特藉出版善書的方法，引導人靈獲得

永遠的救恩。

(三) 方法 為聖化自己，應度團體生活，實行福音勸諭、矢發神貧、貞潔和服從三願，外加特別服從教宗之願。關於傳揚耶穌基督的神國和拯救人靈，尤其是在今天，出版善書是效果最迅速而豐富的方法之一。

(四) 所謂出版善書，實指傳佈和維護天主教倫理和信理的道理，使之深入社會和人心；這道理經由羅馬教會，源自聖經（尤其是福音）和聖傳；這道理應用在公共的、家庭的和個人的生活上，利用報紙、傳單、小冊子、著作、書籍等工具，使社會、學校、法律、個人等等都基督化。

(五) 會員 聖保祿會由兩部分合成：一部分是男性，一部分是女性，二者都度團體生活和發聖願；此外還有一個第三部分，由生活在世俗中，出版善書的男女贊助員所組成。

男性部分有兩大類：有神職的會士與無神職的會士；有神職的會士，除了來自聖秩的特殊權利和義務之外，也有寫作和宣傳的工作；因為出版善書是一種真正的使徒工作，是講道使徒工作的一部分。那些無神職的會士則從事印刷工作：如排字、印刷、操作排字機、或鑄造鉛版機，負責寄發等工作。

至於女性部分，也由寫作和宣傳的修女和從事工作的修女兩大類組成，每一類都有自己相稱的職務。

男女贊助員，在世俗上過著自由的生活，而自願參加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或用祈禱，或以捐獻，或用工作（寫作、散發、為報紙收集消息、分發報紙等）。

(六) 分類 男作家稱爲導師，無神職者則稱爲先生；女作家稱爲女老師，從事工作者則稱爲女士。凡滿十七歲，先過一年初學，然後准發一年聖願；滿了二十一歲，准發永願（可以每年重發），祇要已經發過三年每年的聖願。

(七) 培育 男女老師經過適合其需要的特殊學業訓練，此外還必須如同衆人那樣，接受印刷術以及與之有關的職業訓練。有志領受聖秩者，在學業方面，應該遵循聖座的指示。

虔敬。虔敬的精神是聖保祿會的備修生，以及已經進會的會士所應追求和培養的首要美德。

(八) 維持生活的方法 有信徒的捐獻、自己的工作，一些財產的利潤。

(九) 這個家庭是由一位總導師、他的助理和初學神師所管理。關於一切比較重要的事，在總導師旁有一由十二人所組成的顧問團，每月集會討論全面性的重要事務。這個家庭有一內部的詳細規章，關於一切：分配時間和工作、食物、衣服、敬主神工、特別應修的美德、學業等事。

(十) 聖保祿會如有人數充足的會士，也可開設分院，依循同樣的宗旨，採用同樣的方法，遵照本會的會規。在新設的會院裡，至少應有三個會士，其中應有一位導師。

衣服 聖保祿會的會士，並無一種特別的服裝；無神職者穿一般俗人的衣服，惟須端莊；司鐸則穿其所在地不進修會的神職人員普通服裝，除非因有特殊環境的需要，向聖座求得豁免。

敬主神工 每年舉行兩次短暫的退省。每月舉行退省，進行一天退省的習行神工。每天參與彌撒聖祭、半小時默想、念玫瑰經、朝拜至聖聖體、兩次省察、念三鐘經、讀聖書。特殊敬禮：勤領聖體、甚

或日領聖體；恭敬至聖無玷聖母，將星期六獻給她；恭敬耶穌聖心、聖保祿、煉獄靈魂、護守天使、聖若瑟。

這裡所用的會士和修女的名稱，都不是照其實在的意思（直到有合法長上的批准）。

這裡也曾提及女性的部分，自成一修會，有分開的工作和收益；這是為使人對於男性部分的工作和創業有一概念。關於女性部分，是經由雅格·雅培理神學士，而受轄於男性部分；若一旦獲得正式批准（這是所願望的事），一切都將依照教律第五百條第三款辦理。」①

雷主教足足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來研究所收到的這些文件，並使「市內好幾位重要的教會人士和幾個總教區司鐸一起研究，並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才連同一封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的信，一併轉呈於教廷的修會聖部。主教在信中表示：他發現聖保祿會所欲達成的目標，「十分適合時代的需要」；會士所有的精神也合乎成為良好會士的要求；而且這個修會已有這樣的發展，「使人有可靠的希望，這是一件認真而持久的事，將對天主教會提供可貴的服務。」基於這一切，他說「我認為在不久的將來，給與所請求正式成立批准是對的」。

所以，他希望修會聖部使他知道：

「(一) 是否可以准予雅培理神學士，如同在報告中所提出的，繼續維持一個修會，暫時以每年私自

發的聖願，來從事聖保祿會的工作，並讓他暫時繼續負責對女性的那部分倫理和修會的指導。

(二) 會規的要點，如已陳述的，是否足使修會聖部給予教律所要求的指示。

(三) 如果不足，我是否能讓雅培理希望，完成了應有的補充，於不久的將來，使他在阿耳巴所創立的聖保祿會，至少為男性的那部分，正式成為屬於教區的修會。」^⑫

雖然我們沒有書面的證據，可是我們可以確信，一切有關的文件，都由雅培理神父親自呈上羅馬各有關部門；如同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上所寫的，他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已在羅馬「為家庭重大的利益」，而留在羅馬，直到一月八日。在那個時日，他也曾蒙教宗本篤十五世私人接見；兩個星期後，教宗就去世了。

回程中，他為獲得馬菲樞機的支持，曾停留比薩；這位樞機是他的好朋友，很欽佩他，於是就很熱烈地歡迎他，並想知道他所關切的那個修會發展和工作現況的詳情。

羅馬的答覆

羅馬修會聖部仍然遵循教宗聖碧岳十世於一九〇六年七月十六日所頒佈的「天主上智」通諭準則，目的在限制太多新修會的成立。新登位的教宗碧岳十一世，對這些準則並沒有修改絲毫。也因這個緣

故，修會聖部認爲：成立新修會的機會尚未來到；雖然對於這個團體所完成的重大善舉，以及它的未來前途，抱著美好的希望，且很滿意，卻由部長德奧道樂·華夫雷·龐卓寫信給阿耳巴主教，表示經過周密的考慮，認爲不宜「准許成立新修會」；上述修會的宗旨，固然崇高，但若依舊保持教會和在俗虔誠人士的單純團體，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所以那些熱心推動這項工作者，在教區神長留神照顧、慈愛指導之下，繼續將之有系統地組織起來；深信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⑬，必會降福這一榮主教靈的事業。

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聖部的答覆，由教區主教公署轉告雅培理神父，這並沒有使雅培理神父灰心；他獲得自己的主教的同意，過了一段相當的時間後，憑著馬菲和李該彌兩位樞機，以及當時來自蘇沙、古乃奧、巴倫卓、保拉、特倫多、特利埃斯德和索爾斯堡等地的主教高度讚揚這項事業的推薦書，再次嘗試。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雷主教又向修會聖部樂倫迪樞機部長請求授權，批准聖保祿會爲一度團體生活而無公願的修會，這是同一聖部的秘書賽辣斐宜神父所一再提示的。雅培理神父已遵照其意，修改會憲草案。

阿耳巴教區主教贊成雅培理神父的請求，作了這樣的說明：

「鑒於這所會院的重大發展，尤其是在最後幾年裡，它所從事認真而重要的工作，給比哀蒙和義大利其他各地的本堂司鐸，提供了大部分的協助；尤其見其在阿耳巴開設的會院內，度的是虔敬的生活，

顯示有純正的宗旨和主意，又有服從、神貧和犧牲的精神，同時努力工作，不辭辛勞，故認為它確有希望，相信待其成熟後，對教會將有許多助益。

同樣的意見，已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呈貴聖部的信中稟明過。今年視察這所會院，見其進行的工作，以及學生良好的品行，使我依舊保持同樣的信念。

所以，我很樂意接受雅培理神學士的申請。」⁽¹⁴⁾

連同這封信呈上的是本印製成十六頁的小冊子，其中包括會憲要點、修會小史、以及上述各樞機和主教贊成的評語。

雅培理神父並不放過一切嘗試的機會，特派鄔高·繆宜主教前往羅馬，進見各位樞機主教，並蒙教宗碧岳十一世慈祥地賜見，就運用他口才的特長，興奮地向教宗請求有關修會的事。

雅培理神父不以此為已足，又親自給樂倫迪樞機寫封長信；我們在此引證一部分，以便更清楚知道他的理想，卻祇能實現其中一部分：

「至可敬的樞機主教：

經由阿耳巴可敬的若瑟·方濟·雷主教給樞機所提呈的申請，以及由鄔高·繆宜主教口頭所陳述的一切之後，請容許我明確地聲明聖保祿會的特別宗旨。它是以書面的文字，進行講道者用言語所實行

的事爲目的。就是：①開辦學校，以培養新聞記者和作家、司鐸和教友，使他們接受特殊的教育、高度的神學知識，以及培養作者的美德，以著作來傳佈基督的道理；他們祇有一個特殊的連繫，無條件地忠循聖座的指示，並非使用筆墨，以謀求地位、虛幻的光榮或物質的利益，卻祇爲愛耶穌基督和人靈。

② 從事印刷的工作，祇爲了愈顯主榮；爲此，不領薪資，只花最少的費用：爲能散發印刷品給各堂區司鐸、慈善機構和教會組織，祇收取最低廉的價錢，以求維持雜誌和報紙等的經營；因爲印刷費用太高。

③ 開設圖書館和閱覽室，創辦並管理公教報，出版教育和教理信證的大衆傳單、堂區刊物、明信片 and 聖像，成立貯藏室，以便在堂區內出售聖物和善書，散佈書籍、圖片，贈送信徒和外教人小冊子，或祇收半費，以推廣善書，抵制不良書刊。以上一切都爲教育大衆和傳揚宗教，目的是在維護一個善良的環境，而與傳教士、聖座、各位主教、本堂司鐸等合作。」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雅培理神父又給修會聖部寫了一封信，只擔心聖部沒有妥善了解他的主意：

「由於祇提呈阿耳巴聖保祿會士的會規概要，我深恐缺乏必要的明晰，尤其是關於兩點。爲此，我請求將以下的說明，附加在最近由阿耳巴可敬的雷主教呈上貴聖部的申請書及附帶的小冊子上，以獲

准依照教律第六七三條，將上述聖保祿會成爲一隸屬教區的修會。

(一) 聖保祿會的首要宗旨是使自己的會士獲得救恩。

第二個宗旨是拯救人靈，利用灌輸和傳佈基督的思想。教育沒有知識的人、講道、聽告解、開設學校，特別在民衆之間，贈送或差不多贈送的書籍，推廣善書，以達成上述目的；這樣以善書進行講道者用言語所做的工作。

爲這目的，聖保祿會會士將從事以下的工作：

(a) 寫作、印製、免費或以極低廉價格傳散書籍、報紙、小冊子、宗教傳單或認爲有益於人靈的印刷品。我們不印別人的作品，除非有聖座和主教的吩咐或授權；因爲我們的立意是排除一切商業行爲。

(b) 開設印刷學校，優先收容貧窮兒童，免費或差不多免費教育他們，使他們學習印刷術，日後成爲有高度基督徒良知的印刷工人，排除任何非天主教的印刷品。

(c) 專爲天主教新聞記者和作家開設學校，同時進行公民教育，給予穩固的倫理培育。

(d) 開設平民圖書館，組織善書聯會。

注意：每天規定會士須公行半小時默想，一小時朝拜聖體，以免他們，尤其是將來的會士，過度關心工作。

聖保祿會請求可敬的修會聖部，規定一切準則和規範，使會士能日益確保救得自己的靈魂，並使家庭精神日益堅強，因天主恩寵而能在教會內稍有貢獻。⑮

意外的困難

每逢出現一些新思想或團體，比如聖保祿會成立修會，或一個沒有聖願而度共同生活的團體，這類在是否許可批准的問題上，修會聖部裡常意見紛歧不一。秘書賽辣菲宜神父贊成立即批准所申請的授權；但其他比較保守的神父，則不斷提出兩個他們認為極為嚴重的難題。

第一點，是否可以准許人數很多的司鐸，如同聖保祿會所可能有的，**祇靠出版**，而不用講道和學校這些傳統方法，來傳播福音呢？其他最近或稍早成立的機構，曾經用過以出版作為使徒工作的方法，但是常為輔助的工具。准予一個修會計劃使用出版作為唯一的方法，這是一件太引人注意的新鮮事，也許還有危險。

再者，聖保祿會既然祇從事出版工作，是否很快致富，如同某些精明的出版商，甚或更勝一籌呢？會中的會士們，能夠克服這種可能的誘惑嗎？結果，教會是增多一個新修會呢？還是成立一家新的出版社、一個「天主教的商業公司」，或一個「天主教商人聯合會」？

雅培理神父上修會聖部書中，以及當時其他的文件中，顯然他已經知道這些難題，於是設法克服它們。為此，他寫明保祿會士以教育無知者為宗旨：「講道理、聽告解、開學校，尤其是在平民之間傳散書籍」，並一再聲明，會士們工作「不受薪資，且費用極少，為能以最低廉的價格，給各位本堂司鐸、

慈善事業和天主教組織，提供印刷品」。他甚至於向人據實說明，「依照會規，會院應常負債（這條會規，雅培理神父本人從未違犯過）；不過，切勿負債過多，以致危害它的經濟生存。如因出版書籍而有收益，必須免費收容貧苦兒童入會院的印刷學校。會院的宗旨是以出版物、有圖說明的要理問答，傳單等，協助各位司鐸和傳教士」①⑥。

他又作結論道：「我們聲明，凡是聖部認為明智的措施、規範和警戒，我們不僅完全準備接受，而且也樂意接受那些規範，我們以為聖部所頒發的，是為那些釀造和銷售藥酒、種植和出賣咖啡、開設宿舍、編寫、刊印和推銷書籍的會士們。」①⑦

修會聖部的疑慮，關於聖保祿會迅速致富，因而俗化的危險，也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樂倫迪樞機致阿耳巴主教書中，以清楚的字句說明：聖部並非反對那個團體成為屬於教區的男修會，但給他提出以下注意事項：

- ① 會士不可誓發修會聖願，但祇能以對修會的一種承諾作為連繫。」
- ② 應清楚聲明，印刷出版部分，祇是一種達成修會目標的方法，宜盡力遠避，以免淪為一種企業。
- ③ 修會絕對不可集資圖利，祇可謀求正常發展及保障其經濟財務之所需，其餘則當用以傳佈善書，及其所從事的其他慈善事業。

④ 個別會士也不得從印刷出版社裡，自行取得任何物質利益；倘若退出修會，也不能因在會內所完成的工作，而有所要求，按照聖教法典和修會會憲；此種會憲必須依照類似修會的傳承，清楚而有系統地留神修訂。(18)

二天後，五月十日，雅培理神父以及最初十二位已發願的保祿會士，將一頁聯名簽署的文書呈上雷主教，作以下的聲明：「我們在下簽名者，經過謹慎考察聖保祿會的會憲，並在向上主多次祈禱後，熱切願望，且謙遜懇求，成立屬於教區權下的修會，並正式聲明保持嚴正的意志，自願永遠參加。」⁽¹⁹⁾ 所以，修會聖部「並不反對」，阿耳巴的主教表示贊成，聖保祿會的成員則渴望且謙遜地懇求，成立一個「屬於教區權下的修會」。但，事實上什麼也沒有做。為什麼呢？

爲了兩個理由：首先保祿會士不能不感到一種本能的厭惡，可以這樣說，覺得自己被「降級」了。多年來他們已由真正的修會聖願，雖然祇是私下的，與修會取得了連繫。為什麼現在必須用一種簡單的承諾來取代聖願呢？

此外，雅培理神父一定沒有放棄自己的計劃，使這個團體獲得批准，成爲一個真正的修會。如果接受眼看著它成爲一個過共同生活的團體而無修會聖願，在這正當實現修會願望的時刻，實際上卻必須再次向修會聖部申請，這是否會是一大阻礙呢？

經過評估衡量之後，雅培理神父及其主教認爲最好暫時保持原狀，等待更好的風向。正如我們所看

到的事實，證明他們確有理由。

新司鐸

有個時候，深感缺乏教會當局正式的批准，就是當那些離開阿耳巴教區修院的修士，已經結束或快結束神學之時，因為他們請求准予晉升鐸品，是爲了對這修會更有助益，尤其是會中那些需要可靠導師的青年，人數與日俱增。

雷主教早就在不得已而准予他們出離教區修院，轉往雅培理神父的印刷學校的時候，已經料到了這個難題。他們不能接受祝聖，有如在俗的聖職人員，因為他們離開教區修院時，已與這些聖職人員脫離了關係；又不能如同屬於修會的聖職人員，因為他們所歸屬的修會，還沒有教會當局正式的批准。一位教律學家，或許把他們算在流浪的聖職人員之中；可是，他們在教會裡，早已喪失了身分的權利。

不錯：聖保祿會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就是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如同雷主教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修會聖部書中所承認的。爲此，他本來可以用共同生活的名義祝聖他自己的修士；假如他祇要向天主和自己的良心交賬，他或許真的這樣實行。但是，怎樣面對自己教區聖職人員的自我辯護？尤其是面對那些明白聲稱自己反對雅培理神父，對於他的事業堅持悲觀態度的聖職人員，怎樣向他們解釋呢？對於這些反對者，他必須使用某種強硬的手段，依照最嚴格的教律規定去做那不能做的事。

那些最關心這問題的人，就是等待晉鐸的修士，他們找到促使主教採取強硬手段的方法。

他們去見教區裡所有的總堂區司鐸，向他們陳述情形，並請求他們表示自己的意見。結果他們都很贊成那些修士晉升鐸品，不僅是因他們中有許多位都很重雅培理神父，而且也因聖保祿會用他們所出版的阿耳巴週刊，為他們堂區做過，並還在繼續做著很多善舉；當時阿耳巴週刊每期要印一萬份之多，同時還刊印許多堂區的雜誌。他們收集了贊成的文件，然後預備一份文書，呈上雷主教，同時也送去一封會祖的信。在阿耳巴教區檔案室裡保存的一份文件，我們看到這份文書：

「在下簽名者，聲明毫不反對准予那些在阿耳巴印刷學校裡的修士們領受聖秩；而且期待他們提供精神方面的果實，以造福人靈。這並不妨礙那些負責斷定這事者的自由。

主教大堂本堂神父安道·法西諾。

卡那類總鐸磊思·薛波那神學士，歡迎這個新興的事業，除了在出版善書方面能有如是重大貢獻，且能補充教區聖職人員的缺乏。

可得米黎雅、聖彭達勒奧內的總鐸彌格、高辣略。

可得米黎雅·聖彌格的總鐸若瑟·阿樂伊神學士，認為不但適宜，而且必須給那些應該獲得所請者，授與聖秩，也是為給教區提供服務。

乃以委的總鐸魯道未可，毛利安道。

迪阿諾的總鐸若瑟·法勒迪神學士。既然教區各位可敬的神長評定這是有利於教區的事，認為時辰已到，應給印刷學校的修士們授予聖秩，關於這件事，我想應該贊成這樣的措施。就事實而論，似乎不能懷疑那個事業合乎天主教上智的旨意。事關一個超性和人性的機構，這是很自然的事，可能給人一些與人性軟弱分不開的印象。各位可敬神長受主默示的智慧，常會按照實際需求而提出意見。既然壞樹不能結出好的果子，而出版善書顯然是一株枝葉茂密、果實累累的葡萄樹，所以我很高興，在我可敬的同道名後，簽了我這無甚價值的名字。

總鐸祿茂·達勞而篤。

雅培理的事業，至少顯出與眾不同特色；為此，我要像賈馬里耳那樣說：「如果天主干預這件事，你們就該讓開；如果天主不干預，那麼一切自會毀滅。」他說這話，是勸人不要阻難基督宗教。我之所以這樣說，因為這樣的事業，祇以人力來執行，實在太艱鉅了。至於雅培理也是同樣的情形。所以我們應該通過他的主張。如有天主與他同在，一切情形將使人相信必將成功，凡對人靈有利，必能光榮天主；這個大功，我們也將有分。我有信心投票贊成他的意願。總鐸若望·鮑理奧。

贊同總鐸若望·鮑理奧的思想，我也在此簽名。安道馬耀樂司鐸。

既然有肉形的魔鬼（不幸這是事實），那麼也讓肉形的天使來吧！我全心支持這個事業。臬拉·貝耳波的總鐸馬雷樂·喜祿。

聖德範·貝耳波的總鐸斐迪南道·高達認為給這樣的人授予聖秩是件很適當的事；希望從事出版善

書的使徒司鐸人數倍增。

我深信雅培理神父的美德，尤其是謙德，從他工作至今，我也深信他是屬於天主的人，他的事業是屬於天主上智的事實。我認為給很好的修士授予鐸品聖秩，使他能有幫手，是件不可或少的事。波加巴略的當選總鐸安道·馬蘇谷。

阿耳巴，可乃良諾的總鐸文生·賈良諾覺得高興和榮幸，能把自己最可愛的堂區教友之一，即將晉鐸的修士思天·特樂索，獻給出版善書的神聖工作。

索瑪黎瓦·貝爾諾的總鐸雅格·阿孟道院長，簽署姓名，聽由主教隨意判斷。

聖伯鐸·該拉思可的本堂司鐸方濟，陶那篤神學士

很榮幸能在所有其他可敬的教區同道之後，簽署自己姓名，請授予阿耳巴印刷學校那些可敬的修士聖秩，祇要那些新鐸，在可能的範圍內，給教區提供服務，隸屬主教權下，直到補充目前司鐸人數不足為止。磊思·阿利奧乃司鐸。」^{②0}

那位明智的雷主教心中可能有的猶豫心理，在看了這份表示各種不同態度的文件之後，因議事司鐸方濟·基愛沙和主教大堂總鐸安道·法西諾的熱烈參與而一掃而空。很可能議事司鐸基愛沙認為更好不要在那些總鐸和其他司鐸簽署之後，加上他自己的姓名；因為他對雅培理神父的事業，已經表示熱切的支持，當然也竭力贊成給他的修士授予聖秩，所以不必再用文件來證實。

三位領受聖秩者，即安傑祿·費諾遠、若翰·郭奧內和思天·特樂索，聲稱立即預備教律所規定的產業。由於他們都服過兵役，所以爲了謹慎起見，不需豁免不合規定的阻礙。於是遵守必要的時距，由雷主教准予他們領受聖秩，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授予他們鐸品聖秩。那天，對雅培理神父已有一百餘人的大家庭來說，真是一個盛大的慶節。爲新司鐸初獻聖祭，就在園地中央迅速興建的新聖堂內，舉行了開幕典禮。至於那些請求在同一年聖誕節或以後年中晉鐸的修士，就不再遇到這樣的困難。

那些新司鐸爲了表明對主教和教區的聖職人員感恩之情，每逢受到請求，就盡可能慷慨樂意地前往各堂區，提供聖職服務，以協助各位堂區的司鐸繁忙的工作。

一項無法接受的提議

一九二一年的最後幾天，或一九二二年初，童貞聖母獻主會總會會長道明·貝該宜滋神父（此一修會是由天主忠僕碧岳·勃魯諾內·藍德理，於一八一五年，在杜林創立），寄給雅培理神父一本會祖行傳，以及一封提議修會合併的信。我們是從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雅培理神父的回信，保存在獻主會總院的檔案室裡，才知道這件事的。

「至可敬的總會長：

我已經看完了『勃魯諾內·藍德理的行傳』。貴會有一位聖人，一位時代的前驅。可見他明瞭印刷是一種使徒工作，但沒有實行的方法：依我愚見，這是一種比較複雜的工作，需要有使徒的熱忱和忘我的精神，會寫作，會印製，又會傳佈的使徒靈魂。

貴鐸來信說，貴會所缺少的是培植使徒所需的經費；我卻認為我們最缺乏的是堅強的聖召、使徒的靈魂。至於經費，則有辦法。

貴鐸的提議，我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實行；因為我們並不認為放棄我們什麼特性，能有什麼用處。再者，我想一個修會有四個目標（每一個目標都能耗盡一個有很多會士的修會全部精力和活動），不容易使許多會士學有專長，受特殊訓練。貴會不是這樣嗎？如果我錯了，我很樂意接受指正。有一點可以同意的，就是關於印刷：給我們送來真有聖召的人，我們可以培植他們。貴會是否能給予少許物質補助，都沒有關係。

我們的思想，首先是藉出版來傳播福音，如同別人使用言語一般。我們需要男女作家、印刷者和贊助員。

如貴鐸繼續寫作和思考，我就很感激了；可是，在我這方面看來，兩會合併是很困難的。目前我們的人數很少：祇有十四人發了永願，十三人發了為期一年的聖願。讓我們把這件事託付給耶穌聖心。

神學士雅培理敬上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阿耳巴。

雅培理神父聲明說，要把他自己的那個初生的修會，與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獻主會合併，是「很困難的」，而且他還認為不可能（但他沒有把這句話清楚地說出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不可能的理由有三，其中之一還頗令人覺得有趣的。

那位貝該宜諾神父必然對雅培理神父的事很不清楚，尤其是對他的想法，才會向他提議，好像要給他供應人員，並求他給予經濟的援助。他一定不知道，正在那個時期，他背了一身的債，甚至他大部分同道的司鐸們認為他已瘋了；即使兩會合併，首先提出的問題是經濟問題；他卻在原則上，經常把這事放在最後才考慮，正如他那句直截了當的話：「至於金錢，則有辦法」很清楚地表明了。

再者，印刷工作，在獻主會的目標中，乃是四者之一；會士們決不會爲了這個空泛不實的合併提議，而修改他們的會憲。這對雅培理神父來說，實在不合他的口味。從一開始，他曾教導過那些學生，向他們清楚說明了自己的理想。我們的工作，「將在精神方面，提高出版善書的水準，給它提供有個性的作家，在宗教和虔誠上打下了穩固的基礎，完全獻出所有的時間；他們是爲此而工作，不會想到食的問題」^①。祇負責做一半的工作，不是他的作風。

我們也不可忘記，由於我們認識雅培理神父，知道他不作其他方面的考慮，祇在一個條件下，才可

能接受合併修會的提議；就是那個想合併的修會，必須完全消滅，才能合併。這對一個很有活力，且過去曾有光榮服務的歷史性修會來說，是無法想像的事。爲此，我們更傾向於這樣的想法：他並沒有長時間思考這個合併的提議，同時他認爲自己的回信已是一決定性的答覆。他很可能從來沒有對自己修會裡的人提過這件事。的確，沒有一個在生的保祿會士知道這件事，直到一九七三年五月，他的那封信刊登在保祿會贊助員會會刊上才知道。

附註：① 聖保祿會總院檔案室。

② 雅格·雅培理著：「*Mihi vivere Christus est*」, n. 113.

③ 兩位保祿會司鐸，在不同的時候和地方，給雅培理神父和賈卡鐸神父預備了咖啡，卻不放糖，祇爲了想知道他們不同的反應。賈卡鐸神父很坦率誠實，喝了第一口咖啡，馬上就說：「喂！你沒有放糖。」雅培理神父卻慢慢地喝了整杯咖啡，不時用小匙在杯內機械地攪動，毫無什麼手勢或表情，表示訝異或厭惡，使那些不當的好奇者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在這樣的情形下，賈卡鐸神父無疑地想祇是一不小心，忘了放糖；至於雅培理神父想什麼，則誰也不得而知。在他許多行程中，一次，波隆那的聖保祿會修女爲他和駕駛員預備了咖啡，沒有放糖而放錯了鹽。雅培理神父照常先慢慢地啜了一下；那個車夫滿以爲是香甜可口的飲品，喝了一大口，立刻發覺修女的錯誤，就把實情告訴在場的院長，接著又問雅培理神父是否發現這個事實。他卻毫不在乎地回答：「你說的是真的嗎？」同時表示不樂意談這樣的事。

- ④ 雅格·雅培理著：「*Iesum audite*」, v. 4, p. 九七頁。
- ⑤ 同書, v. 3, p. 一一二頁。
- ⑥ 阿耳巴母院檔案室。
- ⑦ 同上
- ⑧ 同上
- ⑨ 同上。雅培理神父與阿耳巴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常順遂的。有一次，他竟然責備他們偏頗不公，從母院檔案室裡所收藏，上面寫著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原稿，我們可以知道。
- 「阿耳巴市長大人：對於貴市府決定結束投標，以縮短我在本月×日上書申請的鋪設飲用水管，這使我深感驚奇。給那家新開的化學石工廠要在阿耳巴設廠的，卻免費撥給土地，不必繳納稅金等等優待。我們贊成這種寬大的決策。但是，這家新工廠，對本市並不能像阿耳巴的印刷學校那樣提供經濟、精神、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利益，也不會免費收容貧窮的青年，也沒有慈善、救濟、教育、培植等目的，如同阿耳巴的印刷學校所有的。我覺得奇怪，怎麼一個統治人民的政府竟沒有顧到這些事實。在經濟方面，印刷學校每年消費決不少於二百里拉，這還不算以後一定還會增加的。對任何私家用戶提出的條件，至少會與對印刷學校所提出的相等。為此，本人敢於向貴府申請，重新審查本人所提出的免費鋪設水管的要求。不過，現在立即聲明，無法接受投標的提議，如同已經要求的，更不能把從沙富那廣場至新屋那條道路的產權出讓給市府。如果收到否定的答覆，則將設法自行鋪設。謹請從速答覆為幸。」
- ⑩ 發永願者的姓名是：雅格·雅培理司鐸、茂德·賈卡鐸司鐸、德西德遠·柯思達、陶括道·阿曼宜、

- ⑪ 祿茂馬切理諾、若望·巴索、凱撒·羅伯道、伯鐸·鮑辣諾、若望·賈瓦理諾、阿弗雷道·馬乃辣。
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 ⑫ 同上。
- ⑬ 同上。
- ⑭ 同上。
- ⑮ 參閱「Mi protendo in avanti」, 五〇六—五〇七頁。
- ⑯ 同上書五〇八頁。
- ⑰ 同上。
- ⑱ 同上書五一〇頁。
- ⑲ 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 ⑳ 阿耳巴母院檔案室。
- ㉑ 賈卡鐸, 四頁。

第十二章 軟弱中的力量

建築承包商勃魯諾篤準備立刻動工，擴建現有的房屋，祇要雅培理神父付給他一萬五千里拉，這是爲已經完工的建築所欠他的錢。他要這筆錢是出於迫切的需要；應該諒解他；可是，怎樣滿足他的要求呢？向賈卡鐸神父要這錢是沒有用的，他無法提供這麼多的錢。各農會金庫是否能貸給他這筆款項，也很成問題；因爲他已經向它們不大自制地請求過了。

然而，那座不能缺少的房屋，不得延遲建築工程。他就吩咐那些女青年們，一連三天，爲一個急需的恩寵祈禱。她們很樂意地聽從他的吩咐，如同她們時常實行的，但她們無福知道，她們所求的恩賜是否已經獲得。她們之中有一個比別人更好奇的，鼓起勇氣去問會祖。他就告訴那個女青年說，三天之中某一天，他從自己的辦公室出來，走下樓梯，想到院子裡去，有一個外表簡樸的婦人來到他面前；他自然地伸手摸自己的衣袋，想找一些錢來施捨給她。可是，那個婦人，並不開口說話，把一小包東西放在他手裡，沒有說她是誰，或奉誰之命把那包東西給他，就轉身走了。那小包裡恰好是一萬五千里拉，正是他那項建築工程開工所需要的。

雅培理神父確信天主教上智決不會讓他缺少所需的東西，便在居住的房屋旁，興建了一座小堂，就在如今聖保祿堂的祭衣室所在之處。那座小聖堂很簡單，有寬大的窗，與住屋的形式相同。

但是，對天主教上智的信賴，並不稍減他時常設法盡量緊縮一切消費的注意，無論是關於建築工程，或是關於維持人數眾多的大家生活。園地裡及其附近的石塊，都把它們收集起來，用以取代磚頭。建築工事開工後，當工人們進食時，青年們趁空把他們所需要的材料，搬運到他們工作的鷹架上，以節省他們的時間和辛勞。此外，所有其餘可以利用的園地，都小心地種植蔬菜，以減少伙食的費用。現在的聖保祿廣場，那時是一大片種著馬鈴薯的菜園。在那要建築新屋的地方，都種著麥子，雖然有良好收成的希望，卻必須犧牲它。那座新堂，經由一條用沙石填高的小路才能抵達，在開始啓用的時候，四周都種著白菜；其時在保祿會士餐桌上的這道菜，正如在英國人餐桌上必有的馬鈴薯一樣。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聖保祿會裡的青年約有八十來人；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他們的人數已經升到一百七十二人，而且還在不停地快速增加中。為此，那座正在建築中的房屋還沒有竣工，雅培理神父不得不向政府申請許可，興建另一邊同樣長六十公尺的房屋，在二者之間，留下一塊空地，作為日後建造聖保祿堂的正面。

患有「石頭症」

當時有人開始說，會祖患有「石頭症」；說得更正確些，他其實是患了磚頭病；因為他已計劃在下一年，要建造第三座房屋，與以前兩座完全相同，祇是與第一座相接而成直角形，好像要把院子圍起來。此外，還要造一座小型的製磚窯，以供應在計劃中要興建的聖堂和房屋所需的磚塊。造磚窯的計劃，是因這樣的理由而產生的：由於整塊土地，必須降低至少兩公尺，才與房屋地面的高度相等；既然要剷除的泥土可以用磚窯來造磚，爲什麼不就在當地製造呢？那座磚窯很快就造好了。所有的保祿會士全體出動，使這座磚窯能有規律地運轉，因而也能出售磚頭給其他的建造房屋者。

然而理應注意的，造窯是屬於更廣泛的計劃。經濟學家也許會懷疑它的效用；可是，雅培理神父的設計，是經過實際的考慮，也是爲了經濟的理由；而且這也將使保祿會士更自給自足。走上這條路的第一步，是由疑慮啓示的：他懷疑麵包商所供應的麵包，含有相當多米粉的成分，因此不是那麼有營養。爲能確實吃到真正的麵包，他吩咐在園地中央那座舊農舍裡，設置一架磨粉機和一台烤麵包爐，把一切都託給修女們負責管理。至於牛奶，他命人購買幾頭乳牛；可用一部分不種蔬菜的園地所長的草來飼養牠們。爲能供應肉類，他設法私宰，加上十幾隻用廚房剩餘無用的食物，以及菜園或草地的野草來飼養的豬。由於飼料不按時充分供應，有時那些可憐的豬高聲嗥叫，使附近的居民受不了噪音的干擾，而向友人怨訴。有一份當地反神職的報紙爲這些居民抗議，刊登了一篇文字，標了一個惡意諷刺的標題：「雅培理神父的豬。」

持有同樣自給自足的目的，很快就成了一所小型印刷油墨製造廠、一個機械工場、一個木工場、一個小製鞋工場，並組織了一個速成的泥水匠團體，不知道他們怎樣造成那間房屋，以供應保祿會這個自給自足的團體中最重要的部門——造紙廠。以經濟的觀點來說，這個造紙廠並不是一件成功的事，但在最後一次世戰中，因天主上智的安排，它會有過無法估計的價值。在事實的角度來評估，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大戰困難的時期，阿耳巴的聖保祿會這所會院，假如沒有這個工作和糧食的泉源，怎能維持生活？其時，由於缺乏紙張的緣故，義大利全國所有的印刷公司都關閉，或祇能間歇地工作，而聖保祿會的印刷工廠卻能完全照常工作；這都因為自己設有造紙廠，從各地收集廢紙，作為造紙的原料。所出產的紙張，並不是最上等的品種，卻可用來印製任何作品。由於還能出版書籍的印刷公司，祇剩很少幾家，因此市面上流行的印刷品也很少；凡是出版的書籍，很容易就銷售一空。

與造竊有關的，有一件很特殊的訴訟案；這是一位謙虛地自稱為「一個無名的保祿會贊助員」，給我們記錄了這件事實的真相，他這樣寫道：

「其時我是在已故的國會議員德奧道樂·蒲皮奧和律師李嘉道·布魯諾的事務所裡實習兩年，為取得權利，能參加阿耳巴法院律師和代訴人的名冊。

我們要為雅培理神父被控蓄意不清償一萬里拉（約等於現在六百萬里拉）的債款，給福爾那切·蘇爾巴的罪狀辯護。原告曾給被告供應磚頭，用以建造保祿會母院的主牆，以及位在目前庭院中央的最初

那座聖堂。

開庭審理時，法官直截問：「雅培理神父，你是否承認欠這個在庭的蘇爾巴先生的債？」

「庭長大人，我承認自己欠債，我也感謝善心的蘇爾巴先生答應以賒欠的方式供應磚頭。」

「你既然是司鐸，當然應該給蘇爾巴先生還債；因為如果一位司鐸因惡意不肯還債，而被判有罪的話，那就立下壞榜樣……」

「可是，庭長大人，我沒有錢；我會還清最後一文錢的；不過，我要求蘇爾巴先生稍為容忍一下。而且我還要賒欠一千多塊磚頭呢！……」

蘇爾巴在庭上好像站在針氈上，焦躁不安，聽了這話，不禁勃然大怒，申斥說：「厚臉皮的人，才會說出這樣的話。雅培理神父不但不還債，還想賒欠更多的磚頭。這實在太過分了！應該把他關在監獄裡腐爛掉！」

庭長堅決地說：「雅培理神學士，聽到了嗎？你如果不還債，就得到監獄裡去。」

雅培理神父照常謙虛地低垂著頭，稍彎著身體，聽了雙方的威脅，抬起頭來說：「庭長大人，蘇爾巴先生，現在我也許可以派一位青年，或所有的青年去磚窑那裡工作，不受薪水，直到付清所欠的債為止。否則我祇有到監獄裡去。這樣我也可以休息一下；因為我實在很累很累，勉強能夠站得住。至於我那貧窮的青年，由天主上智來設法安置。」

這時，蘇爾巴畢竟心地善良，繼續咀嚼煙頭；因為其時在煙草方面也很經濟；接著又如同其時一般

咀嚼煙頭的人那樣，不願環境衛生和禮貌，往地下吐了兩口痰，自言自語似地說：「收留那些野孩子？都是些無用的廢物！我要供他們吃！胃口又那麼大！也許我瘋了！雅培理神父就算是在監獄裡，可是欠我的錢，我一文也拿不到手；那我一萬里拉就不翼而飛了！庭長大人，算了吧！我收回控告，我也不欠那筆債款了。不過，雅培理神父應該發誓，再也不派他的小車到我的磚窯來搬運磚頭。否則，我會拿起一根木棍；他們不但拿不到一塊磚頭，卻要飽受一頓毒打！」

「謝謝你，蘇爾巴先生。我一定不再來向你耍磚頭。而且我還要想辦法，即使我自己要節食守齋，也要還清一萬里拉的。」

「不要這樣，雅培理神學士！你不見自己祇剩皮包骨了嗎？那件會衣穿在身上，好像掛在衣架上！算了！算了！不用再談它啦！」

最妙的事現在登場了。

雅培理神父自己設法造了一座最簡單的磚窯，就在今天那座雄偉壯觀的聖保祿大堂附近的地方。他同那些青年想法製造磚頭；那些青年們很勇敢、努力地全心投入，學做磚頭，不僅做的磚頭是夠自己應用，而且出產了很多，竟然可以供應附近各地的建築工頭，幾乎成了蘇爾巴的競爭者。

於是，一天早上，蘇爾巴來到布魯諾律師的辦公室，對他說：「我來向你請教：雅培理神父沒有給我錢，也沒有進監獄，因為我取消了他所欠我的一萬里拉的債。他卻開始製造磚頭，使我的生意無法維持；因為他的那青年工作不領工資，可以廉價銷售磚頭。我該怎麼辦？」

布魯諾律師禁不住大笑起來，然後答道：「蘇爾巴先生，請看：你已有了令人尊敬的年紀，應該停止工作了。而且，即使你能再活五十年，你也用不了你現有的一半財產。讓雅培理神父製造磚頭，把它們出售，賺一些錢來維持他窮苦孩子的生活吧！難道你要強迫他們在市內到處去乞食嗎？所以，放開這件事吧！這樣，你也可以立些功勞；而且這些功勞，到了無論願意或是不願意，必須拋下一切的時候，遠比磚頭和金錢對你更有用啊！」

善心的蘇爾巴對這個問題略作思考，接著咀嚼煙頭，把苦澀的唾液吞下肚，作了以下結論說：「我何苦去跟雅培理神父爭執呢？他不付錢，也不入監獄，而且還要搶我的生意。現在律師好像對我說，我還要去向他道謝哩！……不過，雅培理神父真有膽量！……律師先生，再見！……我這次來向你請教，我也不付錢給你。」①

蘇爾巴先生爲了給雅培理神父供應磚頭和磚窰的事，與雅培理神父發生爭執之後，沒有活很久。他去世後，他的遺孀保辣·薛蒙地，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寫信給雅培理神父：「爲那興建的聖保祿大堂，我捐獻價值五千里拉的磚頭，將於明年春天送到。敬請 貴會爲我和我家的已亡者祈禱。」②

很特殊的生活規律

誰若好奇，又有耐心，一整天跟隨雅培理神父，前往他所到之處，就不會奇怪他會對法院庭長說：「很累很累」，甚至希望被關在監獄裡休息；也不會說蘇爾巴先生誇大其事，說他祇是「皮包骨頭」。

每天凌晨三點半，他已在聖堂裡，準備奉獻聖祭；如果他不必很早出門講道，那麼他就留在聖堂，直到早上七點鐘。如果他已計劃出門遠行，或預料那天他會有很多工作，便在半夜後兩點鐘到聖堂去，在那裡一直到五點鐘。平常，下午三點鐘他再進聖堂，並在晚餐前，又在聖堂裡停留一小時。一天之中其餘的時間，如果不是用在講道或上課，就完全用在辦公室裡，為聽那些去跟他談話的人，或叫人去幫他料理通訊的事；他常有很重的責任感：凡是寫信給他的，他必然答覆，就是連那些祇寫信恭賀什麼慶節，他也都回信③。

每個星期一次，在出聖堂之後，他就關在辦公室裡，整天留在那裡，也不進食；有人去敲門，他也不理。在這樣的日子裡，照他的講法是他不工作④。如有必要，院中有個人有鑰匙，可以開他辦公室的門，不必事先通知他，進去取所需之物。有時，他一連幾天不吃東西。

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時，修女們怕他會餓死，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就去見基愛沙神父；因為祇有他能使雅培理神父聽話。基愛沙神父來了，進去同他談了兩個鐘頭，之後出來對修女們說，她們可以放心；因為雅培理神父是在與天主談話，好能知道要做什麼。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之間，基愛沙神父為寬慰修女們，又來了幾次。

最令人稱奇不止的，就是雅培理神父守了長達七天的嚴齋，並未留下絲毫疲倦無力的現象。當他終止嚴齋，重拾以前日常生活時，大家都發現他一如往常。

這種長期獨居嚴齋的理由，或者至少佔著絕大部分，由雅培理神父的自傳概要裡給了我們一些說明：

「屢次需要安靜地深思熟慮：上主就安排一個短期的卧床休息。自閉在臥室之後，出來時，覺得恢復了體力，目光也清楚了，就開始著手他計劃的事。他把自己的計劃向神師報告，然後看情形加以修改，如有必要，也把它們呈上教會當局批示。時機並不成熟；但上主使人知道事情，然後讓自己的僕人進行工作，也容許錯誤發生……，然後由祂來改正錯誤和不當的情形……。」⑤

在那些完全獨居的日子裡（無論他是否在床上），雅培理神父並不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們想他是在作長時的祈禱。然而他是以什麼方式來祈禱呢？他一定是作相當長時間的口禱：他的性格傾向於口禱，尤其是他必然念了許多玫瑰經。但他祈禱的主要目的，應該是為他所想實行的計劃和創舉。他獨自在天主台前，嚴厲地省察自己的良心，因而自問：「這需要的嗎？我是否有正確的意向呢？如果在臨終時，我是否會做這件事呢？」⑥換言之，他的目標是想確實知道，在天主的光照之下，他的計劃並不是本性貪求名利的成果。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所寫的，收藏在母院檔案室裡的一段文字，視作他所禱所正視的一點。關於這段文字，我們現在無法確定其時期，但一定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的確，它是寫在一個信封的內頁上；信封上的郵戳記著那個日期；那封信必然是在當天寄到他的辦公桌的。我們在這段文字所看到的

是：

- 「①耶穌啊！祢要排字機做什麼？
- ②耶穌啊！祢要書局做什麼？
- ③耶穌啊！祢要三層樓做什麼？
- ④耶穌啊！祢要輔理修士們的那層樓做什麼？
- ⑤耶穌啊！祢要那裝備做什麼？」⑦

他從基愛沙神父學得了「把一切都化為祈禱」；不過，他尤其該當把他的計劃、他的困難、他關於自己的事業的現狀及未來的關懷化為祈禱。他長時在天主台前細察一切，直到「恢復了體力」，而懷著更大的信心繼續他的行程。

睡夢？

在最初建築房屋的時期，雅培理神父生命史中有兩件比他的嚴齋更神秘的事，現在記述在此，一如

他給我們所留下的。關於第一件事，他在自傳概要裡祇寫了短短幾行：

「約在一九二二年，開始覺得最強烈的憂苦，那時才住進第一座造好的房屋裡。他做了一個夢。看見了二百這個數字，他不懂是什麼意思。後來聽到有一聲音說：『愛所有的人，慷慨的靈魂是這麼多。不過你要因有人誤入歧途和背棄聖召而受苦；但你要有恆心，你會收到更好的人。』二百這個數字與他所聽到的聲音沒有什麼關連。但這憂苦常留在他的心裡，像深插在那裡的一根刺。」⑧

這根「深插在心裡的刺」所有的成因、性質、模式和形像，都是他帶進墳墓裡的秘密，始終不曾揭露出來。在保祿會短短的會史裡，我們不知道曾有過某一時期，或特殊可悲也誤入歧途，或背棄聖召的情事發生。在另一方面，這些事都應在會祖生前發生，如同那個動詞「你要受苦」所指明的。為此，我們認為，任何解釋都是不足信的⑨。

關於第二件事，他卻用了兩頁紙來寫；由於它對聖保祿會和保祿會整個大家庭，無論以往或未來，都很重要，所以他這樣做是很對的。

「在特殊困難的時候，反省自己所有的行動，是否在其他方面妨礙了恩寵的施行，好像覺得耶穌導師願意安定不多幾年才開始的這個修會。在以後的夢中，他好像得到了一個答覆；的確，耶穌導師說：『

你們不要怕，我同你們在一起。我願意從這裡發光照耀。你們應該痛悔罪過。」⁽¹⁰⁾
從這裡發自聖體櫃，且很有力；這樣使人明白，一切的光都應從祂——導師那裡取得。

我對神師講明了這件事，並說明導師的形像是被怎樣的光包圍著。他回答我說：『放心吧！無論是夢或是什麼，反正那些話是聖善的；你要把它作為生活的實際計劃，並做為你自己，及所有會員的光。』

從此把一切都導向聖體櫃，並從那裡取得一切。

他在這複雜的情形中，怎樣了解這話：

① 不是社會黨，也不是法西斯黨，不是世界，不是在恐慌的時候，有許多債主急急忙忙地趕來，不是沉舟，不是撒彈，不是慾情，也不是你們在各方面的匱乏不足……卻要確實讓我同你們在一起；不要犯罪驅逐我。『我是同你們在一起，就是說：同你們的這個我所願意的，是我培養的大家庭；我是這家庭的一份子，是頭部。你們不要游移不定！縱然有許多困難……；祇要我能常同你們在一起；不要犯罪！』

② 『我願意從此發光照耀。』就是說，我是你們的光，我要你們來照耀；我給你們這個使命，我願意你們完成它。

那包圍著導師的光，語聲著重在『我願意』和『從此』上，以及長時用手指著聖體櫃，意思是說：請人從祂，住在聖體櫃內的導師，取得一切；這是祂的旨意；從其時正受著威脅的這個大家庭，應該發

出強光……爲此，他認爲要犧牲文法，而注意語意，寫下『從此』；要領悟，每一個人要思考自己是光的傳佈者，是耶穌的擴音器，是福音作者，聖保祿、聖伯鐸等的秘書。手中的筆和印刷機上油墨的筆，一起完成同一使命。

『痛悔罪過』意指經常承認我們的罪過、缺點、過失。在我們的聖召中，要把那屬於天主與那屬於我們的分開：一切光榮歸於天主，羞辱歸於我們。然後有信德的祈禱：『盟約或成功的秘訣』。(11)

雅培理神父在一九三八年，向司鐸們講退省道理時，明白地講了這個「夢」，加上一些有趣的細節；他所看見的很清楚；夢是在「房屋末端那間臥室裡」作的，就是在他自己的臥室裡，住在第一座建造的房屋五層樓梯頂那裡；導師同他談話正散著步，在祂身旁有幾個人在聽著(12)。

這個夢應在一九二三年，大概就在那年的最初幾個月裡；當時他的健康正逢一生中最重要的危機。對於這個夢，會祖很是重視；意思是說，他所說的話是從救主口中發出來的；對他來說，是確實的，是一個人生的計劃。

一九五三年，幾個保祿會士與建築師一起尋找一句值得鏤刻在碑上的話，一句能表達特殊意義的話，要刻在羅馬諸宗徒之後大堂的正面上。雅培理神父叫人給建築師送去一張便條，不容置辯的語氣，「在裝飾方面應該刻以下這些字句：你們不要怕，我同你們在一起——我願意從此發光照耀——你們要真心痛悔」(拉丁原文作：「Nolite Timere, Ego Vobiscum Sum—Abhinc Illuminare Vo-

Io—Penitens Cor Tenete. J)

按照他的意願，耶穌導師或許用拉丁文說的話，如同會祖想把它刻在羅馬那座大堂的正面，應在保祿會所有大小聖堂裡，用拉丁文或其他文字表明出來；如果把它們寫在聖禮櫃的兩旁，就更能反映會祖的思想。再者，對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敬禮，似乎已是保祿會虔敬的基本要素，也是在會祖的心靈裡，因著那個夢而產生一連串思考的結論。至少我們看了他的自傳概要之後，應該得到這樣的結論^⑬

上述兩個「夢」，有許多與它們有關的文件。不過，我們還要加上另一個夢；雖然我們沒有談到它的文件，但是我們早從一九二四年初，已清楚地把它銘刻在心裡。在此之前不久，同時開始出版兩份定期刊物，即新創的「小報」和最近由翟諾·沙迪宜創刊，而由聖保祿會接辦的「嚮往」。就在保祿會士之間，一定有人誹議，同時出版兩份定期刊物乃過度不當的舉措。於是會祖答覆這些或多或少批評和反對的言論，在會院的小堂裡所講的一篇道理中，敘述了一個夢（他這樣說道：「我相信那是一個夢。」），夢中看見主師在一片金黃色的麥田中向他走來。到了他身邊，就指著那些麥田對他說：「你看，要做的工作很多。」

從他敘述這夢的態度，可以推想得到，那個夢，對他來說，是一個推動力，使他決定開始出版兩份定期的刊物。

一個艱險的時期

雅培理神父不厭其煩地吩咐神子們「早睡早起。」這條規則，他自己一生常信守這條規則。晚餐後約一小時，他經常退往自己的臥室；很快室內的燈光就熄滅了。他真能熟睡和休息嗎？我們沒有明確的證實資料。一般來說，在一天裡，他顯得是一個已有充分休息的人；從未在聽道理、訓練或專家演講時瞌睡。到了他有這種弱點時，已是將近八十歲的年紀了。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他在聖堂裡大約過了三個鐘頭，如同他的生活慣例，後來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再躺在床上，一直要到早上相當晚才起身；這樣的事屢次發生，（定是為補足夜裡不能安睡的休息時間。這種情形，尤其是在長期嚴齋之時，如同本書前面已經講過的，才會發生）。⑭

不管怎樣，自從一九二三年初，他的身體似乎已經不能再忍受他自己定的那種嚴厲的生活規範。他的兩腿顯然支持不住。他多次覺得喉痛；大部分的食物，他的胃不能忍受。一位修女說服了他，食用在他故鄉勃辣製造的奶油。果然，這對他很有幫助；但他不願意長期食用奶油，深怕過太奢華的生活。可是，過了差不多一個月，他自己要求再用奶油；因為找不到其他補救的方法，以適應他那病弱的腸胃。

正在他的健康明顯惡化時，有人叫他趕快到他母親床邊去，但，他所見的慈母已經去世了。這個善良的婦人德蘭，是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得享永生，享年七十六歲。自從她的兒子都已分居，她便遷

往勃辣，里華的卡西諾篤鄉居住，就在那裡去世。善書出版贊助員會刊上這樣稱述她：「她是一位生活純樸的農婦，祇知道三件事：祈禱，忍耐、照顧孩子。」這確實不是一句小小的讚語。

那天晚上，雅培理神父看見自己最心愛者的遺體放進墓穴裡，他獨自在一條沿著阿耳巴至亞歷山特利亞鐵路旁的堤岸散步良久。所有看見他的保祿會士，都留在相當距離外，以尊重他的哀傷。從那天起，據我們所知，他不再進入他所有的親戚家中。

那年六月最後幾天，雅培理神父生了重病，醫生診斷為絕症。一個星期日下午，他到市外的一個堂區講道。他抵達那裡時，因行路而出了汗；後來他在強風中講道，回來時，仍是步行。到了會院，就上床休息，立刻顯示肺病極嚴重的症狀。醫生們已說過，他有患肺病的危險。三位醫師共同會診後宣佈說，最樂觀的推測是他祇有一年半的生命。

貝乃委祿的本堂司鐸磊思·羅維阿（一八五〇—一九二五），曾經幾次治療過他，有很好的成果，那時他還是學生，知道雅培理神父的病況，就堅請他到本堂司鐸的寓所，祇要有一個人能隨他一起去，服侍他，因為那裡的女傭，年老多病，無法好好地侍候他。這樣，約在七月中，病人坐著馬車，前往藍蓋鎮，由安喬麗娜·賴巴祿小姐陪同；關於會祖健康欠佳的消息，我們祇能由她而得知。兩個星期之久，他必須完全休息，此時他不但不能奉獻彌撒，也不能念日課經。他的疾病迫使他必須獨居，極少接見訪客。更高超的理由使他也因此而覺得高興；本來這樣與人斷絕來往，為他理應是件很難忍受的事。但是他說，如果世人遠離他，他就能更自由地與天主交談。

爲使他與天主的交談進行得更有序，他請人每天給他讀一段聖依納爵的「神操」；他說，這給他提供一天默想的資料。我們相信他的心神深入那些默想，因爲當年和次年，聖依納爵這本名著成爲他講道的重大資源。

看來似乎已是一個定論，其時雅培理神父深信自己很快就會死去，或者至少不能再繼續他以前的日常工作。爲此，他已經指定基愛沙神父繼續他的事業；如果他能稍稍復原的話，就要孤獨地度他的餘生，可能是在高道倫可的會院裡；這是他極重視的地方，他在開始自己的工作之前，先在那裡做了一個月的退省神工。

在他移居貝乃委祿大約一個月後，體溫逐漸下降，他就借枝鉛筆，開始寫聖保祿會的會憲；對這項工作所用的時間，要看體溫上升或下降而定。有幾天，下午起身一個小時，進堂祈禱，後來他也照常獻聖祭。

當他認爲可以實行而不至於做一件不智的事，他想暫時到阿耳巴去看看自己的會士。他先要大家都聚集在小堂裡，然後向他們訓話，熱切地囑咐他們勤修愛德。也許他想這是最後一次訓話；所以，好像是爲預防他們因永遠失去導師而沮喪灰心的危險，就向他們講了那個夢」。救世主曾在夢中對他說過：「不要怕！我同你們在一起。我要從此發光照耀。你們應該真心痛悔。」^⑮

他講完那次訓話後，立即動身到他養病的地方去。他在那裡很快復原，以致在九月上旬，就能回歸阿耳巴，不是獨自留在臥室裡休息，如同大家所想的，而是差不多立即從事他以前的工作，好像他沒有

生過病似的。

於是有人說，這是一個奇蹟；因為大家還記得，那三位曾經診療過他的醫師異口同聲作的悲觀預測；就是連雅培理神父本人回憶，也說他之能夠康復，應該歸功於聖保祿的轉求^⑬。不過，如果我們注意他當時的健康情形，以及他從青年時開始的工作，就必須認同，真正的奇蹟並非在於那種情況中，是否因著聖保祿的轉求而康復，而是在那個時候他更可能去世。

那年聖誕節子夜，他在修女的小堂裡奉獻彌撒聖祭；就在第二台彌撒中，他昏厥了，完全不省人事，由人抬往床上；當時看他情形，不禁令人以為他舊病復發了。然而，過了幾天，他就復原了，繼續他以前正常的工作，歷時差不多半個世紀。

驚人的活力

有些現象足以證明，對於天主的事業，不能應用會計師和經濟學家的計算法。雅培理神父由於健康不良，不能盡力從事工作的時期，正是他活力最充沛的時期。他的這種活力，表現最特殊的就是在於建造房屋方面：從開始不過五年，他所造的房屋，已經足以收容六百人，還有一些為讀書，為印刷書籍，為貯藏紙張和書籍的庫房；這都是保祿會院所具備的。阿耳巴的居民，眼看著那些像軍營般的大廈，一座接一座地建造起來，不禁彼此詢問；因為大家都知道，雅培理神父是個窮司鐸，哪裡來這麼多錢蓋這

些大樓呢？也有些人認為，那些預料不久一定會完全停頓的人，說得很有理。

會祖雅培理神父如何答覆他用什麼方法來支付這筆龐大的經費，以便建造那些房屋，這已是許多年以後的事了：

「有時在緊急而嚴重的需要時，所有本性方面的資源和希望都已關閉。於是大家祈禱，設法驅逐罪惡和任何不合神貧的事。果然，問題出人意料地解決了，金錢由不認識的人送來，有人自願貸款，又有新的恩人慷慨捐助；還有其他連當事人本身也說不出原因的事……時間一年一年過去，許多人預料必然失敗的意見，有人說他瘋了的批評……都消失無蹤；雖然歷經不少艱苦，畢竟一切都平安地完成了。

沒有一個債主少一分錢……比如物資供應者、建築商，以及所有與我有經濟往來的公司和商號，繼續對我們懷有信心。至於那些樂善好施的恩人，其愛德的善行義舉，結出了三倍果實的，有好幾位……。」①⑦

建造房屋，並不是因為雅培理神父患了「石頭症」，如同有人這樣取笑他的稱呼，而是一種需要，由於有很多人申請入學：無論是保祿會士的報名冊，或是聖保祿孝女會的，都登記了無數的申請者姓名；雖然這個新修會之為人所知，差不多完全祇靠兩份刊物：「善書出版贊助員會會刊」和「牧靈生活」。

前來入學的青年，三五成群，來自義大利各地。初中一、二年級，起初祇有幾個學生；才過了幾個月，人數已經增至八十餘人。有時床舖不夠新來的學生使用，那些已經習於保祿會艱苦生活的學生，就

把自己的床鋪讓給新生，他們卻去睡屋角的草褥上。有時有床鋪，卻缺少安放它們的地方，因為連走廊都擺滿了床鋪。這樣，本來對新屋懷有很多希望的，不久，卻已顯得不敷所需了，必須重新開始。

內部的發展

在這樣一個向外發展非常時期，不能強求保祿會這個修會團體的內部很穩定；正如一個正在發育的青年，每季都要換新衣，因為舊的已太短太小了，也不能強求他的身體十分壯健。不過，正如一個發育中的青年漸趨成熟的體格；同樣，保祿會這個修會團體，在發展中，也有其日益明確的形象。

一九二三年底，聖保祿會的司鐸，連同會祖，共計十位。他們大多數是服過長期兵役，退伍回來的，所以不是很年輕，卻有穩定的訓練，以擔任最困難棘手的職責。再者，上課佔去他們許多時間，可比比較老成的修士來取代。

因有各位司鐸為會祖提供寶貴的合作，在團體裡開始有那些被稱為輔理修士的慕會者，在一位司鐸的指導之下，不時集合（必要時，也在遊蕩的時候集合），好能更認識他們所進入的家庭，並認識自己和更慎重地準備作那些屬於他們年齡的決定。至於那些初學生，在完全合法的修會家庭裡的，則稱為「聖母的僕人」；主要的培育是使他們有責任感，在精神上似已屬於這個修會的人。他們準備發聖願，在聽告司鐸和神師的指導之下，再發私願。

由於印刷工廠和聖堂面積太小，學生分爲兩組：一組是無原罪會員，特別託給無原罪聖母保護的，包括預備班和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另一組人數很多，是初中高年級，年齡較大的學生。每組有一位老師和兩位管理員負責維持紀律。一般而論，老師和管理員每年都更換。這樣，兩組學生先後輪流使用工廠和聖堂。

會祖沒有「記錄」的習慣，因此今天，連本會生活基本的要素，也沒有確實的紀錄；譬如說，本會特殊的敬禮。由於是第一個，對聖保祿的敬禮，遂給本會取了聖保祿這個名稱，我們可以說這個敬禮是與聖保祿會同時誕生的，而且遠比聖保祿會更早；意思是說，它先是教區的雅培理修士和司鐸時個人的敬禮，可能是在雅培理修士讀神學那幾年，看了致羅馬人書，才開始培養這敬禮的，如同他在自傳概要裡所記載：

「聖保祿是一位普世性的聖人！對他的欽佩和敬禮，尤其是在研讀和默想致羅馬人書才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他的爲人、聖德、心神、與耶穌親密的交往，在組織教會方面所留下的蹤跡，對所有民族化所懷有的熱忱，成了他默想的題材。他覺得聖保祿真是一位宗徒：所以任何一個宗徒和任何一種宗徒工作，都可以效法他。」⁽¹⁸⁾

雅培理神父把自己心中所擬定的計劃託給聖保祿；爲此，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八日，賈卡鐸修士能

從他口中聽到這句很有意義的話：「創立這個會院，並不是我的功勞，而是聖保祿的。」⁽¹⁹⁾在同一個機會裡，賈卡鐸也使我們知道，在會院裡有一間「聖保祿室」，整個團體已有「向聖保祿祈禱的經文」⁽²⁰⁾。不過，這個敬禮後來在一件事發生之後，有了相當大的增長；這件事我們也在賈卡鐸的日記裡找到了記錄：

「神父到杜林去參加善書出版社的代表會議：整天沒有進餐，在維多利奧·厄瑪奴埃肋路上咀嚼一塊麵包，找尋了兩個小時，給我們買了一幅很美的聖保祿聖像和一尊小型的塑像；我們由衷地歡迎這些聖像。」⁽²¹⁾

一尊堪當這個聖名的聖像，要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初才揭幕；當時鄔可·繆宜主教向那些擁擠在小堂的學生們所講的道理，可說是一次著名的演講。學生們習慣聽雅培理神父和賈卡鐸神父以微弱的聲音所講的平凡易明的道理，這次，忽然聽到那位真正演說家，在那狹窄的祭台前，以雄壯的嗓子，一邊生動地描述，一邊做出各種有力的手勢，好像要從那裡奔向那些呆望著他的聽眾。在附近環城大道上經過的行人，也都駐足，朝著小堂觀望，彼此相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雖然相去約二百公尺，也能清楚聽到每字每句。

保祿會的第一座會院，以聖保祿為名；定每年六月為聖保祿月；又把阿耳巴所建造的第一座大堂，

獻給這位外邦人的宗徒。

在聖保祿大家庭裡，恭敬諸宗徒之后的敬禮，要比恭敬聖保祿的敬禮晚得多。雅培理神父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呈文向主教申請批准聖保祿會為隸屬教區的修會時，在特殊的敬禮之間，提到將星期六獻給無原罪聖母，卻絲毫沒有提到諸宗徒之后這個名號。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一九二三年初，會祖會請阿耳巴「沙窩區的福女麗達」女修院的道明會修女宋琪·阿爾甘傑拉·委辣，繪一幅諸宗徒之后聖母像；這幅聖母像後來在那年五月初送到了聖保祿會院的小堂裡。他很滿意這幅聖像能如期繪成，這樣就可把這新的敬禮推廣到聖保祿大家庭以外了。他的關心可從下面這件事推想而知：雖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健康情形也惡化得驚人，但他卻每隔一天下午，由賈卡鐸神父陪同，前往觀察那位修女畫家所進行的工作，不僅催她早日繪成那幅聖像，而且也提出應該修改之處。

所以，我們應該想，推廣諸宗徒之后的敬禮，並使聖保祿大家庭恭行這個敬禮，這個主意是在一九二二年中在他的思想裡成熟起來的，否則他會給第二座房屋取這個名號，而這座房屋卻稱為「又主上智」，要到一九二三年第三座房屋竣工後，才給它題了這個名稱。不過，他給阿耳巴教區修院的修生們，早已講過了宗徒之后聖母的敬禮，並鼓勵他們恭行此一敬禮⁽²⁾。

六月四日，在善書出版贊助員會會刊上登載了一篇文字，無疑是會祖寫的；我們在這篇文字裡看到：「有三種敬禮適應這個時代，要在世人的心神裡完成重大的善行。它們就是對耶穌導師的敬禮，對

宗徒之后無原罪聖母瑪利亞的敬禮，以及對耶穌基督宗徒之中最忠忱的聖保祿宗徒的敬禮。」

由此可見，最初諸宗徒之后這個名號祇附加在無原罪名號之上；祇不過幾個月之後，它就完全取代了無原罪名號。

除了善牧會的修女恭敬聖母是用善牧之母的名號外，這個敬禮是聖保祿會各支會所共有的，至於宗徒之后修女會，則以諸宗徒之后為其會名，作為首要的敬禮。雅培理神父在羅馬建造的那座雄偉壯觀的大殿，就獻給諸宗徒之后，如同他所許願的，以感謝聖母保護所有的保祿會士和修女，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害。

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

更難確定的是對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這項敬禮初創的時期；現在它是保祿會生活中最特殊的敬禮。本書稍前所引證會祖所寫的那篇文章，據我們所知，是第一個明白討論這種敬禮的文件。寫了這篇文章之後不久，亦即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雅培理神父任命德蘭·梅而珞為聖保祿孝女會第一任總會長。在那次任命的場合中，他說過，聖保祿會的修女不可稱為「修女」，如同其他的修會，而要稱為「導師」。接著他給她們解釋道：「妳們這樣的稱呼，不僅是為恭敬耶穌導師，而且也因為妳們應該像祂那樣，成為天主託付給妳們的那些人靈的模範、嚮導和光明。妳們之所以稱為老師，也是因為妳

們在人靈面前，應該代表基督，這位神聖的導師。」⁽²³⁾

至於那些使雅培理神父培養和推廣對耶穌導師敬禮的理由，我想不可能有確論。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它是從默想聖保祿的思想而產生的，在此僅以雅培理神父在自傳概要裡所寫的為依據：

「……如果研究聖保祿，就會發現他是一個完全認識神聖導師的門徒：他完全以祂為中心來生活，深入探討祂的道理、祂的內心、祂的聖德、祂的人性和天主性等高深奧秘；以祂為一位博士、一個祭司、一位司祭；他給我們提示整個基督，如同福音裡已經界說過的，道路、真理和生命。」⁽²⁴⁾

然而，如果注意上下文，我們也可以說，這種敬禮有如那個「夢」經過思考而引發的附論；在那個夢中，救主曾對他說：「不要怕！我同你們在一起……」⁽²⁵⁾。

另一方面，他對敬禮耶穌導師所提出的理由，完全符合他對人格發展的觀念。他說，這觀念是他從青春期就有的，並已在他的朋友鮑雷祿的碑誌上表達了⁽²⁶⁾；這個碑誌很可能祇留在紙上，我們對於它一無所知。為此，如果這個有關人格培養的觀念，並沒有給他提示這種敬禮，那麼至少使他準備接受，一旦在他思想中出現時，便興奮地採用它，作為研究聖保祿，或對那個奇夢，經過許多思考之後，所結出的果實。

的確，他提出這項敬禮時，似乎有著非常令人驚奇的語氣：

「在這觀念裡，有宗教、信理、倫理和敬禮；在這觀念裡，有整個的耶穌基督；因這敬禮，整個的人都被耶穌基督所取得和佔有。虔敬是圓滿的，而無論是會士，或是司鐸，在智慧中（學識和天上的智慧）增長，也在年齡（成熟和德行）和恩寵（聖德）等方面進步，直到耶穌基督圓滿無缺的年齡，直到在人中改變，或把人取代：Vivo Ego, Iam Non Ego；Vivit Vero In Me Christus（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所有的敬禮，都在這個對人而天主的耶穌基督的敬禮中綜合起來了。」⁽²⁷⁾

這是一定的事，從實行和推廣這個敬禮，雅培理神父切望能得到重大的益處；按照他的看法，這個敬禮實際上能使人的各種能力更密切團結，因而在服事天主的工作上，能有更大的成果。更有甚者，他堅信在這敬禮上，找到一個穩固的基礎，可在其上建立科學的統一。關於這個問題，當他還在讀神學的時候，曾經多次與基愛沙神父討論過。實行這個敬禮，必然更容易遵守第一條誡命；全心、全靈、全力愛天主。

他在向保祿會士訓話時，懇切地勸勉他們，在讀書、講道和寫作時，常要緊記宗教的三個要素，即：信理、倫理和敬禮。他一再強調，必須同時對己對人培育思想、心情和意志。朝拜至聖聖體，是保祿會生活的一大要素，有助於光榮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要按照這個方式：

「在朝拜的第一部分，要光榮耶穌真理。我們要把福音拿在手裡，來思考和光榮耶穌真理。一切都在福音裡。前往祭台那裡時，設想自己聽到耶穌邀請的話：你們凡負有重擔而覺得辛勞的，都到我這裡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在第二部分，要光榮耶穌道路：耶穌是使世界通往和平的道路，是前往天父那裡去的主要道路；那使我們能有超性生命的恩寵，是經由基督而來到我們身上的。正如唱「起初有聖言」，以結束第一部分，同樣在結束第二部分時，最好是唱真福八端。

在第三部分，要光榮耶穌生命。應該神領聖體，求賜各種恩寵：先一般地求（天主經的第一部分），然後求使自己成聖（天主經的第二部分）……求賜個別的恩寵，如：潔德、純淨無瑕、堅守所定的善志；然後求賜恩寵為學業、遵守會憲、隨從聖召。」^{②⑧}

聖保祿孝女會

與聖保祿會同時的聖保祿孝女會這個團體，也逐漸成形。一九二二年初，雅培理神父在蘇沙培植三個女青年已有三年，即：恩理該達·毛蘭道、佳琳·貝黛安、愛彌麗雅·皮安可，由安琪拉·卜菲小姐陪送前往蒙道維，以便在她的指導之下，接受補充的考查。此後她們獲准回家數天，去見父母親戚，因

她們離家已很久了。但是當她們經過阿耳巴時，想訪問那些在聖保祿會院裡從事各種家庭工作的姊妹時，突然知道雅培理神父已經決定把她們都召回阿耳巴，好能就近管理她們，並更明確地給她們一個比修女身分應該遵循的路線。

爲此，他從蘇沙也召回德蘭·梅而珞，並請基愛沙神父和繆宜主教給她們全體（共十五人）講幾天退省道理。結束後，九人獲准發聖願，共取得一個修會的新名字²⁹。其餘幾人沒有發聖願，或因年齡不足，或因尚未決定自己未來的生活。就在發聖願那天，全體都集合在廚房裡，因無其他更適用的場所。雅培理神父先說了幾句合乎當日情形的話之後，就堅決地對她們說：「從今天起，妳們的長上是戴格蘭導師。我選定她爲十二年。以後妳們再想辦法吧！」

選拔戴格蘭老師，是雅培理神父經過長期思考之後，早已決定的；可是，對許多人來說，則是出乎意料之事，尤其是爲卜菲小姐；卜菲小姐在發聖願後，改名爲瑪麗·包麗娜老師³⁰。六年前，她曾因基愛沙神父的指示，被選爲其時尚在雛型期的修會團體的領導人；可是，長時間已經證明，由於事實上，在她與雅培理神父之間，是不可能取得協調。她不能立刻放棄自己的看法，接受會祖的意見，現在她不得不退居第二線，雖然她的年齡和學識都高於其他修女；她卻安然接受會祖的決定，在那個小小的修會團體裡擔任教師的職務。後來，當她深信自認爲最好的理想，不會在這新修會裡實現時，就默默離去，改走另一條路。

然而，雖然這個修會還是一個小小的團體，卻很快就出現了一個重要分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獻聖母於聖殿節，雅培理神父將奧爾索麗娜·李法達和梅迪黛·介樂陶與其他的人分開，為她們預備了一個新的生活規則初稿，以朝拜聖體為基本要點，並以犧牲和默靜為不可或缺的因素。

那年的聖誕節早上，雅培理神父身體虛弱，仍起床召集修女，第一次向她們報告：一個新的修會正式成立了。

他說：「我們已將奧爾索麗娜和梅迪黛二人與眾分開，以成立一個家庭，獻身於祈禱、特敬聖體內的導師、朝拜、讚美，常默靜斂神，以賠補出版壞書所犯的罪過。

會祖的思想認為，任何一個修會無論從事什麼使徒工作，若無慷慨靈魂的祈禱，就好比一個沒有配備的軍隊，注定要打敗仗的。為此，導師的主徒修女會，以祈禱，尤其是以朝拜聖體為其特殊使命，常在他的計劃中，被尊為第一。根據賈卡鐸神父的證辭，會祖曾在天主台前重新負起責任，要創立一個修會，在一九二〇至二一年重大困難期間，獻身於朝拜耶穌聖體；同時立意成立一個機構，要為各位恩人和贊助員奉獻二千台彌撒；起初祇定為三百台。這個機構獲得阿耳巴教區總本堂司鐸若望·毛理諾蒙席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批准。

實際的因素迫使雅培理神父延遲創立主徒修女會，直到她們能夠完成她們特有的使徒工作，同時又能從事外面的工作，以維持自己的生活，有如她們使命的補充部分。她們是一般司鐸，特別是聖保祿會士可貴的默靜助手；在朝拜聖體之後的空餘時間，在保祿會士的會院裡，如同一個母親在家庭裡所做的工作。後來到了她們的人數大量增加之後，才擴大她們使徒工作的範圍，參加神聖禮儀和藝術的工作。

不過，主徒修女會成立的日期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十日，聖女思嘉節；這個名字原文本來與學生、門徒等是同義字。那天，除了會祖所定的修女之外，又增加六位修女，他親自教導她們特殊的聖召，準備她們穿會衣。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聖母領報節，她們第一次穿會衣。她們的會衣，與數年後聖保祿孝女會的會衣沒有很大差別；可是她們到聖堂進行朝拜聖體時所穿的會衣卻很特殊：它是一件白色的肩衣，鑲有藍邊，長與會衣相等，胸前有紅色的光線，一條中等長度的頭巾也是藍色的。白藍二色，是童貞聖母顯現於伯納德時的衣服顏色，不僅使人回憶聖母，是主師第一位最完美的門徒，而且也使人想起聖母向蒙特選的少女所要求的補贖。

對最初的幾位主徒修女來說，「隱而不露的犧牲」，確實不是口頭上動聽的言語；她們是廚司、裁縫、管堂員、護士、種菜者、做麵包者，磨麵粉者、製鞋者、泥水匠和木工。是的，建造房子的工作也做。她們需要一間房屋；會祖告訴她們自己去想辦法。她們知道自己連一個銅錢也沒有，果然想出了辦法，使用鏟和錘，親自動手修理那間位在「聖保祿園地」中央的老舊農舍，結果把那間農舍修理完好，雖不美觀，至少為一個修會團體適用合宜。

雖然主徒修女似乎是聖保祿孝女的一個分枝，但是從一開始就有某種程度的獨立，並有自己的長上，即奧索麗娜·李法達；發聖願後，她改名為思佳老師。

附註：① 聖保祿會總院檔案室。

- ② 參閱「善書出版贊助員會會刊」，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六頁。
- ③ 一個聖保祿會司鐸，在激怒時，曾給會祖寫了一封相當失敬的信，請他不必回信，因為他不會看的。但雅培理神父連那次也回了信，寄給會院院長，請他讀給那個「不願意我給他回信的」司鐸聽。
- ④ 參閱雅格·雅培理著；[*Mihi Vivre Christus Est.*] n. 一三九。
- ⑤ AD, n. 四七。
- ⑥ AD, n. 一六五。
- ⑦ 阿耳巴聖保祿會檔案室。
- ⑧ AD, n. 二六。
- ⑨ 在此引述一件事，由德蘭·辣巴祿修女作證。她是一位見證人，決不是幻想者。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安道桌德·費奧拉去世。這位女青年生於可得彌黎雅（古力奧），參加聖保祿孝女團體約一年。在把她遺體安放入棺木後，同伴們發現不能蓋棺；因為死者雙手舉得太高。她們請阿弗雷道·馬乃辣修士幫助她們，希望他這學機械的人能想出辦法，解決這個困難，但他也無法可想。於是她們向雅培理神父求助；他來到棺木旁，把手放在死者那雙手上，並用在旁的人清晰可聞的聲音，對死者說：「安道桌德，妳在生時常聽命服從；那妳再服從一次吧！放低妳的雙手吧！」果然死者的雙手放低了；因此棺蓋就能毫無困難地蓋上。
- ⑩ 在其他情形下，這最後一句話：「你們痛悔罪過吧！」說得並不很確定，卻明白地說：「我似乎聽到：『你們痛悔罪過吧！』」
- ⑪ AD, n. 一五一—一五八。

- ⑫ 我們所引證的原文如下：「我很清楚在房屋盡頭處所見的，就是在我沒有工作那幾天裡的一天：主師正在散步，身旁有幾個你們中的人；祂說：『不要怕，我是同你們在一起；由此我願意發光照耀；祇是你要保持謙遜……也要（我似乎聽到說）痛悔罪過！』（雅格·雅培理著：「*Mihi Vivere Christus Est*」n. 139。）
- ⑬ 參閱AD, n. 159—160。
- ⑭ 一大清晨，就在他長期隱退的一天，從廚房傳來噪音，也許是一些不尋常的氣味（長期嚴齋必然使他睡得不很熟，對廚房發出來的氣味也格外敏感）。他就起床，走下兩段樓梯，去敲廚房的門。一位修女從裡面問：「是誰？」他低聲答道：「是我，神父。」那個修女急忙奔去開門，讓他進來。「妳在做什麼？祇妳一個人嗎？」修女指著廚房一個角落，總會長修女德蘭·梅而珞在地上休息一會兒，用一條圍裙當作褥子，又用第二條圍裙當作被子。她醒來了，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便向他解釋說，有位恩人送來很多葡萄，由於吃不完，就想做果醬；既然白天無法做這工作，祇好利用夜間。同時，她一如善良的婦女，忙著給神父預備一小杯咖啡，加上一個蛋黃。他設法拒絕，但不得不接受，飲用這杯奢侈品；這當然不合他的習慣。
- ⑮ 賈卡鐸神父聽了那個「夢」，立刻把主師所說的話，以大字寫在聖體櫃兩旁。但因小堂的祭台很窄，祇好把最後一句話：「你們痛悔罪過吧！」寫在台面下方。
- ⑯ AD, n. 164。
- ⑰ AD, n. 166、167。在特殊需要的那幾年裡，我們有許多很奇特的證辭，差不多都是由那些年長的修女提供的。譬如，有一次，會祖吩咐一位修女去找他所急需的錢。修女問他說：「我要到哪裡去

找？」「妳去吧！在抵達杜林之前，妳會找到的。」果然她在脫勞法雷祿就找到了。還有一次，他對一位會士說，帶一個修女同去，找當天所需要的三萬里拉。那個修女動身去了，一路念玫瑰經，但她不知道要朝哪個方向走。她就去找兩位恩人姊妹，請求她們指示該怎麼辦。她們固然有善心，卻沒有很多錢，便叫修女去見她們的某些親戚，也許會有這些錢。他們雖然從未見過那個修女，卻立刻答應把他們藏在一塊磚頭下的三萬四千里拉借給她。她打電話告訴會祖，已經找到那個寶藏，會祖吩咐那位修女，立刻把錢送往亞斯底的銀行，以償還一筆債。有個善良能幹的農民，因一位同鄉的保祿會士的要求，把他所節省下來的錢從銀行提出，以幫助雅培理神父解決嚴重的困難。他提款後不過兩天，那家銀行就倒閉了。此外，還有許多類似的事。

⑱ AD, n. 六四。

⑲ 賈卡鐸，八頁。

⑳ 賈卡鐸，六及八頁。

㉑ 賈卡鐸，十一頁。

㉒ AD, n. 八五。

㉓ 德蘭·辣巴祿的證辭（聖保祿會總院檔案室）。

㉔ AD, n. 一五九。

㉕ 見第十一章：向外擴展。

㉖ AD, n. 廿一。

㉗ AD, n. 一六〇。

②8 見「耶穌導師」主徒修女會內用的會刊，一九五二年六月份，一頁。

②9 九位新發願者的姓名是：戴格蘭·梅而珞、德蘭·辣巴祿、包麗娜·卜菲、佳琳·卡波乃、方濟加·柯德祿、麗達·皮乃祿、厄未傑·蘇達諾、雅妮·馬乃辣、包拉·李納迪。

③0 修女們的指導者的調換，絲毫引不起震動或訾議；這對那些構成這小小團體的成員極為有利。一切祇限於稍稍不悅或幾滴眼淚；這是由於卜菲個人的才賦，實在深受修女們的尊重。後來安琪拉·卜菲，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因患癌症，而在故鄉諾未·里古利去世。

第十三章 羅馬會院初創

一九二五聖年，前往羅馬的行程中，雅培理神父想在聖京成立聖保祿男女兩個修會的第一座分院，這個計劃，開始成熟。他由計劃到實行經常很迅速，當下就委託德西得理奧·柯思達神父，尋找一座適當的房屋。柯思達神父是公認最能幹的辦事人，不僅是因為會到過義大利各地，而且也因為他體型魁梧，談話穩重。他在羅馬奧斯僅賽路為保祿會士找到了一所房屋，而為保祿會修女，則在弗魯末阿肋港路，距離上述那所房屋約五百公尺的地方，也找到了一所房屋。

一九二五年將近年底時，在羅馬成立一座新會院的消息，在阿耳巴的團體一傳開，立刻激起了很大的興奮。會祖的預言似乎開始成爲事實了。在羅馬的那座會院之後，很快還要成立其他的會院：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到羅馬去，距離教宗祇不過幾步路，這使許多年輕的保祿會士很樂意在那裡生活幾年。

若瑟·賈卡鐸被委任爲那座新會院的院長。所有保祿會士都稱他爲「老師」，認爲他最能了解會祖的思想，也說他相當純樸。賈卡鐸神父單純而柔順地接受了這項任命，一如接受任何其他的職務，從最光榮的到最卑下的。

羅馬那所會院，也像母院誕生時那樣：不僅從母院調來了人員（賈卡鐸神父和十四名初中二年級的學生），而且也搬走了一部分印刷機、幾箱鉛字、每月要印的堂區週刊、飯廳的餐桌、書台和書籍。以前在那些幾代同堂的大家庭裡，如有一個兒子願意成立自己的家庭時，也會同樣取得一部分父親的產業。

一九二六月一月十四日下午，在小堂裡舉行簡單的儀式，雅培理神父祇講了幾句話，使人注意，他之所以特別簡選賈卡鐸神父為羅馬會院的領導人，是由於他很熱愛教宗的緣故。接著有聖體降福。出堂時，雅培理神父走在賈卡鐸神父身邊，一面與他低聲談話，一面走向聖保祿路口。青年們跟在後面，向那些將離別的同學們道賀祝禱。到了院舍要轉向聖保祿路的轉角處，雅培理神父突然高聲說：「現在讓我們跪下，請老師賈卡鐸神父降福我們。」說罷，他第一個跪在冰凍的雪地上，雖然賈卡鐸神父哀求說：「請神父降福我們！」也沒有用。

後來，雅培理神父激動地擁抱了自己的門徒，並向所有啓程的學生作了個道別的手勢，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裡。其他的還在那裡大聲高呼，並揮手道別，直到那些啓程者在聖保祿路的轉角處隱身不見，方才停止；於是他們也立刻回到會院，也許更是爲了躲避那刺骨的寒風，而不是爲了去做那應做的工作。

不合手續的困難

雅培理神父派遣弟子前往羅馬，事先並沒有按照聖教法典，請求羅馬教區代理樞機的許可。他之採取這樣的行動，並非爲他不知道教律的規定，而是因爲他怕那些許可，往往需費很多時間，因而阻延他的計劃；大家都說：「羅馬是永久的。」並非空穴來風。所以他決意不理那些規定，同時他已準備妥純樸天真的解釋，使申斥的人啞口無語。果然，當賈卡鐸神父進見阿耳巴主教，請求出離教區一年的許可，爲了前往羅馬時，主教就問他去做什麼，要用這麼長的時間？他就按照事先得到的指示，回答說：「去租賃一所房屋，以供印刷工作之用，如同在阿耳巴所進行的，爲義大利南部許多本堂司鐸和幾位主教服務。」①

所以，賈卡鐸神父一到了羅馬，就到代理樞機公署，請求在永城內獻祭的許可，但他沒有說明，此番帶來了一組青年，隨後，還有一組人數大約相等人數的女青年也要來，這使聽他請求許可的人，以爲有不少年輕司鐸，爲完成學業，或在教會大學取得學位，前來羅馬暫時居留。他可能以爲誰也不會去注意這兩組人。等到教會當局發現他們時，再去調查他們怎麼到羅馬來的已經太遲了。他們住的地方，靠近市郊，很容易與那些住在陋屋裡的窮人相混；因爲彼此之間的距離祇不過幾百公尺。舒思特樞機，那時是羅馬城外聖保祿隱修院的院長，不是曾說過，雅培理神父四周都是一些衣服襤褸，赤足的孩子們嗎？

不料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代理樞機公署裡；那裡對賈卡鐸神父作爲的評論，並不很有利。他自然

被召去說明所做的事，膽小的他，以為自己要受嚴厲的處分。首先，他必須承認沒有代理樞機准許他在羅馬開設修會新會院的文件。

「那麼誰派你到羅馬來的？」

「我的長上。」

「誰是你的長上？」

「雅格·雅培理神父。」

「雅格·雅培理神父？他是誰？」

「他是創立聖保祿會的會祖。」

「什麼是聖保祿會？有誰知道？」

他所提供的說明，被認為完全不夠充分。代理樞機公署，由其祕書巴思古齊主教，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寫了一封信給阿耳巴的主教，指控賈卡鐸神父嚴重違規的行動，並請在阿耳巴的聖保祿會，提供「保密的消息」。以下便是那封信的原文：

「至尊而可敬的主教：

謹以至崇高的代理樞機的名義，稍延遲了給 主教大人寫信，因為我早已應該寫的。

在上一个月中，聖保祿會的若瑟·賈卡鐸前來代理樞機公署，攜有依規離境一年的證件，請求准予

獻祭，已經予以許可。

本代理樞機公署得悉，賈卡鐸神父事先未有當地教會當局的同意，已在奧斯僅賽路開設一所會院，收容男童，稍後又另為女童開設第二座會院。

這種完全反常且顯然違背教律第四九五條的行動，已給至崇高的代理樞機留下不利印象，不僅是因對他本人不大尊重的行為，而且也因深恐同一條奧斯僅賽路上，在最近的將來就要成立的一個堂區裡，已有一同名的機構，即聖保祿會（費辣理樞機事務所），將會造成可悲的紛亂。

為此，樞機吩咐我把這事實向至尊而可敬的主教大人報告，同時請求主教大人向本公署提供『保密的消息』，有關上述的假定屬於阿耳巴教區的聖保祿會，它的宗旨及其會員，最後也請將賈卡鐸神父意圖在羅馬開設一所新會院的動機，以及它將以何種經濟資源是賴一併示知為荷。②

雷主教收到了這封信，立刻派人去請雅培理神父，好能直接從他獲得一切說明，他原想呈報越快越好的。但雅培理神父也臥病在床，不能親自前往主教公署，祇能手書兩頁紙，也沒有寫明日期，大概是在三月十七日或十八日寫的，寄給主教，信上這樣寫道：

〔一〕 前往羅馬者：①由於有幾位主教和本堂司鐸，尤其是義大利中部和南部教區的，一再要求因為他們經常收到許多惡言褻瀆神聖等等的刊物、為能就近節省費用，且提供更快的服務，我們印製了五

十八種堂區週刊；那裡已有必須屢次供應書刊的二百五十所堂區圖書室，②為能更接近羅馬信仰之泉等。

(一) 前往羅馬的共有十四名男青年；後來還有十四名女青年。至於從羅馬或附近地區，從未錄取一人。全體都曾在阿耳巴會院住過相當長的時期。

(二) 在羅馬並沒有一所『真正的會院』，更好說是一個地址；也不從事神職工作，因為根本沒有；爲了避免與費辣理樞機的事務競爭，連上他們的聖堂也不去，一切都向聖保祿大殿求助……」

一位像雷主教那樣閱歷深厚的主教，不能認爲雅培理神父的說明，百分之百好到令人信服。尤其是關於「地址」那件事，卻有三十來人在那裡，必然覺得相當有趣。可是，他要做什麼呢？抗議嗎？有什麼用？他是個愛好和平的人，又是個和善而精明的政治老手，曾用他的這種手段，越過了遠比現在祇須做個中介人物更爲棘手而繁複的種種困難，而未受絲毫損失，就給巴思古齊主教寫了一封長信，藉以提供詳盡的消息，關於聖保祿會的起源、發展和現狀，同時他也提及自己所完成的一切手續，向修會聖部請求使那個修會隸屬於教區。

除了這部分他必然是在收到那封來自代理樞機公署的信之後，立即預備之外，另外再加上那些得自雅培理神父的說明，並不加以詮釋。最後以稍帶隱約不顯的幽默筆調作結道：「縱然事實真如雅培理神父所敘述的他當然也應該事先求得代理樞機的同意，最可敬的主教大人既在現場，自可令人調查，雅培

理神父所說的，是否真實，然後賜函示知，最崇高的代理樞機，在評估一切之後，容許這件事繼續下去呢，還是認為必須另作決定。」

我們不知道，巴思古齊主教是否依照阿耳巴主教的指示，親自前往奧斯僅賽路，去查問賈卡鐸神父，以獲得代理樞機公署所需要的消息，或者賈卡鐸神父到代理樞機公署裡去，以自己會祖的名義，提供所需要的消息和說明。我們祇知道公署裡那位善良的主教，有機會能夠更清楚認識賈卡鐸神父，就開始尊重他、並盡其所能幫助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下半年，他雖然前往奧斯僅賽路，稍後也到圓洞路去找賈卡鐸神父，但不是去查問他，而是想聽他有如一個朋友那樣講話，並在他身上欽佩一個屬於天主教的人，單純質樸，令人讚美。過了許多年後，巴思古齊主教曾在阿耳巴的母院裡度假；那裡本來不是度假勝地，他去祇是爲了接近賈卡鐸神父。

一個沒有耐心的要求

在雅培理神父方面，當他被人指控，說他對於教律規定不大認識，或不很尊重時，他仍然認真地工作，以證明這種指控是有根據的。他也很清楚知道，雷主教雖樂於支持他和他的事業，卻還無法把它立爲一個屬於教區的修會；這是由於修會聖部猶豫不決之故。他也同樣知道，教區當局的明白批准，是一項不可或少的條件，爲能得到教宗的批准。但雅培理神父接一連二地寫信給賈卡鐸神父，要他盡量設法

向聖座求得那個「贊成的法令」，從而使聖保祿會能有屬於教宗的一個修會名號。

賈卡鐸神父爲使自己「敬愛的慈父」滿意，就請求那位著名的恩利各·羅沙神父，「公教雜誌」的主編從中協助；他來到羅馬才不過幾天，就遇見了這位聞名的神父。這位聖善的羅沙神父，聲音粗大，臉色黝黑而多皺紋，心卻很細，（見賈卡鐸神父整個人所透露的那種純潔，一切舉止循規蹈矩，立即全心爲他所征服。更明顯的是在他青年時代，那時他身體清瘦，面色蒼白，給他的純潔更加上了脆弱的徵象。羅沙神父雖然工作十分繁忙，卻好幾次前往賈卡鐸神父在奧斯僅賽路那座房屋的小聖堂內獻祭。他第一次向那個小團體講道時，竟把賈卡鐸神父和他的那些青少年們來到羅馬，比作聖依納爵及其同伴們抵達聖京。羅沙神父在他自己的團體裡，不久就開始屢次講論有關賈卡鐸神父的事，而且講得津津有味，使他的同會弟兄們都覺得很驚奇；更重要的是他多次談到聖保祿會，在羅馬新開設的會院，因而在他屢次進見教宗時，也提到了賈卡鐸神父。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羅沙神父是怎樣的一個人，雖然明知這事不合羅馬各聖部的常規，居然答應直接向教宗碧岳十一世請求，給聖保祿會頒發那份「贊成的法令」，承認聖保祿會爲一直屬教宗的修會。

教宗碧岳十一世並非不及羅沙神父那樣慈祥，也不是不像他那樣樂於支持從事出版善書這種使徒工作的修會，但教宗是一位遠更嚴正的法學家，這也是他的崇高地位所必需的。爲此，他毫不掩飾，且直截了當地說，這事他不能做。

不過，也許更好在此引證羅沙神父當時寫給阿耳巴主教的信；因為這封信一方面表示羅沙神父很關心聖保祿會的事，另一方面也顯示教宗那種動人的慈祥風範：

「最可敬的主教大人：

我想主教大人已經知道出版善書的聖保祿會那位可敬神長的事，以及我為這個修會，在教宗聖父面前所採取的行動，也知道教宗聖父給我的答覆。

由於事實上我曾多次有過機會，向教宗聖父提到這個新成立的出版善書的修會，並在羅馬最近也成立了一所新會院。教宗對這件事很關心，我就大膽地在最後一次進見教宗時，向他提出一項要求，希望他肯把這個修會成爲一個直屬教宗的修會，頒賜「贊成的法令」。

教宗聖父說，這個修會還沒有成爲屬於教區的修會。我回答說，這個修會在阿耳巴成立已有十年，在我呈上的申請書中，也有主教大人所寫的推薦書。教宗看了之後，表示滿意，但他接著說，這還不夠，正如事實上的存在和許可還不夠一樣，必須要有依法頒發的批准書；有了這個之後，就容易立刻頒賜「贊成的法令」。

教宗後來又指示我寫信給阿耳巴主教大人或總本堂司鐸，而且還自願提綱挈領地提示，應該怎樣擬寫依法成立修會的主教法令。依照這個提示，與可敬的賈卡鐸神父取得一致的意思，我們擬了一概要或初稿，關於這個文件，其中含有這個新機構或修會的形式或思想。我相信，賈卡鐸神父已經寄給了那位

總會長。

後來我知道，關於依法成立這個修會，已給修會聖部寫了信，而聖部也以提示的方式答覆；但這提示並不合這個新修會的願望；因為它想成立一個真正所謂的修會，有自己的修會聖願，而且還要加上一項特殊的聖願。

所以，我也向勞倫迪樞機稟告我請求教宗聖父所採取的步驟，以及教宗對我的答覆；此外，我也向他報告：我已把消息傳給了阿耳巴。現在我更明白地向主教大人稟報，雖然教宗聖父親口說過，他們本來可以是一個更自由的機構，且屬於宗座聖部，沒有修會聖願嚴緊的束縛；不過，教宗也預先假定，這都要看他們自己的意願；意思是說，如果他們願意成立一個真正的修會，並用修會聖願來自我約束，就不得阻止他們嚮往一個更完善的身分。

我認為，這一切都應該稟告主教大人；我很高興自己能有這個機會，向主教大人重新把我這些年來對主教大人所懷有的敬重之情表達出來；自從那次在河奧斯達，因慶祝聖安瑟莫百周年紀念，短促的會面之後，再也沒有機會向主教大人表示我的敬意。

不過，我常很感激主教大人，在現代主義的那個時期，曾用比哀蒙省主教團那封意義高超的通函，引起那麼強大的反應，提供了有力的遏阻作用；我們也可以說，那封通函曾產生了那麼重大的效果，尤其是在義大利北部，反對那些繆論，當時也曾滲入神職人員之間……」④

走向批准的目標

教宗碧岳十一世已經知道雅培理神父和他的事業，並非祇是聽了羅沙神父對他所說的話。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鄔可·繆宜主教用它那種特有的興奮和激烈的言辭，已經向教宗談過這件事。教宗很留神地聽他講；當繆宜主教請求教宗特別祝福會祖、他的事業和與他合作的贊助員時，教宗一再說：「是的，是的。我祝福，我祝福。」⑤

然而，最近，就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會祖給教宗直接寄奉一份印妥的文件，共計四頁，猶如信件，藉以向教宗稟告整個保祿會大家庭的起源、宗旨、活動、組織、修會生活特色和發展，包括聖保祿會、聖保祿孝女會，以及主徒修女會。這個文件確實說明：「男修會共有四百二十五人，女修會共有一百四十二人；主徒修女會共有二十六人。」

根據這迅速發展的事業，從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以來，這是最後一次申請獲得教區批准的日期，雅培理神父認為教區批准的時段已經過去；對衆人來說，那好比初學時期，期待教宗的批准；爲此，他請求教宗賜與一項集體的「贊成的法令」，給他整個事業所須注意的事項：「他們不尋求區域或權利，因爲聖保祿會不想取代本堂司鐸和教區主教，卻完全順從教宗的處置……他們不追求土地或特定的事業，因爲心中祇有教宗的意願。」

爲證明他對獻身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懷著極大的信心，雅培理神父接著寫道：「到了有許多工具和會院，大家精誠團結的時候，就會顯示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具有多大的能力。」他作結論道：「我們謙虛的要求是：接受糾正、指導和批准而生活；我們的喜樂是緊隨著教宗聖父而生活，在一切方面服從你，完全屬於你，直到呼出最後一口氣。」

手中拿著一份這樣的文件，而不去看它，並非容易的事：它使人想到作者應有相當的才華，卻也表現了很大的真誠；這是教宗碧岳十一世很喜愛的一種才賦。面對許多數字，證明這個極年輕修會的工作活力，必然不能無動於衷。爲此，教宗說他已準備「立即」賜與批准，祇要先有教區的批准；這對一個像他那樣遵守秩序的人來說，是一件不可或少的。

四月二十七日，教宗特別接見修會聖部部長勞倫迪樞機，在其他的事務上，也談到他收到雅培理神父的那份文件，不論是創會者或雷主教簽署都是印妥的，一如其餘文件，並請他把那個文件寄回給阿耳巴的主教，請問他「對這個印製的申請書，沒有真正的簽署，應該給與什麼價值。」

雷主教取得了雅培理神父應有的同意；雅培理神父把那個印製的文件，稍加修正四點，同時也改了日期，不再是「一九二六年聖母領報節」，而是「一九二六年耶穌升天節」，並附加一封親筆寫的短信：

「聖父：

雅格·雅培理神父，屬於阿耳巴教區，跪吻聖足，稟告以下之事：

從一九一四年在阿耳巴（比哀蒙）開設了一所會院，院中的人過著團體生活，效法修會的生活方式，抱著聖化自己和獻身於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為目的，定名為「聖保祿會」。

為使說明更為清楚，一併呈上所附的文件，其中概述這個初創機構的思想和性質。

至今祇有教區主教的批准；在這期間，修會人數和事業不斷擴展，甚至於在羅馬，也成立了一機構，顯然將來有良好的發展⑥。

所以現在需要依照教律的批准和證明，直接屬於宗座看管和保護之下。為此，申請在懇求聖父查考我們這個案件，穩定這個初生的修會，按它目前組織和生活的情形，賜予批准，作為嘗試，以發公開聖願，也求賜宗座的祝福為幸。

最謙卑的雅格·雅培理神父

聖保祿會的會長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阿耳巴」⑦

對於雅培理神父所呈上的那份印製的文件，如同教宗所願知道的，雷主教在那封信的下方，加了一個附註，說明應予以怎樣的評價：

「本人證明這裡所陳述的，完全合乎事實。由於聖保祿會至今結出豐盛的善果，尤其是利用出版宗教善書，也因會士們的生活情況，完全遵循修會會士的規範，本人竭力支持本教區雅格·雅培理神父的請求，並懇求聖父，如果可能，則垂允所求。」（註：原文為拉丁文，現藏於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若瑟·方濟，阿耳巴主教

一九二六年，耶穌升天節，阿耳巴

雅培理神父可能有一百種過失，但他絕不是一個隨俗浮沉的人，從上面所引證的那封信就可知道。在那封信裡，顯而易見的是他的主意，想得到教宗的批准，卻沒有經過教區的批准，雖然他已經看過教宗給羅沙神父的答覆，也知道教宗碧岳十一世向來不會忽略申請程序上必要的規則。再者，他的主意也很明顯，是想使自己的修會獲得批准，一如它目前的組織和生活情形包括聖保祿會、聖保祿孝女會和主徒修女會這個完全的整體，也能一起獲得批准。他在六月六日致賈卡鐸神父的信中清楚寫道：「這是我所願望的，聖保祿會，如其現狀，連同聖保祿孝女會和主徒修女會，一起獲得批准，從此就可得到它大部分的助力。」他在六月二十九日致羅沙神父的信中，重申這一點，希望他的修會獲得批准，「一如事實上它的組織和生活現狀，就是在唯一的批准中，包括男修會、聖保祿孝女會和主徒修女會。」

他提出這樣的請求，是由於他很關心，在聖保祿大家庭的各成分之間，常能保持「精神、思想和心靈高度的團結一致」（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呈遞於教宗的印製的文件，二頁。（阿耳巴聖保祿

會檔案室」)。也是爲了這個緣故，他在那個呈遞教宗的印製文件中，特別聲明：「一切都由聖座放在長上手中，絕對服從；因爲必須十分注意理論、觀念、創舉、方法的純正和一致。這是本會使命特別困難且不易處理要求的。長上要注意精神、學業、使徒工作、宣傳和財務，審慎地按照各人不同的才能來分派職務。」（註：阿耳巴聖保祿會檔案室）

但是，批准三個修會，把它們視作同一整體的組成部分，至少在那個時代，是個不切實際的願望，羅馬各聖部絕不會批准，就是教宗碧岳十一世也不會答應。關於這一點，無容置疑。修會聖部則有一個很重要的疑問，假如聖保祿會獲得教會的批准，應該把它看作「祇是一個由教會人員和在俗教友組成的團體呢？」（如同華弗雷·龐昭樞機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致阿耳巴主教書中所提議的）還是一個誓發公願的真正修會？而會祖所想達成的，正是這個目標。他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寫信給賈卡鐸神父說：「關於成立的法令（這是電文的寫法，是他與自己家中的人通信時，很多次使用的），我們希望是個修會，不是仿效修會生活的社團。難道不能達到這一步嗎？因爲聖願對於精神極爲重要。」（註：參閱「Mi Protendo In Avanti」，五一頁）

終於解凍

教宗碧岳十一世有時被人比作一頭猛獅，因他迅疾而準確的決定，有如獅子利爪的攫取獵物。現

在，教宗已經開始關注聖保祿會的事，可以說一定很快就會作出決定，不僅是針對申請的批准，而且也關係它的法理形象。的確，他已經約定在七月十三日接見勞倫迪樞機；這位修會聖部部长進見教宗時，向他報告雅培理神父五年前所呈遞的申請教會批准，以及後來一再重複申請所經過的歷程。聖部方面也寫了約八十頁有記錄的信紙。但是，這件事實際上仍然停留在出發點上。

教宗很留神地聽修會聖部部长詳細報告，以及明確地表示他自己的想法；當樞機結束自己的報告時，詢問教宗說：「聖父，那麼聖保祿會是否應該獲得批准，成立一個發公願的修會呢？」

教宗答道：「是的，樞機主教。我們願意有一個從事出版善書的修會。」（註：同上）

同月的三十日，勞倫迪樞機簽署以下這封由修會聖部致阿耳巴主教的信；事實上，這就是他最後一次蒙教宗接見時所討論的結果：

「至尊且至敬的主教：

本月十三日蒙教宗召見時，我曾向教宗提及，由主教大人推介的雅格·雅培理神父於上一個月，即五月十日的申請，使他在貴市創立的名為「聖保祿會」這個事業，以其目前組織的狀態，成立一個依照教律、有公願、且屬於教區的修會。

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教宗仁慈地准予主教大人可以接受申請者的要求，並依照上述的聖教法典，進行將有關的善舉事業成為依法的修會，惟須遵照本部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的信所作的規定，尤其是那

條決定這個修會祇是一個屬於男性的修會。

在向主教大人報告教宗的恩准時，也請主教大人及時通知本部所實行的一切有關事宜，並正確報告這個修會的發展狀況。敬祝

主寵豐厚

忠僕勞倫迪樞機部長敬上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羅馬（註：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雷主教寫給修會聖部部長的信，使我們詳細知道，承認聖保祿會為一屬於教區的修會所進行的方式。收到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勞倫迪樞機的信之後，雷主教召見雅培理神父，把那封信讀給他聽，並向他闡釋，請他覆閱他從一九二三年所預備的會憲，應注意，它們不應作為「一個過團體生活而無公願男性社團」之用，而是為成立「一個屬於教區而發簡單聖願的修會」。雅培理神父就用空餘的時間，在其後的秋冬二季，完成這項工作，並將重修的會憲呈上教區主教。主教命人查閱，他也親自審查。當他深信它們「充分清楚，也符合教律」，就決定公佈法令，正式准予聖保祿會成立一個屬於教區而發簡單公願的神職修會。

雅培理神父常很清楚成立修會手續的進行情況，（因為阿耳巴主教府距離聖保祿會的會址很近，祇不過幾百公尺而已）。在主教簽署立會法令的前一個月，即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給主教呈上一份書面

文件，雖然對一切事保持現狀，但是如在其他的情形中，可能引發一場真正的改變。這份文件是用兩張潔白而很大的紙寫的，沒有標題，祇是這樣寫著：

「如果主教大人願意批准會憲，在本會會憲方面，我有以下幾個提議：

- (一) 我將辭去長上的職位，而由主教大人及本會會員（我祇提議一次）選舉賈卡鐸神父為長上。我請求進聖保祿會，祇要恩准我這件事，我願在會內擔任任何職務，一如其他的會員。
- (二) 所有現在的會員，都可繼續留在會內，或退出會外。
- (三) 所有請求進會者，應為他們舉行一次錄取的投票；條件是每個人應獲得本會現有司鐸全部的贊成票。

謹將此三項提議，謙遜地呈上主教大人，由主教大人以最自由的意志來決定。

雅格·雅培理神父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阿耳巴」（註：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首位導師

這三個提議有什麼實際效果，或者是否受到考慮，都不得而知。保祿會士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而

且很可能連他們中間最關心的賈卡鐸神父也一無所知。雷主教上修會聖部部長的信，使人推測聖保祿會所有的司鐸和修士，在他批准之後，重發修會聖願，如同以前幾年那樣，沒有修會裡那些司鐸進行什麼錄取的形式。

至於總會長，雷主教認為最適當的是由他自己在成立修會的那份法令裡，選任創會人為總會長，並在那份法令裡，授給他一個全新的名稱：首位導師。按照雅培理神父的想法，這個名稱，理應傳給以後的繼位者；但事實上，它常與他個人相連不分。不過，我們認為應該把雷主教向修會所作的報告，關於他批准新修會後的成果，以滿足勞倫迪樞機所表示的願望，在此完全引述。

「由於沒有那些按照會憲，有權任命首位導師的已發願者，所以我就用那份法令選任雅培理神父擔任這個職位，並於次日，在主教府，接受他發三年的簡單聖願（註：雅培理神父在那情形下，以會士的身分，取名若瑟，也為表示對若瑟·方濟雷主教的敬意），依照修會的會憲，把其餘的事都讓他自己去處理。

的確，在舉行一次依規的退省神工之後，同在三月裡，他接受了十五位司鐸發三年的聖願；這些司鐸都是已在會院裡的；後來在四月四日，他又接受了二十四位修士和五位俗人發一年的聖願。

三月裡，司鐸們發了三年聖願後，選舉了修會的顧問團，由以下司鐸們組成：
陶卦道·阿曼尼司鐸為倫理顧問。

馬切理諾·保祿司鐸為出版顧問。

鮑闌諾·伯鐸司鐸為教育顧問。

羅巴道·凱撒司鐸為經濟顧問。

馬乃辣·阿弗雷道司鐸為秘書。

從所得的消息，我知道在會院裡有相當優良的修會精神，熱心奉行的虔敬神工，對長上應有的服從，彼此之間的愛德，以及遵守修會的神貧。

最近也改善了學業；他們盡力使那些主要科目的教師取得博士學位；兩位司鐸進修教律，兩位司鐸進修神學，兩位司鐸進修社會學，以及兩位司鐸進修哲學。

那些供應書籍的民衆圖書室、堂區的圖書室，已經增至二千二百所；他們也稍稍增多了專為民衆閱讀的小冊子的作者人數；他們已經傳佈了好幾十萬冊義文譯本附有簡短註釋的福音，這種事業，在各堂區裡日益擴展。他們出版約五百種堂區週刊；最近開始一種新產品，名為「主日畫報」。此外，還為兒童出版了「小讀物」和「嚮往者」；這些刊物總共約七萬份。

關於經濟方面的情形大概如此：聖保祿會現有四座大樓，是在最近十年裡建造的，並有幾萬平方公尺靠近市區的土地，還有許多印刷機和有關的用具；它們的總值約計四百萬里拉。此外，他們約有一百萬流動的資產和債務；資產是在於已成的產品和已經銷售的物品而尚未收取的欠款，以及存放未用的原料；債務則是存放在倉庫裡而尚未付錢的原料價值。五百餘人的衣食經常費，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是

由日常的收益來供應。

最後，我看到他們正在印會憲。如果樞機大人願意過目，祇須通知我：一印妥後，我將設法奉上一冊。

提供了我所認為主要的消息後，俯身親吻樞機大人神聖的紅袍，表示至深的請安和敬意。

最可敬的樞機大人的至謙至忠的僕人

若瑟·方濟主教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日，阿耳巴（註：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勞倫迪樞機於五月十四日，對所收到的那些有關聖保祿會的消息很是滿意；認為它們「使人滿懷希望，這個修會能日益發展，以造福人靈」，預祝「這個新修會，蒙受主寵滋潤，將結出碩果，直到最遠的歲月，正如福音所說的，微小的芥菜子撒在上主的園地裡。」（註：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應有的承認

聖保祿會由教區當局批准，使全體保祿會士皆大歡喜，尤其是賈卡鐸神父。為能達成這個目標，他曾作多次旅行，尋求各方的支持，採用種種方法，忍受許多恥辱，且照他的作風，比任何人作更多的祈

禱。以他完全個人的神修目光來看這次修會的獲得批准，並非祇是法定的一個形式，而是一次上主的祝聖，是天主聖神給這個修會的會憲，以及給它所負的使命，蓋上了印。

賈卡鐸神父還未滿三十歲，就承擔了一件艱鉅的事務，而他也和順地任由長上處置；那件事務本應評為冒失的舉動，但在他的思想眼目中，有會祖的榜樣；他曾經做過了，而且還在做著遠比他所要求的多。那十四個孩子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中跟隨他前往羅馬，自從那年八月起，他們的人數就不斷增加；賈卡鐸神父對他們來說，必然是擔當一切的人；他既是長上，又是課室裡各種科目的老師，又是聽告司鐸，又是指導神師，又是講道司鐸和提供一切必需品的供應者。除此之外，他要主編那年三月中創刊的「羅馬之聲」週刊；他還要為印刷工廠選擇工作，注意全校的經費，接見供貨員和學生們的家長，照顧人數也在增加中的聖保祿孝女會的神修。

他經常利用學生上床休息之後的晚上祈禱和默想，以滿足他這種似乎出於本能的需要；為此，他很少是在午夜前休息。每天清晨，他必須第一個起床，去喚醒每個人，這種長時醒寤，而休息短暫的習慣，就在那時養成的，以後終身保持不變，可能相當嚴重地影響他的健康，終使他年僅五十二歲就一病不起。

由於在本會度著十分不同的生活方式，今天我們對賈卡鐸神父在羅馬初創會院時，所經歷的艱苦情形，很難有一正確的思想。這也是由於他不大有組織能力的緣故。在他居住的那座房屋裡，不僅沒有廚房，就是連一個最起碼的小電爐也沒有；因此，從未有人能煮一杯咖啡或一些熱飲料。每餐所吃的食

物，都由一位聖保祿孝女會修女預備，然後用一隻鍋子和一隻籃子裝著，從半公里外的地方送來。唯一的飲料，便是清水，涼的或溫的，要看季節而定。誰若在夏天想喝清涼的水，就得前往路旁一公用水泉那裡去喝帶有惡濁氣味的水。

印刷工廠是在一間用石綿瓦蓋的廠棚裡。羅馬春天的風特別大，而且多次颳風，吹得沙塵飛揚，當然很容易吹進那間廠棚裡，使印刷機受到嚴重的損害。至少兩年之久，所有的報紙、堂區週刊和少數幾本書，完全祇靠手工印製。

如要從屋子裡出去，必須經過小堂。它是整座房屋裡唯一一間比較適宜的房間，其實也祇不過是一間大房，由屋主用爲工廠儲藏黃銅材料的地方。

賈卡鐸神父毫無狡猾之氣，使人想到他生來沒有原罪；這固然是個令人欣羨的優點，卻也使他遭遇不少頭痛的問題。附近的居民都愛吹毛求疵，惡言批評，正如羅馬市郊那些平民，目睹那位年輕的司鐸，帶著年齡不相上下的兩男和兩女，屢次在他的住所和聖保祿大殿之間來回穿梭，這些男女青年在同樣的地方進出，又在同樣的印刷工廠裡輪班，便引起他們的猜疑和好奇，自然信口雌黃，編造謠言了。這樣的惡意毀謗，有時也傳到教會神長的耳中，他們就開始查詢。尤其是在最初的兩年中，由於那些蜚短流長，有如夏天的雷雨，屢次發生，調查詢問也就隨著增加次數。賈卡鐸神父盡其所能，自我辯護，對自己小小團體的青年，則絕對保守秘密，從不談及此事；不過，他們稍有所聞，祇因爲有個青年受了好奇心驅使，在賈卡鐸神父暫時離開他的辦公桌時，偷看了他留在桌上的紙條。

會祖對賈卡鐸神父的信任，可從這件事上推測而知：當他前往羅馬時，要賈卡鐸神父聽他的告解。賈卡鐸神父謙遜地唯命是從；聽完告解後，立刻跪在會祖跟前，請會祖也聽他的告解。但是會祖深知他的一切，不認為他是個理想的長上，能帶動初成立的保祿會院。為此，會祖並不以為奇，但有時也很擔憂，尤其是當他開始發現這所羅馬的會院並沒有如同他所期待的擴展、鞏固。身為長上必須有辦事的權力，而賈卡鐸神父正缺乏這點。

然而，他最大的功勞，也是他成功的秘訣，常是祈禱和仁慈。由於他的這些功勞，他常有重大人物的支持和鼓勵，如已提及過的羅沙神父，舒思特樞機主教，其時為聖保祿大殿的院長，艾爾可肋·介勞乃神父、方濟會總會長達華宜神父，以及其他要人。舒思特樞機主教由於重視賈卡鐸神父，樂於把位在圓洞路，而今改名為亞歷山大路的隱修院一塊土地賣給聖保祿會。後來在這塊土地上，興建了聖保祿會及聖保祿孝女會的會所，以及諸宗徒之后的聖殿。

第十四章 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

出版善書與雅培理神父的名字緊緊相連，正如貧苦青年與鮑思高神父的名字，以及病人與高道倫可神父的名字不可分一樣。他「覺得自己負有深重的責任，必須爲上主以及在新世紀他將與之一起生活的人做一些事」①，同時，他也覺得「必須以出版物去抵抗出版物，以組織去抵抗組織，好讓福音滲入群眾中」②。

在最初的時期，以及其後大約十五年輕，他的出版物主要是報紙；他夢想著聯合全世界的報紙，在一貫作業下，互相交換物質和精神的援助③，這並不排斥書籍，因爲書籍能用這個或那個方式，使福音精神滲入群眾中。不過，當他有了自己的印刷工廠，並開始認真地培植印刷工人和未來作家時，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書籍和平易通俗的定期刊物上，如同幾年後他所說的「牧靈的」出版物。照他的看法，這些刊物是基督思想最安全可靠傳播工具，也是講道最自然的代替品：「我們的願望，首先是用出版物，一如別人用言語來傳佈福音。」④

他並沒有放棄辦大型報紙，或者至少辦一份日報的思想；但因各種理由，從未徹底努力來促其實

現；如能把那些理由加以分析，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他自己這方面，並不是沒有嘗試過，同樣，在教會神長方面，也不是缺乏鼓勵和邀請；可是，他的嘗試初遇困難，即告停止，而各方的鼓勵也沒有實際的效果。

他對出版善書的看法，必然受到教宗碧岳十一世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所頒佈「萬般事物」通諭的勉勵；教宗頒佈這份通諭，以紀念聖方濟·沙雷逝世三百周年。在那份通諭裡，教宗宣佈這位日內瓦的主教為全體天主教作家的主保，並敦囑他們接受這位聖人和善仁愛榜樣的感召，以陳述和維護天主教的道理：

「我們希望在這隆重的慶節日，凡是以出版報紙和其他作品的所有天主教徒，在闡明、推動和傳揚基督道理上，都能受益。他們在進行辯論時，必須效法保持那種與適中和愛德相連的力量，這完全是聖方濟的作風。的確，聖人以他自己的榜樣，清楚教導他們應有的態度：首先是十分用功求學，盡其所能，達到把握天主教道理的程度；應該竭力避免放下真理，也不可藉故貶抑或掩飾真理，以免開罪對方；他們也要注意言語的方式和詞藻，並設法明晰地表達思想，也要注意修辭，務使讀者喜歡接受真理。如果事關攻擊敵人，那麼也要知道，謬論固應駁斥，邪惡也須抵制，但應使人知道我們是抱著正直的意向，受著愛德的推動。」

雅培理神父喜樂而興奮地接受教宗的通諭，祇要一讀他吩咐賈卡鐸神父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可知道。它的標題也很有意義：「教宗的通諭祝

聖了出版善書這項工作。」這篇文章一開始，就使用誇張的語氣說：「教宗碧岳十一世，在出版善書的史冊上，將是一位偉人。他為紀念聖方濟沙雷逝世三百周年所頒佈的那份通諭，將永為一份不朽的文獻。普世教會的導師教宗，用使徒神聖的至高權力，祝聖出版善書這項工作，有如一種神聖使徒事業：他敘述這項工作的本質和特點，並畫出應循的途徑。」

「完整的」使徒工作

雅培理神父在發展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中，他唯一的思想就是這個使徒工作的整體性。換句話說，他從來沒有想要成立一個組織，或一個修會，單顧寫作，或印刷，或傳佈書籍和報紙，他祇想到把作家，技工和宣傳人員合成一個整體。

「一般而論，這種使徒工作的主要成分是編輯。但是在本會內，正如在事實上所定的，編輯、技術和宣傳是三種要素，組成唯一的使徒工作，每個人各盡自己的能力。使徒工作使我們成為天主的擴音器。寫作司鐸技術工人，以及宣傳人員，大家都結合在唯一的使徒工作中，按照會憲的精神和文字，完成教會託付給我們的使命^⑤。大眾傳播的使徒工作，需要一個陣容強大的編輯、技工和宣傳員。大家都要彼此協調，如同演奏一首名曲的音樂家，必須互相協調一樣。多少志願和精力，由於沒有良好的組

織，徒然消耗在空洞的願望、嘗試和妄想中！大家必須同心合力，一起預備精神和真理的食糧。」⑥

實際上，這是很自然的事，某種程度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編輯是保祿會司鐸首要而非獨行的工作；技術方面主要是由保祿會輔理修士負責；他們並非完全排除在編輯工作之外；至於傳佈則託給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去執行；她們在管理和財政方面是獨立的，但在總會長審慎而明智的領導下，與聖保祿會協調配合。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分法中，按照會祖的思想，全體保祿會士都應認為自己是整個出版善書使徒工作的負責人和工作者，同樣，大家都應多加利用各位男女贊助員所提供的可貴協助。

到了六十年代，當雅培理神父將近八十歲時，仍然認為一切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都應操在「獻身事主者」的手中，或者至少是由那些祇求上主酬報的教友管理。把一種使徒工作託給受薪者來主持，在他看來，是件褻聖的事。後來他雖然接受了；也只是在沒有受薪者的幫助，已經開創的事業就無法維持下去之時。

由保祿會士出版的書籍或文章，照他原來的計劃，他長期支持的必須是保祿會士自己的或贊助員的作品，唯一的目的是經由出版物而謀求人靈的福祉，不是為圖經濟的利益。依照法定的百分比，給出版書籍的作者，或自由與作者合議的版稅，最初必然是在他不知的情形下支付的，而且還須謹慎從事，以免引起紛爭。後來，他自然接受了這樣的規定，但他接受較輕壞處的心態總是出於被動。

作家

既然知道了雅培理神父對他本身使命所持的觀念，我們不妨推測，他常想自己生來是使人寫作，而不是親自執筆的，這是從他的作品特色才有的想法。他不是一位把研究所累積的珍寶，供人應用的飽學之士，卻更像啓發新方法和指示目標的導師或領袖。

除了第一本小冊子「恩寵之母」，是他在讀神學時寫的，以表示對童貞聖母的感恩，保護了他的聖召，也為恭敬他家人所喜愛該拉思可的那座聖母小聖堂；此外，雅培理神父出的第一本書是「牧靈神學提要」。當時他祇有二十八歲，曾經在堂區裡進行神職工作約七個月。但他向所有負責管理人靈的司鐸，提出了一系列的觀點和建議，像是老神父給那些行將取代其位的年輕司鐸留下一份精神遺囑。在撰寫本書時，他所用的指導，就是他自己研究的問題，或為培植修士而參考有關牧靈的著作，書中有許多牧靈工作的觀念和看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雖然曾有幾位年輕司鐸同窗與他合作，他曾把工作分配給每一位他認為最適合其才能的司鐸，然後把他們的作品融會貫通，然後用他的名字出版，也實在是件合理的事。這本著作，也因作者沒有很多時間，並不會徹底討論這個問題，卻有指導的作用，而且也有獨到的見解；在用字造句方面，也比他以後的作品下過更多修飾的工夫。

一九一三年，他在阿耳巴出了本「婦女協助熱誠的司鐸」。他這本作品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的目

的，並非想教司鐸最好的神修指導，而是在司鐸神職工作各方面，提出發掘婦女提供協助的方法。他用不少文字稱述婦女為推廣傳佈善書運動，具有優良的宣傳才能，他也讚揚有些婦女很有寫作的的能力，是卓越出眾的作家。並且他寫這本書，是為三十年後他所創立的善牧修女會而說的。善牧會的修女奉召，為各地的堂區司鐸提供一切協助，如同他在那本書裡所寫的。

然而，雅培理神父最令人注目的出版創舉，如果我們顧到他在教區神職界中所佔的地位，那麼就是「牧靈生活」這份刊物了。這是針對神職界所出的一份刊物，早在一九一二年就開創的。它祇藉幾張紙向義大利神職界提出牧靈工作的現代問題，大量引證出版善書的問題，並提示他個人的意見，或轉述各位置神牧，尤其是教宗的訓示。出版商馬理埃迪接受印製這份刊物，免費寄贈給義大利所有的堂區司鐸，唯一的條件是利用它來為自己出版的書作廣告。

這樣的情形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雅培理神父自己也成了出版者，便決定以這份刊物作為正式的工具，宣傳他所出版的書籍，以及他那個初生的修會。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六年當中，許多青少年湧往阿耳巴的聖保祿會，就是因他們的本堂司鐸從「牧靈生活」那份刊物得知那個修會，因而指引那些青少年前來阿耳巴的。一般來說，當時各本堂司鐸，並沒有很多空餘的時間，也沒有收到像現在那麼多的雜誌或刊物，而且還沒有養成這樣收到什麼出版品，不屑一顧，就投進字紙簍的習慣。

雅培理神父在作為作家的指導人和推動者方面，也有最好的成就。他常請求自己的神長方濟·基愛沙神父，這位才德兼備的神長，寫他想寫的文章。那位和善仁愛的基愛沙神父曾公開承認，假如沒有雅

培理神父的促請，他可能只出版很少的著作；但是由於雅培理神父不斷的要求，才出版了大小不同共約九十種著作，這還不算那些由於情勢轉變而沒有付印的手稿，尤其是一部很厚的義大利文信理神學，也許留在櫃子裡發霉，或者早已丟到垃圾堆裡去了。基愛沙神父爲「阿耳巴週刊」的合作者所寫的文章，以及爲其他定期刊物所寫的作品，可謂數以千計。

另一位作家，雅培理神父請她爲出版善書寫作的，就是阿瑪麗雅·卡瓦渣——費達理太太，她常協助教區的那份週刊，或翻譯，或重編法文作品，不僅免費捐贈自己的原著，而且還出錢購買紙張，清付排印的一切費用，並廉價購買自己及其友人所需的本數。

兩大善會組織

我們可以說，雅培理神父對於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越有大膽的計劃，他所有用以實現那些計劃的錢就越少。一九二二年是他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他必須支付已經建築完成的和那些還在建築中的工程費用，也必須供養那些成群而來的青少年；在另一方面，他所購買的許多印刷機，卻祇能獲得很少的利潤；因爲操作那些機器的人，都是毫無經驗的生手，而且屢次更換；這是在初期難免的事。那一年，連會祖那些最好的友人，也都深恐他的事業難以維持；因爲有許多他開的支票都遭退票，這更引起許多議論和批評。

然而，在那年的八月十日，他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的定期會刊上，登載了一篇文章，題名爲「熱切的願望和內心最強的搏動」，值得刊登在此，使我們也能更發現：他在實行計劃時，是怎樣不重視經濟方面問題的。

「一種無法解除的閱讀和求知的渴望，正在折磨著人：人人都要求能有報紙和書籍；不論兒童、成人或老人，知識份子或勞動工人，都有這樣的要求。從遠方傳教區不斷向我們傳來宗座代牧和傳教士的呼聲，要求給他們捐贈書籍、許多善書；因爲無論是中國人或是印度人，黑人或是馬來人，都從長期的睡夢中醒來，他們願意學習，願意閱讀；如果不把善書供應給他們，他們就會去請求新教徒、共濟會，因而將永遠失去信仰、教會和救主耶穌。

『從事出版善書的聖保祿會』，願意滿足這個需要：出版善良的書籍、報紙，並向各地大量傳佈。爲能實現這件事，亦即聖保祿會的遠大方案，要求大家的合作和協助。爲此，在天主教徒之間，提出堅定而熱切的呼籲，請求他們支持三種已經成立的有助於出版善書的大事業，彼此團結，並與其中心，即聖保祿會相連。它們必須有力地促使聖保祿會的計劃早日實現，因而給義大利、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以及遠方傳教區，供應大量的報紙、雜誌和書籍，這些必要的工具，使基督宗教的思想在人類中獲光榮勝利。

(一) 「天主教作家和報人協會」。這是一個非專業性的組織，聯合所有以身爲天主教徒爲榮的作家

和報人，旨在日益增進天主教徒的良知，彼此協助，從事神聖的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維護宗教和倫理的原則，宣揚天主教的思想，尤其是開辦進修班，以研究社會、經濟、政治和宗教的問題，以培養會員基督徒的性格，實現我們的辦報工作，並幫助我們的作家，尤其是那些比較年輕的，以出版和傳佈他們的作品。

(二) 「出版善書天主教神職人員協會」。這個協會旨在聯合全體神職人員，共同為同一目的，採用同樣方法，協助出版善書者妥善運用最實際和有效的傳播方法，彼此團結，提供精神和物質資料，務使宣傳工作積極而普及，以達成效。神職人員協會包括教區分會，各會有其指導方針和隸屬總會的機構。

(三) 「出版善書贊助員會」，目的是以祈禱、捐獻和工作，協助出版善書；例如：寫作、傳佈善書、攻擊不良書刊。贊助員會亦有其機構，贊助員會刊免費寄贈所有的會員，會址是在聖保祿會首要的會院內。贊助員會曾受多位主教祝福。贊助員資助經費，每年至少捐獻二·六里拉。

上述三種協會必須加以推廣，務必達到這個目標：所有的天主教作家和報人，都是他們自己協會的會員；所有的神職人員，都以參加神職人員協會為榮；所有的天主教徒也都是出版善書贊助員的會員。

時間已經成熟，恩寵的時鐘已經敲響，不僅是為我們的祖國，而且也為各傳教地區。禍哉！如果我們不理這個在各民族史中的重要時刻：以前的社會現在正為一個新社會所取代；我們利用善書，希望它是一個堅強的基督社會。如果今天我們不努力出版善書，對當前的情勢淡然置之，袖手旁觀，就正好證明了我們還沒有了解這個時刻的重要性；如果教會本來應該獲得重大勝利，而不能獲得，以致於有很

多很多的靈魂永遠喪亡，這將是我們的罪過。

所以，願我們那些早期、忠誠而歷經考驗的贊助員們，加強他們的活動，以推廣上述三種協會，使人認識它們；尤其是各神職人員，不但自己報名參加出版善書的協會，而且也給我們介紹許多贊助員，人數多若一支大軍。

上述三會的會址是在阿耳巴聖保祿會的會院內；所有要求說明的信件、報名參加的申請書，以及捐款等，都可寄往上述的地址。」

關於第一和第二個兩大協會，從上述文字可知，沒有留下什麼文件或蛛絲馬跡，說明在那一年或其後的幾年裡，會有什麼實際效果。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行動如能成功，就似乎是個奇蹟。為能保持必要的連繫和通信，至少要有十來個專門負責的人。唯一可能幫助雅培理神父做這困難而棘手工作的人，祇有賈卡鐸神父；但他要教書，又要管理財務，實在太忙，沒有時間來做這樣的工作。

會祖自己也不能期待完全靠他的聲望而獲得成功。那些在他身邊的人，懷著疑慮的心態，注意這件事；並且那些在遠處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們也不能假定，會祖會長期關懷所宣佈的這兩大善會組織，因他以驚人的速度投入許多創舉，這些創舉所引發的許多問題，必然很快吸住他的注意力，甚至於把它完全忘記了。所以，時至今日，我們提起它們，祇是證明這個偉大的計劃，曾使他感到一時興奮，但不久，他也許自知這是非其能力所能及的。

鄔可·繆宜主教

當時雅培理神父手下有個人，可能對他實現所有的計劃很有幫助，因為這個人雖已五十過頭，卻仍有青年般的活力和興奮之情，我們所講論的就是鄔可·繆宜主教（一八七〇—一九三五）。這個連二十歲的青年讀者都喜愛的小說家，也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他對於會祖所設計的兩大善會組織，可能並沒有完全置身事外。在體型方面，繆宜主教是那種祇要見他一面，就不會忘記的人，他身材又高又瘦，有個大頭，白髮蒼蒼，稍微左傾，張著兩隻轉動不停的大眼睛，這個外表的徵象，證明他有超常的觀察精神。

他從年輕時，就獻身教書工作，而把節省下來的錢，完全花在長途旅遊上，前往世界各地，去看那些新的地方、新的東西和新的物人，作為他的小說背景。他寫小說的速度，好比一個小學生做功課那樣。他的小說，純然出於他的幻想，或有歷史或宗教的背景，常很輕鬆順暢，達到他所預定的目的。許多人都喜歡看他的作品，以度過兩三小時愉快的時光。

他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進了聖保祿會，發了私願，取了伯鐸的會名，住在頂樓上一個小房間裡，開始不斷地寫小說，還沒有全部寫完，就把一部分手稿直接交給印刷工廠排版，使那些才開始使用不過幾個月，而且很少照常開動的印刷機，不停地轉動。從這方面來說，他之來到阿耳巴，真是「一大

幸運」；因爲這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在一兩天之內，爲十二架印刷機找到工作，其速度要比當時印刷學校所有的兩架要快得多。

那個時期，在樓梯上常見一位司鐸或修士手裡拿著一大卷墨跡未乾的手稿，要直接交給打字排版機員。由於字跡潦草不易辨識！往往引起那些打字排版機員的怨言。

要是這位多產的小說家寫累了，便步履急促快速跳著下樓，到庭院裡去。一旦置身青少年人群間，他就很高興，給他們詳細地講述故事，使孩子們聽得很高興。他講的是他以前旅行的情形；當他敘述旅遊的經過時，能引起聽衆很大的興趣。當然，那些孩子們對於世界各地的實況，所知甚少，都聽得張口出神；他們覺得奇怪，怎能一個人的頭腦裡，塞得下這麼多而又這麼不同的知識。如果請他講道，他也很樂意接受，並很有成效，不但顯出他流利的口才，而且有不尋常使人信服的能力。

但是繆宜主教居留聖保祿會裡，祇不過一年半而已。根據那些可靠的消息說，他之所以離去，是由於他對人死後脫離肉身的靈魂，在肉體死亡和最後復活這段期間是怎樣一種情形的思想，會祖不甚同意，對這點會祖常持有極其審慎的態度，尊重教會的傳統道理，以爲在他責任範圍之內，不能容許那樣的思想。也許，繆宜主教懷有一顆不能安靜而有高度宗教信仰的心靈，在度過了那種活力非常充沛的生活之後，已經到了體力衰退的時期，覺得需要更多的寧靜與安和，於是前往道明會會院，找到了他所尋求的環境，就在那裡，以英諾森神父之名結束了他的餘年。⑦

雖然這個傑出的人，對於聖保祿會的發展，曾有可貴的貢獻，可是我們認爲，如果會祖不但要求他

寫作，而且更進一步請他指導最初那些聖保祿會士致力於練習寫作，學得寫作這種困難的技巧，或許也可憑那些不可或少的天資，寫出成功的作品，那麼他留在保祿會的功效可能更大也更持久，他本人一定也高興萬分擔任這份工作，把他的所長傳授給門生；這樣，也許就能立下先例，具有難以估計的價值，大有助於本會的發展，且完全符合會祖本人的理想。

寫作的義務

的確，會祖切願會士從事寫作；這是他始終希望的事，而且在許多不同的機會裡，表示他的這個意願。我們無法一一敘述，祇把他在一次給本會司鐸講退省道理時所說的話抄錄如下：

「如有人給我送來這本或那本由他自己所寫的書，我就高興地把書立即獻給天主，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有人說：『關於正在進行中的使徒工作這思想令人頹喪。』我們所犯最重大的一項不盡職責的罪過，也許就是忽視自己的身分，以及我們所定的主要使命這項義務……

能寫的人為何不寫？即使要做其他的工作，為何不寫？為什麼實際的行動很勉強？都是因為不愛這使徒工作。如果不做這個工作，上主將讓我們生活在窮苦貧困之中，因為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如果我們不關心這個義務，我們就不關心自己的靈魂，因為我們就是爲了它而進會的。別人在這工作方面勝過

我們，我們應該自謙自卑。聖保祿的神子們無論是在何處，都從事他們這種特殊的使徒工作，他們畢竟是有理由的。這種使徒工作是一大光榮；我們不可失去了我們自己的光榮。不但要在我們生活時講話，也要在身後講話。」⑧

在他這方面，也有明確的規定，使保祿會士在精神上感到必須寫作的義務。曾有幾年，凡是請求准予領受聖秩者，必須呈上一本自己寫的書，或至少一種相當厚的優良譯本，這就好像是本護照；可是，這種規定在無形中被廢止了，也許是因為准許了太多破例的情形。在另一個時期，曾要求讀神學的修士和年輕司鐸纂集聖人小傳，或編寫一系列供初中學生使用的課本，或詮釋一卷聖經。這些規定，有的具有久暫不等的效果，有的卻僅僅是個好主意。

雅培理神父是個非常出衆的人，能長時伏案工作，到令人稱奇咋舌的地步。他始終不能充分了解，爲什麼大多數人，包括他的神子在內，不能像他那樣⑨。由於急需更多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有許多青少年湧進了聖保祿會，迫使他盡量趕快培植新司鐸；到了他們登上祭台，立即給他們分派許多職務，以致於他們祇有很少的時間，能進行他們應行的敬主神工。在這樣的情形下，要寫文章或著書，即使是很有限的作品，縱然他們對於會祖的指示懷有最值得稱讚的順命服從態度，也祇能是個誠心誠意的願望。誰若確實做到，也不能獲得最令人欣慰的成果。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最初的那些保祿會司鐸，在他們所能利用的那些短短時間裡，寫出的作品，卻比後來那些有更充分

準備，也沒有很多工作的會友們寫的多。事實上，那些稍有分量的書籍，以及各種隨本會發展情形而有的定期刊物，都應歸功於早期的司鐸，因為全出於他們筆下^⑩。

定期刊物

今天，誰若翻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年集，便能找到雅培理神父在最隆重的時候所寫的文章，可是讀起來，覺得具有賈卡鐸神父的風格；這一定不是屬於文選那樣的文章。凡是認識雅培理神父的人，常會發問：「那個聖善的人，哪裡找來時間，寫下那些文字？他怎麼準備那些關於聖保祿宗徒的生活、禮儀慶節、聖保祿的輔理修士，以及傳佈福音地區的資料？」因他的功勞，贊助員的會刊也記載著本會最初幾年的歷史資料；這樣的事，在他以後的人就不知道再做了。然而，當時他肩頭上重負著財務上種種頭痛問題，而且數量很多；他又要負責主編「阿耳巴堂區週刊」，還要上許多堂課；大部分給學生和修女們講的道理，也是由他負責。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主日報」創刊。這是一份祇有一頁的週刊，目的是想給各位本堂司鐸的牧靈工作，提供可貴的協助。它為讀者刊登當天的福音，附有簡短的關於禮儀和靈修的思想，也有實例和小故事，目的是使人更敬愛上主的日子，幫助人更妥善地聖化它。這份定期刊物，因價格非常低廉，很快就被許多本堂司鐸所採用，以取代他們所沒有的堂區週刊，因而成為本會一個特色。由於它適應時代

的需要，至今已超過了半個世紀，而且在國外廣受各方的仿製，尤其是在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

其後不過幾個月，出版了「一句善言」；這是一份外表更卑微的刊物，正如它的名稱所示，目的在於每週給讀者講一句善言，所用的材料是默想信德的真理，或歷史的陳蹟，或當前的事實。這份定期刊物，也獲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這大部分應歸功於阿弗雷道·馬乃辣神父，犧牲不少休息的時間。但不幸，也像所有其他的定期刊物，在最後一次世戰的大禍中停刊，直到後來也沒有復刊，因有許多人認為「主日報」的再版。

一九二四年最後幾個星期，發行「小報紙」，一份兒童閱讀的畫報，每週出版一次，目的是在用故事、新聞、當前事實的圖畫，以及有趣的童話，培植年幼的孩子。創刊不過一年，每次出版已經達到一萬四千份；在當時這份專為兒童的報紙還被人視作奢侈品，很少家庭會訂購，能有這樣大的銷售數量，確實可觀。還有一件事足以印證：這份新出的週刊，不久就把其他兩份比它更早出版的小報紙併吞了。當然，這份定期刊物當時遠不如今天在市面上所見那些印刷精美，色彩鮮艷的產品，它的負數也較少，可是它的內容卻頗受識者所重視。

差不多在同樣時候，聖保祿會取得了「嚮往者」的所有權。這是一份文筆生動的半月刊，很受「公教進行會」那些最年輕會員的喜愛，且獲得出人意外的普遍讚賞。由於這樣的讚賞，公教進行會的主管當局，請求伯鐸·迦思巴理樞機出面干預；於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們取得這份刊物的主編和所有權。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賈卡鐸神父抵達羅馬才不過幾個星期，就開始出版「羅馬之聲」這份週刊。不久，又為聖保祿、富耳得辣、里埃迪、阿委渣諾和蒙得斐阿斯可內等教區，各以自己的紙張，出版同一的週刊。按照賈卡鐸神父的思想，「羅馬之聲」應該特別用來表達「教宗之聲」；所以，他格外留神第一頁的頭版文字，以「教宗的訓話」為標題，收集教宗的演講，或聖堂文件中一些最重要的資料，把它們刊登在第一版上。

一個偉大的計劃

「羅馬之聲」及其各種版本，使雅培理神父想起策劃組成各教區週刊之間的一大連鎖，遍及義大利全國各地，並想把這個計劃委託安琪祿·費諾遼神父和幾位聖保祿會修女負責實行。關於負責實現會祖的計劃者所完成的工作，我們沒有許多文獻；可是，會祖給他們的指示，以及敦促他們的情形，明顯可見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寫給安琪祿·費諾遼神父的信中：

「親愛的費諾遼司鐸：

阿格利琴篤的修女寫信說，她們依你所囑進見主教，請求指定報紙的名稱，所得的答覆是：『妳們太心急，還有時間，如有必要，我會想的，……』所以，似乎把這件事擱置下來。相反的，報紙必須及

早出版，如同與你所商定的。你怎麼處理呢？回阿耳巴之前，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並出版第一份阿格利琴篤、卡丹渣祿、甘波巴索、安可那等地的報紙。祇是口頭討論、設計是我們的弱點；這是天主的旨意，必須決定：1. 出報，2. 且有贏餘，3. 由聖保祿會擁有主權，負責編輯。

聖保祿會的修女，一旦遵照規則，定居在一座城市後，就如同其他會院，有那份職務和工作。你要一再強調，並在每個地方，議定一些在當地出版的合約。在回阿耳巴之前，你對每一所會院的賬目、報紙必得有贏餘。我們應該避免聽任事務停留在計畫階段！一如成聖，因許多藉口而不去實行，在受天主審判時，這些藉口毫無用處！

有三件事：1. 要出版！2. 要有贏餘，3. 聖保祿會要有主權。

請把詳情寫下寄給我。我祝福邁出每一步和所做的每一個犧牲。

至愛的雅格·雅培理 ⑪

是月二十五日，又給安琪祿·費諾遼神父寫了一封信，這是在短短二十五天之中，給他寫的第六封信；重申目標的思想，也顯出一未曾稍減的焦急，切望自己的計劃得以實行：

「至可愛的：

(一) 關於安可那的情形，我實在很滿意！多謝天主！你在下月即五月六日重回那裡時，要完成這樁

美事！願諸宗徒之后指導一切；有她扶持，你就不會跌倒。要在信德中謙遜而堅定。

我希望要再到貝魯佳去，議定一切；同樣，最好再到卡達尼亞去一次；立即立即議決一切……

(二) 儘管從沙肋爾諾把機器寄往安可那；聖保祿會修女將付錢給嘉播·祁拉迪公司……(原文如此)。

關於這方面：這裡正在商議中，想購買十架打字機，條件很相宜。如果有會院要的話……可以設法供應。

(三) 關於甘波巴索，也要立刻議定；然後都開始工作。

關於各會院的匯票，由阿耳巴想辦法；你祇須負責處理各種報紙和宣傳品；有關其他的事，一概都祇寫信給戴格蘭。在一切事上，要信任和從屬於戴格蘭。

你最好寫信給各位M，關於阿耳巴、羅馬的報紙，以及宣傳品等等。其實，我也到處使人與其長上通信：他們必須隸屬於其指導之下。我說這話，是為解除你的責任。

十五天後，你能辦完一切事務嗎？我怕你辦不完；因為：(一)要使所有各版報紙都能出版；(二)要使它們都屬於聖保祿會所有；(三)要有贏餘！

我給你這麼多的工作！希望聖母使你容易完成它們。多多祈禱吧！希望「聖母月」和「聖母的善表」二書能出版。

請降福我！

我降福新的會院和工作人員！無論是主要的，或是次要的。」⑫

至愛的雅格·雅培理

立即實行的計劃是：義大利中部和南部各省的聖保祿會修女都要支持「羅馬之聲」，提供自己地方性的新聞，並且設法傳佈此刊物。應該請每個教區的神牧，任命一位聯絡員，協助編輯報紙，及時給報社提供消息和詳情，使報紙更受人歡迎，也更有益於人。到了第二個時期，新創的事業已經穩固，聖保祿會將設法在當地開設印刷工廠，並在認為最適當的中心地段，印製該地區的報紙。

這個新創的事業，在沙肋爾諾、巴利、甘波巴索、安可那、長登渣祿、費爾莫等地，受到歡迎和支持。不過，有幾位主教，提議待後實行，另有幾位主教，則明言對此不感興趣。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日，「馬爾該之聲」及「卡拉勃利亞之聲」第一期出版，隨即寄送給有關地區各位主教，並懇請仁慈照顧。但未獲得所希望的成果，也許這是因為編輯報紙之地與散發之地距離遙遠，低估了必然會有的困難之故。再者，要使這項計劃成功，在會士、修女及教區神職人員之間，應無私而有效地合作，這是不可或少的條件。我們知道，這樣的合作，遠比想像要困難得多。

新的定期刊物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八日，第一期「主日畫報」出版；這是一份週刊，遠比以前所出版的更須努力工作；雖然起初情形良好，但很快就衰落，不能再起。失敗的原因很多。爲了隨時更新，以應時需，卻缺乏必要的方法；還有人手更換頻繁，而且相當草率，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宗旨。後來從阿耳巴移往羅馬出版，並改名爲「家庭畫報」，試圖重新起飛。在第二次世戰結束後，再度出版，又改名爲「天際畫報」，但常缺乏生氣，度日維艱，終於在一九六七年停刊，無毀無譽。

有一份很受歡迎的保祿會出版的雜誌，就是半月刊「理論與事實」，屬於教理與護教性的刊物，於一九三三年創刊，是本會出版的定期刊物中，內容最豐富的一份。到了一九三六年，改爲月刊，而於一九三九年停止出版。世戰後，本質上復刊，改名爲「道路、真理和生命」，由聖保祿會修女負責；她們爲了支持這份刊物，做了相當大的犧牲，但也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由主徒修女會負責的那份刊物「在基督和教會內的生活」，本質上是繼續保祿會士於一九三二年創刊的「堂區禮儀會刊」，出版了約十五年，目的在使信徒更明瞭，也更重視天主教的禮儀。

唯一的一份純屬聖母的刊物，爲雅培理神父所要的，就是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在阿耳巴創刊的「天主之母」。世戰後，以「晨曦」之名再生，顯然有聖經的意味，而在最近三年裡特別確立穩定，與好幾份其他有關聖母的刊物合併，內容也大爲改進。相信在未來的歲月裡，更加穩固。

在世戰之前，「基督徒家庭」這份刊物，由聖保祿修女會轉入聖保祿會神父手中。這份刊物是在一

九三一年的聖誕節出刊，每份計有八頁，每次共印一萬八千份；當時這是一個極大的數量。時至今日，份數確實增加了百倍；每份經常共有一百十六頁，而它的印刷外表，無疑是在義大利和許多其他國家所能看到最優美的刊物之一。大部分義大利人之所以認識和重視保祿會士，主要是認為他們是「基督徒家庭」的會士。它是一份天主教的刊物，也是直到今天，唯一達到最高出版份數的刊物，以某種程度實現了會祖的期望：「全世界所有的報紙，都以各種方式，受到我們報紙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幫助。」^⑬的確，在歐美兩洲各國裡，都在模仿我們的報紙。那些國家的保祿會士大量利用本會四十年生活所累積的豐富資料。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版的報紙，竟然就在阿耳巴，使用印義大利文版的機器來印行的。

印刷工作

假如阿龐調神父認識雅培理神父的話，就會請他坐在那些首要位置的人之間；「他們不但自己常在走動，如果可能的話，而且還願意把整個人類都拉進舞場裡。」^⑭

雅培理神父曾經邀請許多以作品成爲出版善書的宗徒，他還設法使更多更多的人，用他所能用的方法，協助出版那些寫成的作品。當然，主要負責印刷工作的是保祿會士，他們不分彼此，全部致力於各階段的工作，從造紙和製墨起，各自做各自的工作，直到寄發印好的刊物，人人都對全部工作負責；因此，每逢有需要時，人人都準備協助和代替別人的工作。退避或表示樂於退避這種任務，對雅培理神父

來說，等於是適用於參加這樣的工作，不想成爲聖保祿這個複雜家庭裡的一分子。訓練「優良的印刷工人」，曾是會祖第一個意願。當他請求自己的主教准許他購置一所印刷工廠時，曾把他的這個意願稟明主教。

本會整個大家庭，包括所有的贊助員和友人，都應該覺得自己要同保祿會士一起負起出版善書一部分的使徒工作。對於那些距離較近的人，即那些居住在阿耳巴的人，在最初幾年，印好的書和報紙必須用手工摺疊，雅培理神父請求以從前未用過的一種特殊方式，來與本會合作：他請求那些贊助員和友人，在他們自己家裡，有空時，摺疊聖保祿會印行的書籍一部分紙張。當時有不少人答應他的請求。於是在那幾年裡，很容易在市內街道上，遇見一位聖保祿會修女，陪同一青年一邊拉著載滿一堆堆印好紙的小車，一邊留神提防，以免一陣大風吹走了紙。這位修女是把那些紙分派給負責做那份工作的家庭；過了幾天，又去把已經摺疊好的紙收回來。

另一種很特殊的合作方式，雅培理神父向贊助員和友人們提出的，就是如果他們耕種田地，或擁有土地，當他想要開設造紙廠時，便請求他們爲本會種植楊樹，在他們的「河邊和不種東西的低窪地方，以及那些潮濕或多沙的土地上」。本會將供應他們樹苗，過了十年或十二年之後，砍伐樹幹，用來製造紙張，以印福音經本。雅培理神父寫了一篇文章，提議這種協助合作的新方式，分幾期刊登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的會刊上，用以下很有意義的字句說明：「還要做這樣的工作嗎？是的，在捐獻助學金、麥子、施捨小盒、廢紙等等之後，還要做這工作。」所以，他也知道，自己曾用許多方式，並在許多時候，向

贊助員們伸手求助；他也有充分的理由，怕他們之中，有人開始覺得厭煩。

如果我們翻閱那幾年間出版的會刊，發現每一期都徵求合作者，「無論捐助多少他們的菜園、田地、葡萄園、商店等的產品。有的捐贈葡萄、有的捐贈馬鈴薯、有的捐贈栗子或麥子、木柴、酒等物品，甚或出售物產所得的錢」，我們也會有同樣的感受。在同一頁上，還加上以下的話：「可以捐贈許多東西：蔬菜、酒、麥子、衣服、麵粉、栗子、米、木柴、水果、破布等，以及留在家中幾乎毫無用處的東西，例如破銅爛鐵、廢紙和破布等都可以拿來捐贈。」⑮

在別的時機裡，他也要求贊助員捐贈：「無用瓦斯或飲用水的鉛管、舊的乙炔裝置、包裝用的鉛皮、破銅、爛鐵或生鐵。」一般來說，贊助員尤其是那些住在附近地區的，慷慨答應他的要求。一九二二年，葡萄還沒有收摘完畢，已經有人向本會許下捐贈三百五十公升的酒；在他提議前四個月，那些務農的贊助員已經答應要負責為本會在他們的土地上種植六千株楊樹。

宣傳工作

爲使出版的書籍和報紙能夠送達讀者手中，必須使讀者知道已經出版某種書籍和報紙；傳統的工具用來使那些可能的讀者知道新出版的刊物，就是刊印特殊的傳單，或在許多報紙和雜誌上，刊登有關的廣告。雅培理神父也利用這些工具；爲此，他創刊了「牧靈生活」，盡量利用它，使各堂區司鐸和一般

司鐸都知道他的出版物，如同他利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刊」，使所有的友人都明瞭聖保祿會所做的工作。

以後陸續按照環境而採用的其他傳佈善書的方法，就是在慶節日子，在各聖堂門口擺張小桌子，上面陳列各種書籍和宗教用品；這是聖保祿會修女從初期就實行的，後來代以書局。不久，又成立了「流動型圖書室」，稍後，則有堂區聯合圖書室，其後數年，也設法使這些圖書室互相聯繫，把在一個堂區已經看過，而另一個堂區還不認識的書，彼此交換，以節省費用。

有一個全新的傳佈善書的方法，就是把書和宗教用品存放在本堂司鐸所允許的地方和聖堂裡，至少在某些機會裡，如在舉行退省神工或公拜聖體時，使堂區的信徒有機會閱讀和購買；至於沒有售出的，可以自由退還。存放的東西，可由本堂司鐸或另一位司鐸負責管理，或委託一位修女或聖母軍，或管堂員，或其他的人。

到了聖保祿會修女人數增多時，她們為傳佈善書，而開設的書局，就成為一大方法。這樣的書局，在義大利，就將近一百間；這對使人認識聖保祿會所出版的善書大有助益。雖然時代不同，讀者的興趣也可能改變，可是書局仍是滿足讀者需求，一個很好而不能取代的方法。

直接訪問各家庭，聖保祿會修女開始改稱之為「宣傳」，最初祇為分發「阿耳巴週刊」。一九二九年，就是在鮑思高神父榮登真福品時，才發現它的傳佈書籍的效用。其時聖保祿會出版了一本由慈幼會士查爾巴·達索祿神父寫的新真福的行傳；大家認為最好是在慶祝新真福時，慈幼會生活的最高潮，陳

列這本行傳。這個計劃出乎任何預料的好，在短短幾天內，居然銷售了一萬一千餘冊這本行傳。從此開始前往各家庭的宣傳計劃；有許多聖保祿會的修女開始以那種令人欽佩的熱忱和犧牲精神，進行這種宣傳工作，之後還持續了很多年，前往她們的書局所不能達到的地方。最近幾年來，這種「宣傳」工作，爲了好壞各半的理由而大量減少了；但它仍是重大方法之一，聖保祿會修女以此度其獻身出版善書的使徒生活。

偉大宗旨

依照雅培理神父的想法，出版善書之有意義，祇因爲它直接或間接助人認識福音；而出版善書的使徒之所以名符其實，祇因爲他們有如天主的工具，爲弟兄服務，以實際的工作和生活，達到這個目的，使福音爲人喜愛、實行，並應用在個人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爲此，我們認爲，由雅培理神父發起，在阿耳巴那座尚在建築中的聖保祿大堂雄偉的圓頂之下，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所舉行的「福音大會」，是他獻身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最偉大的表現。那是一樁盛舉；當時天主教的報紙，以「羅馬觀察報」爲首，都用很大篇幅，登載這個消息，甚至參議員斐理·克利思波底也以他那生花妙筆，寫了一篇文章。

大會主席是柯弗雷道·柴該理宜、奇未達卡思得拉那、奧爾得和迦肋在的主教，也是比哀蒙省各教區修院宗座視察員，奉獻了聖神彌撒，並向各位參加大會者致問候辭，其中有前阿耳巴市長若望·費

可、羅華申達伯爵、羅道爾福·貝達濟爵士、雅格·賈諾遠律師和巴道遼工程師，他是義大利三軍元帥的堂弟。

由大約三百位參加大會者所討論的，有各種重要問題：

(一) 在教會內的福音；主講者為祿茂·達勞爾篤蒙席，阿耳巴·蒙福德的總本堂司鐸¹⁶。

(二) 福音、家庭和學校，主講者為羅道福·貝達濟，F.I.D.C.教區會長及地區委員，杜林卡富高中教師。

(三) 出版善書使徒工作贊助員會，主講為方濟·基愛沙博士，阿耳巴聖高邁及聖達勉的本堂司鐸。

(四) 福音與公教進行會，主講者為△羅華申達伯爵，杜林公教進行會教區議會委員。

(五) 福音與婦女的使徒工作，主講者為布強諾·貝朗女士，杜林總主教區F.I.D.C.教區會長。

(六) 天主教徒與福音，主講者為雅格·賈諾遠，杜林「男天主教徒」聯會會長。

若瑟·方濟雷主教，不顧年邁體弱，不便直立，竟參加了大會閉幕禮，講了一篇熱切的訓辭，敦囑參加大會者應以福音為唯一的方法，以確立人際本性的和基督的友愛。在教區主教之後，有若望·斐可博士，照常以他卓越的口才，講了一篇簡短的演說，並認為表達全體參加大會者的意願，恭請「謙卑而偉大的雅培理神父登上講台，全場人士都聽他的訓話。

這位「謙卑而偉大的雅培理神父」登上了講台，卻令所有在場人士大感意外，他先請大家恭誦一遍懺悔經，求主寬恕在那值得紀念的一天裡，因貪圖虛榮所犯的罪。不過，他顯然不是祇想使人驚訝。之

後，他立即轉變話題，也許因受一位臨時登台演說者的刺激，不贊成把福音放在平民手中的作法，就講了一篇簡短的演說，可惜沒有記錄下來，但是所有在場人士一致認為這是他一生之中最能感動人心，使人信服的講話。

參加大會者，熱烈鼓掌，歡呼卡彌祿·梅卡利上校，第三十八步兵團長；他以激動的語氣，聲明他手下的士兵，以高昂而安和的態度，研讀、愛好和實行福音；他又說，義大利軍隊之所以偉大，因為他們受了納匝肋耶穌的感召，知道祂愛了自己的祖國，並把這崇高的真愛推廣到全世界，所以他們把宗教和國家這兩個觀念協調得很好。

附註：① AD, n. 十五。

② AD, n. 十四。

③ 賈卡鐸，三頁

④ 雅培理神父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致童貞瑪利亞奉獻會總會長貝該宜諾神父書。參閱一九七三年三月份「保祿會贊助員會會刊」二十一廿三頁。

⑤ 一九五一年三月「走在我們的路」通函。參閱「Mi Proendo In Avanti」，三〇一頁。

⑥ 雅格·雅培理著：「Ut Perfectus Sit Homo Dei」，V.1, 二八八頁。

⑦ 關於鄔可·繆宜主教能有更多消息有關他的生活和著作，可參閱 G. Barbero: 「Un Centenario Dimenticato: Mons. Ugo Mioni, Apostolo Della Buona Standa」一八七〇—一九三五·In

「Palestra Del Clero」, 五十(一九七二)。六八三—六九〇頁。

⑧ 雅格·雅培理著：「Mihi Vivere Christus Est」, n. 六九。也可參閱n. 六七—七三。

⑨ 雅培理神父對於工作的重視，他的一句話表達得很清楚：「工作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在他自傳的概要裡，有一頁修辭最優美，以文學而論，也最有價值的，就是討論工作這個問題。他這樣寫道：「有績效的工作，使徒的工作，辛勞的工作。這不是修全德的道路嗎？不是全力服事天主，連體力也用上了嗎？天主不是至純的行動嗎？這不是事關真正的修會神貧，亦即耶穌基督的神貧嗎？會士們不是更要盡好謀生的工作本分嗎？這不是聖保祿為他自己所定的一條規則嗎？這不是一項對社會的義務，一個使徒在盡了這個義務之後，才能現身說法嗎？它不是使我們謙遜自持嗎？對聖保祿會的各支會來說，以手執筆寫作，或操作機器印書，不是使徒工作的本質嗎？工作不是能使人避免空閒和許多的誘惑嗎？祇爲了進行新的事業（例如：建造一座聖堂，用作使徒工作的一種方法），才可以向人募捐，或把捐款轉給窮人，或培植聖召嗎？既然耶穌基督走了這條路，並非因爲這應先作重整的事之一嗎？工作不是立功的方法嗎？如果聖保祿會這個大家庭從事工作，主要不是在實行基督的生活嗎？」對他來說，談到這個問題，就像吞了兩粒興奮劑。

⑩ 阿耳巴母院檔案室。

⑪ 同上。

⑫ 同上。

⑬ 賈卡鐸，三頁

⑭ △曼卓宜著「I Promessi Sposi」, C. 廿三。

⑮ 參閱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九頁。

⑯ 我們認為特別有趣的，就是在達勞爾篤蒙席講完他的那篇專題演講「在聖堂裡的福音」之後，討論這個問題時所表示的「意願」；這在當時是件新鮮事：①教友家庭盡可能參與講解福音的彌撒。②在某些地區普遍使用所謂「小福音」，凡主日彌撒不講解福音的，至少要用本國語言誦讀福音。③在堂區的週刊上，應常加印主日福音和簡短的解釋。④如果沒有堂區週刊，則每主日分發禮儀傳單。⑤培養教民對福音的興趣，使他們日益喜愛福音講道。⑥立定一個「耶穌導師」節，即福音節日。

可敬的達勞爾篤蒙席知道聽衆大部分是司鐸，便熱切勸告他們「解釋福音這本神聖之書，應注意有完善的準備」。

第十五章 聖保祿大堂

雅培理神父認為，一座獻給聖保祿的大堂，是因聖保祿的轉求而得的許多恩賜，故應表示謝恩；並時常勗勉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對這位主保聖人應有的敬意，努力效法他愈顯主榮，拯救人靈的熱忱。然而，在這個計畫成爲事實時，這座大堂也是一項急需完成的工程。那所於一九二二年在菜園中興建的小堂，早已不敷使用，它本來是爲一百來人而造的；現在保祿會士在那裡舉行敬主神工，往往有大約五百人，來自阿耳巴和附近地區的贊助員，同他們一起祈禱；因此，在平常的日子，他們也必須先後輪流進堂。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上，這樣宣佈了造堂的計劃：

「不久即將開始掘地的工作，爲了光榮這位大宗徒，在阿耳巴建築一座新的大堂。這是早在人心蘊釀的甜蜜的渴望，也是向我們這位主保，實行謝恩的一項義務。它是精神的中心，我們一萬五千位贊助員的精神將在此聚會。它也幾乎是物質的需要；因爲聖保祿這個人數增多的大家庭一起集合在此，祈

禱、默想，接受光明和能力……。建築圖樣是建築師若瑟·迦祿繪製的，他的名字已足以保證。建築的雄偉、虔誠、一切都 very 完善地處置，以表達一個很恰當的題旨：我們如同聖保祿宗徒，從主師口中，在諸宗徒之后的護翼之下，將天主的話經由印刷出版物，人靈的生命、道路和真理。」

最初兩座聖保祿會的大樓，在興建時，彼此之間保持相當的距離，以使在它們中間，能容納一部分的大堂；它是整個事業的中心，面向寬廣的土地。當年雅培理神父出讓給阿耳巴市政府，即附有這個條件，要把這塊空地改為廣場，以聖保祿大堂及其事業為名。這樣，在某種程度下，大堂本身的大小，也早已決定了。不過，由建築師迦祿所提出的設計，曾廣泛地經過一再的商討，甚至在大小尺寸方面，也曾經過相當大的修正。大堂內部的長度由五十公尺加長為六十公尺，寬度也由三十二公尺放闊至四十一公尺，而高度則定為三十二公尺。地面的面積將有一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加多了一百公尺為祭衣間，本來沒有預算在內）。

掘地的工程因春雨連續不斷而稍落後，在四月第一個星期完成；五月五日，從離地深達五點零八公尺處，灌下了寬廣基礎的第一次水泥。

「贊助員的聖堂」

雅培理神父著手建築這項鉅大的工程，一如往日，常信賴上主的安排，以及贊助員和恩人等慷慨捐助。爲此，三月十五日向他們宣佈建築聖堂的消息，也是希望他們踴躍捐助的呼籲。又在贊助員會會上，屢次刊登一個很有意義的大標題：「贊助員爲自己建造聖堂。」

起初的計算是聖堂牆壁須長二千公尺，每公尺約需一百里拉。但是，爲了擴大以前的設計，決定建造一個寬大的祭衣間時，發現牆壁必須加長約達四千公尺，而且每公尺的價格，由於材料不斷漲價，也漲了很多。於是，贊助員慷慨響應這個呼籲，在他們中間突顯出了歐傑宜奧·辣比諾，是當地一位有名的鋼鐵商，「他免費供應全部窗框，以及其他必要的工作」①。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那三天，本會特別召開一次贊助員會，向他們表示感謝之意，同時舉行祝福基石禮，有演說和講道，尤其是多行祈禱。在那幾天裡，本會的小堂內，從午夜起至翌日中午止，每小時都舉行彌撒聖祭；後來從下午兩點三十分起，至晚上八點鐘，保祿會士與贊助員先後輪流朝拜聖體。雅培理神父深信一切精神的福祉都來自至聖聖體，希望在那個機會，凡是直接或間接支持他理想的人，都按照他對於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所懷有的理想來行動。

但，在那些時日裡，阿耳巴和附近各村居民的注意力集中到雅培理神父另一件創舉上；它受到遠更廣泛的評論，給人留下比贊助員大會更持久的回憶。在那些年裡，義大利全國人民都知道翁培道·莫渣道劇團的威名；他已在義大利二百多座城市裡上演他的傑作：「基督」。這齣名劇幾乎是偶然產生的。

一天，莫渣道的一個小兒子，在基督兄弟會學校裡上學，回家時，帶回一本由修士送給他的福音。莫渣道這個藝人如同大多數與他同時代的人，以為閱讀福音是司鐸們的事，就把它拿來看，也許祇是想知道，自己的孩子看了些什麼。可是，他這一閱讀，尤其是看到福音敘述基督受難的情形，大受感動，於是決意要用他藝術的天才，把這件事實重演在數以百萬計的觀眾面前，於是設計了「基督」這齣名劇。

雅培理神父獲得承諾，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那四天，在聖保祿會院的廣場裡，四周有圍牆，且經過適當的準備，上演那齣名劇。這對整個阿耳巴市的居民來說，是一件宗教藝術的盛事。當時正是農忙的季節，夕陽西墜之後，在通往阿耳巴的各條馬路上，各種車輛都開往同一個方向。在第一場演出前沒幾分鐘，人數極多的觀眾，看見在排列的座位之間，由兩位聖保祿會的會士攙扶著走過的阿耳巴市長若望·斐柯他是著名的醫師、政治家、也是研究當地歷史的史學家，不多幾天前中風而癱瘓，行動不便，但他仍是最熱烈推動這次藝術表演的發起人之一，大家都鼓掌歡迎。

這次演出受人歡迎的明顯的徵象，就是雅培理神父的四百名學生的態度，他們對這齣名劇的四場表演，各以不同的方式，親眼欣賞過。他們之中有許多學生，能把全部劇文都記下來，因而在其後幾個月裡，在操場上，或在大教室裡，祇要找到足夠的人數擔任不同的角色，就能臨時重演一段那齣名劇②。

另一方面，翁培道·莫渣道劇團，對於在阿耳巴受到的歡迎，以及居民踴躍的參加，都很滿意，甚至這位藝人，代表劇團全體團員，立即承諾下一年在同樣的日子，將再來演出那齣名劇，並將上演另一齣他正在盡力預備中的戲劇「塔爾索的保祿」。但是，我們不知道爲了什麼理由，他在第二年回到阿耳

巴，於六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上演了「基督」這齣名劇之後，但在六月三十日及七月四日，卻沒有如其所許下上演「塔爾索的保祿」，卻表演了「大王的使者」（聖五傷方濟）。

第一塊基石

祝福新堂的第一塊基石，當然是那幾天盛大慶祝的中心；這祝福禮定在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舉行。雅培理神父曾從羅馬城外聖保祿大殿聖門在聖年開啓時所除去的一塊磚頭，把它同新堂的第一塊基石，一起砌在牆內，似乎藉此證明，在興建中的這座新堂，與那座保藏著那位大宗徒的遺骸的大殿之間，有密切的連繫。

可敬的雷主教，兩旁有基愛沙神父和主教大堂總司鐸道茂·卡載德陪同著，又由所有民政、軍事、司法等政府官員、慶祝委員會各位委員、建築師迦祿，以及許多民衆扈從著，頂著烈日，主持祝福基石禮。就在他身旁，有建築商若翰·巴培理思，年老而體健，嚴肅而寡言，必要時，也知道像斯文的人一般行動莊重而有禮。這次儀式的男輔佐爲年高的思天·蒙達那勞騎士，本會的大恩人，而女輔佐則爲艾思德·斐柯夫人，即那位名醫的太太，而斐柯本人因病未能到場參禮^③。

主教祝福那塊事先已經預備好的基石，其中藏有一張羊皮紙，上面簽有主教本人、所有的首長、慶祝委員會各位委員、各位輔佐、建築商、包工頭和雅培理神父的名字。接著主教還祝福了堂基和預定正

祭台的地面，那裡畫著一個大十字。

雖然牆壁僅高達地面，但是在場者對於新堂的大殿型式及其規模的偉大，已有一約略的印象。誰若願意知道得更詳細，就向他解釋：將在聖堂中央建立正祭台，其上有一巨蓋，由四根柱子支持，祭台將有一塊平面大石板的形狀。在大堂的兩側，共有八個小堂，各有一座祭台，以證明並囑咐本會主要的敬禮，即：耶穌導師、諸宗徒之后、聖若瑟、煉靈、護守天使等。

很有意義的是在那幾天公佈的照片裡，看不到會祖，而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其中敘述各種儀式的文字，祇提到他一次，說他會在那張藏在基石裡的羊皮紙上簽了名。那些日子他必然在場，卻在照相機的鏡頭之外，也許他混在修士之間，他那莊重的態度和幾根白髮，顯與修士不同。再者，就是在盛大慶祝的日子，除了舉行儀式的時候，祇有在聖堂或辦公室能找到他。通常他都是伏案書寫。

在慶典的日子，雅培理神父之所以設法不爲人所注意，或故意不到場參與，由他自己明確地告訴我們，是爲了怕犯貪圖虛榮之罪。他曾毫不掩飾把這理由告訴在羅馬的聖保祿會修女，就在那天，她們的同會姊妹在阿耳巴爲慶祝那座獻給耶穌導師的聖堂，舉行祝聖禮。

自從一九五三年後，他親口說他已深信：「時辰已到，聖保祿會應該從地窖裡出來。」（譯者案：地窖原是古時羅馬人的地下墳場；聖教初期，教會受到列位暴君慘烈迫害，信徒便在地窖裡集合，舉行彌撒聖祭，恭領耶穌聖體。及至君士坦丁大帝宣佈宗教信仰自由，信徒才敢從地窖裡出來，公然舉行聖教禮儀。）才不再有這種疑慮的心態。

工程進度緩慢

在奠定第一塊基石之後，造堂工程，由於種種原因，進行緩慢。原來，當時建築商若翰·巴培理思與會祖發生了爭執；從各方面看來，他不會以最好的方式來了解工程師的圖樣，同時他又責怪會祖不肯爽快地付錢。不過，這種紛爭常發生在應有的限度之內。雅培理神父雖然也會想厲聲說服巴培理思，把這項工程讓給亞斯底·地遼肋的陶爾基奧兄弟。這個建築商在建堂工程結束之後，又再與雅培理神父商量，還想再進行其他的建築工程時，才承認別人取代他的決定，實在對他有利；因為建築一座大堂確實非其能力所能勝任。

當大堂外牆才造到地面上，不過幾公尺高的時候，由於初冬氣候異常寒冷，工程暫告停頓，一直要到第二年快到夏末的時候，才再動工造堂；因為雅培理神父已經決定不再向人購買磚頭，祇用自己磚窯所製造的；這座磚窯就造在大堂旁邊；造它所費的時間，比造一間普通的房屋更長。

那架製磚機每小時製造一千二百塊磚頭，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諸宗徒之后聖母月的遊行結束後，祝福了那架製磚機。其後約一個月，保祿會士第一次看見從自造磚窯的煙囪裡冒出煙來；其後不久，就有製成的磚頭為造堂之用，祇是並非每一塊都很完整；因為磚窯裡的工作人員，都是臨時湊合的，並沒有經過什麼訓練。同時會祖已經決定要加快趕工，盡量縮短工期，好能在那裡舉行敬主神工，

直到大堂造成爲止。

於是，一九二七年三月，真正屬於大堂的牆壁，很快每天就能增高約五十公分。當時那些建築工人，大家努力工作，想在下一年的一月三十一日，蓋好穹窿和堂頂，以及未經修飾的大堂正面。工程師若瑟·迦祿很關心工程進行的情形；他已經建造或重修了一百多座聖堂，同時經手管理四十餘處正在建造中的工程。雖然他還不很老，祇有六十七歲，卻因不停地工作而衰弱不支。最後一次，他來視察工程時，沒有戴帽子；雅培理神父知道他很守一切禮規，卻不戴帽子，禿頭前來，不禁表示訝異；他卻泰然解釋說，他的帽子已「留在杜林」。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他安然去世，臨終時，還由衷感謝那位送他善終的司鐸。好像是要圓滿完成他對童貞聖母熱誠的敬禮，這個具有高度藝術天才的人，在供於特刊諾一所聖母堂的天主之母的聖像下，寫了聖納德的那句名言：「仰視明星，呼求聖母吧！」這是他一生寫的最後一句話。

工程師迦祿去世後，本來由他負責指導工程的事，由他四個兒子之一的建築師祿茂取代之管理。雅培理神父從電報才知道工程師迦祿去世的消息；那份電報由人給他送到了羅馬的聖保祿會院；其時他剛吃完晚餐，正在向那些圍繞在他四周的學生談論建造聖堂的事。賈卡鐸神父收到了那份電報，拆開來看，然後把它遞給會祖，憂傷地說：「是關於造堂的消息。」。

一座雄偉的建築物。

一九二七年底最後幾個星期，當在新堂頂上，依照習俗豎起一株松樹，表示建築工程外表骨架已經完成。阿耳巴的居民以及那些外來路過的人，都駐足舉首，好奇地瞻望那個龐然巨物；其時它顯得格外巨型，由於前面的那片空地很低，而那些在聖保祿廣場四周的房屋，也比現在的更簡陋低小。有一個農夫，張大了口呆望，看那些泥水工正在堂頂上鋪設最後一些瓦片，看見一位保祿會士從他身旁走過，便向他表示他內心的驚奇：「上主是在這裡工作！」

同時，聖保祿會的大家庭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中，因而日益感到急需有那座新堂，以便舉行一切神聖的儀式。那座祭衣房已不合全院的需要；他們每在慶節日，便分成四組，先後輪流參與彌撒、聽道；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晚禱時，因而必須將時間表作重大的改變，造成許多不便，而且在炎熱的季節，因人數擁擠，歷時又長，空氣惡濁和悶熱難熬的情形，可想而知。

爲此，會祖先與所有的包工溝通，取得他們的同意，決定一完成堂頂之後，立刻從米蘭請來那些專門的技工，以建造堂上那個又高又大的圓頂，希望天氣良好，不致妨礙工程的進行，使三十名泥水工集中他們的精力，先從那些寬廣的牆頭突出部分做起，以完成大堂內部修飾的工作。又裝上由一家德國公司製造的美麗的玻璃窗，以禦刺骨的寒風。關於這些玻璃窗，我們認爲應該把當時雅培理神父向贊助員大家庭所表達的一些思想，在此引述：

「聖堂的窗，應與聖堂的風格、富麗和虔誠等方面相稱。爲此，曾經特別研究。現在，無論是在風格和玻璃方面，或是在窗框和圖像方面，都顯得十分美觀。

在高處共有二十二個窗：

(一) 四個爲介殼型，裝有十四平方公尺大的玻璃。這些玻璃都繪有歷史畫像：聖保祿寫信給羅馬人、聖保祿的歸化、聖保祿的殉道、聖保祿的榮耀。

(二) 四個爲橢圓型，約八平方公尺大；開在中間拱狀圓頂的下部。它們繪有歷史畫像的玻璃，繪著四位聖史和他們的象徵，即：聖瑪竇和天使、聖瑪爾谷和獅子、聖路加和牛、聖若望和鷹。

(三) 十二個巴洛克式長方型的窗，開在大堂的四個袖廊裡，有兩種不同的度量：一部分爲六平方公尺，另一部分爲四平方公尺。它們也有繪著歷史畫像的玻璃，即繪著十二位宗徒。

(四) 還有兩個介殼圓型的窗，大約八平方公尺，開在大堂入口的右邊。

繪有歷史畫像的玻璃，繪著聖保祿的兩位門徒：弟鐸和茂德。茂德是在由聖保祿祝聖爲司鐸，弟鐸則在功德已滿，而年高去世。

這樣，那些將來有一天要用出版善書而成爲福音使徒的青年，常能目睹最傑出的聖保祿宗徒，以及其他十二位由上主所選的宗徒，還有四位給我們留下取用不盡的珍藏——福音的聖史。聖保祿，使我們記得他內心的感化，他所寫的傑作——致羅馬人書、他傳佈福音的辛勞、尤其是他捨生致命的爲主殉道、他正義的榮冠，即他在那些隨從他的聖者之中；聖路加、聖弟鐸、聖茂德等等，享受永恆的榮福。這些玻

璃窗將如一部史書，鼓勵修士效法他們天上的主保，踏上天主召叫他們的道路。若要把使徒工作的生活視作恩寵的開端和教會託付的使命，可看聖茂德如何由聖保祿接受祝聖；為視使徒工作為真正的結局，則可看聖弟鐸如何為他的門徒圍繞，離開這個世界，而去接受天國的酬報。

最光明的美德和熱忱的善表，由那些主耶穌基督親自簡選，並授與他們權力和特恩的宗徒，為我們立下了。願四位聖史也為我們求得恩寵，使我們明瞭實行並傳播福音。

這項工程，依人性而論，結果相當成功。它的風格與聖堂恰好相符，色彩也分佈得很富麗而適度，畫像生動而有表情，每人的姿態各有意義……」④

我們曾聽會祖講過，他把這些玻璃窗，視作對所有保祿會士一種永久性的教育和指導。那位「十分忠信的」賈卡鐸神父，卻長期堅持一個與其「敬愛的慈父」不同的看法，而且始終沒有改變；這是第一個與這些玻璃窗有關的案例。雅培理神父所有的思想，都給他的這個任務所控制著：培植寫作的人要毫無保留地獻身於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因此他想在大堂後部中間那個半圓形玻璃窗上，繪著聖保祿宗徒這位偉大作家的傑作——致羅馬人書；因為他認為那裡是大堂最高貴光榮之處，因而也最適宜於使那些進堂祈禱的保祿會士不斷回憶聖保祿宗徒的榜樣和自己所負的使命。至於賈卡鐸神父，卻偏重於藝術的觀點，更喜歡把那塊繪有聖保祿在天享受榮耀的玻璃放在該處。

當時雅培理神父留在阿耳巴；他的觀點顯然佔優勢；而且在保祿會士之間，也沒有一個人稍有表

示，以支持賈卡鐸神父的意見。不過，在最後一次世戰時，那些玻璃都被卸下，以免為被炸碎或機鎗掃射所破壞；戰爭結束後，重新裝上那些玻璃時，雅培理神父是在羅馬，而賈卡鐸神父當時是阿耳巴聖保祿會院的院長，正可利用這個機會，悄悄取得他所期待的小小勝利。致羅馬人書那塊玻璃，被放在大堂正面的那個大窗上，在大堂裡差不多完全被那座巨型的大管風琴所遮掩，而在它原來的位位置，終於可以瞻仰那塊繪著聖保祿享受榮耀的玻璃，如同賈卡鐸神父所企望的。

敘述提前了幾年，其實我們不說，就已經這樣實行了；我們還可以補充，這座聖保祿大堂曾引發另一次不為人知的小小衝突。

雅培理神父因他與生俱來的堅決意志，認為正祭台應該設在大堂正中央，如同大堂建築的結構所要求或提示的；此外，他也喜歡所有的保祿會士，都能接近祭台，分成幾組，越近祭台越好。為此，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份那期贊助員會會刊上，我們看到以下這般小新聞，正好表達會祖當時的想法：「年輕的工程師迦祿如今正在設計「耶穌導師」這座正祭台；它將建立在大堂的中央。祭台上面有一大蓋，由四根高十二公尺大理石的柱子支持。」

賈卡鐸神父卻認為，依照禮儀，最理想的佈置，是所有在堂的人，都面朝著祭台，而不致彼此面面相對；假如把祭台放在大堂中央，就會有這種不宜的情形。為此，他主張應該把正祭台設置在大堂後部半圓形的地方，距離後面的牆壁幾公尺，如同絕大多數的聖堂那樣。特別詢問差不多所有的保祿會士，幾乎都與賈卡鐸神父持有同樣的意見。這個近乎一致的想法，增強了賈卡鐸神父的勇氣，照他認為最好

的方式去實行，使會祖面對一件已經完成的事⑤。

全體團聚

總結賬目，那些玻璃其值二十萬里拉，恰好與工程師迦祿所預算的整座大堂牆壁的費用相等。所以，其時本會一再呼籲各位贊助員和友人，予以物質的援助，就不足為奇了。贊助員大多數經濟能力有限，卻很慷慨響應這些呼籲；這樣的情形，就是在我們現在這個經濟情況遠更富裕的時代，也不易看到的？

有個特殊的例子，值得在此一提的。會祖決意在大堂地面下，掘一寬大的地下室，高約四公尺，很適合作貯藏書籍的倉庫，以及一間大房，作為開會、聽專題演講、或舉行遊藝等小型表演的場所。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使用當時還很落後的工具，掘去至少三千立方公尺的泥土。普利奧卡的贊助員，知道聖保祿會有這個需要，便與其他各村的贊助員一起負責，免費完成這項工程，在冬季那幾個月裡，當冰雪迫使他們停止，或田間工作減至最低程度時來進行。這樣，那些善良的普利奧卡的贊助員，用一個多月的時間，繼續不斷在大堂地下挖掘泥土，並用小車把泥土搬運到大堂外，鋪在目前的聖保祿廣場上；後來阿耳巴市政府又運來許多其他的材料，才把那塊廣場填到現在的高度。

雖然贊助員那樣慷慨協助，保祿會士也盡量節省一切開支，可是他們的債務已經到了危險線。是

故，一方面決意不再舉債，另一方面想要及早有一舉行神聖儀式的適當場所，迫使會祖把造堂的工程精簡到最低限度，而把鑲嵌細工的地面、柱基、大堂正面的裝修工程、大理石的各座祭台，包括那座正祭台，大堂的鋼門，以及大堂後部中間牆上那些精緻的大理石雕像等，一概留待後來經濟狀況較好時，再設法繼續進行。關於正祭台，會院內的那些木工，利用他們自己的工具，效法製造了一座木質祭台。至於那些兩旁的小堂裡，則暫時使用那些現有的或用最低廉的價錢購買的小祭台。關於跪凳或坐椅，要等好幾年後，才能購買；最初祇用木板，下面墊上幾塊木頭，高約一手掌。由於木板不厚，很易彎曲，使人很難保持平衡。這樣的木板，各按所需，又可當作跪凳，又可當作坐椅。

大堂就在當時那種情狀下，用作敬主的場所。就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舉行開堂禮。那天清晨，阿耳巴可敬的若瑟·方濟雷主教，給八位保祿會的年輕修士授予執事聖秩^⑥；下午他來聖保祿會院祝福那座新建的大堂；這座大堂是他准予興建的，而且常很關心建築工程。聖保祿會全體會士和學生，以及許多贊助員和友人，都分立在大堂前廣場的兩旁，歡迎這位智慧博學的教區神牧。主教緩步走經長長兩行鼓掌歡迎的民衆之間，進了大堂，經過幾分鐘觀察之後，表示非常滿意，極口讚許，然後完成簡短的祝福儀式。

祝福儀式完畢後，立即大開堂門，所有那些留在廣場上的人，都能進堂，在那座大堂裡，恭聽由一位著名的講道者耶穌會士奧特辣神父講的第一篇道理。

雅培理神父，也在這個場合，隱藏自己，幾乎不爲別人所注意，而讓群衆注意他們。

祝福新堂的儀式後，繼有一個星期的慶祝，更好稱它為特別的祈禱週。的確，在那座新大堂裡，從凌晨四點鐘起，一直到中午十二點，常有彌撒聖祭。在上午九時，每天都有唱經彌撒和福音講解。到了中午十二點，明供聖體，一直到了下午三點鐘，有隆重的晚禱，繼有講道和聖體降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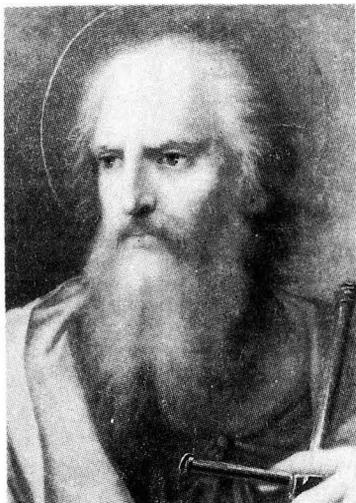
其時也有特別的儀式。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有五十一名初中畢業生，穿了聖保祿會的會衣。要知道那些青少年怎樣認真準備過修會和司鐸的生活，祇須稍加注意他們之中，除了兩個在求學期間因病去世，有幾個出會，而在原屬教區領受聖秩之外，其餘二十九人在聖保祿會晉升鐸品，這種成功的百分比，時至今日，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而在那個時代，也是鮮見的非常之事。

十月三十日，有四十四位聖保祿會修女，第一次穿上了由會祖連細節方面也加以詳盡規定的會衣，看起來嚴肅而莊重。第一個穿會衣的是總會長戴格蘭·梅而珞修女。第二天，又有十位主徒會修女也穿上會衣。

誰若參加那些慶祝節目，可能忘記一切細節，但很可能，始終忘不了當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團聚在那座新建的大堂裡，一起誦經和唱聖詠，在內心所產生的深刻印象。那真是一個聲勢浩大的音波，而大堂的圓頂所引起的縹緲迴響，造成一種特別的效果。很多次，當儀式虔誠的默靜，突然被整個聖保祿會團體的經聲或歌聲所畫破，那些偶而在堂的人，就會感動得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附註：① 參閱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89頁。

- ② 一天清晨，在上演那齣名劇的那些日子裡，翁培道·莫渣道從餐廳裡出來忽然被保祿會所有的學生包圍，瘋狂似地鼓掌歡呼。他又高興，又奇異，就問陪伴他的雅培理神父，爲什麼那些孩子那樣狂熱。雅培理神父解釋道：「他們歡迎你；因爲你表演福音的事蹟，他們卻印製福音的經本。」的確，在一九二五年，聖保祿會的那些學生已經出版並傳佈了五十萬本福音。
- ③ 若望·斐柯先生本來應該擔任大堂的輔佐，發表一篇正式的演講；可是，到了最後，那位治療他的醫師，不許他這樣做。但他不願意對那天的儀式置身事外，於是把演說中所要講的話告訴了兒子。我們引述他最後的思想，可見他對於聖保祿會的未來極有信心：「從阿耳巴將開始一個新的偉大事業，向世界傳佈福音和文明。阿耳巴這個事業的中心將享有這個殊榮；它正在奇妙地成長，且興建高樓。從義大利全國和世界各地，將有金河流向這個造福人類的事業；這是虔敬和傳佈信仰的捐獻。阿耳巴將因此而獲得福祉，所有物質的和經濟的利益；數以千計的學生，將學得印刷技術，而將形成這個事業的一支大軍，與其他的分會共同合作，以傳佈信仰，造福人類。將在這個城內自成一城，向普世發射光明；比哀蒙已爲教會奉獻了鮑思高神父和高道倫可神父，又要提供這個新的奇蹟，以表示信德和愛德。」（參閱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20頁。）
- ④ 參閱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11頁。上述文字之外，附有一圖，指明每塊玻璃所在之處。祇有後部半圓形上方的和大堂正面的兩塊玻璃，改變了位置。
- ⑤ 其後數年，二人關於正祭台位置不同的意見，拖延了很安靜而有禮的時間；祇有那些對於秘密的事更清楚的保祿會士，才知道這種紛歧意見的發展情形。每逢會祖因事而前來阿耳巴時，賈卡鐸神父常留神安排，務使會祖要獻祭時，正祭台上無人獻祭，接著他在祭衣房裡幫助會祖穿祭衣，然後走在前面



聖保祿宗徒，
保祿大家庭的主保

引導，直到堂門口，同時心中默默求主，領他走向那座造成他們之間意見紛歧的祭台。但是雅培理神父從未說過一句話，或有什麼行動，以表示他藏在內心的思想，按例前往第一座在大堂兩旁無人獻祭的空祭台。我們相信，兩位司鐸之間，從來沒有對這個問題交換過一句話。賈卡鐸神父常不厭其煩地一再嘗試，想使會祖到正祭台上去獻祭，而雅培理神父也總是設法避開，不過常用最適當的方式，好像這事發生在兩個啞者之間似的。當他那個「最忠信的門徒」不在阿耳巴的時候，雅培理神父多次自動前往正祭台上獻祭。

⑥

那天領受執事聖秩者為：磊思·鮑理奧、包理諾·祁理、馬谷·戈羅西、方濟·貝辣、佳播·畢阿卓、魯易其諾·畢宜、磊思·奧切理、沙瓦道雷·奧該迪、文生·曼卡地。其中一半，即：沙瓦道雷·奧該迪、方濟·貝辣、磊思·鮑理奧、以及文生·曼卡地，依照上述先後的次序，已被召去領受其鐸品的酬報。

第十六章 進展和成熟

聖保祿會最初十四年生活的外在事件記錄，以興建聖保祿大堂達到巔峰狀態，其中有一個深湛而艱辛的內在發展，不可秘而不談，任它過去。關於這一點，在那些年裡，會祖內心深處的思路，如在這樣的光照下來觀察，就能更清楚明瞭。縱然我們完全知道這個工作的困難程度，我們仍可略述此一情形。

我們不知道，至今是否有人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本會會祖的生活；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否吐露過心事，使我們更清楚知道這個現象的開端及各種特殊的面貌。在另一方面，凡是認識他的，往往由於本身的經驗，知道雅培理神父生性強硬；大約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五年那段時期，他無論對自己，或是對別人，都很強硬，尤其是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那五年裡。在別人能夠而且願意把這個問題處理得更好前，我們姑且作些個人的解釋，這祇是假設的價值而已。

雅培理神父已經走過了四十歲的門限，而進入人生完全特殊的階段；其時一個不凡的人，尤其是一個不為現世利益或人性情感所束縛的司鐸，本能地就會想到自己最近的將來，發現好像一件新奇的事，那些剩下的有用歲月，不再像過去那麼多，因而被一種恐懼的心理所侵襲，深怕自己從世界消失，絲毫

未留下踪跡，就結束了一個對己對人全無益處的生命。已經過去的時間，在他看來，似乎空虛而無意義；目前的情形，又絲毫不能令他滿意；至於將來，展示在他眼前的更平淡無奇，空洞虛無，一如往日。他覺得須使自己的生活有新的內涵；可是，無論他怎樣焦慮，他的思想卻始終找不到一條正確的道路，以達到目的。即使在他四周，一切如常，他卻突然覺得孤獨無依，被人忽視，受人遺棄，而沒有一個人爲他流一滴淚，或在吃一頓飯時減少胃口。

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在司鐸和會士之間，那些最令人覺得意外的變節，很容易發生在三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間。一般而論，這種企圖以改變任務的方式，來擺脫冷酷的孤獨寂寞，是一種幼稚而愚昧的嘗試。

雅培理神父走進了他生命的這個特殊階段，他的傲氣雖已控制，卻沒有完全克服，此時必然起來憤然反抗，他見自己的一生，在一個很有限的範圍之內，例如一所修會的會院，而且是在一個懶散而不思振作的小城裡默默地度過。十年前，他正是一個年輕的司鐸，是教區神職人員中，最受人尊敬的代表人物，他不但是教區修院的神修導師，而且屢次與當地教會、學術或政治的名人接觸，又相當頻繁地與樞機和主教等人討論各種問題；有時代表主教，出席各種地區或全國性的會議。他自己也籌備各種會議，討論那些有關教會或社會的最重大問題。

現在到了壯年；那些一般性的問題，從青少年時早已關心的，現在更在他的思想和心神裡盪漾；可是，他能對誰去談呢？對那些學生，他們正在忙著學習拉丁文法；最好是對某一個司鐸談；可是，對方

有許多工作要做，一個比一個緊急，既沒有時間，也提不起興趣，來討論那些在他看來，好像與他毫無關係的問題。而本來經常與他聚首晤談的人，都各走各自的路，早已把他遺忘了。

不錯，他固然有個屬於他自己的大家庭，正在驚人地加強鞏固中。他接二連三的創新之舉，也能使他感到滿足，受人稱道；可是，總是局限於一個狹小的範圍，祇有一個大如一塊手帕的空間。他所有的思想，必然是關於建造一所會院，或一座聖堂，或出版一本新書或一份定期刊物。在這樣有限的空間，他的心神有如一匹駿馬，被關在一個幾個平方公尺的小小空地裡，不斷舉起前足踏地。

對他來說，正如他的行動日益清楚所表現的，任何一項創舉都是重要的，而且很容易完全佔滿他整個身心，直到這項創舉在計畫的階段；等到它逐漸變成有形可見的事實時，也同時失去對他的吸引力，因而也降低了他的興趣。後來到了修飾或穩固創舉之時，他實際上已心不在焉，而完全被其他的計畫，或是突然出現，或是已在成形中的思想所吸去了。再者，雅培理神父這時的新計畫，不像以前那樣，有絕對嶄新的特色，卻必與其他現有的事業有連帶關係，好比一條不斷延長的鎖鏈環節，使已建立的事業更加鞏固。衆所周知，像雅培理神父那樣的人，由於需要新的事物，可能也會破壞現有的東西，好能重新開始創造一種更新的东西。

我們也不可忘記，雅培理神父已經沒有那種曾經堅持那麼多年的抗爭的習氣。政府官員和政界人物都不理他；因為他們的目標都針對那些享有反法西斯主義名聲的人物；雅培理神父並沒有什麼行動可獲得這樣的名聲。至於從一九二〇年起，曾激烈反對過他的當地神職人員，有的已經改正自己的錯誤，有

的至少放棄公開表示自己不同的想法。阿耳巴主教雖然並不完全贊成，但已改變他原來的那種審慎態度，而熱烈支持雅培理神父的事業，至於在雅培理神父自己的人中，由於大家都還年輕，誰也不敢反對他，或者試圖以某種方式限制他的行動自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個像雅培理那樣好戰的人，自然會覺得自己無事可做了①。

一次誘惑？

雅培理神父，也像聖若望·鮑思高，或聖若翰·衛雅，或許多其他的聖人，在那些年裡，是否受到誘惑，想把事業讓給別人掌管，而去獻身那些完全新創的工作？我們之有這個疑問，因為他在一九二六年初，向自己的修士講了一篇好像默示錄那樣的道理，責備他們不肯順從他的指導時，不慎隨口說出了幾句話。當時他是這樣說的：「本來我可以升主教的！」他說這話的語氣，有如一個人本來可以用他的時間去做更重要的事，卻致力於眼前一些小事。依照當時他說這話的實情來解釋，至少可以使人有這樣的想法。

無疑的，如果以為主教威風的服裝，或他動聽的名號能吸引他，那可真是笑話；相反的，它們能引起他的反感。不過，我們可以料想他能用不受爭議的權威，向許多司鐸提示、吩咐、甚或命令遵守某些牧靈的規則、方法和路線，這很能吸引他而使他深信不疑。我們不可忘記，他曾立志首先用他的「牧靈

神學概要」，給司鐸指明生活的規範。當他回憶自己年輕時的第一個理想時，很可能想起當時那些共濟會的黨徒曾經向他承諾過的主教職位，現在則可以他本身的功勞而可能取得。

不管怎樣，這類誘惑，即使一再出現，必然頃刻即逝。的確，他深信自己接受了天主給的一個特殊而很確定的使命，應由他親自來奉行；這個信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他在修院裡所受的教育，使他思考，並向人施教，誰若違背自己的使命，就會下地獄。這種必須奉行使命的嚴肅觀念，並沒有因時光的流逝而稍減弱。他那種與天主授予他的使命相連著的責任感，也同樣是很嚴肅的。是以任何反對意見，在他內心深處，必然以為是背棄上主的邪念。

這內心衝突對一個具有強烈情感的人是非常痛苦的，雅培理神父認為必須採用強硬的方法，才能恢復原來的平靜，而完全控制自己；這強硬的方法，沒有把他送進墳墓，祇因為上主還要他活著。當時他開始度更嚴厲的生活，對他肉體所要求的，遠超過它所能忍受的；這是根據醫師們的判斷。

我們確實知道，在這時期之初，直到一九二六年最初幾個月（關於其後幾年，我們沒有確實的證據），他經常鞭打自己，並穿苦衣來折磨自己。那個負責打掃他房間的修女，有時發現在他枕頭下一小堆繩，繩端有節，和一條鐵腰帶，寬約六公分，環節內有許多小尖刺。那個修女很感意外，而且想到那個東西給會祖骨瘦如柴的身體所造成的痛苦，不禁恐慌起來，於是把它藏在書架最高一層，那裡祇放著少少幾本書，希望他不會找到；而且若沒有一張凳子墊在腳下，就無法拿到它。但是，第二天早上，修女發現那些東西又在他的枕下。

有幾次，那位修女去打掃他的房間時，看見那張床完全與她前一天早上所整理過的相同，從而她推測，雅培理神父沒有上床，卻坐在椅上，或躺在地上睡覺。

那些（用他自己的講法）「不工作」的日子，也就是說，在那些日子，他很早（在凌晨四點鐘前）就奉獻彌撒聖祭，祇喝一杯咖啡，大約就在全體師生下樓進堂時，他整天自閉在房間裡，誰去拍門，無論怎樣不停地拍，他卻始終不答應。這樣的日子越來越多，起初祇不過一連兩三天，後來竟然長達七天之久。現在回想起來，不禁要問，這樣的事發生在保祿會裡，而整個團體竟然無人聞問。也許祇有一人，對這件事很關心，也很憂急的，那就是負責管理廚房的修女；因為她發現為會祖預備的食物，原封未動，退了回來。

從他給人所講的道理來推斷，他在那些不停的退省中所思考的，經常是關於四末（天堂、地獄、死亡和永遠），「及聖依納爵「神操」的第一部分。在那幾年裡，他講道時一再強調四末，尤其是地獄；他也多次向初中生講道時，提及這些關係人靈極為重大的問題。

一次退省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個時期，亦即一九三二年的二三月裡，雅培理神父再度按照聖依納爵的方法，進行了一次嚴格的退省，竟把一個月的期限，延長了十天。他想完全孤獨地度過這段時期，並整個停止

多年來時常不斷的勤勞工作。他所選定長期退省的地方，就是他所建造的第一座房屋頂樓屋角的那間小室。它與另一間小室相通，亦在樓梯頂端處設一座小祭台。他每天凌晨很早獻聖祭，由一個很樂意那麼早就起身的修士來輔祭。彌撒後，他就自閉在他那間小室裡，整天不出來，一星期一次下樓進堂祈禱片刻，並在花園裡稍作散步，好讓那個指定的修士照常清理小室。小室內祇有一張如同學生所用的床，一張小桌子和一張椅子、幾本書，還有一個不知道他怎樣從市立公墓裡找來的頭顱。

關於午餐及晚餐，在一定的時間，一個由修女派來的學生，把食物送來給他：走進了那間他獻祭的小室，在那扇隔開兩間小室的房門上開有一個小洞，就在小洞前有一張小台面；他把食物放在小台上。會祖把食物拿進去後，立即抬起那張小台面，把那個臨時開的小洞關上，以免有人偷看他的行動。

經他明白的指示，他的食物就是一碟麵湯和一碟無味的豆沙泥，那位負責給他預備這些食物的修女，品嚐一下那碟豆沙泥，覺得索然無味；她就加些奶餅，仍然沒有什麼滋味。過了幾天後，她深信自己已經充分順命了，便決定更換一道她自己想的菜，不料那道菜完全退回廚房。因此，祇好繼續唯命是從，免得會祖挨飢受餓。

關於這次特殊的退省，假如那些收集遺物的人，沒有隱藏太多的秘密，我們就得不到絲毫記錄或摘要。也許在他其後幾年裡所講的道理，可以找出他在那些日子裡靜心默想的成果；可是，要搜集這樣的資料，並加以整理，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

毋庸置疑，雅培理神父結束這次長期退省後，更紮實地善盡他日常的職責，對他自己控制得更好，

對一切挫折和失敗，也能更平靜地接受，甚至他那沒有耐心和遽然的決定，引起外人或一些與他直接合作者的批評；其中年齡較長者，已有三十幾歲；有這樣年齡的人，一般說來，不再像兒童那樣，祇是被動地服從了。

嚴肅待人，不分彼此

會祖的嚴肅，人人都必須領教，他的屬下，尤其是那些常與他接近，多次同他商討事務的司鐸。一連幾個星期，在進食時，他繼續保持嚴肅、孤獨的態度，好像一個隱修者，一面用膳，一面看「羅馬觀察報」；這是唯一的一份報紙，可以在他開設的會院裡自由地傳閱。與他同桌進食的，不會超過八九人。也尊重他的肅靜，大家都緘默無言，祇以遞個眼色，或點個頭，以交流心意。

他很難容忍兩三位司鐸，在規定遊憩的時間，在校園裡散步閒談；他如見到這樣的情形，就會很容易找出一個理由，叫其中之一來見他；這樣，就把他們分開了。

他給自己定了一條生活的規則，就是改換工作，從改換這件工作去做另一件工作，是唯一的遊憩；這條規則，也常用於各司鐸身上。

在那些年裡，各司鐸，一年四季，都要每天清晨四點鐘起身，半小時後，在聖堂裡公行默想，因而在修士們進堂時，已經準備就緒。誰若不準時進堂，就有一個由會祖派來的同會弟兄催他起身。有一

次，他發現有幾個人沒有參加，這種情況顯有惡化的趨勢，就在餐廳裡進食時，很嚴厲地聲明：「或者進堂默想，或者中止建堂的工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賈卡鐸神父來到阿耳巴，作短期的訪問，他滿懷喜樂，直接前往雅培理神父的辦公室，想問候他，不料會祖很可能認為他這樣的旅行沒有充分理由，就嚴厲責斥他，可憐賈卡鐸神父挨了罵，悲泣一個多小時。當賈卡鐸神父臉上還帶著淚痕，在餐廳向同會兄弟司鐸一一問候時，會祖雖向他伸手，卻沒有正視他的面，似乎仍在生氣，表現出跟他毫無關係的樣子。所以，有時那些司鐸取笑會祖說：「啊！多麼有聖德的人！可是，多麼難以相處！」就不足為奇了。

一天，修士們看見雅培理神父來他們的自修室，站在中央，正是管理員所站的那個地方，一開口就說：「我要送一樣禮物給你們。」爲了這樣禮物，並非人人都對他感恩，他的禮物是：早上起身的時間，從五點鐘改爲四點半。

修士的遊戲也很有限，不僅不許玩足球，這種差不多被認爲是種罪惡的遊戲，也不能玩皮球，雖然這已是幾世紀來，當地的司鐸和教區修院的修士們傳統的遊戲。不祇一次，一場遊戲正興高采烈地進行時，必須忽然停止；因爲雅培理神父把所有參加這場遊戲的人叫去，一一查問他們的行動。

不過，若看了上述的事，誰若認爲那些修士和學生由如此嚴厲的人領導，必然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那就錯了。雅培理神父的那些孩子，差不多都是農家子弟，早從搖籃裡起，已經習慣過艱苦的生活；他們的神經足以擔當得起數百斤的重擔。他們有時候挨了一頓臭罵，也仍能安然忍受，並不唉聲歎

氣。他們整天忙碌，或讀書，或工作，從來不知憂愁，或顯出悶悶不樂，愁眉苦臉的樣子。讓我們舉出以下兩個很不相同的實例②。

一九二五年夏，有一群中三的學生停止了遊戲，走向聖堂，準備朝拜聖體半個小時，一面走，一面還在激烈地爭論著剛才遊戲時所發生的事，直到聖堂門口。雅培理神父其時正在堂裡，照常是在最前面第一行的跪凳那裡，自然想到，關於祈禱之前應有最近的準備，所講過的一切訓導完全沒有效用。他先讓那些學生在右邊最後幾行的跪凳上，安頓妥，便站起身來，板著鐵青的臉，朝著他們走去，到了他們面前，開口說道：「你們中間有四個人，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就會一直下地獄！」接著他作短篇訓話，與他剛才所說的那幾句開場白，完全相符。

半小時後，那些學生出堂後，毫不顯示驚懼的臉色，祇是很想知道，他們之中，究竟是哪四個要下地獄？就是連那些按照「大眾輿論」，認為最可能的人選，也並不見得不像別人那樣喜樂。

還有一次，雅培理神父在一篇令人難忘的道理中，表示他的難過，因有三個神學修士，事先約定，一起離開聖保祿會；其中一個是在打字排版機那裡失去聖召的。那天，那個填補出會者做打字排版的修士，祇是在那架機器的四周打掃，搬動堆放在那裡的物件。有人問他在幹什麼，他十分正經地答道：「院長神父說，我的那個朋友是在這裡失去了聖召；可是，我找不到它啊！」

根據那些比較容易觀察得到的現象，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他以前常很嚴厲地管理這個「大家庭」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從阿耳巴母院，轉往羅馬會院後，有些軟化。從那個時候起，有人看見他，晚餐

後，登上屋頂，與那些神學修士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話，好像是他們的同伴。他也從不反對那些年輕司鐸玩木球，或在他的休息室下面，當他午休時他不僅不像以前嚴格地執行沒有院長許可，不得擅自外出的那條規則，而且還屢次對那些因行使神職而請求許可外出的司鐸們，這樣說：「你們已經知道：如果爲了執行神職的事，而必須出門，你們儘可以自由出去。」

在餐廳進食時，他也樂於和那些同桌的人談話，無論他們是誰；對那些有禮地說些幽默而有趣的話，令人發笑的人，他也高興地靜聽。

從這個時候起，他也很少完全與衆隔絕，過他獨居的生活。在另一方面，他開始時常有劇烈的關節炎疼痛，甚至於不得不停止工作，臥床休息，或坐在床邊幾分鐘，把頭靠在兩三個枕頭上。

外面的發展

探尋他實在的精神形象，也就是尋找他那繼續成長和穩固的大家庭的精神形象。每年都有更多的青年結束他們培育的階段，叫他們那種興奮的熱忱和充沛的活力，投入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負起某項管理的職務。

第一代保祿會士的精神形象，純然是聖依納爵的，正如他在一九二五年聖年之初，給那些贊助他事業的各位贊助員所發表的由衷之言，可推而想知：

「今年行將結束，新年的曙光快要出現之時，我把在聖體聖櫃前所想的寫給你們。感謝天主！因祂所賜的一切恩惠，都來自耶穌導師，有如唯一、清澈而永流不竭的泉源。聖依納爵神操的精神更滲透五內，默想我們受造的目的，放射強光，照明了我們人生整個的旅程。我求了上主，恩賜你們都能妥善地舉行完全的退省，一生中至少一次。這是多大的恩寵。你們之中，已有很多人獲得了這個恩寵。」③

不過，在這個聖依納爵的基礎上，已經從發現至今兩年的時間內，很穩固地加上了對耶穌導師的敬禮；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任何精神福利「唯一、清澈而湧流不竭的」泉源，也是保祿會士常須把自己的一切工作導向祂的中心。關於這個他認為最有益，而且以某種程度來說，也是每一個人所必需有的敬禮，雅培理神父並不是個理論者，而是實行者；他不用許多心思去證明，祇以日益加深的信念，明認他在聖體櫃前，長時默默地朝拜聖體時，內心所默想和感受的。如果把他對耶穌導師的敬禮，精縮為最單純的綱要，也許可以用以下的方式來表達：

任何一個使徒，切願好好地認識真理，為能在生活中實行，並用言語或文字忠實地傳給人，有如天主的擴音器。既然真理祇有基督能傳授；因為基督是真理的本質，祂願意給誰顯示父，就給誰顯示④，所以使徒必須先用自己的生活，然後才用文字或言語宣講真理；因為他繼續基督傳佈福音的工作，而基督從開始就「實行和施教」。所以，使徒必須孜孜不倦地默想基督的懿行聖表，好能忠實地遵循基督的道路。

再者，任何使徒工作是一項天主的事業，所有人類本性的計劃和方法，假如沒有天主恩寵的滋潤，

都將徒勞無功。人可以播種灌溉，卻祇有天主能使種子成長。天主的恩寵祇能來自基督，祂降來世上，正是爲給衆人帶來豐富的生命。雅培理神父對這些基督的真理完全深信無疑，而想把它灌輸給自己的神子們，作爲他們思想的基礎，希望保祿會士整天進行的工作，在開始時呼求：「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

拜聖體

這種思想，啓發了每天拜聖體的儀式。這是所有保祿會士應行的一項神工；祇是在這大家庭中各組成的部分各有其不同的形式。

聖保祿孝女會，一方面出於她們自願的決定，一方面也遵從會祖的指導，早從她們祇有三人，還沒有一個固定的名稱，也不知道她們的生活有什麼方向的時候，就已自願每天拜聖體一小時。

至於保祿會士，在他們最初生存的兩年裡，有關聖體的神工，祇有彌撒聖祭和恭領聖體；不過，會祖已經告訴他們，有一天，他們也要有「永恆的讚頌聖體」，即不斷的拜聖體，如同在高道倫可神父所主持的會院裡所實行的。在保祿會士之間，第一個自願前往附近的聖高邁和聖達勉堂裡去拜聖體的，是若瑟·賈卡鐸修士。他在一九一七年初開始這樣實行，當時就在從教區修院轉入印刷學校之後。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會祖在會院的小聖堂裡奉獻了第一台彌撒之後，表明想在小堂裡供有聖

體，但有這條件：「不要讓耶穌孤獨地留在這裡」。青年們爲了不讓耶穌孤獨，便在早餐和午餐之後，離校外出之前，以及遊憩的時候，往往進堂「問候」或「拜訪」在聖體聖事內的耶穌，以後相沿成習。

一九一九年五月，團體中那些年齡最大的青年，自願定志每天拜聖體半小時；他們這樣認真實行這個志願，那些在白晝不能這樣拜聖體的，就在夜裡晚睡半小時，以免不守這個定志。

最後，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會祖規定——所有參加聖保祿會的人，也就是說，所有那些已經發了修會聖願的，要在一天之中選擇最適當的時候，拜聖體一小時；初學修士，拜聖體半小時，青年修生則拜聖體二十分鐘。經過周詳的安排，從下午兩點鐘起，至晚上九點鐘，務使聖堂裡，常有一小組人，或者至少一個保祿會士在拜聖體。

從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起，開始了這樣的慣例：每天下午兩點鐘，開啓聖體櫃，而在晚上九點鐘，以聖體降福結束拜聖體。當時全院的人（或者至少一部分人在小堂裡找到空位的；因爲那間小堂很快就顯得太小。），集合在小堂裡念晚課。

至於主徒會的修女們，就從她們的修會初生那天起，會規就定出每天要拜聖體兩個小時；在她們較大的會院裡，可以實行「永恆地讚頌聖體」，分成小組，日夜不斷奉行她們聖召的這項基本任務：朝拜聖體。

按照會祖的思想，對耶穌導師的敬禮，以及對諸宗徒之后和聖保祿的敬禮，是保祿會士生活不可取代的部分；關於這一點，他從來不肯讓步，尤其是在創會後最初的十五年中。所有在他左右的人，大家

都明瞭了，就是：他們看見他在一九二五年，當聖女小德蘭榮登聖品之後，頓時引發了大家對這位聖女非常熱烈的敬禮，到處都張貼她的聖像；雅培理神父卻堅決地命人除去所有聖女的聖像。甚至於連聖女的自傳，也祇能悄悄看，以免受會祖嚴厲的責備^⑤。

保祿會輔理修士

在對耶穌導師的敬禮中，雅培理神父終於給那些無神職的會士，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名稱和一正式的形象，在聖保祿會內，他們與司鐸們完全共有修會的理想，祇是在出版工作上與司鐸不同，他們主要是負責技術部分，而編輯部分，則由司鐸主持，這並非把那些無神職的會士排除於外。

自從一九二一年起，有兩個青少年提出要求，准許他們不必依規就學讀書，好能把全部的時間用在印刷工作上；他們當時被稱為「工人」。這個名稱，誰也不喜歡，而且也很少人用過。他們的同學寧願用他們領洗的聖名來稱呼他們。

到了一九二四—二五年間，不但要為印刷工廠，而且也要為菜園、磚窯、木匠工房，以及一切的家務，尋找青年，也稱他們為「傭人」^⑥。這個名稱也不受人歡迎，很快就被忘記了。一九二七年三月，本會獲得教區批准，對那些預備進初學院的，理應用依法規定的「備修生」來稱呼他們；因此，就用「主師之徒」這個當時所定的名稱。這樣，那些自願度修會生活，接受一切權利和義務，祇是沒有司鐸的

職位者，就使用這個名稱。

他們的人數從未很多；會祖也尚未明確規定他們在本會內應有的地位。他們直到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所穿的會衣，就是一件長袍和一條腰帶，與司鐸穿的相同。在那天，也是舉行聖保祿大堂揭幕典禮的日子，他們第一次穿會衣，與司鐸穿的長袍很相似，祇是不束腰帶，卻用一條皮帶和一串巨型的玫瑰唸珠。那天，會祖向全體會士講話時，滿意之情顯然可見，這表示他長期所渴望的目的已經達到；他指著那些「輔理修士」們放在跪凳上隨即就要穿上的新會衣，講了以下這段話：

「他們是我們所喜愛的人；他們所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我們的意願裡佔著首要地位。的確，早在一九〇九年，本會第一個思想，就是召集一組人，特別獻身於賠補壞書所犯的罪。今天你們看！經過這麼久的祈禱和這麼多的犧牲，上主賜給我們這個恩寵，使第一組七個青年來到祭台前，穿上他們的制服，表示他們已經死於世俗，獻身上主，以賠補多不勝數的罪惡，尤其是那些因不良刊物所犯的。他們特別以刻苦和虔誠的生活，不斷勤修隱而不顯的美德，在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上貢獻他們的精力，來賠補那些罪惡。

他們主要的敬主神工是：熱心參與彌撒聖祭和恭拜苦路。」⑦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〇年二月，會祖還在贊助員會會刊上寫了一篇文章：

「關於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他們（保祿會輔理修士）可以做許多事：幾乎可以說，任何才能和職業，都與發展這種使徒工作有關，以愈顯主榮，造福人靈：

可以做農民，
可以做機械工人，
可以做木工，
可以做泥水工，
可以做製鞋工，
可以做麵包師，
可以做汽車駕駛員，
可以做造紙工，
可以做車床工，
可以做電器工，
可以做護士，
可以做建築工，
可以做密工，
可以做裁縫，
可以做攝影者，
可以做畫家，

可以做木彫刻者，

可以做家僕，

可以做鑄字者，

可以做鉛版印製工，

可以做單字排字工，

可以做打字排版工，

可以做用手排字工，

可以做印刷工，

可以做釘書工，

可以做寫作者，

可以做圖書館員，

可以做機器裝配者等等。

那麼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就是犯罪！所有的善事，多少都直接與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有關！今天，照聖保祿會的看法⑧，它的範圍非常廣泛。

顯而易見的，他還深信，在聖保祿會的團體裡，應有廣大自主權，如同他們所願望的，從一九二三年以來，會有良好的成果。他有信心，在輔理修士之間，可以找到各種人員，以從事這樣的體制所需要

的種種不同工作。但是無神職的會士，並不像他所預料和希望的那樣增加；在另一方面，廣泛的自主逐漸顯出很少益處，而且在一個組織得比較好的團體裡，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爲此，在最初的時期，差不多所有的輔理修士，都完全致力於造紙的工作；後來這種工作轉由會外的人負責，輔理修士由於自然的演進，改做印書的工作；到了一個時期，他們還要負起指導管理的職務。

經過一段時期之後，會祖提出輔理修士的人數，在本會內應是司鐸的兩倍；可是，他的這個理想，始終沒有實現；祇在國外某些團體裡，才有這樣的情形。

聖保祿的孝女

阿耳巴的雷主教，簽署將聖保祿會依照教律成立修會的那一天，雅培理神父必須放棄他那大膽的計劃，如同本書前面所講過的，將聖保祿的孝女和主徒修女會，同時獲得批准，有如本會的組成部分；他以爲適當的時辰已經來到，請求主教另外批准聖保祿孝女會。但是溫良的雷主教，也許尊重教宗聖碧岳十世那份「天主上智」的手令，目的是要嚴格限制新修會的批准，就和善而堅決地回答他，一如他經常的作風：「聖保祿會可以；可是，關於修女，絕對不行！」

很多年後會祖爲了安慰和鼓勵賈卡鐸神父，而向他傾訴了這樁心事。當時，要獲得主教批准主徒修女會^⑨，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關於批准的事，也許雅培理神父比賈卡鐸神父更關心；不過，他有一種

與衆不同的性格，任誰看來都無法超越的事，卻能激發他的鬥志，使他覺得投降屈服是件可厭的事，尤其是他若深信自己所請求，或尋找的，是屬於天主上智所安排的計劃。

的確，雖然他早已認識主教，也知道他很難修改已經作出的決定，卻再呈上申請書，很有禮貌地一再堅請，並提出許多理由，以致就在那年的十月二十七日，雷主教遞一封信連同一切有關文件，給修會聖部，同時也顧到以前的經驗，認為有利於支持他第一個請求，准予承認聖保祿孝女會，爲一個屬於教區的修會。

雅培理神父非常關切這項手續，並請在羅馬的賈卡鐸神父也要不斷地注意。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親自進見修會聖部部长勞倫迪樞機，以便給他提供一切關於這個新的女修會的必要的消息；她們與一切傳統的女修會不同，立志「寫作、刊印和傳佈天主的聖道」。樞機也通知會祖暫且阻止聖部種種的疑慮，准許阿耳巴主教成立這個新修會。

如同審查聖保祿會時已經發生過的，聖部有多位權威者，提出這樣的質詢：「這些完全獻身於編輯、印製和傳佈書籍或報紙的女修生，是否冒太大的危險，迅速致富，因而失去修會生活的意義，變成虔誠（並非十分虔誠）的書商？再者，既然這是事實，她們是因著同一會祖的工作，與聖保祿會一起產生，那麼她們與那些會士有怎樣的關係？是否同他們一起工作？且在同樣的地方？是否同他們住在一起？祇有一個財務管理？」

由於這些疑問，以致於阿耳巴主教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所呈遞的第一份申請書，完全沒有結

果。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第二次呈上羅馬的申請書，得到勞倫迪樞機的答覆，說是已與教宗商議過，且由他委任，但須說明，修女們爲聖保祿會的男修會，在所謂出版善書的使徒工作方面，提供什麼方式的合作或幫助？

雷主教又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寫了一封信，提供所需更詳細的說明。四月七日，羅馬聖部回信，提到多次聽來的傳說，作更多的說明：

「是否修女們與男修會的會士一起在印書工廠和售書的地方工作，如同傳說，在羅馬的那所會院裡所實行的？傳說中說：在兩個修會裡招收的男女學生，男青年與女青年是在一起工作。」⑩

雷主教委派他的總代理若望·莫利諾蒙席，收集一切必要的資料；這位蒙席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正式向主教報告：

「本月十日，我前往位在本市的聖保祿會，以奉行主教大人於本月六日的信所委託我的調查工作。我視察了所有屬於那個修會的工作場所。以上就是我依照良知向主教大人報告的事：

(一) 男修會的會士和修女，各在分開不同的地方，從事印刷工作；這些地方是給他（她）們分別指定的；在售書的地方，我祇看見幾個修女。

(二) 我並沒有發現男女青年在一起工作，卻如我上面所說的，各在分別給他（她）們指定的地方工作。」⑪

由於羅馬聖部提及曾聽到一些「傳說」，關於在羅馬的那所保祿會院，雷主教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向聖部報告他的總代理所給他呈報的消息之後，又寫道：

「至於有關羅馬那所會院的事，據我所知，我說不出什麼。不過，我知道，那所會院是在羅馬的代理樞機監督之下；他曾特地委派一位會士，即方濟住院會的道明·達華宜神父負責監視那所會院。雅培理神父曾把一封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羅馬代理處，由巴斯古祺神父簽署的信交給了我；信中代理樞機大人，對於達華宜神父所提供的，關於阿耳巴聖保祿會在羅馬的那個團體有利的消息，表示滿意。」

⑫

教區的批准

最後，教宗碧岳十一世前曾准予依法成立而屬於教區的聖保祿會，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賜見勞倫迪樞機時，也准予成立聖保祿孝女會。上述的樞機立即將教宗的決定通知了阿耳巴的主教；於是雷主教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簽署了依法成立修會的法令，選任德蘭·梅而珞為首任總會長，或這個新修會的「首任導師」，並准予她連同四位總部顧問一起發修會的永願。

管理這個新成立聖保祿孝女會首要的艱難要務之一，就是「遵照聖教法典的規定編修會憲，務使它能以最好的方式，達成這個修會的特殊目標，以及恪遵修會的紀律」⑬。

在阿耳巴的主教與雅培理神父、賈卡鐸神父，以及修會聖部之間，關於批准屬於教區的聖保祿孝女

會，一切來往的信件裡，從來不見主徒修女會這個名詞。的確，她們在那個時候和其後許多年間，常被視爲聖保祿孝女會內一個完整而不能分開的部分，雖然在實際上，她們享有很大的自主，並有她們自己很不同的宗旨。關於這一點，會祖的思想常很清楚，並在寫給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的通函裡，曾多次重覆提到過，且在本會最初的會憲第五條裡明文寫說：「聖保祿的孝女（這個名詞也涵蓋主徒修女會）單獨成立一個修會家庭，全體明言要度同樣的修會生活，遵守同樣的會憲，和享有同樣的精神特權和優惠。」

然而，兩組修女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歲月的過程中不能不引起不滿、齟齬和不諒解，這一切現象，在修女中間，一般而論，其固執遠更容易超出事宜的程度。正因此故，約在一九四六年，如同本書後來所要敘述的，會祖認爲更好請求羅馬，承認主徒會爲一獨立的女修會。

其時雅培理神父經由多次講道，設法支持主徒修女會和聖保祿的孝女最初所遭遇的困難，並鼓勵她們保持特殊的聖召。她們正是在獲得批准的時候，發現了向各家庭進行使徒工作的效用；於是她們懷著令人欽佩的犧牲精神全力以赴。一般來說，修女對於會祖的指導，比保祿會士更順命，也更留神聽他的講道，如果她們能親自會見他，就萬分高興，並容易提到他的一些奇異之事。

關於我們正在談論的那個時期，我們認爲可以在許多事件引述其中兩件，由那些見證人負全部責任。

一九二六年，有位修女在廚房把水倒在大鍋裡，一不小心，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正在煮開水的鍋子

裡。雅培理神父去探望她，並對她說：第二天他要整夜為六位將升鐸品的執事祈禱，也會為她祈禱。幾天後，看見那個修女的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便請她因服從長上之命起來，在廚房裡繼續工作，因為沒有人可以代替她。第二天早上，那個修女與其他的修女一同起身，而在下午，發現那隻燙傷的腳，已經完好如初^⑭。

一九二九年，有一天，雅培理神父與其他兩位司鐸一起給至少五百位參與彌撒者送聖體。其他兩位司鐸很快送完聖體並拿著空聖爵走了。拿著最小聖爵的雅培理神父，卻獨自繼續送聖體，直到最後一個。他送完聖體後，在聖爵裡還有好幾個聖體^⑮。

還有一件類似的事，由另一位修女作證。一九四七年八月，賈卡鐸神父經常前往修女的小堂奉獻彌撒聖祭；他喜歡每天早上祝聖團體所需要的小麵餅。一天早上，會祖代他去獻彌撒，管理聖堂的修女，在成聖體後，才發覺沒有預備麵餅，到了領聖體的時候，雅培理神父對修女說：「念悔罪經。」管堂的修女很慚愧地告訴他：「聖體不夠。」他堅決地重說：「念悔罪經。」接著就以供放在聖體櫃裡少幾個聖體，分送給五十位修女。

編輯的工作及會憲

從一九三一—三二年起，保祿會士開始記錄會祖的講道和訓話，以便後來印成小冊子，散發公佈，

做爲手抄本之用。這樣就能保存許多思想、指示和規勸，以免全被遺忘；不過也有一種危險，就是使本會各團體的讀物很有限，降低了會士對少數那些有體系作品文字的注意力，但卻指出聖保祿會大家庭應走的方向。

在這些基本的作品中，首推那本「印刷的使徒工作」；它是在一九三六年第一次出版，以最純真和明確的方式，表達了雅培理神父的一切訓示，包括本會特有的使徒工作，以及保祿會士應視之爲嚮導，以便安全地走在自己聖召的路上。一九四四年再版時，改名爲「出版的使徒工作」，而內容並無改變。

這本書中，我們找到雅培理神父在「出版善書的贊助員會會刊」裡，於一九三三年最後幾個月，直到一九三五年最初幾個月爲止，所發表的文章。這些文章，因會刊讀者學識有限，而用簡短的筆法，首先解釋使徒工作不可能也不應該淪爲商業行徑；其次討論這項使徒工作的本質、起源、目的、特性、要求和工作人員所需要的訓練，以及一般天主教徒可能有和應該有的參與。

一九三六年最初幾個月，他收集這些文章定一新的形式，以適合會士讀者的程度，再加以整理，祇保留原來的大小標題。他又針對出版的使徒工作各種不同形式，予以分類，提出實例，並分別討論，以補足他的思想；因此，他所出的一本書，雖然體積不大，卻能如其所願指導任何時代的保祿會士。

其時雅培理神父最費心的編輯工作，是編修本會的會憲；它是在一九三六年逾越節出版，共有二百五十七條條文，其中有許多條，或直接或摘要引述聖教法典一般的修會生活法規。會憲條文中，使保祿會士與其他修會會士不同的特殊規定，可歸納約十五條。首先值得引證的是第二及第三條，說明修會得

到羅馬聖部批准，所克服的無數困難：

第二條：「聖保祿會的次要宗旨是，會士盡其所能，共同合作，以光榮天主，謀求人類和平；以平民化的方式講解和傳佈基督的道理，或用普通的方法，或用日益快速的有效方法，其中現有最適宜的出版的使徒工作，亦即一般所謂印刷的使徒工作。」

第三條：「為能達到上述的目的，本會盡其所能，不計報酬，致力於這項工作；會士不接受，也不要求捐獻，除非是為發展和確保本會及各種事業。」

雅培理神父沒有提及修會聖部所提出的許多質詢，以及他所必須呈上羅馬的許多說明、保證和解釋。他沒有寫保祿會士應該使用普通的方法，即學校和講道來傳佈基督的道理，卻祇指出那些最有效和最快速的方法（在以後的歲月中，他慣常說：「最快速和最有效」），尤其是以印刷為主。他本來也不會把第三條放在會憲裡的；因為它從未有過，也不可能有的應用。一個獻身於印刷工作的修會，卻不為自己出版的書籍和報紙定一價目，即使有最好的主意，也將是一空洞的美夢。不過，必須作這樣的聲明，以杜絕任何致富的意圖。

在會憲第九條和第二二四條的第二段，很能指出雅培理神父的想法：

第九條：「由於特殊的規定：凡是已經領過聖秩者，即使祇領了副執事品，也不得被錄取；本會自己培育所有的備修生，如同二二四條所定。」

第二三四條：「……本會在自己的會院內，訓練未來所有的會員，從他們青年時起；誰也不得獲准發永願，除非先在我們之間，至少居留七年；爲此，對於有志晉鐸者，應經一年初學和六年讀書求學；至於無神職者，則須一年初學和發六年暫願。」

在本會和聖保祿大家庭內，保持同一的精神，常是雅培理神父所關心的事，正如從其他的環境，可能引進不同的情形，常是他很憂慮的。這樣才能解釋，爲什麼他似乎本能地不信任那些已領聖秩的修士要求進入本會，以及他規定了關於發永願前必須經過七年。這些規定從未嚴格地遵守，而且會祖還在世重修會憲時，已完全取消了。

其他值得注意的特點是：那條會憲規定會士們必須每天「共同默想半小時」（九一條）；也就是說，經常由會院的院長講半小時的默想道理，祇在很少的情形下，由他指派一人代講。一般而論，一週祇有一天，可由個人自行默想。還有在慶節日，須參與兩台彌撒（九五條），以及每逢星期日「應特別恭敬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九六條）。按照會祖的意思，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應該特別恭敬耶穌導師。

他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中，曾多次提到這個敬禮，且指出應行的儀式、祈禱，以及閱讀最

適合這種敬禮的聖經章節。甚至於有時他也吩咐過，要把他在聖保祿會的團體裡，領導朝拜聖體時所講過的話，刊登在贊助員會的會刊上。

關於全體應該遵守的默靜規定則相當嚴格：「除了中午遊戲和早晚極短的散心之外，一天之間應守默靜。」（一〇五條）當然，在夜裡更應嚴守默靜，即從念晚課時起至翌晨近早餐時止。

一〇七條頗具隱修院的風格，卻很少實行，而且很快就廢止了：「備修生、初學修士和已發聖願者，至少每月一次，在精神、學業、使徒工作和神貧等方面，要公開認罪。」大家認為適當時，都明認己罪，但不必公然面對自己的團體。

雅培理神父願意所有的保祿會士，都要全力從事出版的使徒工作，這成了會憲第一一九條的規定：

「本會會士，以牧靈的精神，度使徒工作的生活，但不經營堂區的職務。不過……如受當地教會神長或本堂司鐸的要求，以照顧居民的需要，應樂於協助之，惟須保持修會的紀律。」

他當然會實行會憲裡所宣佈的事；不過，遇有疑問時，他偏向於限制，而在慶節日上不過度擴大自己的會士為堂區司鐸所提供的協助，這是因深恐熱愛本堂的職務，會減弱對印刷使徒工作的尊重和努力。關於保祿會士應該奉獻一生於使徒工作的形式和內涵，會憲一六二條和一六五條，反映出雅培理神父不厭其煩地重申的思想：

第一六二條：「我們的會士，除了學生自己的作業之外，祇在結束學業之後，才能獲准從事執事的使徒工作。的確，這種工作就是解釋、傳佈和證實基督的福音，依照聖保祿的精神，並用平民化的作品。」

第一六五條：「他們要避免空虛的爭議，也不可參與那些建樹作用很少的辯論；他們應該遠避那些尚未和平解決的問題；這樣，他們要常以熱忱，盡好那份牧放自己羊群的善牧工作。」

保祿會士短期的歷史，已經證明，就是在經濟方面，他們最好的成就，也常與那些很簡單而純屬平民性質的書籍和雜誌有連帶關係。

一次依照教律的視察

一九三三年一月，雷主教結束了長期的牧靈工作。羅馬聖座任命四十六歲的納伯會士磊思·格辣西蒙席，當時是蒙卡烈利王家書院的院長，繼續雷主教的職位。他為人虔誠，博學廣聞，頗有演說和寫作的才能，但無牧靈的實際經驗，祇是在他最初幾年擔任主教要職時所看到的。

當他被任命為阿耳巴的主教時，對於聖保祿會還沒有什麼概念，因為他從未接觸過。他回憶同會弟

兄以前所從事的印刷使徒工作，祇有很少的成果，因而以為雅培理神父的事業，也祇不過是把稻草火，燒不了多久。這是在遇見第一位保祿會士前往領取第一封牧函原稿時，很坦白告訴那位會士過的。

他作了一次詳細視察，了解了阿耳巴聖保祿會整個複雜的實況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也不掩飾自己對會祖的欽佩，尤其是當他知道雅培理神父正在設法組成一個作者團體，為福音提供服務時，更是欽佩得無以復加；也許這是因為他最喜愛從事的就是著述工作吧⑰！

他除了欽佩會祖之外，對會祖的事業也很重視，很快他就對這個修會經濟方面的穩定性，以及對於自己會士學識和修會培育的鞏固性有些疑慮，從純屬本性的層面看來，這些疑慮並非完全沒有根據。

自從一九二一年起，建築工人沒有再離開聖保祿會過。造好院舍和聖堂之後，他們常要拆除、重建屋牆，使院舍更適應修會團體新的需要。此外，有一段時期，在比阿委區也開始興建一座耶穌導師堂。就如衆所周知，在家裡常有建築工人，是走到破產末路最確實的方式。再者，無論是義大利，或是國外，聖保祿都在迅速地開設新會院；為能派遣必要的人員，會祖屢次任命極年輕的司鐸，去擔任重大的責任，迫使他們冒著不再增強學識的危險，因而使他們一生都要蒙受不良的後果。這也足以解釋，為什麼雅培理神父所擬組織的優良作者團體，祇是一個偉大和崇高的願望，事實上卻祇是一個很小的實現。

格辣西主教在生活中他屢次與聖保祿會接觸，看到有些無法贊成的特殊情形，如果他祇是一個修會團體的長上，他就很願意同雅培理神父討論一下，但這是一項古老的傳統，身為主教，如果不想被人批評為多管閒事，就得讓各會祖有更大的行動自由，自己則隔一距離監視，一旦有嚴重違規的情事發

生，才出面干涉。爲此，格辣西主教對於保祿會士的培育工作曾幾次表示過疑慮，但都謹慎從事，不敢貿然採取行動。譬如說，一九三五年夏，在給相當多的執事授予鐸品聖秩之後，曾在幾位領受聖秩者保祿會士和教區司鐸面前，勸告會祖說，不可讓他們太快進行使徒工作，以免傷害他們。

假如沒有許多神職人員和頗有聲望的教友，懷著最好的動機，用提高警覺的語氣，向主教暗示保祿會不久會發生轟動一時的經濟破產，一切也許都會如同從前那樣照常進行。也許從保祿會士方面來看，有人認爲自己已成熟，可以擔任那些重要而不易處理的職務，並對會祖極度集權的作風表示不滿，而勸告主教應該使用他的權力，出面干預；這也就不足爲奇了。

格辣西主教最後向這些日益加重的壓力屈服，就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決定對聖保祿會進行一次長時間的「觀察」，特別是該會的經濟情形。他不想使人太清楚知道他有什麼用意，所以他事先並未通知，而突然來到雅培理神父的辦公室，向他表示自己想立即進行一次依照教律的「視察」。果然，他召集了全院會士，向他們講了簡短幾句話，並請他們逐一前來，並把修會的實況告訴他，以謀求自身和整個團體更大的福祉。

主教安詳地聽了所有覲見者的談話之後，他帶了幾位年長的司鐸，前往雅培理神父的辦公室。正在書寫的雅培理神父起立表示尊敬，主教面對著他，用一種鄭重的語氣說：

「從現在起，你們的長上是我。沒有我的許可，你不得把一塊磚放在另一塊磚上。再過幾天，我要回來調查你們的賬簿。你要及時清賬，把賬簿預備妥當。」

雅培理低垂著頭，聽他訓話，點頭答應，在場的人都深信，視察將按例，照著教區主教的計劃進行。

過了幾天之後，當主教重來聖保祿會，吩咐門房，通知雅培理神父來查賬時，即聽到門房回答說，雅培理神父不在，已經去羅馬了。

「去羅馬了？什麼時候回來？」主教著急地問。

「他不再回來了：現在他是羅馬會院的院長。」

「那麼，這裡誰來取代他？」

「據說是賈卡鐸神父；可是，他還沒有來。我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來。」

格辣西主教完全了解，雅培理神父爲什麼要從阿耳巴調往羅馬，祇好勉強保持莊嚴的態度，接受現狀。他走進院內的長廊，與偶而遇見的司鐸談話，裝著很安定的態度，解釋雅培理神父動身前往羅馬的這件事；在他離院的時候，用著正經而又風趣的口吻說：「這回我可明白了，聖者是怎樣的人物。」

關於會祖從阿耳巴調往羅馬這件事，我們在本會的一份刊物「聖保祿」，一九三六年七月那一期，找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報導，他說自己的工作增加了很多，因此，不得不離開阿耳巴。此外，他又任命賈卡鐸神父爲「我們整個聖保祿小家庭的副會長」；因爲他知道，大家都對他懷著尊重和敬愛，也知道他一向恪守會規和本會的精神^⑬。

下一個月的「聖保祿」會刊上，賈卡鐸神父已經身爲本會第一任副會長和阿耳巴會院的院長，才明

白寫道：

「……首位導師在羅馬已有兩個月，如同你們從他的信中已經知道的。他在羅馬，對所有散在世界各地的「馬槽」①⑨，都有很大的助益。他在羅馬這所會院，也能增加這所會院的活力，促使它快速走向成熟，善盡自己的職責，完成它給本會提供精神協助的使命。」②⑩

附註：

① 雅培理神父好戰的性格，一直到他五十歲，都有一特殊的現象，就是誰若受了他的責備，必須說幾句話，以某種方式自辯，如果祇是低頭，表示後悔，被動地忍受一切，就會使他生氣。遇到這種情況，他就會問：「你什麼都不說？即使是對一隻狗，也要說幾句話呀！」誰若和順地為自己辯護講明各種充分的理由，當然不能聽到責備者對他說：「你有理。」（哪有一位長上會說過這樣的話？）不過，他一定能使雅培理神父更看重他。

如果受到長時的厲聲責斥，那些最僥倖的，就是能立刻找到一句幽默的話，或者機智狡黠地表現出人意外的姿態。面對一句恰到好處的笑話，或一個引人發笑的動作，雅培理神父覺得自己被解除了武裝，立即停止責斥，轉身就走，以免禁不住大笑，而有損自己的尊嚴。有一個又聰明又頑皮的青年，經常受不少責罵，首先發現了這個妙計，便毫不顧忌地加以利用，終於迫使會祖決定祇在聖堂裡責備他，深信他爲了尊敬神聖的場所，不至於說某些話，或做某些動作。

② 無論是出於信念或迷信的理由，許多保祿會的青年以爲雅培理神父情緒不好的可靠徵兆，就是把眼鏡放在鼻尖上。爲此，誰若從他的辦公室裡出來，就有人問：「眼鏡放在哪裡？」然後按照他的答覆，

發問者或去叩門求見，或者等待天氣更晴朗時再來。

- ③ 參閱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那期「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頁。看了我們所引證他的話，也能知道，聖依納爵的神操，尤其是「默想人生的目的」，不僅是會祖個人思考的對象，也是他在一九二四年，向團體或其中一部分人，所講的許多默想和道理的首要題材。

- ④ 參閱瑪十一27。

- ⑤ 今天，這是一件令人很訝異的事，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刊」一年集裡，發現一則這樣的小新聞：「耶穌聖嬰真福德蘭將在小堂裡有一座祭台。她是主徒修女會的主保……。」這是明若太陽的事：將耶穌聖嬰真福德蘭定為主徒修女會的主保，賈卡鐸這個思想之產生，是因為真福德蘭熱愛聖體和鐸職。其時賈卡鐸神父主編贊助員會會刊，因而自動在會刊的一小角裡，公佈了這個小消息。但是，他的思想雖然很美妙，卻並沒有多大成效。今天，誰若詢問主徒修女會這件事，就會發現，她們之中，沒有一人記得曾以聖女小德蘭為特殊的主保過。

- ⑥ 「家僕」這個名稱，有時出現在散發的傳單上，以徵求有聖召的青年，但在會院裡從未通用過。

- ⑦ 參閱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六日那期的「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二頁。七位首先穿了特殊會衣的輔理修士，其姓名為：來福M. 法奧祿、佳播M. 馬雅宜、雅格M. 狄阿道、若瑟M. 鮑肋亞、孺思M. 達爾迪、希道M. 卜雷祿和雅風M. 巴萬。

- ⑧ 參閱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日那期「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十六頁。

- ⑨ 這個消息取自那本厚冊的案卷，收藏在主徒修女會總院的檔案室裡；賈卡鐸神父就在其中收集了他批准主徒修女會的記錄，以及他所知道的文件。

- ⑩ 關於羅馬會院向羅馬聖部所報導的情況，一部分是事實。由於地方狹小，工具匱乏，直到一九二八年還發生著這樣的事：聖保祿會的男生和聖保祿孝女會的女生，在同一地方從事印刷工作，也在同一自修室讀書，但卻在不同的時候。男生上午做印刷工作，下午上課和自修，而聖保祿孝女會的女生則上午讀書，下午工作。
- ⑪ 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
- ⑫ 同上。
- ⑬ 勞倫迪樞機寫給阿耳巴雷主教的書信（阿耳巴主教公署檔案室），參閱「Mi protendo in avanti」p. 530—31.
- ⑭ 主徒會分院檔案室。作證者為雅風莎M.馬雷祿修女。
- ⑮ 主徒會總院檔案室。作證者為道茂西娜M.畢卡修女。
- ⑯ 主徒會總院檔案室。作證者為安道奧達M.米乃奧修女。
- ⑰ 雅培理神父心中久已想這些事；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聖保祿」上，概括地寫道：「我們目前有三件相當重要的事，要在我們這個修會中最小的修會裡實行，好能奉行天主對本會所擬的計畫，即：作者集團，高等學校的教師集團，以及聖保祿孝女會的作者，對天主審問我聖召的問題，我懷著很大恐懼祈禱。」參閱「Carissimi in San Paolo」，五三頁。
- ⑱ 參閱「Carissimi in San Paolo」，六四頁。
- ⑲ 「馬槽」是賈卡鐸神父所指的是義大利境外聖保祿會會院，還在初創時期的困境中掙扎，往往過著貧苦的生活。
- ⑳ 參閱「Carissimi in San Paolo」，六五頁。

第十七章 新的「馬槽」

在本世紀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對雅培理神父來說，開設一所新會院，無論在義大利，或在其他國家至少從外表看來，都是馬上可以解決的問題。到了他認為是天主聖意所定的時候，就會派人叫一位司鐸來見他，或者寄一張紙條給那個指定的人①，通知他：「我想你可以到阿根廷去設立一所會院。」凡是收到通知單的會士，只要稍微表示同意，就必須立刻付諸實行。

那位被任命的新院長什麼時候啓程呢？越早越好，且要利用最快的交通工具。怎樣克服言語上的困難呢？如果他被派往的地方言語不通，他該怎麼辦呢？祇要他稍有耐心和堅定的意志，便可在當地學會。將在什麼教區居留呢？祇要當地的教會首長准許他，就在他認為最適宜的教區居留，路費由誰負責呢？應由他自己想辦法，請求恩人或朋友慷慨解囊。他在進行這項困難的工作時，誰來支持他呢？有天主上智的安排就已經足夠了，但也並不排除幸運所提供的援助。他獨自一人動身前往異域，像從前那些宗徒一樣。他也知道，如果他想有一個同會弟兄的幫助，他必須親自設法籌募這位弟兄的旅費②。

儘管我們可以深入探討這是否明智和適用；可是我們絕對不能懷疑這些事實的本身。雅培理神父確

實就是這樣行動。他願所有保祿會的新會院，都在艱危不安、貧窮和種種困難中誕生，如同他自己創的那所會院。他願會士親自呼吸一下白冷山洞那樣的空氣，爲此，賈卡鐸神父稱那些在國外開設才幾年的保祿會院爲「馬槽」，是有充分理由的。

雅培理神父所指派前往開設新會院的保祿會士，接受長命，毫無異議，並以最純真的冒險精神，服從他這樣的治理方式。他們之中有一個在前往北美洲的行程中，來信說：長上要他投身在黑暗中；雖然他很興奮，卻無法掩飾內心的焦慮；對於即將面對許多未知的情形，他幽默地補充一句：「現在，我甚至與我的錶也不易溝通，每天我必須改變它的時針一個小時。」

在阿根廷與巴西

自從一九二六年一月，賈卡鐸神父與十幾個初中生動身前往羅馬之後，差不多四年之中，不再談論開設新會院，在那四年裡，聖保祿會的第一所會院大量擴展，院內差不多已有六百人。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日，聖弗雷那所會院開幕（在古乃奧），完全沒有人注意。這所會院之能成立，是因有人捐贈了農舍和土地，一部分種農作物，一部分是叢林，圍繞著一座秀麗的小丘。一個時期這裡似乎是個小規模的農場，對阿耳巴的會院很有用；因爲它始終未能放下沈重的債務。但是經過了一段時期，那所連同土地一起捐贈的房屋，不但擴建，而且加蓋了一座小堂；這樣，可有幾年之久作爲初

學院。初學修士們在母院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同時又能發揮豐沛的活力，在祈禱和讀書後的空餘時間，從事耕種。後來，初學院重新遷回阿耳巴，就將有病或需要治療和休養的會士送往聖弗雷。主徒會修女負責照料那些患病的保祿會士；後來她們認為最好是取得那所房屋，再加以擴建，將她們自己的姊妹，凡是患病，或需要特殊醫治的，都收容在那裡。就是現在，那所房屋，仍為主徒會提供很好的服務。

大家都很關注的，卻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初，最初派往國外的保祿會士，思天·特勞束^③和本篤·鮑阿諾兩位司鐸啓程；二人於八月二十日抵達了巴西的聖保祿市；其時距離創會之初，恰好是十七年。鮑阿諾神父依照會祖的指示，立即設法就在聖保祿市內定居。特勞束神父盡力幫助他，也很留神觀察一切行動；因為他知道，不久就要與鮑阿諾神父分手，前往阿根廷另找出路，希望獲得多一些經驗，從同會兄弟的嘗試錯誤中，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教訓。

在聖保祿市，這兩位會士收到雅培理神父的信（這是他們收到從歐洲寄來的第一封信）。雅培理神父在熱那亞市看見他們啓程後立即寫的，他把信收藏在抽屜裡，直到收到他們的信，知道他們的地址之後，才寄出。我們認為應該把它全部引舉在此，不僅是因為我們重視它，而且能更清楚地認識會祖的行動和思想，關於保祿會士在教會內所負的使命，也因為他指出了一個計劃和一條生活的途徑，對未來所要開設的會院都能適用。

「最親愛的：

我祝福你們，也給你們提示對美洲的計劃：『天主受光榮，世人享太平！』這是耶穌導師的計劃，而由天使們所歡唱的。

你們將用刊物傳佈天主之道：你們要以導師耶穌講道時那樣的心去傳佈，並以聖保祿宣講時的熱忱，更要以聖母瑪利亞成爲降生聖言之母那樣的謙遜和恩寵。

你們不要經商，但要注意精神；不是管理企業，而要千方百計救人靈魂；不求金錢，而要尋找永恆的寶藏。

你們應該自認隸屬於主教和管理人靈的神職人員之下，照聖教法典侍立其旁，謙遜地協助他們的工作。

你們出版的書刊，要具有牧靈的功用，正如聖保祿生活在現代所實行的。你們精神和物質的作風，應該合乎牧靈的需要。你們傳佈的能力，仍是屬於牧靈方面的。你們是這樣被派遣的：『如同聖父派遣了我……』

你們先建設妥善男修院，然後再建設女修院；彼此之間的距離，至少要走五分鐘的路④；及早把這兩院與輔理修士的工作和主徒會的新禱相連。

所以，在講道的聖統使徒工作外⑤，應有「牧靈的生活」。

宣傳工作方面，男方與女方完全分開；至於印刷、管理、經營等方面，更應分開。祇有同一的精

神，平行的使徒工作，使你們合而為一。

你們一寄來應用的方法，你們的弟兄將從這裡啟程。我的意思是想幫助你們，正如母親幫助自己的孩子那樣。對上主的信賴是好的；它決不會落空！不過，應該立基在真誠的謙遜和不依恃自己上。我知道你們毫無用處；我不願意你們以為自己有一些用處；我就是怕這一點，現在和將來我都怕這一點。

各人前往自己被派往的地方越快越好；這樣就可立即開始從事光榮天主的工作。

不過，你們居住一段時期，以等待天主的旨意，同時要祈禱和觀察。

你們在一切事上，常要照著阿耳巴的會院那樣做。

我祝福和擁抱你們。

至愛你們的雅培理導師⑥

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阿耳巴

鮑阿諾神父，至少在他開設會院初期，確實完全仿效阿耳巴會院。他由加布遣會神父手中，取得了「鐘聲」這份屬於宗教和政治性專為義大利僑民的週刊；後來為了政治的理由，改稱為「事業」；到了今天，它仍是巴西最受重視的週刊之一。鮑阿諾神父利用這份規模很小的報紙，組織出版的使徒工作，先從那些純屬牧靈性質的刊物著手。其中有「O Domingo」週刊，效法阿耳巴的「星期日」；不久，每週出版的份數，已達二十萬份；第二次世戰後復刊，現已超過每週七十萬份。

初創時的犧牲，以及不易適應的氣候，危害了鮑阿諾神父的健康。一九三五年，會院的生活已步入正軌，他就請求回義大利，好能恢復健康。那些取代他管理院務的人，已能信任當地青年興奮工作的能力；在發展院務方面，這些常是決定成敗的因素。今天，在巴西的保祿會士，是那些廣泛從事無線電廣播使徒工作的人。他們分在四所會院裡，成爲一個很有前途的會省，在出版的使徒工作各方面，都有很多創新的事業。巴西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展開了寬廣無垠的園地，顯示出光輝的遠景。

恩天特勞索神父同鮑阿諾神父一起到巴西後一個月，兩人就分手，實踐會祖「越快越好」的指示，抵達所指定的地方。他動身前往阿根廷，設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那個大都市定居，卻沒有成功；於是，他祇好轉往佛羅利達，在拉布拉教區租了一所小小的房屋，就在這裡從事他特殊的使徒工作，印製各堂區的傳單，同時召集了幾個青少年，培養他們對使徒工作的愛好。

但是天主教上智卻安排他以痛苦和犧牲作爲本會對阿根廷的未來所提供的貢獻。他看起來是個壯健的巨人，卻在抵達阿根廷後不到一年，會祖就必須叫他回祖國治療，並派陶卦道·阿馬宜神父繼續他的工作。

阿根廷的印刷使徒工作，開始時，祇有一架最小的腳踏印刷機，過了幾年後，方添置一較大的二手貨。這可能是件很有意義的事，由此明瞭聖保祿會在阿根廷第一所會院的精神，第一座房屋作印刷工廠用。很久以後，會士才有一間專爲居住的寓所。

在他們出版的定期刊物中，有「星期日報」和「基督家庭」兩種，相當成功地仿效會祖在義大利所

出版的刊物。今天，阿根廷連同智利是本會的一個會省。

美國、法國和西班牙

雅培理神父所要求的第一位將聖保祿會移往美國的保祿會士就是伯鐸·鮑蘭諾神父。他在發聖願時，取名爲方濟·薩威，以加強他從童年時就已開始培養的傳教精神。

要想置身於北美洲的美國社會，遠比拉丁美洲困難，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善於收斂心神思考的鮑蘭諾神父，當然很清楚。不過，早幾個月，他與兩位同會弟兄在國外所創的會院比較起來，他卻有方便，就是他有卓絕的毅力和使用適宜的方法，而且好幾年前即開始學習英語。

從一九三一年十月起，他在那個新國家裡，最初幾個月所過的生活，正好需要堅忍的毅力和信德。他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忍辱負重的工作上，以求得當地教會神長准許他定居美國，獻身於印刷的使徒工作，以謀求義大利僑民的精神利益。的確，爲了他們，年輕的達義·克勞委拉神父和馬遠·甘道斐副執事，從義大利來到美國。首先開設了一間小型的書店，後來又附設一所雛型的印刷工廠，有一架腳踏的印刷機和幾箱鉛字，都是從紐約一個堂區的方濟會士那裡得來的。

如同在義大利聖保祿會的第一所會院，在美國的會院，也因人數增多，必須一再遷移；可是，它必須克服更大的困難，才能以一個真正修會的團體，參與當地的教會生活。最初，保祿會士居留在紐約市

內時，必須負起市內一座堂區照顧人靈的一切重擔；這樣的事不會令會祖滿意；因為他要自己的神子，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印刷工作^⑦。

後來因為庸士頓教區主教的恩准，他們得以開設一所初學院，並使那些收留在會院內的青年決意走向修會生活。主教又向他們提議，購置那座主教教區內堪斐耳特市，原屬烏蘇拉會修女的隱修院。

今天，美國會省有四所會院，雖然在聖保祿會的會省之間，不是會士最多的會省，卻是義大利會省之後，以人數之衆，在印刷方面新創事業的崇高價值，位居第二的會省。這都歸功於鮑蘭諾神父，他在美國工作了四十多年，祇短暫而不甘心地離開美國，雖然他已年邁，又多病，卻絲毫沒有減少他對工作的興趣，也沒有稍稍降低他對本會特殊使命的熱愛。

一九三二年初，雅培理神父已決定在比利時開設一所會院，並把這項任務託給安道·達蒙德神父（一九〇四—一九五六）。他天資聰明，博學多聞，談話時溫和可愛，且合於講道；他的性格，並不很適合於他所受命的需要長時爭論的外交任務。他在那個小小的國家裡周行各地，覺得內心的熱情日益下降，想尋找一位慈悲為懷的主教，准許他在自己的教區裡定居，卻始終沒有找到^⑧。他疲倦至極，心灰意冷，就回到了義大利，直到會祖請他前往巴黎那所聖保祿會的小型會院；由於他學識淵博，對於法文及其文學作品，也有深廣的認識，可能在那裡提供可貴的服務。一天，巴黎的總主教跟他談了很久，詫異地問他：「神父怎麼知道這裡所有出版的著作？」

巴黎聖保祿會院，是由馬切理諾·祁理神父，於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抵達法國首都後開創的，

也像其他較早開設的會院那樣，最初祇有一個很小的印刷工廠，散發從義大利運來的幾本書。由於距離母院很近，很容易受到幫助。但是，關於這所會院所懷有的許多希望都落空了。爲什麼？法國人對於凡是義大利人的產品，或是帶有義大利意味的東西，都一概不信任，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過，祇是這個理由，還不足以解釋失敗。創會已有四十年，而修會的團體還在尋求一種模式，使它能夠自我佈署，並協調發展，即使在很有限的範圍內，如同根據實際的情形所推測的。那些遷往法國的保祿會士，缺乏那種屬於個人事業優良的祖產，這常是最有效的利器，以消除環境方面的不信任和偏見。

德西德理奧·柯思達神父，於一九三四年六月，抵達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想在西班牙的國土上，設一聖保祿會的「馬槽」，這也有許多困難，雖然屬於另一種性質，其困難度並不稍輕。當地的教會神長勸他不要嘗試，事實上阻止他採取任何步驟，以實現其計劃，由於西班牙國內政治情勢不安，已有幾年生活在恐怖中，在這樣的氛圍下使他也有同樣的感受。如果「共產黨徒」日益威脅政府，佔了優勢，將會發生什麼？即使按照最好的預測，他們將霸佔所有屬於修會的不動產，而把原來的主權人趕出門外。再者，由於西班牙人常走極端，也許會做出更壞的事。

大約過了六個月後，柯思達神父與新近來到的安道·布羅沙神父，一起轉往當時屬維道利亞教區的畢爾包；那裡的主教歡迎他們，對於印刷的使徒工作表示很有興趣。在那有高度宗教信仰的巴士克人的環境裡，保祿會士可以很安靜地進行工作。他們所能使用的工具很少；這也因為當地生活程度較低。但是他們所能收容最初前來的西班牙青少年，生性單純，凡給他們提出初創時一切難免的犧牲和善行，都

很興奮地接受。但是在 一九三六年七月，因內戰突然爆發，巴士克地區立即被「共產黨徒」佔領，那些似乎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的好計劃遂都煙消雲散了。事實上，他們對宗教和會士的仇視，並不像傳說那樣瘋狂，少數幾個居留西班牙境內的保祿會士，認為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必須趕快逃往法國，而把房屋和印刷工廠都留在學生手中。在他們之間，祇有少數人回家，至於最喜愛保祿會士的一小群，則繼續過團體生活，直到柯思達神父設法，使他們同他一起進入法國，在那裡耐心等待回祖國的時候到來。最初幾個月因內戰所帶來的艱苦生活，若想有一概念，祇要回想一下他們曾有好幾位被迫在垃圾堆裡尋找果皮，稍解饑餓之苦，即可知悉。

當社會秩序充分安定時，逃亡者回到了畢爾包，好能從頭開始印刷工作和招收新生。西班牙長期戰後情形，使一般人都度著匱乏的生活，再加上嚴格的配給制度，迫使聖保祿會這個初生的團體，必須經歷許多痛苦和犧牲，這並沒有阻止它的穩固和確立，而有相當快速地發展，尤其是有許多慷慨的青年，申請加入本會。

一九四五年，在馬德里開設了一間書局；一年後，在距離畢爾包二十四公里的乍拉，購得了一塊土地和一間很好的農舍，就在那裡安置了需要有陽光新居的畢爾包一部分人。在那塊土地上，興起了第一所名符其實的聖召室。

今天，西班牙聖保祿會的六所會院，組成一個會省，無論是會內，或是會外，不僅會士，而且所出版的刊物和每期約出十五萬份的半月刊「基督家庭」，都很受尊重。

在東方

一九三四年十月，雅培理神父向阿耳巴會院內全體師生講道時說：「在這些日子裡，天主聖神似乎以一完全特殊的方式默啓，並對我們這所會院表示滿意，願把聖保祿的精神帶往其他地區，甚至遠方，在那裡，天主的聖名不爲人知，也不受人愛。」^⑨誰曾多年聽他講道，並對他的說話能作解釋的人，顯然明瞭，他想在遙遠的地區，開設修會的新會院。

的確，就在十一月九日，從布林底希港，碧岳·貝爾迪諾、艾米理奧·法西諾、保祿·馬切理諾，以及樂倫·貝爾德樂四位神父乘坐「綠色伯爵號」啓程前往遠東。前兩位的目的地是中國，十二月三日，正是中國偉大的使徒聖方濟·薩威的節日，他們到了上海。其餘兩位則繼續他們的行程，而於十二月九日，登陸日本。

這是在本會史中一樁罕見的事：這些保祿會士啓程前往遠東，曾寫一篇長文向贊助員們報告；這篇文章沒有註明作者，但毫無疑問是由賈卡鐸神父寫的；他提供許多有關保祿會士第一次要去之地的消息，並說明：「他們身無分文地動身（正如福音所載按照耶穌的吩咐），卻充滿精神，準備犧牲和奮鬥，愛德催促他們，使他們堅強有力。雖然他們因別離而憂傷，心靈卻在上主所賜與的喜樂中雀躍歡騰。慈父（可敬愛的首位導師）的祝福和擁抱陪伴著他們。他的偉大計劃包括了所有的民族和國家；他

在湧流不竭的愛德泉源裡找到了方法和力量，願把天主的光明和恩寵帶給那些因罪惡和無知而憂苦的心靈。所有的同會兄弟們，都以熱切的祈禱和願望陪伴他們；雖然他們因分離而感到憂苦，卻在同樣的喜樂和希望中歡躍。他們是本會院在傳教地區的初果，他們是印刷使徒工作的傳教士。」^⑩

是的，他們是傳教士；他們也是探險者，按照某些人的觀點，是過分冒險的人。如果我們看了那兩個在中國上岸的保祿會士所寫，從那個領土遼闊的國家寄出的第一封信，至少我們有理由作這樣的判斷。他們在信上這樣寫道：「說實在的，我們本來是要動身前往印度，結果卻來到了中國上海。」^⑪所以，他們動身時，沒有一個固定的目的地，也沒有一個友人的地址，也不知道將遇見的人是講什麼語言，事先也沒有與那些隸屬其下的教會神長通過信，與之接觸聯絡。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然會遭遇種種困難，「缺少經費並不是最後一個困難」，如同他們在上述那封信裡所寫的。他們可能被人認為是英雄，或不願死活的瘋子，這要看他們所遇見的人有怎樣的感想。

這樣獨特的創業，在預料中，必然會遭遇許多困難。聖保祿會這個小小的團體，在中國所度過的短暫生活，就是常在困難中度過的。最初他們祇靠出售幾本聖經和一些隨身帶來的義大利書，才不至於終日無所事事，他們也收納一些彌撒獻金，才得以維持生活。

後來他們知道自己不能在上海定居，便上溯長江（譯者案：原文誤作黃河）至漢口，在那裡，不久就開設一間小印刷工廠，設在一個走廊下，由六名青少年協助印製一些小刊物。這六名青少年自願與兩位神父一起過犧牲生活。

接著來了兩位司鐸，即若翰·喬迺（一八九三—一九六〇）和克勉·卡那委祿。這個小小的團體又遷往南京，住在一所真正的會院內，獻身於更具體的出版事業，雖然有許多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是對當地的方言知道得太少。

不料中日之戰爆發，屢次受到飛機轟炸，接著戰線迅速轉移，迫使會士們放棄一切，以免陷在暴風圈的中心，便往菲律賓同會弟兄那裡避難。

因著戰線轉移，南京地區稍為平靜，保祿會士得以重回舊地，發現他們以前所有的一切，都已消失無蹤，印刷機已在瓦礫堆中生了鏽。會士們從頭再次開始，招收一小群青少年，但情勢很不穩定。佔領南京的日軍，強佔了他們不小心而在軍區內購得的房屋。會士便遷往另一個地方，負責管理一座小學，前後兩年之久；後來，他們再次遷居，重新從事他們特殊的工作；但很快他們必須停止；因為共軍來到，取代了日軍。

這個新政府，起初很寬容，後來卻日益變得好像警察而任意統治。保祿會士被迫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監視之下，一切宗教活動接二連三被禁止，甚至於連彌撒聖祭也不得舉行；印刷工廠得關閉，中國的備修生被迫回到自己的家裡，度著如同囚犯一般的生活。

一九五二年夏，保祿會士被捕入獄，他們被誣為美國帝國主義的間諜（其實他們都是義大利比哀蒙省人），受了兩次「人民」公審，結果當然是財產充公，被驅逐出境。但，他們十八年的犧牲和痛苦，一定不會毫無用處，在中國的土地上，也不會不留下蹤跡的。

兩個前往日本的保祿會士，也像他們曾陪送到上海的兩位同會兄弟那樣，抵達目的地後，沒有事先通知當地的教會神長。那些神長一知道他們已經來到，不理會他們的好主意，卻更重視聖教法典的規定，命他們立即購買前往義大利的船票，要他們默默地回鄉。他們服從了教會神長的命令如同當地教會神長信服聖教法典的規定一樣，深信可以依靠慈幼會傳教士的慷慨和審慎，果然慈幼會士收留了他們，指導他們走上這種新生活的道路，並支持他們嘗試進行特殊的使徒工作。

過了兩年之後，曾經閉著一隻眼容忍他們的那位東京總主教，准許他們居留在東京附近地區，從事傳教工作；後來當其他聖保祿會的司鐸從義大利來日本，才正式承認他們的團體為一合法的修會會院。第二次世戰時，似乎對保祿會士不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為日本是義大利的同盟國；可是，當義大利向敵軍投降時，友誼立即惡化，牽累到所有的義大利人，關閉了保祿會士的堂區。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保祿·馬切理諾神父暫時被拘入獄，只有很少的食物，幾乎會像鄔可理諾伯爵那樣餓死。保祿會士本來居住的那座房屋，也被火焚毀；團體的成員則被迫分散。

但，嚴重的考驗為時不長；約六個月後，那些會士不僅重新團聚，而且受命負責管理「天主教印刷中心」，並主編「公教報」。他們把這份報加以改良，每期出刊一萬五千份；這是個驚人的數字，祇要想一想，日本全國的天主教徒，祇不過二十萬人而已。這樣重大的成就，應歸功於辜以道·巴迦尼尼神父；就是那些非天主教徒，也都欽佩他。

今天，保祿會士在日本有三座會院；當地三分之一的天主教書籍，都是這三座保祿會院出版的。世

戰結束後，保祿會士在日本積極進行的工作，是建築文化廣播大廈；爲了完成這項艱鉅的工程，他們必須靠同會弟兄的愛德，以及日本非天主教徒的合作。

菲律賓群島、印度和波蘭

最初抵達菲律賓群島的保祿會士，並不是不爲人知的陌生人；因爲該國的宗座代表是義大利的慈幼會士古烈慕·比安宜主教；他曾參觀過阿耳巴聖保祿會的總院，也極重視他們的使徒工作。爲此，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當瑪竇·鮑爾可裊和嘉業·格勞西兩位保祿會司鐸抵達馬尼拉時，比安宜主教歡迎他們住在宗座代表的公署裡，使他們適應當地的環境，然後找到一個暫時的住所。

幾個月後，在巴丹卡島利巴的主教，給保祿會士一座舊房子；他們便在那裡定居，希望能夠把它修理和擴建。同時如同會祖所指示的理想，設法購得一所小型印刷工廠，開始印製當地的要理、福音，並出版一本小雜誌。不久，他們就開辦了一間書局，這對一般人認識他們很有助益。

六年之後，馬尼拉總主教才准許他們在巴賽市開設一所培育院；不過，附有一項條件：他們應該負責管理一個最近成立的堂區。在那個堂區裡，他們有很多工作，卻也贏得了居民的尊敬。

對在菲律賓的保祿會士來說，最後一次世戰，也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就在戰爭剛爆發時，當地的政府官員，不信任義大利人，爲了謹慎防備，於是拘禁了一些義大利人。當日軍進軍菲律賓時，情勢更形

惡化，所有的居民都受到他們任意宰割，如同他們在所有佔領的地區所進行的。後來美國飛機前來轟炸，他們也破壞了保祿院舍。好像這還不夠，日軍因受敵軍的壓力，決意撤退之前，縱火燒燬沒有被轟炸破壞的一切。

敵對的情勢結束後，保祿會士必須從頭開始，一方面固然有更多的經驗，另一方面卻也忍受了戰後必有的痛苦和不便。不過，他們堅強的意志，使培養青年的會院、印刷工廠、聖堂、以及會士們居住的寓所，都能一一陸續重建起來，而且還擴大了印刷工廠。

印度是一個與眾隔離的世界，不僅是因它有廣大的地域，而且也更由於它獨特的神修和週期性的貧困，使世人在最近的十幾年來不斷討論它的問題。

一九三五年，彌格·安博羅樵（一九〇二—一九七二）和辜以道·巴迦尼尼兩位司鐸，想在這個國家創立事業。但因反對和困難重重，以致經過了大約一年又八個月，備受挫折，安博羅樵神父遂取道回義大利，巴迦尼尼神父則前往日本，與在那裡設法籌劃的兩位同會弟兄一起工作。

一九三六年，保祿會士雅風·費雷祿神父，以很大的耐性和犧牲精神，盡量適應當地習俗、思想，以及惡劣的氣候，而終於能在阿拉哈伯特立足。不久又有納定·魯福利門徒前來協助。最初三年，他們所實現的小小成就，卻因二次世戰爆發化為烏有。其時他們兩人被囚在集中營，長達六年之久。

不過，他們毫不氣餒，一恢復了和平，立即重新開始他們的工作，懷著更強大的信念，接受貧窮國家的一切利弊：在那裡很容易找到願意進會的青年，卻很難取得準備他們走上人生旅途的經費。為此，

他們也向那些在經濟方面較為幸運的同會弟兄請求愛德的援助，為能建造一座獻給諸天使之后的聖母堂和一所會院。

一九五一年，費雷祿神父轉往孟買，在那裡受到格辣西阿斯樞機的熱烈歡迎；一九五三年，依照教律開創了第一所初學院，招收十幾名印度初學青年。

為了把聖保祿會移植到波蘭，會祖指派了本會最年長的司鐸之一——凱撒·羅巴道神父。約在一九三四年夏，羅巴道神父抵達了捷斯道可華。其後不久，才晉鐸品的道明·拉維那也到了那裡。羅巴道神父早已立志要以傳佈福音為其一生要務，因此這是可以預料的事，第一本在波蘭印的書正是福音，附有羅巴道神父親自用義大利文寫的註解，並請人譯成波蘭文；他自己則很難用那種語言來表達思想。

這個小小的團體，幸運地越過了適應環境的困難時期，因有主徒修女會的合作，開始慢慢穩定地發展；主徒修女會是在保祿會士之後抵達了捷斯道可華。

但在波蘭，也因世戰而中止了一切宗教活動。道明·辣維那神父經歷了德軍佔領時期的壓迫，沒有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可是，當波蘭轉入蘇聯手中，而全國共產政治完全隸屬於蘇聯權下時，辣維那神父即無法生活下來。一九四八年，他被控以共產黨習用的「間諜」、「與帝國主義合作」等罪名，受到監禁，他們想暗中悄悄除掉他。

他們給他的食物這麼少又這麼差，甚至於他得把最後一件襯衫給獄卒換取一塊麵包。歷經好幾個月的羞辱和折磨，最後是透過義大利共黨頭子陶利亞迪出來干預，才獲得釋放；隨即被逐出波蘭，回到義

大利。

其後，本會能在波蘭繼續生存下去，全賴若瑟·拉貝德茲的善意和慷慨；他在一九五三年晉鐸，信守保祿會的崇高理想，直到一九六七年夭殤。

聖保祿孝女會的擴展

按照會祖的指示，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應該寫作和印書；不過，她們主要的工作，是散發保祿會士所寫所印的書刊，如同她們最初立會時所實行的。所以，這是符合會祖計劃的事，如同本書前面已經講過的，每一個比較重要的聖保祿會院，無論是在義大利，或是在其他國家，都有聖保祿孝女會的協助合作，彼此距離不會太遠。例如最初的保祿會士抵達了美洲之後不久，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即使人數很有限，也前往那個地區。

我們知道，雅培理神父在作決定時，往往出人意外，當他決定派遣修女前往其他國家時，他必須超越自己，比如他選擇派往巴西聖保祿城開設會院的修女，剛滿二十一歲。他沒有如大家所期待的指定另一位修女與她作伴，卻派了一位主徒會修女。他雖然收到了巴西聖保祿會院長的通知，說是該城的總主教不許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在他的總主教區裡設立會院，他卻仍然派遣修女前往。爲使那位院長明瞭，他很重視那個通知，竟然完全不使他知道兩位修女動身前往巴西的消息；無疑的，他想用這方法，使修

女動身的消息不至於傳到那位總主教耳中。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當那位院長到了聖道思港，預備接待從義大利來的幾個同會弟兄時，才知道還須照料兩位修女。他對她們的到來，事先毫無所知，他很想把她們送往另一個國家。爲了不反對自己的會祖，祇好先作心理準備，必要時，忍氣吞聲，以接受另一位神長的責備，他帶她們到聖保祿城，把她們託付給耶穌聖心會傳教修女，直到爲她們找到一所適宜的寓所。那些傳教會的修女知道了情形後，力勸那兩位新來的修女暫時改穿俗服，以免被人認出，招致教會當局來找麻煩，連她們也會受到牽連。

有兩年之久，她們在保祿會士的會院裡做家務雜事，以維持生活，空餘之暇，則盡量認識她們所居留的國家，並學習當地語言。

到了一九三三年底，聖保祿城總主教召見她們，很慈祥地接待她們，對她們說，他很高興能有一個獻身於印刷的使徒工作的修會在他的總主教區裡；一切疑慮都消除了，她們可以在巴西安心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後，其他的同會姊妹也來到，於是開始出版一份小小的雜誌「基督家庭」，由她們自己印製，並前往各家推銷；時至今日，這份雜誌每期出十五萬份。

一九三七年，她們在聖保祿城內最好的地段，購置一塊廣大的土地，以後就在這裡陸續興建會省總院。目前聖保祿孝女會在巴西共有十六所會院，成立一個會省，共有二百多位修女，她們進修高等學科，必要時，替代人數過少的神職人員，從事婦女各種傳教工作。

在阿根廷，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也像暗中的探險者，登陸後，不知道要朝哪個方向走，更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休息。終於在弗羅利達找到了暫時停留的地方，於是她們立即開始嘗試「宣傳」工作，如同她們在義大利經常做的；由於她們不熟悉環境，又不通曉當地語言，而遭遇了許多困難。十一月，她們遷往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後才定居下來；幾個月後，她們搬到一座更大的屋子裡，就在此地開始出版「好天使」，這是一份屬於宗教教育的月刊，是為那些僑居阿根廷的義大利人閱讀的。

一九三八年，她們在距離首都約四十公里的聖彌格市，購得一座房屋，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曾是初學院，現在用作開會場所，或休息和養病的地方。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磊思·柯貝祿樞機主持了聖保祿堂的開幕禮；這座聖堂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會院之旁，該會院已成為聖保祿孝女會在阿根廷的中心和省會長的辦事處。

從一九四二年起，聖保祿孝女會修女出版「基督家庭」，這是她們所出版的定期刊物中最重要的一份刊物。至於她們經常從事的其他工作，則有宣傳、講解要理和無線電廣播。在阿根廷，聖保祿孝女會共有七所會院，一般而論，附設書局和租借電影中心。最近，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又從阿根廷分往烏拉圭。

對大部分歐洲人來說，美國是一個富裕的國家，在那裡過日子很容易。很可能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紐約登陸的聖保祿孝女會修女也有這樣的想法；可是，她們在最初幾年，飽受貧困和飢餓之苦，不是由於那個國家的罪過，卻完全是由於她們自己的功勞或錯誤。的確，她們連幾句最簡單的英語也不

會講，祇能依賴早她們先來不過幾個月的保祿會士；但是他們已受嚴密監視，祇能幫助她們出些主意。她們的經費祇有九十里拉，是她們從輪船旅客募得的。教會神長絕不歡迎她們，幾乎勒令她們前往其他國家去碰運氣。有一位從事印刷和散發書報的修女，在當地神職人員看來，與其說是一件新鮮事，更好說是精神有問題，似乎並不準備承認她是一位正常的或有用的修女。

祇在三年後，紐約的樞機主教才使人通知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們「可以居留」在他的總主教區內。這樣，她們才可以獲得其他來自義大利同會姊妹的幫助，也可以安心地招收青年修生。

一九三八年，她們在史代騰島購得一所別墅，度一真正合乎雅培理神父女兒們相稱的生活；白天她們兩個兩個地出去；到了晚上，一個修女不適宜留在院外，便集合在她們的工廠裡，摺疊紙張，裝釘成書；這些都是保祿會士所印製的，第二天就要出去散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紐約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慷慨地幫助被送來美國的義大利俘虜，每逢教會節日，那些俘虜聚集在會院裡，參與彌撒聖祭，聆聽本國語言的道理，同時請他們吃頓午餐或晚餐。在修院裡，那些被俘的士兵也能與親戚會面。當然，對修女們來說，一切都是良機，把宗教的書籍，尤其是福音，分贈給士兵和他們的親戚。

一九四九年，由於史代騰島的會院已不敷應用，於是大部份修女遷往紐約一個很美的地區，祇是房屋不宜於作修女院用。後來，她們也覺得那裡交通太不方便，於是在一九五六年，她們全體移居波士頓，受到李察·葛興樞機多年的特別優待。今天，那裡也是省會長的辦事處，附設培育院、高等學院和

初學院。美國聖保祿孝女會的會省，共有十所會院，約一百五十名修女，是現在修會最興盛的會省之一。

在法國里昂，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於一九三二年，散發宗教書籍，但祇有一個很短的時期。一九三五年，她們又到那裡，有意定居，散發在阿耳巴由保祿會士印製的書，其中有許多錯字，而且紙質惡劣，是保祿會造紙工廠最初幾年的成品。當地居民並不善意的眼光看待那些逐戶分發書籍的修女；但是格雷諾勃助教很喜歡這種使徒工作，便請她們到他的教區去。她們找到了一座屬於格雷諾勃助教區的房子，幾乎是在里昂門外，這個中心給她們提供更廣大的工作園地。不久，又來了同會的其他姊妹。她們也開始傳佈保祿會士在巴黎印了已有一段時間的書籍。

第二次世戰時，法國人視修女為敵人，懷疑她們，但她們仍願留在法國。暴風雨過後，她們加強對家庭和團體的宣傳工作，組織了第一次福音節，為女性青少年舉行退省神工，希望找到聖召；並編書和小冊子，由外人印製，她們不出外宣傳時，由自己裝釘。一如在義大利，她們很重視書局，除了里昂之外，也在巴黎和馬賽兩地開設書局。但因人手不足，無法在阿萊斯和貝高桑開設。入聖保祿孝女會的法蘭西少女，人數不多，一般而論，都聰明而活潑。

在菲律賓群島工作的聖保祿孝女會修女的人數很多。最初三位修女經過漫長且多事的行程，才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抵達目的地。她們是在前一年的二月中從義大利啓程，本來想到中國進行印刷工作，她們以為進入中國就像到西西里島一樣。但是她們在沿海各地，從一個城市轉往另一個城市，敲了

許多門，卻吃了閉門羹。

經過一連串的嘗試而均告失敗之後，她們希望在印度會受到較好的接待。但是，德里的總主教也很堅決地拒絕了她們。雖然她們再三請求准予她們在他的總主教區裡居留，並設法感動總主教，說明自己曾被中國「驅逐」，卻絲毫未能改變總主教的主意。於是她們祇好遵從長上的指示，再次上船出海，前往馬尼拉。在那裡她們受到熱烈歡迎，並由聖女思嘉會的修女殷勤地招待。後來她們遷往馬達加斯，在保祿會士的會院裡做些家務雜事。直到從義大利又來了幾位修女，才能將一部分時間獻身於宣傳工作，散發已經譯成當地語言的福音和要理。她們經歷了第二次世戰，沒有人受到嚴重的傷害，不過，屢次不得不逃避、藏匿、化裝，如同那些放逐者所經常做的，同時她們的會院也遭破壞。和平之後，又能團聚時，必須從頭做起。她們發現菲律賓少女很喜愛她們所過的那種生活。因著她們的幫助，得以重建房屋，不久又加以擴建，好能收容許多請求進會的初學生。從一九五四年起，修會的中心是在馬尼拉。從這裡修女分往各地，去建新的會院，並開辦了八間書局，即在宿霧、達瓦奧、卡迦陽得奧祿、那迦、維干、巴古要、伊羅伊羅、索蘭索剛和達古班。目前聖保祿孝女會菲律賓分會的修女大約有二百位修女。

在義大利

直到會祖居留阿耳巴，從以上所敘述的在國外創立的會院情形很容易看出，聖保祿孝女會修女離開

義大利，前往國外的人數並不多。雖然修女的人數驚人地增加，可是絕大多數都留在本國，以便加強宣傳工作。在整個義大利半島增設會院，並開辦書店。聖保祿孝女會開創以來祇不過十五年，而開辦書局之多，確實令人稱奇。在此概述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間所開辦的書局。

一九二八年：沙肋爾諾（十一月五日），巴利（十一月十五日），巴肋爾諾（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二九年：卡略利（二月五日），勃雷霞（八月八日），烏地乃（九月十七日），雷喬·艾彌利阿（十月二十日），委羅那（十一月十九日），熱那亞（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三〇年：曼道娃（七月六日），安可那（七月九日），波隆那（七月二十日），拿波里（十月八日）。

一九三一年：甘波巴索（三月十三日），格羅塞道和羅維可（四月二日），阿格里巾道（四月十日），拉斯貝加（四月二十二日），諾娃辣（五月十日），特雷維索（六月二十七日），特利埃斯得（七月二十五日），福加（九月二日），卡單渣羅（九月九日），巴維阿（九月十日）。

一九三三年：達蘭道（一月十五日），波登渣（四月一日）。

從開創時起，所有會院的形象和工作都是一樣的。至於修女人數，一般來說，要看她們所在的城市，或她們所能找到的居處而定。院長和其他幾位修女，負責管理書局，並輪流利用時間做會憲所定的熱心神工。其餘健康的修女則獻身宣傳工作，提著沈重的書袋，逐一訪問各個家庭，或帶著更重的書箱，進入每個社團。如果她們使徒工作的園地就在她們居留的城市，那麼每天傍晚要回到自己的會院。

如果要周行幾個市鎮，也可以一連幾個星期住在院外。

凡認識當時聖保祿孝女會修女的人，都能為她們從事這種辛苦的使徒工作所表現的慷慨和熱忱作見證。即使有人不那麼樂於犧牲，也不能過安逸的生活，因為會祖不但一再策勵她們，而且也使她們實際從事散發書刊的工作，吩咐她們把許多不論新舊的存書，寄往各地，不必先向他請求。有時，尤其是那些祇有小規模書店，或者必須走很遠的路，才能向各市鎮進行宣傳工作的修女，生氣地寫信給負責寄發書刊的司鐸，威脅說，她們要把現有的或還要收到的書，寄回給寄發者，並抗議不知道要把書刊放在哪裡。如果那位進退兩難的司鐸，把她們的話轉告會祖，就會聽到千篇一律的答覆：「你儘管寄去。告訴她們把書放在自己的房間裡，床下面。儘管寄去，她們會散發的。」

主徒修女會的歷史，直到一九四六年，都與聖保祿孝女會的混在一起。依照教律，她們彼此組成一個修女會。然而，她們所懷的理想目標很不相同，她們的人員已經分開，行政也分別獨立，在聖保祿會大家庭裡，她們有如一個分離的修會家庭。她們隨著那些新成立的保祿會院，無論在義大利，或在其他國家，她們都提供了可貴的協助，不僅做家務事，而且每天敬拜聖體兩個鐘頭。

多年以來，新的會院人數一般都很少，那些協助工作的主徒會修女，人數也很少。不過，她們的母院，按照聖保祿會院的發展情形，設法派遣更多的修女。從阿爾巴主徒會修女分成小組前往羅馬（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聖弗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卡達尼亞（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佛羅利達（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八日）諾祥·許爾·馬爾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捷斯道可瓦（一九三八

年九月八日）米蘭（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直到一九四〇年，才有主徒修女會完全獨立的會院；修女們獻身各種不同的禮儀使徒工作；這對她們在被教會的認識大有助益。

附註：①

一般來說，雅培理神父不喜歡當面吩咐別人，甚至是很重要的事也是如此，他喜歡用紙條來通知有關的人。如果他所吩咐的人是在遠處，而他有緊急的需要，就用電話通知。他對那些與他住在同一會院裡，一天之中，彼此多次見面的人，也用紙條吩咐他應做的事。他之所以這樣做，祇是爲了節省一些時間，因爲他絕不浪費時間，他想把時間都用在「使命」上。他使用紙條，也可能他知道自己不是善辯的人，不會立即反駁可能向他提出的質詢和難題。

②

爲證實這一點，可參閱本章所引述的會祖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在信裡所寫的話。

③

特羅索神父（一八九三—一九五二），曾在第一次世戰時當過陸軍上尉，去世時爲阿爾巴母院的院長，給所有認識他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回憶：認爲他是熱愛自己聖召的會士，也是虔敬正直，善良慷慨的司鐸。軍中生活更給他良好的本性上加了直爽堅決的氣質。

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許是爲使人摹仿他在羅馬所看見的在諸宗徒之后堂的情形。雅培理神父會一再表示他贊成在每一個國家成立一座「保祿城」。他也屢次勸勉保祿會士、聖保祿孝女會修女和主徒會修女們，共同購置一塊土地，彼此友善地共分，好在那裡建築各自的會院，彼此接近。但是，反對意見多於贊成的，因爲就近觀察過羅馬經驗的人，並不十分滿意。

⑤

這是一次勸告，在國外要效法會祖在義大利所出版的那份爲神職人員閱讀的雜誌——牧靈生活。

⑥

正如在他想表達一個思想時常發生的情形，雅培理神父在這封信裡，並不注意文字的形式，他祇想使

人了解他。他也不想費時去聽別人對他的寫法所提出的意見。

- ⑦ 關於這方面，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份的《聖保祿》裡所加的一段通知很有意義：「『我們的傳教士』這句話，或者不用、或者說明、補充『從事印刷的傳教士』，甚至在傳教地區也要這樣寫。這是爲了說明事實，免得有人捐款給我們時，以爲是爲傳教士捐獻，其實是爲了捐助遠方……的弟兄，就是那些明瞭我們的使徒工作，在義大利協助神職人員，而在遠方則協助傳教士和司鐸的人……」（參閱 [Carissimi in San Paolo] 六四～六五頁。）

- ⑧ 達蒙德神父司鐸生活第一次重要的創舉沒有成功的這個重擔，壓在他溫良細緻的心靈上。一九五六年，他已不再年輕，很高興地接受了前往美國的命令，把餘年用來教神學。以他的聰明和對讀書的愛好，很適合這份工作。而把早年不快的記憶拋諸腦後。可惜，就在他抵達美國後的第二天，因心臟病突發，猝然去世。

- ⑨ 《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頁。

- ⑩ 同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頁。

- ⑪ 同上，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頁。

第十八章 在羅馬會院

一九五二年，當他第二次前往西班牙視察聖保祿會的會院時，他從馬德里坐車到巴塞隆那，司機熟悉西班牙各地的名勝古蹟，想讓他參觀著名的比拉聖母大殿，當他知道司機的主意，顯得有些不高興，且堅決地說：「我到西班牙來，是爲了視察聖保祿會的會士和修女，不是來參觀聖殿的。我們走吧！我們走吧！我們沒時間浪費。」後因與他同行的還有兩位第一次來西班牙的修女，才不得已的稍作停留，以便迅速參觀一下大殿。

多年來，他的思想和內外行動都是爲了奉行上主託給他的特殊「使命」。對使命以外的事，在他看來，不僅是罪，而且是他最怕的罪，因爲那樣的行動違背了天主的旨意。爲了同樣的理由，他不願把時間耗費在與他使命無直接關係的事。從一九二五年起，他不再參加教區修院晉鐸紀念日所舉行的慶祝大會。

對他來說，每年吸引成千上萬觀光客的那些羅馬名勝古蹟，並不足以舒暢他的身心，當他有機會參觀時，只是重溫他青年時代懷著熱情，很有規律地累積的有關國家和教會歷史的知識。雖然他很喜歡回

憶教會初期殉道者壯烈犧牲的英豪事蹟，卻從未前往參觀那些感人的聖物。也沒有登上羅馬市政廳，一睹曾經拘禁伯鐸、保祿兩位宗徒的監獄，以及能顯奇蹟的泉水和印在牆上的面容。他不像那些遊客，在古羅馬市場和建築羅馬城的巴拉丁亞的遺址和廢墟裡徘徊；他來羅馬朝聖時就連聖伯鐸大殿和其他的大殿，也沒有觀賞過幾次，他屢次前往附近的聖保祿大殿祈禱和辦告解。如果他去參觀羅馬其他的聖堂，也祇是爲了得到一些靈感，好預備將來在他事業的中心所興建的聖堂。或者在聖堂裡祈禱，等待司機接他回去，或某人來與他會面。

青春的氣息

雅培理神父在阿爾巴留下一所如市鎮一般大的會院，在那裡他親自參與了最重要的創舉和最大的問題，因爲每天指導院務的責任，早已由最初的合作者分擔。至於羅馬的會院很小，都在一座屋子裡活動。他在那裡，彷彿置身在青春的氣息裡，必須親自指導整個會院的生活，如同當初創立修會時一樣。

他願親自管理印刷工廠，選擇和提示應出版的書刊，關心工作進展的每個過程，屢次召見各部分的負責人，聽他們詳細報告已經完成的工作，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難。每天數次親自前往各部門視察，同時慰勉所有的工作人員。祇要大家一想到他突然會來視察，就很勤奮地工作。因爲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只要他一看見有機器停著，管機器的人就得給他一個令他滿意的解釋。

他再度教修士們神學，並常監考他們，以便認清他們的智力。他也不時召集負責授課的人，聽取他們的困難，並指正那些不大注意自己本分的人。

他有明確的價值觀，首先關心全體會士的精神生活，使之保持且增強一致的精神，當時大部分的講道多由他負責，尤其是每月的退省和每年的避靜。他特別對司鐸講道，也給修士、青年和聖保祿修女講道。修女們把一切活動，尤其是拜訪家庭的工作都告訴他，這是他特別關心的事。她們如有什麼創新計劃，也都前來向他諮詢。

關於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必須在此一提的，就是由於會祖在羅馬拖延了好幾年，使賈卡鐸神父經歷了許多憂苦的時刻。修女們的會院是在「聖保祿葡萄園」的最高處，是賈卡鐸神父向聖保祿大殿的本篤會士購買的，距離保祿會士的會院祇不過兩百公尺，有一條小徑相通。誰走在那條小徑上，就會被葡萄園兩旁許多小屋裡的電車工人和家人看見。

許多次修女走下那條小徑，與保祿會士的長上談話，送手稿或印製的初稿，搬運書刊，以及其他有關印刷事務。會士們也多次走上那條小徑，前往修女院執行神職，傳達消息，或辦理其他的事。那些對會士懷有敵意的鄰居，就開始對兩修院彼此頻繁的交往胡思亂想起來，尤其是會士和修女都很年輕，更引起他們的狐疑，憑空捏造一些醜聞，傳到羅馬代理樞機公署。

如果我們評估那些閒言閒語所引起的重大決定，就知道那些鄰居所寫或講的，並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我們評估那些閒言閒語所引起的重大決定，必然給代理樞機馬該迪·賽瓦強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

確，有時在太陽落山之後，有人看見他還在格羅達貝弗達路（現在已改名為亞歷山大賽委羅路）散步，注目凝視聖保祿會院的大門，想看看進出的人究竟是誰，或者站著觀望在那個延伸到路邊的空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過，代理樞機所作的決定，就是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使羅馬的那所保祿會院一連三次接受了宗座的視察。最初兩個視察員，一個是羅馬的堂區司鐸，另一個是會士，很快就完成了視察工作，向上報告沒有發現什麼越軌情事，祇有一些缺點和物質方面的雜亂；這是年輕男性團體裡難免會有的。

樞機並不滿意這份報告，再派艾爾梅乃祁道·巴才道神父為視察員。這位神父可以說是樞機的一匹戰馬，非常誠實，是會士最怕的人物。這位新視察員，由於是方濟會士，對會士奢華或舒適生活，有嚴厲批判的傾向，他見聖保祿會整個會院的貧窮情況，就有一個印象。他曾幾次與賈卡鐸神父長談，對賈卡鐸神父真誠坦白的表情大為感動，他深信那些傳到羅馬代理樞機公署的傳說，純屬謠言，雖有令人批評的一面，卻也有許多積極面，不得一味受人惡意的醜化。

他以正直謹慎的態度完成這項棘手的任務，盡量親自認知實況，避免被一些外表所欺騙。他事先並不通知，而逕自前來視察，不管在什麼時候，走進所有的辦公室和房間，或者站在各處樓梯上，觀察那些上樓或下樓的人的態度，詢問並要求別人給他說明理由。他吩咐開除一名修士，因為他認為那個修士的態度太世俗化。最後他把視察的結果作一報告呈上代理樞機，並不隱瞞缺點，例如院內不很整潔；這是他所發現，並吩咐應該加以改善的。

雅培理神父定居羅馬時，院內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在羅馬保祿會院，對創立修會的會祖，往往表示崇高的敬意，這些實際的情形，使馬該迪·塞瓦強宜樞機久留不去的疑雲一掃而空。他爲了表示已對聖保祿會有一新的認識，決定把那個正在成立的耶穌善牧新堂區，定名爲蒙達曼拉地區，又因距離保祿會院很近，便託給雅培理神父下的那些司鐸負責管理。

在聖保祿孝女會方面，雅培理神父感到非常欣慰。在他與修女們談話時，不知不覺吐露出憂慮、疑問和計劃，比對自己的司鐸和修士們講話更容易。修女們對他的一切指示也柔順地服從，她們一直對他表示敬意，而且所表示的方式決不會令人誤解。這一切使他更易向修女傾訴心事。不過，他的計劃從萌芽到成形，她們卻一無所知，甚至那些經常在他身旁的人也是如此。一直到付諸實行的時候，才爲人所知。

善牧月刊

藉出版物指導司鐸的這個理想，在雅培理的心裡紮下深根，終於他開始了一項創舉。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們仍視之爲一件大膽的事，那就是他決意及早創立並散佈一份牧靈月刊，取名《善牧》，幾乎全由聖保祿會司鐸負責撰稿，用拉丁文出版，使整個教會的神職人員都能人手一冊^①。

在當時雅培理神父所創辦的一切事業中，這份刊物，在保祿會士，尤其是在司鐸之間，反應最冷

淡，甚至有些司鐸認為這是不自量力的輕舉妄動。爲此他必須費很多力氣，才能在自己的會士中找到肯協助合作的人，尤其是肯負責主編的司鐸。不過大家都很清楚知道，真正的主編是雅培理神父本人。

籌劃這個刊物雖然延遲了幾個月，才出版問世，卻絲毫沒有減少設計這份刊物者的信心。他決意每期撰寫一篇有關牧靈生活應盡的職責和應有的條件。此外還要寫一篇默想，以供各位司鐸作每月退省指導之用。

另外，方濟·基愛沙神父因會祖的請求，決定在這份月刊裡藉一位年輕毫無經驗的輔理修士，與他閱歷深廣的叔父司鐸之間的信札，討論每天遇到的牧靈工作問題。

至於其餘的文稿，以及一些適合神職界閱讀的書評，則由聖保祿會各位司鐸撰寫。同時也期待讀者「踴躍投稿，協助編纂」，如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出版的第二期序言裡，向讀者所提出的要求。

關於這份月刊的內容，一般而論，按照雅培理神父所發表的那篇推介的文章，希望成爲一個工具，以淺顯的方式，使各位司鐸知道其他書刊裡的資料。爲此，這份月刊的宗旨是在收集以下的資料：

「……凡與神聖道理有關的文字，各位蒙召成爲世界之光的司鐸，保持正確而健全的知識。

凡有助於司鐸聖化自己，而成爲羊群的楷模；因爲司鐸是位在山上的城。

凡使司鐸成爲天主奧跡忠實的分施者，使人有生命，而且在基督內有豐富的生命。司鐸是世界的

這份月刊定期出版，直到世界大戰爆發，郵政無法投遞信件時才告停刊。和平之後，我們不知道會祖是否願以某種方式重新出版這份月刊。因著歲月的流逝，他已明瞭，一份國際性的牧靈月刊，除非能使這方面最優異的人才動筆，否則不易成功。但是，這與他所了解的印刷使徒工作，以及託付給本會的使命不合。

善牧會修女

雅培理神父曾在不同的情形下，當眾承認過，早在一九〇八年，他在那爾卓肋（古乃奧）擔任副本堂司鐸時，已經有過一個模糊的想法，就是希望創立一個修女會，協助司鐸從事牧靈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他在羅馬定居後不久，重新提到這個問題，當時他對聖保祿孝女會羅馬會院的倪委絲·內格利修女說明，他想成立一個新修女會的意願，並請她用祈禱與他合作，等待天主上智所定的時辰來到。

由修女幫助和代替司鐸管理幼童，給孩子和成人講解聖教要理、探訪病人、準備病重垂危者善終，這樣美好的聖召，促使他及早把多年來懷在心裡的計劃予以實現。但是有一個想法折磨著他，就是一個修女不得不用大部分時間，在修院外，置身在各種不同的環境裡，必然會遇到許多的危險。

由於這些憂慮，他與那位倪委絲修女談話時，告訴她「好幾夜他睡不著。」但是，既然希望這個新

修女會所能實行的善事，遠勝於所擔憂的害處，所以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聖母玫瑰節日，他約見倪委絲修女和聖保祿孝女會其他四位修女，對她們說：「妳們準備吧！下午妳們搬到在晉渣諾那所妳們的會院裡去。」③

晉渣諾那所會院將成爲這個新修女會的搖籃，是一個相當樸實無華的別墅，距離那條羅馬通往拿波里的阿比阿路不遠。這條路上，不分晝夜，常有許多車子和人來往。祇有幾個年輕的修女，住在那個爲她們太大的環境裡，而且是在一個相傳是反神職的地區，所以會因恐懼而夜裡不能安然休息。會祖知道了這種情形，就吩咐當時在羅馬聖保祿會院作客的道茂輔理修士，陪同那些年輕的修女前往晉渣諾，幫助她們做些比較沈重的佈置工作，也因有他在那裡，能使她們較爲安心。

倪委絲修女對於雅培理神父這樣的安排覺得很感激，可是她也知道，自己袋裡一文不名。想到在前往新居之前，沒有機會再見到他，就對他說：「我們沒有錢，該怎麼辦？」

雅培理神父笑著說：「有錢辦事當然很容易，最好是讓上主來完成祂的事，祂從來不以錢爲出發點。不過……妳把這個收下吧！」

說著給了她一百里拉。

五個人前往會院佈置一切，並且預備定居在一間空房子裡，一百里拉，不但不能上山清雪旅遊，而且必須錙銖必較，省吃儉用，放棄許多有用的，甚至必須的東西。

聖保祿孝女會的總會長戴格蘭·梅而珞修女很明白這件事，就再給五位修女二百里拉。她們就開始

走上另一條道路，如同她們中有一位修女在一本會內專用的「記事錄」上寫的，下午五點鐘，一輛小型貨車，把她們連同「一些個人的行李、幾隻小鍋、一袋麵包、一條香腸和一尊露德聖母像，載運到了目的地。」④

會祖在與這個新團體的修女會面時，立刻給她們講解她們聖召的基本要素，好能幫助她們儘快形成一個新的觀念，培養她們如初學修女般的熱忱。

十月二十九日那天，他在一次訓話時對她們說：

「耶穌善牧會的修女應有愛德，而在『愛』這個動詞裡，含有她所應有的生活計劃。修女對那些她照顧的人靈的愛，超越永遠的界限，在他們教友生活的發展過程中，一步步的隨同他們。要有寬大的心去愛、同情和安慰一總的人靈。」⑤

如同比她們成立較早的聖保祿其他修會，善牧會的修女立即取名為「善牧修女」，並且很快就開始招收年輕的備修生，按照修會的精神培植她們。由於她們所住的房屋面積很有限，創會後約一年，她們就第一次分巢，以便在聖若瑟的聖馬爾渣諾（達蘭道）成立第二所會院。但是後來她們因為遇到一些未曾料到的困難而不得不撤離。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她們在瑪沙·瑪爾達那開設的會院，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充滿活力。這所會

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創辦的。當時戰情日形惡化，在義大利一切的活動均告停頓，善牧修女會所有的發展和鞏固計劃，都被迫擱延下來。晉渣諾的那所會院也因轟炸受到了破壞，而且擔心可能會有更嚴重的損害，所以不在那裡居住。她們彼此分散，到義大利各地尋找安全的避難所。

和平重光之後，她們立刻團聚會合，重新開始工作。雖然生活在一所不很安全的屋子裡，她們卻以重振的熱情，獲得了令人稱奇的成果。並且就在一九四六年，她們已能決定在國外開設一所新的會院，就是在南美洲的巴西。在那裡她們受到了最好的接待，並發現了一個已有良好準備的田園，以供她們從事使徒工作。的確，在巴西善牧修女會已有十八所會院，全會有三分之一的修女在那裡工作。

一九四七年九月八日，會祖把會憲授給了善牧會的修女。他在自己幾位對修會生活及聖教法典熟悉的司鐸協助下，編製了那本會憲。其後不久，他又給修女們講了避靜的道理，在講道時對她們說了以下這段話：

「直到現在，妳們遵照口頭給妳們的指示而生活，也以熱愛實行了，並設法明瞭自己修會的精神。現在關於妳們的使徒工作，已有書面的規則和指示。對妳們來說，規則和指示能使妳們確實知道自己在奉行天主的旨意。妳們善牧修女的生活並不容易，但卻是最美好。有一點，妳們絕對不可讓步，那就是恪遵會規，信守修會的精神。妳們對自己修會所提供的最大貢獻，就是對會憲和教會表示忠貞。」⑥

會憲規定善牧會修女實行的主要的敬禮，有向耶穌善牧、向善牧之母瑪利亞，以及向伯鐸和保祿兩位宗徒。有一條會憲十分重要，就是命令對使徒工作的園地要作選擇，「最好是鄉間的中心和大城的鄰區」。這樣，她們就會記得要如同她們的主保聖保祿一樣，成為眾人的債務人，尤其是對最窮苦的、最弱小的，以及天主大家庭中最貧困的人。

修會青春期經常發生的危機，對善牧修女會來說，是一場短暫的小風波。風波是在領導階層裡掀起的，倪委絲·乃格利修女常把握著領導這個新修會家庭的權力，竟然明顯地表示願意避開會祖那種不容抗爭並稍微令人有空息之感的保護，而想給修會提供一個屬於她自己的方向。但是情形似乎也沒有改善，後來在雅培理神父權力的範圍之內，她被解職了，提早去享受養老退休金。

會祖與倪修女之間起了一場小風波，但並沒有引起什麼爭執。不過，一九四九年十月四日，修會聖部來了一封信，通知倪委絲·乃格利修女的職位已經結束，必須立即退出耶穌善牧會，回歸聖保祿孝女會。

雅培理神父有鑑於自己對第一位合作者的信任完全落空，就認為自己理應把管理修會的權力，保留一段相當的時期。於是他指派一個「代表」，即納爵·阿曼妮修女。她是一位慷慨和有愛心的女性，儘可閉著眼完全信託她的柔順聽教。

這時善牧會的修女爲了給許多請求入會的女青年預備更多的地方，便把她們主要的會院遷往「水邊的聖伯鐸」（貝魯佳）。把一切都安置在一座陳舊的方濟會修院裡，這是瑪沙，瑪達那市政府提供給她

們居住的。那個地方距離羅馬，要比晉渣諾遠得多。不過，雅培理神父已經習慣坐車長途旅行，那樣的距離並不令他擔憂。

其時第一批進會的善牧會修女，可以說已經到了成年期，應該準備實際從事她們的使徒工作。她們努力之後的表現令人稱奇，所得的成果也使人訝異。甚至於很少稱許人的雅培理神父在最初四位善牧會修女光榮的取得了教師證書時，也當眾表示了滿意。果然，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他給善牧會的修女，在一座叫做阿巴耳巴諾的作者室裡，在開始講退省的道理時說：

「我因為要等考試的結果，所以遲到了。考試的結果是，人人都及格！我曾懇求耶穌善牧，以這次考試的好成績，作為這個修會符合天主的旨意，並且走在良好精神之途上的一個憑證。讓我們感謝天主！妳們應該熱切和喜樂地在妳們聖召的路上邁進。」⑦

四位修女中有三位在這次機會被提升了，即戚麗娜·歐西妮為總會長，朱才比娜·高絲酒為副會長，賈可彌娜·卡丹迪為總參議。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會祖受聖座委託，把依法選定的第一任行政權授給善牧修女會。戚麗娜·歐西妮這位新上任的總會長祇有二十六歲，但她是最為同會姊妹所認識的人，因為她曾多次受「代表」的委任，視察過各會院。

一個人數更多的團體

雅培理神父最初在羅馬的時候，常常回憶他在阿耳巴所留下的許多房屋和事業，更時常想起許多友人，包括他的神師方濟·基愛沙神父，他巴不得每天都能看見他。他也有不少機會能親自前往阿耳巴，例如為建築在比阿委地區的耶穌導師堂舉行隆重的祝聖禮儀，將聖保祿大堂的正祭台予以規畫和定位，以及其他計劃中的工程。但是，由於深恐當地的主教會問他，要他說明為何事先毫無通知而離開阿耳巴的理由，所以他有一年九個月之久沒有去過那裡。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他突然出現在阿耳巴，停留了三天。他利用這段時間，在那座嶄新美觀的大堂裡，向保祿會士及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講道理，並與許久不見的基愛沙神父作長時間的交談。基於禮貌，他也瞥見了一次格辣西主教，這樣也證明了兩年前那個沈默的意見不和，已經完全遺忘，或者至少已經正式結束了。過了差不多四十天，他又回到了阿耳巴，給一群司鐸講避靜道理。那些司鐸都覺得有些奇怪，因為在那幾天裡，雅培理神父訴說自己的心事，這是他以前從沒有做過的事^⑧。從那次以後，他又去了幾次阿耳巴，直到戰爭爆發，旅程危險，甚至於根本不可能出門才告終止。

同時，「石頭的毛病」曾經暫時惡化了他與阿耳巴主教之間的關係。他住的地方，祇是一座面積中等的房子，對他心中所擬定的計劃而言，實在是太小了。而這計劃他已預定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實現的。

所以，經過必要的幾個月時間，以取得所需的消息，並與包工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之後，決定把那座房子延長二十公尺，但仍然保持原來的外貌，不過將牆的厚度減少了很多。原有的房屋的柱子，好像是為造一個防空洞，而不是為造一座修院而建的。工程完畢時，原有的房屋部分，也加以粉刷，並稍事修飾。這樣，整座建築不但適用，而且也頗有藝術的氣息。

同時他的計劃也正逐漸成熟，也就是在那塊土地的中央，與聖保祿會的會院，和聖保祿孝女會的會院距離相等的地方，興建一座大堂，獻給諸宗徒之後。在這座大堂裡，舉行最隆重的禮儀時，所有的司鐸、學生、聖保祿孝女會修女和主徒修女會，都可以在寬敞的聖堂內，舒適的舉行聚會。

這座大堂的藝術設計，已經委託杜林的祿茂、迦祿工程師負責，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即已開始研擬這個計劃。他很關心這件工程，特地先後九次前往羅馬，勘察要建造大堂的土地，並與雅培理神父商討每一張草圖，也見了包工商和負責管理工程技術的福迺利斯工程師。他一共預備了五十三幅藍圖，由專門的委員會審察。他的設計被人概括地稱為「神聖藝術的珍寶」。

然而，時光不停地流逝，卻看不見造堂的準備工作。延宕的理由至少有三個，首先是聖保祿會已經一如往常的負債纍纍，面對一項需花費鉅額費用的工程決不敢掉以輕心，開始造堂這樣的工程，必須先要準備一筆資金。另一方面是，在雅培理神父所指定的地點興建一座大堂，事先進備工作的規模十分龐大，因為必須先劃平一座丘陵。現在我們祇要觀察一下大堂兩側支持下面土地的牆壁厚度，就可以了解這一點。在國際天空陰雲密布，對政治有經驗的人都預料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必然即將爆發，甚至已能大

約預測開戰時日之際，開始一項這樣浩大長期的工程是否適宜？

不過那幾年不開始建築大堂的真正理由，到大戰結束後才知道。迦祿工程師所設計的圖樣，雖然是受到別人的讚美和稱奇，但雅培理神父卻並不滿意，所以他已決定把有關藝術方面的工程，也託給福迺利斯工程師負責。本來按照最初的方案，福迺利斯祇管理工程技術部分的。

雅培理神父被迫留在羅馬，但他認為至少可以擴展自己的會院。如果在威尼篤地區設立一座會院，可以確保聖保祿會的未來。因為在威內篤有許多男女青少年，前往義大利各地，申請進入修會主辦的學校和初學院。因此，到了適當的時候，他從阿耳巴吩咐保祿·魯傑理神父到羅馬來見他，並委託他將這個計劃付諸實行，在威內篤地區設立一所新會院。魯傑理神父較為膽怯，一直推辭，聲明自己沒有經驗，而且生性不適用於開創性的工作，設立一所新的會院，必然要會做許多創新的事。但是，他仍然推辭不了。

結果他祇有服從，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像從前的宗徒一樣動身前往威內篤。他認為，第一件事就是必須先有一位主教的同意。威尼斯的主教不想有保祿會士在他的教區裡，而特雷維束的主教則很樂意接納保祿會士。可是魯傑理神父在那位主教管轄的地區裡，卻找不到一所適用的房屋。他覺得疲倦，而且近乎失望，已經打算回到基地，向會祖報告自己嘗試所得的消極結果。但在當時他得知在沙奇肋（波得諾內）有一棟空屋要出售，便去觀看，發現它很符合條件。

屋價方面，他與屋主原則上也取得同意，就去晉見當地的主教，向他報告這個合適且不可錯失的好

機會。主教在開始的時候曾提出一些難題，但後來魯傑理神父向他保證，聖保祿會如果前來沙奇肋，但不會損害當地印刷工人的利益（有人對主教這麼說過），反而至少一個時期之內，無論是在印刷方面，或是在釘裝書籍方面，能給他們增加工作。魯傑理神父也得到了會祖的同意，就簽定了購屋的合約。

那所會院也許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開幕的。魯傑理神父在週行威內篤各地，尋找一個適宜的住所時，曾會見了一些願意進修會的青少年，並與他們保持友善的信函來往。到了確定能遷入那棟購置的房屋時，他就寫信給這些青少年，與他們約定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在巴道圭火車站會面，然後帶領他們一起前往沙奇肋，好能同他們，而且祇同他們，度最初的團體生活。

關於印刷工作，這不僅是他們主要的工作，而且也是他們藉以維生的唯一資源。他們的確必須從零開始工作。

保祿會士居留在沙奇肋直到一九五一年，後來他們遷往維欽渣。

名片「阿布那·默西亞」(Abuna Messias)

早在一九三二與三三年之間，聖保祿會便有一些年輕的司鐸和修士開始討論電影，把它視為使徒工作的一塊新園地，願意儘早嘗試一下。當時他們絕大多數的朋友和同學還信守傳統，或者是更知道這種

工作必會面對許多困難，因而懷有很深的疑慮。在情緒興奮激動的時候——如同以前常發生的，而且將來還會發生的——有些輕率的人，覺得自己已是一個名導演，或者抄寫幾份劇本，寄給那些已有精確評審能力的專家，想使他們看了拍案叫絕，大感驚奇。雅培理神父卻默不置評，如果那些熱心的人向他表示冒失的願望，希望能立即採取行動，他祇是鼓勵一番，嘉許他們的志願。可是，對這項未來的工作，祇限於一般性的承諾，並不確定究竟是在最近或是在遙遠的將來予以實現。

在保祿會士中，國瑞·德波傑篤是第一位和雅培理神父明白地談論這種使徒工作的人，那時他還是一個五品修士。一九三七年八月，雅培理神父請他從阿耳巴到羅馬來，並把他留在自己身邊。可是德波傑篤對電影藝術的知識，就好像別人之懂中文一樣。不過他一明白會祖的意思，是想讓他投入電影工作，之後，他便開始留心這項使徒工作。而且每次遇見會祖時，總是聽到他說：「要快！要快！」他就立刻把那些有關製片商、演員，以及他們的活動和藝術的知識和訊息，往自己的腦袋裡塞。他也上巴黎，在那裡停留了一段時期，希望能從一位名叫華歇的神父那得到一些幫助。華歇神父已開始工作，想拍攝講解教理和教育性質的短片。

大約過了一年以後，雅培理神父在羅馬觀察報上看見登載一篇關於古烈莫·馬沙雅樞機的文章。作者說這位樞機的生平可以作為一齣成功的電影的題材，他就立刻接受了這個建議。是開始的時候了，不過，依照他的作風，常以祈禱為先。於是，他對兩位司鐸說：「我們應該開創電影的使徒工作了，讓我們一起到聖保祿墓前，向耶穌聖體朝拜一個鐘頭。」那兩位司鐸，也許是他看完那篇文章後首先遇見的

人。

大家對這項決策議論紛紛，就連那些在他身邊的人，也不完全贊成。他也知道這一點。一天下午，他願意在會客室裡解答這個問題。所以集合了會院裡大部分的司鐸，連那些對這項創舉表示懷疑的人也在場。他如同平日常保持的態度，並不正面答覆他們的難題，卻有力地確認自己所作的決定：「讓我們實行吧！」他說：「電影的使徒工作，已經到了不能再拖的時候了。天主上智將同我們在一起，不要害怕！」

他提示德波傑篤，應該與那篇文章的作者巴爾瑪市的薩威會傳教士嘉祿·范謹接觸。這位傳教士願意真誠地合作，立刻與他的同會兄弟磊思·貝納迪神父一起預備演員所需的部分。方濟會的神父也自願協助合作，他們很高興，因為這部影片將紀念和讚揚他們的一位同會兄弟。

當時成立了「羅馬電影製片公司」(REF)，卻沒有提出人名。德波傑篤神父被命為唯一而不受別人妒忌的經理，因為在短短幾個月裡，他要支付三百一十萬里拉。可是，後來結算時，卻已支付了五百二十萬。影片的外景是在衣索比亞拍攝的，有東非義大利政府協助，至於內景則是在羅馬電影城內拍攝的。正如預定的計劃，全部影片拍完之後，參加威尼斯影展，獲得了墨索里尼杯的大獎。

「阿布那·默西亞」這部影片因攝影精美而非常成功，又因有許多偉大的場面而很壯觀。但也受到各方面的批評，尤其是在教會人士之間，因為不大凸顯馬沙雅純真的傳教工作，卻過分讚揚慈善救濟和開化文明的活動，而這是政府官員喜歡看到的，因為他們曾予以大力的支持和合作。有些評論者探討的

範圍並不限於影片的優點和缺點，更引伸到這種創舉的本身，認為司鐸和會士也在膠片的世界裡擔任重要的角色，似乎是不智之舉，無法令人接受。

相反的，雅培理神父從羅馬聖部卻收到了正式的鼓勵，足以補償批評者的訾議，他尤其是受了別人認為他有信心繼續這項創舉的鼓勵。雖然他也完全知道，自己的會士還要克服許多困難，在大量致力於製片，並獲得確實成功的希望之前，尚須走過漫長的路程。他們在羅馬電影製片公司斷斷續續地拍攝了一些祇需要少數經費的小型影片，如「小叛徒」、「憂慮不安」、「天主之母」等，在藝術價值方面，遠遜於「阿布那·默西亞」，只能證明行善的志向，而達不到顯示職業性的嚴謹水準。

讚美法令及初准會憲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教宗碧岳十二世簽署了「讚美法令」。因此，聖保祿會從聖座方面得到了一次性的批准，而成爲直屬於教宗的修會：

「主曆一九一四年，在阿耳巴·龐貝亞教區，因雅格·雅培理神父的工作，開始成立了『聖保祿會』。現在這個修會已散佈在義大利、歐美兩洲，以及印度和日本。會士們爲了謀求教會的利益而工作，如同修會的會院所在地的各位主教推介信所聲明的。

修會一般的宗旨是使自己的會士，在團體生活中，遵守服從、貞潔和神貧這三種簡單的聖願，依照自己的會憲而聖化自己。

至於特殊的宗旨，則在於會士們應該為光榮天主及人類的和平而工作。用平民的方式，按照時代的情勢和需要，或用教學和宣講，或特別利用最好最快的工具，傳佈和解釋基督的道理。

現在上述修會的總會長及其各位顧問，呈上一份會憲，附有各地教會首長的推介石書，提出謙虛的請求，向因天主上智的安排而為我們至聖的教宗碧岳十二世，請他以一種特殊的恩惠，顯揚這個修會，用宗座的權力批准這個修會的會憲。

所以教宗於五月十日召見修會聖部的秘書長，至崇高的「巴才篤，考察上述各地教會首長的推介石書，並聽取主管同一聖部的至尊崇的樞機的意見。他們在同年同月的二日，於梵蒂岡宮內召開了全體會議，經過詳細審核此事之後，惠然賜與最大的讚許和推崇給上述的修會，如同一個有神職的修會，在每一位每六年選舉的總會長的管理之下，發簡單的聖願。此外也批准和確定用拉丁文寫的會憲（見附件樣本），並保存在修會聖部的檔案室，為時七年以資試用。事實上，因此份法令之力，聖保祿修會受到讚美的推介，它的會憲受到批准和確定。另一方面，按照神聖的教律，應保全各地教會首長的神權。

不論有無任何相反之事。

在上述的年月日，發自羅馬修會聖部秘書處。

會祖寫了以下這段簡短的詮釋，好能把這份法令公佈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的會刊》上：

「所以，既然教會接受了我們，也批准了我們，我們要對教會和教宗懷有一種特殊的熱愛。要熱心從事一切能有助於教會榮譽和自由的使徒工作。願天主受讚美！」

讓我們盡好這個義務，並且要感謝教宗、修會聖部、本會會院所在教區的各位主教，尤其是本會母院所在的教會首長。此外還應向本會的各位贊助員致熱忱的謝意，他們自本會初創之時，即已慷慨地捐助。聖保祿會實在應將功勞歸之於他們所賜的諸多恩惠，上主必將在天上酬報他們。同時，我亦祈求祂在世上也酬報他們，以祂難言的光明、許多的安慰，在上主的葡萄園裡，一生充滿功勞和善果。

雅培理神父。⑨

在這種情形下，雅培理神父按例請求教宗私人接見他，為能以他本人及整個修會的名義，向寬大仁慈的教宗表示謝意。他由副總會長賈卡鐸神父陪同，一起晉謁教宗，這使他感到極大的喜樂。這次私人接見，定在七月十二日。關於此事，我們現有一份會祖為贊助員所寫的精簡而情深的報告：

「教宗無限的慈祥，幾乎使我忘記他至高的地位。我不再記得什麼別的事物，祇記得是同我靈魂和聖保祿會的慈父在一起。我不知道，主耶穌的慈愛是否還有誰能效法得更好，我覺得教宗已經成為耶穌基督。教宗請我說話，我就說：

『我來是為聖保祿會和我個人盡好感謝教宗的義務，因為教宗仁慈地賜與我們那份「讚美的法令」和批准我們的會憲。』

他慈愛地微笑著並看著我回答說：『我很高興你們得到了這些恩寵，你們要回報上主。在教會和上主面前完成更大的功勞時，你們還要得到祝福。』

『是的，教宗，這是我們的願望。對於教宗的批准，我們都很榮幸，如同得到了天主的批准。為回應這個神恩，我們的司鐸舉行了退省。』

我給教宗獻上一本會憲，以表敬意。

教宗樂於接受這個禮物……略為瀏覽了一下，然後注視最初有關聖保祿會一般和特殊宗旨的兩條，接著說：『印刷的使徒工作很重要！它應該是常態性的使徒工作……我知道你們的定期刊物和各種書籍，我很滿意。你們對上主和教會提供很好的服務。』

我答道：『我們的書刊有宗教倫理的特性，因為是從司鐸和修會出版的。』

這時教宗詢問有關本會初創時期的情形。他聽了報告之後十分高興。就整體而論，顯然是因天主的旨意而開始的。此外令人難忘的可敬的雷主教，他的先見之明和審慎行事，也有很大的功勞。本會的進

展也顯示有上主的讚許。

教宗也願意聽聽有關本會現狀的綜合報告。從他提出的問題，我發現有很多事他已經知道了。他問及司鐸、修士、初學生和備修生的情形。接著他又問到各所會院，特別是那些在國外的。因此我有機會向他談論每個海外會院的情形，如在菲律賓群島、中國、印度、日本等地的會院。他又問我關於備修生和所有的工作人員，並且也都表示滿意。對於每一座會院他都說一句『好』，給予一個簡短而極明智的訓誨。

同樣對於虔敬和使徒工作、編輯和宣傳等活動，每一樣他都賜與祝福，特別記得新興的美國。

我向教宗稟明，在聖保祿會內，我們向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穌祈禱、學習，並求祂引導使徒工作。教宗很贊成並鼓勵已在聖保祿會內為光榮耶穌而實行的朝拜一小時的聖體。

對唯一導師的愛，也就是對那位普世性的、不能舛錯的、有形而不會消失的導師——教宗的愛。教宗一面祝福，一面鼓勵，並勸勉要固定、加深、擴大，以及進行幾個特殊的步驟，好能使修會日益活躍、切合實際，同時服膺教會的精神。

後來我向教宗請求一句訓誨，作為我們同會弟兄整個生活的指導。

『好的！』教宗有力地回答，他那對能透視屬於他自己的人的眼睛閃閃發光，他說：『你們記住吧！內修生活，培養虔敬的精神，尤其要使自己成聖。』

我就向教宗保證，幾天前，我們的司鐸或在羅馬，或在阿耳巴，集體舉行退省時，正是立定了這個

意願。

『我對這件事覺得很高興。』教宗似乎受到啟示，以他在證道和講話時的那種熱忱接著說：『你們的生活應如同聖保祿所說的，偕同基督，隱藏在天主之內。使徒工作的原則就在乎此，有這樣的內修生活，可以從事任何熱心的工作，取得力量的來源和效用；而且它還保證這個工作為我們，也為人靈，都能有永久的效果。如果有這樣的內修生活，縱然工作稍微少一點，也能有很多的收穫……即使所得不多，你們仍可以有自己的功勞和永遠的賞報。你們要對所有的人默想這個、實行這個和宣講這個。尤其是對你們自己的人宣講：先於一切，且在一切之上的是應有內修生活。』

我回答說：『這正是我們退省的結論，這也是教宗立刻覺得有責任應該告訴我們的思想。顯然可見，是天主聖神的工作，是祂啟示了教宗，也是祂向每一個在退省中默禱的人講話。讓我們喜悅地聽從教宗！』

接著我又這樣請求教宗說：『有一位十分忠信的兄弟，就是本會的副總會長賈卡鐸神父，在候見室裡，我想引他來見教宗。』

我就請他進來。

在此我把賈卡鐸神父所寫的普見實況引述一下：

會祖帶我見教宗時說：『教宗吩咐我們注意內修生活。』

教宗接著說：『你們祈禱吧！你們祈禱吧！為教宗祈禱吧！時勢嚴重，使責任也如此沈重不堪。多

少責任！我覺得責任多麼可怕！因此，有時我們甚至於為得救恩而害怕！我們怕救不了自己！」

會祖從旁插口說：「教宗，你給我們立下了這樣偉大的祈禱和修德的榜樣！」

教宗卻接著說：「唉！是的，責任……救恩……你們祈禱吧！」

後來我們請求教宗祝福我們所代表的修會，以及我們帶到他面前的一切。教宗一面念著祝福經文，一面作十字聖號，並補充說：「我祝福所有的人、你們的修會和你們的恩人……你們的恩人。」教宗重複作了幾個十字聖號。」^⑩

鑒於會憲應由羅馬聖座批准，聖保祿會的會憲曾經作過一番重修，加以相當的修改和補充。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會祖不時受到菲德利可·莫渣雷理神父的協助。這位神父剛畢業，精通聖教法典，也曾設法把會憲譯成拉丁文。

自從本會獲得教區批准之後，在十五年當中，修會聖部對印刷的使徒工作的看法，已有很大的改變。當初不能接受一個司鐸、會士或非會士，決意祇用印刷術來傳佈基督的道理，而不用傳統的講道和教學的方法。現在審查會憲者批准了會憲的第二條，它明文記載著：「聖保祿會的特殊宗旨在於：會士爲了光榮天主和拯救人靈，全力從事傳佈天主教的道理，利用出版作使徒工作。亦即印刷、電影、廣播、電視，以及其他最有效和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利用因人類進步所提供的發明，以滿足時代的需要和情勢的需求。」

「最有效和最快速的方法」這句話，往往有另一種形式，它是雅培理神父最大的特色。「最快速和最有效力的方法」，被收在聖部批准的法令裡。同樣也被收在法令裡，也是他喜愛和常用的一句話是：「爲光榮天主與人類的和平」。不過會憲上是「爲光榮天主和拯救人靈」。

在新版的會憲裡，有幾章關於學業和全會代表大會的部分是全新的。還有幾章近乎全新的，就是關於出版的使徒工作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以及全會的、會省的和一地的行政；還有關於本會分爲會省和地區等。

有一個思想深受會祖的喜愛，不過沒有在會憲裡明白表達，就是爲了出版使徒工作特殊的需要，無論會士人數多少，每一個國家都應該組成唯一的會省。^⑪

戰爭困難的時期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義大利參戰了。這在雅培理神父看來，並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他經常留神觀察國際大事，他以慣常的安然態度，閱讀每天早上送來的報紙。那天，他很少講話，願意靜心思量，祈禱和觀察時間的演變。

戰爭爆發後第一個晚上聽到警報時，他緩步走下樓梯。祇聽到會院裡其他的人，或因事出突然，或因這「分恐懼而高聲喊叫」。在黑暗中，急急趕往當作避難所的防空室。他停留留在樓梯頂端約二十

上，單獨一人，默然無聲，在整個警報時間裡，有如一個站在自己崗位上的哨兵。有時稍作走動，到樓梯口，向外張望，祇見天空一片漆黑，並不跨出門外。然後緩步走回樓梯，手裡拿著玫瑰念珠，低聲念經，再次在那三或四平方米的水泥地上走動。

他的思慮不僅僅限於在地下室裡的百餘人。那些距離他不過幾步路，正懷著恐懼顫慄之心，怕敵機會來轟炸首都。他更想到許多會院，無論是在義大利，或是在其他國家，無論是在正在遭受戰爭意外的破壞，或者已經受到可悲的後果。也許就在那天夜裡，他把自己和所有屬於他的人，都託付在諸宗徒之後童貞聖母慈愛的手中，隆重地許下，如果所有的保祿會士都能歷經恐怖的戰爭沒有受到損傷，他要在那個地方，在他面前那一條長線的小丘之間，興建一座大堂來光榮她。

從那時起，在他和自己的會士直接談話，或間接通信之中，信賴童貞聖母瑪利亞的保護，是他最常提到的話題。至於戰事對他事業進展可能造成的後果，他並不多加顧慮，依然保持他認為天主的事業，人為的因素僅居次要地位的深刻信念。甚至於有人說，他從戰爭的痛苦中增強了信心，認為聖保祿會這個大家庭，將有一個更興盛和更穩定的前途。看到他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個聖誕節，寫給贊助員的祝賀之詞，使我們不能不作這樣的想法：

「最美好的事業，是在歷史中最艱難的時期產生和發展的。這是一個真實的經驗，足以解答有些人面對當前這個悲慘的時期所產生的迷惘問題：『在如此困難的時候，誰還會捐獻呢？』^⑫

會祖的信德——無論是他自己實現的，或是他設法全力使人實行的，是否對事實的進行產生了影響呢？對於這件事，天主保守秘密，祇有祂才知道。我們不能妄加斷定，也不可像那些好奇者一味追尋刺激聽聞的消息。不過，我們確實發現，保祿會士雖然承擔了很大的痛苦的戰爭經驗（他們被拘禁，關在集中營裡，剝奪其所有，被驅逐出境），可是他們都安然無恙，或祇刮破了一點皮，或祇受了一點傷，都能自我治療。我們認為這就是天主上智安排的特別保護。

我們有兩位主徒會修女在這方面作了見證，就是謝肋思德·法萊蒂修女和介瑪·達瑪載道修女的證辭，我們認為很有意義。一九四三年十月，會祖派她們前往阿耳巴諾，並吩咐她們住在那座別墅裡。別墅是狄國瑞侯爵的後裔捐贈給聖保祿會的，因為無人居住的話，就會被設在附近的德軍司令部佔據。兩位修女服從命令，前往那裡住。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民政局長宣佈阿耳巴諾已經成為戰區，居民應該立即撤離，她們認為也可以獲准返回羅馬。

雅培理神父知道了這事，卻命令兩位修女馬上回到阿耳巴諾去，安心地留在那裡，因為不會受到什麼傷害。她們回到了那裡，果然當地被美軍佔領了，而且戰線迅速向北轉移。

一般的婦女，尤其是修女，都知道在危難的時間，如何運用實際的智慧。兩位修女也知道怎樣與那個危險的德軍司令部鄰居保持友善的關係。必要時，還替他們洗滌和補綴衣服，以便取得當時很不易得的豐富的食品。有時德軍對她們也頗關切，甚至通知她們將要發生猛烈危險的轟炸。

在戰爭最後幾個月裡，別墅園丁的房子被炸毀了，好幾個尚在燃燒的炸彈落在屋頂上，炸彈的碎片破壞了大門，也打中了小堂的祭台。幾分鐘前，修女們還在那裡參與彌撒聖祭。不過，她們對這次戰爭祇付出了驚嚇而已。

然而，我們認為更有意義的見證不是書面的，而是在義大利一千多位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用自己的生活所作的見證。我們也不是指那些個別的事件，例如在卡略利的會院在一次瘋狂殺戮的轟炸時，會院的樓梯都倒塌了，祇有上面的平台還在，修女們站在那裡驚恐地相互擁抱，直到消防隊員來到，放好雲梯，才把她們一一救下來。我們在這裡指的是，在整個大戰期間，她們所過的生活。由於使徒工作的精神和物質方面的需要，她們大多數經常是在院外，利用各種交通工具，在義大利各地奔走。在可能的情況下，她們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但也經常搭乘公車。在實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她們只好在路邊設法搭便車。

有些在米蘭和杜林之間來回奔馳的貨車，必然會注意到在路邊出現的黑衣修女，看見她們膽怯地要求搭乘便車。最初貨車司機或祇是出於同情心，或是由於義大利人普遍的豪爽風度，同意她們搭乘。後來那些司機開始很樂意讓她們上車，幾乎是爭先載送她們。因為他們發現車上載有修女，是最有效的防空武器。有一次在一小隊貨車間，第一輛和第三輛受到飛機機關鎗的掃射，第二輛載有修女的車，卻毫髮無損^⑬。

除了不斷思念自己神子可能忍受的處境，或已經發生的悲慘後果外，戰爭並沒有改變雅培理神父的

生活。他看報紙，直到停刊爲止；也聽廣播，以明瞭發生的時事；他還參與對重大事件的評論，尤其是在飯廳裡。但他從未預測戰爭的期限，勝敗結局。在他看來，談論戰事不但於事無補，而且由於戰爭有迫使無數有益工作長期中止的令人厭惡的本質，會使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憎恨它。雅培理神父覺得自己「生來是爲了工作的」⑭。

他寧願走在時代的前面，以自己的思想生活在未來的時間裡。當時那些投入戰爭的人，無論結果如何，終將要重拾以前正常的工作，以謀求自己和社會的福利。他似乎已爲修會預作準備，設法建立幾個前進的據點，以便日後成爲修會的會院。他曾在可思渣嘗試，卻沒有成功。後來又在莫達篤·烏夫柯（可思渣）嘗試，也得到同樣的結果。那個被派往貝思卡辣的會士卻有較好的運氣，因爲在那裡能夠開始一個小小的團體，到了戰後便能有更大的穩固性。在聖雷暮也是如此，先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小型的書店，也有幾個較大的計劃，但在和平恢復後，都被迫放棄了。

當時不可能領到出國的護照，但雅培理神父仍要本篤·鮑阿諾神父於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就在停火前數週，啓程前往葡萄牙，經由巴塞隆納抵達設在庇爾包的會院。他在那裡安心地辦好一切必要的手續，以便進入葡萄牙。在那年的十月十三日，終於到了里斯本。

附註：① 這份月刊首先在「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上（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五六頁），用以下這段文字公

佈：《善牧》是牧靈神學定期刊物的名稱，即將於羅馬的會院內出版。一份牧靈的刊物，當然是爲神

牧們看的；就是爲那些負責照顧人靈者看的。不過，我們這份月刊想超越本國的界限，把羅馬的聲音和思想盡量帶到最遠的地方。爲此，月刊經常採用拉丁文編印，因爲拉丁文是普世教會所用的語文。它的宗旨是給神牧閱讀，以簡短而透徹，尤其是以完整的方式，介紹給人靈之導師、神修指導者和聖化人靈者有關的知識。耶穌曾自稱爲：「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每位神牧對自己的羊群也應該是如此。這份新的月刊就有這個目的：爲神牧提供微小的貢獻。就從現在起，敬請各位司鐸贊助員悅納這份新的刊物，並盡可能的支持它、傳佈它，以及協助它編輯的工作。」

② 參閱《善牧》，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頁。

③ 關於雅培理神父與善牧會修女之間關係的歷史註解，由本會總部寄出的（阿耳巴母院檔案室）。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我們認爲稱這次的講話爲特殊的傾訴，也因爲我們還記得「偶發事件」一向都具有意義。他第一次會告訴我們，他到阿耳巴市郊去看那塊想買的土地時所做的奧秘的夢。用同樣傾訴的語氣準備再講其他的事時，看見有一位在阿耳巴會院裡作客，而非本會的會士，走近他正在講道的小堂，他立刻改變語氣，中止原來的話題。因爲事出突然，所有在場的人都注意到了這種改變，也明白了他不想把應該留在家裡的事，在外人面前敘述。

⑨ 參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四一年七月，九十九頁。

⑩ 參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四一年八月，一一〇—一一二頁。

⑪ 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專為司鐸的」一封通函裡這樣寫道：「修會大概都設有會省，每一個會省為培育會士、發展使徒工作的創舉，以及為工作地區的大小，各有所需。」

然而，「聖保祿會卻以國家的領土為劃分，這是由於使徒工作需要更寬廣的領域，以及應該重視語文、需要、習俗，各國的宗教和政治的情形。這是一個應該嚮往的理想，不是一件已經完成的事。為一個國家所培育出來的會士，就在那個國家裡，好能為當地的人民熱心工作。我們每一位司鐸都應該愛自己所在的國家，把基督的道理、聖德和恩寵，藉著使徒工作最有力的方法——出版書籍，傳佈到那裡去。」（參閱CISP，九〇—九二頁）

⑫ 參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五〇頁。

⑬ 想到自己的神子在那些直接受到戰爭侵襲的地方，冒著生命的危險，使他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寫了最熱情的句子。這是我們在他五十多年來，給保祿會士所寫的無數通函中找到的。事實上，他在那個月的二十日，這樣寫道：

「在聖保祿內最親愛的弟兄們：

我萬分願意看見或重見所有的學生、備修生、各位弟兄，尤其是那些年長的弟兄。每一個在各種職務或活動中，全心跟隨我們父親聖保祿而從事工作的人，隨時都在我的思念中出現。我願意每一個人都聽到這句生動的、表示感謝及信德的、對主師耶穌熱愛的話：『舉目向天，屈膝於地，心燃熱火。』各人將照其所受的勞苦，特別是效法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穌，接受賞報。由於我們無法在物質上結合在一起，我就以這樣的方式來補救：每天早上，我在精神上把你們集合在祭台四周，讓你們靠近聖

爵，並對耶穌談論你們每一個人。每天我是爲保祿會大家庭所有的生者和亡者而獻彌撒聖祭，並爲衆人求得天堂、內心的聖化、祈禱的精神、恪守聖願的一切。你們定出自己的意向，我把它們獻給耶穌。你們知道，我清早舉祭，是求耶穌賜給你們恩寵，當你們到祂跟前去的時候，我已爲你們準備好了。我應該向耶穌聖體求賜各種恩寵給本會、給每一個人，也給我自己。不過，親愛的神子和弟兄們不要口出怨言！希望人人都在修德方面與人競爭。願我們的會院是祈禱、智慧、熱忱、功勞的會院；願善行芳表的精神，遮蔽和消除任何言行的破壞。」（參閱CISP，一〇七—八頁。）

⑭ 「Diario Giovanile」手稿十四頁。

第十九章 重行故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雅培理神父年近六旬。以人的本性來說，他在做事效率方面，已經登峰造極。他收集了許多經驗，知道適當地使用它們。他對自己已能完全控制，因而能絲毫不動聲色的應付最棘手的難題，也能泰然無事的與一個蠻橫無理的人對談。

亞歷山特利亞的安傑利可神父曾經擔任多年的宗座視察保祿會院的專員，他回憶起雅培理神父的一件往事，仍覺得十分欽佩。有一天，巴才篤蒙席當著他的面，向雅培理神父宣讀聖部收到保祿會士寄去的投訴書，控告他無能、不適其位和不辨是非真偽。雅培理神父默然聽著，等巴才篤蒙席宣讀完了，以最和悅的態度，祇回答了一句話：「這是各人看法不同的問題。」①

這時雅培理神父的頭髮已然全白，有若銀絲，面容卻仍保持青春的氣色，不過也留下了辛勞的痕跡，神態因長期的祈禱而顯得稍有心不在焉的樣子。他明顯可見的忘我無私的作風，以及往往重複同樣的要求或同樣的答覆，好像他沒有聽到或不明白別人對他說的話，以致看來像是一個愚人。這一切再加上他的高齡，令人對他起敬。他整個人好像是靠著奇蹟而得以站穩，更使他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和

說服力。使得你在他面前，不僅是忘了自己的興趣，而且連個人的利益也會完全置諸腦後，祇願順從他的意見行事。

關於這方面，我們認為最近參議員奧思瓦道·卡那索對我們所講的事很有意義，所以把它記在這裡。

若望·費雷祿與他的胞弟伯鐸共同開設的糖果公司，今天已經聞名於整個歐洲，曾經借給雅培理神父一筆為數很大的款子，他希望神父日後能夠清還，以便擴展公司的業務。為此，在一九四八年政府要員選舉之後，他公司的一位股東參議員卡那索，要到羅馬加入參議院的工作，費雷祿先生就託他乘便去見雅培理神父，轉告神父及早償還那筆他以友誼的名目出借的款子。參議員卡那索很不願意地去見雅培理神父，在彼此寒暄之後，他就向雅培理神父說明費雷祿的要求。

「我知道，我知道。」雅培理神父回答說：「費雷祿先生曾給我很大的幫助，我很感謝他。可是，我還需要他繼續幫助我。我很快會去見他，跟他當面談一談。」

「神父，也許我還沒有講清楚。」參議員打斷雅培理神父的話：「我的意思是說，費雷祿先生需要那筆款子，而且希望神父最好及早把錢還給他。」

「是！是！我明白了；不過……我很快就要到阿耳巴去，我會跟費雷祿先生談的，我會去跟他談的。」

費雷祿先生聽了卡那索所報告的結果，很生氣地說：「我早就知道了，你辦不好這件事。」

過了幾天，雅培理神父如同他早就計劃好的，真的到阿耳巴去了，而且也跟費雷祿先生談了，因為他的住宅離聖保祿會院不過幾公尺而已。

參議員卡那索知道了這件事，可是自己的朋友卻始終不提與雅培理神父會晤的事，就問他：「雅培理神父來見你了？」

「是的，就在前天來過。」

「那件事結果怎樣？他把錢還你了嗎？」

「沒有。我還給了他別的錢。」

費雷祿先生根據他本人曾受到的那種強大吸引力的經驗，有時對自己的朋友說：「假如我有一個像雅培理神父那樣的推銷員，我就會把整個歐洲的錢都賺來了。」

有不少的保祿會士受到這種吸引力，接受雅培理神父的吩咐，放下他們久已習行的工作，而開始去做另一種從來沒有想到的工作。例如從教書改而管理會院，擔任困難的院長職務；或者年已半百，在諳外語的情形下，前往他國工作；或者接受過多不易處理的工作，而被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宗徒之后大堂

雅培理神父對建築新屋的決定容易批准，或者准予當地的長上作這樣的決定，這是他對自己未來的

事業懷有很大信心的緣故。這種信心與他要有人類社會中完成廣泛的善行成正比。那些已經建好的房屋，他常認為太小，不足以容納衆多的司鐸，和在以後要錄取的聖保祿會的輔理修士

爲此，恢復了和平之後，頑石的老毛病，又在他身上復發，而且比以前更爲強烈。他著手的第一座建築物，就是聖保祿會總部的會院。那時聖保祿會的行政管理，實際上與他本人是合而爲一的。由於他也是羅馬那所會院的長上，他常住在那裡。但是他必須把那所會院的管理權託給另一個人，讓自己能致力於修會裡一般性的問題，依照聖教法典，形成一個行政管理的機構。爲此，必須要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地方。

在他開始工程的時候，時局還很困難。建築材料十分缺乏，有這建材的人都哄抬售價。爲此，他把自己有經驗的修士和輔理修士找來收購建材。這些人不論駕駛小貨車的技術精通與否，在戰爭最後兩年中，曾開著小貨車，到處收取配給的糧食，以供會院裡衆多的弟兄食用。現在他們開著小貨車，去收取磚塊、水泥、石灰和大理石，供應泥水匠必要的材料，以便完成總部的建築。新的屋舍距離羅馬的那所保祿會院約數十公尺，一俟泥水匠完工後，就遷入使用了。

這時雅培理神父已開始注意建築宗徒之后大堂，這原是他向天主隆重許下的願望，現在已成爲倫理方面一個迫切的責任。這項建築工作的難題更重更大，不僅是因爲所需的經費非常龐大，令人很傷腦筋，而且也因爲會祖不想請在杜林的工程師祿茂·迦祿主持有關藝術方面的設計，而想把它託給工程師若瑟·福邁理斯；因爲他住在羅馬，所以就近商酌事宜更爲方便。

工程師迦祿對雅培理神父的這個決定，感到相當意外，因此，反應極為激烈。他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說明他自從受託設計那座大堂，已經耗費了十二年以完成細部的設計工作，他規劃的圖樣曾獲得很多的讚譽。如果他的計劃遭到棄置，他勢必蒙受物質和精神雙重的重大損失。他也指責福迺理斯工程師的作法，說他太過輕率，不應接受一項已經委託給另一個同業的工作。並提到甚至可能採取法律行動，以維護他自己的權益。

雅培理神父給他寫了回信，不過信上沒有寫明日日期，他以前也經常如此。我們認為應該把該信轉載於此。在信中他說明自己對聖堂和一個基督徒藝術家的觀念，從而表示對迦祿隱約不顯的責備，說他缺乏基督徒的精神。無疑的，這封信所表達的意思是來自會祖，但表達的形式則是經過第二者的手，因為他所引用的字句不是會祖慣常所用的。

「……教會是至高藝術之母，因為她是宗教真理的導師。全部禮儀是一個令人稱奇讚歎的藝術作品，是聖神的一個歌詠團。古老的大殿高呼：『上主威風地進來！』哥德式的聖堂迴響著這個呼聲：『舉心向上，尋求在天上的主吧！』文藝復興時代的教堂使上天下降於地：『我看見聖城從天下降。』巴洛克式的教堂高呼：『上主為王，華服盛裝。』但這些建築的風格，互相融合，有如管風琴的琴音與生動的歌聲組成了一個思想：『請看！天主居在人間。』」

我覺得，一位基督徒藝術家在病重垂危之際，必然會感到一種強大的信和一種熱切的願望，要去瞻

仰那由最完美最偉大的藝術家，爲自己和基督所建築的最華麗和永恆的聖堂——天主的聖殿。一個基督徒藝術家在思想中，把他自己所建築、裝潢的教堂排列成行，並高呼道：『上主，我喜愛祢富麗的住所！』

教會是藝術之母，當世界和我們歐洲大部分地區還籠罩在黑暗和死影之下，教會即忠信地執行自己的任務，把宮殿、光明、生命、喜樂，凡是最美和最神聖的，都帶到聖體聖櫃四周。她啟發了現代宗教藝術，而不是將自我封閉在從前輝煌的象牙寶塔裡，也不頑固地保守那些已經陳舊的體系，卻設法使新舊雙方融會貫通。在我們面前有一個理想的綜合，就是把『遵循宗教傳統』這個第一條定律，與『講現代語言』的第二條定律，二者和諧地調合。第一條定律是凡是永恆生存的，都予以保存，因爲它是永恆而不得取代的寶物，使藝術能有永久性。第二條定律則可以保證進步、適時、創新；藝術家藉此能把自己投射在他的作品中。

以上這些規範，就是教宗碧岳十世對於聖樂，以及教宗碧岳十一世對於建築，以其崇高的權威和實際生活的榜樣所確定的。耶肋米亞先知的話仍然切合實際的需求：『你們觀察探問舊路，哪一條是好路。』（耶六 16）

走上了一條道路，還要緊記著，祇靠技術和才份，還不足以賦予物質一個生活的、宗教的、說話的靈魂。藝術家的工作，就從第一個概念起，應該來自信理、倫理和禮儀。人生如在天堂的前院，一座聖堂則如天堂的門廊。要進天堂，必須相信聖教的真理，實行基督徒的倫理，獲有聖事的恩寵。這一切，

藝術家用他的作品表達出來。一尊希臘女性的雕像，並不由於在她頭上放了一個光圈，就成為聖女采琪的像；一首世俗的樂曲，也不因為加上信經的字句，並用管風琴伴奏，就成為聖樂。

一個基督徒藝術家，是以學習、經驗、祈禱、信德、聖善的生活、充盈天主之神，培育而成的。魯道維高·塞茲大師，這位羅馬傑出的壁畫家、梵蒂岡畫廊的主任，在繪勞來德小堂之前，先行了退省神工。德國聖畫著名的畫家奧委貝克曾說過：『宗教藝術猶如一座豎琴，這座豎琴應該奏出謝主曲：我的靈魂讚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除非他感受、思考、熱愛宗教，否則不會是一個宗教藝術家。宗教藝術是天主聖神的火舌，使石頭、色彩、木塊、聲音講話，使它們都宣講天主的話，照明我們步履的光。天主的法律指導我們的行動，天主的天國是我們旅途的終向，堂前的立柱不得與聖堂格式不同。既然天堂是擁有天主、享見天主、歡樂於主，所以我們的聖堂必須宣講信德、誠命和恩寵。許多渴望光明、因嚮往真、善、美而備受折磨的人，面對一座極其純潔線條的壯觀的聖殿，而找到了天主。或者站在一幅富有啟發力量的宗教畫前，或者在隆重的大禮彌撒中，聽到天主經那令人神往感動的聲調，也有同樣的效果。

宗教藝術家負有一個如同司鐸的使命，所以他必須具有一個司鐸的心靈：要感受到聖堂。

一座聖堂之所以美觀是因為：一、其中的一切都導向耶穌的祭台這個真正的中心，並指示人生的終向——天堂。二、它的講道台控制整個空間。三、在堂內可以莊嚴、隆重、虔誠地施行聖事。

雅培理神父在信中第二部分說明，他想建的聖堂應有的各種因素。在作結論時明認早已預料不可能採納迦祿工程師的設計：「有一個圓周形的正面，兩旁有兩座鐘塔，有一個巨大的圓頂等等。」②

誰若認識雅培理神父，不必經過許多研究就能明瞭，他對風格和基督徒藝術家的高談闊論，祇不過是一種嘗試，如同任何其他其他的嘗試。想拔掉一隻雜的毛而不讓牠啼叫，就像想使迦祿工程師放下那條心，而不採納他的計劃。最後的理由祇是大費錢而「無效果」，正如建造「兩旁的那些鐘塔，那個大圓頂等」，必須耗費大筆金錢。

在主管藝術的爭論和平解決以前，已經開始了掘地的工程。那塊選定建堂的土地，挖掘的深度竟達十四公尺；另外數以千計的水泥樁柱還要打下十五公尺，以便能支持整座建築物。這需要一筆龐大的經費，里拉又逐漸貶值而必須屢次追加預算。經費的責任由聖保祿會大家庭一肩負起，因為人人都認為這座大堂是全會的精神中心。不過，在此理應承認，最重的犧牲負擔是落在聖保祿孝女會的肩上，她們經常走在最前面，慷慨而柔順地支持會祖一切的創舉。她們甚至於把乘電車的錢也節省下來，好能多寄一文錢給「天上的慈母」。

雖然預備的工程極為浩大，但是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對會祖極為欽佩的嘉祿·沙洛迪樞機，已經為大堂的第一塊基石祝聖了。這是一塊重達三百五十公斤的大理石，其中藏有教宗碧岳十二世的聖牌和錢幣，以及一張由嘉祿樞機簽署的寶貴的羊皮紙。

首次長途旅行

雅培理神父在目睹那要迅速地把他送往另一洲的那架飛機或那艘輪船時，他內心是否會有一點虛榮的感覺？在那些跟隨他，那些前來歡送他的人，都向他問候致敬，竭誠招待時，他是否會想到自己也成爲一個常有人隨侍左右，受人迎送的偉大人物？他在作長途旅行時，身旁的人會發現他對自己說話，口中很自然地說出自己本來是一個貧窮農民的一句話，或一個字。

他首次橫渡大洋時，有人聽到他這樣喃喃自語：「我小時候，祇能坐木板車，還不是馬拉的，而是一頭母牛拉的！」

有一次，在他前往飛機場的時候，他告訴隨行的人說，他第一次參加學校旅行時，覺得不舒服，被同學譏笑，說他像一隻被雨淋濕的小雞。有時有人給他送來一杯他很喜歡喝的熱咖啡，他會說：「假如我母親看見我這樣的話……！在我家裡，祇有在大節日才能偶爾喝到咖啡。」

不過，他在輪船或飛機上坐定之後，兒童時代的回憶就消散了，又回復了他的常態，就是一個爲了大衆傳播使徒工作而生活的人，他的思想也都集中在這項工作上。

他要到一個不太熟悉的國家時，會提出以下的問題：那個國家有多少人口？天主教徒的百分比是多少。如果他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會問同行的人。主徒會總會長修女知道他有這種習慣，與他同行

時，常隨身攜帶一本德阿告思迪宜出版的小地圖，以便立刻答覆他可能提出的問題。他也可能問到其他途經國家的情形，目的是想知道還有多少善事可以做，以及需要多少司鐸和修女才能完成那些工作。

除了休息和祈禱的時間，他在旅行途中幾乎不斷地用心進行這樣的計劃工作。在他視察會院時，真像一個不知疲勞的驚人苦役。他留神靜聽跟他談話的人，無論那個人是誰，他都安靜耐心地聽人講，這是他極能管制自己的實際效果。不過，他更喜歡講道，甚至於在一天之內講十次道理。他經常講的是修會生活的義務、使徒工作的熱忱，以及四末的大道理。或者是討論和提示新的創舉、考察計劃、增加信心、勤勉保持本會的精神完整無缺，以及稍加一些因應當地環境的措施。

如無事他不會去拜訪當地的教會神長或義大利的僑民，但如果他們向他表示，願意對聖保祿會會院有所助益，他們便是不可或缺的人士，他就很客氣地接待他們。

到了他認為自己要辦的事已經完畢，就必須準備最快的交通工具，使他能夠很快地抵達已經擬定要去視察的下一所會院。

他從來不浪費時間，仍覺得時間不夠用，尤其是不在自己的總院時，更有這樣的感覺。總院才是一個「地方，掌船的舵就在這裡，他身為船長，應該常在這裡，每次被迫要離開此地時，必須盡快重回這裡。羅馬夏季燥悶酷熱，有人向他提議，前往比較涼爽的地方稍事休息，他總是這樣回答：「我的地方是在這裡。」他到國外視察會院的時間，是否如他許多屬下所說的匆促短暫？依照他個人之見，照他

所計劃的就是最好的了，對他來說，這已經是夠了。

他首次前往美國的交通工具是一艘名叫「安德·格利迪」的輪船。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從拿波里啓航。同行者有伯鐸·鮑蘭諾神父，他已把美國視爲自己的第二祖國，在整個大戰期間，都是在那裡度過的，現在在義大利經過短暫的度假之後，要返回美國了。在同一艘船上，還有聖保祿孝女會的總會長戴格蘭·梅而珞修女，她也像會祖那樣，前往美國視察聖保祿孝女會的會院。同時隨行的有三位年輕的修女，因爲她們選擇美國作爲使徒工作的園地。

兩位總會長一同視察了在美國的各所會院之後，轉往南美巴西和阿根廷，視察那裡的會院。會祖用他大部分的時間，視察聖保祿會的會院，而戴格蘭修女則祇視察聖保祿孝女會的會院，並在旅途中向會祖報告他不能親自視察的細節。

雅培理神父很少談論他對所到之處的印象，我們祇知道，他首次接觸美國的印象十分良好，就是他看見聖經流傳得很廣，他也收藏了幾種版本的聖經，有意在義大利仿效出版。

他遠離羅馬必然覺得時間太長，這是不容置疑的事。他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從拿波里動身的，到了第二年的三月十九日還沒有回來。總院覺得不高興，第一次慶祝他的主保瞻禮（聖若瑟），而他本人卻不在③。雖然那時會士搭機旅行還是一件例外的事，不過從那以後，爲了節省時間，決意以後不再坐船旅行，而要經常地搭乘飛機。

回程時，他在巴黎作了短暫的停留，以便快速地視察那裡的一所會院。回到羅馬之後，又立即動身

視察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的會院。本篤·鮑阿諾神父在那裡很難得到居留許可，經歷許多犧牲，才開設了一座小小的會院，但是它還是得到天主教上智有形可見的援助。

在國外的創業

在會祖視察由第一批人數很少的會士在義大利以外的地區所開設的會院時，他的神子又在其他的國家播下新會院的種子。一九四六年，保祿會士初次出現在加拿大，不但一無所有而且對當地的習俗也一無所知。德宜·貝狄那迪神父於短短的時間內，在魁北克省的歇勃魯克，造了一座相當美觀的房屋，開設了一個寬大的書局。他也招收了一些青少年，使他覺得很高興。不過這些青少年沒有什麼恆心，所以使他的希望落空了。

還有一位年輕的司鐸獨自前往愛爾蘭，在巴利基蘭創立一所小型會院，至今還存在。他曾克服了許多重大的困難，首先是言語不通，其次是一個毫無經驗的義大利人，很不容易接受當地居民的意識型態。

墨西哥是一個不容易進去的國家，不過在那裡工作令人感到欣慰，一方面由於人民生性善良，另一方面保祿會士在那裡的各種印刷創業都獲得了成功。因此今天保祿會在墨西哥已經成爲最有前途的會省之一。

在瑞士的魯迦諾也開設了一所小小的保祿會院，但祇有艱苦而短暫的生命。

同時在蒙道維也開設了一所聖召院，距離阿耳巴母院很近。

一九四七年又有保祿會士啓程前往智利，居留在聖地牙哥，有些則到哥倫比亞。如今在那裡有三所會院，還有一些保祿會士前往英國。

在同一年裡，保祿會士沙瓦道雷·卡羅拉神父受聖座委託，主管蒂岡城和聖座治外法權的各座大廈的電話網路。卡羅拉神父於一九五八年逝世後，立即由保祿會士恩卓·曼弗雷迪神父繼任其職，直至今日，頗受眾人滿意稱便。

同時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也分往其他各國，如西班牙（一九四六年）、瑞士（一九四六年）、墨西哥（一九四八年）、哥倫比亞（一九四八年）、日本（一九四八年）和印度（一九五〇年）。她們新設的會院都獲得了長期持久的成功，如今聖保祿孝女會是聖保祿會大家庭裡人數最多的修會。

關於向國外拓展聖保祿會大家庭一事，會祖曾經吩咐過，要在大城市裡，最好是在各國的首都裡，開設國際性的書局，由一位司鐸負責，兩三個輔理修士協助。同時他們要設法精通當地的語文，熟悉那裡的人民和事物。並在適當的時候，在最好的地點，開設一所培育人員的會院。若有時間和才能，也可以出版自己的著作，翻譯其他語文的作品，或向中央辦事處提報值得翻譯的當地作品。這個主管編輯的中央辦事處，設在聖保祿會的總院內，由適當人數的會士和修女組成，在聖保祿會及聖保祿孝女會兩位總會長的指導之下，其「首要的宗旨為編輯我們自己的刊物，次要的宗旨是將本會特殊的使徒工作，與

編輯、技術、宣傳等方面加以配合協調」④。它以《國際書目提要雜誌》為正式的機關報，這份雜誌就在那年創刊。後來在世界大戰最艱苦的幾年中，迫不得已而停刊，其後和平重光，時局穩定後又再復刊。但到了一九七一年，決定終止出版。

主徒修女會的獲批准

這個修女會雖然從她誕生的那天起，大家都用「主徒修女會」這個名稱來稱呼她，可是依法卻常被視作聖保祿孝女會的一部分，或一個小組。聖保祿孝女會的總會長遵照會祖的指示，給她們寬大的自主權，甚至包括獨立的初學院和備修院。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雅培理神父認為應該請求修會聖部，准予阿耳巴主教成立主徒修女會為一個隸屬於教區的修女會，依法確認這個事實。他也委託聖保祿孝女會總會長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九日，正式提呈申請書。由於第一次申請沒有得到回音，所以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再度提出申請。

這一次，由巴才篤主教和未來的樞機阿爾卡狄奧·拉辣奧那神父代表修會聖部，以一份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頒佈的法令為由，堅決的拒絕了申請。他們認為主徒修女會既然是，也應該常是包括在聖保祿孝女會一切的效果之中。所以，「遵守由聖座批准的會憲，並真誠而守法地遵行之，包括名稱、服裝、培育，及在會院內部私人方面。」⑤

修會聖部如此嚴格的處置，必然是藏著一些奧秘、一些讓人不甚明白的幕後行動。主徒會修女爲什麼要受這樣的處分，甚至連她們的名稱也成爲可疑之物。大家都知道，有一小組的主徒會修女和另一小組聖保祿的孝女之間，有一段時期發生了齟齬。可是，沒有人知道小組中有人向聖保祿會的總代理，一個虔誠的司鐸報告修會之間的怨恨。那位司鐸對於聖教法典相當精通，但是頭腦太簡單，又過分衝動。他是修會聖部的參議，很受部長巴才篤主教的器重，同樣也受會祖的重視，被視爲偉大的知心人。看到他給聖部的報告，對爲何頒佈那份法令，禁絕那些修女，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了。可是，在當時是不可能看到那份報告的。

雅培理神父親自向主徒會修女宣讀了那份法令，吩咐她們爲草擬那份法令的人念三遍聖母經，並將一份由他自己和聖保祿孝女會總會長簽署的通函寄給所有有關的人，使他們知道羅馬的決定，也勸告她們要以信心及順服接受這些決定，就像簽署這封通函的人，已經首先忍耐地予以接受了。⑥

但雅培理神父並非就此作罷，無論他的信念是依據什麼理由，他當時深信主徒修女會是天主所願意的，任何人的意願都不能阻止它誕生、成長和繁榮。於是他特別委任賈卡鐸神父，熱切地吩咐各主徒會修女，務必順服遵從聖部的措施，也要感謝天主，而且除了同他或賈卡鐸神父之外不得爲了任何理由談論這件事。但他自己向天主求得光照，並決意要在適當的時機，打出手中所有的一副牌，使事情改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賈卡鐸神父記錄了他說的這些話：

「爲了本性及超性的理由，我日益深信成立主徒修女會是合乎本性，合乎教律，合乎福音與合乎天主旨意之事。她們謙遜虔誠地服事主師，將完成許多善事。」⑦

由於雅培理神父一心專注於主徒修女會的問題，所以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七日，他樂於接受在阿比阿環城路的一座聖堂講一篇道理，以慶祝巴才篤主教榮升主教二十五周年及晉鐸金慶，因爲他急需這位教會神長能站在他這邊。他的講辭是事先留神準備好的，因爲非常受到重視，所以許多在場的人都希望能有一份副本。同時保祿會士和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爲這次的慶典也預備了厚禮。巴才篤主教很重視雅培理神父，他也知道，雅培理神父全力追求的是造福人靈。再者聽了亞歷山特利亞的安傑利哥神父和賈卡鐸神父的話，他已經確知，那些消息都是捏造的誣告，由於誣告才產生禁絕主徒修女會的法令。他也聽到有人私下評論，本來應該接納雅培理神父所申請的主徒修女會。

然而，由於他年歲已高，在這個問題上，似乎不能與持相反主張的阿卡狄奧·拉辣奧那神父爭論下去。所以雅培理神父準備舌戰的對象是宗座視察專員亞歷山特利亞的安傑利哥神父，負責實際執行那份禁絕法令者，就是這位神父。雅培理神父事先聽取了每位修女的意見，已經得到一個確實的信念，就是那些修女實在是那不公道的犧牲者，她們確實能對教會提供不可忽視的良好服務。當他看到收藏在聖部裡的證辭，知道是誰作的見證後，他的想法即成爲確實的信念。

雅培理神父成竹在胸，知道自己的策劃必會實現，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對那些才開

始初學的女青年說，對於自己的聖召要有信心，不可計較環境對她們所要求的犧牲，並應懷著信心，準備在一定的時候發聖願。他還補充說：「我們應該做好屬於我們份內的工作，其餘的事，天主自會照料。」⑧

他因缺乏耐心而再度申請，並且提出比合理可以得到還要多多的要求，他竟然想使主徒修女會，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是一個直屬教宗的修會。關於這一點，巴才篤主教無法照辦。他在拉辣奧那神父不再表示敵對的態度之後，終於說了這樣的話：「既然雅培理神父願意這樣，我們就這樣實行吧！不過，開始是一個屬於教區的修會，不得有什麼任意而為的事。」⑨

這是很清楚的，雅培理神父和賈卡鐸神父不應該把聖部的准許視作自己的最後勝利；同樣也是很明顯的，聖部不能取消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那份嚴峻的法令，公開承認自己犯了錯誤。要避免這一切，祇有把它改成是成立新修會不提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也不說明以前主徒會修女們與保祿孝女會的關係。

這樣，雅培理神父可以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向教宗呈上正式的申請書，請求教宗「賜與阿耳巴的主教『毫無阻礙』依法成立此一新修會」。

對於這個新修會，他作了詳細的說明：

「她們名爲『主徒修女會』。

她們特殊的宗旨是光榮在至聖聖體內的主師耶穌基督，以祈禱和工作協助神職人員、修會和傳教的聖召、恭敬天主的敬禮和基督信徒的虔誠。

所以，這些修女所從事的使徒工作有：

一、每天日夜輪流，不斷朝拜至聖聖體兩個小時，以補贖罪過，並為現代的使徒，特別是為那些從事印刷、影片和廣播等使徒工作者祈禱。

二、在修會的會院裡，提供服務的工作。

三、給各聖堂縫製祭衣、長短白衣和其他的用品，以及敬禮之物。按照教會的意思和精神，增加教友們的虔敬。⑩

修女們所完成的虔誠工作，也使修會能有一個良好的經濟基礎。⑪

修會聖部依據這份申請書，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授權給阿耳巴的主教磊思·格辣西，依照教律成立這個新修會。主教乃用同一份法令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批准了已經預備好了的會憲。那天恰好是聖週的星期四，正是耶穌聖體和司鐸神職最好的日子；而且聖體與鐸職在主徒修女會的生活中，曾有過且將一直佔有很重要的部分。格辣西主教並以自聖部賜與的特權，任命瑪麗·璐琪·李琦修女為總會長。她必須及早從主教或具代表之手發聖願，並任命總部的參議。

這個修會按照教律來說，是一個新的修會，但是已有二十多年的修會生活，而且在十六個不同的教

區裡，設有十八所會院。爲此，教宗碧岳十二世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願意光榮這個修會，賜予它「讚美的法令」，以及首次予以批准它的會憲。

義人的逝世

聖座批准主徒修女會，對賈卡鐸神父來說，是他生前最後一件大喜事。由於他本人的虔敬，使他特別重視和喜愛修女敬拜聖體、從事禮儀的使徒工作，以及準備在默默中爲司鐸犧牲自己，他自己也甘願爲她們捐獻生命。爲此，當她們的修會似乎要被解散，甚至於連名稱也要被人遺忘時，他確實非常惶恐不安。

他如同會祖那樣深信，保祿會士假如沒有那些敬拜聖體，慷慨犧牲的靈魂的支援，就不可能成爲天主所期望的他們。因此，他不顧自己膽怯的生性，很高興地接受了一個艱鉅的任務，就是站在最前線，不斷地寫信給負責視察的阿卡狄奧·拉辣奧那神父和巴才篤主教，與他們見面，向他們報告說明，消除謊言，解釋清楚，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份法令，是由一些黨徒誣譏而產生的。進行這項工作時，他要忍受那些與他持有不同意見者的侮辱和強烈的反對，這是無法避免的事。爲了維護他所負責的大事，他不但準備面對一切，而且爲他所面臨的困難艱苦和所受的恥辱而感謝天主。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主徒會終於被磊思·格辣西主教承認爲一個女修會，多位主徒會修女在視察專員神父面前矢發聖

願。這時賈卡鐸神父從內心深處感謝天主所賜的洪恩。

然而，當時他的健康已因白血球症而受到嚴重的破壞。將近二十年來，聖保祿會的生活就在雅培理神父與賈卡鐸神父兩者之間運轉，兩位神父交替主管阿耳巴和羅馬兩大會院。不過，在一九四六年秋，在他前往羅馬擔任聖保祿會副總會長時，主導全會的權力完全轉入會祖一人手中。賈卡鐸神父好比一隻小船，被派往前面探察，然後回歸船隊，而由母船拖拉著前進。他的工作減少了很多，但精神方面的痛苦卻相對地增加了，他發現自己好像變成一個豪華的擺設，或一件裝飾的禮服。

維護主徒修女會這項工作，對他來說，是一個相當沈重的負擔，但也是長期無法工作之中的一大欣慰。到了這個任務圓滿成功之後，他再度進入靜默，安然重歸自己的原位。

一九四七年聖誕節，他給會祖呈上「指導手冊」的草稿，並附有一封信，其中寫了一段以下這些話：「我認為每一個字，都是良知所提示，以正直的意向所編排，由純潔的愛、真誠的愛德和孝敬的真情所推動的。」

這時他已無法站穩，診治他的醫師，以為他患了某種病，其實他得的不是那種病，到了醫生發現診察錯誤，為時已經晚矣。

他知道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那天的上午，教宗接受修會聖部部长請求，簽署主徒修女會的一「讚美法令」，他願意獻上自己的祈禱，並與全體修女的祈禱合而為一。就辛苦地下樓，到總院的小堂舉行聖祭，他聲音低微地奉獻了最後一台彌撒聖祭。完畢後，力乏不支，就仆在祭台上。有人把他抬回床

上，從此再也沒有起來，只是顫抖地等待教宗批准主徒修女會的消息。喜訊傳到後，使他更能心神安祥地念：「現在祢可以打發祢的僕人走了。」

他在那時寄了一封信給一個在西班牙的同會兄弟，對方在他去世的那天收到該函。他在信中寫道，已有一段時間，他過著「憂傷的黑夜」。這樣的話是很不尋常的，因為他這個人從來不提自己的痛苦。以前他曾經為了一點小小的爭執，一直沒有給另一位也在西班牙的同會弟兄寫信，所以他在信中同時請求收信的神父代為轉達致歉之意。他寫道：「你看見他時，給他一吻，而且要吻得有響聲的。」這樣的語氣，對他這樣情感過度拘謹的人來說，也很令人稱奇。顯然，他覺得自己已經是活在正常生活之外的人了，不用拘泥於小節。

一九四五年聖週，阿耳巴會院幾位司鐸和學生，把那三天大日子裡所有的答唱詠都唱得很好。聖週五那天，賈卡鐸神父格外感動，尤其是聽到那首歌的第一句：「看！義人去世的狀況。」禮儀完畢後，他走到歌詠團的指揮旁，稱讚說：「好！羅阿達神父！你們唱得很好。我死後，我想請你給我唱：看！義人去世的狀況。」

後來羅阿達神父聽到了去世的消息，便排除萬難，以實踐所許的諾言。他很快地集合了所能找到的歌者，抱著激動的心情，以前從未有的感受，再度指揮唱者重唱那首歌。這在每個認識賈卡鐸神父的人聽來，猶如是聽了一篇追悼辭。

賈卡鐸神父是在一月二十四日午後去世的。那一天在他住的會院是一個慶日，因為那天是殉道者聖

茂德的紀念日。這位殉道聖人是聖保祿宗徒的愛徒，賈卡鐸神父在發聖願時，也選擇這位聖人爲他個人的主保。

許思德樞機聽到他去世的消息後，表達了他的悲慟：

「賈卡鐸神父的逝世，對我來說，是一件家庭的喪事。因爲他在羅馬開設會院的頭幾年，艱苦備嘗的時候，我像一個兄弟般在他身旁。啊！那是富有神貧精神，並且英豪地完全信賴天主的歲月，每一天都有天上送來的靈糧。

現在他已在天上爲我祈禱，使我們能效法他，將來有一天也要在天上跟隨他。聖茂德和聖保祿已經把他接去同他們在一起，他實在是幸福的！」

爲了容納衆多的參禮者，他的喪禮是在聖保祿大殿舉行的。那是一次感人的見證，顯示亡者生前以他的仁愛，在他四周織成了一張細密的敬愛和尊重的網。大家的緬懷之情，在會祖的講辭中表達無遺。他首先稱述亡者忠於修會的理想，其次讚揚他的信德，在這方面他真是一位導師。他的遺體暫時安厝在羅馬委辣諾公墓，後來遷往宗徒之后大堂。安葬在會祖爲自己所預定的墓穴下方。

整個鞏固的階段

一九四六年十月，會祖視察了本會在義大利的所有會院，以及國外大部分會院之後，又籌劃了一個廣泛的關於創舉和事業的方案，並且在「聖保祿會刊」上公佈。也許這個方案太過廣泛，所以後來祇實行了一小部分而已。

在個別方面，他爲義大利各會院提出了詳細的規範，所有在義大利的會院組成一個會省，以阿耳巴的母院爲中心。這個義大利會省，應該「稱爲『導師』會省，因它負有義大利的導師的使命，以光榮天上導師及推展這種敬禮，並使本會的會院能更認識、效法和敬愛耶穌導師。」這個會省也應該創辦一份日報，尤其是在杜林的那所會院，應該努力負起這個責任。

多年來，有些會院覺得司鐸與輔理修士間，應有更多的合作，而且大家都承認，輔理修士的智育受到嚴重的忽視。現在會祖願意擬定一個適合他們特殊情形的學習計劃。並決定大量修改會憲中二十多條的條文，旨在使那些無神職的會士，更能參與本會的生活和行政。這份新會憲上呈聖座，而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獲得正式批准。

計劃中有個編輯中心，協調整個的使徒工作，然而事實上他卻擴展成一個出版社的辦事處，組織設在總院內，成爲那個時代最固定也最有用的創舉。選擇可以出版的原著，管理翻譯的工作，與譯者通信，把待印的書分給義大利各地聖保祿會的印刷廠，決定每版應印的冊數，以及判斷是否需要再版等，一律由出版處負責。對於如何選擇可以翻譯的書，出版處利用國外保祿會院所提供的資訊，並且與多位

宗座學院及大學的教授專家合作，特別是在最近十五年內所出版的各種百科全書，都有賴於這種合作。

關於招收新的會士，曾決定應大量利用退省，也接納由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有志過輔理修士生活的青年，希望有朝一日能使他們成爲管理影片、廣播的工作人員、或繪畫、雕刻的專家、或管理機械的技工。關於招收有聖召的青年，所有的會院都應努力以赴連那些最小的祇有一個書局的會院，也應該有所貢獻。

那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司鐸，如果他們更願恪遵會規，獻身培育和編輯的工作是很好的途徑。在培育時，應該緊記：「對衆人來說，喜愛使徒工作是聖召真實和必要的條件，也是青春時期的一種保衛利器，真正愛天主愛人靈的證據，而且也是喜樂和善功的泉源……懶散和冷漠一定會使這樣的青年走上另外一條道路。」^⑫

編輯不是一種神職，但卻是我們的神職。對於其他的神職可用餘暇的時間，但對於編輯則應用絕大部分的時間。本會會士所出版的作品，成爲我們出版和創舉的主體。」^⑬所以對堂區內的神職工作，應該「以合理堅定的態度」^⑭予以減少。當時阿耳巴的會院是一個人數最多的團體，有兩位專門從事編輯工作的司鐸，此外還有主編定期刊物的司鐸。至於其他的會院「至少應有一位司鐸」，負責指導編輯、技術和宣傳的使徒工作。^⑮

雅培理神父信守自己的理想，把印刷使徒工作的每一個過程都交託在被祝聖過的手中，他再次重申：「要避免外來的工人經常與會士一起工作的情形。如有某一個工人、畫家、作家、技師等，必須請

他們在會院裡工作一段時期時，即使本會會士需要向其學習應學的工作，也應該將其隸屬於我們的會士之下。」^{①⑥}

在方案裡也有一些規定可能顯得過嚴，例如有這樣一條規定：「收音機應該為衆人而調整頻道。魔鬼已經誘使本會好幾個會士吸煙。這種滿足使人喪失許多恩寵，容易令人違反神貧，甚至於犯第七誡。誰若引進這種惡習，降低會院內外別人的尊重，並使神職工作減少效能，為何不做此補贖，以避免煉獄呢？我懇切地要求減少和禁絕這種惡習。福音的勸諭永遠存在，耶穌基督的門徒應該實現『棄絕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的吩咐。」^{①⑦}

爲了禁絕吸煙的惡習，不讓它進入本會，雅培理神父推行了一項歷時十年之久的實際運動，並採行他所能用到的各種方法。他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份的「聖保祿會刊」，發表了處理這個問題的辦法：「禁令的對象包括本會全體人員：司鐸、修士、輔理修士、初學生、望會生、備修生；也包括各國的一總會員。無論是在公開場所，或是私人居處，本項禁令均可適用。這項措施的遍及性，是依據良心的應務而來，不論事態的輕重，均有違神貧願，因此這項禁令規定完全不可吸煙。」^{①⑧}

不過，我們應該承認，他的方案並沒有完全結出所希望的成果。這也是修會生活裡很普遍的一種慣例，在起初之時值得讚許，但在後果方面卻不能令人讚賞。的確，這是一個常見的現象。每個修會的會祖保持一種專利以領導修會，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一天，是他們賦予修會生命，他們也從修會取得自己形象的特徵。聖保祿會也發生同樣的情形，當修會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可以致力多種活動，並擁有

高度的特長時，會祖的一部分力量就要投注在各會院上。那些會院同樣也是他的，他應該經常付出關照。在這種情況下，會祖的一些決定和措施好像是來自遠方，減低了力量，效能也降低了，因而容易被那些有意忘記這些措施的會士所疏忽，或置之不理。

建堂工程

披閱那幾年的「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年鑑，以及總院的記事錄附註，我們會看到下面這些記載：「那座新堂佔去了我們全部的精力和活動。」^{①⑨}「一九七四年主要的思想是宗徒之后大堂，也是我們每天所求的恩寵，以及首要的工作和任務。」^{②⑩}「爲宗徒之后大堂花費了大筆經費。」^{②⑪}「宗徒之后大堂在全院所有思念和全部努力的頂端中繼續成長，但它也面臨很大的困難。」^{②⑫}

當然，那些困難由賦予建築工程高度宗教意義的會祖親自應付，他手中的錢袋經常空無所有，他要親自設法使那些不斷敲門要錢的建築工人閉口無言。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當時負責令人疲勞的「宣傳工作」，她們做了很大的犧牲和克己，以足夠的錢幫助會祖滿足那些工人的要求，使他們繼續工作，尤其是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之間。整個保祿會大家庭，都以不同的數量協助建築那座大堂。會祖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二年前往國外長途旅行時，那座大堂是他打電話和寫信的主要對象。用在這一處的錢，就不可能用在另一處，爲那座大堂花費太多的心力和注意，有時使別的事業蒙受了損失；因爲他們

所用的時間和能力，仍不足以應付建堂的需要。

有位作者的看法與我們相同，他說：「興建一座如此宏偉的聖堂，對戰後保祿會的生活影響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是難以確定的。不過，就事實而言，這座聖殿過去曾經是，而且現在也還是一個表示保祿會這個大家庭各個修會，互相團結，彼此合一的具體標誌。」^{②3}

在歷經數年之後，這個中心逐漸完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十一點鐘，就在這個中心裡，保祿會士、聖保祿孝女會修女和主徒會修女，聚集在大堂的地下室，一起敬拜聖體一個小時，接著舉行耶穌聖誕節的大禮彌撒。臨時的祭台是用石膏製成的，因為建堂工程尚未完成。第二天起，各修會團體在那裡集合，在自己的小堂裡舉行神聖的禮儀，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為止，因為那時大堂的地下室正式開幕。按照會祖的安排，各修會團體經常在那裡集合，以舉行敬主神工，個人則在各小堂裡與天主會面交談。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特辣略主教祝聖了新祭台；這是一塊晶瑩潔白的大理石，兩幅精心製成的帷幔將祭台裝飾得富麗堂皇。「祭台四周有石級，係用暗色的雲岡石砌成。祭台上方有一盞明燈，射下一道光線，使奉獻感恩祭的重要禮儀更顯得莊嚴隆重。祭台有如一張寶貴的書桌，聖體聖櫃就位在中央。在這個精神軸心之上，有一個稍微彎曲的覆蓋，飾有嵌石畫。這是大堂裡最富麗的物件，但它本身是十分純樸的，富麗的原因是由於石頭本身有無數不同的色彩，也因嵌石畫的技術精美，在它各種形象中，有的祇有主要的線條，有的卻為抽象的象徵，並以海水那樣的綠色作為美麗的背景，使光環和以金

線和金粉織成的覆蓋，不會分散那股由上而下照在祭台上的柔和反光。」②4

那年十月十五日，新任的米蘭市總主教孟諦宜，答應前來祝聖拍電影應用的器材。那些器材暫時堆放在地下室，等日後有一個更寬敞和更適宜的場所再行安置。樞機由會祖和多位會士陪同，興味盎然地參觀了大堂各處及地下室，當時大堂的工程仍在加緊進行中。

最後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古宜阿主教祝聖了地上的聖堂，亦即真正的宗徒之后聖殿。從那天起開始了慶典，直到聖母無原罪始胎節日結束。在祝聖大堂那天晚上，在羅馬的聖保祿會各修會團體，都參加了一小時的敬拜聖體。雅培理神父在講道中說了以下這段話：

「戰爭結束後（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雖然我知道，建造這座聖堂需要極大的犧牲，但是我仍決定興建，作為贖罪和賠補。

聖母瑪利亞，妳從日本到法國，用奇蹟的保護救助了我們。

請看，今天我們前來還願，向妳奉獻這座卑微的聖殿，作為妳的寶座，奉妳為我們的母后。每一塊磚都代表妳的子女和許多贊助員的犧牲。他們的名字（即使不為人知）寫在名冊上放在妳足前，這份名冊有如懇求和信德的證據。聖母瑪利亞！請妳記念他們！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名字都已經登記在天上。

今天，妳的子女無不歡欣鼓舞，因為在聖保祿堂和耶穌導師堂之後，大家都認為應該有一座恭敬妳

的聖堂。我們祇是把已經是你的東西奉獻給你，這是一個『從你所賜所與之物』。因為是你感動了我們的心，張開了我們的手；是你建造了這座你的殿宇。你照明了藝術家，指導了工作人員，激起了衆人的熱忱，並且使這份熱忱在這美好的日子來近時與日俱增。

願妳受讚美！啊慈母、導師和母后！是你給了我們靈感、意願、能力……

在這座聖堂裡不會沒有祈禱，所以，慈母和母后啊！也不會沒有你的恩賜。這恩賜將賜給教宗、給鐸職、給修會生活、給在各國設立會院的聖保祿會大家庭。聖母瑪利亞啊！求妳在天上繼續你的使徒工作，也就是將耶穌賜給世界。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許多國家因為沒有耶穌基督而貧窮堪憐，新生的一代面對生命之時，也需要耶穌基督。世界祇有在接受耶穌一如祂之所是時，才能得救。我們必須接受祂所有的道理，祂所有的禮儀。

充滿教理和禮儀的福音；

充滿福音和禮儀的教理；

充滿福音和教理的禮儀……

慈母啊！求妳使世人聽從聖父的吩咐：「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祂！」^{②5}

宗徒之后聖殿，從地下室至堂頂上的十字架，高八十一點一公尺，面積廣達二千八百八十三平方公尺，全部容積為十萬九千五百七十四立方公尺。圓頂繪畫的面積為一千二百平方公尺，是畫家若瑟·單

達卡達費了三年多的時間才完成的。

兩個紀念日

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是雅培理神父七十歲壽辰。他在四十年前的八月二十日，祝福了阿耳巴的該拉思可廣場旁那間簡陋的屋子之後，開始了他一生偉大的理想——印刷的使徒工作，當時祇收了三個青少年。

爲第一個紀念日，他撰寫了《給聖保祿會大家庭》的小冊子^{②6}，後來把它付印出版，並在那年的聖若瑟節分發給大家。這本小冊子可能已爲人所遺忘，但是它是雅培理神父筆下最精純、最有層次和有效用的一個作品。誰若願意了解，經驗在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中引進一些什麼新的資料，這本小冊子就很有幫助。甚至於連那些小標題，如：人性的培育、社會的培育、工作和天主上智的安排，「你們在自己的身體內懷有天主」，也都很有意義。雅培理神父也曾犯了當時在教區修院和初學院很普遍的錯誤，就是認爲虔敬和柔順是準備晉鐸或過修會生活的人唯一主要的天資，太過忽視人性的基礎，熟不知司鐸和會士的生活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不過，經過歲月的流逝，雅培理神父自然會在一件事上探尋主要的本質，同時他遇到的挫折和失敗，也使他明白人類的本性和基督徒的本分。以前被人忽視的地方，是對人性的要素應該加以觀察，並視爲不可取代的基礎。這是負責培育會士或司鐸的人都應該留神

注意的事。

我們認為應該把這本小冊子中的幾頁予以轉錄，這也是因為在雅培理神父其他的作品裡無法找到這樣清楚的遺教。在第一章「人類本性的培育」裡，我們看到有這樣一段內容：

「體質：青年人不得有重大的身體缺陷。再者，從今以後，要更注意身材、應有的相貌、身體的健康和強壯，這也是有益的事。在被本會收留的初期，由可靠醫師作細心的檢查，是有其必要的。不過，在錄取時即具醫師的證明書，更為妥當。今天，由於許多複雜的原因，心理和生理上的問題日形增多。有些來自遺傳，有些則來自出身、教育、營養、疾病……我們招收備修生，不是要開設療養院，而是要設立一個陶成聖召的場所。進會者沒有特殊的克己苦行，卻有每天的工作和犧牲。

要記住哪些青年是不合規定的，也要記住會憲內對年齡的規定，還有聖教法典所定的規則。

一般而論，在子女衆多、組織良好的家庭裡，在身體和道德方面都較為健全。在錄取之前，應先設法盡量認識當事人，他的學識和性格，也要知道他的父母、家庭，以及他所生長的堂區環境。

度團體生活有一些要求，如溫良、善於與人交往、性情樂觀。一部分是由於本性，一部分則由於教育。

應有寬大、慇懃、諒解和傾向於和善的評論。

對於窮人、受苦者、長上、屬下，都要有正直的態度。知道遵守斯文、禮貌的規範，能服務於人、

無論身在何處，都要殷懃有禮，尤其是在與人共處之時。

對所受的侮辱和損害予以寬恕，對所受的恩惠要記在心裡，不可當面斥責別人的過錯或羞辱屬下。要常保持一貫的態度，單純真誠，在幸福和光榮時不可自傲，在遭遇不幸時也不可自餒。

爲了謹修潔德，應該養成高尚思想的習慣，要把心神投向美善的事物，立定堅決的志願，過正直之人的生活。

要經常管制感官：視、聽、口舌、觸覺和嗅覺等。

要有意志力，設法控制自己。

對生命應有正確的觀念，應知道靈魂比肉身高貴，肉身應該屬於精神之下。

要留神遠避罪惡的機會，包括危險的事物、人、表演、地方、讀物、聆聽等。

避免空閒、饕餮、獨自和與人在一起時的過度自由放任。

敬愛聖母，熱心勤領告解和聖體聖事。

爲實踐神貧的精神，應該首先實現公道，即使在小事上也應如此。

應有這種信念：世上的財物，是爲人自然和永恆的生活。

健康良好，身體強壯。

保持整潔，善用時光。

應有正確適當的節儉方法。

在會院裡要保持整齊，妥善收藏衣服、家具、工具等。理財要有智慧，要適時供應所需，且有預見之明，在一所會院裡，這些都屬完全必要的。要遠避貪念野心、無用的享受、多餘的東西、各種裝飾品，以便省去許多東西。

從事使徒工作之先，應具備對於平民社會有充分認識的條件，這樣才能與人共同生活在今日社會之中。並且還要願意繼續增進這種知識。

應有人人都須共謀大眾福利，有如個別肢體共謀整個身體福利的深刻信念。應有豁達的心胸，好能明瞭人類和個人的需要。

對於那些無論是在身體，或是精神，或是理智方面的不幸者，應有一顆敏感的心。應有把自己的知識和信念傳授給人的傾向，喜愛勸人進教。

在服從的精神方面，首先應有溫良、平衡、柔順的性格。對於長上，無論是來自本性，或是出於修行，都應該尊敬。還要具備充分的知能，以便明瞭服從的修會聖願。

備修生應該來自那些與本堂司鐸保持良好關係的模範家庭。

至於智力方面，凡是願進修會的備修生，祇要能做輔導修士應做的工作即可。但若願進修會成爲司鐸者，應具備研讀神學和從事神職工作的才能。在進會時學歷愈高者，求學的學程也愈短。

外表方面的事，如房屋、場所應適合與衛生、空氣流通，富有陽光。

屋中一切都應整齊、清潔、適宜，尤其是聖物，或與使徒工作有關之物。

食物要足夠，適合年齡和工作，尤其要妥善地烹調，有禮地供應。要像慈父一般，留神注意在發育年齡中的人。

要注意個人的清潔，整個人應有條不紊，衣著合乎體統，雖貧窮但無害於清潔，牙齒、手足、臉面……書籍、簿冊、課室桌椅等均應保持整潔。

每位導師每日每時對這些方面都須費心，不可厭倦。因為這些事物，猶如謙恭禮讓及社交規則，同屬德行之事，須賴內修生活加以圓滿補足。

關於倫理方面的事，誰若習於善用自己的自由，才是一個禮貌的人。

有幾件事必須記住。

應使人人都照良心做事，要有信念，要生活在天主面前。

良心是理性的聲音，也是天主的聲音，它從內心深處指導人，支持者與勸告人。

不可放棄自己的本分，即使孤獨一人時，也不可不盡本分。

不可違背真理、說謊或以偽善欺騙別人。

不可不守正義，要尊重別人的名譽、財物和生命。

要遠避罪惡，謹守自己的良心。與善者為友，喜歡同長上在一起，敬愛他們如同父親和恩人，以他們為可靠的嚮導。

禮讓可能有出於本性的成分，不過禮讓更應該是修成的，好使它在一個會士身上成為超性的。一個

真正善良和謹慎的人必然是禮讓的；一個小心禮讓的人必然也是善良和謹慎的，至少外表上是如此。不過，禮讓應該是出自內心的。

並非所有來自富貴之家的人都是有禮的，有些青少年雖然出身卑微，顯得有些拘束不自然，其實在美德、好心和真正的禮讓方面，卻勝於那些富家子弟。

回覆別人的信，是當然的本分，即使祇是告訴他，自己不能或不知道要說什麼。不理或裝著不理社交應行之事，是重大的錯誤。舉止有禮，向人表示尊重能使共同快樂的生活更為容易，同時也使尊敬更顯得高尚……相反的，說話尖酸庸俗、無禮凶狠。無論是對說者或是聽者，必產生許多紛擾和不满。聰明、博學、德行均不足恃，一切還必須用真正的會士風度和姿態來補足。

有些人可能習慣親吻十字苦像，卻並不真正愛受難的主；可能念經而毫無感受；參與最神聖的宗教行動而覺得厭倦。但是講話者的訓導和榜樣，卻會培育他的心靈，陶冶他的生活。

要培育青年的性格，訓導他的意志。一個有好性格的青年，有一個要達到的理想：聖化自己，獻身事主，從事使徒工作。一切都朝著那個方向前進：虔敬、學業、使徒工作、喜愛修會、順從指導他的人等。

要將青年陶成爲一個有堅強人格的人，當以深刻的信念爲基礎，恆心地按照信念來生活。有一天他將是一個這樣的人：能引導那些弱者和沒有堅定意志的人，能控制不同的意見和環境，能恆心持久地達成自己理想的目標。他並非頑固，也不是祇有強壯的體格。

他是一個安詳、純樸、開朗的人。

他對衆人都和善、有節、安靜。

他令人喜愛而有好感、謙沖自牧、誠實無欺。

誰若願意養成一個善良的性格，就應該對自己下工夫：要控制自己的思想、情緒、想像、口舌，以及一切舉止行動。

在培育心神方面，要設法使青年熱愛天主，也要愛人，應該有同情心、謙遜、慷慨。心神是一大力。

應當注意榜樣的力量，培育不是偽裝和膚淺之事的，來自生活的，才能培育生活，發自口中的，僅能在人耳畔掠過。一個兒童如果看不到勸告他的或命令他的事真的實行的話，他也不會真正地實行。而且會切望獨立自主的時刻早日來到，好能照自己的本能行動。

宗教並非祇是一些定式、禮節、外表的行動；它需要施教、信仰、深信。

為能培育心神，必須遠避一切的好感或惡感。

要在人心裡灌輸對罪惡永久的仇恨。

教導無知者，安慰受苦者，幫助貧窮者。

要在青年的心中，紮下聖召理想的根，培植仁善的心理，和愛的思想，真誠地願望別人能有福利，要不斷與自私博鬥。

一顆受過良好培育的心能愛所有的人，它不懷有怨恨或嫉妒，又能遠避一切危險的友情。

誰若對導師、父母和神師開啟心扉，就能得到幫助，享有很大的平安。在祈禱時謙虛自下，懷著單純的信德。

尤其是培育正直、善盡每日的本分，虔誠敬主、努力求學、從事使徒工作、為人正直無欺。」⁽²⁷⁾

在雅培理神父的觀念中，溫良的性格、寬廣的心智和對待窮人的正確態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他逐字重複已經講過的一頁，以叮嚀要過修會生活的備修生。這個也表示歲月在他身上造成很大的改變⁽²⁸⁾。有一件事可以証實這點：他不再把遊戲看作是浪費時間的事，而且認為遊戲是會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就像他認為體育是不可或缺的一樣。他還說，遊戲有助於「健康，並且能使生命重要的器官，如肺、心、循環系統消化系統等逐漸發展。」不過，「絕不可閒散，絕不可分心或談論一些能使心靈空虛，並使人不能善盡求學本分和使徒工作的話。」⁽²⁹⁾

創會四十周年

為紀念聖保祿會創會四十周年，有些司鐸請求會祖准許籌備一系列的文章，然後把它們合訂成一卷，使讀者對保祿會的生活，各修會走過的路程，能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各篇文章來到籌備者手中，都

經過雅培理神父仔細的審閱。

也許是他在那些文章裡發現了有謬誤之處，或是因為需要他屢作修正，或是由於他有意使籌備員和讀者不要注意他本人，因而決定把他認為值得提及的事寫在紙上。假如沒有這次的機會，也許他也不會做這樣的事。

一天，他召見一位司鐸，對他說：「我需要讓人知道一件事，就是在我死後，不要再提起我，祇要講聖保祿。必須知道，他才是慈父、會祖。」

當時誰也不清楚他究竟要說什麼，不過，稍後他再度請那位司鐸去，給他一卷用很小的字寫的原稿，對他說：「你們看看，是不是可以利用它。」

那就是後來出版的《我與你們同在》。他用那本書，是想再次証實他多次講過的，在那個神秘夢中所聽到的話。同時他也想使人知道，聖保祿會這個大家庭不是他的事業，而是天主的工作。的確，這個事業「由祂而生，由祂培養而成長，由祂取得了精神。」^{③①}

在他看來，聖保祿會這個大家庭到了四十周年，可以把它比作「一條河流向前流時，由於雨水、溶化的冰雪，以及各條支流的來匯而水勢高漲。這樣聚集的水，後來分流至各條溝渠，以灌溉肥沃的平原，產生力、熱和光。」^{③②}

他說他本人並沒有發動什麼創舉，只是「更順從，幾乎是忍受，而不是引發，使水流會合在谷中。後來又順從天主的意願，把水分往各國，以造福群眾。等各條水流重新匯合時，就會進入天主永福的大

海中。」³²

這本小冊子在一九六九年，分別由保祿會士及保祿孝女，在差不多同時舉行的全會代表大會時出版。後來在一九七一年，由若瑟·巴培祿神父發起，經過留神的校勘後重新再版（就是本書常引用的版本），書名為《他光榮的豐厚財富》（*Abundantes Divitiae Glorae Suae*）。

因為關於會祖自傳的紀念刊物，寄來得太遲，所以祇採用了一小部分。會祖自己決定，定名為《我向前邁進》（*Mi protendo in avanti*）。當時組成聖保祿會大家庭的四個分會都提供了作品和建議，但常把首位讓給聖保祿會，因為它是最直接紀念的對象。

關於各分會祇提及其初創時的情形和經濟困難，是共同的特色。至於發展方面，不僅只介紹義大利的情形，其他國家的情況也都提到了。

其中至少有三篇文章，是闡述會祖本人的特色和他的思想的。此外，還有許多經過挑選的照片，使所寫的文字有實景可以共賞。

全書共有七百三十頁，當時負責編輯此書的人這樣寫道：「本書淺明易讀，但其中絕大部分是深入探討思想和原則的豐富祖產，聖保祿會生活可以從此取得實在可靠的依據。用正確而易明的字句說明這種精神的財富，是一件很艱辛也頗危險的事。雖然如此，詳論聖保祿會大家庭的真正價值是責無旁貸的事。用最適當的方式，因應時代的需求，使人更願思考，而非只有外表上喧鬧的慶典。」³³

創會到四十週年時，聖保祿會大家庭已有四個分會：

聖保祿會、

聖保祿孝女會、

主徒修女會、

耶穌善牧修女會。

關於這些分會之間的關係，會祖當時在他自傳裡寫道：

「上主喜歡我們的修會有四個，但我們可以說：基督的愛使我們合而為一……既然我們共同集合為一，我們就要小心，不可心神分離。

在這些修會之間有一個緊密的親戚關係，因為都是從聖體櫃誕生的。

我們祇有一個精神，就是活於耶穌基督，並為教會服務。有的代表眾人在聖體櫃前轉求，有的從高處傳佈耶穌基督的道理，有的去接近每個人靈。

彼此之間在精神、理智、倫理和經濟各方面，都有一種密切的合作。

行政和財政方面相互分離，不過在精神方面聖保祿會供養其他三個修會。

雖有分離，卻有愛德密切的連繫，比血統的連繫更為高貴。彼此之間各自獨立，卻有祈禱、互助等許多方式的交流。行動固然分開，卻同甘共苦，一起獲享永遠的賞報。」^{③4}

那年除了舉辦正式慶典之外，阿耳巴的母院在院內佈置了一場「四十周年展覽會」，由當地的主教主持開幕禮。這次展覽會，使參觀者能親眼看到聖保祿會，在四十年生活中所進行的各種活動的情形。

不過，在那一年中最使會祖高興的事，無疑是有十五位晉升鐸品的新司鐸。多年來，本會沒有人數這樣多的神子登上祭台的。

附註：

- ① 亞歷山特利亞的安傑理高神父的見証。存於聖保祿會總院檔案室。
- ② 阿耳巴會院檔案室。
- ③ 參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月期，六頁。
- ④ 參閱CISP，1150頁。
- ⑤ 修會聖部法令N.9045/40A.83，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主徒會總院檔案室。
- ⑥ 會祖在那年十月份的「聖保祿」上寫道：「八月二十六日，我寫信給聖保祿孝女會及主徒修女會的全體會院，屬於同一的修會。她們都受首位導師管理，接受和尋求彼此所有的一切宗旨，繼續同樣的職務，進行經常一樣的工作。」參閱CISP，p.255.
- ⑦ 若瑟·賈卡鐸神父的報告（九頁），保存在主徒修女會總院檔案室。我們從這份報告裡，得知關於批准主徒修女會的大部分情形。顯然賈卡鐸神父忠實地表達會祖的思想，但在文字的形式方面，加入了一些他自己的東西，譬如說，多用了一些語氣委婉的同義詞。雅培理神父的語文較為直硬，尤其當他的思想集中在某一點時，更是直率，他決不會說：「我日益深信而信服。」
- ⑧ 報告……十九頁。在修會好像死去的……那個時期，有一位主徒會修女獲准與幾位同會姊妹晉見教宗，親吻教宗的手時，向教宗說：「聖父，求你寬仁地接納主徒修女會進入教會！」教宗回答：「女兒，妳說什麼？」他沒有聽懂那句話，因為她心情激動講得不夠清楚。修女重述了她的請求之後，教

宗欣慰地看著她，說了三遍同樣的話：「讓我們希望吧！讓我們希望吧！讓我們希望吧！」有人把這件事告訴雅培理神父，後來他一遇見那個勇敢的小修女，就叫她敘述當時與教宗談話的情形。那個修女講完所發生的事後說：「所以我們要照教宗的話希望，是不是？神父！」會祖靜默了一會兒，對她說：「妳真的懷疑嗎？我給妳們已經說過多少次！有陽光的一天，妳怎能還希望有太陽呢？阿耳巴會院檔案室）。

⑨ 報告……卅九頁。

⑩ 在這段文字裡所提及的主徒修女會的活動，即她們籠統地稱爲「禮儀的使徒工作」是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一日開始的。

⑪ 參閱 [Mi protendo in avanti]，五一七頁。

⑫ 參閱 CISP·二五三頁。

⑬ 參閱前書二五四頁。

⑭ 參閱前書二五二頁。

⑮ 參閱前書二五四頁。

⑯ 同上。

⑰ 同上。

⑱ 參閱前書二六九—二七〇頁。

⑲ 參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月期，五頁。

⑳ 參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四七年一月期，八頁。

- ① 同上。
- ② 參閱「出版善書贊助員會會刊」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月期，十頁。但在同一頁上，我們讀到羅馬的會院出版了一本書《能力之源》，「由我們的首位導師所譯……讚頌會士身分，是在前往美洲的途中空閑時所譯。」他從西班牙文譯出，但他並不通曉西班牙文。是一個奇蹟嗎？可能是的，但祇是一半。因為他的譯文須由精通西班牙文的人徹底加以改正。
- ③ 《宗徒之后聖殿的歷史及藝術》，貝達迪·艾彌遠、莫津·翁貝道，以及巴索迪·厄則克耳著，羅馬九六九，二七頁。
- ④ 《天際》，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期，十頁。
- ⑤ 參閱CISP.五九七、五九九頁。
- ⑥ 《給聖保祿會大家庭》，人性培育、社會培育、工作及天主上智。「在你們身上懷有天主」，保祿會出版，羅馬，一九五四，一四四頁。
- ⑦ 《給保祿會大家庭》，九—十七頁。
- ⑧ 同上，廿四—廿五頁。
- ⑨ 同上，十八頁。
- ⑩ AD, n. 11。
- ⑪ AD, n. 15。
- ⑫ AD, n. 6。
- ⑬ 「保祿會贊助員」，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三頁。
- ⑭ AD, n. 卅三—卅五。

第二十章 全會代表大會

如果有朝一日，人決定用言語表達自己內心的思想和感受，而不把它隱藏起來的話，我們就會發現，許多創立修會的會祖和教會神長，以前曾是，現在仍是，將來也許還會是真正的獨裁者。我們說他們是「獨裁者」意思是指他們已包涵了這個名詞所有的好與壞的涵義。獨裁有如荷蘭的鬱金香，可能有上百種不同的色彩，但卻是同一個模式。如果他們不夠僥倖，沒有很快死去或枯竭的話，他們都要經歷三個階段。我們會看見三種先後連續的氣象，如同一年當中的季節那樣有規律。

在第一個時期裡，他們被強大的熱情所包圍，這股熱情是基於他們堅強有力的個性。他們開創許多有利的新事業，他們知道自己建立或保持的秩序和紀律，也受到妥善組織的協助，有時宣傳工作是由他們策動的。

但是到了他們innovative的能力已告罄盡，或者到了快要枯竭的時候，他們四周的一切就都變得單調而平淡無奇，厭倦或者至少冷漠取代了當初的熱情。一般而論，他們自己也會發現這種衰退的情形，內心自然也感到憂傷。因此，會產生一種意圖，想藉某種創舉或驚人的行動，來重新激發群眾的熱情。在政治

上這也是常有的事，例如揭露和嚴格取締破壞國家安全的陰謀，以及禁止一切顛覆社稷的組織等。

最後，由於人類所犯的每一個罪過，無論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都像希臘史詩中所描寫那匹在腹中隱藏著自己懲罰的特洛伊木馬。獨裁者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總是妄自尊大，不能容納別人的批評，祇能接受衆人的贊成、俯首貼耳和百般依從。結果必然變成不再知道應該評判自己，祇知道自滿自足，甚至認爲自己所作的決定顯然不至不當，總是誤以爲是。稍有成就的獨裁者，在日薄西山，餘年不多之時，日益以爲人足以取代他，而更加掌握政權。事實上受其狡黠多謀的年輕下屬愚弄，蒙受欺騙，走上彼所設計的道路，尙以爲對方聽自己的指使而混不自覺。

這種不接受反對或批評的權威，往往會因人諂媚奉承而自高自大，目空一世。這是一種毒藥，能使心智最聰明平衡的人也變得愚昧無知，喪失理性，使他對於最有關係的事物也無法作客觀的評價，同時令他進入一個孤獨冷漠的世界，就是他爲自己所塑造的神像的領域。換句話說，每一個獨裁者就好像一個藝術家，到了生命的某一個時期，深信自己已經完成了一個傑作，默然欣賞，日夜謹慎守衛，以免一個技術不如他高明的人，對其傑作加以增補或減損。職是之故，那些身後給人留下美好回憶的創作者，多半是在他們手創事業之後，不久即逝世的人。

以上這節簡短、特別的前言是必要的，因爲能把本書所要提出的幾點觀念，鋪陳在正確的光線之下

①。

我向前邁進

雅培理神父七十三歲時，歲月在他身體上留下了明顯的痕跡，但是他的精神並沒有絲毫的減損，反而鍛鍊得相當堅強。高漲的湍流很容易沖走泥土沙礫，卻不能移動大塊巖石於毫釐，祇磨去了那些明顯的稜角。

雅培理神父的臉上沒有皺紋，仍如年輕時一樣，祇是頭部和兩肩向前僵僵，好像受不了沈重的負荷。變形的脊椎使右肩胛骨在他消瘦多骨的軀幹上突出，好像一隻小翅膀，在夏天衣服穿得比較單薄時，更是顯然可見。爲了減少這種變形給他造成的疼痛，他跪著的時候，向左傾斜，他常保持這樣的姿態，好像一尊石像。

夜裡，而且是在深夜裡，他必須在自己的房間裡步行幾個小時，因爲他受不了躺在床上^②。他真需要用出所有的勇氣，好能像以前那樣，去忍受長途旅行的疲乏。

主徒會總會長璐琪·李琦修女曾多次與他一起旅行，曾這樣寫道：「他夜裡旅行的時候，受到嚴重風濕痛的折磨時，就必須下車，步行一段路，好能再坐下來繼續旅程。我記得有一次，從羅馬到阿耳巴，時值隆冬，氣溫很低，走在結冰的路上，他盡量裹著身體禦寒，我想大約走了兩公里，然後汽車或在後面跟著慢行，或超前先走，等他來到後再上車。」

這樣的事也發生在飛機上。時值午夜，旅客都已熟睡，他瘦弱的身體必須適應環境，在有限的走道裡，多次來回走那段很短的路，在可行的範圍內設法自助。」③

余理高神父爲他開了兩年車，記得有一次從貝斯卡辣回來時，雅培理神父受不了風濕的劇痛。以前他對於疼痛好像一無所感，可是那天卻突然問開車的余理高神父：「還有多少路才到羅馬？」

「一百公里左右，所以還要兩個小時。」

「那麼，開快點吧！」他這樣吩咐余理高神父。

在遭到嚴重破壞的公路上，用戰後的舊車開快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駕駛者嘗試加速。這時雅培理神父雙膝跪在後面的座椅上，兩手緊握著椅背，樣子十分痛苦。他就這樣跪著不動，祇是有時稍微轉首對余理高神父說：「再快一點！」

那天晚上深夜才回到會院，雅培理神父身體的情況實在令人同情。可是，第二天清晨他仍照常依時進堂，後來一天的時間，仍如往日那樣辦公。他的一生都由這些無法解釋的現象串織而成的。

祇要稍有觀察的精神，就能發現雅培理神父的聽覺已經遲鈍了一些。雖然有時他要求把對他說的話重說一遍，不過一般而論，祇要彼此的距離較近，又能看見說話者的口脣他能聽懂對方的話。至於視力的減弱就較爲明顯而難以掩飾了。譬如在暗淡的光線下，要從一室轉往另一室時，就會發現他往往分辨不清門口，到了牆壁前祇有一步距離的時候，必須向門口移動，以免撞在門框上。我們認爲由於他視力逐漸衰退，使他在走向夕陽西下的路上，對事物失去客觀的目光，因而使他生活在一個不真實的世界

裡，使他不能完全符合所願意和追求的一切。

然而在這個有著歲月 and 痛苦留下痕跡的身軀裡，卻住著一個與時間挑戰且取得勝利的靈魂。保祿會士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向前邁進》中，具體地說明雅培理神父的精神狀態。書中有一章的標題是「七十歲時的青春活力」，就是到了他八十歲的時候，這句話仍然合乎事實。

年齡老邁並沒有減少他對外指導幾個修會的活動，也沒有縮減他在辦公桌上完成的工作量。他在視察的會院中逗留時，仍像以前那樣準時參加所有公眾的行動，而且還像以前一樣，時常突然的作出出人意料的堅決決定，或是開始某種創舉。

連那些多年在他左右，對他的一切已熟知的人，有時也會發現他的突然之舉，彼此愕然相對：「他怎麼了？」「怎麼可能？」「他這個人變老了？還是年輕了？有時我們覺得，他是我們中間最年輕的。」

必須承認，在聖保祿會這個有五千個會士和修女的大家庭裡，他所完成的許多工作和任務，實在超出任何一個才能傑出和活力驚人者之上。由於他是神修的導師，也是他所推動的四個分會的唯一精神詮釋者，他不得不多次訓話（甚至於一天之內講十二次，一個下午講八次）。講話的種類有演講、尋常默想、避靜和每月退省。在義大利的所有避靜，和羅馬及附近各地的每月退省，都由他確定。如果他不能親自講道的時候，每次祇能由他指定代替他的司鐸。可是，祇要他不是有病或在國外，沒有一次避靜，他不講兩篇道理的。

那些負責定期刊物和選擇出版書籍的人，祇從他那裡接受指導。在整個聖保祿會的大家庭，以及每一個分會，要從事各種不同活動的人，要進行某種較為重要的創舉，一定要獲得他的同意。由於他也是總院的財務長，實際上他可以隨意處理全會所有的一切財產。但是他所能用來處理這些繁雜任務的時間十分有限。他又在書桌上用去好幾個小時寫文章，或處理往來的信札④。

這樣的情形拖了二十年，保祿會士的態度和評論必然很不相同，甚或有異想天開的看法。在修女之間，有許多位深信會祖受到天主的默啓，在一切事上是由祂引導的。她們互相祝禱，希望這樣的情形能繼續下去，直到公審判的那天。其他的一些人就沒有這樣精神化的看法，只期望這種情形能維持到他們老的時候。因為他們已經找到一個能使自己無限期地留在他們自覺舒適的職位上的秘訣。還有些人則喃喃抱怨，肆意批評，不過並沒有重大的信心，因為他們也知道，自己的抗議毫無用處。此外，默默無語，暗中調適生活的屬下也不乏其人，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以誰想控制許多事情，許多事必然不在其控制之下的經驗所得，做為做事的出發點。

誰若稍微留神觀察保祿會的生活，立刻就能發覺一些反常的情形。舉例來說，那位溫良而智慧的亞歷山特利亞的安琪理高神父，在他必須以宗座視察專員的身分，考查聖保祿會的會務時，就看到了這些反常的情形。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若瑟·賈卡鐸神父寫道，安理高同他談話時，提及了最近要召開的大會，以及大會必須作出的決定。他說，雅培理神父雖然仍是總會長，但是應該以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和致力於個人的創舉，例如興建宗徒之后聖母大堂，以及培育優良的精神⑤。

是年的九月二十五日，賈卡鐸神父又摘記說，視察本會的那位神父，再度強調他的提示，例如建議會祖應放下管理財務的責任，給予會士更廣泛的自由，著手「培植精神的部分……也爲使大家能更和諧。」⑥

兩個月後，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的摘記上，我們看到安琪理高神父給他引證了多位會士的實例，在他們的會祖去世時，他們承受了許多震盪，因爲沒有受過適當訓練的人才來繼續維持會務。由這些實例，他作出一個結論：是到了應該將集中的權力加以組織與分散，以及「使修會在其各組織中生活」的時候了⑦。

安琪理高神父在多次與雅培理神父對談時，是否表明過他這些建議，並無文獻可以查證。不過一切繼續照常進行則是不爭的事實。一直到雅培理神父的體力逐漸衰退，尤其是視力不清，甚或不能多講話多寫字時，才迫使他必須逐一放棄原有的各種工作，但仍沒有正式指定由誰來取代他。那些與他最接近的人，還記得他八十歲那年，自命爲阿耳巴新成立的初學院的初學導師時，好像那些厭在他瘦弱肩頭上沈重的責任，還不夠滿足他渴望工作的宿願。

收回成命

早在一九三五年底，雅培理神父還在阿耳巴的時候，就已經表示想把發聖願已滿十年的司鐸召集在

他身邊，舉行一次有如全會代表大會的會議。爲實現這個想法，他想先取得修會聖部秘書巴才篤主教的同意，於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給主教寫了一封信：

「謹將我們的祝福和向耶穌聖嬰的祈禱，獻給主教大人。我們切願以聖五傷方濟在他第一座馬槽邊祈禱的熱情懇求聖嬰。」

一九三七年三月是我們這個小修會獲得教區第一次批准的十週年，如果主教大人不吝賜教，我想藉這個機會進行兩件事：

一、召集所有在那天發願的司鐸舉行退省神工，振作我們的精神，共同反省自己如何回應特殊聖召的恩寵，以及以後願意如何回應。

二、推選一位總會長及其參議團，以負起更有規則的任務。共同修改會規和會憲，並賦予一個形式，將之呈上聖座，以獲得教宗的批准。

不過，我的意思是一切尚須經由主教大人的評斷，因爲我們知道您是上主賜給我們的領導者。」⑧

會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的「聖保祿會刊」上，登載了此信，並說明在一定的時候，會把回信通告所有會士。但至今尚未收到回信。

有些司鐸本來要來羅馬參加大會，但是一些身在國外的來信向他報告，說是不能長期離開自己的會

院，否則會對已經開創的事業造成嚴重的損失，他們對那些事業負有全部的責任，而且會院裡人數不多，大部分是青少年，也不易找到一個代理人。

再者，向聖座諮詢在那個情形下，召開一次全會代表大會是否適宜，聖座也承認那些司鐸提出的實在是充分的理由，並且似乎是以口頭指示，一個年輕的修會，不必嚴格遵守那些為已經成年的組織所定的法規^⑨。於是那個計劃要召開的大會就不再提起了。

大約過了十年之後，在一九四六年的主顯節，會祖發佈了一封長篇的通函，宣告最近將召開全會代表大會，討論的範圍極廣而詳細：

「此為須謹慎保留的通函。

一、首位導師認為，如果上主喜悅的話，能夠早視察一次各所會院越好，視察的次序為：美洲、歐洲、東方。

二、視察之後召開大會，凡在義大利的會院院長，要到會出席約八至十個月的時間。各位院長可從現在起，處理院務和人員，以便離院一個時期。

三、會憲已有規定何人須出席大會，何人有投票權（第二五五、二五七、二六四等條）；但因鑒於此次大會將討論許多複雜問題，並作決定，因此按照總部參議團及時所作的決定，其他的會士也將被召為顧問。關於這方面，理應記住要在一定的條件下，完成教宗的批准，以及聖座法令最後部分的規

定（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⑩。

四、按照聖座的決定，大會應在「簽定和約後一年之內」召開^⑪。不過由於必須顧到增多的需要，祇要時局許可，可以加速這個令人欣慰和期望的召集。至於確定日期，則將依照會憲第二五三及二五四條訂定之。

五、此一大會具有特殊的性質和重要性。為此，我們要用特殊的祈禱，呼求上主賜與神光，在晨禱中要念一遍「申爾福」及短誦「聖保祿宗徒」。願主師因著聖保祿和諸宗徒之后的轉禱，成為我們的光、模範和慰勉……」

通函其餘的六段是廣泛地闡釋並確定大會的宗旨，最後有一段註釋，預告不久將有第二封通函，「以便把幾點解釋得更清楚。」^⑫

舉辦這次全會代表大會，對聖保祿會來說，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經驗，刺激和好奇心，也增加了期待的願望。大家都在談論，並且相當關心。有人分析大會應該做的工作，有人寫出應該出席或可能受召出席的名單。許多保祿會士在那個情形之下，第一次閱讀會憲的第三部分（上述的通函就是勸喻大家要讀此部分），討論行政與全會代表大會。

第二封預許的通函從未出版問世，關於那次的大會，後來祇在非正式的地方偶爾還有人談起。賈卡鐸神父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他報告主徒修女會艱辛批准的過程時寫道，亞歷山特利亞的安琪

理高神父「考察了我們面對大會，以及首要導師的地位。」⑬

有時一些正式文件也提到大會，例如一九四七年十月份「聖保祿會刊」，曾約略地說明廣泛的工作計畫：「按照特別的任務，籌備和舉行第一屆大會」，且預告說：「在大會之前，年歲較長的司鐸將『稍事休息』。」⑭

但是除了這些簡短的記載之外，本會總院對未來大會沒有其他消息或聲明，也從來沒有人聽過說明不召開大會的理由。

為何這樣一件對任何修會都十分重要的事，又曾經非常鄭重的語氣宣佈的，卻從來沒有一句說明，就以這樣神秘的靜默結束了？假如我們能了解雅培理神父的思想的話，那麼我們一定會注意到，他在平心靜氣重新思考自己主意想做的事之後，必然會承認，自己寫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謬誤之論。他原對自己的時間斤斤計較，從不肯浪費一分鐘，每見有人空閒無所事事，就會內心深感難受、可是卻寫了要那些奉召參加大會的司鐸，必須離開自己會院八至十個月時間的通函！其中包括來回的旅程，訪問自己的親友，一段適當的休息，舉行靜修神工等。那些年老的會士理應稍事休息，因為開會的時間很長，至少是四、五個月！

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本會的大人物以及那些奉召支援的參議要幹什麼？雅培理神父自己當然也必須時常留在他們中間，從大會開幕起一直到大會閉幕止，要幹些什麼？他們可以討論呀！討論些什麼呢？討論本會過去的事嗎？那有什麼用呢？討論未來的創舉呀！可是，這又有什麼用呢？莫非他在視察

會院時，已與各位院長可能採取的，或者已經採取的決定還不夠嗎？頭腦冷靜地想一下，一個爲時這麼久的大會，他認爲是一個集體共犯的浪費光陰之罪。他希望重視和珍惜時間，所以關於大會這個問題，他就決定閉口不再談論了，以免自尋煩惱¹⁵。

第一屆大會

一九五六年底又重新提到大會的問題。其時從總院寄發兩封通函，前後相距的時間很短。通函的內容是預告大會並公佈應該參加者的名單。這時發生一件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特殊的事，使雅培理神父指定了召集會士開會的時期。主徒修女會成爲一次宗座視察的對象，由一位慈幼會的司鐸擔任視察專員。爲了一些也許永遠不會公布的理由，這次視察與其說是完成了，不如說是半途中止了。但是，也因此產生了召開一次全會代表大會的需要，好能真正完全廓清瀟灑在空中的雲霧，同時使修會的行政對修會的生活，能依照教律規定的新方針。

主徒修女會比聖保祿會及聖保祿孝女會先召開大會，雅培理神父必然認爲不宜，因爲後兩個修會比主徒修女會早度了二十年依法承認的修會生活。爲此，他趕快爲自己的會士召開大會，並使聖保祿孝女會也爲修女們召開一次大會。

聖保祿會定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下午舉行大會開幕典禮，那天會祖年滿七十。會場設在阿耳巴諾

·拉加肋那所名爲作家的會院裡，這所會院成立不過數年，院內約有十幾位會士。

按照聖教法典的規定，大會開幕時，要先爲參加大會的三十三位司鐸舉行爲期六日的退省神工。講道者爲「雅培理神父；本那比利的主教，安道·貝迦瑪斯基主教大人；以及修會聖部秘書，至可敬的阿·卡狄奧·拉羅那神父。這位神父在兩個早上講了兩篇默想道理。」⁽¹⁶⁾

一九五七年四月份的「聖保祿會刊」，給我們留下會祖的訓話，我們引述其中的幾段：

「本會在精神及使徒工作方面，因爲特殊的使徒宗旨與神修，司鐸和輔理修士之間的連繫有許多新的模式。並非仿效他人，也不是祇有敬主神工方面不同……

本會有十分豐富的方法，有普世性的使徒工作，而且能適應時間和空間……司鐸或以言語，或以文字負責講道，以聖事聖化了耶穌導師的訓誨：『你們教人實行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輔理修士就其本身來說，是一個工人，不是一個保祿會士；司鐸本身，即使是一個作家，也不是一個保祿會士。當司鐸與輔理修士在一起，共同從事同一個使徒工作，兩者都是保祿會士。

司鐸寫作，輔理修士則以他的技術倍增所寫的文字，並以現代最快速最有效的工具來傳佈作品，使本會的使徒工作顯有特色。司鐸的作品使那個同他一起工作的輔理修士，有了使徒工作的尊位和功勞；另一方面，輔理修士的技術和傳佈，使司鐸作者能有聖保祿會使徒工作的特色。

本會完整的概念是這樣的：修會家庭以納匝肋聖家庭爲模範，而由教會的規章來管理……

在培育的時候就要確定應該達到的目的，在這樣美妙地描述之下，才能使人有深刻的印象。誰若啟程旅行，先要決定目的地，在人生的旅途中，了解死亡、私審判、天堂、地獄、最後的復活、公審判、永生，這些最後的結局，對人也大有助益。多次的、並且以令人喜歡接受的、切合實際的方式來宣講這些道理，會有心理上的效果關於這方面，耶穌導師真是我們一位智慧的楷模。」⁽¹⁷⁾

大會的進展

結束了退省神工，參加大會的神父按照本會會憲和聖教法典的規定，開始選舉總會長，並在下一會議中，選舉本會總部其他的各位神長。關於大會實際的進展，我們從大會正式且精簡的「筆錄」中可以取得資料（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完成了禮規上的一切儀式之後，在十一日下午四點二十五分，分發選票，四點四十分，「每一位大會會員按照第三一〇條的規定，用以下的方式宣誓：『在來日要審判我的上主基督面前，我立誓要在此次和以後幾次的投票中，按照天主的旨意，選舉我認為應該當選的人。』然後把那張寫著他認為最堪當擔任本會總會長名字的選票投入票箱裡。」

「由查票員計算票數，並宣佈當選者的姓名。結果是首位導師雅培理神父當選。

會祖對是否接受投票的結果顯得猶豫不決。他說：『我的困難，除了有年齡和自己已有的各種缺點

外，就是我們以前常好像是生活在家庭裡。在一個修會裡，雖然家庭的觀念總不可稍減，但是要從家庭的方式，轉變為按照法規來行事的方式，是會遇到困難的。因此，一方面我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卻需要一種完全按照法規的合法管理。」

拉辣奧那神父解答這些困難說：『投票的意見是這樣一致，雖有這些困難，但大會會員都有這樣的意願。假如一個十歲的小孩，知道在生命中將會遇到困難，必會感到害怕。但是這個孩子從家庭生活的階段轉入更自由的階段，一定會有他的困難。不過一切都會自動完成，至於後來他會有的困難或犯下的錯誤，也都是無法避免的。』接著至可敬的拉辣奧那神父宣佈選舉的結果。」¹⁸

會祖連任總會長的消息，立即向本會的各所會院、聖保祿孝女會、主徒會和善牧修女會各會院及各位總會長發佈，大家都表示了欣慰之意。

第二天，按照應守的規定選出其他各行政長上，即四位總參議：磊思·查諾宜神父、畢利諾·馬辣札神父、嘉祿·德辣可乃神父，和華倫迪諾·甘比神父；總秘書長為費德肋·巴斯圭羅；駐聖座的總理為阿耳道·包祺神父；財務總長為陶瓜道·阿瑪宜神父。泰半是由以前曾任該職的人獲得連任，祇有華倫迪諾·甘比神父在最近幾年得到眾人的重視，得以進入總院辦公，繼續擔任出版事務的組織者和指導者。

大會神父將會士提出的各種問題，經過考查之後，照其性質分配給立即成立的各委員會，由委員們

審查討論，然後把結論送交大會。會祖也宣讀了不久前才結束的主徒修女會代表大會所作的結論，後來還將關於她們給保祿會士所提供的服務加在主徒修女會與聖保祿會之間所訂的合約書內。

那些分發給各委員會審查的問題，數量不多，對修會生活也不是很重要，因此大會會員已在十五日完成了任務。第二天，他們承蒙教宗碧岳十二世特別召見，教宗對他們完成的和立志要完成的工作表示很滿意，並與他們之中數位作了簡短的談話。

下午，在宗徒之后大堂舉行聖體降福，結束了這屆大會。先有會祖熱切地吩咐眾人招收和培育青年，並勸告他們在使徒工作方面重新矢發服從教宗的聖願¹⁹。

晉鐸金慶

參加這次大會的會士在阿耳巴諾集合時，對一個即將來到的重要日子，已經談了不少。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決意要在那天舉行特別隆重的慶祝，就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雅培理神父晉鐸五十年金慶的紀念日。首先推動慶祝這個日子的是羅馬的會院，早在前一年初，即開始興建「使徒工作會院」。這是一座現代化的建築，能容納所有的機器和辦事處。辦事處是為進行印刷使徒工作所需的，包括編輯各種定期刊物、審閱一切手稿和寄發所有出版物。凡能有助於印刷使徒工作的各種創舉，或能加以改進者，都是會祖所歡迎的，故此決定在他晉鐸金慶的那一天，請他為那座新的建築祝聖，並舉行啓用典

禮，如同那塊放在前庭的拉丁文石碑：使「後人」永誌不忘。

至於其他的祝賀活動也應該具有家庭親切的特色，因此，各會院在那天獻給他的各種禮物都帶有這個特色：一只金聖爵，會祖用來舉行當日的感恩祭典；一座藝術的明供聖體的供框，下午舉行聖體降福時用；一件華貴的聖披，由主徒修女會敬贈，也表現了她們對於禮儀使徒工作的實際才華。

雅培理神父在宗徒之后聖母大堂奉獻彌撒聖祭時，不僅是羅馬的保祿會士和各保祿會修女在堂參舉祭禮，還有許多來自義大利各地以及國外會院的會士和修女，也都專程來向這位共同的會祖表示敬愛之意。

他在福音後講道時，對衆人也對那些前來參加慶典的贊助員和恩人，提及教宗及修會聖部也分享了這個共同的喜樂，他們的盛情有如再度批准聖保祿會這個大家庭。他也鼓勵衆人要有信心和忠忱，繼續在這條他們所選擇的路上前進，確實知道自己在天主願意他們所在的地方。

下午在唱晚禱時，副總會長磊思·查諾宜神父宣讀了一百三十位主教和十六位樞機的賀電，特別是教宗碧岳十二世親筆所寫的信：

「親愛的神子，

你好，首先給你宗座的祝福。

在你晉升鐸職五十年之際，想到天主上智所賜給你的諸多美好的天上神恩和恩寵，你一定有理由全

心感謝祂。因為一切完善的恩惠都是由祂而來（雅，一 17）。

你所有的志願是利用現代如此發達的工具，以拓展天主之國，尤其是藉著適於融入各種人之間的刊物，以引導人們放棄謬說而進入真理，擺脫惡習而修行美德。無疑的，這些工作已經產生了相當豐碩的果實。今天已經進入必須使用各種方法，鼓勵這種明智創舉的時代。那些攻擊教會的人不斷盡力利用刊物，作為傷害教會的工具，我們看見偽裝真理的書籍和雜誌日益增多，敗壞風氣的印刷品使用誹淫的圖像，企圖吸引群眾，尤其是青少年。任何欺騙人的東西都被使用，並以狡猾的手段勾引人心。

為此，以刊物抵抗刊物成為絕對必要之事。務必消除各種腐化人心的藝術，引導人走向美善、純潔無疵，以拯救個人、家庭和邦國。

所以，願天主用祂天上的恩寵加強此一意願和你的事業，並使每天熱切實行的一切，都能歡欣而順利地完成。這是我們向你祝頌的，並用懇求的心，向祂請求的。

此外，願上主常是你的幫助，使你能敏捷和謹慎、團結力量 and 意見，並由虔敬、愛德、恪守會規等內心的願望來推動工作。沒有上主，那麼你所創立的四個修會，不能做出什麼有效的、聖善的和有成果的事來。

這些就是我們為你和你屬下所懷有的慈愛之願，是我們以祈禱向天主熱切祈求的。願天主的恩寵將它們調和在一起，並在祂的庇蔭之下，也證明我們無論是對你，可愛的禰子，或是對你所創立的四個修會中每一個成員的特殊的慈愛。我們因上主，全心賜與宗座的祝福。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在位第十九年，於羅馬聖伯鐸大殿。

教宗碧岳十二世〔20〕

慶典在聖保祿會大禮堂結束時，依照修會團體的習俗舉行一次遊藝會，有各種節目：宣讀賀函、頌辭、歌唱、演奏，生動有趣，使人興致盎然。但正在大家興高采烈之際，雅培理神父不自覺地表示出，要使他拋開自己的計劃及經常性的思緒，是非常困難的事。因為當眾人都注視舞台，欣賞那些臨時登台表演的藝人時，他卻用手勢請主徒修女會總會長，坐在離他不遠的座位上，對她說：「妳們應該讓七位修女接受醫療訓練，好管理妳們的那所療養院。」

總會長修女讓他明瞭她已經聽懂了，並且也表示了贊成他的主張，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認為那個時候，不適宜作長談。可是不久他再度請她來，問道：「你明白了嗎？」

「是的，會祖，我已經明白了。我們會趕快準備熟練的人才，讓她們報名參加醫學系。」

「妳們已有幾個修女，已經取得師範學院的和會計的證書，就訓練她們吧！」

顯然那個慶祝會已經拖得太長了，而且也開始有一點世俗化了。音樂對拿破崙來說，是一種使他最不覺得討厭的噪音；可是，對雅培理神父來說，音樂卻是令他厭惡的音響，因為使他覺得興奮的是表示工作忙碌的聲音。因此他覺得必須讓自己的注意力離開舞台，重拾思緒。他祇等那些藝人休息，好讓他自己也可以離開那個嘈雜的場所。

當時他的思想專注在為年老和患病的司鐸所開設的療養院上。興建和管理是由主徒修女會負責，這為她們致力於聖化司鐸的工作加了榮冠。雅培理神父很關注這件事，他親自設法購置土地，不過他祇看見難題的時期。事實上，療養院後來變成一個祇能安放六張床位的診所。它原來是一棟連同土地一起購買下來的別墅改建的，因為義大利醫療衛生政策，對私立診所祇給予很少的保障，所以並沒有作什麼擴展的計劃^{②1}。

修會生活的種子和成果

雅培理神父舉行晉鐸金慶時，保祿會士第一次看到第五個修女會與其代表，就是諸宗徒修女會。她們人數不多，都是羅馬人，受過相當的教育，又很勇敢。羅撒·德·璐嘉小姐是一個慷慨，本性和超性均富有天賦的人，在會祖的指導之下，接受了領導的職權^{②2}。

因著她的協助合作，雅培理神父在羅馬召集了她們，並定出了一個很大的方案，教導她們要把她們使徒工作的理想，導向「所有的天主教徒，用出全部的能力，採用一總的方法，為每個聖召和每個使徒工作」^{②3}。換句話說，她們立志要向天主教徒教導使徒工作的聖召，以及教會因為需要向正在發展中的國家進行福傳工作，因此急需倍增司鐸和會士。此外，她們還要立志尋找、發現、照顧有聖召跡象的男女青年，把他們送往適合每一個青年的機構去。雅培理神父很多次表示他有這個偉大的計劃，尤其是在

他晚年的時候。

爲達到這個目的，她們想組織學習和濟助的中心，以便在堂區和所有的機構裡尋找司鐸和傳教士的聖召。她們召開各種會議，在一週內舉行三日的敬禮，籌劃每月的退省和聖召日，希望得到有善志者的合作，預備書籍、定期刊物、錄影帶、電台廣播，舉辦各種展覽，使人更明瞭聖召的意義。

當然，所有外表的行動必須是高度內修生活的成果，必須來自聖體泉源，在宗徒之后聖母瑪利亞的光照下，效法她的芳表而進行，她是聖父所派遣的至高永恆的司祭之母。

一九五七年，她們購置了一塊土地，位在岡道福堡的所謂大建築物的地區。在那裡她們興建了一座相當寬大的會院，她們預計很快就會住滿也像她們那樣滿懷興奮熱情的少女。第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最先接受會祖邀請的人，穿上了會衣。不過，她們之中也有人認爲保持俗人的服裝較爲適宜。是年九月八日，她們發了不是公開的，祇是私下的修會聖願。

從一九六〇年起，宗徒之后修女會出版了一份雙月刊《你若願意》，讀者對象是尋求生命之途的青年。從一九六一年起，她們籌備了聖召展覽會，藉以說明司鐸和修會生活的性質。她們親自爲人講解，也請求專家協助，好能用私人的談話及公開的演講，補充她們所講的，或各種掛圖所表達的。

聖召普遍缺乏是難免的事，不過這種情形特別使宗徒之后修女會受到打擊，因爲她們的修會才開始，祇能吸引那些懷有興奮熱忱和超常信德的少女。所以她們還沒有達到爲獲得教區批准需五十名發修會聖願的人數，而這是依照一般規則應有的條件。

因著雅培理神父的使徒工作，與宗徒之后修女會差不多同時創立的，還有三個在俗的修會，即耶穌司祭會、聖嘉播天使會，以及聖母領報會。它們都附屬於聖保祿會，按照聖教法典一般的規章，在一九六〇年四月八日為修會聖部所批准。

第一個修會是為所有教區的神職人員，包括司鐸與主教。他們願意忠信地完成由教區首長或教宗所委託他們的神聖職務，但是他們在完成這項職務時，想因為矢發貞潔、神貧和服從的聖願，而有更大的使徒效力。他們願意接受本會的指導，並服膺本會的精神。無論是在虔敬方面，或是在致力使徒工作的方式方面，都願與大眾傳佈媒體互相連繫。在義大利，耶穌司祭會已經穩固地成立，它的會員已在羅馬開設了一個很好的，供集會、退省、牧靈演講和舒暢休息身心的中心。

聖嘉播天使善會收納青年和中年人，這些人不想離開他們的家庭和藉以維生的工作，但是有真正使徒和傳教士的熱忱，而且願意接受一種固定的生活形式。所以這個善會旨在指導他們遵守福音勸諭，幫助他們聖化自己。他們立志盡其所能，使他們生活和工作之處的人喜愛和實行福音，不僅是用榜樣和言語，也用那些屬於基督啓示的書籍和定期刊物。

「整個善會的領導人物是總會長，由四位參議協助。次要中心的領導人物是當地的長上，由兩位參議協助。在中央和邊遠的地區之間，可能沒有中介團體，由一位高級長上在總會長管理之下負責管轄事宜。」^{②4}

以上這一段關於善會的陳述，也可以適用於聖母領報善會。這個善會是為女青年和少婦設立的；她

們喜愛「爲教會服務，與教會合作，將耶穌基督——道路、真理和生命帶給人類。以傳佈基督的思想及其倫理觀念爲方法，按照現代的方式，來提升個人的生活，尤其是社會的生活。」⁽²⁵⁾

凡是請求加入這些善會的，要經過一年的備修期，接著是兩年的初學期，然後一連五年獲准發爲期一年的聖願，此後才發爲期三年的聖願。從初發聖願一直到第八年，才獲准發永願。連總會長及其參議團也認爲暫願期不宜再作延長。

當雅培理神父播下修會生活的種子時，他同時也收穫了最可貴的果實，好像證明他所播種的田園不是貧瘠不毛之地。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開始爲他第一位副總會長若瑟·賈卡鐸神父申請列入眞福品的手續，距離賈卡鐸逝世祇不過七年。同樣的光榮，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也加之於馬喬理諾·費可隆可身上。他是雅培理神父最早的學生之一，早在一九一八年去世。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也開始著手爲他那位最忠信和可貴的合作者德蘭·戴格蘭·梅而珞，處理列品手續。他與雅培理神父共同創立聖保祿孝女會，並出任第一任總會長。

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阿耳巴主教嘉祿·施道巴，正式開始探訪雅培理神父所敬愛的導師方濟·基愛沙神父聖德聲譽的程序。基愛沙神父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在阿耳巴去世，從一九三六年以後，他和雅培理神父會晤的機會就不多了，但彼此的尊重依然穩固，一如在教區修院裡那段美好的時期，他們若有空閒，便在一起共度過。基愛沙在最後一次患病時，曾請雅培理神父來，作了最後一次交談，至於交談的內容，我們不得而知。基愛沙神父立雅培理神父爲其全權繼承人，尤其是將自己的作品，無論是

已經出版的或是手抄本，完全交給他。從我們在他的簿本裡找到的總目錄，才知道，基愛沙神父一生所刊出的作品，包括大小各種書籍，共計九十四種之多。

耶穌導師的「詞章」

雅培理神父效法他那位可敬的神師，在夕陽西墜初起陰影的時候，決定把他多年前讀神學時已有的計劃予以實現，即是證明所有的學術可以，而且應該匯聚在耶穌基督內，這樣可以給所有研究科學的人鋪平道路，使他們可以抵達耶穌基督那裡，並且獲得救恩。因為祇有在祂那裡，人們才可能找到救恩。

依照他的常規，一切都要從祈禱開始，他吩咐所有的保祿會士奉獻一九五五年一整年的時間來特敬耶穌導師。祂是：

「我們應該知道和相信的真理，

我們應該走的道路，走這條道路才能到達天主那裡，

我們應該活的生命，有這個生命才能永遠幸福。」^{②6}

我們爲了能夠「日益認識導師，就要更完善地效法祂，更收心斂神地祈求祂，並使人認識祂，效法祂，也使別人更多地祈求祂。這一切也是爲了在天堂上能有更大的獎賞。」^{②7}爲了實行他這些指導時，能有更大的一致性，他連續寫了七篇文章刊載在聖保祿會刊上，並給了一張講解的名單，要求各會院的

負責人向會士講解。

在那一年，他視察了國外的聖保祿會院，並利用旅程表示自己敬禮耶穌導師的看法，不僅是對當地的長上，對他們有關的團體，而且也對樞機主教、主教、宗座大使和學術界人士。目的在認識贊成者和鼓勵者，也為聽取一些看法。在一張於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所寫的紙上，他用以下這個方式，綜合了那些會見引導他得到了某些信念。

「要以耶穌導師為中心的思想提升教育的地位和使命就得從幼教到大學，這是一個不能取代的必要之事。

不可只教人枯燥無味的理論真理。

要使全世界都聽到，耶穌導師仍然活著，在祂奧秘的身體——教會內施教。如能在愛德中實行真理，就是完成了一件最大的愛德之事。

這些就是我所遇見的人共有的最高深的信念。」

從這些信念產生了要嘗試那夢想的「綜合科技」的心願。但是，由於不能親自學習和作必要的探索，於是他把這份工作託給自己的四位司鐸，嘉祿·特辣可內神父、歸利諾·貝理恰神父、若望·陶瑪迪斯神父，以及若瑟·巴斯卦理神父。他們在阿耳巴諾的作家寓所內，已共處了數年之久。

巴斯卦理神父當時即誠實地聲明自己不能負責新的工作，因為他多年來所從事的工作無人接手，而且健康情形不甚良好。然後貝理恰神父經過一番慎思之後，也認為自己無法負起這責任，因為他必須先完成許多學術研究，他說這是他必須勉強自己完成的事，不可能在會祖所限定的時期內研究完畢的。

陶瑪迪斯神父沈穩而溫和，按照所接受的指示開始工作，他也預備了約五十來幅掛圖，供人研究之用。但是約一年後，他奉命擔任其他的工作，與他已經開始的研究毫不相關。於是實行雅培理神父的計劃，完全落在勤勞不倦的特辣可內神父的肩上，他是受眾人追悼懷念的偉人。他預料很快就能在適當的時候把他研究和思考的成果出版問世，一共五巨冊，約計兩千餘頁²⁸。

由於他敬愛聖多瑪斯這位聖人，他在發聖願時也取名為多瑪斯。他相信自己對聖多瑪斯的著作有深入的認識同樣他深信自己體質強壯結實，正如他誕生之地古乃奧的崇山峻嶺。他投入研究工作中的堅毅不屈的精神令人欽佩，他對會祖十分尊敬，會祖也很重視他。在他看來，會祖的看法是一種驚人的「直覺」，對它的有效性是不容人置疑的。

特辣可內神父日夜不停地或用筆或用打字機寫作，在書堆裡尋找資料，祇要一移動那張小桌子，就會把那些書碰掉地上。他在那堆雜亂無章的書裡，可以閉著眼睛找出他所需要的資料。他在幾個月內可寫出很多原稿，然後加以修改，精簡，有耐心地重新連綴，使它們能合乎發表的條件。

雅培理神父很關心也很注意他的工作，在他多次來視察阿耳巴諾會院時，在特辣可內神父那間屋子裡稍作停留，是他常有之事，他願意詳知所有的情形。當一部分工作完成之後，立即付梓刊印，這樣，

在三年中，三本《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同一書名的書出版問世了⁽²⁹⁾。後來特辣可內神父也寫成了第四冊，但是沒有付印，也不再工作。據我們所知，是為預備他在計劃中的第五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大家都看出自從出了第三冊之後，會祖對這部著作的關懷已經很快降低了。但是，我想，誰也不知道真正的或較為近乎事實的理由。

在那幾年，雅培理神父似乎要證明他對積極宣稱科學的綜合性具有很大的信心，他決意也要出版一本科學性的傳佈雜誌《教導》。起初是四個月出版一期，後來刊登的資料增多時，就改為三個月或兩個月出版一次⁽³⁰⁾。關於這份刊物，他曾寫過一篇很長的通函，起首的內容轉載如下：

「鑒於天主上智的安排，在時間、人物，以及學術和虔敬的進展，都有了準備之後在熱切祈禱和向人請教之下，我們作這樣的結論：天主的旨意使我們開始出版這份《教導》刊物，以便對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學理和熱忱以及敬禮，加深探討、證實和提供。在祂內綜合了啟示的和自然的學理按照天主永恆的計劃，基督是生命的會合，一切都在基督內。天主願意使一切都跟隨基督，把圓滿的完善（道路）、真理的恩寵，及光榮的生命都放在基督內。

現在時辰已到，要給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如同我們在福音裡所發現的，並在聖保祿會內所常教誨的。⁽³¹⁾

要在創刊號裡刊登的手稿，必須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寄到總院，在那裡由保祿會士主編。朝這個新方向，可以刊登保祿會士和保祿會修女所寫的許多博士論文。以後則有教父學、禮儀學、神學、哲學、社會學和牧靈學的論文。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以及在第二年的年初，會祖召集了四次這份刊物所有合作者建議、光照和意見，尤其是鼓勵他們要認真從事，及早實行。

但是這份刊物應該是一所要在羅馬成立的聖保祿會大學的正式機構。祇有在這所大學已經建立，並開始完全運作時，雅培理神父才會感到滿意。

雅培理神父猶如相信一端信理的那樣堅信科學的綜合，並嘗試大量應用。他的真誠令人感動，他不是像一個神學家或一個思想家那樣思想或感受，而是像天主的一個騎士或一個精神上的詩人。他窺見了一個偉大的真理，並且像是最崇高的樂觀主義者那樣熱愛它，而且他還相信，他能把自己心中燃燒的宗教熱忱，傳遞給整個世界。不過，在他與平凡乏味的實際情形接觸時，他會發現（他必然會發現），已沒有許多不可或缺的人材來實現他的計劃，計劃必須無定期的拖延下去。面對這個困難的情況，他是否覺得沮喪？那是一定的。不過他並沒有讓人看出來，至於他的信念仍然是毫不稍遜地伴隨著他，一起走進了墓穴。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應該稱它為「詞章」，也就是他喜歡管它叫做「百科全書」。

由他要為耶穌建一座聖堂這件事，可以證明他對敬禮耶穌抱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心。在他去世之前，他希望能港口路、主徒修女會總院不遠之處動工。修女會再三要求他擴充會院，卻始終得不到一個明

確的許可。

有一天，他對總會長說：「妳們下一次開會時，要通知我，我願意參加會議。」

爲了滿足好奇心，總會長決定及早召開一次會議，好能知道他爲什麼要參加這次會議。理由很快就知道了，不過卻是完全出乎人預料之外的。

雅培理神父毫不迴旋地說道：「在羅馬，宗徒之后有她的聖殿，聖保祿也有他的大殿，可是耶穌導師卻什麼也沒有。主徒會的修女們要爲祂興建一座富麗的大聖堂。」

修女們覺得很意外，幾乎難以置信，因爲一座大規模的聖堂需要龐大的建築經費。他們問他：「要建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這附近，妳們也買一小塊，這樣妳們就有所需要的空間了。」

她們克服了一切的困難，買到了那塊土地，就開始動工興建了。整個主徒會必須忍受許多犧牲，才能使那項工程繼續進行。會祖在工地祝福工程的那一天，曾經說過這句話：「我們希望能在這裡奉獻第一台彌撒聖祭。」他會在宗徒之后大堂的地下室舉行聖祭，那裡的正祭台是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祝聖的。那時整座聖堂的骨架，已經建造完畢，十分雄偉美觀、可是音響方面實在太差了。主徒會修女證明了她們的藝術天才，尤其是在花玻璃窗的設計上，富有象徵的意義。

最近我們聽說，要成立一個研究耶穌導師的中心，設在這座大堂附近，有如給會祖的理想加上冠冕。

最後一次代表大會

在聖保祿會短短的歷史中，每次想起那些無法改變的、管制教會生命的法定規章，就流下不少淚水。直到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以後情形有了更新。往日的規章，窒息了許多人的精神與衝勁，剪去了無數領有豐富神恩的基督徒的翅膀。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所宣佈的法令，給聖保祿會宗座的批准，同時也規定每六年選舉一次總會長。在同一天，聖座也批准了這個修會的會憲，但是其中規定總會長在職及其行政權為十二年。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矛盾，卻沒有引起任何會內或會外的人的關切，我們也不知道，是否曾有人向雅培理神父提出過異議。雅培理神父用他經常性的寬大目光來解釋這個疑問，他認為在批准本會與批准本會會憲之間的法令，都應該遵守。他自己在擔任了十六年的總會長之後，一九五七年四月召開代表大會時，仍然使人推選他。

其時他的健康情形已經不很穩定，參加大會的各司鐸一致地選舉了他，使他繼續擔任總會長十二年，他也再次使大家都感到驚奇，居然這樣長壽。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即擔任總會長十二年又幾天之後，主持了本會第二屆的代表大會開幕典禮。這次代表大會同時也是大公會議的憲章所規定的，大會在阿利恰的耶穌導師退省院舉行。

這次代表大會與第一屆代表大會相比，顯然有許多新的和重大的變動。第一個也是最有後果的，就是會祖只是偶爾到場參加大會，而且差不多祇是形式上的參與。他自願努力盡量謹守退省時間表，但是這也使得他身體僅存的精力大為耗弱，因此他祇能有時出現在參加大會的司鐸之間，而且往往祇停留幾分鐘而已。這次退省的講道者是奧理奧乃會的會士安德·介瑪神父。

所以，對第二屆大會來說，必須面對將個人領導改為集體領導這棘手問題的時辰已經來到了。同時也到了一個被迫接受又新又不明確思想的時刻，有一股要放任火車頭，個人退在一邊的強大誘惑。這些都是因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及它的各種假設而產生的。是故在整個大會進展的過程中，自然難免有一種輕微的迷失方向之感。同時在參加大會的司鐸之間，沒有一個具有吸引會眾注意的聲音，也增強了這一現象。

另一個新的局面，就是在參加此次大會的人員當中，有十五位輔理修士，有擔任一般行政的工作者，也有擔任會區的代表者。這是一種敬意，也顯示了遵循整個時代前進的方向，要在修會生活上消除司鐸與無神職會士之間的區別。在大會進行期間採取這樣的決定，目的也在使以後本會全會的、會省的和一地的會議中，司鐸與輔理修士人數能夠相等。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結束了退省神工之後，為使他們更能適應環境，大會會員聽了四天關於各種不同問題的專題演講。然後在五月三日九時，開始進行正式的大會，儀式的隆重完全遵照規定而舉行。大會分為五個委員會，負責繕寫修會五種生活的文件，也就是宗旨及會員、神修及修會生活、使徒工

作、陶成培育、行政及財務。

各委員會的工作以及討論各委員會所擬定的文件，直到八月二日下午才告終止。結束時宣佈大公會議主張召開的特殊大會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會祖沒有參加，因為他已很難表達自己的思想。四日下午，大會尋常會議舉行開幕儀式。次日根據事先預定的同意，大會會員一致宣稱雅格·雅培理神父為終身榮休的總會長。其後在同日舉行的兩次會議中，繼續選舉本會各新的行政人員，選舉結果如下：

總會長——磊思·查諾宜神父

副總會長兼總部參議——雷納道·貝理諾神父

總部參議——保祿·克勞委拉神父

總部參議——圭道·巴迦宜尼神父

總部參議——安琪祿·巴耳定修士

總部參議——古烈耳莫·米肋拉修士

總部參議——馬理奧·勃蘭道修士

總部秘書——阿培道·德·勃拉教修士

總部代辦——費德肋·巴斯圭祿修士

總部財務長——安道·格辣迪理修士

大會會員依照聖部的指示，應該給本會的會憲一個新的形式，並公佈試行時期。由前一年的三月已

經委託一個專責委員會起稿。委員對於應該採用的方法，意見完全相左，他們預備的初稿，大會會員也決定廢棄不用。所以在第一屆會議結束時，他們委任了另一個新的委員會，在休會的漫長期間，擬定一份新的初稿，再由那些大會開始時受命起稿的委員加以潤飾，給各文件定一個最後的形式。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第二屆大會開始，首先為全體會員舉行一次退省神工。到四月十三日才正式開始自己的工作，全體出席。在大會休會期間，全體會士都已認識大會的文件，並成為評論的對象。討論曠日費時，那些必須收集的各種評語，立論有時全然相左，因此受到艱辛的考驗。

經過重新擬定的會憲初稿，大會會員認為也應予以廢棄。因此會議雖然結束，但是並沒有完成為本會提供一部新會憲的任務，顯然有違大會的基本原則，祇好再度組織一個人數較少的委員會，代替大會進行未竟的工作。但是委員會無權提供正式的會憲，因為祇有大會才有權利完成這樣的任務。

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雅培理神父從羅馬往阿利恰的耶穌導師退省院時，突然對他的司機阿培道·德·勃拉修士交談：「有一天，就是我們最後一次走這條路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日，他又經由這條路，去向大會會員問好。會員已經結束了工作，正要彼此分手，走向不同的地點。那次真的是他最後一次乘車離開位在亞歷山大·塞委羅路他居住的會院。

附註：① 有人把自己一切的行動都導向光榮天主。長期行使權力，未受任何抗爭所產生的消極效果的人，並不比那些不常想到天主的人輕微。如果除了為天主工作的熱忱，又加上對自己聲望的關注，這樣的人有

時比別人更力求維護自己可做的事，也更固執地保衛自己行事的完善無疵。

② 有一天，雅培理神父看見一個主徒會的修女，拿著一根手杖僵僵而行，就問她：「妳怎麼了？」

「沒有什麼，祇覺得背痛。」

他就吩咐人請院長來，並對院長說：「妳們立刻照顧這個修女。」

「我們已經在照顧她了。」

「妳們快去請另一位醫師來。」

「喔！她是我們所有修女當中最不聽話的一個。」

「我知道，我認識她。」

過了幾個月，他又看見那個修女，就問她：「妳不是那個背痛，走路時彎著身子，靠一根拐杖支持的修女嗎？」

「是的，會祖！但是多謝天主，我已經好了，現在我覺得很好。」

「妳看，在夜裡一兩點，我還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因為我也有很多病痛。那時我就會想到妳，每天夜裡為妳祈禱。現在讓我們一起感謝上主，是祂治好了妳。」（阿耳巴會院檔案室。）

③ 保祿會在阿耳巴會院檔案室裡的證辭。

④ 差不多有二十年，安道·史貝恰助神父如影隨形的跟隨雅培理神父，他抱著無限欽佩的態度盡量的悄悄地記下雅培理神父所言所行和所寫的事物。他天真質樸的筆調記下了許多細微末節的事，沒有次序，也沒有類別。我們從他第一冊筆記裡，隨便抄下了一天的記錄，想大概了解雅培理神父親自處理的各種問題。爲了避免重複記錄每天同樣的事，史貝恰助神父沒有記下他每天在凌晨三點半起身，約

在四點鐘獻祭、祈禱，直到全體保祿會士進堂參與彌撒聖祭。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默想（六點半）應該如何祈禱。七點，他已在辦公室裡。叫人關上兩扇門。閱讀所有的信件……給各人覆信（無原罪聖母會員，愛爾蘭人，D.S., D.B.（親筆），D.B., D.X., M.M.L.; 接見D.P.和D.V.（長時）。下接見P.工程師，與D.D.談話，又與D.F.談話，並處理他不在時的事務。下樓見一個婦人；他曾對她說過，她會享有她丈夫的撫恤金，出乎任何希望的預言果然實現。下樓見P.工程師（第二次）和M.A.。為兩位發聖願的修女（讚揚R.修女的純樸）在兩張照片上簽署。午膳後立即前往書局，祝福福音經本然後回來，與一位先生談話（P.工程師）。拍一份電報給C.關於他的來到。寫一封通函，說明他視察時，將不接見個人。整理彌撒獻儀……在走廊裡，為R.的命令，授與一個簡短的指示。在拜聖體時，他中止一首他認為不合時宜的歌，並講了一些訓話。當時唱的是：「夕陽西下，天色漸暗。」他說這首歌為旅遊和天空裡滿綴星星的晚上適合，你們要唱經本裡印著的那些聖歌，你們要把它們都學會，把它們分在拜聖體的三個部分。聖歌要虔誠、智慧和遵照教會的精神（這些話是在地下室的一翼裡講的，那裡有司鐸、修士和已發聖願的輔理修士）。晚膳後，他召集聖保祿電影的司鐸，接著與從M.來的D.S.談話，三小時後請他回去。立即上床休息，因為已經很疲乏了。」

- ⑤ 主徒會總院檔案室。若瑟·賈卡鐸神父關於那個修會獲得批准的報告，六六頁。
- ⑥ 同上報告，六九頁。
- ⑦ 同上報告，七〇—七二頁。
- ⑧ 參閱CISP，五一—五二頁。

⑨ 我們從賈卡鐸神父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寫的一封信中，取得了這些資料；他很重視靈修，故常以華美詞藻修飾，而理會文法：「一九三七年三月之後，會祖願意將發願十年的司鐸聚集在自己身邊，舉行退省神工和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憲中有一條准許這樣做，但是那些最近才設立的，幾乎是才誕生的會院，要因為他的院長的遠行，不少決定的和開始實行的事務，都要被迫停止。爲了這些原因以及其他的理由，有些人請求暫緩會議，而修會聖部也提示還不到作這樣決定的時候。」（參閱CISP，六七—六八頁）。

⑩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授予聖保祿會的那份「讚美法令」，在最後的部分說：「教宗……慈詳地自願賜予上述修會最高的讚譽和推崇，認爲它是一個有神職和簡單聖願的修會，由一位每六年選任一次的總會長管理。」所以總會長應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前重選。在這個日期之前十六個月，可以作最適當準備，以便有助於大會解決許多問題。

⑪ 這個期限是由聖座對所有的修會而訂的，目的是爲從速補救戰爭所造成的後果。戰爭驅散了許多會院，也阻礙了許多經常性的活動。

⑫ 參閱CISP，110—111頁。

⑬ 報告，六六頁。

⑭ 參閱CISP，1151頁。

⑮ 雅培理神父爲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聖保祿會的贊助員會會刊」寫了一頁文字。在其他的文件中，他也寫道：「時間是天主的一大恩賜，它好比一隻鍍金的盒子，人可以在裡頭裝滿善行的寶石，但也可以裝進腐朽或罪過。時間可以浪費，無所事事，做些無益的事，或匆促做事。相反的，如果行善事，

盡好自己的本分，常做一些有益的事，就能賺回時間。」

①6 參閱CISP，一七二頁。

①7 參閱CISP，一五九—一六一頁。

①8 參閱CISP，一七四頁。

①9 參閱CISP，一七四—一七七頁。

②0 參閱CISP，四六九—四七〇頁。

②1 義大利總統若望·格朗基授予雅培理神父一等功勳獎狀，以紀念晉鐸金慶。在學校、文化和藝術方面，並能佩帶有關的金質獎章。這枚獎章是由納匝肋·巴德拉祿教授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授予雅培理神父。

②2 道明·杜蘭可神父所著的《羅撒·德·璐卡傳》手抄本，羅馬，一九七三年，八八頁。

②3 《諸宗徒之后修女會起源史略》，由主徒修女會總院提供。阿耳巴會院檔案室。

②4 參閱CISP，一一〇四頁。

②5 參閱CISP，一一〇五頁。

②6 參閱CISP，一一九七頁。

②7 同上。

②8 嘉祿·德辣可迺神父（一九一一—一九七四），生於弗辣包沙·索潑辣那（古乃奧），謙遜端莊，言行平衡，具有真正學者的稟賦，不僅研讀神學，也喜愛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和地質。除了祈禱之外，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研究和思考自己所學的科目上。有時也玩紙牌，偶爾會把他尚未中斷的思

考結論脫口而出。許多人記得他對靈杖術有非常特殊的天賦，假如他貪財的話，可能取得大筆錢財。

②9 嘉祿·德辣可迺著，《耶穌導師、道路、真理和生命》，聖保祿會出版，羅馬，一九六一—一九六

四。第一卷：天主三位一體、終向、傳教區和教誨；第二卷：天主經由導師基督，把祂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彰顯出來，並分施於受造界。

③0 參閱CISP，1125〇頁。

③1 參閱CISP，1133九頁。

第二十一章 在天父家中

有一份顯然是反神職的左傾省區小報，多次登載有關雅培理神父的文章，說他已經替自己建立了一個「帝國」，而且「像油漬那樣擴大」，誇大其辭地說，像他那樣大的事業祇要有四個，就足以窒息整個的義大利了。姑且不論左傾投機主義新聞記者吹牛特性的文字，從一九五〇年起，雅培理神父開始領導一個由許多修會組成的獨特的大集團，確實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實。

在半徑不過數百公尺的圓周內，他有一個聖保祿會的團體，其中有幾十位司鐸和輔理修士，有一個國際性的神學院和所有數百名青年的學校。還有一個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團體，已有四百餘名修女和她們自己的總部。另外還有一個主徒會的修女團體。除這些機構之外，並有宗徒之后聖母大殿，大家每天在這座大殿內共同祈禱。

祇要幾分鐘就可以抵達在羅馬本市的主徒修女會總院，和聖保祿會電影使徒工作中心，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也在那裡工作。祇用二十分鐘就可以往阿耳巴諾·拉加肋，那裡有善牧修女會的總院、初學院及學校，也有所謂作家神父的寓所及辦公室，聖保祿會的初學院，以及宗徒之后醫院。這個診所是由聖

保祿孝女會興建的，本來是為治療她們自己的病患，但很快就為所有各會的修女提供服務。其後數年內還要成立「耶穌導師退省院」，為舉行退省神工之用，可以同時收容一百八十人，以及宗徒之后修女會的修女團體。耶穌導師退省院由會祖親自主持，以克服初創時的種種困難。

由於組成的份子、所從事的各種活動，以及所定的目標，本會是一個多采多姿的大集團。在這個大集團裡，雅培理神父或以他的行動，或以他的言語，屢次親自蒞臨，常以他身為會祖的無可置疑的權威，來領導和決定一切。

這些團體彼此密切結合並非出於偶然，而是雅培理神父所希望的。由於他長期的關切，希望整個聖保祿大家庭能有「合一的精神」，因此早在多年之前，他曾請求聖座准予最初的三個聖保祿的修會，有如組成唯一整體的三個部分，祇由一位長上來領導。他之所以不斷地由這一個團體轉往另一個團體，主要的目的是想建立、固定和確保將來常能「合一」，他認為這是聖保祿會形象最基本的一個要素。

他喜歡利用清晨，在宗徒之后聖母大殿聚集各團體。除了星期五和主日，他每天慣常在五點半向各位司鐸訓話。接著向在大殿內集合的每個團體，或至少向其中一個團體，或各小組，如青年或讀神學的修士訓話。因此有時才到七點鐘，他已經講了三、四次訓話。七點半他到自己的辦公室時，已經有人在那裡等候，想跟他談話了。

那些遠距離會院的負責人享有優先權，因為他們可能是奉雅培理神父的召見而來的，祇有一定的限制的時間，或是有重要的問題等待他的召見。如果沒有這樣的人，那麼常有許多要長期遠離羅馬的會士

要求接見，好能在臨行前見他一面，向他問好，能聽到他一句話，作爲一種精神食糧。有的人是來要求改換居處，或是免除一項麻煩的任務，或是請他爲自己或一個親愛的人祈禱，或是請他在日記簿上寫一段有益於神修的思想，或是送他一份小小的禮物，以及其他的各種原因。尤其在那些年輕小修女的心目中，如果能單獨與會祖談話，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在接見時，想要討論私人的問題，我們可以明確的說，那是不可能的事。修女去見他多半是爲探訪他、問候他，或爲了使自己能安於聖召，或是想消除疑慮，或是給她提示一個舉行退省神工後應立的善志。雅培理神父對這樣的修女真是最卓越的慈父、神師和說神諭者。他也和這樣的人講話，表達自己的思想。對於會士，尤其是對院長神父和院長修女，他就首先以一家之主的身分，講論應償還的債款（在聖保祿會許多會院裡，這是一個週期性話題），給予指示，對於所完成的事，或予以讚許，或加以斥責，建議新的創舉，給人鼓勵或規勸。至於與會士談話，直接面對私人的神修問題，這樣的個案並不多見，完全是出乎尋常的事。因爲他們有自己的神師，理應向神師請教。

有時並不是每一個在他辦公室前等待的人都能獲得接見，尤其是在他必須到會客室與建築商討論事務，或是會見來自遠地的恩人時，那就更不可能了。這時，如果是會士可以留在總院裡，或住在離羅馬最近的會院裡接受招待。然後在午膳或晚膳後雅培理神父出來在行人道上散步的時候，與他見面。在氣候不良，或氣溫太低的時候，就改在樓下走廊散步的地方，與雅培理神父見面。無論願意見他的人多麼多，一般而論，他到餐廳的時間總不遲到，反而設法在進膳時間之前兩分鐘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了。

在這麼忙碌的情形下，很難解釋他怎麼找到時間看信和回信，即使是以寫電文的方式也要花時間的。給他寫信的人用各種不同的理由，有時一封信有好幾張紙，尤其是那些向他或他某一個屬下抗議的人寄來的信。他爲自己所保留的講道，只寫一個綱要，例如爲「聖保祿」、爲「牧靈生活」，或爲任何其他雜誌的文稿。他多半用手寫所有的文件。他時常整個下午在院外度過，爲了要處理阿耳巴諾會院以及阿利恰的「耶穌導師退省院」的諸多問題。

固定的雙軌

由於雅培理神父時常直接管理多所會院，所以對他的生活產生了兩種相當重大的後果。首先是他的活動有單調的特色，無論他處理的問題多麼的既多且雜，他總是在同樣的軌道上進行行事作風，幾乎如同一個雇員一樣。在旁觀者的眼中看來，顯然有單調的特色。但是由於他的堅毅和專心一志，他自己可能覺察不到這一點。

在他的行動範圍之內，不再受到突然創舉的震撼。在以前，創舉可能會使人興奮，議論紛紛。但是現在的創舉，如果和以前相比，可以說祇不過是一些簡單的修飾工作，而且僅與一小部分的會士有關。甚至於連他的旅行，無論遠近與否，也都祇是他經常性的工作，只是在做空間的移動罷了，不但不能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使他稍感舒暢，反而使他加重了工作。譬如說，他前往北部時，無論是到米蘭或是杜

林，他寧可在夜裡來，好能在途中休息，一連兩夜不上自己的床。做他的司機祇要神經健全，車子開得慢就可以了，還能在他熟睡時，享受一下他所反對的吸煙樂趣。如果他祇到拿坡里，那麼照例當天就回來。如果一直要到巴利，那麼清晨一早就動身，在第二天清早就回來，好趕上他的司鐸等他回來講默默道理。如果他坐的是聖保祿孝女會的車子，那麼司機就有兩位，為能輪流駕駛，好節省他的時間。

在他知道自己預定的計劃已經完全無法實現的時候，他容許司機隨意開車。有時是因為氣候惡劣，迫使非作意外的停留不可，有時是因為他背部疼痛，迫使非要步行一段不可，使得本來應該連續的路程多次中斷。這類的事屢次發生，尤其是在最冷的冬季，以及氣溫升降不定的時候。

他的長途旅行是到國外視察美洲和東方的會院，分別是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三年。甚至到一九六四年，他已八十高齡時，還去視察了在剛果的會院。祇有兩次長途旅行使他的健康受到嚴重不良的影響。他第一次視察墨西哥的會院時，在那空氣稀薄的廣大高原上，他的心臟難以承受，他甚至於說，最後時光已經到了。僥倖的是，他的心臟非常堅強，當他回到正常氣壓的地方，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他在視察日本的會院時，得了嚴重的皮膚濕疹，給他留下漫長而痛苦的後果，有些部位長出的小水疱不斷重發，使他覺得疼痛難受。於是他縮短那些會院的視察時間，與主徒修女會總會長一起抵達印度的阿拉哈巴。在那裡病情加重，使當地的保祿會士非常慌張，用盡方法來治療他的疼痛，但沒有很大效果。當時由於病痛和長期不進食物，使他已經瘦弱的身體更驚人地虛弱無力。

爲求稍稍減輕他的痛苦，他們必須用一根沾過毒的針，把那些水疱一一戳破。但是因爲不斷復發，所以只好日以繼夜一再地重覆那種手術。

他的四肢完全包紮起來，在炎熱的天氣裡坐了二十四小時的火車，經過漫長的路程才抵達孟買，住進了有較現代設備的醫院，接受有經驗醫師的治療。他到孟買時身體軟弱得無法站立，幸有戴格蘭·梅而珞修女接待，住進了聖保祿孝女會的會院。如果附近有保祿會院的話，他不會答應在修女的會院裡住宿的。一位印度的良醫，事先已受修女們的囑託，爲他診治，發現了疾病真正的性質，便開了適當的藥物，同時也設法加強他的心臟。

不多幾天，他決定中止視察東方的會院，返回義大利，以便繼續進行同樣良好的醫治，疼痛已經減輕了不少，但是仍很虛弱，所以從飛機場前往他在亞歷山大·塞委祿路的寓所時，必須乘坐馬車。

雖然在那樣的情況下回到寓所，卻沒有直接前往自己的房間，而留在辦公室裡，以便聽取他不在時所發生的事。這真是雅培理神父一貫的特性。

講道

基於雅培理神父對自己所負的「使命」感在羅馬及其附近地區的保祿會院，有一種獨特的管理方式，就是一種他給自己保留的半專利的講道權。這個權利使他多次講道，包括真正的講道，給他會院各

種不同的人訓話，以及專題演講。在他生命最後的二十年裡，他究竟作了多少次講道？當然他自己從沒有想到計算一下，現在也沒有人做得到這件事。不過如果我們說每年超過一千次，並不算誇大其辭。正如我們不能說出一個大約數字，同樣我們也很難指出它的實際效果；因為要注意聽他講道的人很不相同，而且他們與他也有不一樣的關係。

那些不時能看見他的修女說，在她們心目中，只要看見會祖在她們中間，無論是不是在聖堂裡，就是一種講道。她們作證說，當他講道時，他所說的內容時常深入她們心底。如果他與一個修女單獨談話時，似乎是受著上主的啓示，因為他常有一句她們需要的話，能使她們安心，或者能重新提高熱忱。至於那些生活在他身邊的人，多年來天天都聽到他說話，他們對他的評論就不像那些修女那樣好。那些個人的見證都是很容易得到的，從文字中收集也不困難。我們認為說出一個很概括的、祇顧外表的評語，是件很平常的事。

雅培理神父賦有天資，這是一件無可置疑的事。即使不算是一個偉大的演說家，至少是一個很有效果的講道者。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了，在阿耳巴教區修院奉他為神師的人會這樣作證。同樣的那些在聖保祿會裡最初的備修生，也很重視他的言語。他的生活是他的言語能發生效果的主要基礎，大家都能在他的生活中，看到他教誨的印證。他的言語也常帶有他深刻信念的迴響，如果他在講道前，先作長時的祈禱，就更能感受到這種信念的影響。他時常作長禱，這也是他那一時代的司鐸的作風。在祈禱之後，他把整篇道理寫出來，然後熟讀緊記，並用很大的字體寫出每一段開端的那個字。他

按照神聖講道法書本的說法，把一篇道理分爲三大段。同時還使用其他書中所提的小技巧，使他的言語能產生更大的作用。後來他祇寫大綱，不再做分段，也不再藉用講道的技巧，祇藉重他日益加強的信念，來表達他所重視的思想。

在他青年的時候，容易直覺到自己強烈的情感，因而引用許多有關的爭論，提高他說話的音度，口脣也稍微顫動。到了成年之後，由於控制自己的能力已超乎常人之上，因而開始討論任何問題，常用圓滿的一貫的聲音講道，所以聽來未免單調了一些。如果他爲了使人能聽見而提高音度的話，他的聲音就很容易變得沙啞。

虔敬的思想是他最常講的題目，尤其是祈禱常佔第一位，由於他講的次數很多，所以也講得最清楚。我們深信，關於這個題目他不僅是給我們留下了最可貴的遺訓，而且也是最清楚最深刻的信念。他談論祈禱時，很容易讓人覺得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日益實行自己所教誨或所吩咐的事。他也時常提到人生四末，甚至於在私人談話時，也以此爲內容。在每月退省時，無論選定的是什麼題目，在三篇道理當中，至少有一篇是談四末的。這是他所提示的應走的路線，即使並非人人都贊成這個主張，或者有人根本不理它，他仍然忠信地實行這個準則。

修會生活的一切應務也是他忠告和默想的內容，不過他特別喜歡提到使徒工作，更重要的是從事使徒工作時應有的內心態度。他不高興聽到有人稱他的會士爲商人，更使他不悅的是，在他的會士中有人顯然有這樣的舉止，以致給人留下一個商人的印象，或祇是完成一件工作的人而已。

他這樣教導說：

「虔敬是使徒工作的靈魂，沒有靈魂的使徒工作是死的，對從事這個工作的人沒有什麼助益，也不能給人生命。是天主派遣你們去做使徒工作，是天主賜給你們恩寵。」①

「使徒是一個在自己的靈魂中藏有天主，又把天主散射在自己四周的人。使徒是一個聚集了寶藏，又把盈餘分送給人的聖者。

使徒有一顆燃燒著愛主愛人火熱的心，他的感受和思想無法壓抑和窒息。

使徒是一個滿溢的被選的器皿，靈魂都到他那裡去解渴。

使徒是天主聖三的一座宮殿，在他內天主聖三進行偉大的工作。按照某一位作者的話，他透過所有的毛孔散發天主：以言語、工作、祈禱、手勢、舉止；在公開的場合和在私人的地方，從他整個的存在。

活於天主！給人天主。」②

正因為如此，他只有對較輕微的壞事才予以接受。一直到他生命的某一個時期，才准許會士把一部分使徒工作交由雇用的人來完成，也是爲了這個緣故。他以充分的智慧管制聖保祿會的刊物，時常作嚴格地要求。他在杜林另設一所會院，利用外人經營的印刷廠，印製所有的刊物。

雖然雅培理神父血液裡含有少許無政府主義，但是在講道和著作方面卻從不絲毫背離教會信理和倫理的訓誨，也不容許自己的屬下犯這樣的錯誤。他不是一個過度的保守主義者，他明白必須生活在自己的時代裡。如果聽到自己的屬下用活潑獨特的方式講述信德的真理，他也會覺得高興，但是絕不容許奇特的道理，有時他會強有力地阻止這樣的事。

他在一九五〇年寫道：「有人說：今天需要另一種教育，另一種生活方式，另一種風紀。

我回答說：聖德在於生活在耶穌基督內，正如同福音所描述的，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罪過在於背離福音、背離耶穌基督、背離聖人的榜樣、背離神學。

修會生活是耶穌基督所教誨的、教會所啓示的、有聖德的會士所生活的、由會憲所指示的。

審慎並不是嚴苛主義，放肆也不是現代風氣，而是心靈的凡俗化。」③

由於他出乎常人的責任感，使他的講道從沒有「本行」的腔調，這個特色是容易被他人感覺到的。不僅是在講道時如此，在為年老司鐸舉行禮儀方面也是如此。他並沒有現成的字句，也沒有對任何情形都適用的理論，在說話的時候更沒有一句時常使用的口頭禪。許多說話多的人，幾乎難免會有這種毛病。從他做了教區修院的神師以後，修生們管他叫「再者神父」。一九六〇年以後，在他疲倦時，或者事先沒有多作準備時，開始在一個思想與另一個思想之間插入一聲「喔！」聲就更長，次數也更多。

有時有人批評雅培理神父跟他的司鐸講話，就像跟中學生講話那樣，不管其中有沒有禿頭和白髮的老神父。但是對發生了這種事沒有一人覺得奇怪，因為在一個父親看來（有誰能像一個會祖那樣覺得自

已是一個父親？）兒子永遠是一個孩子，即使他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

歲月的貢獻

許多屬於教會聖統的人，包括教宗在內，一直很重視雅理神父也尊敬地稱呼他的名字。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時把他的名字放在被召參加的衆多總會長之間。對這個非常的尊重和熱愛的舉動，他一定向教宗表示過知遇之恩，但是他接受這個邀請，也許更是爲了贖罪的精神，而不是爲了服從的精神。他對大公會議的工作能有什麼貢獻？年齡已老，聽覺更加微弱，對拉丁文語極不熟悉，不僅無法參與大會的辯論，連討論的進展也無法跟上。令人懷疑，在他內心是否贊成所有的討論。耶穌會士恩利各·巴辣利神父的一篇文章給我們提到這一點，我們認爲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引證在此：

「我仍然看見他坐在大會場中，第二樓台右邊爲總會長神父所設的座位上。他準時蒞臨，當時樓台上的座位還一半都是空的。他從那個黑皮包裡，拿出一件疊得很好的短白衣，大概是由修女有愛心地爲他疊好的。他穿上白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在樓台的右角，擴音器下面。在彌撒中他斂神祈禱；在討論時靜心聆聽，不時記下一些語句。

當有幾位主教，大多是屬於第三世界來的，從大殿走上樓台，與這個或那個修會長上談話。我想他

們是為他們的醫院、孤兒院、學校等要求幫助。他們尋找人選，卻沒有注意到坐在角落裡的雅培理神父。

我還記得，在念了三鐘經之後，他幾乎是用足尖行走，離開樓台的。在廣場上，攝影員用閃光燈，拍攝光榮的主教，卻不理會那個稍微僵硬的，在主教一旁走過的老神父。

大會第一階段快要結束時，開始討論「大眾傳播工具」。我記得，他曾參與討論成聖身分的全體大會；我也知道，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大公會議前諮詢大會時，他曾寄了一份有關這個問題的「意見」；我還認識他是五、六個修會的會祖和發起人，致力於印制、電影、視聽和唱片等的使徒工作，至少有五十年的歷史，已經有世界性的經驗。我對自己說：「使大會兩千位教長的目光都轉向第二樓台右邊的那個角落，這是一個好機會！」但是並非如我所想的，他沒有說話。

他在大會第二階段討論「大眾傳播工具」時，受到來自美國、法國、英國三方面的攻擊，快要沈沒之際，也沒有說話。我想：「難道雅培理神父也持反對的主張嗎？」但在二十五日，在廣場上散發的速印機印製的「緊急」文件中，我讀到了另一位總會長的名字，而不是他的名字。

後來我替自己解釋他那種靜默的理由。雅培理神父不是一個理論家，而是一個實行者、設計家、組織和實際創新事業的推動者。他所做的已經包涵在那個法令中了，因為他不做別的，祇不過（甚至擴大應用的範圍）重述教宗的指示，在他的事業上，已經享受這些指示的啟迪了。他所聽到的五十七次干預，也沒有給他帶來什麼足以註銷或補充那些指示的新資料。

這也可以說明，爲什麼在那個法令公布的五年之中他（以及聖保祿會這個大家庭）也沒有參與法令受到輕視的批評。因爲在他看來，法令固然要加以研究，可是首先應該付諸實行。假如其他著名的人士在俗的神職和進會的會士，都能效法他的話，大眾傳播工具就不會到了今天還只是書面的文字，傳播法令也不會是大公會議的法令中最無人閱讀，最得不到正確解釋，也是最不爲實行的法令。」④

爲什麼雅培理神父沒有參與大公會議「大眾傳播工具」的辯論，尤其是在大公會議的第二階段。爲什麼他沒有在這樣隆重的大會中站出來講話（他一生中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大會），以相當清楚的言語來表達自己長時追隨一個理想的路程。是那個理想展開了他長期而疲憊的人生劇，那個理想折磨了在他以前無數的人，祇有少數受到天主特恩的人知道他這樣生活，沒有任何不耐煩的行動，沒有任何反抗的姿態，也沒有任何苦澀的言語，或反對任何一個人。他那不容易否定的傾向在於實行而非理論，同時他對辯論有本能的反感。這些都是他沒有參與的原因。

對他這樣的一個人生活與工作常是唯一的事，數十年來，他單獨的做了一切。可是祇因時間這個定律，就眼看著自己工作的範圍和能力在不知不覺中，無可挽回地日益縮小。又看見別人加入，好像是一種自動的交替，進行的一切都由不得他指揮，就像他原先也不由任何人指揮一樣。

他的身體不再像以前那樣配合不受管制的意志的要求，有時他不能做完日常工作，他的文字無法清楚表達內心的想法，連他的言語有時也會受阻，必須用手勢補充⑤。他的答覆時常和他提出的問題不相

符，他所得到的答覆也不常爲他所明瞭，必須向他重說一遍。他講的道理，由於能力不足，必須予以縮短。甚至還會發生這樣的事，他到阿耳巴諾或阿利恰去給一些避靜的司鐸或修女講話，有時沒有給他們說一句話，或者沒有下車就立即回來了。

對他來說，他常用頭和雙膝積極地工作^⑥，這是他的功勞，也是他的僥倖。年齡愈大，身體愈弱，限制了他思想的工作，卻相對地擴大了他雙膝的工作。本來每天五、六個小時的祈禱，變成了八、九個小時，甚至二十個小時。尤其當背部疼痛時，迫使他不斷地在辦公室和房間裡走動，以尋求短暫的舒適。他在不斷的祈禱中，找到理由和能力，以便提升他內在的人生劇，而以最高的尊嚴來度過這個時刻，不必把它分給別人來負擔。他的意願謹嚴，甚至於到斤斤計較、錙銖靡遺的地步。也許我們可以從總院的會士所作的評語看出他最內在的生活：「查諾宜神父出國時，會祖就復活了。」查諾宜神父是雅培理神父的總代理，而且因聖座的處置，是他「對一切事務的代理」。他遠離工作舞台時，就使雅培理神父感到自己再次單獨地掌舵，這時保祿會士就看到他精神再度愉快了。

孤獨與密契？

對那些認識他已有數十年的保祿會士來說（修女由於是女人，對事物往往有另一種看法）與會祖見面，看出他要說話，卻不能把話說出來；又見他不能立即明白別人對他說的話，甚或不再記得人家的名

字，是一大痛苦。他們設法明瞭他要說的話，趕快替他說完；他們也設法縮短會面時間，好使雙方都不必受苦。有不少人爲了避免再受痛苦，除非由他明言，或是真的需要，決定不再去見他。他們甚至不到總院的前庭，因爲如果天氣好，他常常會下樓，坐車到通往市郊的路上繞一圈。

一九六九年他受到一次毒性肝炎嚴重的打擊。醫師認爲在那種情形下，他的生命有如一箇奇蹟，雖然他意志非常堅強，但也怕他無法勝過病魔。不過因著他們治療的方法，加上他的心臟還很強，竟然相當快速地戰勝了病魔。但是連醫師也說，雖然康復了，他還能做什麼？祇有祈禱和受苦。他與人談話的可能日減，與天主談話的時間卻日益拉長；他逐漸與衆人脫離，祇與天主日益密契。在他最後幾年裡，經常在每天晚上固定的時間辦告解，爲能從這件聖事獲得更多的恩寵，把一天的痛苦獻給天主，日益徹底地淨化自己，預備面對面地與無限聖善的天主相會。

時辰到了，雅培理神父與天主和人交往只是一個方法，就是祈禱。誰若要求見他，即看顧他多年的德·勃拉樵修士或朱迪達修女引進。祇有他們知道，他是否能接見一個人。他們到他床邊，告訴他求見者的名字。請求見他的人離他不過幾步路，但常常感到猶豫不決。他看來多麼小啊！真像一個孩子！許多次，來訪的人什麼也沒告訴他，他記得的名字也很少了。不過他會轉頭來看看訪者的面貌，向他伸出拿著玫瑰念珠的手，並用一個手勢，請客人同他一起念一遍或多遍聖母經。訪客必須慢慢念，使他能夠跟得上，雖然他已經說不出經文，或祇能說出頭兩個字。

一天的生活

到最後的時間，雅培理神父只記得薛華諾·德·勃拉樵修士和朱迪達·本渣修女兩個人的名字，只認得他們的聲音。多年來他們在照顧雅培理神父時所作的犧牲，實在令人難以效法。他們曾敘述雅培理神父怎樣度他最後的時間。我們認為引述他們可貴且無法取代的見証，是我們應盡的義務。

「首位導師仍保持他從前的習慣，清晨很早起身，約在三點半。舉行彌撒聖祭所用的時間，約半個鐘頭。兩年多來，每天用拉丁文奉行聖母彌撒。彌撒是他一天生活的中心，他用很長的時間來準備，就是夜裡失眠和病痛折磨他的時候。在他腦中常想著彌撒，他的談話也屢次提到彌撒。」

喝完一杯咖啡之後，很快地看一眼報紙的標題，接著就是祈禱和休息，直到十一點左右，伯鐸方濟·布塞迪醫師來看他。

快到中午時，接見一些短暫的訪客，大多數是他的會士和修女，來向他說一句真摯的問候話。最後由於說話困難，他祇能說：「我為你們祈禱，你們也為我祈禱。」『前進吧！』『喜樂吧！』『成聖吧！』他喜歡送給人宗徒之后的聖母像，上面印有奉獻於聖母誦。可能的話，他會親手加上一句祝福的話，簽上名字。然後他請訪客念三遍聖母經，最後給人祝福，舉起雙臂，表示摯愛的問候。

下午一點念三鐘經，接著是午膳一年多來，同薛華諾修士和朱迪達修女一起進食。他很喜歡有人陪

他，也表示愉快。

在下午休息之後，約三點半，準備念玫瑰經。他常念全部的玫瑰經，由朱迪達修女或薛華諾修士幫助著，慢慢地念各端奧跡。最後我們發現，他念榮福四端時停留更久，有時重念這端奧跡。在一天當中，他經常自己再念一次全部十五端玫瑰經。這是他最喜愛的經文之一，他除了自己持續實行，並也囑咐別人也如他一樣念玫瑰經。

雖然他視力不佳，早已豁免念日課，可是他還是很忠信並盡心地念，直到他不能再念為止。

我們每天幫助他依照聖保祿會的經本，念那些他最願意念的經文。

接著是用茶點，後來在傍晚時，像上午那樣，常接見其他的訪客。這是他行動最多的時候，在幾張聖像上寫留言、看書、或是與我們談幾句話。如果問他是否需要什麼東西，他總是回答說：『祈禱，祈禱！』到了七點，他希望別人讓他安靜，好能收斂心神作更深的祈禱，閱讀和思考一本概要的小書。準備辦告解（每天都辦，約在七點四十五分）。

八點鐘晚膳（一年多來，經常是同薛華諾修士一起進食）。然後等待《羅馬觀察報》，或者獨自一人，或者由人幫助，留神地看報，他會高聲地讀標題和教宗的活動。他也樂於看電視新聞。看到不幸的消息時，就高聲說：『喔！讓我們祈禱吧！』

在睡前（晚七點半），喜歡跟我們一起由衷地談話。在他困難、有限的說話能力之內，談論各種問題，尤其是回憶創立本會之初，以及最早的保祿會士，有時也會回憶一點他自己的家人。我們告訴他聖

保祿會這個大家庭裡的活動和正在做的工作。他也說些笑話，有時開心地微笑，並高聲說：『遊憩一會兒吧！』他很喜歡這種純樸的家庭氣氛，不但表示滿意，而且請我們時常保持喜樂。他關心我們的需要，願意我們能有更多的時間休息。因見到我們留神而親熱地待他，視他有如慈父，而表示感謝。的確，我們常是這樣的待他。

在我們要離去時，他顯出一些難過的样子，因為在他看來，夜裡的時間太長了，他很想延長我們晚上的談話，以縮短那漫長的時間，但是必須停止談話，以維持必要的休息。我們跪在他床邊（那時他照例已經上床），同他一起念三遍聖母經，有時爲他特殊的意向加上幾遍。接著他祝福不僅是我們在場的人，也祝福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他常常加一句說明：『我由衷地祝福所有的人。』在互祝晚安之後，他安寧入睡，但睡得很短，不久就醒了。

由於失眠或疼痛，夜裡時間是在短暫的休息與長時的步行中度過的。他靜悄悄地邁步，以免干擾到隔壁照顧他的人。

關於我們的慈父，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對聖母特別孝愛的敬禮。他曾這樣寫道：『祇有同聖母瑪利亞，一個會祖才能設想和開始創立一個修會。』同聖母走了最初的路程，也鼓勵自己的神子奉聖母瑪利亞爲模範，以實踐他們純全無缺的聖召，把她視爲『蓋在我們身上的一個印記』，讓她在我們內增長，直到形成天主的肖像，如同她所實踐的。現在他的生命已經經過了漫長而辛勞的旅途，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他給我們指示宗徒之后的肖像，並給我們看幾乎常在他手中的玫瑰念珠，有時祇對我

們說『瑪利亞』這一句話。他的聲音和手勢有如一種遺囑，是要讓我們知道那應走的道路。

他常作長時間的思考，尤其是對一本小簿子，其中搜集了他最後幾年的思想。有時他對我們說：『現在我要細想，我應該細想一下。』於是他依照實際的需要，或坐在一張軟椅裡，或坐在床上。在一天之中，他常到那座小祭台前（就在他臥室隔壁的小房間裡，每天早上他在那裡奉獻聖祭），靠在那裡站著，低頭祈禱和思考。

有時他不能做其他的事，但是努力地想使我們明白，他一樣在做他能做的事，他對我們說：『但我在祈禱。』好像是說，我不能做別的，但我能祈禱，我很甘心做這事。我們聽了，內心很感動。

他過著神貧的生活，什麼都不追求，一切都純樸而知恩地接受。兩間屬於他的小室，其中的設備很質樸，如同他所常願意的。在臥室裡，他叫人放了一張軟椅，那是他最近才使用的，大部分時間，也是為我們服事他的人用。還有一架小小的電視機，晚餐後他看一會電視新聞，有時看一些特別節目，尤其是看教宗也參與的儀式。就是這兩樣額外的東西。

自從他不管理財務之後，他也不保有錢。他最後所能處理的錢，願意為聖母而使用（他這樣表示了），願意叫人畫一幅美麗的宗徒之后的聖像（可惜，這件事結果沒有令人滿意）。

我們可以作這個見証，就是在這些歲月裡，聖保祿大家庭的每一個份子，都對他表現日益明顯的熱情。多少人經過這裡，向他表示問候，也許是他們從遠地來此地後，或是他們前往遠地，大家都願意看看他，即使祇是一會兒，或是最後一次。我們曾設法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以滿足他的神子的願望。由於

他們散居在世界各地，好多年來，他們期待能見到慈父一面。他是多麼高興地接見他們啊！在他最痛苦的時候，我們欽佩他仍然努力表現他高興與他們會面，說幾句話並祝福他們。有時他免不了要怨訴自己不能照常在聖像上寫幾個字，可以看得出他感受到的難受。

他非常充實地過日子，對他來說，這是為天堂所作的深刻準備，他的心中常嚮往著那裡。在我們看來，這是生活的榜樣，是慈父可貴的持續教誨。他在為福音度過了長期而不厭倦的使徒工作之後，等待著安心地前往晉見主導師。」⑦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雅培理神父的生命不能再延長的時候，由教宗在克來孟室裡作私人接見，陪同的有聖保祿會總部長上，以及聖保祿各修會多位代表。

教宗顯露出感人的慈詳，向大家表示熱烈的歡迎，講了相當長的訓話，顯得認識她們，並重視她們的工作，尤其是宣傳的工作。他自問道：「聖保祿會怎麼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能有如是卓越的表現？」

教宗回答說：

「我們認為有兩個因素共同結出這個美好的成果，可能還有其他的，有兩個意志，即人的意志和天主的意志，一個是謙遜忠信僕人的，以及慈父慷慨上主的；祂一定以獨特的大量祝福，祝福了聖保祿會的這項偉業。你們也都明瞭我們應該歸功於你們在這裡的會祖，親愛和可敬的雅格·雅培理神父成立了

你們這個偉大的修會。因基督之名我們感謝他，並祝福他。請看他：謙遜沈默、勤勞不倦、常斂神思想，從祈禱轉往工作（依照傳統的定律：祈禱和工作），時常注意觀察『時代的徵兆』，就是以最新的方式去接觸人靈。我們這位雅培理神父給教會提供了表達的新工具、新方法，使自己的使徒工作能有力量和廣度。在現代的世界裡，有新的方法、新的能力和新的知識，對於自己的使命才能有新的效能。

親愛的雅培理神父，請讓教宗欣賞這個持久、忠信、勤勞不倦，以及由它為光榮天主和造福教會所產生的果實。讓你的神子同我們一起欣賞，也讓他們像今天這樣向你表示他們的熱愛，並許下要持續已經著手的工作。

為了表示我們的謝忱，慰勉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並策勵所有獻身於天主教會使徒工作的人，經由努力推動，正確運用大眾傳播工具，今天我們願意給可敬重的雅培理神父，授以我們這個為教會和教宗的十字勳章。」

聖保祿會裡負有重大責任的人，已經作了適當的安排，使雅培理神父能常有一位可依賴的醫師在身旁，不僅是為旅途和久留在梵蒂岡裡的辛勞，而且也為會見教宗時，可能引起的激動。可是他們一定沒有想到，教宗會向雅培理神父表示這麼多又這麼重複的敬愛之意，上述那段我們祇引証了一小部分的講話。然後，教宗走向雅培理神父，緊抱了他，跟他慈靄親熱地談話，同他一起依禮拍照。並且為了知道聖保祿會生活的詳細情形，在克來孟室裡作了長時的停留。

一年之後，雅培理神父再次看見自己的神子聚在一起，祇是不在他四周，而是在聖保祿會總院前的庭院裡，等他出現在他小室的窗前，為問候及祝福他們。那次是很多在場的人最後一次看見他。從那時起，除了極少數的幾次外，他不再在總院外露面。來他房間見他的人也日益減少，尤其是當他們發見他已經很難說得出幾句話時，感到難受，為避免這樣的痛苦，而不再來多見他了。

在天父家中

雅培理神父一直到去世的前三天，每天生活的情形，仍然保持著多年來所有的規律和形象。早上很早就起身，五點鐘，在他的辦公室裡獻彌撒聖祭，以後整天都用長時的祈禱來謝聖體。在最後時期，他似乎改善了一些，因為醫師使長期折磨他的貧血症減輕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病情突然改變，顯然有輕微的支氣管炎。這次的病情似乎應該如同以前幾次那樣，很容易就可以克服。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十一點左右，治療他的醫師伯鐸方濟·布塞迪，發現痰量增多，導致呼吸困難，於是開始給他供應氧氣。二十四日星期二半夜，痰的侵襲加劇，使他呼吸異常困難，有輕微而愈益頻繁的虛脫，令人擔憂。

第一次嚴重的危機不久即出現，就在二十五日星期四一點鐘左右。顯然是嚴重支氣管肺炎，有某一個時候，好像生命即將結束，德·勃拉樵修士和朱迪達修女認為必須立刻請主治醫師來到病人枕邊，接

著請查諾宜神父，以後再請那些曾與病人直接一起工作的人，以及在羅馬會院裡住的各位長上。

查諾宜神父給他赦罪，並行病人傅油禮。病人雖然急喘，心肺運轉愈加困難，卻顯著熱切的樣子領了這件聖事。不久之後，查諾宜神父在隔壁靠牆的小祭台上開始獻祭……在較後的時候，從總會長手中，給他送了最後的聖體。病人在臨終時雖然有漫長而極大痛苦的掙扎，卻能有意識地恭領了聖體。

在小祭台上，繼續有神父獻祭。

約在清晨六點鐘時，病人喃喃地說話，祇有德·勃拉樵修士和朱迪達修女聽得懂：「我現在死……天堂！」大約過了一個鐘頭，他接著說：「我為大家祈禱。」

他確實在祈禱著，從他微動的口唇，以及立即的答覆，可以清楚地知道。朱迪達修女請他念聖母經，親苦像、玫瑰珠和一尊小型的聖若瑟像。他自己輕輕地重複著說：「萬福瑪利亞……萬福瑪利亞……」

在短暫的清醒時刻，這位會祖向自己的神子道別，並最後一次祝福他們。念了聖母經後，那些服事他的人要求他祝福，他由德·勃拉樵幫著舉起了手祝福了。不久之後，他自願而且很辛苦地舉起手臂，畫了一個十字聖號，急喘著想說一些話，卻誰也聽不懂。

那一天他的情況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呼吸依然困難，後來昏迷不醒漸漸代了急喘。不過他的心臟仍能繼續維持，過了中午，心臟專家伊達祿·翟卡，發現他的循環系統幾乎完全正常。

從一清早，他的神子女以及從羅馬各會院來的人誠心而斂神地在他床旁慢慢走過，親吻他的手，或

停留在他床的四周，或在走廊和隔壁那間小室裡，靠近那座小祭台熱切祈禱。他們在這位將要離別他們的慈父身邊走過，日夜不斷，直到他逝世。

第二次危機，好像要窒息那顆令人難以置信的有力心臟，抗拒肺部多痰的侵襲和腎臟的閉塞，就在二十六日星期五凌晨出現。

大家跪在他四周，祈禱了約兩個小時。病人已經昏迷不醒，呼吸愈來愈弱，血壓已降至最後虛脫的邊緣，不過他的身體對那些強大有力的治療方法還有反應。早上快要過去時，肺部的危險情況似乎終告克服，但心臟經過劇烈的掙扎後，顯得筋疲力竭。十二點左右，血壓再度下降，使他又陷在危急的狀態中，但是經過醫師的治療，仍能立刻反應……

恩卓·曼弗雷迪神父是梵蒂岡電話服務團長，也是梵蒂岡城內保祿會士小團體的長上，一知道了會祖的危急狀態，立即把這個消息傳給聖父教宗。教宗立刻經由私人秘書巴斯卦助·麥基蒙席表示關注，給雅培理神父賜以他私人特殊的宗座祝福。在會祖臨終痛苦的兩天中，教宗願意有人常向他報導病人的情況。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教宗再次賜給病人他私人的祝福。教宗還不以此爲己足，那天下午他決定要來探訪臨終的雅培理神父。

在雅培理神父的病床旁，醫師和幾位主徒會的護士修女進行著艱苦的奮鬥，希望仍有可能把病人從死亡中拯救回來。在庭院和病人附近的地方，在爲教宗駕臨作秩序和安全的準備。

教宗約在下午五點來到，其時天色已開始昏暗。他從塞委羅路進了會院的大門，站在一輛敞開的汽

車裡，經過各庭院，向兩旁趕來參與教宗探視垂危慈父的備修生和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的成員祝福。

總會長和總代理都在迴廊歡迎貴賓。教宗由麥基蒙席陪同，一下了車就被引進升降機，經過二樓的走廊，到了病人的房間。在短暫的探訪中，教宗保祿六世知道了病人的情況。

教宗來到病人床邊，高聲說：「喔！雅培理神父！」

朱迪達修女想喚醒病人：「會祖，教宗來了！」

但雅培理神父失去知覺已經有幾個小時了，並沒有什麼反應。他的精神常以伯鐸的磐石——教宗為至上的依據，其時如果清醒的話，一定會有行動，必然立即明瞭這次與教宗會面的重要性。

教宗脫下紅披肩，默然斂神幾秒鐘，然後發問，病人這樣的情形有多久了。有人答道，病人臨終的痛苦已有兩天，有時危急，有時稍微好轉，有時卻長久停留毫無變化。教宗後來轉向查諾宜神父，問他病人是否已經領了一切聖事。聽到了肯定的答覆後，就請在場的人同他一起祈禱。教宗跪在病人床邊，開始念天主經和聖母經。

他站起後，說：「現在我們再給他赦罪。」接著低聲用拉丁文念了赦罪聖事的定式，最後祝福了病人。

後來他敬愛地把手放在臨終者的頭上，同時默默地念經。教宗向看護者微笑，走向門口時，經過一張舊書桌前。會祖在一九三六年定居羅馬以後那張書桌就開始陪伴他，在那張書桌上，在漫長的深夜裡，他寫了近數十年來富有意義的文件。桌面上三邊有一個矮小的書架，整齊地放著他最心愛的書，那

是他從其中汲取靈感和文件的資料。

教宗問道：「這是他的辦公室嗎？」

有人答道：「是。」

教宗觀察了這個陳舊的家具，然後在桌上放著的一本日記簿的白紙上寫了紀念性的留言：「因上主之名。教宗保祿六世，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教宗走過附近的小室，來到了走廊，聖保祿會總院的各位參議、總代辦、財務總長、總部秘書，和各女修會的總長，都在這裡等候教宗。查諾宜神父一一向教宗介紹。⑧

教宗也到宗徒之后大殿作了短暫的參觀，在下午五點半啓程回梵蒂岡。

雅培理神父在世還有約一小時的生命。有人還懷著這樣一個希望，就是至少在某一時候，他能聽到並跟著念朱迪達修女給他提示的，也是他最心愛的誦句。但是生命的跡象越來越弱，而且越來越不定。就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點二十五分與世長辭。從那時起，雅培理神父不再在這個世界上，已經轉往天父家中了。

最後告別辭

教宗聽到雅培理神父已逝世的消息後，再度斂神祈禱，如同幾小時前，在他病榻旁祈禱一樣。

他的噩耗受到廣大的注意，電視、電台，各種立場的報紙和多家雜誌，雖然動機不盡相同，卻對這位謙虛自持、默默無聞的司鐸，表示欽佩景仰之意。

我們認為，最為人提及的讚語，可能也是雅培理神父生前最喜歡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散佈了兩千萬本聖經。」這句話讓人聯想到雅培理神父散佈了更多本福音。人們提到的雅培理神父的這一個特徵是正確的，因為傳播天主聖言是他六十年來思想的中心，也是他行動的原則。

許多人談到了他與大眾傳播工具的密切關係，稱他為使徒和先進、聖者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才子，是一位走在最前面的司鐸。也有人說他是一個耕耘者，代表著出版界的奇蹟，他建立了一個紙張的王國，以拯救人靈，觀察時兆，給教會提供表達自己的新工具。

與雅培理神父過世有切身關係的保祿會士，並沒有感受到什麼驚慌，也沒有經歷失措的時期。他們已有很久沒有看見他，走過他住處時，舉目仰視那兩扇小小的窗戶，並不希望看見他遠在窗口張望宗徒之后大殿，以及想知道在廣場上進行什麼活動。他們早已知道，除了那些常在他身邊的極少數的人之外，他已不再認識自己神子的容貌，也不再記得他們的名字或聲音，雖然他仍不停地為他們熱切祈禱。

當然很多人心裡認為，在許多方面會祖是無可取代的。不過他在物質方面與聖保祿會生活的關係逐漸減少，是一件事實，沒有人對此感到震撼，而且已經減輕了很多可能懷有的恐慌。憂愁思考的神態經常是在親愛的人消逝而出現，此時在場的保祿會士以及聽到噩耗即刻奔往羅馬的人臉上，格外清晰可見。他們，尤其是那些年長者，遇見了故友，照例寒暄之後，樂於尋找知己好友，敘述一下個人往事和

多年來他們所見到的會祖。會祖的遺體無論是在總院裡，還是已供放在大殿的地下室裡，旁邊一直有人祈禱，他們想把他的容貌深印在自己的心版上。

在以後的三天裡，由聖保祿會總部長上的安排，全會的司鐸、贊助員和友人，共同參與上午和下午的隆重儀式。上午聖保祿會大家庭所有的組織都在場，下午是其中幾個特別聚集在一起。講道時，有總會長及義大利的省會長致辭，以及最早期的司鐸敘述他們第一次遇見會祖的情形，他們重提那種信德、犧牲和勤勞的氣氛。這是保祿會會院最初的特徵，大家都留神注意地聆聽。

十一月三十日在宗徒之后大殿地下室舉行隆重的葬禮，除了聖保祿會各修會的會士和修女之外，還有六位樞機、二十多位總主教和主教。若望·羅阿達神父受總會長之命，在殯葬禮中致哀悼辭，他特別表揚雅培理神父無條件地完全獻身於福傳的崇高工作。早在本世紀初的第一個晚上，他在心底聽到召喚時，就以這項工作答覆了天主的召叫。

修會聖部部長安道紐迪樞機，對聖保祿會這個大家庭的各種活動時常表示關切。他在向亡者致最後告別辭時，對所有在場的保祿會士提出：「今天你們接受了一份寶貴的遺產，你們理應珍惜它，要把它視作出自你們會祖的心中和獲得教會批准的。」

第二天上午，保祿會士抬著雅培理神父的遺體，在聖保祿會各庭院裡繞行一週，好像是讓他再看一次各項印刷使徒的工作。他生前曾多次到過那裡，指導工作、策勉和鼓勵會士勤勞工作。接著走上亞歷山大·塞委羅路，長長的行列兜了一個大圈子，進入聖保祿孝女會的廣場，走過這裡之後，才進入宗徒

之后大殿。裡面有許多友好、相識者，和來自全院四周的大廈住戶。遺體放在大殿後面，如同前幾天那樣，再度為信徒所包圍。

那天晚上，在總會長簡短的告別辭後，遺體被抬到大殿地下室之下，以便安葬在事先已經準備好的墓穴裡，外面放上一塊墓碑，上面刻著很簡單的碑誌：

雅格·若瑟·雅培理司鐸

聖保祿會大家庭的

會祖和首位導師

一八八四年四月四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雅培理神父長大以後，也許從來沒有想過摘一朵鮮花，聞聞它的清香，也沒有想過把一瓶鮮花放在自己的辦公室或臥室裡。現在他的墓前總是有一束一束的鮮花，多不勝數，而且時常更換。他的神子和景仰者在他墓前列隊走過，獻上鮮花，並且把自己精神的和物質的需要託付給他，也祈求天主早日榮顯他。

附註：① 雅格·雅培理著：「*Parisi*」保祿會出版，羅馬，一九七二年，一五七頁。

② 同上，一五五頁。

③ 《聖保祿》，一九五〇年二月份；參閱CISP，二六四頁。我們認為，雅培理會很明晰地預見在修會和

神職之間會發現理智和倫理的混亂，許多人祇爲了愚昧的野心，企圖被人稱爲「現代人」、「前進者」。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份的《聖保祿》裡他寫道：「今天有一個極大的禍害，就是有些人（我痛哭著說！）認爲做一個沒有疑慮的人（如同他們所說的），才是現代和前進。或者說，做一個良心自由者，不服屬於人，或不顧一切者，或自投於近利，或不是必要的犯罪機會裡，或忽視省察、朝拜聖體，或不受人管理，任意處理金錢，或維持危險的交往，追求舒適和滿足，以不屬人下的精神自誇，這些都是魔鬼的圈套。在會士之間滲入了肉體之律的統治，典型的世俗精神。」

- ④ 「Don Alberione Apostolo del nostro tempo」，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份「Il Cooperatore paolino」補編，四九、五〇頁。
- ⑤ 有一位保祿會司鐸參觀一所羅馬的診所時，雅培理用左手給他三張主師的、宗徒之后的和聖保祿的聖像，同時對他說：「我常有三種……」並用右手伸出三個指頭。也許他相對他說，時常告訴衆人保祿會三種最典型的敬禮。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在他逝世前三年。
- ⑥ 「用膝頭工作」是雅培理神父一句典型的說法。他把這句話，好像一件會衣一樣授給了創會期間會向他求教的聖女傑瑪會的修女。
- ⑦ 薛華諾修士和朱迪達修女在「Ricordando Don Giacomo Alberione」寫的「La sua giornata negli ultimi anni」羅馬，一九七一年，三五—五八頁。
- ⑧ D.Renato,在「Ricordando Don Giacomo Alberione」寫的「Gli ultimi anni」四—七頁。

第二十二章 結論

雅培理神父十八歲時，在日記裡寫道：「人之受造是爲工作。」①在他滿八十五歲那年，對那位給他治病多年的醫師，用哀求的語氣說：「我還應該工作！」他說這話是希望醫師能找到一個秘方，好把他所消耗的精力還給他。

想要在雅培理神父十八歲到八十五歲的生命中，找到一段空閒或祇是舒暢一下的時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依照他的想法，祇爲了理智方面的享受，就是閱讀古典文學最佳的篇章，欣賞藝術的傑作，或出神地觀看一些景色，也是空閒和罪過。誰若要注意一座主教大堂的建築之美，或請他欣賞春天清晨阿爾卑斯山脈的壯觀，都會使他覺得討厭。

他與神師方濟·基愛沙神父相反，雖然基愛沙神父也像他那樣珍惜光陰，但他可能把「做事要做得好」作爲自己的服飾；雅培理神父卻因自己的性格，趨向於「做事要做得多」甚至於「做事要做一切」，至少在他進行活動的範圍內。因此他自然會認真地採用一些誇耀的字句，例如：「直到還有一個靈魂要救，我們就不能休息。」「一切」這一個辭也屢次出現在他的講話和文章中，尤其是在他晚年的時

期。

他在一九五二年給《第一期道路、真理和生命》這本講解教理的雜誌，口述一篇介紹的文章，我們認為很有意義。

「請看這本雜誌的特性：

一、向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不認識耶穌基督、教會和天主的人。因為它的出發點是把人看作一個能推理的主體，特別是向分裂的教派、天主教徒、父母、神職界、教師、公教進行會、社會學者。

二、觀察整個的人，人是由靈魂和肉身所組成的，是有理智、意志和感情的。要能把他完全帶向天主、享見天主、享有天主和天主的真福。

三、關注於人，在訓誨和基督的教育方面，所說、所教和所行過的一切，如：教宗的法令、聖賢的教育工作者、各種方法、已獲得的效果，以及所有那些願意合作者的意見。

四、竭盡我們的能力追隨導師耶穌的方法，看他怎樣培育自己的門徒：祈禱、善表、信理、倫理和禮儀的教導，糾正、扶助、鼓勵。對教育工作者、教師、司鐸、修女，以及所有教導長幼的人來說，耶穌基督是一位教理的講解者，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五、要求一切的幫助，包括意見、批評、祈禱、編纂、宣傳、明瞭。我們都是天主的兒女，大家都應該合作，使祂的家庭進步而穩定。

六、翻譯凡是聖保祿會大家庭所到之處的各國文字，盡自己的使命，遵照聖保祿的榜樣，並仰法導師耶穌基督的聖心。對衆人而言，我們都是負債者。」②

他日後對耶穌導師敬禮的熱忱和信心來自這個觀念（無論是主觀的或是客觀的），有了它便擁有一且恭敬整個基督，遠比其他形式的敬禮更清楚。在他看來，聖保祿的宣講和文字都有普遍性，所以他是一位無法取代的主保。保祿會士應該奉獻他們所有的精力。從事印刷的使徒工作。因為祇有藉著它，他們才能將天主之言的訊息傳達給所有的人。

排除爭辯

雅培理神父根據「要做很多」的理想，本能地反對爭辯、導論、前言、太瑣碎的準備工作，而且寧可假定，而不願要求依法規定的准許。若翰·馬洛哥爵士從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一九一六年三月在雅培理神父身旁，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寫道：「我認爲雅培理神父的事業常有一個特色，切願行動，立刻行動，甚至於做那些似乎不可能的，或者可以說是冒失的事。因此不必訝異，有些著手去做的創舉失敗了，或者有些事必須克服極大的困難、阻力和不爲人諒解，甚至於有些教會人士也不明瞭他。」③

爲了要做許多事必須節省時間，所以不要把時間耗費在無用的事上，或是不確定的有用的事上。因

此在他講的道理和寫的文章中，從來看不到一句多餘的話。更有甚者，在他寫給最親密的合作者的信和便條上，冠詞、前置詞和連接詞大半都刪除了。這些字條通常都很簡略，名詞和動詞擠在一起，好像是球迷所看到的拿波里著名球隊的比賽一樣，有時他簡短的風格遠勝過史學名家達齊道。一九五六年，他想建議加拿大的保祿會士仿效在義大利出版的《基督的家庭》也出版一份月刊，有一位司鐸被派往加拿大那個團體，快要啓程了，就寫了一張字條交給他。字條上寫的是：「讓我們在加拿大成立『家庭』。雅培理神父。」字條的背面是一些完整及不完整的廣告，如：水箱、半身浴盆、沖洗龍頭，以及其他類似的字句。顯然是那天雅培理神父收到一張某家公司的傳單，他就把它剪成四份，利用空白的那一面當作給自己屬下寫字的便條。

雅培理神父喜歡那些效法他善用時間，勤勞工作的人。如果他可以像四個人那樣工作，那就好像給他頒發金質獎章一樣了，而且那也是他唯一重視的獎章。誰若猶豫不決，或準備得不夠週全，他往往會給那人一個勸告：「要快啊！」戴格蘭·梅而珞導師把雅培理神父的精神作了最純真的解釋，她也把它當作自己的精神。她對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說了這句很特別的話：「迅速的十誡。」

雅培理神父也不願意有人因為他操心而消耗時間。如果一個人能看顧他，就不願意看見有兩個人。一九五五年五月他在東方旅行後，回來時患了嚴重的疾病，曾隨同他一起旅行的主徒會的總會會長，認為自己應該立刻到亞歷山大·塞委祿路探望他，好知道他的病情。但他命人答覆她，說他健在，不需要什麼，她儘可去休息。雖然當時他在辦公室裡同一個屬下談話，可是也不給她開門。

在他生命最後幾個月裡，有一個主徒會修女護士決定至少代替又疲勞又有病的朱迪達修女一晚；但是他一看見她在身邊同朱迪達修女在一起，立刻就說：「那個修女在那裡做什麼？告訴她回修院去工作。」

安和的行動

然而依照我們的看法，這位不停工作的雅培理神父最美好和最令人敬佩的一面，並不是他不休止不厭倦的工作，也不是使他屬下喜愛工作，而是他那種安靜的態度，面對不同的任務，數年如一日，面對意外的事，也能改變自己的計劃。雖然他每天都有一個極沈重的作息表和沈重的責任，但從來不會因為工作太多而瀕於神經衰弱的邊緣。他從來不像一個工作繁忙的人，「沒有時間」聽別人的問題，他喜歡使人同情他的犧牲，恭敬他為一個盡責的殉道者。

他早在念高中的時候就寫過這樣的話：

「責任與職務是獻給天主最可愛的禮物，

必須在這樣的時候，

以這樣方式來做，

盡已所能的達到完善的程度，

忘掉一切的事，好像祇有一件事是應該做的」④

我們並不認為這些話即等於一個生活規則，可能是他的一個老師，或一本有關青年修養的書啓示他的。應該說它表示一種生活經驗，是他實行而且有良好的成果的，是他想給讀他那本日記的人一些啓示。認識他的人可以作證，他確實實行了他當時所寫的話。

他無論是在辦公室裡、在祭台上、在講道台上，遠近不一的行程中，或是在與自己的人或外人相遇的時候，他總是安靜地，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正在做的事上，好像那是他唯一應該做的重要之事，事情不論如何棘手和紛繁都阻止不了他盡心竭力地準時。舉例來說，如果他要是在下午四點啓程到阿耳巴諾去，他的司機就知道應該在前十五分鐘準備妥當。因為他怕不能準時抵達，所以經常提早啓程。他不是那種讓人等候，以增加自己重要性的人。他總是準備好為一位想在他所在的大堂或小室獻祭的神父當輔祭，而且即使有別人在場，他也常是第一個走去輔祭。

在他辦公室的門打開，要求見他或跟他談話的人進來的時候，他就立刻停止書寫，或者不再看放在桌上的信件而起立會見來賓，好像他已經在那裡等候，然後聽訪客講話。在行動舉止和說話的聲音上，都沒有匆促或不耐煩的表示。來賓告別時，就陪他到門口，給他關門。如果是一個他自己的，就問候他後道別；如果是一個沒有很深交情的外人，就陪他到走廊盡處。

關於雅培理神父以安靜盡好自己的職責，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就是他信守每天晚上及早休息的規則，大約在九點一刻就去歇息了。他在夜裡時常睡不著，不是因為想到自己的職責，而是由於身體的病

痛。

有序的行動

雅培理神父從來不是一個傑出的作家，他的字彙很有限，標點符號也隨便使用，譬如他濫用逗號。但也從未覺得需要改進他的風格，他所知道的已經足夠表達自己的思想，也足以使讀者了解他了，那麼還要求什麼呢？

他故意忽視許多知識，他認為一位司鐸能有普通的學識固然很好，但不是每種知識都是不可或缺的。這不是因為他認為知識沒好處，而是他看不出知識與他個人的使命有什麼明顯的連繫。他很重視心理學，認為心理學與一個團體的教育者和負責者有密切的關係。可是他不可能把與他使命有關的工作時間減少，而用在與他使命祇有間接關係的研究上。知識和意見最好是在談話時可以聽到，或在報章雜誌上可以迅速地收集到。

他的處境不容許他置身於政治之外，尤其是在本國政治方面。他常設法依據每天所看的報紙標題或電視新聞，而有一個概括的觀念。

對人生各方面的美他毫無感受，祇尊重一切的善，但同時以要有益處為條件。對他來說，有益的就是直接或間接地有助於他能更完善、更廣泛地實現人生唯一目的，即傳佈基督的福音。對於其他的一

切，連一分鐘的時間，他也不想消耗。

羅馬會院的院長在分隔會院與廣場之間的狹長的地上，種了各種鮮花。一天，一個司鐸與他在廣場上散步，請他欣賞那些美麗的鮮花。他思考了一下，然後答道：「我會在那裡種洋葱，洋葱更有用。」

由此可見，他忙碌不停的活動都是有序不紊的，完全是爲了頃刻也不遺忘的唯一的目的地，其餘的一切都只能附屬於它。既然「祇有一個願望的人是有福的。」這句話是真的，那麼雅培理神父也可以算是一個真福者了。

對工作的喜愛，或者說對工作的「崇拜」，是否有時會使他誇大其事？我們認爲可以這麼說。正因爲雅培理神父的誇大其事，才使得他計劃中最需要努力的事只實現了一部分，就是培植作家。誰若願意有效地發揮文章的才華，必須經過長期有序的訓練。但實際上，雅培理神父認爲這種訓練也是浪費時光。由於過份尋求直接的行動，就會犯下過度縮減訓練的結果，或是讓欲從事寫作的人做太多其他的工作，使寫作訓練已成爲不可能。

祈禱的人

我們在對雅培理神父這個勤勞工作的人表示敬佩時，也讚佩他是一個祈禱的人。我們絕不懷疑他祈禱是順從一種自然的傾向，因爲我們知道，他之所以祈禱，是由於他願意；他之所以願意，是由於他思

考。正如他所教導的，「對一個人、一個基督徒、一個會士、一個司鐸來說，祈禱是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應務。」⑤上主的訓示：「沒有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⑥對他來說，不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話，而是一端信理，一個生活的信念。

他之能有這種信念，是由於母親的教導，人絕對屬於天主，諸善的賜與者。另外也出自他在教區修院裡所接受的培育，這種培育雖是屬於我們常聽到的楊森主義，但是用它積極的一面。同時他個人的經驗也使他日益定在這個信念裡，這些經驗包括他青年時的危機，以及他全部的活動。「因天主的恩寵和聖母瑪利亞」⑦，他超越了危機，他的活動也是完全的，祇以信賴天主和祈禱為基礎。

他決意順從司鐸的聖召是他「母親祈禱的成果」⑧。至於立志獻身於印刷的使徒工作，是在本世紀初第一個夜裡在阿耳巴的主教大堂作四小時朝拜聖體時，在他內心產生的⑨。在教區修院裡，接受基愛沙司鐸的指導，學會了「把一切化為在耶穌導師跟前默想和祈禱的對象」⑩。他受召創立一個修會，這個明確的思想在他內心閃亮，是在他到一座聖母聖殿後回來的時候。整個聖保祿會大家庭，「是無數犧牲、祈禱和奉獻的成果。」⑪

更多的祈禱

大約是一九二〇年，阿瑪略·維達理·基阿瓦渣太太在雅培理神父退省中找他談話，看見他書桌上

堆放著信件，覺得奇怪，便對他說：「這些信裡可能有緊急的事。」

雅培理神父回答說：「能有什麼其他的事像我的靈魂那樣緊急的？」

那位太太又說：「你還能立定什麼主意照顧自己的靈魂呢？」

「就是更多祈禱的主意。」⑬

他這個主意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從他寫給自己主教的一張便條上知道，他每天用三個半小時祈禱和念日課⑭。稍後幾年，他每天至少祈禱五個小時。在一次避靜中，他一再重複地說，一個好司鐸每天應該祈禱四小時。在聽他講經的聽眾中，有一位年輕司鐸（現在他已經不年輕了）想知道雅培理神父是否言行一致，便留神注意他。後來他確實相信，雅培理神父所實行的遠比他所說的還多，一般而言，每天祈禱約達到六個小時。

此外還得加上那些長途旅行時的祈禱，無論是他獨自一人，或是與旅途的同伴念的經。尤其到他中年以後，他旅行的次數更加頻繁。璐琪·李琪修女寫道：「在旅途中有多少祈禱啊！在車上，路程較短時，會祖令人立刻開始念玫瑰經；在長途旅行中，就念十五端玫瑰經，而且不止是一次。在兩串玫瑰經當中的短短空隙，要誦讀幾段福音或聖經，有時由他詮釋。他自己則斂神留意地念日課經。」⑭

我們不要忘了，在他生命最後的二十年當中，尤其是在晚上，他無法入眠，又不能坐在書桌旁，便在他的房間裡來回踱步祈禱，以減輕他的痛苦。

各種敬禮

雅培理神父的祈禱是以聖體爲中心，他喜歡在聖堂裡朝著聖體櫃祈禱。他經常前俯著頭，兩眼半開著。他喜歡參與正在舉行的聖祭，常準備代替小輔祭幫助舉祭的司鐸。他格外喜歡在靜默中獻祭，好能更集中心神。雖然他從來沒有顯示出自己這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們確實知道他不喜歡共祭，除非在特殊的情形下，而且多少是在種種環境所強制之下。不僅在祈禱的時間上，而且在祈禱的方式上，他都習慣獨自清靜的一個人。我們說他是一個「獨居者」，就祈禱這方面而言他也是如此。

在他口禱中，玫瑰經佔首要之位，一天之中，無論什麼時候都念。在年齡和衰弱的身體不容許他作長時思考時，玫瑰經幾乎成爲他唯一的祈禱，就連獻彌撒聖祭時也是如此。不過他實行他自己所吩咐的聖保祿會的每一種敬禮，他屢次把向導師耶穌的敬禮與聖體的敬禮視爲同一個敬禮，此外還有向宗徒之后聖母瑪利亞、聖保祿若瑟、護守天使和煉獄靈魂的敬禮。依照他的想法，前三種敬禮應該是每天的食糧；其他的敬禮應該在每月第一週舉行。另外他特別多次提到向護守天使的敬禮^⑮。

無論是在談話時，或是在信札中，他常以「我祈禱」和「我們祈禱」這樣的信心，作爲最有口才的見證。我們手中有他寫給那些與他合作者的信，在這些保存起來的信件中，我們看到無論什麼事，或向他提出的問題，或想解決的問題，他總是向人確保他的祈禱，也請人祈禱。他教導說：「我們對修會的

貢獻，沒有比祈禱更大的了；對我們自己來說，也沒有比祈禱更有益的事了。一位司鐸對教會最有助益的工作就是祈禱。」^⑬他常以自己的生活，加強這個深邃的信念，他的教導就是從這種信念產生的。

我們可能以為雅培理神父最後一個教導，會含有完全的意志和勇氣，如同那個有名的羅馬皇帝所說的：「讓我們工作吧！」但是天主常讓我們發現人的預料是錯誤的。他說的最後一句可以聽懂的話是：「我為大家祈禱。」直到最後一分鐘，他仍對自己的事業給與「最大的貢獻」。

向雅培理神父這個行動的人學習，或者自稱向他學習的人，數以百計；但是立志效法他所禱的人，卻寥寥可數。

職是之故，我們覺得在結束這本匆促寫成的行傳時，應該重述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向聖保祿會的總會長和總代理說的一段話：「喔！雅培理神父！……你們要對他效忠，效法他的德表，以同樣信德的精神，繼續他的工作。我們把這件事吩咐你們。」

附註：① 雅格·雅培理著：「Diario giovanile」，十四頁。

② 參閱CISP，八四三頁。

③ 在聖保祿會總院檔案室內保藏的「Memoriale」。

④ 雅格·雅培理著「Diario giovanile」，四九頁。

⑤ 雅格·雅培理著「Pensieri」，保祿會出版，羅馬，一九七二年，一三二頁。

⑥ 若十五 5。

⑦ 雅格·雅培理著：「Diario giovanile」，五七頁。

⑧ AD. 十。

⑨ AD. 十三—十五。

⑩ AD. 六八。

⑪ AD. 一六三。

⑫ 阿耳巴會院檔案室。

⑬ 阿耳巴教區主教公署檔案室。

⑭ 阿耳巴會院檔案室。

⑮ 甘波巴索的聖保祿孝女會的小團體，即在戰後立即成立的那個小團體的修女，還清楚地記得雅培理神父對她們短暫的訪問，那時他正在尋求一個建築宗徒之后聖殿的範本和靈感。一天晚上，有些修女已去就寢，聽到外面路上響起一個聲音清楚地喊道：「安德伊娜！」（院長修女的名字）。她們探首窗外，卻不見大門口或馬路上有什麼人影。可是她們深信自己聽到了那個聲音，她們談論完了，正想就寢時，忽然又聽到一次這個聲音。她們再細察馬路，也查看了樓梯，仍不見有人。第三次她們又聽到那個聲音，也是同樣的音色，卻依然無法解釋是從那裡來的。最後，約在午夜時分，門鈴響了。她們很害怕地問，誰掀門鈴，就聽到會祖熟稔的聲音。原來他來到了甘波巴索，祇爲了想看看加佈遣會的一座聖堂，也許爲那座要建的聖殿能給他提示一些細節。修女們告訴他聽到一個聲音，認爲是他的護守天使先他來到，好讓她們醒著直到他來到。他回答說，不應該說這樣的事。但他一定沒有禁止修女

- ⑬ 提起那件奇事時，仍有如是的想法。
雅格·雅培理神父著：[Parsieri]，羅馬，一九七二年，一三二頁。



保祿大家庭瞻仰雅培理神父遺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雅培理神父傳

著者：磊思•羅福

譯者：胡安德

准印者：狄剛總主教

發行者：勞倫德

出版社：上智出版社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099號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3680350

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服務處：

天主教宗教用品供應社

100台北市 忠孝西路一段21號 電話：3710447

台中分社

400台中市 光復路136號 電話：2204729

高雄天主教文物服務社

802高雄市 五福三路149-1號 電話：2612860

聖保祿孝女會

香港新界沙田下徑口村76號 電話：6987125

聖保祿書局

澳門南灣街115號 電話：572250

1992年5月 初版

特價：270元

ISBN 957-9377-33-2 (平裝)

國立中央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雅培理神父傳 / 磊思•羅福著；胡安德譯
—初版。—臺北市：上智，1992〔民81〕
面；公分
ISBN 957-9377-33-2（平裝）

1. 雅培理(Alberione, Giacomo Fiuseppe, 1884-1971)—傳記

249.945

81001690

雅培理神父
是現代人的聖人
但他的誕生
不是某個時代
他的生命、思想、聖德
是永遠長存的